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Doctorate Dissertation

蘇格蘭來臺傳教士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研究

The Study of Scottish Missionary Rev. Hugh Ritchie to Formosa

研究生 ： 翁瓊華

Chuang - Hua Weng

指導教授 ： 楊雅惠 博士

Dr. Ya - Hui Yang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January 2020

論文審定書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審定書

本校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翁瓊華（學號：D041010003）所提論文

蘇格蘭來臺傳教士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 研究

The Study of Scottish Missionary Rev. Hugh Ritchie to Formosa

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3 日經本委員會審查並舉行

口試，符合博士學位論文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簽章：

召集人 楊濟襄 楊濟襄

委　員 鄭仰恩 鄭仰恩

委　員 施懿琳 施懿琳

委　員 王建國 王建國

委　員 楊雅惠 楊雅惠

指導教授（楊雅惠） 楊雅惠

誌 謝

終於，完成了這份艱鉅的任務，放下心中大石，且嚐到甜美的果實。回想經歷的這些過程，從選題方向、蒐集中英文史料、繕打成文字檔、文獻翻譯、解讀、實地踏查、尋訪各地專家學者牧師等等，而能獲得寶貴資料，除感謝上帝賦予我堅定的力量外，最深切地感謝指導教授 - 楊雅惠老師給予學生發揮的空間，提供必要的資訊，修正研究方向，方得以順利達成此任務。

在最初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首先感謝屏東縣萬丹鄉基督教長老教會王皓煒牧師，提供李庥相關資訊，學生方能循線查訪；且謝謝台東馬偕紀念醫院院牧主任，潘稀祺牧師詳細解說，加深學生對於李庥在蘇格蘭及台灣兩地從事聖職活動之概念；謝謝屏東縣基督教長老教會里港教會吳志仁牧師提供史料之來源處，告知研究上應具備之知識與資料；訪查過程中，且受到長榮中學校牧朱忠宏主任親切帶領參觀教會檔案，使得學生深層認識，早期外籍傳教士來台傳道所使用之教學資料，以及各地教會保留之珍貴文物檔案；另謝謝木柵教會東紋卉小姐，鯉魚潭教會劉慕晨傳道師，愛蘭教會陳牧師等，對於陌生又非教徒的學生，亦能無私地提供相關資料，及敘述傳教士設教過程，使得學生獲得寶貴訊息。在此誠摯感謝各地長老教會牧師的協助，提供資訊，充實學生寫作資料。

再者，感謝口試委員對學生論文之建議及提出修正細節，謝謝王建國教授細心審查，提供學生多方參考資料；感謝施懿琳教授告誡學生學術研究論述之端正立場與觀念；深深感謝鄭仰恩教授給予學生肯定之評價，且提出學生未及思考之學術觀點；更感謝楊濟襄主任的寬宏心胸，為學生辯護論文議題論述之可行性，且教導深入認知學術思考方向，學生在此感謝教授們所提之觀點，致學生受益良多。

另外，最感謝者，則是長期支撐我、協助我、努力推進的家人們，尤其是外子 - 李世聰教授，從我 2012 年屏東大學碩士班開始修讀中文系所，至 2020 年中山大學博士班畢業止，連續長達 8 年時間，在我念書、寫論文期間，不僅給予提供意見、說明、解惑外，尚無怨無悔地承擔所有內外家務事，全心全意提供支援與協助，讓我無後顧之憂，使我在四年半期間達成博士學位，朝向喜愛的中文領域方向前進，感謝外子一路的相陪、查訪，論文才能順利產出，願將此成果與外子、教授們及所有協助者共同分享。

摘要

本論文以英國長老教會於 1867 年首位派至臺灣之傳教士 -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為研究對象。根據文獻資料所述，將其在臺之傳教活動、建立教會、推動女校等事蹟綜述之，以表彰其對臺灣之貢獻。本文首先論及英國長老教會對福爾摩沙傳教地之觀察，再者，記述李庥牧師自 1840 年於蘇格蘭出生及受教育之情事，而後於 1867 年受派來臺，以其在臺十二年中所經歷事件及創設各地教會等聖職詳細論之，後探索李庥牧師於 1879 年 9 月因病蒙召之安息處 - 打狗外國人公墓之現況。本論文將李庥牧師短暫人生詳細述之，除充分述寫李庥牧師在臺灣基督史上之重要貢獻外，尚期望清楚彰顯李庥牧師默默地為福爾摩沙這片荒漠土地注入甘泉之點滴事蹟。

關鍵詞：蘇格蘭、福爾摩沙、傳教、李庥 (Rev. Hugh Ritchie)、基督教、長老教會。

Abstract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designated Missionary Rev. Hugh Ritchie to Formosa in 1867 is my research target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try to understand Rev. Hugh Ritchie contributions including doing missionary work, building churches, getting woman education moving, and etc. is the main purposes in the research to honor his contribution in Formosa. Firstly, the author discussed and understood the observation of getting missionary moving in Formosa. Secondly, Rev. Hugh Ritchie biographical notes consisting of his birth in Scotland in 1840, his education, his appointed to Formosa in 1867, the history of twelve years in doing his priesthood job and passing away and tomb in Kaohsiung, Formosa in September 1879. Finally, the author discussed more detailed Rev. Hugh Ritchie twelve years life and doing missionary work in Formosa to lay a found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Formosa then manifest his contributions in the wilderness Formosa.

Key Words : Scoland, Formosa, Mission, Rev. Hugh Ritchie , Christianity, Presbyerian Church

目次

論文審定書 i
誌　謝 ii
摘　要 iii
Abstract iv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二節　文獻分析與研究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12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5
　第五節　預期研究成果 16
第貳章　福音傳到模式 ：遠眺、近觀、初訪與開展 17
　第一節　遠眺福爾摩沙地景 23
　第二節　近觀福爾摩沙北部之人文景觀 26
　第三節　出訪福爾摩沙南部地域 39
　第四節　開展福爾摩沙南部新場域 44
第叁章　福爾摩沙十九世紀首位牧師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57
　第一節　來自蘇格蘭的牧師 - 李庥 (Mr. Hugh Ritchie) 57
　第二節　航向福爾摩沙 67
第肆章　福爾摩沙之傳道與巡禮 77
　第一節　傳道初期之教案事件 ： 埤頭與打狗 79
　第二節　開拓新據點 ： 阿里港 89
　第三節　傳道新契機 ： 東港 ，阿猴 103
　第四節　據點再延伸 ： 竹仔腳，杜君英，鹽埔 114
　第五節　據點再推進 ： 加蚋埔，橋仔頭，南岸 125
　第六節　部落巡禮傳道行 139
第伍章　對福爾摩沙之認知，觀察與貢獻 177
　第一節　對福爾摩沙之認知 177
　第二節　鴉片與傳教 183
　第三節　宗教與信仰 188
　第四節　信徒族群與教會 198
　第五節　語言學習與教育 213
第陸章　榮耀上主歸向天家 227
　第一節　積勞成疾 227
　第二節　最終歸途 229

第三節 感懷悼念 233
第四節 歸向天家 245
第七章 結論 261

附錄 273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67 年度日誌表 273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68 年度日誌表 275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69 年度日誌表 276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0 年度日誌表 278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1 年度日誌表 280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2 年度日誌表 283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3 年度日誌表 287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4 年度日誌表 289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5 年度日誌表 290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6 年度日誌表 295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7 年度日誌表 296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8 年度日誌表 297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9 年度日誌表 299
李庥牧師 1867 年 至 1870 年之書信紀錄 305
李庥牧師 1871 年 至 1872 年之書信紀錄 309
李庥牧師 1873 年 至 1874 年之書信紀錄 311
李庥牧師 1875 年 至 1879 年之書信紀錄 313

圖目次：

圖 1.1：中壠泉漳和墓碑記 32
圖 1.2：福爾摩沙、廈門同語區 35
圖 3.1：坎布雷島 (Cumbrae) 島上最著名的地標：海灘上的鱷魚岩 58
圖 3.2：米爾波特 (Millport)與格里諾克(Greenork)兩地間活動之位置 59
圖 3.3：Takao, Formosa (福爾摩沙，打狗) 73
圖 4.1：旗後→埤頭(鳳山) →阿里港 (里港) 之距離 91
圖 4.2：至 1871 年止李庥所牧養的教區..... 113
圖 4.3：各教區位置圖一：打狗，埤頭，阿里港，鹽埔，加蚋埔，阿猴，杜君英 .. 138
圖 4.4：各教區位置圖二: 橋仔頭，打狗，東港，竹仔腳，南岸，劉厝庄 138
圖 4.5：自阿里港→加蚋埔→六龜里→寶來 路線圖 141
圖 4.6：台南→木柵→柑仔林(永興)→崗子林→拔馬(左鎮) 147
圖 4.7：內社(鯉魚潭)、大社、埔社(愛蘭、大滴、牛眠) 等位置圖 155
圖 4.8：埔社三區教會 ： 烏牛欄(愛蘭)、大滴、牛眠等位置圖 155
圖 4.9：1879 年李庥台南嘉義傳道路線圖 170
圖 5.1：女校招生公告文 224
圖 6.1：打狗外國人墓園 247
圖 6.2：現存墓碑墓座圖 253
圖 6.3：李庥墓園圖 254
圖 6.4：李庥墓碑圖 ..... .255

表目次

表 2.1： 1879 年以前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圖派駐中國傳教士/醫生等人員表 19
表 2.2： 1860 年杜嘉德與金府爾訪臺行程 29
表 2.3： 1865 看西街事件之過程 47
表 2.4： 麥大闢牧師 (Rev. David Masson) 自任命至蒙召時程 51
表 2.5： 首任牧師稱號質疑分析 53
表 3.1： 在臺之馬雅各與來臺之李庥各處東西方時間對照表 68
表 3.2： 李庥牧師 1867 年來臺前於英國之時程紀錄 74
表 4.1： 荷蘭傳教士傳教失敗原因說明 77
表 4.2： 傳教士致英國駐北京公使信件內容簡述 83
表 4.3： 1868 年暴亂事件 中英兩國談判過程 85
表 4.4： 1868 年度 暴亂事件歷程 88
表 4.5： 1868 年暴亂後「埤頭」與「打狗」教友之決志過程說明 94
表 4.6： 1865 年至 1869 年總受洗人數 96
表 4.7： 1869 年至 1879 年 阿里港教會發展進程 97
表 4.8： 1870 年至 1879 年 東港教會發展進程 105
表 4.9： 1871 年至 1879 年 阿猴教會發展進程 109
表 4.10：1871 年至 1879 年竹仔腳教會發展進程 116
表 4.11：1872 年至 1879 年杜君英教會發展進程 120
表 4.12：1872 年至 1879 年鹽埔教會發展進程 123
表 4.13：1872 年至 1879 年加蚋埔教會發展進程 128
表 4.14：橋仔頭設教歷程 132
表 4.15：1872 年至 1879 年 南岸教發展進程 135
表 4.16：1869 年至 1879 年李庥參與山區教會之發展進程 144
表 4.17：1872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3 日李庥、馬偕、德馬太醫生等人訪大社內社埔社紀錄 151
表 4.18：1878 年李庥牧師訪埔社教區 153
表 4.19：1875 年 李庥牧師訪台東 156
表 4.20：1875 年 11-12 月 李庥牧師 馬偕博士 全島行 166
表 4.21：1879 年李庥牧師台南嘉義傳道行 168
表 4.22：〈球嶼曉霞〉詩詞 171
表 4.23：小琉球派遣傳道員之會議紀錄 174
表 5.1 ：1869 年至 1874 年查堂鴉片類進出口量比 179
表 5.2 ：福州傳教士醫生(Dr.Osgood) 治療鴉片吸食者之醫療步驟 185
表 5.3 ：基督教會與天主教會之差異 190
表 5.4 ：李庥創設各教會自立自籌情況說明 208

表 5.5：1877 年 1 月 1 日至 1878 年 1 月 1 日 各教會收支表 211
表 5.6：臺南教士會議事錄:「女子學校籌建」會議記錄 220
表 5.7：臺南教士會議事錄: 關於「李庥紀念碑」會議紀錄 225
表 6.1：李庥最終歸途之歷程 231
表 6.2：「李庥之追悼文」白話字與華文對照表 241
表 6.3：打狗外國人公墓園名冊 250

第壹章　緒論

在 21 世紀資訊發達透明的現代社會，臺灣民眾自覺性已愈顯愈烈，自我探求歷史淵源之思想，已銳不可當且不遺餘力地自各方面蒐集相關資料充實臺灣過往根源。而早年遠自歐洲之傳教士為福爾摩沙所遺留之足跡，自然也是臺灣發展源流不可或缺之部分。但若論及傳教士遠渡來臺之起源，則需自歐洲宗教改革時期論起。

大航海時代後的歐洲列強，歷經政治、經濟及宗教之動盪與變動後，其勢力不斷向東方前進，已將「殖民」與「被殖民」的統治關係視為合法正常發展化，處於頹廢不振之劣勢國，自然成為強權國併吞之對象。清末朝政的腐敗，政權逐漸轉移，經濟呈現衰弱，民心漸背，國家已顯衰敗局勢，遂成為各國覬覦之對象，清帝國被迫開放部分港口通商，透過所謂「尊重式」的和平條約[1]，戰敗國之土地、權益、資源被「公開與公平式」地任由戰勝國鬻割與分贓，國家主權逐漸喪失，致民眾之心靈精神如同浮萍般漂散，而賦有神聖職責之歐美傳教士，及時藉其宗教教義，將上帝之光與愛傳播給群眾，給予其信心面對外部環境之衝擊。雖然，福爾摩沙居民初次接觸西方教義與信仰而深受薰陶之時間，可溯至十六世紀明朝末年，歐洲列強正為爭權奪利而強佔世界各領土。荷蘭人捷足先登地將其政權、海權延伸至福爾摩沙，故自西元 1624 至 1661 年福爾摩沙成為荷蘭國殖民地，該國藉其經營之「荷蘭東印度公司」名義，行其管理之名，實則霸權之實，擴展其國土領域，將擁有豐饒物產、奇珍瑰寶、美麗無比之領域囊括其中。自此，荷蘭東印度公司以福爾摩沙為中繼點，建立其貿易基地。其與福爾摩沙居民接觸而漸熟稔語言後，乃開始派遣傳教士深入住民生活，將福音傳播至部落，企圖改變且教化住民們將信仰轉向上帝王國內。「他們實現了這種想法，一方面是為了顯示擴展教會的熱忱，另一方面也是替他們在當地的貿易奠下良好的基礎，因為他們確信，神不會遺棄那些敬畏祂，努力帶領異教徒迎向神的榮光的人，他必會賜福於他們在當地的貿易事務。」[2]是以「荷蘭東印度公司」透過傳教士傳播福音之便教導原住民知識及認字能力而留下語言紀錄[3]，而該紀錄遂為福爾摩沙珍貴史料，故而台灣基督教史之源流，對於荷蘭傳教士在台傳播之足跡，亦是一段不可或缺之歷史。也因有前世紀之經歷，福爾摩沙南部原住民對於來自歐洲國家之

[1] 英法聯軍之役後，中國於 1858 年 6 月 13、18、26、27 日分別與俄、美、英、法等國代表簽訂了「天津條約」。 除賠償巨額款項外，條約涵蓋：開放各通商口岸包括台灣，淡水等地，允許外國人士進入各地遊歷、傳教、租買土地、興建教堂、保障外國傳教士同時也保護本國信徒等之寬容條款。參見吳密察監修：《台灣史小事典》，(台北：遠流出版，2000 年 10 月)，頁 70。

[2] 甘為霖 (Rev. W. Campbell) 英譯，李輝雄漢譯，翁佳音校訂：《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修訂新版 (台北：前衛出版社，2017 年 9 月)，頁 156。

[3] 西元 1636 年荷蘭傳教士為教育西拉雅平埔族人，在新港社開設學校教育人民識字及閱讀聖經，乃以拉丁文字母記下新港語言。

傳教士頗有熟悉之感，且視之為「紅毛親戚」[4]。

經過宗教改革後的英國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訂定其教義、任務與目的，主張支持至海外傳播福音，積極培養海外傳教師，其觸角直伸至東方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及中國甚而福爾摩沙。故此，福爾摩沙於西元 1865 年始，再度接觸歐洲政權之基督新教進入境內，傳教士依賴政治權力的庇護，深入各地，親近住民，企圖改變其信仰。倖然，傳教士秉持上帝旨意，堅信主耶穌力量，展現出他們的真誠、熱心、寬容、耐心及誠心，無怨無悔付出，將福音之光照耀臺灣，喚起人心，點亮群眾，引領住民認識上帝，認識自我，開啟其視野與觀念。透過傳教士之宣導、訓練與教育，改變福爾摩沙居民傳統封閉之觀念，由排斥、推卻，至面對、接受，甚而延續傳道之職責。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基督教初傳入臺之際，傳教阻力甚巨，醫療與教育成為傳教工作的重要手段。初期進入臺灣的基督長老教會之傳教士，多半具有蘇格蘭傳統的加爾文基本宗教教義「加爾文主義」[5]的思想背景，其受到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深刻影響，對於醫療與教育非常重視，如馬雅各、馬偕、巴克禮等傳教士是為在臺實施教育模式的根源。臺灣南北長老教會分屬英國和加拿大的長老會，限於各種主客觀條件，南部教會的傳教士較早組成「教士會」，也較早推動本土教會的自治。[6] 故自基督新教[7]傳入福爾摩沙南部，除宗教信仰外，最大之改變者莫過於將西方醫學知識與技術帶入為當地居民解決疾病之困擾，再者，為改變傳統婦女纏足之觀念，開放婦女接受教育。從婦女教育改革著手，此舉讓以男性為主的漢民族社會帶來極大之衝擊，且驚訝於積極推動教育者竟為外來之傳教士。但對於牢守傳統又固執於大漢沙文主義的臺灣漢人社會，於十九世紀時代仍然鄙視自己族群以外的民族為「番」或野蠻人。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上半時期，福爾摩沙因孤立於國際社會

---

[4] 荷蘭時期，荷蘭人曾經相當深入南部地區的平埔族及某些高山原住民社會，除了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更傳播許多西方的觀念、知識以及文字給他們，也因此在荷蘭人離開一兩百年後，許多平埔族人和原住民依舊念念不忘他們的「紅毛親戚」。參見必麒麟 (W. A. Pickering) 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台北：前衛出版社，2010 年 5 月)，頁 151。

[5]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1509-1564) 是法國與瑞士著名的牧師宗教改革神學家，為基督新教的創始人。長老教會於 1560 年由加爾文（John Calvin）的學生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在蘇格蘭進行宗教改革時正式建立。所謂的加爾文主義有五要點：(1) 全然敗壞（Total depravity）或完全無能力（Total inability）。(2) 無條件的揀選（Unconditional selection）。(3) 限定的代贖（Limited atonement）。(4) 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5) 聖徒恆忍蒙保守（Perseverence of the saints）。參見林鴻信：《加爾文神學》(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3-10。

[6] 吳學明：〈長老教會與台灣歷史文化〉《臺灣文獻第 63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 頁 1-2。

[7] 基督新教 (Protestantism) :簡稱新教，是與天主教東正教並列，為基督教的三大派別之一。基督新教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中脫離天主教而形成的新宗教，或其中不斷分化出來的教派統稱。參見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台北：遠流出版，2007 年)，頁：343。

之外，完全無知於世界之大，更不知歐美各國之文明程度。[8]故對於新宗教之傳入，極盡地排斥與迫害，基督教宣教士在強烈使命感驅使下，以其最大之容忍態度，逐步化解相互間之衝突與矛盾。最早進入福爾摩沙之傳教士，經常藉由街頭佈道與群眾近距離接觸，學習當地語言，拉近彼此關係，開設教會，教育群眾，延續教會傳道生命。

初期來臺之傳教士們致力於經營當地教會與教徒，總將其最佳精神貢獻於福爾摩沙各個階層，如馬雅各醫生 (James L. Maxwell, 1836-1921) 於 1865 年來台傳導福音，因未具牧師資格而需透過廈門傳教中心差派牧師來台為教民執行洗禮，後於臺南創立禮拜堂，並設醫館以醫療傳道，開啟英國長老教會在台宣教的序幕。甘為霖牧師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於 1871 年來台，除設立教會外，更籌措「訓瞽堂」 教育盲人，成為盲人照護的先驅。 巴克禮牧師 (Thomas Barclay, 1849-1935) 於 1875 年抵台，一生有 60 年的時間奉獻給臺灣，直到 87 歲病逝為止，他不但創設臺南神學院、並熱心推動白話字，使信徒可自己閱讀聖經，對台灣最大的貢獻是將新舊約聖經翻譯為白話字聖經。上述提及之傳教士，因留置臺灣貢獻期限長，功績大，資料多且影響居民心性甚鉅，故學術界已然足以宣揚他們之事蹟詳細撰述之。

而身負重責之李庥牧師 (Hugh Ritchie,1840-1879)，則是由英國長老教會宣道會於 1867 年首位派駐來台，與馬雅各醫師共同傳揚福音，故於 1867 年至 1871 年四年期間，福爾摩沙基督新教唯有李庥牧師得以執行教民洗禮任務之職。於李庥牧師從事聖職期間，秉持教化群眾，認識上帝，常以苦行者精神，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地開創臺灣南部多所教會，更將福音觸角延伸至東部，後因水土不服，深受病魔侵襲，加以忙於教會事務，乃至過於勞心勞苦，於 1879 年罹患熱病蒙主召喚，得年僅 39 歲。但其默默付出之精神與毅力，卻未能受到如前述傳教士般之重視，於學術界中專為李庥牧師所撰述之文章，少如鳳毛麟角，目前除有賴永祥教授於〈教會篇〉內將李庥牧師生平事蹟大略描述外[9]，僅見潘稀祺牧師針對李庥牧師東部傳道行部分書寫之《李庥牧師福爾摩沙東遊記》[10]，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於 2019 年 8 月出版《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11]，則是具體地以李庥牧師來臺後發出之信件，另以其自英國方面或對外投稿之信件做一整體編列，詳實翻譯李庥牧師當年之書信手稿，此舉給予讀者較為清楚了解李庥

[8] 董芳苑：〈啟蒙臺灣社會現代化的外來宗教：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文獻》第五十二卷第四期 (2001 年 12 月)，頁 7-40。

[9]賴永祥：《賴永祥文集 第一冊 教會篇》(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台北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2018 年 11 月) 頁 288-289。

[10]潘稀祺著：《李庥牧師福爾摩沙東遊記》，臺東：台東馬偕紀念醫院院牧部，2017 年 12 月。

[11] 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Hugh and Elizabeth Ritchie)：《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 (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神學院，2019 年 8 月)。

牧師在臺傳教活動，增添後人知曉其傳揚福音之用心程度。該書信內容較《使信月刊》所紀載稍具完整，除可見其宣道事務外，尚可了解個人或宣道站之財務狀況，以及李庥個人對宣道站之建議，的確提供後續研究者不少史料，唯信件所述事件之來龍去脈，仍須參酌其他相關文獻，方得以呈現之；如以首篇信件〈抵達廈門〉[12]為例，讀者閱讀書信後，或許無法理解李庥牧師之來歷為何？英國長老會何以決定選擇他？李庥牧師對海外宣教之意識為何？再者，如〈攻擊埤頭教會：一位基督徒見證的真相〉[13]，則是李庥牧師於 1868 年初入福爾摩沙不到半年時間，發生埤頭事件及其面臨在地居民之衝撞、殺害、破壞等事蹟，若未能閱讀其他傳教士，如馬雅各詳述相關事實始末，與後續與清政府交涉發展之情況，則無法全盤了解整個事件發生之淵源，故諸如此類質疑情事，尚須依賴其他文獻資料補足，方能完整理解李庥牧師之生平及其所擔負之聖職。唯至目前為止，尚未見有學術碩博士論文、或專文專書撰述李庥牧師在臺活動之相關細節，即或與各地相關教會牧師談及李庥牧師之過往事實時，僅於浮面知識或略知一二，未能詳實加以解說。因此，致令筆者欲了解整個歷程之來龍去脈，如:

- 一、英國長老教會之起源如何？
- 二、英國何以選擇中國為海外宣道場域？
- 三、延伸至福爾摩沙傳道之理由？
- 四、派遣傳教士來臺之經歷如何？
- 五、來臺傳教士如何逐步深入異域及族群？
- 六、南部各地教會建教源流？
- 七、如何影響女子教育或其他有何貢獻？
- 八、李庥牧師最後安息地之探尋。

於百年後，臺灣南部地區各地教徒緬懷初期傳教士之開拓奮鬥精神，感念他們當年之寬大胸懷對待異域之教徒們，自 2015 年起陸續舉辦「佳美腳蹤尋根之旅」[14]，藉由踏查以循線觀察早期傳教士之傳道足跡，及探索各教會或教徒目前是否仍留存影像或印象，筆者雖與該團體同行參訪，仍無法獲知全盤事蹟。例如，除打狗外，李庥為何選擇阿里港[15]為其重要據點？又有何原因讓李庥牧師為東港募款？李庥牧師至東部傳道時，見證到臺灣社會的何種建設發展？李庥牧師又如何逐步擴展開創各地不同族群之教會，與平埔族、客家族群相合相容，方使得後續接任者能順利行事？但這些歷史紀錄又為何不被張揚？這些種種疑問激起筆

[12]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Hugh and Elizabeth Ritchie)：《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頁 34-36。

[13]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Hugh and Elizabeth Ritchie)：《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頁 41-43。

[14] 此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紀念早期來台的傳教士所辦理之活動，期遵循他們傳福音之足跡踏遍各地教會。筆者有幸參與此活動，當時正是為紀念李庥牧師而辦之活動。

[15] 阿里港為屏東里港鄉之舊稱。

者強烈探討意識，亟欲了解李庥牧師在臺所經歷之情事，期望能探詢更多歷史足跡，為當地教徒彙整更多創始資料，豐富在地教會之歷史檔案。

故此，本論文乃以英國長老教會正式封牧的蘇格蘭籍傳教士「李庥牧師」為主要研究對象，期以重述李庥之生平及其默默承擔之傳教事蹟，再現其重要地位。就文獻資料得知，李庥曾為臺灣女子教育投入相當多心力，其夫人，伊麗莎白・李庥 (Elizabeth Cooke Ritchie, 1828-1902) 更延續李庥牧師之遺願，特為婦女們爭取受教之機會，他們倆之貢獻不亞於其他傳教士，雖然留下之文史資料數量為數不多，但於各地教會卻留下足跡，臺灣南部各教會之建立幾近為其功績。本研究除探查其所建立之教會起源外，且親至各地尚存之教會勘查，祈望探討其短暫精彩人生中最精華之歲月，如何以無私奉獻之精神教化此地住民，貢獻給福爾摩沙這塊荒蕪、原始、未開化卻又美麗無比的土地上。

第二節　文獻分析與研究

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對於英國基督新教傳教士之研究因史料集成較多，已逐漸能探索傳教初期之情況。早年因文獻資料隨時代變遷而遺漏或流失，未能妥善保存，臺灣基督傳教史大部分根據長老或耆老片段記憶口述歷史，而無法詳細記述十九世紀英國派遣至福爾摩沙之各傳教士們的傳道完整過程。所幸爾後，陸續經由長老教會成員至英國實地蒐集方能逐漸彙整，據長老教會描述此史料蒐集之艱辛過程，曾有如此紀錄：

> 英國總會事務所因在戰爭中被炸毀，母會事務所已搬遷到位在喬治街的一所長老教會辦公；並將部分未毀文件搬運到這臨時事務所地下室暫存，但尚未清理。我曾花很多時間，在這故紙堆裡尋找，清理出不少史料，如英國長老教會之機關刊物《使信月刊》(The Presbyterian Messenger)，每期末段就是「海外宣道」專欄，記載其宣教區的宣教消息，其中有許多記載、圖片等臺灣所沒有的資料，我選擇自 1861 年起的月刊，逐一整理帶回臺灣，裝訂成冊，有缺頁部分亦詳細登錄，充實教會資料室。[16]

[16]此指長老會黃武東牧師於 1951-1953 留英期間所蒐集之史料。(1952 年留英中的黃武東牧師，趁一次假期之便，前往訪問喬治街的總會事務所，見了曾在台灣傳教 11 年（1930-1941 年在台）的希禮智牧師（Rev. F. C. Healey）時，希牧師任海外宣道會幹事。黃牧師表示希望能自母會得些有關台灣宣教的史料。希牧師說：母會機關雜誌收載各地宣道報導，返國的宣教師也有贈予文件及用品，但總會被炸損失慘重，當年劫餘文件物品，搬進地下室而未有機會清理；既然台灣教會有需要，就允許黃牧師可隨便尋找，可攜回所需者。於是黃牧師被引領到存放資料文物的地下室。一進入。如同站在大垃圾場中，有無數文件、書籍、器物、甚至破布，有破碎的、半毀損的、完好的、有成疊成堆的、散亂倒置的，而一切睡於一層細塵之下。黃牧師在地下室一個多禮拜。他先在室中清出一小片空地，採堅壁清野之計，做地毯式的搜檢。果然母會機關報逃過浩劫，在雜物中一本一本出現。月刊每期薄薄 3、40 頁，散開的要理出一套格外困難，而且雜物大多，雙手沒戴手套，不但弄得污髒，還被銳利器物邊緣割傷流血。結果找出來的月刊，除 9 本深色皮面合訂本外，其餘均是散本。黃牧師就將這些按年份、期次疊成堆，分別捆紮，貼上標簽。計起自 1864 年 1 月

即因有長老會牧師自英國帶回該重要史料，方能有完整之教會文獻。英國長老教會機關報《使信月刊》，則是當年派駐在外的傳教士們，將各地傳教過程與當地景況詳細紀錄，傳遞給英國長老總會的珍貴史料，其期刊的英文名稱，於出刊期間更替八次之多，據各年度使用名稱紀錄為 ：

年度	《使信月刊》 期刊名稱更替紀錄
1845-1867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Church*
1868-1878	*Messenger and Missionary Record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1881-1884	*Outlook*
1884-1885	*Presbyterian*
1885-1891	*Presbyterian Messenger*
1891-1906	*Presbyterian*
1906-1907	*Monthly Messenger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1908-1947	*Presbyter Messenger*

2006 年台灣教會公報社為方便學術界或業界閱讀研究使用，依據年度將此內容彙整編製成《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套書，共計 75 冊。為此，本論文乃根據此套書籍內，以登載李庥牧師之文章、訊息、信件等之年度為主要文本之基準，逐一研讀、研究與分析之。

本論文除以《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1858 年至 1880 年之史料為重點研究外，尚依賴與李庥牧師在臺時期之其他資料，或與其有任何交集關係之相關文獻，或同時期來台學者所發表之文章刊物，期以相互映證、對照、佐證，作為輔助參考文獻以資研究之用，同時參酌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神學院等單位，於 2019 年 8 月翻譯出版《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一書，以完整地將李庥信件手稿一一呈現。現將相關中英文專書、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之參考文獻臚列於下，且說明作為本論文參考之要點：

一、英文專書部分

	作者	專書名稱/出版社	該書內容說明	本論文參考要點
1	莊士頓 (Rev. Jas	*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作者紀錄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在中	可自本書內容瞭解英國宣教團進入中國和

號。終於 1947 年 12 月號，1882 年及 1885-1886 年度全缺，總共計 71 個年份，將近 700 本，疊起來約有 150 公分高。其中 1864-1876 年係 25 開本，之後是 16 開本。黃牧師將這些裝箱，坐火車押運回劍橋，後來還帶著去加拿大，再出溫哥華搭機返台，過磅時超重過多！黃牧師曾親口說他在英國蒐集史料的苦心。) 參見賴永祥：《賴永祥文集》頁 46。賴永祥：《教會史話(四)　305》頁 11。

	Johnsto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成文出版社，1972 年)	國、臺灣宣道五十年之概況。	福爾摩沙傳教之經歷以及各傳教士所負責之教務等各類事項。
2	萬榮華 (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Mission 1847 -1947(*成文出版社，1972 年)	本書內紀錄 1847 至 1947 英國長老教會在中國及臺灣傳教之起始緣由和傳教士個人或傳道站之概略。	由書中記載之事由了解傳教之起源與經歷，同時知曉各相關傳教士之來歷。
3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成文出版社，1972 年	作者描述在臺各地傳教之成功歷程。	甘為霖紀錄傳教士在福爾摩沙各地傳教設立教會過程，由本書可了解傳教士初創艱辛之精神。
4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成文出版社，1972 年	作者記錄在臺傳教期之所見所聞與其經歷迫害之過程。	作者除描述福爾摩沙概況外，尚可從中理解住民們接受基督宗教之歷程。
5	萬榮華 (Edward Band)	*Barclay of Formosa* 成文出版社，1972 年	萬榮華牧師記錄巴克禮牧師在臺傳道之情事。雖已有中譯本(福爾摩沙的巴克禮)，但部分內容仍未被譯出。	李庥後期與巴克禮約略有 4-5 年時間相處，本論文擷取兩者傳教過程相互溝通、支援或扶持等資訊
6	史蒂瑞 (Joseph Beal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2 年。	作者於 1873 年至 1874 年來臺收集動植物標本時，與傳教士深入山區教會等地，因而記錄下原住民情況	作者來台時刻與李庥約重疊 2 年，正可由作者對大自然與人文的描述補足李庥未紀錄的部分
7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臺南教士會議事錄 *Handbook of the South Formosa Mission* 台灣教會公報社，2004 年。	台南教士會成立後之會議紀錄自 1877 年 1 月 10 日起至 1910 年 1 月 26 日共 788 次會議紀錄	本書開始紀錄時間為 1877 年，此時李庥已自英國休假回台，故可由會議記錄理解李庥後期與各傳教士相互間教務的交流情況。
8	**西方宣教士在中國各地之信息交流紀**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國立臺	本書集結英美各國海外傳教士所報導資料，或依其牧養教區之傳教心得或觀察中國	教務雜誌提供各地傳教士互通訊息之平臺，除刊登傳教士之文章外尚提供各傳道

	錄	灣大學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1867 年至 1880 年)	後所發表之文章等等。	站之訊息。本論文則擷取其中與福爾摩沙或李庥報導之相關資料作為論文參考。
9	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 (Hugh and Elizabeth Ritchie)	《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 全 2 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神學院等單位，於 2019 年 8 月出版	該書信集將李庥自授命為牧師後之 1867 年始之書信原稿依序排列重新繕打出版，完整重現信件內容。且收錄部分李庥夫人之信件。	本書信集全面蒐集李庥及其夫人之部分信件，此足以為本論文之依據，唯該書信集以李庥夫婦所「發出」之信件為主，故本論文將該書集與《使信全覽》相互對照。[17]且參考其他相關資料以了解內文所述事件之完整。

二、中文專書部分

	作者	專書名稱/出版社	內容說明	本論文參考要點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清季教務教案檔 第二輯 同治六年至同治九年 (1867 年-1871 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年。	中國外交總理衙門總署記載 1868 年發生樟腦事件緣由與處置	由清政府官方官員向上呈報 1868 年所發生外籍商人、傳教士與當地居民們相互糾紛之整體始末，足可理解中外雙方處理該教案之過程。
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清季教務教案檔 第四輯 光緒五年至光緒十二年 (1879 年 -1887 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年。	中國外交總理衙門總署記載 1880 年英國長老教會申請建築女學校用地之案件	因傳教士對於本地女子教育之重視，本檔案資料呈現，英國領事於申請建校程序上與清政府官員及當地仕紳觀念交流過程，從中理解傳教士們建校之不易。
4	賴永祥	教會史話 (一) 至	作者將臺灣基督教史之	本書作者集結長老教

[17] 請參閱附錄部分，筆者所製作《使信全覽》與《書信集》之對照表 。

		(五) (人光出版社，1995 年 - 1998 年)	細末枝節紀錄簡要介紹，足以作為研究基督史之重要史料。	會所有傳教、受教、建教會或個人、家族等等資訊，使得本文由其中章節獲得相當多的訊息，進而得著線索研究之。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 (前衛出版社，2009 年)	1871 年甘為霖抵臺，記述其在臺傳教之過程與經歷。本書翻譯自其原文(如上述)	論文中參考甘為霖與李庥共同為福爾摩沙努力部分。
5	偕叡理 (George Leslie Mackay)	馬偕博士日記 (一) 1871 年 - 1883 年 (玉山社，2012 年)	此書為馬偕自授命為傳教士始，馬偕以日記形式紀載其傳教過程。	1871 年馬偕初抵台即從李庥牧師處學習街頭佈道及與教徒接觸之經驗，書中記載與李庥相處片段時間。
6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出版，2013 年。)	紀錄臺灣基督長老教自英國長老教會在南北部傳教源流、設立教會等等整個發展歷史概況。	本論文從該書中參考與李庥相當年份之記載史料，以整體理解教會史。
	李仙得 (Charles Le Gendre)	臺灣記行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年。	作者於 1875 年記錄福爾摩沙各地之地形風貌，對於傳教路徑亦有所描述，故列為參考之用	其中部分資料參考該書紀錄有關十九世紀福爾摩沙居民與外籍人士或傳教士之間發生之磨擦與磨合過程
7	萬榮華 (Edward Band)	福爾摩沙的巴克禮 臺灣歷史博物館，台南神學院，2015 年。	本書譯自《*Barclay of Formosa*》 描述巴克禮在台 60 年間所經歷之重要事件	1875 年巴克禮來台引入高等教育等事項，其中有些時刻與李庥共同為教育事業努力。
9	潘稀祺	李庥牧師福爾摩沙東遊記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院牧部，2017 年。	作者就李庥牧師於 1875 年首度至臺東傳道旅程之概況描寫同時繪圖及攝影當地景象以呈現之。	筆者從中參閱 1875 年李庥自打狗至臺東參訪路程及所見事況。

三、期刊論文

	作者	論文名稱	期刊名/期數/年度	本論文參考要點
1	廖漢臣	樟腦糾紛事件的真相	《臺灣文獻》，第 17 卷第 3 期，1966 年 9 月	該文以 1868 年事件起因為主要探討，筆者藉此了解整建教案發生之緣由。
2	蔡蔚群	1868 年臺灣南部涉外糾紛的經過與交涉	《高市文獻》，第 10 卷第 3 期，1998 年 3 月	文內以 1868 年事件中國與英國間之交涉過程與結果
3	董芳苑	啟蒙臺灣社會現代化的外來宗教-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臺灣文獻》，第 52 卷第 4 期，2001 年 12 月	作者將基督新教帶給台灣社會醫療與教育之影響詳細說明之
4	陳壬癸	馬偕博士與臺灣	《臺灣文獻》，第 52 卷第 4 期，2001 年 12 月	該文將馬偕博士在臺所成立之學堂等貢獻說明之。
5	張妙娟	從廈門到臺灣：英國長老教會在華傳教事業之拓展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報》第 31 期，2001 年 12 月，頁 479-510。	作者描述英國長老會在中國成立教會據點擴展基督新教據點事業之歷程
6	張妙娟	清季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的傳道師養成教育	《臺灣文獻》，第 55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	作者以探討清季英國傳教士培育臺灣南部傳道師的實際過程及其成果
7	盧啟明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對「異教」的觀點與實踐 (1865-1945)	《臺灣文獻》，第 63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	台灣基督長老信徒如何依循其神學傳統及改宗歷程

四、學位論文

	作者	論文名稱	畢業學校/年度	論文要點
1	吳學明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與三自運動：以南部教會為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0 年)	此文旨在探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灣傳教過程所遭遇的問

		心		題，教會如何化解；以及長老教會如何從一個以英國宣教師為中心的教會，轉變成以本土信徒為中心的教會。
2	張妙娟	《臺灣府城教會報》與清季臺灣的基督徒教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1 年)	以《台灣府城教會報》作為主要素材，研究英國長老教會到臺灣傳教的歷史淵源，及創辦緣起、發展沿革及其內容。分析在推動白話字教育、教會學校教育與信仰教育等三方面
3	蔡友蘭	十九世紀末西方醫療體系傳入臺灣遭遇之抵抗與衝突：從馬雅各教案事件談起	台北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探討 1865 年馬雅各醫生以醫療傳教方式，對台灣醫界之衝擊與仕紳抵禦而發生之衝突事件。
4	黃招榮	巴克禮在臺灣的傳教研究	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年)	作者以探討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巴克禮，及其一生在台灣的事蹟。
5	許一平	同治七年鳳山教案考實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詳述 1868 年樟腦事件之起因結果
6	許妝莊	從偕醫館到馬偕紀念醫院：殖民地近代化中的醫療傳教 (1880-1919）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該論文討論馬偕醫院在「偕醫館」時期的歷史和從「偕醫館」轉變成「馬偕紀念醫院」之後的營運情形。
7	林霖霄	臺灣的盲人之父：甘為霖在臺灣的傳教研究	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2011 年)	該文以甘為霖（1841-1921）自 1871 年抵達臺灣宣教為起點，至 1917 年退休返回英國居住為止，共四十六年宣教時間為主軸，研究在臺傳教影響為何。

8	張勤瑩	英國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養成教育：內地會芝罘學校的建立與發展（1881-1951）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 年)	該文論及傳教士對養成教育之建立方法與發展。
9	張大偉	馬雅各醫生在台的傳教工作（1865-1871）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該論文以馬雅各自己的文字材料，以馬雅各為中心的角度來分析他的早期傳教事業。
10	康雅貞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及發展：以台南新化教會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就早期傳教士至台南大目降平埔族傳道後而成立之教會的發展情況論之
11	陳東昇	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眼中的臺灣漢人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從西方傳教士角度觀察臺灣漢人社會內的官紳、福「客」人群與異教文化評價。
12	周沛忻	戰後初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傳教活動： 以《台灣教會公報》內容分析為中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4 年)	就《台灣教會公報》刊登內容檢討戰後初期長老教會與政府的友好關係，以及日後政教對立的原因。

本論文除對照《使信全覽》及《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兩套書以全面理解李庥牧師在福爾摩沙活動事務，尚參考以上專書及各期刊或學位論文所述，擷取相關資訊作為參考及述寫論文以茲充實。再者且自相當時期各界人士或其他傳教士間所留下之史料，交叉比對與李庥有關之事蹟，作為撰寫本論文參考根據之用。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主要以英國長老機關資料彙編之《使信全覽》*(The Messenger)*刊物內容與李庥牧師相關之信件為探究文本。首先自 1858 年至 1880 年間蒐集所有刊登之信件與訊息，再循內容尋找相關佐證資料。並運用文獻分析法逐步研究及實地探訪各地教會，進行研究與分析。

一、文獻分析及解析步驟

本研究之文獻資料乃是透過《使信全覽》中，就 1858 年起至 1880 年，每一年度刊出所有與「福爾摩沙」傳教訊息相關之信件，依據年度逐一整編、提取、蒐集、彙整、歸納、分析後，仔細研讀每一份信件，就信件所標註之日期，登入其日程表，一一製作李庥牧師之日誌表。以便進行分析李庥牧師所經歷之每一事件過程，及究其緣由之根據。

1、 自《使信全覽》套書中選取相關年度之書籍，逐本逐章過濾相關文獻與文章，標註後記錄之。
2、 由過濾後之文章，依據年度逐本彙整、閱讀、翻譯、分析研究。
3、 將《使信全覽》與《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相關資料，做一相互對照其內容以加強整合之。
4、 根據年度日期製作各年度之日誌表。
5、 依據所有事件、行程等，逐一登錄各年度日誌表，以資查看。
6、 對照輔助文史資料，核證事件之前因後果，以便各類文獻相互呼應。

二、 實地探訪各教會

再者，就該事件或行程相關之人、事、物，逐一查證比對，以了解李庥牧師對各地教會信徒之用心程度與投注之心力，從而瞭解其努力學習當地語言，面對無知或低度識字能力之信徒們溝通之艱辛，更能清楚體會其面對惡劣、髒亂環境之忍耐度。而後，研究者再實地考察李庥牧師所創設且目前仍存在之各個教會，和李庥牧師曾經巡迴傳道之各教會，以及依據李庥牧師臺東行程循線走訪。除觀察百年後教會經營之狀況，信徒向度與信度之強弱情況，更能遵循其傳教行程，體會路途遙遠、顛簸、崎嶇之程度，以及其專注事件之進度與影響。研究者就現存之教會依序考察之：

筆者考察李庥牧師所創設且現存之教會

	教會名稱	教會地址	備註
1	旗後教會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 13 號	原: 打狗
2	鳳山教會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 172 號	原: 埤頭
3	里港教會	屏東縣里港鄉中山路 1 號	原: 阿里港
4	屏東教會	屏東市仁愛路 56 號	原: 阿猴
5	東港教會	屏東縣東港鎮延平路 187 號	
6	高樹教會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南興路 12 號	原: 加蚋埔
7	中林教會	屏東縣內埔鄉中林村觀山街 327 號	原: 杜君英
8	竹仔腳教會	屏東縣林邊鄉竹林村中興路 2-2 號	
9	鹽埔教會	屏東縣鹽埔鄉鹽南村勝利路 20-5 號	

10	楠梓教會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 135 號	原: 橋仔頭

筆者探訪李庥牧師曾巡迴傳道之教會

	教會名稱	教會地址	備註
1	木柵教會	高雄市內門區木柵里木柵 44 號	
2	永興教會	高雄市內門區永興里頂庄 5 號	原: 柑仔林
3	左鎮教會	台南市左鎮區左鎮里 128 號	原: 拔馬
4	岡林教會	台南市左鎮區岡林里 47 號	原: 岡子林
5	東河教會	台南市東山區東河里 104 號	原: 吉貝耍
6	大社教會	台中市神岡區豐社路 122 巷 28 號	
7	鯉魚潭教會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村上山下 39 號	原: 內社
8	愛蘭教會	南投縣埔里鎮愛蘭路 45 號	原: 烏牛欄

依筆者訪查上述各教會之經驗，其中部分教會之牧師、傳道師或總幹事提供相當多之資料，得以加強與充實研究者之知識，如：

(1) 2016 年 5 月 28 日 訪屏東地區教會，如阿猴、東港、中林、高樹、鹽洲、竹仔腳教會等地，此地部分教會因遷徙或天然災害，幾乎無保存任何當年之資料，而是透過教會牧師敘述，而知其歷史緣由。

(2) 2018 年 6 月 11 日 訪里港教會吳志仁牧師，吳牧師不僅指示研究之方向與提供搜尋資料與對象外，尚告知部分文獻之所在，且觀察到吳牧師特意為此製作石雕，以感念李庥牧師開創阿里港教會誠摯之意。

(3) 2018 年 6 月 13 日 訪木柵教會，獲得該會總幹事東紋卉小姐提供木柵建會之資料，同時獲知平埔族群姓氏之特殊，如有宜姓、機姓、力姓、東姓等等不同於漢人之姓氏來源，期望未來能針對此部分加以研究。
另得知位於溝坪地區之「永興教會」即為原「柑仔林教會」，唯該教會因喬遷未保存原始資料。

(4) 2019 年 1 月 8 日 訪鯉魚潭教會劉慕晨傳道師與愛蘭教會陳牧師，透過兩位訪談獲得他們之歷史資料，甚且告知當年平埔族教徒，巴宰族群與原住民泰雅族群之衝突事件。另訪大社教會，體會當年傳教士傳教過程行走山區步道之艱辛。

(5) 2019 年 1 月 21 日 再訪崗林教會、左鎮教會，眼見教會建築之宏偉，顯見後輩傳教人員延續當年傳教士們之精神及努力經營教會，豐盛教務之用心。

(6) 2019 年 1 月 22 日 訪吉貝耍教會，該會已改為「東河教會」，此次特訪該地專研西拉雅族群歷史之文史學者段洪坤先生，了解西拉雅族群轉信基督教與維護其傳統宗教習俗之情事。

(7) 2019 年 8 月 12 日 探訪傳教士最初來臺設立之旗後教會，理解當年傳教士選擇該地設立教會之緣由，以及觀察目前旗後之發展情況。

三、探訪專業人士及檔案資料館藏

筆者構思文案時，即於 2018 年 5 月 28 日至臺東馬偕紀念醫院，首先拜訪撰寫李庥牧師東部行之作者 - 潘稀祺牧師。潘牧師不僅親自勘查李庥牧師至臺東各地之路線，尚根據史料建造「戎克船」模型，甚且特別籌設「李庥紀念禮拜堂」以供後人觀賞與憑弔。

再者於 2018 年 6 月 5 日透過長榮中學校史室朱忠宏牧師引導，探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庫藏之史料，觀察初期傳教士所使用之圖板、幻燈片、印刷機、教學用手稿等歷史文物，以及各地教會百年之歷史史料，強化筆者之見識。

幸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各先進長老牧師們之努力籌備下，於 2019 年 11 月 20 日歷史檔案館正式成立落成啟用[18]，未來期能逐一整合各地文史資料及文物，充實該館，以利後輩學者得以參閱研究之用。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論文以李庥牧師個人生卒年 (1840-1879 年) 之時間範圍為主要研究重點，另輔以與李庥牧師相當時期進入福爾摩沙之傳教士，或從事其他行業事務之人、事、物作為參考或互映資料。與其相當時間進入福爾摩沙之傳教士有：

與李庥牧師相當時期來臺之傳教士

	傳教士姓名		抵臺/離臺時間
1	馬雅各醫生	James L.Maxwell, M.A., M.D	1864-1871, 1883-1885
2	德馬太醫生	Matthew Dickson, M.D.	1871-1878
3	馬偕博士	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1872 -1901
4	甘為霖牧師	Rev.William Campbell,	1871-1917
5	巴克禮牧師	Rev.Thomas Barclay,	1875-1935
6	施大闢牧師	Rev.David Smith	1876-1882
7	安彼得醫生	Peter Anderson,MD.MA.	1879-1910

[18]鄭仰恩，盧啟明：〈籌建過程與建築報告〉收錄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 落成啟用感恩禮拜》 台南：台南神學院，2019 年 11 月，頁 23-36。

本文中亦參考上述傳教士之書信與相關著述作為對照之用。由於筆者以李庥牧師在臺服務時間 1867-1879 年為界定研究範圍，故僅以李庥牧師後半生在臺活動之細節為主。如初期與馬雅各醫生共同經歷之埤頭事件過程，筆者參閱及補充馬雅各醫師相關往來信件，及與外部相關單位交涉之書信，以了解事件發生與結案之始末；再如，馬偕至北部設點成立長老教會之動機，與李庥牧師之提議具有相當大之關係；另如，李庥牧師後期傳教活動與病塌中之紀錄，則自巴克禮牧師、施大闢牧師、安彼得牧師之紀錄，得知其整個過程。參酌相關傳教士之記錄，而能整體知曉李庥牧師之生平事蹟。自此，於 1879 年度後，除與李庥牧師相關部分，如墓園安息處與創設女校事項外，其餘後續所發展之事務，及其他傳教士所接續服務之相關教會或人、事之發展情況，則不再此文研究範圍內，但可為未來繼續研究之範疇。

第五節　預期研究成果

早期因文獻不夠明朗，學術界或教會史紀錄，以易於取得或留存資料較多的史料作為論述重點，如前述之馬偕博士的日記、甘為霖牧師撰寫相關多著作，和萬榮華牧師為巴克禮牧師記述其際遇經歷等等，故能發揚這些傳教士在臺之功績。唯獨欠缺李庥牧師部分資料。至於有形物體方面，如馬雅各醫生在教士會議上提出，為紀念李庥牧師的付出而提議要設立石碑之事，最後終於在 1888 年 7 月 18 日第 254 次會議報告，已於女子學校內設立完成之石碑 -「李庥紀念碑」，也因時局變動，時過境遷後，未在該校區尋獲。更甚者，李庥牧師與其次子安息之「打狗外國人墓園」，亦因都市整治計畫而完全被毀損破壞，未留下任何遺跡，以致後人逐漸忽略李庥牧師之功勳，後輩者僅能根據少許史料憑弔這位首任牧師。基於此因，筆者竭盡己之力，極力搜尋相關書信，訪查各地域與教會，望能為李庥牧師搜尋更多史料，期望此舉，能將李庥牧師可敬之精神與虔誠之心力，彰顯發揚出來，讓更多後起者得以再循此蹤跡，發掘更多、更深，強化筆者未及時尋獲之資料，同時更期望將李庥牧師之事蹟，完整臚列在臺灣基督史上，加強、充實、豐富李庥牧師在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歷史檔案之重要地位。

第貳章　福音傳道模式 ：遠眺、近觀、初訪與開展

任何學說、理論或教義常隨著時間的淬鍊與思想的磨合後再流貫人心，經由時代的沉潛與改革，成為新世代的思想產物，如神聖的宗教教義即是如此，其最顯著者當推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法國神學家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1509-1564)[1] ，受到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1546)[2]在宗教改革運動中，主張之「因信稱義」論述，而深受極大影響，「因信」之意是指個人應憑藉著自我的信心，而「稱義」則是指為被上帝判為無罪，故「因信稱義」是指一個罪人得到拯救，是因著上帝的恩典，人類不能透過正義思想或個人行為獲得救贖，而是應憑藉信心而信靠耶穌基督。據此，加爾文認為基督藉著聖靈常住人心，期將兩者生命合而為一，基督以某種無法分離的溝通方式使人信靠他，也以這奇妙的疏通使人與祂相契合，故加爾文維持「與基督的神祕聯合或合一」的主張。[3]依此而知，加爾文傳統的特質以強調聖經是信仰知識和權威的主要來源，他重視改革宗信條和教理問答，其思想具有普世性及國際連結性，重要是主張於各地創辦教育體系，推動社會改造運動，並因時代精神的「親近性」和資本主義形成結盟關係。[4]加爾文的基本信念是將一切榮耀歸與上帝。亦即是主張上帝的主權應遍及人生的全部事實，故其致力於追求上帝在神聖與世俗兩領域中的至高主權。[5]因此，英國長老教會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之成立主軸與加爾文之主張有著密不可分之依據，更與該教會積極培訓海外菁英的青年宣教士之任務與目的息息相關。

英國長老教會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之成立，溯自英國教會歷經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十七世紀發生改革派新教徒要求清除英國教會的羅馬公教會儀式，至十八世紀則有福音復興運動的產生，這些種種事件直接影響後世教徒對宗教教義的思想，也間接激發出各個傳教團體成立及遵循其團體之教義，鼓勵教徒關心、參與、投入關懷社會底層，甚而發起廢除奴隸制度，提倡改革、改善勞役及照顧貧苦無依等等社會福利事務。教徒們長年秉持關懷之信仰意念，無私地傳遞至後代傳教士亦秉持關懷思想，向海外各地傳播福音。[6]自 1826

[1] 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法國新教神學家，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人物。參見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頁 351。

[2]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國教士，宗教學者。他攻擊天主教各種謬誤論調而掀起歐洲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參見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頁 348。

[3] 林瑞隆:〈加爾文論拯救及與基督合一〉,《台灣教會公報》第 2990 期。

[4] 鄭仰恩:〈胸懷普世的國際加爾文傳統〉,《台灣教會公報》第 3018 期。

[5] 鄭仰恩:〈加爾文與民主政治發展〉,《台灣教會公報》第 3012 期。

[6] 張妙娟:〈從廈門到臺灣：英國長老教會在華傳教事業之拓展〉,《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報》第 31 期(2001 年 12 月)，頁 483。

年起，由英格蘭和蘇格蘭地區教徒組成的英國的長老會開始鞏固教會工作，[7]於1836 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地區信奉加爾文教義主張者以長老制度[8]的教會模式，集結成立「英國地區長老教會大會 (The Synod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依循教會傳統，恪守「衛斯敏斯特信條 (the creed of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of Divines)」[9] 而蘇格蘭長老教會中堅信加爾文教義者，於 1843 年另組「蘇格蘭自由長老教會 (Free Church of Scotland)」，於 1844 年此兩大機構互相支持與結盟，共同成立「海外傳教委員會 (Foreign Missions)」派遣優秀傳教士傳遞福音至各地，後以「英國長老教會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為其代表名稱。[10] 更以堅守加爾文(John Calvin)的神學觀點，在組織與行政體系方面，以選舉長老作為其監督與管理的制度，亦即由代議長老組成議會治理教會的長老宗(Presbyterianism)，從地方教會擴大到全國性的教會組織，大致分為四個階層，即堂會或地方議會 (Session)、中會或區域議會(Presbytery)、大會或大區域議會(Synod)、總會或全國性議會(General Assembly)。被福爾摩沙南部教會視為「母會」之英國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從沿革而言，是蘇格蘭改革宗教會的一支，在以安立甘會（Anglican Church，一般稱聖公會）為國教的英格蘭，其教勢進展甚慢，於 1836 年才成立中會（Presbyteries），1842 年組織了大會（Synod），當時有 6 中會，總共 64 四教會。[11]而自 1841 年起，教務會議決定採取措施來鼓勵宣教師向外發展。於 1844 年宣言成立的英國長老教會，其主要以如何安置國外的教堂成為海外宣道會的目標[12]。

自 19 世紀起，英國長老教會積極派遣宣教師至海外宣道，他們選擇中國為其傳道目標，主因是早有英國商人亟欲爭取利益，乃自印度進口鴉片轉銷至中國，以打通中國市場，順勢將鴉片與福音傳入，以利宣教傳播。另一因素，則是清政府戰敗後，與各國簽訂條約，同意開放商港，容許外國人傳教、設禮拜堂、居住等寬容條件。這對英國基督新教教徒而言，實是他們長久以來祈禱之結果，他們祈願福音能改變中國，更期望能在那片廣闊的領域中尋找福音種子。但在傳教士

---

[7]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台灣原住民族的接觸 1865-1940》(台北: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04 年 3 月)，頁 1。

[8] 長老制，或稱代議制，議會制，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管理區會的制度。議會內的成員由各分堂選出長老，代表該堂出席會議。故長老會就是採用長老制的教會。參見韋伯(Max Weber)著 ，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頁 359。

[9]衛斯敏斯特信條之特色有下列幾點：

(1)論述的次序為聖經、上帝、世人、基督、拯救、教會及末世，成為現代教義神學分段先驅。
(2)開宗第一章的聖經論，華腓德（B.B. Warfield）稱之為基督教中最完美的聖經論告白。
(3)預定論在此信條中展現成熟的風貌，平衡地教導了神的主權與人的自由。
(4)著重聖約神學，以此解釋在歷史中神與人的關系。
(5)確認清教徒所強調的得救的確知。

[10] Edward Band，*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London: England, 1915) , pp.1-2.

[11] 張妙娟:〈從廈門到臺灣：英國長老教會在華傳教事業之拓展〉，頁 481-485。

[12]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台灣原住民族的接觸 1865-1940》頁 1。

之認知，福音的傳遞不是因為戰爭的結果，而是希望透過宗教力量撫慰中國人，且將這偉大工作虔誠地分享，英國長老教會更特別關注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領域的實際行動。[13]英國長老教會最早以廈門、汕頭等地為其傳道目的地，傳教士們極力經營各區域，一如下表所示，英國自 1847 年至 1879 年止，[14]已陸續派遣 30 位牧師及醫療傳教士至各地，除首位的賓威廉牧師 (Rev.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15] 負責各地教區外，至廈門者有 11 位，至汕頭者有 10 位，含轉調至新加坡的 1 位，而後因重視福爾摩沙這塊純淨土地，亦差派 8 位傳教士投入心力，為這些單純民眾傳遞福音，他們盡其所能克制水土不服習慣，努力學習語言，與住民溝通或化解種族衝突、突破文化差異等等因素，傳教士唯一信念，就是信靠上帝，即使命喪於當地亦在所不惜。下表所列乃是自通商口岸開放後至 1879 年止，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團派至中國與福爾摩沙的傳教士們之資料，顯示其中部分傳教士可能於在任期間因病或病故而離開。

表 2.1：1879 年以前英國長老會海外宣教團派駐中國傳教士/醫生等人員表 [16]

	人名	按立 / 出發		到達時間/地點		離職時間	離職原因或事由	備註
		時間	地點	時間	地點			
1	Rev. W.C Burns, 賓威廉	1847/4/22	Sunderland	1847/11/17	福州/廈門/汕頭	1868/5/24	休假回國病逝於牛莊	被任命為中國首位傳教士負責中國各地教區
2	James H. Young, M.D.楊雅各醫生	1850	Edinburg	1850	Amoy 廈門	1855/2/10	病逝	1853 年妻子病逝回國
3	Rev. James Johnston 莊士頓	1853/4/26	Manchester	1853	Amoy 廈門	1857	回國養病	於 1888 年著書紀錄 *"China & Formosa"*
4	Rev. Carstairs Douglas, 杜嘉德	1855/2/21	Glasgow,	1855/7	Amoy 廈門	1877	因霍亂病故	蘇格蘭贊助
5	Rev. David Sandeman 仙德曼	1856/4/26	Liverpool	1856/12	Amoy 廈門	1858/7/31	因霍亂病故	葬於鼓浪嶼

[13] Edward Band，*Working His Purpose Out :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p.2-3; Rev. Jas. Johnston, *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ew York: 1897),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1972), pp.4-5.

[14] 本文以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在臺傳道之年限為落點，故僅將時間界定在 1879 年止。

[15] Rev. Jas. Johnston, *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pp.7-14. (賓威廉牧師 (Rev. 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 出生，是蘇格蘭教會虔誠牧師之子，在格拉斯格神學院唸完五年，於 1839 年獲傳教資格，於 1847 年被派至中國傳道。1868 年病逝)。

[16] 本表將醫療傳教士也列入其中以了解英國每年派遣人員的密度。

6	Rev. George Smith 施饒理	1857/6/8	Aberdeen,	1857/11	Swatow 汕頭	1891	因病回國休養	蘇格蘭協會贊助
7	Rev. Alexander Grant 格蘭特	1857/10/19	London	1858/4/16	Amoy 廈門	1861	調至 Singapore 新加坡	
8	John Carnegie, M.D.卡內基醫師	1859/7/4 航行	Aberdeen	1859/11/21	Amoy 廈門	1862	後成為廈門社區醫生編制不再屬於英國長老會[17]	蘇格蘭協會贊助
9	Rev. W. S. Swanson 宣為霖	1859/4/22	London	1860/7/2	Amoy 廈門	1893		
10	Rev. Hen. L. Mackenzie, (MA.DD.) 金輔爾	1860/1/16	London	1860/7/2	Swatow 汕頭	1899		
11	Rev. Hugh Cowie 科維	1862		1863/1/28	Amoy 廈門	1875		
12	Wm. Gauld M.A. M.D. 高爾德醫生			1863	Swatow 汕頭	1881		
13	Rev. William McGregor, M.A. D.D.麥葛瑞	1864		1864/10/11	Amoy 廈門	1907		
14	James Laidlaw Maxwell, M.A. M.D. 馬雅各醫生	1863 接受任命		1865/5/29	Formosa	1871 /10 /11 1883/12 - 1885/4	生病回英休養	1864/10/5 和杜嘉德來台勘察近一個月;1865/5/26 自廈門出發於 871/10/11 因病回國休養。 1883/10/24 日再度啟航來台
15	Rev. David Mason 麥大闢	1866/6/20 按立 1866/7/12 啟航	London	1866/11/10	Swatow 汕頭	1866/11/10	船難	船駛進中國海前不幸落海

[17] "Foreign Mission, China Mission",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5, 1864*》,(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頁 86。

16	Rev. Hugh Ritchie 李庥牧師	1867/6/17 任命 1867/7/15 航行	Gravesend	1867/12/13	Takao Tainan Formosa	1879/9/29	1879/9/29 病故於台南	1879/10/1 葬於打狗外國人公墓
17	Rev. James Masson	1868/6/2 任命 1868/7/18 出航	倫敦	1868/12/1	Swatow 汕頭	1869	1869 病故	
18	Rev. William Duffus	1868/12/14		1869	Swatow 汕頭	1892	1894 病故	
19	Alex. Thomson, M.D.	1869/		1869	Swatow 汕頭	1872	1872/4 船難	船難
20	Dr. Matthew Dickson 德馬太醫生	1870/11/19	利物浦啟航	1871/2/10	Takao Tainan Formosa	1878/1/8	離職舉家回英國[18]	
21	Rev. William Campbell, D.D. 甘為霖	1871/7/19	利物浦啟航	1871/12/10	Takao Tainan Formosa	1917 年 2 月 21 日	於 1921 年 9 月 9 日 病逝於蘇格蘭	1917/2/21 由安平港搭輪船「漳州丸」離台，經香港返英國。在臺服務 46 年
22	Rev. Robert Gordon			1872	Amoy 廈門	1882		
23	Rev. J. Campbell Gibson, M.A. D.D.			1874	Swatow 汕頭	1919		
24	Rev. Thomas Barclay, M.A. D.D. 巴克禮	1874/9/19	利物浦啟航	1875/6/7	Takao Tainan Formosa	1935	1935 年 10 月 5 日病逝於臺南	在臺服務 60 年
25	Rev. David Smith 施大闢	1875/8/2		1875/12	Takao Tainan Formosa	1881	1881 年 9 月至廈門後即未再回台	1881 年 12 月 14 日臺南教士會議提及施大闢舉家回英國
26	Rev. Henry Thompson			1877	Amoy 廈門	1914		

[18]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台南教士會議事錄，21-1》(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02。

27	Rev. John Rutherfurd, M.A. D.D.			1877	Swatow 汕頭	1878		
28	Rev. Donald Maclver, M.A.			1879	Wu-king-fu (Hak-ka) Swatow 汕頭	1910		
29	Peter Anderson 安彼得醫生	1878		1879/1/14	Takao Tainan Formosa	1910		
30	Dr. Alex, Lyall			1879	Swatow 汕頭			

資料來源:

1、 "*The Messenger - Mission 1862*" pp.50-51

2、 Edward Band, *Working Hip Purpose Out :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1847-1947.* pp. 588

3、 Rev. Jas. Johnston, *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ew York: 1897),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1972), pp. 387.

4、 張妙娟，〈從廈門到臺灣：英國長老教會在華傳教事業之拓展〉,《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報》第 31 期，2001 年 12 月，頁 495，500。

5、 本表由筆者整理之。

由上表顯示，1847 年派出的賓威廉牧師 (Rev.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 以先鋒之軀，不畏艱難精神將福音傳至中國，其誠心意念早於 1843 年時即興起；原「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 of Scotland)」決議不派遣任何傳教人員至中國傳道之消息傳出後,有位仁心之「蘇格蘭自由教會」教友非常失望，乃將其款項捐贈出，交由正在該地區傳道之賓威廉先生代轉以傳達其願望，賓威廉先生同意後且回應他「誰知道，也許我自己也可能在那裡?」[19]果然上帝給予應許，他成為第一位至中國的傳教士，也因為賓威廉之睿智和遠見，欲將福爾摩沙納入基督國度，當其離開廈門航向福爾摩沙途中，因天候不佳而折返大陸，即未再嘗試至福爾摩沙傳道[20]。唯遺憾者乃是他為上帝僅服事至 1868 年因病而終。而 1855 年至廈門傳道的杜嘉德牧師 (Rev. 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21]則是將福音傳至福爾摩沙的最佳推手，他於 1858 年自寧波搭船南下，船停於福爾摩沙處而遠眺本島[22]，至 1860 年與汕頭金輔爾牧師 (Rev. Hur Libertas Mackenzie,

[19] Rev. Jas. Johnston，*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pp.7。(Who knows but that I may be there myself yet ?)

[20] Hugh Ritchie ," Formosa and the Gospel"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ed. James Nisbet (Edinburg Printed by: John Greig & Son,1877) pp.337. (While labouring on the mainland opposite, the Rev. C. Burns, the first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to China, left Amoy in a sailing vessel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in Formosa, but the vessel in which he sailed was, by stress of weather, driven back to the mainland, and he did not renew the attempt.)

[21] Rev. Jas. Johnston，*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pp.109；賴永祥:《賴永祥文集 教會篇 I/教會史話 第一輯》(台南市:台灣教會公報社: 台灣史博物館:台北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2018 年 11 月)，頁 254。(杜嘉德牧師(Rev. Carstairs Douglas) 1851 年格拉斯爾大學畢業，1855 年在愛丁堡自由教會神學院完成神學課程，1855 年被派至廈門，1877 年病逝)。

[22] "Letter from Carstairs Douglas .Amoy,20th Oct. 1858"，*The Messenger , V.10, 1859*，pp. 21-22。

1833-1899) 自淡水登陸遊走大稻埕和艋舺等地作近距離觀察[23]，且於 1862 年寫給英國長老教會時高聲呼籲必須要到福爾摩沙宣教[24]，且在 1864 年更付出實際行動，與馬雅各醫生等人至福爾摩沙南部訪查[25]，而促成 1865 年派駐馬雅各醫生至打狗落腳[26]，如此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在在顯示傳教士的決心，其迫切之心，聲聲喚醒英國長老教會的覺醒，呼籲他們絕不能忽視福爾摩沙這地區，故，本章節將就英國長老教會傳教士們如何突破層層障礙從遠眺、近觀至初訪與福爾摩沙漸步接觸，達到其散播福音之長遠道路。

第一節　遠眺福爾摩沙地景

「福爾摩沙」[27]在外國人眼中擁有不同風情，不同地貌，其景觀之美，幾乎可達至無與倫比之程度，遠眺它則如覆蓋一層神秘面紗，深不可測似的。「它的富庶與豐足，在不同時期皆是列強覬覦的目標，它的美與魅力，也吸引了第一批上岸的白人，讚嘆地發出了一個表達驚喜之情的字眼，成了這座島嶼命名的由來，永恆讚頌它如同海中珍珠般愉悅，如此微小卻更顯珍貴。」[28]而對於清政府而言，則認為臺灣不過是蕞爾之地，不足以重視，他們視之為番外之地、化外之民，故清官員對於臺灣曾有此描述：

> 離京師數千餘里，道途阻遠，人馬疲敝，兼之水土不諳，死亡殆盡，兵寡則必難守，兵多則勢必召集，召集則糧食必至於難支，兵食不支則地方必不可守。虛耗錢糧而爭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無利者也。[29]

> 臺灣在福建之東南，地隔重洋。形勢延袤，可至者凡六、七百里。外此則生番所居，與熟番阻絕，遠望接大山疊嶂，莫知紀極，可以置而不議。[30]

如此將福爾摩沙置於藩外，置本地民眾於不顧，任其自生自滅。不過，當代仍有持以不同意見之人，認為臺灣是個地傑人靈，是為門戶之喉，實不應輕言放棄。

---

[23] "Miscellaneous Papers, A visit to Formosa" , *The Messenger , V.12, 1861*，pp.10-15。

[24] "Missions, China- Positions of the Taepings", *The Messenger , V.13, 1862*，pp.215。

[25] "Letter from the Rev. Carstairs Douglas, Takao, Formosa, Oct. 7th, 1864", *The Messenger , V.16, 1865*，pp.18。

[26] "Letter from Dr. Maxwell, May 13th, 1865", *The Messenger . V.16, 1865*，pp.267-268。

[27] *翁佳音：《福爾摩沙名稱來源-並論 1582 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台北：翰林，2004 年)，頁 4-13*。1540 年代葡萄牙經過臺灣海峽時，驚歎臺灣島之美，而命名為『福爾摩沙』」的歷史敘述，推論與想像成分稍多點。目前留存的可靠文獻顯示葡萄牙人絕大部分指稱臺灣本島為「Lequeo pequeno」，反而是 1580 年代的西班牙人才比較確定以福爾摩沙來指稱臺灣。

[28]白若瑟(P.Jose Maria Alvarez)原著，黃建龍等譯註《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　第二冊》，臺南市，台灣史博館，2017 年 9 月，頁 1。

[29] 楊英 :《從征實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 年 8 月)，頁 43。

[30]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9 月)，頁 5。

> 天下無可輕之人物，亦無可棄之土地。蓋土地與人物相表裏：人能立節立名，則隨其所至之處，皆成乾坤；人因地而傑，地亦因人而靈，如今日之臺灣是也。[31]

> 屹峙海中，延袤二千餘里，為東南屏障。四面環海，崇山峻嶺，橫截其中，背負崇岡，襟帶列島，琅嶠南屏，雞籠北衛，澎湖為門戶，鹿耳為咽喉，七鯤身毗連環護，三茅港匯聚澄泓。[32]

故而福爾摩沙的天然屏障形成其神秘的面紗，不僅不易為外力侵襲尚能維護當地居民安全。況福爾摩沙多山，也不乏美麗的平原和廣大的草原，特別是從海岸線遠眺，視野相當寬闊，引人入勝。[33]曾於 1858 年為英籍船難事件而遠至福爾摩沙探查的英國領事郇和 (Robert Swinhoe, 1836 -1877)[34] 記述其初抵打狗沿岸時所見之自然景觀，深為此景象之美所吸引，似進入一幅美麗的圖畫內。

> … 船停泊於離岸邊一英里處，所能見到的陸地僅是沙灘，間或夾雜小塊林地。在一系列輪廓不分明的山丘底部，有一排樹向內陸延伸一段距離。…這些淺灘並不大，四周都有很淺的海水圍繞，多數淺灘上均有小屋。灘岸由泥和沙的混合土組成，大批的虎甲蟲在其上爬行，爬得很快，若被追逐則立即振翅飛起，似以小屋附近找到的蒼蠅和雙翅目昆蟲為食，也看到一些燕鷗在我們身邊盤飛。[35]

可知，福爾摩沙神祕自然原始之風貌，除非是親身體驗，否則只能由外觀臆測其深廣度。1858 年 10 月杜嘉德牧師自中國寧波搭船南下至廈門宣道站途中，船隻曾於近臺灣北角停航了 1、2 天，因此得以眺望美麗之島而記下：此島山嶺的美麗，吸引了我，雖然沒有機會親訪田禾豐茂人口眾多的平地」[36]。事實上福爾摩沙被開放的命運，乃因於清咸豐 8 年(西元 1858 年 6 月 26 日) 所簽下的「中英天津條約」[37]條款規定，該條約第十一條簽註為 :

---

[31] 江日昇:《台灣外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 年 8 月)，頁 13。
[32]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頁 13。
[33] 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英譯，李雄揮漢譯:翁佳音校訂：《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台北，前衛出版社，2017 年 9 月)，頁 5。
[34] 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 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台灣紀行》(台北，五南出版社，2015 年 12 月)，頁 2-3。(史溫侯 (Robert Swinhoe, 1836/9-1877/10) 生於印度加爾各答，18 歲即投入英國這話外交圈，20 歲首次來臺尋人及採集博物，1857-1558 兩度搭船環臺搜尋歐美船難漂民病偵測民情探海岸與礦產，1868-1869 年以英國駐臺灣領事身分，處理英籍船砲及安平事件的樟腦戰爭)。
[35] 費德廉 (Douglas L. Fix)，羅效德 (Charlotte Lo) 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台北，如果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8。
[36] 賴永祥:《賴永祥文集 教會篇 I /教會史話 第一輯》，頁 254。
[37] 維基文庫: 《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全文 網址:

> 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已有江寧條約舊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灣、潮州、瓊州等府城口，嗣後皆准英商辦可任意與無論何人買賣，船貨隨時往來。至於聽便居住、賃房、買屋，租地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墓等事，並另有取益防損諸節，悉照已通商五口無異。

第十二款條約簽註為：

> 英國民人，在各口並各地方意欲租地蓋屋，設立棧房、禮拜堂、醫院、墳塋，均按民價照給，公平定議，不得互相勒。

此兩條款中揭示，英國人允許在臺灣通商口租地起造禮拜堂，或蓋屋設立禮拜堂等事項，依此於英國來說，正是可毫無顧忌地進入該國任何開放的地點從事傳教事業或商業活動，據莊士頓 (Rev. Jas. Johnston) 說法此乃因為：

> 在傳教士的慫恿下，法國政府在其條約中插入了一項條款，允許羅馬天主教神父進入該國，也寬容他們的皈依者。他們使用的條款限制了對羅馬天主教徒的寬容，幸運的是，英國條約載有一項條款，保障我國政府在任何未來條約中可能給予任何其他國家的任何條件。這個被稱為「最惠國待遇條款」，並沒有直接提及宗教，但通常一般條款涵蓋了基督教和商業。[38]

基於被英國增添的最惠國條款之下，容許各國就其基本權利理解各條條文，寬容各國在條約中作自我解釋之最大權力，戰敗國只得縱容他國擴大權責，任由宗教及商業等自然型態的擴張行為。故英國長老教會杜嘉德牧師 (Rev. Carstairs Douglas)基於法國已然在各地籌設教堂，何以基督教仍躑躅不前，他殷盼基督福音也能自廈門擴伸至福爾摩沙之想法油然而生。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於 1858 年 10 月 20 日自廈門提報英國長老教會時，特別報告此事:

> 談到條約倒是提醒我，新的條約聲稱將開放其中一個地方，如果說是福爾摩沙，那是在我們主權要求下唯一一個要開放的地方，況且我們已經擁有廈門的教區，照理說也應該得到福爾摩沙，因為他們的方言是相同的，這似乎是正確的。如此則兩邊的傳教任務就能夠相互幫助，傳教士可以偶爾互換空間相互傳播，如此不會浪費時間，也不會遺漏任何有益的機會。條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4%B8%AD%E8%8B%B1%E5%A4%A9%E6%B4%A5%E6%A2%9D%E7%B4%84〉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30 日

[38] Rev. Jas. Johnston，*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pp. 4-5. (The French Government, at the instigation of the Missionaries, got a clause inserted in their treaty granting permission for Roman Catholic priests to enter the country, and toleration for their converts. They used terms which confined that toleration to Roman Catholics, but happily the English treaty contained a clause securing to our Government any conditions which might be granted to any other nation in any future treaty. This "Favored Nation Clause," as it is called, had no direct reference to religion, but its general terms covered Christianity as well as commerce.)

> 約中所註明的臺灣，意味著就是臺灣府;但也可能是指整個島嶼，它並沒有特別標註那些港口。這些港口似乎可能是島嶼北端的淡水或基隆島，也就是那些與廈門島最親密關係的地方。這些港口已有船隻相互往來;那地方和人民受到此地高度的評價。今年夏天在我從寧波搭船出發的路途中，有一兩天時間船隻停靠近島嶼的北端。我對福爾摩沙山脈的壯麗感到震驚，其中一些高山高度超過一萬英尺，當然，我是看不到平原上佈滿濃密的植被和繁茂的人口。[39]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認為，條約中雖註明開放臺灣通商港口，但並未特別指定是哪個港口，也即可解釋為目前已有船隻進出的港口即是可開放的地區，如此則北部的淡水，南部的打狗，均是基督福音能傳揚之教區，若是，則新教有廣大的教區需要開墾，況且，福爾摩沙與廈門是屬同宗同族的方言，兩地之直線距離也不長，既有廈門更應擁有福爾摩沙，這是理所當然的道理，對於傳教士而言，更不需特別訓練即可兩邊服務兩邊支援，英國長老教會在人力與物力上之援助，確可省卻相當多的心力。杜嘉德憂心與掛慮之心境，已為自己佈下未來前進福爾摩沙探勘的心願。

第二節　近觀福爾摩沙北部之人文景觀

福爾摩沙於 1858 年因簽訂條約關係而被迫開埠，首先在北部開港者為淡水港，該港於荷據時期已是為大量產品運輸貿易的主要港口，其負荷著中西航運之樞紐，乃因其港道寬闊，海水吞吐量足以通過大船進出港區，因而淡水港碼頭之貿易逐漸興起。臺北盆地透過淡水河的水運，廣大的流域被整合成一個區域，各種物產皆可順流而下，經由河港交易輸出，因而形成廣大聚落。依附於港邊之「大稻埕」與「艋舺」在洋行的運作下成為臺北最繁華的物資集散中心，其以茶葉與布料的貿易為主。不僅市場擴大，更造就驚人的財富與繁榮。[40]故在此因緣際會下，加速了北部地區「大稻埕」與「艋舺」的整體發展，其經營多以貿易、轉口

---

[39] "Letter from Carstairs Douglas,Amoy,20th Oct. 1858"，*The Messenger , V.10, 1859*，pp. 22。(Speaking of treaties reminds me that one of the places said to be opened by the new treaty if Formosa; that is the only one of the places to be opened, which has any claims on us, and it would certainly seem proper that some of the societies which have already occupied Amoy should also occupy Formosa, because the dialect is the same; so that the missions on the two sides of this channel would be able to assist one another, and the missionaries could cross over occasionally for change of air, without loss of time, and without throwing away any opportunities of usefulness. In the drafts or guesses at the treaty which have appeared, it is said to be Taiwan, which would properly mean Taiwan Foo; but probably the meaning is just the island in general, no special port being yet fixed; and it seems probable that the port fixed may be either Tamsui or Kelung at the north end of the island, just the places which would naturally be in the most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Amoy. The ports have been already much visited by ships; those who have been there speak highly both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On my way down from Ningpo this summer, we were becalmed a day or two close to the north end of the island. I was much struck by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are above ten thousand feet high, though, of course, I could not see the plains covered with luxuriant vegetation and teeming population.)

[40] 李乾朗：《臺北市：古蹟簡介》(台北：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998 年)，頁 36

性質型態為主，城內顯然已成為省會所在。[41]「大稻埕」和「艋舺」兩地擁有豐富農產和樹木，是福爾摩沙北部最大，最繁華的城鎮，杜嘉德認為「大稻埕是一個很大的村莊，非常靠近艋舺，也建在河邊，並且面積不斷增大。我們對廈門和這兩個地方的街道的區別，感到震驚，廈門相對狹窄，不規則且非常髒; 而此地街道井然有序規劃得當且經精心策劃，在街道兩側房宅下建有拱廊型騎樓，由等距離的圓頂磚柱支撐，船隻運送的貨品大都由此進出。船上看到進口的外國貨物，有來自曼徹斯特的棉花包，來自日內瓦的手錶，以及企業家為其易腐物品找到保存方法及地方，顯現該地區存在無可限量的財富。」[42]

1860 年 9 月 19 日廈門的英國傳教士杜嘉德牧師與汕頭的金輔爾牧師從廈門搭「亞細亞號」三檣帆艦航行四天後初次進入這號稱「美麗 (Beautiful)」的大港灣內作近距離的觀察，並訪問了艋舺，大稻埕等地，試圖傳揚福音，順便觀察當地民情和了解生活狀態。首先，他們存有福爾摩沙的粗略概念，對僅有一個約 50 英哩長，約 80 英哩寬的島嶼，充滿著濃厚興趣與渴望。傳教士認為恐怕連中國人自己對於該島嶼的重要地位與物產饒富情況，也不是那麼熟悉的，直到大約 400 多年前被荷蘭統治後，清政府才稍加注意到臺灣的存在。當然，福爾摩沙之美亦如賦予它的名字一樣，其形狀如同跳耀於海浪中的鯨魚般，令人欣喜地不顧四周海面的洶濤駭浪，戰戰兢兢地靠近端賞這座遠處看來如此美麗的島嶼，[43]「如果你想確認這座島是否名副其實，最美好的方式之一是：在晴朗的日子裡，搭乘竹筏沿著福爾摩沙的西岸航行，你將親眼見證那在腦海縈繞數日的壯麗山景。肥沃的平原上布滿翠綠的稻田，如畫的小村莊散落四處，點綴著蜿蜒的溪流。越過平原，便可看見輪廓變化萬千的山丘，山頂林木茂盛，襯托著更遙遠、蒼綠的高山。在其中，有時能一次望見五座甚至六座並列的山脈，像是一條條色彩各異的絲帶，從最深的青玉色到最淺的天藍色，由北至南、連綿不絕的美景就在眼前開展。」[44]這是對美麗之島最高之讚譽。島內西部沿海地區並非完全被中國移民開墾利用，但東部地區卻被疑有馬來人或波利尼西亞人血統的原住民種族所佔據。故從地理位置，語言相通之有利條件來說，福爾摩沙成為廈門宣教區的分區是必然可行。他們期望英國長老教會能至此地拓展，將福音完全傳遞至該地居民。傳教士一行人初登福爾摩沙北部之淡水、滬尾、艋舺、大稻埕等地傳送福音書籍，認為這應該是自荷蘭人之後首次有基督宗教至此地傳揚福音。

---

[41] 尹詩惠：《艋舺、大稻埕、城內機能的轉換》(台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3。

[42] "Letter from Mr. Dougla, Tam-Sui, Formosa, October 1st,1860", *The Messenger , V.12, 1861*，pp.13-15。

[43] 白若瑟(P. Jose Maria Alvarez)原著，黃建龍等譯註《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 第二冊》(臺南市，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 年 9 月)，頁 004。

[44]愛麗絲·約瑟芬·包蘭亭·柯潔索夫、哈利·阿佛森·法蘭克著(Alice Josephine Ballantine Kirjassoff, Harry Alverson Franck)黃楷君、蔡耀緯譯《福爾摩沙·美麗之島：1910-20 年代西方人眼中的臺灣》(台北: 遠足文化，2018 年 12 月)，頁 1。

初次踏上福爾摩沙土地的傳教士們，帶著濃厚興趣與渴望，見到傳聞中的美麗島嶼，船行近淡水海港灣時，即遠眺山脊梯田種植農作物，遙望遠處河岸邊貨物進出繁忙，島上人群熙熙攘攘，一副繁榮景象。當時「臺灣可通大舟者，有南路之打狗及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凡三處；而為上淡水可容多船，…」[45]傳教士們循著水道而行至淡水港，對該處稱呼「淡水」或「滬尾」之意略感疑惑。事實上僅古昔與今名之辯稱，「滬尾」實是聚落名。[46]而後觀察到眼前土地之肥沃，滿是一片翠綠平原與梯田山坡立於其上，水域充沛，物產豐富，生活忙碌，民眾素質與富裕勝於廈門與汕頭；他們觀察到，淡水河口北側景色優美，西南海風輕忽飄入。溪水流向兩邊河口，高峰翠綠，樹木繁茂，崎嶇峽谷和陽光明媚的高地。從淡水港口大約五、六英里的內陸，可以看到一個宏偉的平原，山巒綿亙圍環繞其中，猶如一幕幕屏障，直至山脊再緩緩上升，層層山巒覆蓋其上，呈現出最美麗的樣貌及多樣的景色。從峰頂緣線觀之，高達 2,000 或 3,000 英尺尖頂覆蓋著豐美綠樹，矗立於崇山之上，似乎俯瞰著這片肥沃的土地。山坡低處旁沿著水面建造街道，使得當地生活條件更為便利。傳教士們認為，淡水雖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地方，人口不超過五千，但從地理位置來看則是一重要關卡，未來很可能成為該島北部傳教活動的基礎。而以外國人建築房屋的標準觀察，如再沿山脊邊建一條街道，則正可作為本島領事港口最佳之地。[47]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曾記載此行的過程：

> 我們於 9 月 19 日離開廈門，24 日安抵淡水港。我們帶來廈門兩位信徒及書冊甚多。上禮拜在這區傳福音。我不大清楚荷蘭人二百年前佔據此島時是否在這裡傳道過，但我相信這是那時以來首次在島上傳揚福音。船隻所停留的地，外國人稱之為淡水，本地人稱滬尾，有幾條蜿蜒長街，人口可能有四五千，但在短短幾天的逗留，是很難作正確的估計。我們還訪問過艋舺，是附近唯一的大市鎮，在淡水上游約 10 哩，處於一片美麗的平地，四面為山嶺所包圍，祇有若干河流的缺口……[48]

---

[45]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頁：6。

[46] 因淡水自古即為臺灣歷史發展之人文重鎮，到了清代，淡水更扮演臺灣對外貿易及國際關係的重要港口， 淡水史可謂臺灣史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歷史上，臺灣的地名大致上是由漢人稱呼 以及由原住民的稱呼音轉而來。淡水又稱滬尾。「淡水」是一個地方的概稱，指依傍淡水河流域建立的城鎮聚落，不過隨著時代的演進，其地理位置及範圍亦有所變化。歷史上曾有淡水廳、淡水縣、淡水郡、淡水街、淡水鎮、淡水區等行政區劃的設置，清朝時期淡水甚至曾是北台灣的總稱。而目前大家所說的「淡水」古地名「滬尾」則是聚落名，清治末期至日治初期，「滬尾」才漸與「淡水」並用，用來指稱今日的淡水一帶。遠在中國清朝時期即因其地理位置而成為台灣北部船舶往來的重要港口，進而帶動其繁榮與發展，最早接觸西方文化。黃繁光等編，《淡水鎮志・續修》(新北市淡水區公所，2013 年 6 月)，頁 3-6。

[47] "Letter from Mr. Dougla, Tam-sui, Formosa, October 1st, 1860", *The Messenger , V.12, 1861*，pp. 10-15

[48] "Miscellaneous Papers, A visit to Formosa" , *The Messenger , V.12, 1861*，pp.10-11。We left Amoy on the 19th September, and entered this harbour on the 24th in safety. Having brought along two of the Amoy Christians and a good supply of books, we have been busy last week evangelising in this region. I am not aware whether the Dutch did any mission work during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island about 200 years ago; but since then, at least, I believe this is the first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mosa. The name Tam-sui seems to belong not to any town, but to the whole northern part of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清楚了解在大陸鄰近省份之間的語言通常是無法輕易溝通，此時對於能在不同地區聽到相同語言深感興奮，故於 1860 年 10 月 1 日在「亞細亞船」上寫信時描述：

> 整個地區為福建漳廈一帶來的移民，講閩南話，而全島也以閩南語為普遍。為了這個理由，且此地時有外國船隻和當地人民接觸，似乎應該由廈門已經建立的教會來擔任傳道工作。跨過海峽，仍通行着同樣的語言，覺得很不平常。在大陸隔了一百哩，就使我們覺得言語不通了。因此，我們耳中似乎聽到一種強烈的呼召：「到這裡來幫助我們」，直到福音在這裡發揚光大起來。[49]

傳教士們首次在福爾摩沙北部作近距離觀察，先到主要城市的淡水、滬尾、艋舺、大稻埕等地探勘與查探，察訪時間自 1860 年 9 月 19 日 至 1860 年 10 月 6 日 止共計 18 天。[50]依據文獻紀錄，筆者將其探訪行程擷列如下：

表 2.2 ： 1860 年杜嘉德與金輔爾訪臺行程

日期	星期	行程內容[51]
1860/9/19	三	金輔爾和杜嘉德帶兩位信徒自廈門搭亞細亞號*(Asia)*啟程訪福爾摩沙(北部)
1860/9/20	四	航向福爾摩沙北部的淡水港
1860/9/21	五	沿著海岸航行，凝視著福爾摩沙的山丘和平原
1860/9/22	六	大船停泊在淡水港口，是福爾摩沙北部和大陸之間的貨物集散港
1860/9/23	日	安息日，在亞細亞號上，為船員和基督徒祈禱宣講
1860/9/24	一	在淡水港下錨，安全上岸
1860/9/25	二	傳教士們利用十天左右參訪福爾摩沙北部三個地方。首先從滬尾雇用

---

the island.… and in some foreign maps is marked Tam-sui city. It lies near the coast, about forty or fifty miles southwest from this place. This harbour is only about ten miles from the extreme north point of this island, at the mouth of a very considerable river. 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only tolerable harbour on the whole north-west coast.此段譯文參見賴永祥:《賴永祥文集 教會篇 I/教會史話 97, 第一輯》，頁 254。

[49] "Letter from Mr. Dougla, Tam-sui, Formosa, October 1st, 1860", *The Messenger , V.12, 1861*，pp. 14-15. (A very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eople have themselves emigrated from the continent. The language is exactly the same dialect; indeed, it is so all over Formosa. For this reason, and the constant intercourse by native and foreign vessels, it would seem proper that this part should be evangelised by the *same missions* that are already established at Amoy. We meet with a great many persons who have heard the Gospel at Amoy. It seems quite strange, after crossing the sea, to find the very same dialect, while a hundred miles, or even seventy, on the mainland would bring us to uninteligible dialects. Therefore the call from Formosa is very strong to us, and our American brethren and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There is abundant room for all in the numerous cities and wide plains of this great island, of which we have but seen one small corner. "Come over and help us" should ring in our ears, even till the Word of God shall be glorified here also.) 譯文參見賴永祥：《賴永祥文集 教會篇 I/教會史話 97, 第一輯》，頁 254。

[50] "Miscellaneous Papers, A visit to Formosa" , *The Messenger , V.12, 1861*，pp.10-11。

[51] "Letter From Mr. Mackenzie, Amoy, 25th Oct, 1860" , *The Messenger , V.12, 1861*，pp.11-13。

↓	↓	小船至艋舺和大稻埕地方進行參觀、傳道、講道、銷售聖經，散發傳單等工作。發現艋舺、大稻埕與廈門、汕頭景象完全不同。街道整齊，人民的素質高又熱忱，方言相同，他們非常樂見在福爾摩沙設立教區
1860/10/4	四	搭 *Hamburg barque* 漢堡三桅帆船,經 27 小時的快船回航
1860/10/5	五	回廈門航行中
1860/10/6	六	回到廈門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傳教士們不僅驚訝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進步與繁榮，更對來自中國移民的漳、泉兩地人經常發生爭權奪利而發生械鬥之事略有所聞。金輔爾牧師 (Rev. Hur Libertas Mackenzie) 在報告中提到 ：

> 我們聽說在福爾摩沙，有自大陸移民而來的兩大區的居民，發生了一場爭鬥，即漳州和泉州人。我們發現這些人處於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狀態，並且每天都要進入公開戰爭和掠奪的爭吵。[52]

傳教士所聽聞之械鬥，即是所謂的分類械鬥，是臺灣早期民間社會的一個常見現象，由於彼此間的認同差異，意指不同族群/府/縣，加上經濟利益或是宗教信仰的衝突，又因清領地方官漠視或無力管轄，最終演變成武裝械鬥。在北臺灣常見的漳泉械鬥，漳州人與泉州人因為利益衝突而產生的械鬥時有所聞；而即使是同為泉州的三邑與同安，也由於先來後到的差別，爭奪艋舺各碼頭的使用權，信仰神明又有差異，甚至因同安距離漳州較近，被認為在漳泉械鬥中，同安人過於中立，不挺泉州人，最後終於發生了「頂下郊拚」。因「大稻埕」是臺北西南方傳統聚落點，其以具有大片曬稻穀空地而稱之。西元 1851 年，泉州府同安縣人為躲避海盜洗劫，自「雞籠」遷至「大稻埕」經商並開設店鋪，開始此地的商業活動。如當時的商業公會組織稱為「郊」，泉州三邑人[53]先抵台而組成「頂郊」，而晚來的同安人因與廈門交易為主，因此稱「廈郊」或「下郊」，由於三邑人在艋舺落腳得早，不但控制著碼頭，還向往來的商船抽取百分之五的「從價稅」，同安人眼看商業利益受到牽制，為此一直有著零星的衝突，終於在 1853 年 8 月，爆發了大規模的械鬥。在此役中，同安人原欲對三邑人發動攻擊，卻被三邑人搶先，借道安溪人的信仰中心清水祖師廟攻擊位在八甲庄的同安人佔據地，最後，同安人背著他們信奉的霞海城隍敗走大稻埕。此役雙方各自有慘烈的犧牲，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也遭波及，付之一炬，各方皆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當時的三邑

[52] "Letter From Mr. Mackenzie, Amoy, 25th Oct, 1860" , *The Messenger, V.12, 1861*，pp.11. (we heard of a feud then impending between the men of the two great districts on the mainland from which Formosa is colonised, the Chang-chow and Chinchew men. We found the people in a very unsettled state, and in daily expectation of this feud breading out into open war and pillage.)

[53] 泉州三邑，指福建省泉州府的晉江（又稱泉安）、南安（又稱武榮）、惠安（又稱螺陽）三縣。一般所稱之三邑，即指晉南惠三邑。

人與同安人為「艋舺」碼頭的泊船權利，故發生頂下郊拚分類械鬥事件。[54]彰泉之械鬥情緒高漲程度與延續，間接影響未來傳教活動的困難。

事實上臺灣自 1751-1860 年漳、泉兩族群為爭奪權力與利益，陸續發生械鬥之事。此類「彰泉械鬥」[55]事件層出不窮，發生頻率之高已令當局和人民深覺厭惡，為此清代詩人曾寫下〈漳泉械鬥歌〉詩表達其痛恨之感：

> 漳人不服泉州驢，泉人不服漳州豬。終日紛紛列械鬥，田園廬舍相侵漁。
> 臺灣自昔稱樂土，漳人泉人久安處。邇來強悍風氣殊，更望何人固吾圉。
> 甯長敬，林國芳，挾富挾貴無王章。艋川搖動鯨鮑竄，蟲沙猿鶴罹奇殃。
> 我聞干豆有古寺，土人於此驗災異。今年鐵樹又開花，械鬥從中有天意。
> 天意冥冥不可解，紅羊換劫總堪駭。殺人如草死如眠，骷髏屯積血飄灑。
> 君不見，漳人泉人鷸蚌持，粵人竟得漁人利，漳人是豬泉亦豬。
> 又不見，長敬國芳號令行，漳泉各受二人制，泉人是驢漳亦驢。[56]

清政府當局曾揭示警惕石碑，安撫居民，祈令雙方人員能和平共處。如道光 24 年(西元 1844 年)，發生於苗栗竹南地區漳泉爭鬥事件，當局為使雙方共融，特別豎立「中壠泉漳和睦碑記」[57]記錄當時分類械鬥頻仍，勸阻且期望和睦相處的情況。其碑文懇切祈願彰、泉居民務必守望相助和平相處，其和睦碑石及碑文內容如下：

---

[54] 〈臺灣記憶〉《國家圖書館》網址 ：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document_ink_detail.hpg&subject_name=%E8%87%BA%E7%81%A3%E7%A2%91%E7%A2%A3%E6%8B%93%E7%89%87&project_id=twrb&xml_id=0000000086 檢索日期: 2019 年 4 月 6 日

[55] 泉漳械鬥或稱漳泉械鬥是發生在 18 世紀中到 19 世紀末的臺灣，祖籍福建的兩大閩南語族群 -
泉州與漳州間的武裝衝突。臺灣漳州移民主要居住在中部平原地帶、北部沿海地區及蘭陽平原，故偏漳州話腔調被稱為內埔腔；泉州移民主要居住在中部沿海地區、臺北盆地，南部則為
泉漳移民混合區。故「泉州人居住在海濱，漳州人居住在內陸平原」的說法，僅在臺灣中部地
區符合此一分布。

[56] 清代官員李逢時（1829-1876，字泰階，葛瑪蘭廳人）於 1860 年代，特作七言古詩「漳泉械鬥歌」，表達對台灣歷來許久漳泉火拼現象的感慨。李逢時：《泰階詩稿》(台北：龍文出版社 2001 年)，頁 37-38。

[57] 〈臺灣記憶〉《國家圖書館》網址 ：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document_ink_detail.hpg&subject_name=%E8%87%BA%E7%81%A3%E7%A2%91%E7%A2%A3%E6%8B%93%E7%89%87&project_id=twrb&xml_id=0000000086 檢索日期: 2019 年 4 月 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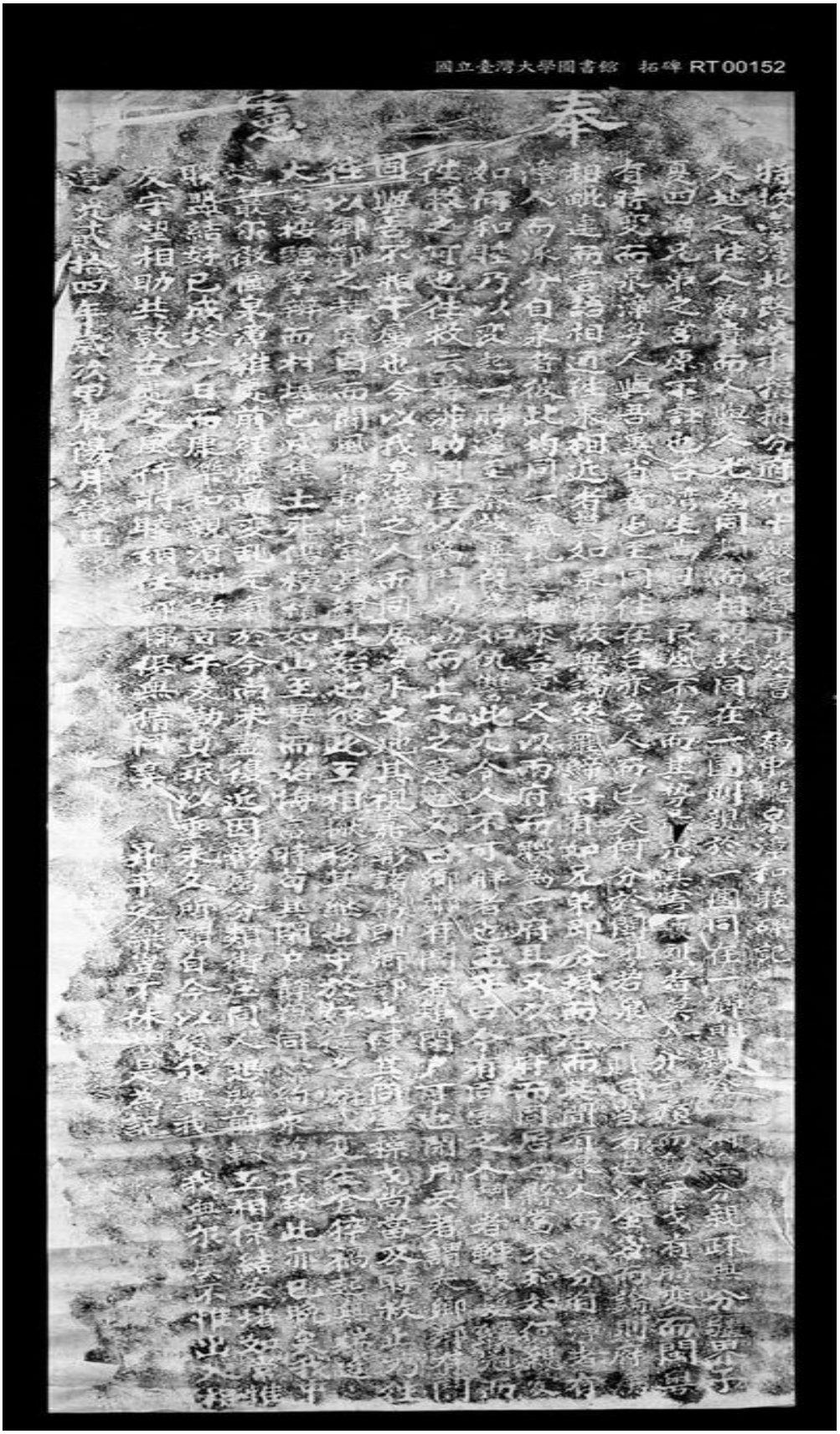


圖 1.1： 中壠泉漳和睦碑記
(圖片來源: 臺灣大學臺灣文獻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

奉　　憲

特授臺灣北路淡水總補分府、加十級，紀錄十次曹謹為中壠泉漳和睦碑記

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與人尤為同類而相親。而同在一國則親於一國，同在一鄉則親於一鄉，無分親睦，無分疆界，子夏四海兄弟之言，原不誣也。台灣生齒日繁，民風不古，而其勢最兇，其害最烈者，莫如分氣類而動干戈，有時變而閩粵，有時變而泉漳，粵人與吾異省者也，至同住在台，亦台人而已矣!何分閩粵!若泉漳則同省者，也以全省而論，則府屬相毗連。而言語相通往來相近者，莫如泉漳。故，無論絲蘿締好有如兄弟，即分域而居，而其間有泉人而派分自漳者，有漳人而派分自泉者，彼此均同一氣。況遷籍來台，是又以兩府而聯為一府，且又以一府而居一縣，當不知如何親愛，如何和睦，乃以變起一時，遂至秦越異視，竟如仇讐，此尤令人不可解者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鬥者，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往救云者非助同室以為鬥，乃勸而止之」之意也。又曰：「鄉鄰有鬥者，雖閉戶，可也；閉戶云者謂夫鄉鄰有鬥，固與吾不相干屬也。」今以我泉漳之人，而同居淡水之地，其視嘉彰諸屬即鄉鄰也，使其同室操戈，尚當即時救止，乃往往以鄉鄰之起釁，因而聞風震動，同室異觀。其始也，彼此互相搬移，甚繼也中於奸徒之煽惑，變生倉猝，禍起無端。迨大憲按臨拏辦，而村墟已成焦土，死傷橫積如山，至是而始悔當時苟其閉戶，靜觀同心，約束萬不致此，亦已晚矣!我中壠叢爾微區，泉漳雜處，前經歷遭變亂，元氣於今尚未盡復，近因彰屬分類，街庄同人，恐蹈前轍，互相保結，安堵如常，惟聯盟結好，已成一日。而康樂和親，須期諸百年，爰勒貞珉，以垂永久所願。自今以後，爾無我詐，我無爾虞，不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敦，古處之風行將睦，姻任恤耦俱無猜，同享昇平之樂，豈不休哉!是為記

道光貳拾四年歲次甲辰陽月穀旦

碑文所記，乃是當地官員勸戒、勸阻在地居民們，呼籲同是來自大陸各地，本即為同文同種，共處一地，應該和睦相處、同舟共濟、同在異地，更應共創繁榮社會，且以〈孟子・離婁下〉:「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58]聖賢之語勸誡當地民眾，實乃苦口婆心，誠心可敬。此於傳教士而言，聽聞漳泉械鬥之此事甚感痛心，因此認為這正是宣揚和平與愛的福音的機會，他們認為這是民眾從械鬥邪惡的激情和頑強中解脫出來的唯一手段。故當他們與民眾接觸，談論崇拜偶像

[58]朱熹：〈孟子卷四・離婁下〉《四書集註 甲種本》(台北：世界書局，1985 年 9 月)，頁 103。

的愚昧和內心罪惡時，人民和善地聽著，似乎能理解傳教士所說的實踐真理意義。雖是如此，但傳教士們也感受到，在宣達信仰傳頌佈道結束後並沒有看到特別興趣或詢問的直接成果。但是上帝的話語應該已傳達出其意義；應該在信心和希望中祈禱撒播的種子可以結出果子來讚美上帝的恩典。[59]當然，這結果對傳教士而言並不意外，反而是絕佳機會。誠如賓威廉牧師獲知後表達「我們希望他們有機會做些有益之事，而他們的訪問可能是邁向這個重要的島嶼傳教領域開展的一步。因為鴉片和天主教已經先於我們進入了。」[60] 故眼前的福爾摩沙正如《馬太福音》第四章第 16 節:「那坐在黑暗中的人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61]

此次近距離地觀察福爾摩沙北部，為傳教士們烙下深刻印象。無論從何處著手都是個機會，除風情地貌和地理位置與廈門、汕頭相對比的差異認知外，傳教士最有興趣乃在於基督福音的推展。雖然他們見到福爾摩沙社會動盪不安，人心情緒激動不已，人民面臨隨時興起的戰鬥爭奪；但民性純樸、熱心好客，語言更是與廈門相通，無疑是給傳教士們最佳的切入點。故自金輔爾與杜嘉德牧師於 1860 年造訪過福爾摩沙北部後，再於 1862 年呼籲英國長老教會，他認為廈門目前擁有三個傳教士的宣教使命不僅要向周圍的大陸傳福音，還要擴展延伸到福爾摩沙去宣揚福音和派駐傳教士，只有從廈門派出去宣達才是最佳辦法，因為語言相通，傳教士不須特別再學習，即刻就能走入人群佈道，這才是他們最大的優勢。而令杜嘉德牧師更著急的是，天主教道明會掌握條約所規定的內容，已於 1859 年 5 月 18 日開始派駐三位神父在福爾摩沙傳揚福音了。道明會傳信部已先行通知其下所屬單位傳達中國協助至福爾摩沙設置教區:

> 依據傳信部的建議和令人尊敬的菲律賓道明會省副總會歐至(Orge)神父指示，1858 年 12 月 14 日揀選郭德剛(Fernando Sainz)神父和杜篤拉(Jose Dutras)神父，由已在中國活動的洪保祿(Angel Bofurull)神父協助下前往福爾摩沙，於福建宗座代牧區和道明會省下重建宣教。[62]

天主教道明會郭德剛神父(Fernando Sainz, 1832-1895)且函覆其總會，表明已於隔年 1 月到達福爾摩沙:

---

[59] "Letter From Mr. Mackenzie, Amoy, 25th Oct, 1860" , *The Messenger , V.12, 1861,*pp.12. (We saw no immediate fruit in the way of special interest or inquiry after the truth. But God's word shall accomplish that whereunto he hath sent it; and it is our part to pray, in faith and hope, that the seed sown may yield fruit to the praise of God's grace.)

[60] "Letter From Mr. Douglas, Tam-sui, Formosa, October 1st, 1860" , *The Messenger , V.12, 1861,* pp.14. (We hope that they may have opportunities of doing good, and that their visit may be a step towards the opening of the missionary field in that important island. Opium and Popery are already there before us.)

[61] "Letter From Mr. Mackenzie, Amoy, 25th Oct, 1860" , *The Messenger , V.12, 1861*，pp.11.《馬太福音》第四章第 16 節:(The people which sat in darkness saw a great light; and to them which sat in the region and shadow of death, light is sprung up.。)

[62] 白若瑟(P.Jose Maria Alvarez)原著，黃建龍等譯註《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 第二冊》，頁 174。

> 依據會省命令，1859 年 1 月 25 日我離開馬尼拉，之後在福安傳教區的高層同意由洪保祿神父陪我前往福爾摩沙。…歷經重重障礙，5 月終於離開廈門前往該島，上帝讓我們在同月 18 日下午四點抵達名為打狗的港口。[63]

於此，1862 年杜嘉德得知道明會早已進駐福爾摩沙，而英國方面尚未選定新傳教士進駐，這對長老會而言是件羞愧的事，英國不能輸在起跑點上，應該盡快派遣傳教士至福爾摩沙才是當務之急的。因此，傳教士將臺灣中部以南所使用的語言與廈門相似處，以圖表顯現各個區塊標示於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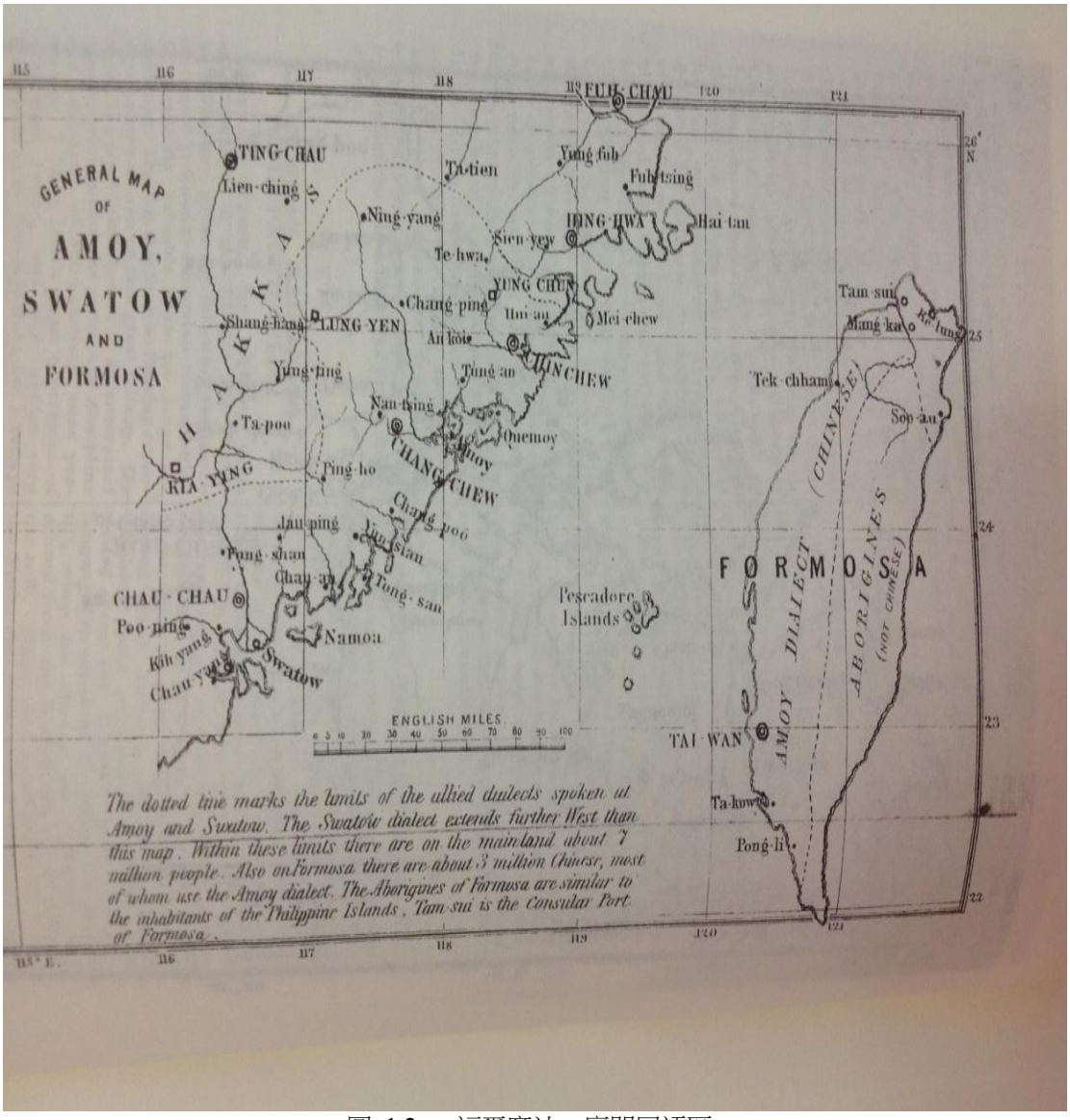


圖 1.2 ：福爾摩沙、廈門同語區

圖片來源: "'General map of Amoy Swatow and Formosa", *The Messenger V.14, 1863,* pp.32

[63] 同前註，頁 175。

1863 年英國長老教會乃將傳教士所繪製的中國廈門、汕頭與福爾摩沙分界範圍圖版登載於刊物上，還以文字特別註明語言的分布情形 ：

> *The dotted line marks the limits of the allied dialects spoken at Amoy and Swatow. The Swatow dialect extents further West than this map. Within these limits there are on the mainland about 7 million people. Also on Formosa there are about 3 million Chinese, most of whom use the Amoy dialect.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are similar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hilippines Island. Tam-sui is the Consular Port of Formosa.* [64]
>
> （虛線標出廈門和汕頭的相關方言界限。汕頭方言區位在這張地圖更西邊。在這些範圍內，大陸大約有 700 萬人。在福爾摩沙，大約有 300 萬中國人，大多數人都使用廈門方言。福爾摩沙的原住民與菲律賓島的居民相似。淡水是福爾摩沙的領事港口。）

傳教士認為根據此語言界線，可知此時將是廣佈福音於福爾摩沙的最佳時刻。其最大因素不僅是語言與廈門相通，人民還是自漳泉移民而來，環境卻優於大陸，民心樸質更勝於他們，種種因素激發杜嘉德牧師一再登高疾呼之意識，甚至不惜為福爾摩沙請願，祈求上帝將福音播撒，祈禱英國長老會早日覺醒。杜嘉德牧師甚至高聲疾呼:

> 當然，教會會派一些人為福爾摩沙做準備。 現在福爾摩沙已經有了領事，商人和不同教派的牧師，但沒有人能宣達耶穌的真理。其他傳教團體未能擁有它; 他們的傳教士和助手都無法理解福爾摩沙，但是我們的傳教士，幫助者和成員可以前後提供一方或另一方，及時支援更緊迫的需求，在語言上不會延誤一天，就算通過台灣海峽也只需要兩到三天，有時甚至不到一天時間即可到達。[65]

福爾摩沙召喚福音的聲音令杜嘉德縈繞心中許久，他認為上帝既已點燃福爾摩沙人民心中渴望福音的火苗，那麼傳教士不僅應為自身志向而存在，更應要為福音而努力。故即便他於 1862 年 8 月休假回英國時仍馬不停蹄地四處尋找福音種子，不論是各地區教會或學校，只為中國或福爾摩沙初萌芽的種芯而急於懇請年輕熱心的神學人員投注心血。

---

[64] "General Map of Amoy, Swatow and Formosa", *The Messenger , V.14,1863,* pp.32 (Map)

[65] "Missions, China- Positions of the Taepings", *The Messenger , V.13, 1862,* pp. 215.(Surely the Church will send some to prepare for Formosa. It has now got consuls, and merchants, and priests of error but none to proclaim the truth as it is in Jesus. The other missionary societies cannot occupy it; their missionaries and assistants would not be understood, but our missionaries, and helpers, and members, can go back and forwards to supply the more pressing need of the one side or the other, without the delay of a day for the language, no delay but only the crossing of the Formosa channel, which takes only two or three days, or sometimes less than a day.)

> 杜嘉德先生於去年八月抵達英格蘭。…，為喚醒更多人對中國的興趣。 他除了宣講和佈道外，並在蘇格蘭和愛爾蘭發表多次演講，他也拜訪了我們自己的教眾；還與愛丁堡（Edinburgh），格拉斯哥（Glasgow），亞伯丁（Aberdeen） 和聖安德魯（St. Andrew）的學生，以及貝爾法斯特愛爾蘭長老會（the Irish Presbyterian Church in Belfast）和我們倫敦教會的學生會面，我們希望進一步為宣教團提供個人服事的成果。[66]

杜嘉德牧師迫切播撒福音的心聲和念念不忘的心願，似乎撼動了馬雅各醫生沉寂許久的意念。馬雅各醫生認為他應該為醫療服務作出貢獻，他希望將醫療專業建立在上帝所鋪灑的福地上，不應為個人利益著想，基督徒必須為上帝締造的機會獻出個人最佳的服務。他主動向英國海外宣教團提出申請期望成為宣教團成員，雖然宣教團從未思考過需要派出醫療傳教士，況且若派出醫療傳教至海外，則每年將增加預算。

> 正如宗教會議所知，教會傳福音中沒有醫療機構參與其中的計劃，但在去年年底，委員會收到了一項提議，雖然他是一名醫生，但他們無法拒絕。馬雅各醫生期望作出合適和專業的犧牲是非常偉大的，這種犧牲是令人歡欣鼓舞的原因。中國的宣教團基金已經耗盡，為了維持目前的實力，每年將需要比現在多 600 至 800 英鎊。[67]

英國長老會原無預期派出醫療傳教士至福爾摩沙，但曾有之前的成功案例經驗，即是長老會於 1847 年首派至中國的賓威廉牧師，因在廣州停留 16 個月一直無法突破傳教的困境，而另一位於 1850 年 5 月至中國廈門之楊雅各醫師 (James H. Young) 展開醫療傳道反而大有斬獲，先後設立兩所學校和一間施藥所。[68]依此經驗得知，如以醫療傳道與新場域民眾接觸，其成效應該大於直接傳教。1863 年 4 月 20 日在曼徹斯特 (Manchester) 舉辦的宗教會議特意修正其規章，決議批准馬雅各醫生之申請，並讚揚教會成員和朋友的慷慨熱心及誠心祝福，也讓憂心如焚的杜嘉德牧師獲得最大的欣慰，他們相信教友們會提供宣教團良好和持久的支援，有此結果可能來自於杜嘉德牧師不斷在會議中向會眾提出宣揚的效果。故而，經過宗教會議討論決議，同意馬雅各醫生加入海外宣教團出任醫療傳教士，但期望他能適時說明何以願意出任的理由。馬雅各醫生透過演講表達他願意承擔

---

[66] "Mission-Report on Foreign Missions, 1863", *The Messenger , V.14, 1863*，pp. 190.(Mr. Douglas arrived in England last August. ..., and still more by his own anxiety to awaken a deeper interest in behalf of China. Besides preaching many sermons, and delivering numerous addresses in Scotland and Ireland, he has visited most of the congregation within our own hounds; and from the meeting which he has held with the student in Edinburgh, Glasgow, Aberdeen, and St. Andrew's, as well as with the students of the Irish Presbyterian Church in Belfast, and of our own Church in London, we cannot help hoping for good results to the Mission in the form of further offers of personal service.)

[67] "Proceedings of Synod", *The Messenger , V.14, 1863*，pp. 149-150.(As the Synod was aware, direct medical agency had not entered into the Church's plan of evangelization, but at the close of last year the Committee received an offer which, although he was a medical man who made it, they could not refuse. The sacrifice of comfort and professional prospects made by Dr. Maxwell was very great, and such sacrifices were a cause of rejoicing. The mission funds in China were exhausted, and to maintain the mission in its present strength would require from £600 to £800 a year more than was at present received.)

[68] 張妙娟：〈從廈門到臺灣：英國長老教會在華傳教事業之拓展〉，頁 490-491。

的意願:

> 這意念已存在超過三年半了，因為我的思想被醫療任務的工作所吸引，我認為這應該是一個我最終應該參與其中的事情。 那些敦促我去思考的想法，不是拋棄我的職業，而是把我在這個職業中的勞動能力轉化為為基督服務的最佳可能利益的想法，這是我能提供的最大貢獻的想法。 是一個服務於教會的外交使命委員會合適的機會到來的時候。[69]

長老會和杜嘉德非常讚揚馬雅各醫生之專業及其遠大志向，為此，英國長老教會特別將馬雅各醫生所擁有之專業作了專文介紹：

> 伯明翰總醫院的住院醫師馬雅各醫生已接受我們的任命成為教會在中國的傳教士之一。馬雅各醫生是愛丁堡大學的傑出校友，除了一般的醫學課程外，他還參加了邏輯學，理則學，數學和自然哲學課程，獲得了所有獎項：以及他在愛丁堡學院獲得獎學金。他參加柏林和巴黎的醫學院獲得重要的頭銜。在伯明翰短暫居住期間，他在麥肯齊醫師牧師的教會中擔任重要的長老，因他的愛心獲得了弟兄們的尊重和喜愛。他將到中國工作為上帝奉獻出所有的力量，並在國內放棄了職業發展的輝煌前景，我們誠摯希望馬雅各醫生的工作能獲得最快樂的成果;我們非常希望他成為福爾摩沙的第一位新教傳教士。[70]

故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接受馬雅各醫生成為醫療傳教士，同時，馬雅各也期望到福爾摩沙服務，主要是福爾摩沙尚未有傳教人員，在語言與廈門相仿下，認為它是個值得開發之處女地，馬雅各相信他能全心為上帝付出發揮全力貢獻自己，他認為沒有任何理由阻礙他前往。[71]如此則觸動了杜嘉德再度造訪的動機，因此，1864 年 10 月 5 日他再與馬雅各醫生至福爾摩沙南部作深入探訪，尋找適合的場所。

---

[69] "Address delivered by our newly appointed medical missionary, Dr. Maxwell, at last meeting of Synod", *The Messenger , V.14, 1863,* pp. 224. (It is now upwards of three years and a-half since my thoughts were first so attracted to the work of medical missions, as that I felt it to be a very probable thing that I should ultimately be engaged in them. The thoughts which urged me then to deliberate, not on the question of deserting my profession, but of turning my powers of labour in that profession to the best possible advantage in the service of Christ, were the thoughts which finally weighed with me, in offering, when a fitting opportunity arrived, my services to the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of the Church.)

[70] "Another Missionary for China" ,*The Messenger* , *V.14, 1863,* pp. 49. (Dr. James L. Maxwell, resident physician of the General Hospital, Birmingham, has accepted the appointment to be one of our church's missionaries in China. Dr. Maxwell is a distinguished *alumnus* of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where, besides the usual medical curriculum, he attended the classes of Logic, Moral Philosophy, Mathematics, and Natural Philosophy, carrying off prizes in all: and to his acquirements in Edinburg College he made important additions by attending the medical schools of Berlin and Paris. During his short residence in Birmingham he has acted as a ruling elder in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Rev. Dr. Mackenzie, and has, by his many labours of love, gained the esteem and affection of all his brethren there. Consecrating all his powers to the work of the Lord in China, and renouncing brilliant prospects of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at home, we cannot but hope for the happiest results from Dr. Maxwell's labours; and we are not without hope that it may be his distinction to become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Formosa.)

[71] "Letter from Dr. Maxwell, Pechuia, Feb. 3rd, 1864", *The Messenger* , *V.15, 1864*，pp. 156。

第三節　初訪福爾摩沙南部地域

對初期進入福爾摩沙之外國人而言，它隱藏著一幅美妙無比卻顯出高深莫測的風情樣貌。福爾摩沙的神秘對早期英國人而言，是由歷史文獻或刊物中理解之，如由《中國知識庫期刊》(*Chinese Repository)*、《皇家地理學會集刊》(*Th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或從郇和領事 (Mr. Robert Swinhoe, 1836 -1877) 在福爾摩沙採集的資訊刊物等獲知相關知識[72]。就英國人認知，船隻若在福爾摩沙不幸發生船難時，可能會遭遇中國當局或原住民部落不合人性的處置：

> 1842 年，兩艘英國船隻，Nerbuddah 和 Ann，在海岸邊遇到船難，幾乎全部船員都被當局處死。… 福爾摩沙人對外籍船隻有個處置特性：船隻若在北方失事，則中國人會以其司法謀殺之，如在南方，則原住民部落會用血腥謀殺。[73]

該文所述兩件船難事件，乃是於 1841 年 9 月 27 日 (道光 21 年 8 月 13 日)，臺灣守軍報告，於雞籠擊破一艘英國運兵船「Nerbuddahs (納爾不噠)」號，除俘獲大批英國人外，更撈獲礮械圖冊多件，道光皇帝接獲捷報後，旋即對所有有功人員均給予獎賞。1842 年 3 月 5 日(道光 22 年 1 月 24 日) 再有一艘雙桅的英籍船艦「Anna (阿吶)」 號擱淺於臺灣大安港，五十餘名英人立即束手就擒，清廷亦對所有相關人員再次論功行賞。總計前後兩次擊破英船，臺灣守軍共獲英國俘虜 187 名，而這些俘虜，或亡故於移監途中，或於牢獄之內，倖存者則大部分於 1842 年 8 月間加以正法，只餘少許人存活。[74]連續兩年的船難事件讓英國人認為清廷不辨是非，不加審判，直接正法的作為與福爾摩沙原住民部落出草行為是同等的殘酷。但於 1860 年經由杜嘉德先生和金輔爾先生兩位牧師參訪後所提出的報告顯示，英國人對福爾摩沙的觀感有了新的轉變，傳教士們在大稻埕和艋舺傳福音時，獲得民眾親切接待與耐心聽道的表現，讓英國人重新認識福爾摩沙居民狀態，期望為耶穌基督增加另一個福音場域。

---

[72] "Foreign Mission, Formosa", *The Messenger , V.15, 1864*，pp. 153.(We are indebted for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chiefly to the *Chinese Repository,* long since extinct as a periodical, but still an excellent authority on all Chinese matters. We have also before us a late number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referring to a paper of Formosa, read by Mr. Swinhoe, her Majesty's Vice-Consul there, which drew forth some interesting remarks from Admiral Collinson and Sir Harry Parkes.)

[73] "Foreign Mission, Formosa", *The Messenger , V.15, 1864*，pp. 155. (In 1842 two English ships, the *Nerbuddah* and the *Ann*, were wrecked on the coast, and nearly the whole of their crews put to death by the authorities. …, "This was the character which Formosa bore to us: wreck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judicial murders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and bloody murders made by the aboriginal tribes.)

[74] 參見張瑄文：《紀實與虛構: 鴉片戰爭期間台灣殺俘事件研究》(台北：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摘要頁。

> 現在我們與福爾摩沙溝通有新的開始了。我們希望我們自己的傳教士能作為一個純潔、活潑又謙卑的基督教先驅，而不是被血跡熄滅，這將為我們耶穌基督王國在遠東增添另一個省份。[75]

而在條約約定開放的福爾摩沙，其南部唯一之通商口岸為「打狗」，該港最初被稱為「打狗嶼」是由明代儒生閩人陳第 (1541-1617) 於萬曆年間 (西元 1602 年)，隨沈有容 (1557-1628)至台澎剿倭時，考察台灣西南沿海民情生活所寫的遊記〈東番記〉一文述及:「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下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里」。[76]以福州話口語之「狗」，其文讀音為「鼓」[77]，故明末遺老沈光文 (1612-1688) 著〈平臺灣序〉則稱「打鼓澳」: 「…鯽魚潭可饒千金之力，打鼓澳能升三倍之財…」[78]。其又被稱之為「崎後港、岐後港或旗後港」，係以聳立港口之旗后山而名。[79]早期福爾摩沙南部海象多變，港灣崎嶇難行，常令掌舵者心驚膽跳，頗有深不可測之感。如藍鼎元述「緣打狗港水淺灘淤，戰艦繒艗概無所用，須盡易舢板頭、膨子小船乃可入也。」[80]故當 1864 年 10 月 5 日杜嘉德牧師與馬雅各醫生帶著兩名教徒和一名僕人自廈門搭船來臺，於 10 月 6 日抵達打狗後，進行訪查福爾摩沙最高行政機關「臺灣府」，和「埤頭」，及觀察「打狗」周圍鄰近地區，前後共約三星期左右時間考察，訪查過後杜嘉德先生針對「打狗港」提出其見解 :

> 南部唯一好的港口是打狗：事實上不能稱之為「好」，因為它很難進入，它只能由小船進入，並且只有十二艘船隻停泊，船頭和船尾四個錨的空間，因為它們不能擺動;如果再多來一艘船，則它必須停泊在外海待著。港口的村莊很小，有大約 1,500 名居民;從港口的有限大小來看，它似乎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大的地方。[81]

---

[75] "Foreign Mission, Formosa", *The Messenger , V.15, 1864*，pp.155. (We have now turned over a new page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mmunication with Formosa. Let us hope that our own missionaries may be the humble pioneers of a pure and living Christianity, which instead of being extinguished in blood will add another province to the kingdom of our Redeemer in the far East.)

[76] 〈東番記〉是最早紀載台灣原住民風俗的一篇調查報告，由明末陳第撰。陳第字季立，號一齋，福建連江縣人，西元 1602 年(明 萬曆 30 年)，福建浯嶼把總沈有容襲擊以「東番」為根據地的倭人，陳第隨軍至東番，事平後滯留約 20 日，以訪談與觀察之見聞撰寫〈東番記〉，全文一千四百餘字。1603 年春，陳第將該文贈與沈有容，故收錄於《閩海贈言》一書。 沈有容 ，金雲銘著：《閩海贈言 陳第年譜》(南投縣：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頁 24-27。

[77] 翁佳音・曹銘宗合著：《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16 年 1 月)，頁 139。

[78] 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編(上冊)》(台南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012 年 11 月)，頁: 79。

[79] 曾玉昆：《高雄發展史》(高雄，高雄市立空中大學，1999 年 8 月)。頁: 9。

[80] 藍鼎元：《東征集》(臺灣: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6 月)，頁: 2。

[81] "Letter From The Rev. Carstairs Douglas, Amoy, November 9th, 1864" , *The Messenger V.16, 1865*，pp. 51.(The only good port in the south is Takow or Takao: indeed, even that cannot be called "good," as it is difficult to enter, and can be entered only by the smaller size of vessels, and has room only for twelve vessels moored stem and stern by four anchors, for they cannot swing; and if one more comes she must just stay outside. The village at the port is small, containing about 1,500 inhabitants; and from the limited size of the harbour it would seem unlikely that it can ever become a large place.)

「打狗」是臺灣西部最南端的港口，海港甚淺，因風沙填滿這個礁湖，又被潮水沖積道入口處，所以船隻停泊的部分日益縮小。越過淺灘，必須經過一條寬七十五碼的斷層，才能到達港口的入口。[82]俯瞰福爾摩沙海岸線勻稱規則，唯不具特別突出延伸至海中的角嶼可形成大型海灣，其淺水海岸多半皆係流動砂質淺灘，因此也無強力重要的港灣或港口足以抵擋定期臨襲的狂風驟雨。而其海岸線遍佈雜草和各式樹木與竹子等植物，有如枝葉錯縱無法穿透的森林。而南部的打狗港景色優美氣候宜人，長長港灣連結大海與延伸在山腳下豐饒平原形成一幅交織斑駁的燦爛圖畫，唯其兩座高山矗立於旁，形成通往打狗港的狹窄天然屏障，亦阻礙大船通行，而當時打狗並非重要城市人口數亦不多，[83]故在傳教士眼裡福爾摩沙南部的打狗港，的確是無法稱之為好港口。但因是福爾摩沙南部唯一的港口，港灣氣候絕佳，於船隻航行而言全年進出無虞，未來更可為領事館所在地。

杜嘉德觀察到臺灣府 (Taiwanfoo)不靠海且其港口之錨地無掩蔽不安全，船隻必須定錨在指定的開放地點停泊，即當時的安平港，臺灣府與安平港距離約兩到三英里，僅能靠木筏登陸，如遇東北季風方向，船隻即能安全靠岸；但若是西南季風風向的季節，則船隻必須停靠更遠處，或是至打狗港彎處停泊。而臺灣府之安平港尚未全面開放貿易，依據條約規定，容許進口貨品在此城市卸貨，但進出貨物只可在打狗港檢驗通關且繳納關稅，因臺灣府之港口尚不允許貨船進出。福爾摩沙官員遵守約定，容許外國人在此地擁有房屋與居住權，臺灣府不失為可設置宣教中心的最佳地點。杜嘉德更有其長遠觀點，認為另一個適合的地點則為距離打狗以東約 10 英里的鳳山縣埤頭 (Pe-tow) 城市，人口數約為 15,000 人，雖然它距離海岸較遠，埤頭不如台灣府或打狗的便利，房屋的取得也可能不容易，但或許未來能成為宣教中心的外部聯絡處，因此期望有更多優秀神職人員投入福爾摩沙。不過，因臺灣府地區相對低窪，陸路行走不易，尤其夏天大雨來襲時易淹水，氣候潮溼，居住環境條件不佳，容易影響個人身體健康。杜嘉德先生憂心福爾摩沙南部氣候與環境不適合有家室之傳教士，儘管如此，杜嘉德仍尊重馬雅各醫生自行選擇，他認為馬雅各經過三個月的語言訓練後，其決心至福爾摩沙的心意更加堅定，即使英國方面尚未徵詢到另一位同行者，似乎也難以阻擋馬雅各醫生的決意。[84]此次探訪的主要目的，對杜嘉德先生而言，是以其專業幫助馬雅各醫生進行調查，而馬雅各醫生則是要確認島嶼南端有那些城市或港口適合作為宣教團的總部；同時，藉由散佈聖經和福音小冊與居民面對面接觸的過程中 觀察是否有機會在福爾摩沙這異教地區傳福音，他希望能照亮這塊土地及傳達居民

[82] 必麒麟(W. A. Pickering)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50。

[83] 白若瑟(P. Jose Maria Alvarez)原著，黃建龍等譯註《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 第一冊》，頁 006-007。

[84] "Letter From The Rev. Carstairs Douglas, Amoy, November 9th, 1864" , *The Messenger V.16, 1865*, pp. 51.(Dr. Maxwell seems quite inclined to go over to settle in Formosa after about three months' more study of the language; and he does not seem at all deterred from it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no ordained missionary can be spared, either from Amoy or Swatow, to join him.)

一些些永生的概念，更期望福音種籽能及早落地生根，遍佈全臺。[85]因此，杜嘉德建議英國長老教會對未來派駐至此地的傳教人員身分提出其看法：

> 我相信國內的教會可以迅速地派出一些特別的人來加入福爾摩沙。而且我還想冒昧地說，這樣的人應該是未婚的;因對於一個家庭來說，居住在臺灣府太孤獨了。即使在東北季風期間船隻能停泊，通信也非常不方便，而在其他時候，要通往打狗旅程時，必須經過幾條沒有橋樑的溪流（大約三十五英里），而且很可能被淹沒（因為夏天正是船隻停泊臺灣府最不安全的時刻，當大雨來臨的時候，臺灣府也是最易淹水）;並且很可能為了身體健康而需常至打狗，特別一個家庭成員很難在夏天適應這氣候。[86]

相較於杜嘉德先生的憂心，馬雅各醫生則抱持樂觀態度面對困境，他誠懇地向英國長老會表達執意選擇南部地區的原因，且願意在南部落腳及設置宣教中心為南部居民傳揚福音之理由，馬雅各信中描述他們在訪途中與群眾近距離溝通，藉由佈道機會，運用上帝的真理，生命的價值，激發群眾矯正其盲目崇拜偶像的道德良心觀念，懇求悔改他們的罪，並相信上帝是為世人的救世主。雖然此時的馬雅各醫生尚無法熟練的以中文講道，但在與群眾交談中感受到居民的誠懇，唯未表現他們的熱情，馬雅各醫生相信透過他們送出的大量書籍及福音訊息，及佈道場的激勵，相信不久的將來，福爾摩沙絕對是個福音普照的絕佳場域。

針對福爾摩沙氣候可能影響傳教士之健康，馬雅各醫生認為在臺灣府城，有可能由於其低窪位置，北部和東北部的有平坦的沙地，另在排水污水處理方面的仍有些缺點，尤其在夏季炎熱季節，對外國人的健康是非常不利及危險的。只是此時他們訪查之時間點正是福爾摩沙秋天時節，氣候舒適階段，故尚無法想像氣候影響個人身體健康的情況。故此，馬雅各醫生就其所見分析：

> 我們剛好在一年當中最好，最舒適的季節訪問福爾摩沙;所以我不能肯定地說居住島上的健康狀況。據我所知，打狗及其鄰居，包括埤頭，在任何時候都非常舒適。在臺灣府城，可能由於其低窪位置，北部和東北部有平坦沙地，以及污水排水方面的某些缺陷，可能在夏季炎熱的季節，對外國人來說是不健康且相當危險。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退

[85] "Letter From The Rev. Carstairs Douglas, Tokow, Formosa , Oct. 7th, 1864", *The Messenger V.16, 1865,*pp.18.

[86] "Letter From The Rev. Carstairs Douglas, Amoy, November 9th, 1864" , *The Messenger V.16, 1865*, pp. 52. (And I would venture to add that such a one should be unmarried; for the city of Taiwanfoo would be too much isolated at present for a family. Even during the north-east monsoon, when vessels anchor in the roads, the communication is very inconvenient and at other times the land journey to Takao must be made (about thirty-five miles) crossing several rivers that have no bridges, and are liable to be flooded (for the summer is just the time when vessels can least safely anchor off Taiwanfoo, and when the heavy rains come, and also when the Foo city must be least healthy); and in all probability it will be desirable for the sake of health to make visits from time to time to Takao, especially in the summer, which a family could hardly do.)

居到打狗，在那裡，宣教團也有一個很好的區域可供使用。臺灣府城是一個宏偉的城市。該城有 150,000 到 200,000 的人口，並顯現繁忙和繁榮的城市景象。我們沒有任何困難即可進入和穿越該城市的各個方向。我們在那裡沒有聽說任何反對我們存在的耳語。目前臺灣府城不開放對外貿易，但最終可能會開放;之後可能會有一些外國人會因商業目的來到這裡。目前除了鴉片貿易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和 Co.)[87]的代理人外，沒有其他外國人在那裡居住;而他，同樣也會經常移動。至於取得房子的問題，從我們收集的資訊來看，我們相信在西邊郊區，也可能在城市內部，若有房子即可開始執行任務。總體而論，將使你了解我自己對於安置在臺灣府城有利且優勢之看法。打狗具有外國居民及其團契的優勢，但缺點是沒有醫生。此外，漢族人口規模如此之小，以至於在臺灣府城或埤頭旁邊傳教都很重要。埤頭可能包含 2 萬名居民，但除了可能是夏天較舒適外，它沒有臺灣府城的優勢;而且，與臺灣府城相比，打狗的重要性不大。[88]

依杜嘉德先生與馬雅各醫生分別評估在福爾摩沙傳福音之可能性，基本上他們均持有相同的價值觀點，且相信在上帝之靈的指引下，任何場域都是福音廣被之地。因據大陸經驗「當時採用(遠心)宣教方法，亦即選一個或數個中心，由此傳出福音，但不超過此中心的影響之範圍。這當然也是配合當時的城市已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之社會狀況，於此我們可了解，杜嘉德及馬雅各為何由打狗經過埤頭而到臺灣府。」[89]不過最佳的宣教地點，則各自似有不同意見，馬雅各所選擇之地點為打狗熱鬧的市鎮「旗後」，今之「旗津」。據 1863 年即來台的外國商人描述該市鎮：

[87] 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是一家多元貿易的公司，隨著 1842 年南京條約香港割讓， 他們在香港島上設立總部並迅速發展，且繼續經營鴉片，茶葉和棉花等多元化的貿易公司，也進入其他事業體領域，包括保險，航運和鐵路。於 19 世紀中，該公司已成為英國最大的的商行，也在中國各重要城市設置貿易處所。

[88] "Letter from Dr. Maxwell, Amoy, October 31, 1864", *The Messenger V.16, 1865* , pp.53-54. (We happened to visit Formosa at one of the best, and perhaps healthiest, seasons of the year; so that I could not speak as yet very definitely of the healthiness of the island. So far as I can learn, Takow and its neighbourhood, including, perhaps, Pe-tow, are at all times very healthy. In Taiwanfoo it is possible that, owing to its low-lying position, the flat, sandy country on its north and north-east side, and certain abominable defects in the matter of sewerage, it may in summer, in the very hot season, be unhealthy and rather dangerous to foreigners. Temporary retirement, however, in such a case could be obtained in a very short time at Takow, where, also, mission labour has a valuable field to work upon. The city of Taiwanfoo is a noble one. It may contain, I should think, from 150,000 to 200,000 of a population, and had all the aspect of a busy and thriving city. We had no difficulty in entering and in traversing the city in all directions. While we were there no whisper was uttered of any opposition to our presence. At present Taiwanfoo is not open to foreign trade, although, probably, ultimately it will be; and then a few foreigners may be expected to come and reside in it for business purposes. Except the agent of Jardine, Matheson, and Co., however, there is no foreigner who at present resides there for more than a few days together; and he, also, is frequently moving about. We did not moot the question while there of actually taking a house; but from what we could gather we believe that certainly in the western suburb, and possibly within the city itself, some house might be got in which mission labour might be begun.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the above remarks will lead you to see that my own view is favourable to the idea of attempting a settlement at Taiwanfoo. Takow has the advantage of foreign residents and their fellowship, but the disadvantage of no doctor. It is, moreover, of so small a Chinese population as yet, that it sinks in importance as a mission centre beside either Taiwanfoo or Petow. The latter place may contain 20,000 inhabitants, but has no advantages which Taiwanfoo has not, excepting that, perhaps, of a healthier summer; and, in comparison with Taiwanfoo, is of small importance.)

[89]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2013 年)，頁 7。

其位在打狗港北方一座由石灰岩構成的峭壁巉巖裡邊約一千八百公尺高的嶙峋禿山的猴山，其南邊是一處一百八十呎高的小岬，名叫「撒拉森山頭」(即為旗後山)，南北邊已一條深陷的斷層為界，中間有一個小小綠色堤岸，和猴山隔著一個陷層，與另一個山岬則隔一條約六十碼寬的深水道，即內港入口。這個堤岸長約七、八哩，最寬的部分為二、三哩，是個平靜的礁湖。北端接連著一個富饒的平原，上面遍植印度榕樹和林投樹，並種番薯。南端是低淺的沙岸，屬於從「撒拉森山頭」延展出來的平原，這裡正是「打狗」市鎮的所在地。…打狗呈現出普通漢人城市慣有的那種令人嫌惡的特點，這座城市主要由漁民組成，偶爾可看見外國人的半歐式住宅。此地到處都是竹林和印度榕樹林，即使在荒蕪的沙地上也不例外，這些樹林點綴著這座城市，使他不致顯得呆板無趣。…打狗附近的城鎮不多，其中最大的是埤頭。前往埤頭要先乘坐小船到苓雅寮小村，在騎馬或乘轎子走七哩遠的路，沿途盡是富饒的田園。另有一座城鎮位於打狗北方五六哩處，它曾經是這一帶的首府，但目前部分地區業已荒廢。一群強盜在城鎮附近的小山上建立一個難以攻破的山寨，從那裏可以俯瞰整個城鎮，所以官吏很明智地將機關遷移到埤頭去了。[90]

杜嘉德先生基於傳教士健康的立場著想，認為埤頭雖然沒有臺灣府城的便利，但氣候變化與潮溼度來說較為舒適；馬雅各醫生則從人口數著眼，他期望從臺灣府城的繁榮與人口數量居多的情況，尋找最佳位置開始將福音廣佈在全部的福爾摩沙。誠然，各有不同觀點情況下，杜嘉德先生仍尊重馬雅各醫生之意見，以其觀點為優先考量。

第四節　開展福爾摩沙南部新場域

英國長老教會根據合約約定准予至各開放口岸租屋設置禮拜堂醫院等條文，故從 1860 年起至 1865 年，其「海外傳道委員會」以循序漸進方式前進福爾摩沙探勘與查訪，最終決定由馬雅各醫生身當前鋒，進入福爾摩沙擴展福音，尋找上帝賦予之種籽。其內在原因，除幕後最佳推手的杜嘉德牧師之遠見外，外在因素則應屬太平天國叛軍擾亂各地，引起民眾恐慌，四處逃逸，躲避戰亂，遂使得大陸之傳教事業處於危機階段。1864 年 10 月 5 日至 30 日，正當杜嘉德牧師與馬雅各醫師至福爾摩沙訪查之時，大陸漳州宣教中心正面臨太平軍佔據漳州，致傳教所停滯被封鎖階段，漳州地區處處被燒殺掠奪，滿目瘡痍，清廷官員率先逃脫，傳教士個個不安，傳道員逃之夭夭，使得人心惶惶，傳教士家屬亦唯恐叛軍突襲逃避不及，而欲及早登船離開，就廈門的宣為霖牧師 (Rev. W.S. Swanson) 於 1864 年 10 月 24 日回述當時情況之危急，可知漳州地區正處於驚恐狀態 ：

[90] 必麒麟(W. A. Pickering)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50-52。

本月 14 日星期五，柯維先生和我離開廈門，柯維先生去 Khi-boe，我留在白砂(Pechuia)，我打算在星期六早上，準備出發去馬坪(Bay-pay)，我對前一天叛亂分子進入漳州進行燒殺掠奪的報告感到吃驚，我很難相信這樣的報導，直到確認來自漳州地區的難民為了安全逃往白砂(Pechuia)，其中許多人來自 Chioh-bey。當然，我立刻想到了我在漳州和 Chioh-bey 的可憐的本地弟兄們，我立刻決定回到廈門，看看能為他們做些什麼。星期六晚上我回到廈門，發現廈門處於恐慌狀態;我的妻子和其他女士們正準備立即登船，以免廈門的叛亂分子突然匆忙趕來。然而，當我來的時候，事情更明確地知道，那些不是謠言。中國人和外國人已採取所有適當的預防措施，確保不會出現意外。柯維先生週一晚上安全回來了;而且我很感激地說，直到我寫信的當下廈門是安靜。我們對漳州的真實狀態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來自北方和西方的太平叛亂分子已經進入該市掌控部分地區，當地官員已經逃離。我很遺憾地說，我們對親愛弟兄們及在漳州當地的成員所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其中兩個人在反叛分子進入城市之前逃脫了，但其餘的事情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對他們深感痛苦，我們唯一的事情就是將他們交給上帝。目前我們的工作幾乎完全停止了，我們在廈門等待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91]

太平天國起事可說是清政府面對國內最大的戰爭，不只衝擊國內經濟政治與民心動盪，更令在華外國人心生恐懼，尤其傳教士心中更顯忐忑不安。太平軍舉著上帝之子的旗幟，幾乎橫掃大清帝國領土。傳教事業在如此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卻得步步為營，如履薄冰，此時若能擴展至其他寧靜地方，即是上帝賜予的最佳場域。就此機會馬雅各醫生向英國長老會說明到福爾摩沙開創的理由「我現在的意見是，若目前的問題繼續存在，在福爾摩沙，叛亂並不會延伸到那哩，因為它不太可能會發生任何事情，嘗試安頓在臺灣府城傳教，將是我未來的責任。」[92]

---

[91] "Letter from Rev. W. Swanson. Amoy, October 24,1864" , *The Messenger , V.16, 1865*，pp. 17. (On Friday, the 14th inst., Mr. Cowie and I left Amoy for the country, Mr. Cowie going on to Khi-boe, and leaving me at Pechuia, whence I intended to start on Saturday morning for Bay-pay. Just as I was preparing to set out, I was startled by a report that the rebels had the previous day entered Chang-chew, and were hard at their old work of burning and massacre. I could hardly believe such a report, until it was confirmed by refugees from the Chang-chew district fleeing to Pechuia for safety, a good many of them coming from Chioh-bey. Of course I at once had my thoughts directed to our poor native brethren at Chang-chew and Chioh-bey, and I at once decided to return to Amoy, and see what was to be done for them. I got here on Saturday evening, and I found that Amoy was in a state of panic; and my wife and the other ladies were preparing to go on board ship at once, lest a sudden rush might be made by the insurgents in Amoy. When I came, however, matters were more definitely know than they could be from the wild rumours that were floating about. All due measures of precaution were taken by the Chinese and foreigners, principally by the latter, to ensure against a surprise. Mr. Cowie got safely back on Monday evening; and I am thankful to say that up till the time I write all has continued quiet at Amoy. We know very little definite yet of the real state of matters at Chang-chew. But it is certain that a party of Tae-ping rebels from the north and west have entered the city, holding parts, if not the whole, of it, and that the mandarins have fled. I am deeply grieved to say that we know nothing of what has happened to our dear brethren the native members at Chang-chew. Two of them made their escape just before the rebels entered the city, but what has become of the rest we know not. We are deeply distressed about them, and our only resource is to commit them to God, to whom we know they are precious. At present almost a complete stop has been put to our work, and we are waiting at Amoy to see what may next happen.)

[92] "Letter from Dr. Maxwell, Amoy, October 31, 1864", *The Messenger V.16, 1865*, pp. 54. (my present opinion is that, should matters continue in Formosa as at present, and the rebellion does not extend thither, as it is not at all improbable it may do, it will be my duty at no distant date to attempt a settlement at Taiwanfoo.)

一、首見暴亂事件

歷經太平天國對中國各區之蹂躪後，馬雅各醫生終於在 1865 年 5 月 26 日獲得杜嘉德牧師協助，啟程前往福爾摩沙開創其傳教道路，他祈求上帝能帶領他且給予他充分的能量，認真地照亮福爾摩沙這塊荒野之地，建立自己在臺灣府的福音領域，更期望在主的指引下英國本地能盡早有更多志同道合者投入這場神聖的事業。杜嘉德牧師的協助與扶持，使得馬雅各醫生面對居民對抗與暴力有份依靠的力量，共同化解與民眾之心結。

初抵打狗地區時，不易租得妥善住所，幸得馬雅各醫生朋友，任職於海關的友人，無償提供住所安置，方能以醫療傳道獲致民眾逐步接納他們之寬宏慈心。因馬雅各醫生將主要傳道目標放置在臺灣府城，故而透過府城唯一一位格拉斯哥商人(Mr. Neil M'Phai) 的協助與召喚病患，在他們暫設之傳道所和醫館以免費看診方式，醫務業績效頗佳。透過各地露天場佈道，傳送聖經書籍及低價銷售福音小冊，與民眾接觸，進而熟悉當地人文環境。這些舉動受到的民眾熱烈反應程度，激勵鼓舞傳教士們更加努力傳播福音之心意，相信這完全是主為弟兄們開創的新領域，雖然杜嘉德先生認為在尚未徵詢到適當人選輔助馬雅各醫生前，廈門地區可就近協助他，不過就他觀察，留下馬雅各一人在此服務，勢必非常艱苦，此地需要兩名傳教士才能應付群眾的熱情渴望。[93]

一般民眾無法分辨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之差異，但對於馬雅各醫生以仁慈親切誠懇態度為群眾看診，頗有好感，其醫術深獲好評。但相對地，也引起當地士紳和漢醫之不滿，教唆部分群眾趁機鬧事，直搗傳道所與醫館，暴民不停騷擾，致群眾情緒激動，遂而引起重大衝突，反對者與暴民們群起攻擊傳教士，公開指責與唾棄，逼迫他們離開臺灣府城，地方官員明哲保身，不願為其伸張，甚至庇護當地民眾逼迫馬雅各醫生三天內移出臺灣府城，傳教士們在無法獲得支援情況下，只得回打狗地區與英國領事商議。此衝突在教案中稱為「看西街事件」[94]其過程大致如下:

表 2.3 ： 1865 年看西街事件之過程

[93] "Letter from The Rev. C. Douglas ,Tawianfoo, June 13th, 1865", *The Messenger V.16, 1865*, pp. 293

[94]1865 年馬雅各醫生初入福爾摩沙遭遇之「看西街事件」，學界已有多方論述，本文不再此贅述其整個衝突細節。譯文請參閱楊雅惠：〈天國與異邦：近代蘇格蘭傳教士在福爾摩沙的時空視域〉收入王城勉主編：《傳教士筆下的大陸與台灣》(桃園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出版，2014 年 10 月)頁:205-207。蔡友蘭：《十九世紀末西方醫療體系傳入臺灣遭遇之抵抗與衝突：從馬雅各教案事件談起》(台北：台北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張大偉：《馬雅各醫生在台的傳教工作 (1865-1871)》(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段洪坤，史悌夫：《臺南基督教信仰研究》(台南市，南市文化局，2016 年 5 月)，頁 171-173。

1865 年	星期	出處: *The Messenger*	
6 月 13 日	二	V.16 , 1865 pp.293	杜嘉德牧師述在臺灣府城他們還沒有能夠租到地方，故受當地唯一一位住在府城的格拉斯哥商人協助[95]
6 月 16 日	五	V.16, 1865 pp.358	馬雅各醫生開始在臺灣府行醫傳道工作[96]
7 月 5 日	三	V.16, 1865 pp.359	有粗暴民眾到傳道所威脅，故馬雅各醫生當天下午至道臺處協商
7 月 6 日	四	V.16, 1865 pp.359	馬雅各醫生和杜嘉德牧師走在城牆邊被約 30 人以石頭襲擊，幸未受傷，他們再以文書告官府，希望官府處理
7 月 7 日	五	V.16, 1865 pp.359	7 日下暴雨，所以中國人和其他人都沒有在戶外冒險襲擊他們。
7 月 8 日	六	V.16, 1865 pp.359	道臺表示他無能為力為此事審判，必須等更高層官員回來，但高層官員正在中國北方，短時間無法回來。
7 月 9 日	日	V.16, 1865 pp.359	下午時遭受暴民攻擊咆哮，咒罵，遭到當地漢醫的排擠，並說他偷取人心、眼睛來製藥的謠言出現，受到挑撥的民眾，包圍醫館，揚言拆除禮拜堂，並出手攻擊教會的人，終至引發大暴動，釀成重大之「看西街事件」
7 月 10 日	一	V.16, 1865 pp.360	官府人員認為這是人民的事，他們無法保護傳教士，但為安全起見，官員要求傳教士們三天內退出臺灣府
7 月 11 日	二	V.16, 1865 pp.360	中國官員答應派人保護傳教士們安全離開臺灣府
7 月 12 日	三	V.16, 1865 pp.360	當晚馬雅各醫生和杜嘉德牧師只好暫時離開臺灣府，搭船離開至打狗港，但大部分家具及醫療器具仍留下
7 月 13 日	四	V.16, 1865 pp.360	一早到達打狗港，暫時在打狗安頓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遭受如此不堪的待遇，馬雅各醫生深究其因後認為，所有事件背後的主謀者應該是當地漢醫主導，結合官員的計謀，雇用暴民攻擊，目的是驅離他們，逼迫他們不准在臺灣府城行醫，以免阻擋他們的利益，故而行之 。

在審慎地思考先前事件和隨之而起的騷亂導致我們離開臺灣府之因素時，

[95] "Letter from The Rev. C. Douglas ,Tawianfoo, June 13th, 1865" & "Letter from Mr. Maxwell, Takao, Formosa, July 21, 1865", *The Messenger V.16, 1865,* pp. 293,358-360。

[96] 同前註，頁 358。打狗地區海關官員 Mr. William Maxwell 頂讓他所租的台灣府城看西街一屋給馬雅各醫生作為佈道所之用，開始傳道醫病，傳道方式則是以行醫為主，傳教為輔。

> 我們毫不懷疑，根本原因是，他們結合權勢力量影響當局，提出惡劣的報告和示威的動作，目的是驅離我們離開這城市。我們強烈懷疑在安息日騷擾和攻擊我們的人是被他們雇用來的，及從官員在這方面執行的態度看來，官員是完全傾向敵人。從暴亂根源之報告顯示是臺灣府醫生們反對西方醫學觀念進入他們的專業，反對免費看診，反對危害他們既有的利益。這證明與基督教教義佈道無關。[97]

首遇臺灣府城之仕紳漢醫之反對、當地民眾之刁難與攻擊，官員們之強硬態度，面對這些殘酷之打擊與態度，並未擊退傳教士們對福爾摩沙宣揚福音之信心。反倒相信事件的開端，是考驗的開始，更是向前推進的動力，因「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教你們能忍受的住」 (歌林多前書 10:13)故杜嘉德認為這就是上帝最主要的本意，祂以聰慧遠見的思慮，以海邊的落後村莊代替常人所選擇的繁華忙碌的都市城，以這種方式讓基督新教能擁有兩個駐點。[98]杜嘉德牧師不斷催促與強調，天主教已在打狗處設有教區，基督新教更不可放棄，埤頭的地理位置也漸漸成為一重要都市。相較於臺灣府城的氣候而言，埤頭的舒適度相對適合居住。雖說廈門可隨時支援福爾摩沙，但若遇上西南氣流大雨季節，在航運上則充滿危機，若在打狗港處找尋固定的服務中心，至少設置一名傳教士，則方便在地的外國人與基督徒。況且除傳道講道之外，馬雅各醫生還得從事醫療服務，故認為英國長老會已無理由再耽擱時間，必須立即揀選優秀傳教士至福爾摩沙。[99]如此急迫的需求讓同身處廈門也支援福爾摩沙之其他牧師齊發聲援之音:

> 至於福爾摩沙，讓我懇請你記住馬雅各醫生，他正在承受沉重的責任和壓力，不受幫助或也無協助。馬雅各醫生是個全力以赴，並且非常用心工作的人;除非他很快得到幫助，否則他的健康會受到威脅，這是我們擔心的

---

97 "Letter from Mr. Maxwell, Takao, Formosa, July 21, 1865", *The Messenger V.16, 1865,* pp. 360. (On mature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preceding and accompanying the disturbances which resulted in our leaving Taiwanfoo, we have no doubt in our minds that at the bottom, both of evil reports and of the more important demonstrations, there lay a combination of influential parties, whose object was to drive us from the city. We strongly suspect that the men who began the disturbance on the Sabbath afternoon were men hired and set on to their work, and, from the conduct of the authorities throughout, we have little doubt that they were inclined to favour our enemies. It is indeed commonly reported that the whole of their reports and riots sprang from a combination of the Taiwanfoo physicians, who were averse to the entrance of Western ideas on the matters of their profession, averse to a free hospital in their city, and averse to anything which prospectively might endanger their gains. There is no proof of any marked feeling against the doctrines preached from day to day.)

98 "Letter from the Rev. C. Douglas, Takao Formosa, August 2, 1865", *The Messenger V.16, 1865,* pp. 360. (as we have been in God's all-wise providence led back from the populous city to the seaport village, we can see a very manifest reason why the Master should lead us by this way: it will compel us to have two stations instead of one; for it is evident that Takao must be our head-quarters for several months at least)

99 "Letter from the Rev. C. Douglas, Takao Formosa, August 2, 1865", *The Messenger V.16, 1865,* pp. 361. (There is, therefore, no reason to regret that we are compelled to take up this additional station; and instead of our temporary discomfiture at the city being a cause for the Committee and the Church at home making less effort for Formosa, it makes our case all the more urgent for one missionary at least immediately, and as soon as possible another); "Letter from the Rev. C. Douglas, Amoy Sept. 21, 1865", pp.385. (I earnestly trust that the Committee will soon be able to send out a new missionary there)

理由。所以，我們祈求，有個傳教士立即為福爾摩沙…。[100]

傳教士們從打狗登陸，到臺灣府行醫傳道再回打狗，僅僅大約 45 天左右，遭遇此事件的經驗，讓馬雅各醫生和杜嘉德牧師重新認識福爾摩沙民眾，重新思考最初執意往第一大城臺灣府是否為正確選擇？打狗港雖因受到猴山及相當高的珊瑚礁保護，卻能避開盛行風向，整年都能安全停泊權。杜嘉德從正面思考，他認為這是上帝給予他們的考驗，讓他們從人口稠密城市退回到海港村落，或許上帝本意要引導傳教士們將傳道站分至兩地，祂希望不要放棄其他異教徒的機會，若將打狗列為宣教總部，最有利條件即是領事館也位於港口附近，未來如遇任何情況，在政治上領事館可即時擔任相當大的保護措施。馬雅各同樣認為真正的主會依照祂的喜好行事，並用祂所看到的最好的方法執行。雖在臺灣府城僅一個多月時間，也體認到臺灣府的真正阻力來源，未來面對更多的關卡需要他們的智慧逐一突破、克服與化解。

二、首遇海難事件

亞洲氣候確實是讓歐洲傳教士們無法抵抗的因素之一，疾病的侵襲成為健康的一大隱憂。馬雅各醫生全力為福爾摩沙付出的結果導致其身體難以負荷壓力[101]。因此，英國方面時常收到極需新傳教士協助之訊息，[102]也確實了解傳教士們的困境。1866 年，海外宣教委員會會議終於決定選擇麥大闢牧師 (Rev. David Masson) 為中國服務。

> 感恩的是，委員會已與一位在傳教領域各方面都具有資格的年輕人會面。麥大闢先生剛剛完成了他在亞伯丁的牧師研究課程，希望他能夠準備好在夏天前往中國。 他的目的地是汕頭。 雖然麥大闢先生還需要好幾個月時間才能夠為目前領域之傳教士提供任何有效援助，但感到欣慰地知道這幫助終於即將到來。[103]英國倫敦長老會於 1866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在漢普斯

[100] "Letter from The Rev. H. Cowie, Amoy, 27th Oct. 1866",*The Messenger V.18, 1867,* pp. 21. (Then, as to Formosa, let me entreat you to remember Dr. Maxwell, who is bearing the burden and heat of the day uncheered by help or companionship. Dr. Maxwell is a man who will work to the full extent of all his powers, and beyond it; so that there is reason to fear that unless help comes to him soon, his health will give way. Our petition, then, is, one missionary more for Formosa immediately…)

[101] "Letter from The Rev. H. Cowie, Amoy, Nov.24, 1865", *The Messenger V.17, 1866,* pp. 49. (Dr. Maxwell has also been ill with bilious fever, but pronounced himself rather better in the first intimation we had of his sickness. We have not heard from him since, but trust that by this time he is well and strong again.)

[102] "China and Its Mission" ,*The Messenger V.17, 1866,* pp. 44. (But every letter received from China is filled with urgent demands for more labourers.)

[103] "Foreign Missions-China", *The Messenger V.17,1866,* pp. 141. (It is a cause of thankfulness that at length the committee have met with a young man in every way qualified for the mission-field. Mr. David Masson has just completed his course of studies for the ministry at Aberdeen, and it is hoped that he will be ready to embark for China in the course of the summer. His destination is to be Swatow. Although it must be many months before Mr. Masson can give any effective aid to the missionaries now in the field, it is a great relief to know that at length help is at hand.)

特德長老教會開會，其目的是任命麥大闢牧師為中國傳教士。[104]

在這場任命大會所舉行的獻身儀式中，會議主持人提到，當麥大闢先生仍是亞伯丁在學學生時即請求至海外為傳教士，相較於其他學生之意願均以在國內成為牧師為目標，幾乎很少人願意去國外當傳教士。不多久在亞伯丁，他正好聽到關於中國與中國傳教士的演講會，之後，也聽到時為中國傳教士杜嘉德牧師針對英國在中國傳教近況之演說，再而，麥大闢先生也閱讀了英國海外宣教團召集人，漢彌爾敦博士 (Dr. Hamilton) 發表在自由教會傳教士紀錄 (*Free Church Missionary Record)* 刊物文章，提及英國長老會中國傳教中心請求且急需海外傳教士至中國之消息，記述一個領土廣闊但人民精神上缺乏信仰的大帝國，需要傳教士為他們增強心靈上的信念。該刊物中也統計了英國國內與海外牧師的差異比，麥大闢經過深思熟慮後最後決定為海外傳教工作努力。會議中多位參與人提出發表言論，鼓勵且讚賞麥大闢牧師的氣度與勇氣，同時告誡他處於中國古老又衰敗的帝國內，人民在精神上與心靈上需要注入上帝福音之信仰及信念，期望他能將上帝賦予的他重大責任，得以發揮至極，傳遞上帝的仁慈與悲憐心，照亮這黑暗之國。[105]1866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晚上，在漢彌爾敦博士的麗晶廣場教堂舉行了一場會議，目的是為麥大闢牧師舉行餞別會，並讚揚他為主遠行[106]。於 1866 年 7 月 12 日登上 *Peter Denny* 船隻，於 1866 年 7 月 13 日自泰晤士河啟航至中國述職。[107]在眾人殷殷期盼下，新任傳教士終於航向中國支援，金輔爾牧師敘述「我們很高興聽到麥大闢先生被任命為新任傳教士將到汕頭來，並感謝您終於向我們提供了我們非常需要的幫助。 希望我們親愛的兄弟現在正在前往汕頭的途中，他將帶給我們充滿基督福音的祝福」[108]麥大闢牧師受到英國本土教友們的祝福與祈禱，及中國同事們的禱告與期盼，相信上帝所選擇之使徒能肩負責任，完成使命，如降世為人的耶穌基督所云：「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提摩太前書 2:7)。麥大闢牧師的誠懇、虔誠、完全信靠上帝真理的態度，無形中影響其心。當以這任務作為其遠大目標而遠離寡母，背離親人時的孤寂悲傷恐懼之感，腦中瞬間浮現出對主和自己的承諾「聰明的人要像穹蒼的光輝一樣閃耀；把聰明才智轉變為公平正義之智慧，就像星星一樣永永遠遠照耀著」，因而他的恐懼消失，心境獲得難以言喻之平和與信心。[109]

---

[104] "Ordination of a Missionary for China", *The Messenger V.17,1866,* pp.214 .(The Presbytery of London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Church met on Wednesday, June 20th, in Hampstead Presbyterian Church, for the purpose of ordaining the Rev. David Masson as a missionary to China.)

[105] "Ordination of a Missionary for China", *The Messenger V.17,1866,* pp.214-215.

[106] "Valedictory Service" *The Messenger V.17,1866,* pp. 244.(據 pp.235 所述餞別日是 7/11;另 pp.244 所註為 7/10 (星期二);再據 1867 年之《使信》p.44 註為 7/11。故本文以 7/11 為依據，其登船日為 7/12；船隻於 7/13 自泰晤士河啟航)

[107] "Death of the Rev. David Masson", *The Messenger V.18,1867,* pp.44-45

[108] "Letter from The Rev. H.L. Mackenzie, Swatow, July 9,1866",*The Messenger V.17,1866,* pp.304.(We are delighted to hear of the appointment of Mr. Masson to Swatow and feel grateful that you have at length granted us the help we so much needed. We hope our dear brother is now on his way to Swatow, and that he will brought to us in the fulness of the blessing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109] "Foreign Missions-China", *The Messenger V.17,1866,* pp. 235. (They that be wise shall shine as the brightness of the firmament; and they that turn many to righteousness as the stars forever and ever;" forthwith all his fears

船隻航向中國近四個月後，英國方面突然收到麥大闢落海之噩耗，對此令人難以接受之事實，不禁懷疑上帝何以如此安排? 1866 年 11 月 19 日一封由同行的衛理公會牧師 (Mr. W. B. Hodge) 自中國海岸寄來的信件，悲傷地提到，因連日來的惡浪海象，航行中屢遇波濤大浪，1866 年 11 月 10 日麥大闢站在前艙甲板上與他談及一神論者的理論，當麥大闢先生說，「如果我不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兒子，我就無法安息於未來幸福快樂的希望中。」當下尚未完整說出，正巧狂暴海浪越過前艙襲擊船隻，船身被劇烈地搖晃，瞬間不見麥大闢牧師蹤影了。船員們立即降下一艘拖船搜尋，但只見到他的屍體從船尾沉沒了。聖公會牧師提到麥大闢牧師經常謙卑地提醒自己要為上帝獻上自己的力量全心全力在中國工作，他孜孜以求決心遵守上帝旨意，即使在生命危機之時，面對死亡之神仍堅定上帝的守護。他曾說過「主啊，當祢和我們在一起時，我們並不害怕，甚至死亡本身也無法傷害我們，而祢是我們的守護者。」而此時此刻蒙主恩召進入天堂也許有祂之旨意。[110]唯最傷心悲痛泣血者莫過於將兒子奉獻至遙遠陌生的東方，卻在四個月後獲知此噩耗消息的寡母了。[111]此不幸造成無限多人之遺憾與悼念，為此之故，英國曼徹斯特格羅夫納廣場教會(Grosvenor Square, Manchester)教友以英詩道出他們的悲痛之感。[112]從麥大闢被任命為傳教士到聽聞惡訊不過短短六個月，回顧整個過程從喜悅、興奮至悲傷、痛苦之情緒起伏變化，令人質疑上帝的本意在哪? [113]

表 2.4： 麥大闢牧師 (Rev. David Masson) 自任命至蒙召時程

1866 年	星期	出處: *The Messenger*	
5 月 1 日	二	V.17, 1866 pp. 141	1866 年 5 月 1 日 委員會會議已決定選擇麥大闢為來台傳教士，麥大闢先生剛剛完成了他在亞伯丁的部門學習課程，希望他在夏天前往中國。 他的目的地是汕頭。儘管在麥大闢先生能夠為當地傳教士提供有效援助還需要好幾個月，但總算有幫助，這是很大的安慰。
6 月 20 日	三	V.18,1867 pp.45 V.17,1866 pp.235	1866 年 6 月 20 日在漢普斯特德，聖三一長老教會聚會任命麥大闢為中國傳教士之牧師。會眾多人參與此盛會。
7 月 11 日	三	V.17,1866 pp.235	1866 年 7 月 11 日在麗晶廣場教堂舉行了告別儀式，
7 月 12 日	四	V.18,1867pp.44	1866 年 7 月 12 日麥大闢牧師自倫敦上船，搭乘 *Peter Denny* 船隻，目的地 汕頭
7 月 13 日	五	V.18,1867 pp.45	1866 年 7 月 13 日麥大闢牧師所搭之 *Peter Denny* 船隻啟航日

vanished, and he was filled with inexpressible peace and confidence.)

[110] "Death of the Rev. David Masson", *The Messenger V.18,1867,* pp.44-45

[111] ibid, pp.45. (Especially for his widowed mother my heart bleeds. May the God of consolation prepare her mind for the sad, sad tidings which await her!)

[112] "In Memory of the Rev. David Masson" ,*The Messenger V.18,1867,* pp.116.

[113] "Foreign Missions-China", *The Messenger V.18,1867,* pp.43. (How much owest thou unto my Lord?)

7 月 14 日	六	V.18,1867 pp.46	1866 年 7 月 14 日麥大闢牧師於 *Peter Denny* 船隻開航第二日 於船上表示，他決定戒菸。
11 月 7 日	三	V.18,1867 pp.44	1866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晚上,船隻遇上強烈的暴風雨
11 月 10 日	六	V.18,1867 pp.44	1866 年 11 月 10 日麥大闢牧師於船隻行進中國海時，與同伴立於甲板上，但因船遭受風雨襲擊至船隻搖晃海浪衝襲，被海浪襲捲，他不幸落水滅頂，但搜救未成，發現時其大體已在船尾。
11 月 19 日	一	V.18,1867 p.43-44	同行的衛理公會牧師 (Mr. W. B. Hodge) 自中國海岸寄給英國長老會，悲傷地提到因連日來的惡浪海象，航行中屢遇波濤大浪，麥大闢先生不幸於 11 月 10 日罹難消息。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三、首任牧師稱號疑義

福爾摩沙為英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三個傳教中心，自設立之初，即由廈門與汕頭兩大傳教中心協助與吸取他們的經驗與分享傳教資源。汕頭與廈門即成為中國新任傳教士觀摩和參與傳教工作的實習站，初履新職的傳教士抵達中國前，通常會先經香港到汕頭或廈門，至當地參觀該傳教中心及了解其他傳教團體的工作概況。於觀摩傳教工作告一段落之後，接著新任傳教士的工作重點即是語言的學習，以廈門音拼寫的「教會羅馬字」為其學習閩南方言之基礎。[114]故麥大闢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時，如前揭示是以學習彰泉語言為首要重點，則航行至汕頭學習為必要之行動，但其最終目的地是「汕頭」，而非「福爾摩沙」，依此，學界與臺灣基督教長老會教徒即認定麥大闢牧師是英國派至福爾摩沙之首任牧師，唯可惜船難而無緣於此。據此，研究者爬梳文本後大膽質疑麥大闢牧師任職地如是「汕頭」，而非「福爾摩沙」，或可確定麥大闢是被派至中國服務後，如倖存，則將協助福爾摩沙教區。

故若論及首任至臺傳道之牧師時，總述說麥大闢牧師是「受派來臺」或「受命赴台」[115]之論述，此觀點應是根據莊士頓牧師 (Rev. Jas. Johnston) 著作說明：「1866 年麥大闢牧師在航行至福爾摩沙途中遭遇海難」[116]，莊士頓牧師於 1858 年自廈門離開後回到英國，於 1888 年回述撰寫英國海外宣教團在中國傳教士之

[114] 張妙娟：〈從廈門到臺灣-英國長老教會在華傳教事業之拓展〉，頁 504-505。

[115] 參閱賴永祥：《教會史話 098, 113》，頁 258,288，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臺南市：仁光出版社，2003 年)，頁 21。及《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教會人物誌》網站所述：http://www.pct.org.tw/article_peop.aspx?strBlockID=B00007&strContentID=C2015021100031&strDesc=Y 檢索日期: 2019 年 4 月 19 日。

[116] Jas. Johnston, *China and Formosa with the story of a Mission* , pp.172 (in 1866, the Rev. David Masson was drowned when he had just got within sight of the coast of China on his way to Formosa.)

事蹟，但研究者對照文本認為此處可能是誤解，故臺灣方面或許據此解釋後續來臺之李庥牧師的身分，因此研究者將從文本與史料列出質疑之處:

表 2.5： 首任牧師稱號質疑分析

	出處 *The Messenger*	文本內容	質疑點
1	*V.17,1866,* pp. 141.	1866 年 4 月宗教會議後，麥大闢先生將被任命為牧師後，其目的地為汕頭。	其最終目的地是汕頭
2	*V.17,1866,* pp. 214	1866 年 6 月 20 日麥大闢被任命為牧師	該日任命，其他傳教士應知麥大闢的任命消息
3	*V.17,1866,* pp. 235	1866 年 7 月 13 日麥大闢搭 *Peter Denny* 船隻至中國汕頭 While the Committee were in the act of sending forth Mr. Masson to relieve the brethren at Swatow	信內已清楚顯示麥大闢至汕頭是為分攤汕頭事工
4	*V.17,1866,* pp. 304	1866 年 7 月 9 日汕頭金輔牧師期待麥大闢到汕頭述職 We are delighted to hear of the appointment of Mr. Masson to Swatow and feel grateful that you have at length granted us the help we so much needed. We hope our dear brother is now on his way to Swatow, and that he will brought to us in the fulness of the blessing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汕頭金輔牧師期待麥大闢到汕頭後能為基督福音奉獻。
5	*V.17,1866,* pp. 364	1866 年 8 月 24 日 宣為霖抵台協助馬雅各，呼籲英國盡快安排新傳教士至台 Urgent Need of a Fellow - Labourer for Dr. Maxwell : I entreat God's people to think of these things, and to pray that God would speedily send us some help for Formosa.	宣為霖牧師代馬雅各醫生呼籲英國長老會盡快派出人選協助。依時間點認知麥大闢若是到福爾摩沙，則宣為霖不會在此時發出催促信。
6	*V.18,1867* pp. 21-22	1866 年 10 月 20 日馬雅各醫生事務太忙且無法為教友洗禮，故呼籲英國安排能執行洗禮的牧師來台 Now, more than ever, the Committee must feel the necessity of giving some measure of completeness to our mission staff by the appointment of a brother who can administer ordinances and supervise the growth of the Church.	若麥大闢是至臺服務，馬雅各應事先知情而無需再急呼籲需求能獨立執行的牧師
7	*V.18,1867* pp. 21-22	1866 年 10 月 27 日科維牧師為馬雅各健康著想，祈求為福爾摩沙與廈門各增添傳教士 Dr. Maxwell is a man who will work to the full	科維牧師憂心馬雅各身體負荷沉重祈求盡快有助手協助。若由信件內容研

		extent of all his powers, and beyond it; so that there is reason to fear that unless help comes to him soon, his health will give way. Our petition, then, is, one missionary more for Formosa immediately, and one for Amoy.	判，科維牧師應該已知麥大闢不是到福爾摩沙也不是到廈門。故應是至汕頭述職。
8	*V.18,1867* pp. 113	1866 年 12 月 31 日馬雅各病塌中寫下 ： 我不知道麥大闢的死可能會影響我們從國內迅速協助的情況。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第一個傳教士應該直接為福爾摩沙服務。 I do not know the death of David Masson may affect our prospect of speedy assistance from home. If it might possible be so, I could wish that the first missionary should be set apart for Formosa.	馬雅各信中已明顯告知英國，希望未來福爾摩沙的第一位傳教士與大陸分開服務。所以麥大闢確定不是到福爾摩沙，而是為汕頭服務，絕非因航行至福爾摩沙途中而發生船難。
9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pp.45.	萬榮華牧師 (Rev. Edward Band) 書內清楚描述: 委員會已派出亞伯丁牧師麥大闢先生到汕頭地區工作。 the Committee had sent out the Rev. David Masson of Aberdeen to work in the Swatow field.	由此證明麥大闢牧師屬於汕頭傳教中心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上列表述主要是點出一般之誤解，麥大闢牧師固然是為奉獻自己至中國服務，卻不幸犧牲生命，而後接任其職者 -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 於 1867 年 6 月 7 日由倫敦長老教會任命為牧師將至中國傳教，其任命文很清楚標示:目的地是「福爾摩沙」。[117]

清末時期，官方認定上福爾摩沙仍隸屬福建省，無目前之分界意識，就英國長老教會而言，則同是派遣至中國服務，其各傳教中心之傳教士可互相支援與協助，故無庸置疑，李庥牧師即是接替麥大闢牧師職位，承接他在中國未完成的神職事業，但海外宣教團仍會歸列各中心所屬之所有傳教士，例如:[118]

廈門 (Amoy).-
Missionaries: 杜嘉德(The Revs. Carstairs Douglas),宣為霖(W. S. Swanson) 科維(H. Cowie) 和麥葛瑞 (W. Macgregor.)

汕頭 (Swatow). -
Missionaries: The Rev. G. Smith, 金輔爾(H.L. Mackenzie), W. Duffus, and Drs. Gauld and Thomson.

[117] "Foreign Mission - China",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V.18,1867,* pp.207. (The Rev. Hugh Ritchie was, on the 17th ult., ordained as a missionary to China by the Presbytery of London, his destination being **Formosa**.)
[118] "Foreign Mission - China",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131-132.

福爾摩沙 (Formosa). -
Missionaries: 李庥 (The Rev. H. Ritchie) 和馬雅各 (Dr. Maxwell)

杜嘉德屬於廈門傳教中心，金輔爾牧師屬汕頭傳教中心，馬雅各醫生則隸屬福爾摩沙，此三個傳教中心針對其事務多寡，需求人數，由英國長老會海外宣教團決定派駐人員與地點，故依表列所述觀察，麥大闢確實歸建在「汕頭傳教中心」，其權責與服務範圍仍屬汕頭地區，若倖存，則協助馬雅各醫生之責為其任務之一，一旦任務完成即回汕頭，如其他不定時來臺協助的傳教士一樣。也就是說，依英國海外宣教團之意，若麥大闢先生無發生船難，則福爾摩沙仍舊不設置專屬的牧師，仍須依賴廈門或汕頭支援。研究者特別對此細究、論述與強調，主要用意在於釐清部分模糊觀念，及討論分析各傳教士之歸屬區及以責任範圍歸屬而認定為福爾摩沙首任牧師之身分。故此結論：

1、麥大闢先生之目的地是「汕頭」，應是至汕頭服務，其權責範圍應屬汕頭傳教中心，未來則待時機而來臺協助馬雅各，故並非是「受派來臺」、「受命赴台」或此行是因「來臺途中發生船難」。

2、李庥牧師之目的地是「福爾摩沙」，直接為福爾摩沙服務，其主要權責範圍為福爾摩沙地區，理當即是「福爾摩沙的首位牧師」。

第參章 福爾摩沙十九世紀首位牧師 -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十九世紀宗教家順著開放的腳步，積極尋找各個足以滲入宗教的領域，福爾摩沙成為基督福音爭相播撒的地域，1859 年天主教道明會首先佈陣，接著來自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團更於 1865 年正式從南部地區開始他們神聖事業，馬雅各醫生成功結合醫療與傳教擴大其傳道範圍，使得英國海外宣教團不斷增派傳道人員支援。隨著這些神職傳道者用心無私奉獻地傳播，幾乎踏遍臺灣南部每個角落、族群與種族，讓整個臺灣歷史的演進隨著這些基督教長老教會之發展而結合及傳承，意即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之演變影響整個台灣史之發展，當論及臺灣史發展時，臺灣基督教長老會之傳道人員必須列入論述，如學界已發表之專文和專刊詳細論述早期至台的長老教會牧師或傳導者，如馬雅各、甘為霖、巴克禮、梅監務、馬偕博士…等等，[1]這些令人敬佩的傳道人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福音開創先鋒者。而對於在臺時間不長者，文獻記載不多難於登載詳實者，我們僅盡量尋找史料以將他們點滴貢獻詳細紀錄，讓世人永記曾有位願意全心將自己交與上帝，貢獻其一生給福爾摩沙者，如自蘇格蘭來台之首任牧師李庥先生 (Rev. Hugh Ritchie, 1840-1879)即是因史料有限不易蒐集，少有詳細之資料描述。故本文將自相關文本資料探知李庥先生早期生活動態及了解其以何種精神、毅力與耐力，篳路藍縷地擴展福爾摩沙這片荒漠之地，如何面對困境時仍不離不棄教民之積極態度，以及期望能將他短暫生命中最精華人生投注在福爾摩沙的行蹤與貢獻詳細記錄之。

第一節 來自蘇格蘭的牧師 - 李庥 (Mr. Hugh Ritchie)

李庥 (Hugh Ritchie，1840-1879) 生於蘇格蘭一處離島地區之坎布雷島 (Cumbrae) 米爾波特鎮 (Millport)，是島上唯一一個位於艾爾郡海岸拉格斯附近的小鎮。坎布雷島上之基督教可追溯至西元五世紀。該鎮於維多利亞時期 (1837 - 1901) 已逐漸呈現繁榮興盛，鎮上擁有座 1851 年建造的天主教教堂「群島大教堂」 (The Cathedral of the Scottish Episcopal Church)，僅能容納百人左右，是全英國也是全歐洲最小的教堂，其外觀類似由兩座住房樓層組成，原計劃作為蘇格蘭主教教會的神學院，於 1876 年則被奉獻為「群島大教堂」。島上最著名的地

[1] 參閱楊雅惠：〈天國與異邦：近代蘇格蘭傳教士在福爾摩沙的時空視域〉，收入王成勉編：《傳教士筆下的大陸與臺灣》，(台北：遠流出版社，2014 年)。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晚生漢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 馬偕台灣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2016 年 3 月)。潘稀祺編著：《台灣盲人教育之父：甘為霖博士傳》，台南：仁光出版社，2004 年。Edward Band 原著，楊雅婷翻譯：《福爾摩沙的巴克禮》台南市:臺灣史博館，臺南神學院，2015 年 12 月。

標是海灘上之鱷魚岩，該鎮房屋多以岩石為建築結構主體。李麻年少時期在米爾波特 (Millport) 和格里諾克 (Greenock) 兩地間成長學習與活動，兩地間之距離約為 17.8 英里遠。格里諾克 (Greenock)，位於蘇格蘭西南部的克萊德灣 (Firth of Clyde)，克萊德灣入口的寬度為 26 英里，是不列顛群島最大和最深的海灣，克萊德河則由此注入灣內。克萊德河與克萊德灣的文化和地理分界較為模糊。格里諾克的居民常將北部的灣區直接稱為「河」。[2]



圖 3.1：坎布雷島 (Cumbrae) 島上最著名的地標: 海灘上的鱷魚岩

(圖片來源: 米爾波特官方網站: https://millport.org/cathedral-of-the-isles/)

[2]米爾波特官方網站: https://millport.org/cathedral-of-the-isles/ 檢索日期 ：2019 年 4 月 2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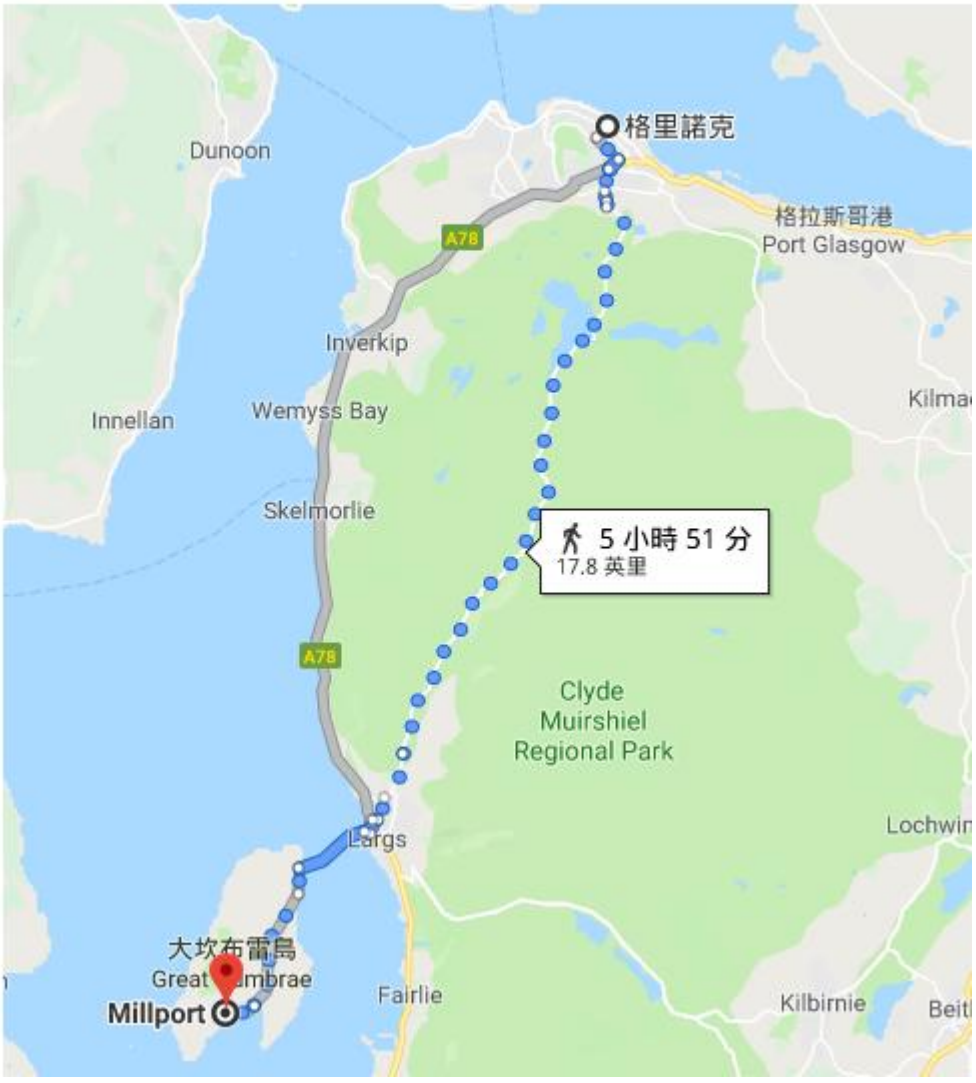


圖 3.2：李麻 15 歲前於米爾波特 (Millport) 與格里諾克 (Greenock) 兩地間活動之位置圖
(圖片截自 google 地圖)

一、信仰思想轉變

1855 年，李麻 15 歲時受教於格里諾克的威廉勞頓牧師 (Rev. Wm. Laughton.)，他從勞頓牧師學習神學知識，後由牧師處獲知蘇格蘭獨立教會領袖 - 詹姆斯霍爾丹 (James Haldane, 1768- 1851) 之一生及其學說理論，進而激起他更崇高的理想與目標。

> 李麻生於 1840 年 9 月 14 日，坎布雷島之米爾波特鎮，早年生活在此地和格里諾克之間。15 歲時在格里諾克他的信仰有些轉變。與他的牧師，威

> 廉勞頓牧師(Rev. Wm. Laughton)接觸，從牧師處閱讀到有關詹姆斯霍爾丹(James Haldane)的一生及其思想和評論後，當時了解他的朋友說道，從那時起，他修正和決定的目標是成為十字架的傳教士;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早起晚睡地盡其所有能將所有精力，致力於努力學習獲得知識，同時在晚上閒暇時，也會以充沛地精力教導他們神聖的真理，上帝保守他的辛勞工作並給予他成功的因素。[3]

詹姆斯霍爾丹 (James Haldane) 出生於蘇格蘭第四大城的鄧迪(Dundee)，在鄧迪的文法學校接受教育，鄧迪城為蘇格蘭宗教改革之溫床，該校為蘇格蘭最早改革的學校。詹姆斯霍爾丹之後至愛丁堡大學繼續升學，於 1785 年加入東印度公司成為一名船員，四度航行至印度，於 1793 年被提升為指揮官。航行期間研究聖經經典，並受到倫敦傳教會福音派影響。[4]福音派主要是恪守基督新教傳統教義，重視《聖經》權威和學術研究。福音派主張世俗融合、包容、妥協，尊重其他宗教，從中去吸納信徒，接觸社區及社會，重視基礎教育與傳教於開發中國家和被忽視及受壓迫的人民。其信仰強調信徒個人跟基督之關係。福音派秉持上帝真理，認為上帝擁有堅強可靠的三位一體特質。福音派堅持兩個重點，1、為基督一次而永遠成就的事工，與聖靈互動活潑而持續的工作。福音派人士認為，天父上帝施恩，主動向我們啟示祂自己；2、為耶穌基督藉著十字架救贖我們；內住的聖靈不斷改變我們。故福音派信仰強調「聖經、十字架，和聖靈」的重要性，其基本信念為[5]：

(一) 聖經的至高地位：因為它獨特的默示。
(二) 耶穌基督的榮美：成為人的神，為人的罪作成犧牲而死。
(三) 聖靈的主權：運作多樣的重要事工。
(四) 得救的必要性：只有神自己才能促成與他正面的相會。
(五) 佈道的優先：作見證是敬拜神的表達。
(六) 團契的重要：教會是信徒相聚，有生命的群體。

詹姆斯霍爾丹受此派信念影響，突然決定離開東印度公司指揮官職位，前去接受宗教生活，於 1793 年回到蘇格蘭，並開始以巡迴講道為基礎，讓世人認識福音，1796 年，他拜訪蘇格蘭各地區，分發福音小冊子，並試圖喚醒他人的宗教議題

---

[3] "The late Rev. Hugh Ritchie, of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6,1878-1879* , pp.207-208. (Mr. Ritchie was born on 14th September, 1840, at Millport, Cumbrae, and his early years were spent at that place and in Greenock. It was in the latter place and at the age of fifteen that his conversion occurred, in immediate connection, it would seem, with some readings from, and comments on, the life of James Haldane by his minister, the Rev. Wm. Laughton. "From this time," writes the friend who knew him best in those days, "his fixed and decided purpose was to be a missionary of the Cross; and to gain this purpose he sought to direct his entire energies. Eagerly did he strive to acquire knowledge, rising early and sitting late, whilst with wonderful zeal he laboured during his leisure hours in the evening among the spiritually destitute, teaching and instructing them in Divine truth. God owned his labours and gave him tokens of success.")

[4] 維基百科全書網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Haldane 檢索日期 : 2019 年 4 月 20 日

[5] 斯托德(John Scott)著，白陳毓華譯，《認識福音派信仰》台北: 校園書房出版社 2001 年 5 月，頁 5-8。

之興趣。1797 年 5 月，他在愛丁堡附近作第一次講道，獲得令人鼓舞的成功回響。同年，他建立了一個非宗派組織，用於分發福音書和傳道。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一再進行傳教旅程，在任何可以獲得聽眾的地方進行宣講，並且通常是在露天。他最初忠於蘇格蘭教會，對新約聖經的研究使他將這個教派留在了一個獨立的教會運動中。傳道期間與同好者在蘇格蘭和愛爾蘭建立了 85 座教堂。隨著歲月的推進迫使他退出旅行和露天講道中更加疲憊的工作，他試圖通過媒體影響對當前宗教和神學問題的討論。[6]

李麻感受此傳道教育與方式符合自己對基督信仰的祈望，這也大大影響及改變他對基督信仰思想的想法，從那時起，他堅決信心，決定其長遠目標，希望成為十字架的傳教士；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盡其所能發揮精力，努力學習，獲取知識，全心全意鑽研神學知識，隨時隨地充實自己，精進自己，孜孜不倦精神，只為盡速理解神聖的真理，相信以他的勤奮努力精神絕對可獲成功的代價。

此時的李麻先生還是個在布商工作的助理人員，因受到格里諾克的威廉勞頓牧師 (Rev. Wm. Laughton.) 激勵教化，在工作之餘仍是隨時鞭策自己，朝自己設定的目標前進。於 1859 年李麻先生 19 歲時，他接受了格里諾克一所教會學校的教師職 (Free North Mission School in Greenock)，這樣的工作機會有如上帝應許的職務，給了他非常有利的優勢條件，在學校內不僅從事教學工作，學校提供他學習資源及充實他更多的神學教育知識。在兩年教學時間，李麻充分利用所有閒暇時間，投入相當多的精力學習與閱讀有關基督知識。

> 在這段時間他是個布商的助理，持續到 19 歲，當他接受及被任命為格里諾克北方自由教會學校老師。這給他非常大的方便可達到其喜愛的目標，他把握這有利的優勢，利用每一刻閒暇時間學習及從事有益基督徒的工作。[7]

上帝揀選得救的人，並不設有任何條件，不是基於人的善行，也並非預言該人會因信稱義，祂選擇適當優質者為神職工作者，總在無形中給與智慧感受，李麻先生受到特別之呵護，全憑藉自己對上帝的信心步步朝向祂所鋪設的道路前進。

---

[6] 維基百科全書網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Haldane 檢索日期 ：2019 年 4 月 20 日

[7] "The late Rev. Hugh Ritchie, of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6,1878-1879* , pp.208. (At this time he was assistant to a draper, and so continued till the age of nineteen, when he accepted and appointment as teacher of the Free North Mission School in Greenock. "This gave him greater facilities for gaining his favourite object, and of these he took full advantage, filling up every moment of his leisure time either with private study or works of Christian usefulness.")

二、接受神學教育

透過閱讀詹姆斯霍爾丹(James Haldane)的學說理論後，李庥受其影響而設定其人生目標，逐漸走向神學之道路。1859-1861 年兩年期間在格里諾克教會學校的教學經驗，讓李庥對知識的吸收，相對影響其再增進之意識。上帝果真願為祂的門徒開一扇門，1861 年李庥在一機緣下得以進入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 修讀課程以完成大學學業，格拉斯哥大學是屬於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傳統，如馬偕所述「他們的神學可能狹窄，卻既高又深。他們留下真理的遺產，追憶他們往往會令人受到鼓舞。」蘇格蘭的神學傳統結合「學問與敬虔」(learning and piety) ，雖較無創造性但卻堅固有效，不但影響英語世界，更通過宣教師影響現今第三世界的教會。[8]於求學期間李庥已認知未來志向，1864 年則再至英國長老會倫敦神學院，[9]攻讀神學課程為未來之神職工作努力，朝向自己目標前進。在同屬於宗教改革後的英國長老會其傳統信仰即以上帝和聖經為主要思想，堅守之要點為:[10]

(一) 上帝的主權 ： 是長老宗最重要的信仰傳統，喀爾文主張信的其本質是出於對上帝仁慈的堅定信念，是一種「白白的恩典」，人的得救完全是藉著上帝白白賞賜的恩典，而非藉著其他任何力量。拯救的整個過程都是出於上帝的主權，即「藉恩典得救」。

(二) 聖經為信仰的最高權威：與天主教以教宗的解釋或法令作為信仰權威的一句不同，長老會認為聖蹟是上帝的話，在聖經中發言的乃是上帝，因此以聖經作為信仰及生活的最後權威。

(三) 萬民皆祭司：反對教職具有特權，主張每一位信徒皆是祭司，可以直接靠耶穌的恩典來親近上帝，在上帝面前沒有特別的聖職，在教會內更沒有聖俗尊卑之分，每個人都應該用他所得的恩賜，來參與在教會整體的祭司職責。

(四) 基督是教會唯一的元首：其基本精神在於耶穌是教會唯一的元首，政治不可影響、管制或干預教會的內政。

基於此神學教育，身為神職者需向異教世界宣傳福音的使命，通過世人的認許、見證、關懷而傳達上帝的啟示。其使命即如馬太福音章節云「你們要去，使萬民

---

[8] 萬榮華 (Edward Band) 著，楊雅婷翻譯，鄭仰恩解題:〈以遠見開創台灣新文化的巴克禮〉:《福爾摩沙的巴克禮》(台南市，台灣歷史博物館，台南神學院，2015 年)，頁 26。

[9] "The late Rev. Hugh Ritchie, of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6,1878-1879* , pp.207-208.(After two years' service as a teacher, God opened his way to enter Glasgow University, from which after three years he passed to the Theological Hall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Church.). W. M. Campbell,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London) pp.536. (After spending three sessions at Glasgow, he became a student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College in London.)

[10] 轉引自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頁 1-2。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它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28:19-20) 李庥受此神學教育觀念根深蒂固，達到言行合一，身體力行，堅守目標，一絲不苟，心思極為清楚自身所為。1863 年與他在格拉斯哥大學即已認識，後於福爾摩沙同事多年的甘為霖牧師 (W. M. Campbell) 曾如此形容他:

> 他當時是一個最勤奮的學生，並且在履行所有職責時盡心盡責。他班上的同學非常清楚他正在為未來至異邦工作做準備，事實上，他的一切都與這個目的一致，這讓他們感受到了極高的敬意。[11]

即使在福爾摩沙與他相處不過半年多的安彼得醫生 (Dr. Peter Anderson)，也感受到李庥這份特殊的氣質：

> 安彼得醫生補充說：李庥先生是那種不需要很長時間即能知道他的生活目標是什麼的人之一，在當地人和外國人中間，他對他的工作的忠誠是眾所周知，他全神貫注於他喜愛的工作，若有其他有益之事則亦會幫忙。[12]

李庥之神學意識已深入其心，致其能真正作為「神的僕人，耶穌基督的使徒，…憑著神選民的信心與敬虔真理的知識…傳揚神的命令…作為監督的責任，而監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不任性，不暴躁，…不貪無義之財；樂意接待遠人，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提多書 (1:1-9)」

三、受命為福爾摩沙牧師

長老教會期望有更多年輕者能為傳教事業付出，尤其在宗教改革後，英國基督宗教正待復興階段，海外宣教團急需有志者投入。實因當時的世代處於科技進步、社會富裕、自由樂觀，以及政治勢力擴展的時代氛圍中。富裕的經濟也使海外傳教士得到更多的資源，有益於傳教事業的發展。更何況英國基督新教傳教的起步已晚於西班牙等國家。[13]為此，英國基督新教蘇格蘭方面於 1866 年 12 月 10 日舉行的年會中呼籲身為基督徒長輩對於年輕有為者之未來目標，應有積極的思考方針：

---

[11] W. M. Campbell,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London) pp.536. (He was then a most diligent student and conscientious in the performance of all his duties. His class-fellows were quite aware that he was preparing for future work among the heathen, and it was the fact of everything about the man being so much in keeping with this purpose that led them to entertain for him a feeling of the very highest respect.)

[12] "'The Gospel in China : Closing Labours",*The Messenger V.27,1880 ,* pp.10. 安彼得醫生 (Dr. Peter Anderson)於 1879 年 1 月 14 日抵臺 (Dr. Anderson adds: Mr. Ritchie was one of those men whom it was not necessary to know long to see what the aim and object of his life was. Amongst both natives and foreigners his devotion to his work was proverbial. He loved it to the extent of being absorbed in it, and took up with other things only in so far as they were subsidiary and helpful to it.)

[13] 張妙娟：〈從廈門到臺灣：英國長老教會在華傳教事業之拓展〉，頁 485-486。

> 父母有責任將孩子的思想和心靈轉向傳教事業。提醒各位一個可悲的事實，那就是有些年輕人準備為軍隊和海軍，以及在國外開放的企業服務，卻很少有人為傳道和傳教士團隊貢獻自己。願這些對蘇格蘭基督徒熱情的責備能盡速在這段復興的年代中消失！[14]

原已將目標設定至海外宣教者，則更積極爭取機會。尤其在英國基督長老會接獲麥大闢牧師蒙主恩召消息之震撼下，仍有多位優秀傳教人員或神學院學生願積極投入海外宣教。

> 傳教士朋友將為這些行動感到振奮，是主耶穌已激發數位成員願意貢獻他們自己，以填補因麥大闢先生死亡而延遲的空缺職位。委員會正在和三個人進行溝通，希望他們能發現具備卓越資格者前去中國服務。[15]

英國長老會於 1867 年 3 月 5 日每月會議中提議，任命海外宣教團自英國東南部東薩塞克斯郡的劉易斯(Lewes)教會所選出之傳教士約翰普倫帝斯(Rev. John Prentice) 出任至中國服務，將與馬雅各共同為福爾摩沙服務，[16]唯因該教會所有長老、會眾、教友們近 160 位提出請願，懇請留下該傳教士繼續為該教會服務，否則將盡全力反對此案，長老會為尊重民意，且對於適用者所處之環境與人際關係未能事先防範，故發生此爭議，因此全體參與者一致同意此事暫且擱置，此案將於兩星期盡速解決後再議。[17]為尋找適合且優秀人才，的確令海外宣教團費盡心思，為使更多神學院學生有機會至海外傳福音，且因部分長老認為「教會不是為大學而設立的，而是為教會設立的大學」，如果教會本身有適當的傑出人才，且都完成了特定的神學領域，那麼不應該拒絕他們。[18]故於此次會議提出修改了大學法規定，其中包括一條法規為:

> 已修讀三年大學學程或神學課程且通過長老會考試之學生，憑此證書有資格被任用。[19]

---

[14] 'Foreign Mission-China',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16. (referred to the responsibility resting on parents of turning their children's thoughts and hearts towards missionary enterprise, reminding the audience of the lamentable fact that there is such an ample supply of young lads ever ready for the army and navy, and for mercantile openings abroad, while few offer themselves for the ministry and for the missionary ranks. May this reproach on the Christian zeal of Scotland be speedily rolled away in these "times of refreshing"!)

[15] "Foreign Mission-China",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77-78. (It will greatly cheer the friends of our mission to learn that the Lord has stirred up several to offer themselves for the post vacant by the death of David Masson. The Committee are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ree, who, it is hope, may be found eminently qualified for going to China.)

[16] "Home Intelligence - The Presbytery of London",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118.(The Clerk read and extract from the minutes of the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stating the Rev. John Prentice, of Lewes, had been appointed a missionary to China,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Rev. Dr. Maxwell of Formosa.)

[17] "Home Intelligence - The Presbytery of London ",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118.

[18] "Home Intelligence - The Presbytery of London",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87. (The Church was not made for the college, but the college for the Church, and if the Great Head of the Church prepared a man himself all completed for a particular sphere, it was not for them to refuse him.)

[19] "Home Intelligence - The Presbytery of London ",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118.(Students who have attended a University or College course of three years or upwards must be examined by Presbyteries, whose certificate of

該法規為年輕的神學院學生開出了一條更寬廣的道路，提供更多的海外服務機會。此規定似乎符合尚在神學院學習的李庥先生。1867 年 4 月 16 日於曼徹斯特召開之宗教大會議上，海外宣教團提議希望由神學院學生李庥先生出任中國傳教士任務，至於其第三年的神學院課程，宣教團祈求能免除這些學科，讓李庥先考牧師執照的申請報告被會議主席接受:

> 同意海外宣教團委員會的報告，很高興地聽到我們為異教徒傳教的使命繼續興盛擴大；並希望在我們的年輕傳教士，已故的麥大闢牧師離開之後，感謝上帝與委員會，特別是召集人，重新任命了同樣優質的人。
>
> 鑒於李庥先生尚是神學院學生，大會對於海外宣教團提出免除李庥先生第三年的神學課程，讓他以中國傳教之的思想觀點提出審判以獲得執照之申請報告一事。巴蘭坦先生(Mr. Ballantyne)懇求支持此一申請，會議主席安德森博士贊同該議案，親切地同意批准該申請。[20]

李庥原本計畫完成神學院全部課程後，將與其他同學至德國愛爾朗根 - 紐倫堡大學 (University of Erlangen - Nuremberg) 學習些知識技能和德語，以便將來能有機會應用得上。當然，他很明確肯定自己未來的目標即是至海外傳福音，而中國更是其選擇的場域，也了解在神學院若能修讀完整神學課程對未來將會有很大益處。不過當由海外宣教委員會在宗教大會提出申請且獲得首肯後，李庥先生則願意放棄他第三年的神學課程，接受長老會考驗與審判，以獲取中國傳教士之資格。[21]1867 年 6 月 17 日，李庥確定被任名為「牧師」，海外宣教會希望他盡速整裝出發至福爾摩沙協助，因馬雅各醫生一人已無法應付當地日漸增加的基督徒和病患，日前幸賴來自廈門的美國傳教士(Mr. Kip)不定期的至臺協助，為當地三位教友舉行洗禮，讓馬雅各醫生稍稍舒緩獨立作業帶來的壓力。[22]李庥被倫敦長老會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他的目的地是福爾摩沙。除協助馬雅各醫生分攤傳教事務外，還受囑咐提醒他須肩負麥大闢先生未完成的重大使命責任，或許如此沉重叮嚀之意義在於激起年輕傳教士的興趣和強化他的安全，及熱誠祈禱此次任務的成功。

---

examination shall entitle them to admission.)

[20] "The proceedings of Synod",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155. (Approve the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rejoice to hear of the continued prosperity and enlargement of our missions to the heathen; and desire to acknowledge God's dealings with our Church in the early removal of our young missionary, the late Rev. David Masson, and with thanks to the Committee, and especially to the Convener, reappoint the same. The Synod considered an application by the London Presbytery respecting Mr. Hugh Ritchie, student of theology, appointed by the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a missionary to China,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resbytery be allowed to dispense with the third year of Mr. Ritchie's theological curriculum, and to take him on trial for license, with the view of ordination as missionary to China. Paper having been read, Mr. Ballantyne appeared to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on whose motion, seconded by Dr. Anderson, the Synod cordially agreed to grant the request.)

[21] "Foreign Mission - China",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174.

[22] "Foreign Mission - China"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206. (A most unexpected but providentially ordered visit of one of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Formosa has happily relieved Dr. Maxwell for the present of the burden of labouring alone, and his friends of immediate anxiety on his account. Three converts have been baptized.)

> 本月 17 日李庥先生被倫敦長老會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他的目的地將是福爾摩沙。在這一個莊嚴的場合，當查爾莫斯博士談到他為麥大闢舉行的，就像一個「死之浸禮」，祈求李庥繼承他未竟的遺願，且為加深年輕傳教士的服務興趣和為他的安全和成功虔誠地祈禱。[23]

鑒於麥大闢的船難陰影，長老會特別為李庥未來航行的安全祈禱，而最關鍵者莫過於歐洲人如何適應亞洲，尤其是福爾摩沙潮濕、燜熱氣候對健康影響之問題了。

四、受召成為福爾摩沙首位牧師

>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 4:8）

姑不論是否已受洗為基督徒，只要一生中守住該守的道，主即會將永恆的冠冕為我們存留。將來我們在永恆國度中要得到上帝的稱讚和賞賜：有極大的榮耀、有公義的審判、有最深的滿足；是我們的眼睛未曾看見，心也未曾想過的，因為已和愛我們的主，連結作一體。李庥如同被上帝被呼召，未來身在異邦人處必須謹守應守之道，信靠耶穌永信上帝。1867 年 6 月 17 日英國倫敦長老會會眾們為了英國長老學院學生-李庥，即將出任中國傳教士職務事宜，聚集在查爾姆斯博士 (Dr. Chalmers) 的馬里波恩教堂(Marylebone Church)見證在此獻身服務的會議，會眾們深知除李庥長期以來之志願是至海外宣教外，他的任命也是為填補不幸船難的麥大闢之空缺職務達成其未完成之任務，李庥背負這份重責，受到會眾們群體的熱烈歡迎、歡呼與祝福。會中牧師們更語重心長地告誡李庥此趟任務的艱難與困苦，必須直接面對廣大的中國異教徒，鼓勵李庥身為傳教士應有之職責，需常秉持熱誠真摯的服務心態面對群眾，更要有承受壓力之忍耐精神。倫敦格林威治區伍爾維奇 (Woolwich) 教會湯姆森牧師(Rev. W.M. Thompson),更以《聖經・提摩太後書 4:8》經文「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牧師們藉由此經文告誡李庥，他們希望李庥虔誠禱告上帝，在異地召集更多的教徒及與其他教派和平相容，相信英國人民會慷慨地支持他們在中國的使命，也會對此成功的傳教事業表現濃厚興趣，期待傳教士們將福音事業延展在擁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土地上。[24]長老們耳提面命，諄諄訓誨，李庥弭耳受教，感念不忘眾長老們之教導。1867 年 7 月 14 日的安息日晚上，漢普斯特德(Hampstead)聖三

---

[23] "Foreign Mission - China",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207 (The Rev. Hugh Ritchie was, on the 17th ult., ordained as a missionary to China by the Presbytery of London, his destination being Formosa. It was a solemn occasion; and when Dr. Chalmers spoke of his in reference to his taking David Masson's place, as one "baptized for the dead," and as entering upon an inheritance of unanswered petitions, it served to deepen the interest in the young missionary, and to intensity the earnestness of the prayers offered for his safety and his success.)

[24] "Ordination of a Missionary for China"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 210-212.

一長老會教堂(Trinity Presbyterian Church)[25] 為李庥夫婦舉行了一場告別講道會，以「祂徹底廢除偶像(The idols He shall utterly abolish)」為佈道文。在這場臨別會上，在場所有牧師會眾教友們讚揚李庥願意獻身至海外服務，而獻上他們最大祝福且虔誠為他禱告願一切如願。[26]藉由佈道會叮嚀李庥身當傳教士者，應為異邦人解脫三種罪刑。第一種是未徹底對付偶像崇拜的罪。第二種罪是實行混合的宗教，表面尊崇耶和華的名，實際上膜拜天上萬神；第三種罪，是對真神的冷漠：不跟從，不尋求也不向上帝禱告。尤其面對異國異教者，這三種罪也在向基督徒挑戰，故如願接受改教者仍釐清：是否已經徹底遠離任何偶像，包括對金錢的倚賴；是否與世俗的道德妥協，活在灰色地帶，模稜兩可；雖說信主，是否渴慕神的話語和親近神？是否過著表面信主，心裡卻無神，只有自我的狀態？故被受洗者往後之誠心顯現，方是傳教士需理解之問題。[27]尤其中國人特殊的性格與氣度，與歐洲文化差異，其想像力在多彩多姿的生活和歷史現實的廣闊空間裡自由馳騁，傳教士以傳統思想，傳教步驟執行其職務，則難於掌握中國人之意識，故歐洲人無法依其慣有的思想冥想中國人對宗教迷信程度之思維。

李庥先生預計在 1867 年 7 月航行前往中國，但在航行之前，他將先與一個充滿傳教精神的仕女結婚，她將成為李庥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柱力量，[28]她不僅協助李庥在福爾摩沙的工作外，更深入山區教導平埔族婦女識字及閱讀聖經，是為福爾摩沙女子教育之啟發者的李庥夫人 - 新樓女子學校 (即現今之台南長榮女中) 的幕後推手，伊麗莎白・李庥（Elizabeth Cooke Ritchie,1828－1902）[29]。

第二節　航向福爾摩沙

十九世紀仍是航海盛行期，從英國到福爾摩沙航海距離之遙遠，難以估計其過程風險，更難預測海象之艱險，因有麥大闢的前車之鑑，以及馬雅各助手於航行時也因暴風雨與關係而下落不明，[30]這些種種發生在宣教團的事件，令人擔心李庥夫婦之航程安危，故送行者只能祈禱航行的順利。1867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

---

[25]聖三一長老會教堂(Trinity Presbyterian Church)成立於 1844 年，位於現在的倫敦卡姆登區。長老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6 世紀加爾文主義神學通過喬治威斯哈特和約翰諾克斯融入英格蘭和蘇格蘭。麥大闢牧師也在同一間教堂授命。

[26] "Departure of Mr. Ritchie to China",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249. (On Sabbath evening, July 14, the Rev. Hugh Ritchie preached a farewell sermon in Trinity Presbyterian Church, Hampstead, from the text, "The idols He shall utterly abolish." At the close of the service, a prayer-meeting was held in the church, when Mr. and Mrs. Ritchie were affectionately commended to God. The Rev. R. Hunter, the Rev. John Matheson, and others, led the devotional exercises.)

[27] "Home Intelligence"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 87-89。

[28] "Foreign Mission - China"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207。(Mr. Ritchie is expected to sail for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July, and before sailing he is to be united in marriage to one who is thoroughly imbued with a missionary spirit, and who will therefore be a most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strength of the mission staff in Formosa.)

[29]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李庥夫人〉,《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2006 年)，頁 217－224

[30] "Extract letter from Dr. Maxwell, Takao, Formosa June 21 1867",*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280. (In a letter to Dr. Burns Thomson by this mail I have intimated my fears concerning one of my helpers. Ho, who left Takao for the mainland two months ago, but whose junk has not reached its destination. I can scarcely doubt that the junk went down in a storm which swept down from the north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junk's passage. She parted company with a companion junk in the storm, and has not since been heard of.)

上午，李庥夫婦先登上準備航向香港的格雷沙姆號船隻(*Gresham)*，該船於格雷夫森德港(Gravesend)停泊，待氣候穩定適合出航時再行開船。此港位於倫敦東南邊泰晤士河南岸口對面，1834 年以鋼鐵結構建造一個獨特的鑄鐵碼頭，其目前為世界最古老的鑄鐵碼頭，是當地至倫敦的內陸航線，19 世紀初成為貿易港口，順而發展旅遊業，成為度假城鎮。因該港之地理位置屬於海洋型氣候，夏季時偶有西風，故李庥自該港上船尚須待氣候穩定，方可航至東方。李庥先生的目的地是福爾摩沙島的打狗港，他將在那裡加入馬雅各醫生的傳教行列，此時馬雅各醫生已於打狗及埤頭當地各別購置且建造了小教堂，期望與李庥共同開創傳教事業讓更多異教徒加入基督團體。[31]

時值李庥夫婦自英國啟航之初，1867 年 7 月 21 日福爾摩沙再次面臨暴動，馬雅各醫生為埤頭地區的緊急狀況，委請駐臺領事的協助外，更期盼李庥盡快抵達。此起暴動情況約略過程如馬雅各自述信[32]: 於 1867 年中購買埤頭的房產，以助手兩人之名登記較無法律上之爭議。7 月 7 日教堂正式運作，開始講道及醫療工作，第一周情況尚平靜，偶有病患求醫，第二周則有反對者騷動，故意以無關緊要問題打斷說話者，憤怒地反對任何話語，或藉機丟擲物品干擾禮拜場。因擾動狀況尚不及危害，故教眾們隱忍不動。至 7 月 21 日，則爆發嚴重的暴力事件，搶劫、攻擊、破壞、掠奪與干擾禮拜堂等等暴力行為，已影響禮拜堂之敬拜活動及內部物品毀損，當天在場時有三名婦女和十名男子，幸均未受傷。7 月 22 日，一方面委請英國領事進行處理解決，一方面則繼續開放教堂及醫療服務。此事雖經英國領事交涉當地地方官，提出條約以制裁暴亂者，但在官官相護之下，並未追查出任何暴徒或犯罪者。這對即將來台的李庥而言，確實造成他面對未來風暴的隱憂。

表 3.1：在臺之馬雅各與來臺之李庥各處東西方時間對照

1867 年	(在臺之馬雅各情形)　出處: *The Messenger*		(來臺之李庥情形)　出處: *The Messenger*	
4 月份	V.18, 1867 pp.246	馬雅各已請兩名助手進入埤頭租用的場所進行佈道	V.18, 1867 pp.155	1867 年 4 月 16 日於曼徹斯特召開之宗教大會議上，海外宣教團提議希望由神學院學生李庥先生出任中國傳教士任務。
5 月至 6	V.18,	馬雅各以兩名助手(吳文	V.18,	1867 年 6 月 17 日李庥正式被任命為

[31] "Departure of Mr. Ritchie to China",*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249. (On Monday forenoon, Mr. and Mrs. Ritchie embarked on board the *Gresham* for Hong Kong, proceeding as far as Gravesend that day, and the ship would put to sea as soon as the weather moderated.　Mr. Ritchie's destination is Takao,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where he will join Dr. Maxwell and the little church which has already been gathered there from among the heathen.)

[32] "Foreign Mission - China - Letter from Dr. Maxwell - The Chapel at Pe-Taou attacked and plundered",*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337-338.　埤頭事件詳細過程可參閱賴永祥：〈進鳳山縣治埤頭〉《教會史話 112》頁 286-287。

月 間	1867 pp.337	水 Bun 和陳齊 Chin),名義購買埤頭的房產，登記上較無法律上之爭議	1867 pp. 207	「牧師」
7 月 7 日	V.18, 1867 pp.337	埤頭教堂正式運作，開始講道及醫療工作	V.18, 1867 pp. 207	1867 年 7 月初於航行至福爾摩沙前，先與伊麗莎白・庫克小姐 (Elizabeth Cooke) 結婚
7 月 8 日至 7 月 14 日	V.18, 1867 pp.337	第一周，埤頭教堂尚稱平靜，正常進行講道，一周中有三天時間提供醫療援助	V.18, 1867 pp.249	1867 年 7 月 14 日的安息日晚上，漢普斯特德(Hampstead)聖三一長老會教堂(Trinity Presbyterian Church) 為李庥夫婦舉行了一場餞別講道會，以「祂徹底廢除偶像 (The idols He shall utterly abolish)」為佈道文
7 月 15 日 至 7 月 20 日	V.18, 1867 pp.337	第二周，開始有反對者騷動，故意以無關緊要問題打斷說話者，憤怒地反對任何話語，或藉機丟擲物品干擾禮拜場。因擾動狀況尚不及危害，故教眾們隱忍不動	V18, 1867 pp.249	1867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李庥夫婦先登上格雷沙姆號(*Gresham)*船，該船於格雷夫森德港(Gravesend)航至倫敦待氣候穩定後航向香港。
7 月 21 日	V.18, 1867 pp.337	爆發嚴重的暴力事件，搶劫、攻擊、破壞、掠奪與干擾禮拜堂等等暴力行為，已影響禮拜堂之敬拜活動及內部物品毀損，當天在場時有三名婦女和十名男子，幸均未受傷	研究者推算	1867 年 7 月 24 日 李庥自倫敦啟航
7 月 22 日	V.18, 1867 pp.337	一方面委請英國領事進行處理解決，一方面則繼續開放教堂及醫療服務		

對剛被任命的李庥牧師而言，福爾摩沙恍若遙遠如天邊的東方小島，其人文景觀，地理形勢及風情樣貌，只能從蘇格蘭人自身視角觀察報導理解之。1866 年 6 月 7 日，馬雅各曾經描述打狗地區 ：

> 我們生活在廣闊的土地上，在我們的村莊可能有 500 英尺寬，一邊是大海，另一邊是瀉湖。這個瀉湖很大，在不同的位置上點綴著更小或更大的村莊。可能有八九個這樣的村莊，我們的小雙槳船很容易到達。這些地方擁有 2,000 或 3,000 名居民。在瀉湖的東北側離水邊三到五英里的距離，有幾

個相當大的地方。其中一個是埤頭，它擁有 10,000 到 15,000 居民的地方，也是該地區的主要城市。[33]

在過去兩年多馬雅各醫生單獨為醫療傳教奮鬥，不僅開創新教堂，還持續為福爾摩沙居民健康守護，至李庥到達前，已有近十人受洗。另有些候選人是否真心誠意接受福音尚無法確定，未來這些不確定種子將交由李庥牧師判斷，故對馬雅各而言，李庥的抵達有如虎添翼般之力量，期望將教務與李庥分享、分攤與接續進行。埤頭地區經過暴亂後工作漸趨穩定，本地教徒已可自行散置各地從事傳道工作，唯未能有足夠傳教士為教徒服務， 1867 年 10 月 25 日馬雅各提到:

目前，埤頭的工作已向外發展的程度。 那裡有十幾個人持守安息日。 我相信他們的心已被上帝觸動，但尚未達成熟判斷，他們應該在准許入教前再經長時間的試驗。 我們非常需要本地同工將福音帶到周圍的地區。 那些已經參與的人手相當充裕，現在我不願再聘用更多的教徒，直到上帝賜福給教會一些新的補充。[34]

在所有人祈禱、期盼與祝福下，經過平安穩定安全航程後，李庥夫婦安抵廈門之消息，讓宣教團成員相當欣慰，1867 年 11 月 27 日，李庥自廈門寄回英國的第一封宣告抵達信，振奮了所有長老及同事們，感恩上帝的寬愛仁慈為他們的安全抵達給予最大的庇佑。其信件述及航程、訪友及探視汕頭廈門傳道所之過程如下:

我滿懷感激與喜悅的心情，終於可以從中國寄發第一封信給您。從彼岸到此岸，經過 117 天的航行，我們在上個禮拜一 11 月 18 日抵達香港。只有快到目的地的前幾天，我們才遇到壞天氣，而且為時很短。我們在安息日早上離開香港，前往廈門，在那裏享受克勞福德先生(Mr. Crauford)的親切的招待，他是我的老同學，在中國南部經商已經十年。汽輪一到汕頭，我馬上下船，非常喜歡又興奮地找到吳威廉醫師 (Dr. Gauld) 和他新建的禮拜堂。我走進禮拜堂時時，他們正在跪著做晨禱，內人和我花了大半天與施饒里先生(Mr. Smith)、金輔爾先生(Mr. McKenzie)及吳威廉夫婦

---

[33] "Extract From A Private Letter of Dr. Maxwell, Takao, June 7th, 1866", *The Messenger V.17,1866* , pp.362-363. (We live on a tract of land which at our village may be 500 feet broad, with the sea on one side and a lagoon on the other. This lagoon is large, and at various points is dotted with villages of less or greater size. There may be eight or nine villages of this sort within easy reach of our little two-oared boat. Some of these have 2,000 or 3,000 inhabitants. On the north-east side of the lagoon, lying away back from the water's edge, at a distance of three to five miles, there are several places of considerable size. One of these is Pe-taou, a place of 10,000 to 15,000 inhabitants, and the chief city of the region.)

[34] "Letter from Dr. Maxwell Formosa",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30. (The work at Pithau has at present a measure of outward prosperity. There are about a dozen people there who are outwardly keeping the Sabbath. I doubt not that amongst them are some whose hearts God has touched, but it is premature to judge, and it is well that they should have a prolonged trial before admission to the Church. We are much in need of native labourers to carry the Gospel into the region around. The hands of those already engaged are quite full, and I am loath to employ any more of the present converts until some fresh additions to the Church have, by God's blessing, been made.)

> 相處。部分時間，和這些弟兄一起，全心讚美感謝鑒察人的主回應我們的祈禱，賜予我們所有機會，在異教徒之間找尋種籽，來事奉主。施饒里先生元氣恢復得很快。吳威廉醫師寬敞的「福音醫療館」剛剛完工可以住人，在這個地方，我第一次有幸聽到金輔爾先生用陌生的語言傳福音。我們原本可以與這些弟兄們多逗留一些時候，但擔心會耽誤前往福爾摩沙的機會，所以欣然地踏上旅程，他們一路幫了很多忙。昨天早上抵達這裡，目前我們和柯律(Mr. Corrie)先生在一起，因為可能 10 天後才有船開往打狗，我計畫參觀廈門附近一些宣道站，多少學些語言。昨天兩位弟兄帶我去拜見美國及倫敦來的宣教師；其中一位施敦力先生(Mr. Stromach)已經在中國傳教三十年。這位德高望重的長老是這個偉大帝國裡最年長的宣教師；而坐在他身旁的我，很可能是最年輕的，我也因此感到自己任重道遠。(為主若願意)等我抵達派任的崗位後，我會告訴您我對打狗及附近環境的第一印象。我昨天收到您的大函，很高興告訴您，安息日，我們幾乎沒有中斷，在葛瑞祥號*(Gresham)*船上連續做了兩場禮拜。早上這些水手們到船艙做禮拜時，非常害臊，但我還是到前甲板與他們一起做晚禱。[35]

度過愉快的航程，李庥夫婦受到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殷勤熱烈招待，見識了同工在汕頭、廈門的辛勞及感受不同語言的講道。依上述，我們判斷李庥真正起航時間：李庥說明 117 天航程到達香港，我們反推，1867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李庥夫婦登船後，該船於格雷夫森德港(Gravesend)停泊待氣候穩定再開航，那麼李庥起航時間確實為 1867 年 7 月 24 日。另一問題即是，語言學習問題：李庥聽到金輔爾以不同語言講道後，他深感驚奇但因時間關係他無法多停留時間學習，十幾天後將至福爾摩沙述職。故對李庥而言，到達福爾摩沙後將立即面臨教務、環境、語言、種族，以及背負傳教、設教等等重責壓力，或許這是導致他長期身體不適的關鍵因素。1867 年 12 月 13 日到達福爾摩沙，受到馬雅各醫生和所有本地弟兄的最誠摯的歡迎及問候。對馬雅各而言自此不再單打獨鬥，如釋重負，產生極大鼓舞與興奮，迫不及待地將部分初期工作交與李庥執行，兩日後，李庥即為在地外國人主持安息日之祈禱會。為此忙碌之餘李庥向英國報告他對打狗的第一印象：

> 在進入這港灣，水面平滑的瀉湖一望無際，在左邊船隻停泊之海水相當深，右邊則為淺灘，漢人聚落於此。這島嶼內部水域寬廣，淺灘處則有沙洲。半腰上，新的傳道所和醫館位於該處，而對面處附近則為天主教堂，它位於低窪沼澤地。其周圍佈滿濃密的植物。整個島嶼的構成是由一整列壯麗山陵跨分為原住民和漢人區域。福爾摩沙美如其名有其豐富價值，如經營

[35] "Letter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Announcing his Arrival at Amoy",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33-34.譯文請參閱《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頁 34-35。

企業者開發其礦產物產，它可能會成為一個相當大的出口貿易島。[36]

李庥確實有遠見，爾後之高雄果不其然成為舉足輕重的貿易出入港。在清治期間，打狗港本僅次於安平港為島內第二大港，後因安平港港口淤積嚴重，海船出入不易，遂晉升為主要港口，成為貨物最大集散港，進而為英美各國爭相強佔之地，更因貿易關係形成新的聚落聚集處。而李庥位處於馬雅各醫生已購置之處的小教堂，其建築情形則如 1866 年 7 月廈門的宣為霖牧師 (Rev. Swanson) 為協助馬雅各而來打狗所描述內部佈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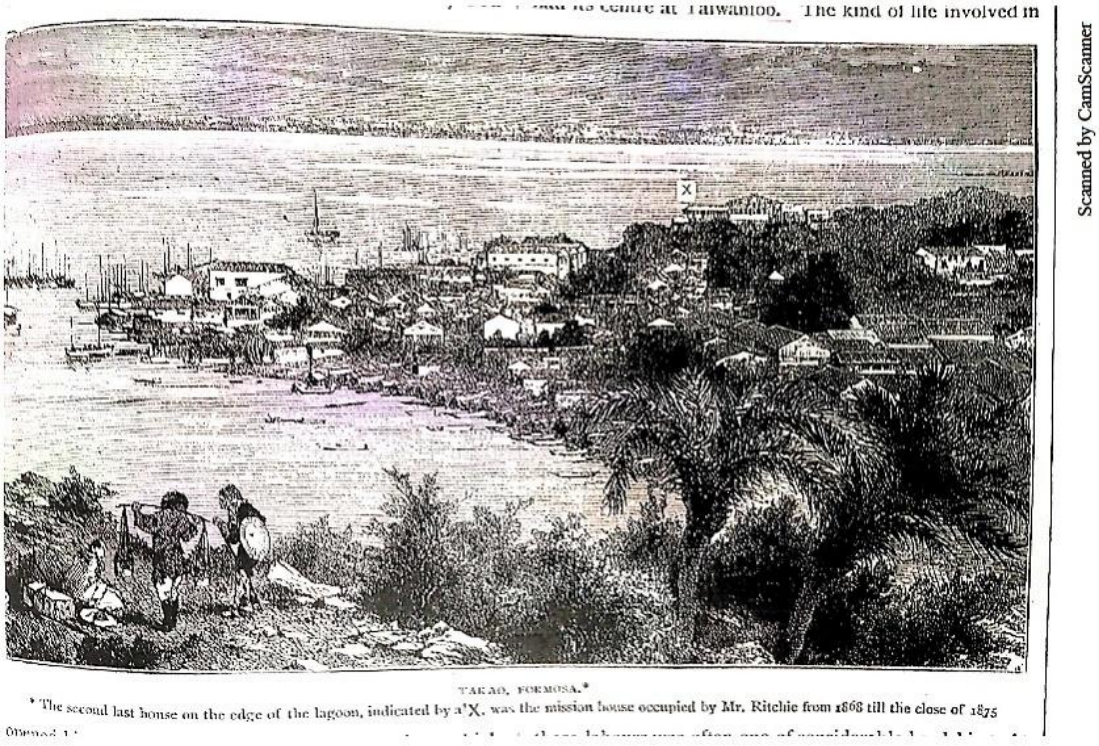
> 在打狗，醫生前段時間在村莊的主要街道建立了一個合適的地點，他在我抵達前一個月進入了這個建造的房子。依我看，發現這座房子建在整個村莊最好的位置，無論是傳福音還是醫療工作。房子是兩層樓的；在一樓有禮拜堂，藥房和傳教士的房間。 上層設有一間寬敞的起居室和兩間臥室。此外，醫生有一間小小的中國式房子作為他的廚房用和為他僕人睡覺的地方。這就是傳道所的建築。[37]

其屋宅地點近於海邊，夏季時因海風關係氣溫雖熱卻不燜，1869 年至 1875 年李庥在臺時期即居於此屋宅，如圖示 X 處 ：潟湖邊緣的第二個房子，有標註 X 記號者，是李庥先生從 1868 年到 1875 年結束時所居住的傳道所。1876 年休假回英國，1878 年再回福爾摩沙時，則因臺灣府城和打狗兩教區合併而遷居至台南府城傳道所。

---

[36] "Latest from Formosa - first impressions of Ta-kao",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56-57. (On entering the harbor, a smooth water lagoon stretches back as far as the eye can reach. On the left hand, where the shipping lies, the water is of a considerable depth; to the right hand it is much shallower, and on this side the Chinese village is situated. This inland water widens farther in, and in some places about the centre, small sand banks appear at low water. About half way up, the new Mission-house and hospital are in course of erection, whilst nearly opposite, the premises of the Roman Catholic Mission stand on a low marshy ground surrounded by luxuriant vegetation.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a range of magnificent hills running north and south, and dividing the Chinese from the aboriginal part of the island. Formosa is well worthy of its name, and if it were only in the hands of more enterprising proprietors, who could turn its mineral and vegetable treasures to better account, it might become an island of considerable export trade.)

[37] "Mr. Swanson's visit to Formosa, Takao, Formosa, Aug. 24, 1866", *The Messenger V.17,1866 ,* pp.363-364. In Takao, the Doctor some time ago secured a suitable site for building in the main street of the village, and he had entered into the house built on this site about a month before my arrival. I found this house built in what seems to me the very best position in all the village, both for the evangelistic and the medical work. The house is two-storied; and on the ground-floor there are the chapel, dispensary, and preacher's room. The upper story contains a large sitting-room and two bedrooms. In addition, the Doctor has secured a small Chinese house, which he has so adapted as to get room for his kitchen and a sleeping place for his servant. Such are the mission-buildings here.



Scanned by CamScanner

圖 3.3 ：Takao, Formosa. (福爾摩沙，打狗)

圖片來源: *The Messenger V.26,1879 ,* pp.208.

圖下標示: The second last house on the edge of the lagoon, indicated by a 'X', was the mission house occupied by Mr. Ritchie from 1868 till the close of 1875.
(譯: 瀉湖邊緣的第二個房子，有標註 X 記號者，是李庥從 1868 年到 1875 年間所居住的傳道所)

綜觀李庥自蘇格蘭開發國家移居至福爾摩沙荒漠地，在東西方交互相映下之思緒與意念，透過心靈洗滌誠心默禱，視覺觀照，唯能祈禱上天，助其一力，方能轉換之。在福爾摩沙馬雅各醫生與所有教徒的殷殷期盼下，首位牧師終於在 1867 年 12 月 13 日安全航抵打狗港。李庥及時加入傳教團隊，讓馬雅各醫生可更專注於醫療工作；雖李庥的本地語言仍待努力加強。但為分攤繁忙教務，馬雅各迫不及待地安排李庥立即執行其牧師職務，於 12 月 15 日安息日之佈道工作由李庥執行，先向打狗當地外國人服務。[38]自此，李庥未來發展過程則與福爾摩沙早期歷史發展，有著息息相關的融合紀錄。就此將李庥自蘇格蘭成長國度至授命而抵達福爾摩沙間之紀錄詳列，以理解其前半生整個發展狀況:

[38] "Latest from Formosa",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56. (Mr. and Mrs. Ritchie arrive on the 13th December, and received a most cordial greeting from Dr. Maxwell and all the native brethren. Mr. Ritchie will be for some time engaged in studying the language, and on Sunday he will take the service for the foreign residents.)

表 3.2： 李庥牧師 1867 年來臺前於英國之時程紀錄

時間	星期	出處: *The Messenger*	
1840 年 9 月 14 日		V. 26, 1879 pp.207	出生於蘇格蘭一處離島地區之坎布雷島 (Cumbrae) 米爾波特鎮 (Millport)，是島上唯一一個位於艾爾郡海岸拉格斯附近的小鎮。
1855 年前		V. 26, 1879 pp.207	15 歲前在米爾波特和格里諾克之間生活成長與學習。
1855 年 至 1859 年		V. 26, 1879 pp.207	15 歲時受教於格里諾克的威廉勞頓牧師，受詹姆斯霍爾丹(James Haldane)的一生及其思想和評論影響後信仰轉變。
1859 年 至 1861 年		V. 26, 1879 pp.207	19 歲至 21 歲接受格里諾克教會學校(Free North Mission School) 之教職。
1861 年 至 1864 年		V. 26, 1879 pp.207	進入格拉斯哥大學修讀
1864 年 至 1867 年		V. 26, 1879 pp.207	進入英國長老會倫敦神學院
1867 年 4 月 16 日	二	V.18, 1867 pp.155	1867 年 4 月 16 日於曼徹斯特召開之宗教大會議上，海外宣教團提議希望由神學院學生李庥先生出任中國傳教士任務。
1867 年 6 月 17 日	一	V.18, 1867 pp. 207	1867 年 6 月 17 日，英國長老會任命李庥為「牧師」
1867 年 7 月 1 日	一	V.18, 1867 pp. 207	1867 年 7 月 1 日於航行前，先行在蘇格蘭，倫弗魯郡，伊斯特伍德，與伊萊莎‧卡洛琳‧庫克小姐 (Elizabeth Caroline Cooke) 結婚。[39]
1867 年 7 月 14 日	日	V.18, 1867 pp.249	1867 年 7 月 14 日的安息日晚上，漢普斯特德 (Hampstead)聖三一長老會教堂(Trinity Presbyterian Church) 為李庥夫婦舉行了一場餞別講道會，以「祂徹底廢除偶像 (The idols He shall utterly abolish)」為佈道文
1867 年 7 月 15 日	一	V18, 1867 pp.249	1867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李庥夫婦先登上格雷沙姆號(*Gresham)*船，該船於格雷夫森德港 (Gravesend)航至倫敦待氣候穩定後航向香港。
1867 年 7 月 24 日	三	研究者推算	1867 年 7 月 24 日於倫敦啟航 (由李庥自述航行 117 天抵香港之時間反推算其起航日)
1867 年 11 月 18 日	一	V.19, 1868 pp.33	1867 年 11 月 18 日李庥夫婦抵達香港
1867 年 11 月 19 日 至 11 月 23 日	二 ↓ 六	V.19, 1868 pp.33	1867 年 11 月 19 日 至 11 月 23 日停留香港期間受到在中國南方已經營了十年貿易的老同學克勞福德先生的熱情招待

[39] 龔李夢哲(David Charles Oakley)著：《異鄉‧家塚: 打狗外墓園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Takow Foreign Cemetery)》，(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6 年)，頁 86。

1867 年 11 月 24 日	日	V.19, 1868 pp.33	1867 年 11 月 24 日離開香港到廈門;安息日當天在船上作祈禮。
1867 年 11 月 25 日	一	V.19, 1868 pp.33	1867 年 11 月 25 日途經汕頭訪高爾德醫生(Dr. Gauld)和他初創的教堂。和史密斯(Mr. Smith)先生和金輔爾(Mr. McKenzie)先生，高爾德醫生(Dr. Gauld)和夫人一起，度過一天半時間。第一次有此殊榮聽到金輔爾先生用奇怪的語調傳講福音。
1867 年 11 月 26 日	二	V.19, 1868 pp.33	1867 年 11 月 26 日到達廈門，與美國和倫敦來的傳教士見面。見到在中國傳教 30 年的倫敦資深傳教士，深覺自己身負重任。
1867 年 11 月 27 日	三	V.19, 1868 pp.33	1867 年 11 月 27 日李庥在廈門傳道所寫信回英國敘述已到安抵廈門等事項
1867 年 12 月 13 日	五	V.19, 1868 pp.56	1867 年 12 月 13 日到達福爾摩沙，受到馬雅各醫生和本地弟兄最誠摯的歡迎及問候。
1867 年 12 月 15 日	日	V.19, 1868 pp.56	1867 年 12 月 15 日安息日，在打狗為當地外國人佈道。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第肆章　福爾摩沙之傳道與巡禮

福爾摩沙於 1624 年至 1662 年為荷蘭人所佔，殖民者定此為其經濟政治之主要據點，將經營殖民地之荷蘭東印度公司組織亦設置於臺南，該國官員與人民為來臺建設而遷居至福爾摩沙，為此之故，乃委派宣教師至臺為該國民眾服務，且向福爾摩沙居民傳道，但宣教師傳教之對象並非是漢人，而是臺灣原有的住民們。1662 年因鄭成功圍困荷蘭人於熱蘭遮城，攻略臺灣，荷蘭人遂而退出福爾摩沙。其所殘遺之宗教信仰，僅由少數臺灣土著信徒們保留，並未被廣傳。究其原因，就英國長老會傳教士莊士頓 (Rev. Jas. Johnston, ? -1855) 之觀察歸納出以下幾點[1]，要點如下:

表 4.1： 荷蘭傳教士傳教失敗原因說明

	荷蘭傳教士傳教失敗原因	說明
1	傳教士所作的改宗異教徒之事業過於和政府的保護混在一起，所以以教徒的改信基督教亦被視為歸順荷蘭人之表示。	福爾摩沙島內居民不滿東印度公司某些政策而發生抗爭事件[2]，故如教徒親近傳教士則被視為歸順荷蘭。
2	對於土著而言，作基督徒乃是從政府處得到職業之機會，因此接受聖餐是做官的條件。	部分住民利用入教獲取好處亦可說是「靠番仔勢」[3]
3	他們沒有聖經給人民。雖然他們有教理問答書給信徒，但教理問答書是不能代替聖經的，因教理問答書是保守的，但上帝之話是進取的。	荷蘭傳教士倪但理(Daniël Gravius；1616－1681)曾翻譯「新港語馬太福音書」及「新港語基督教信仰箇條書」兩本，因時遇鄭成功攻略臺灣，故未即時寄至台灣供教民使用。[4]
4	獎勵荷蘭傳教士娶土著婦人為妻之事	因種族相異，原生生活條件品質各不同，不僅無法提升原住民水準，且降低傳教士生活水準。
5	他們將教會和國家之西洋體系移植到這些單純的人民間之政策是錯誤的。	西方人忽略中國歷史文化觀念意識及社會背景，因而錯植。[5]

[1] Rev. Jas. Johnston，*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pp.165-167. 另參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3-4

[2] 如郭懷一事件: 1652 年於臺灣發生漢人農民武裝啟事。當時農民因甘蔗業衰退謀生困難，又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士兵在臨檢人頭稅時的各種惡行，該公司提不出具體辦法改善農民的困境，農民不滿情緒累積到了極點，因而爆發這場事件。

[3]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頁 106。

[4] 賴永祥：《賴永祥文集》，頁 481。

[5]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 年 11 月)，頁 102。

6	傳教士之中不少因為致力經商課稅等俗務，忽視了他們的傳教工作。	荷據時期之傳教士是受雇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故傳教士除宣教工作外需兼顧政治與經濟發展。[6]
7	在荷蘭傳教士中曾經發生不道德事件致使土著懷疑他們的傳教動機。	有許多傳教士在當地飽收稅餉和進行走私貿易致富之後，即放棄傳教的神聖職責而返回荷蘭[7]
8	他們的傳教士常常做過集體改信運動 因而陷入忽視個人信仰告白之重要性。	因人的得救不是由集體的，而是由個人的[8]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故在十九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後，海外宣教傳道運動成為主要執行重點。鑒於十六世紀荷蘭於福爾摩沙傳教失敗案例，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委員會記取教訓，訓示傳教士們在遵崇及順從主的命令，將拯救的福音基本教義宣講到全世界各地之外，祈以感召各異教徒且支援他們建立強壯自立自養的本土教會為準則。所謂「自養」，即確立本土教會經濟的獨立，不再仰賴英國海外宣教會的支助。[9]英國傳教士曾就其經驗分析說明，其在中國傳道遭遇之障礙及觀察到中國的優點[10]：

1、中國是一個獨立的異教帝國，擁有古老的文明，舊的異教文學，舊的宗教體系，政府本身與異教有密切關係，無論是在崇拜和教義方面有些不同。
2、中國民族自大感和虛榮心過大，導致他們鄙視來自於外國的一切，特別是涉及宗教和道德的事物。
3、統治階級強烈的保守主義 ，使得他們對任何創新都非常敵對，並使厭惡且反對與先例或古代用法相悖的一切。
4、西方國家首次與中國人接觸的不愉快方式; 以及中國被迫與西方世界建立關係以交換條件合約的方式，導致中國認為這是危害他們整個國家和人民。
5、中國的語言是統一的，各地有其相同語言或方言。
6、中國人民是一個同質性很高的。某些觀念思想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且有影響力，如儒家孔孟思想。中國人注重古代哲學家孔子和孟子。
7、中國人雖然是一個偶像崇拜者，卻對他們的偶像漠不關心，對他們一點也不關心。這可以毫無疑問地提到他們的國家宗教，或者說哲學，

[6] 陳芷凡：〈再現福爾摩沙：西人遊歷筆記中的臺灣原住民〉,《原住民族文獻》第 5 期 (2012 年 5 月)，頁 13。
[7]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 (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 11 月)，導論，頁 2。
[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4。
[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49。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頁 193。
[10] Bishop Schereschewsky,"Mission in China-Obstacles and advantages", *The Messenger V.26,1878* , pp.227-229.

> 即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其現代發展中，儒家思想的本質是唯物主義。它是物質主義，或充其量只是物化的泛神論，在其關於所有可見和不可見事物的起源的推測中;它在道德，人類責任和報應理論中是唯物主義的宿命論。它的崇拜包括崇拜自然的元素和力量，以及死者的崇拜。

雖然傳教士以中國經驗為其論述要點，儘管這種儒家哲學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的影響有所減弱，但在其道德體系中，實際上已經考慮到了與基督教道德教義的某些接觸點; 這些給傳教士帶來的好處就是與他傳佈福音信息的人有一些共同點。因此英國宣教師初期進入福爾摩沙傳教，除需實地了解當地民眾之特性外，亦需先融入社會各階層生活近身接觸信徒，為民眾解決問題，以祈民眾們在理智分辨清晰明曉之思緒下，方能加入基督宗教。

第一節　傳道初期之教案事件：埤頭與打狗

英國海外宣教初期之目標以發展當地教會的生命和提供資源，傳教士本身則肩負支持與教會理念相關之職責。自 1865 年始至李庥來台為止，兩年間經過馬雅各單打獨鬥創立之教會，已為福爾摩沙奠定打狗與埤頭兩地之基礎，民眾逐漸因醫療而接觸基督教義，慢慢將「外國人是為了經商牟利或為了某種利益才來」[11]的先入為主觀念轉變為認同傳教士所為之立場，進而協助傳教士拓展傳教事業。李庥初入福爾摩沙領域，首要目標即是學習當地語言，藉由語言的通曉方能與教眾們相互溝通進而理解信徒之生活狀況與思想意念，了解其意識想法作進一步斟酌、理解與觀察，則在執行牧師義務時不因貿然接受教徒洗禮而產生爭端。 如馬雅各面對埤頭地區多人全程參與敬拜活動後，近十人欲申請受洗加入教會一事遲遲擱置，主要是因教徒意向不清，堅定度不足，須待時間考驗確定意志後方能決定之，[12]因為在處理受洗的候選人時需要非常謹慎，而且寧願偶爾拖延，而不是輕率地接受，否則將可能對教會有所傷害。[13]李庥接任時因埤頭教會部分復建工程尚未完成妥當，無法全面為群眾服務，馬雅各期望在 1868 年 2 月份他準備至香港結婚之前，能妥善地將此區教會交與李庥應用。[14]當馬雅各為完成終身大

---

[1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9。

[12] "Extract of letter from Dr. Maxwell",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77. (There was a congregation of about twenty persons, who remained during the whole service, and at the close I examined nine or ten men who profess to desire admission to the Church by baptism. Of some of these I am very hopeful, of others very doubtful as yet; but we shall wait a little till we see our way more clearly.)

[13] "Letter from Dr, Maxwell, Takao, Formosa, March 11,1867", *The Messenger V.18,1867 ,* pp.208.(we need to be very wary in dealing with candidates for baptism, and would rather have the pain of delaying occasionally than of rashly receiving such as might be only a hurt to the Church.)

[14] "Extract of letter from Dr. Maxwell",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77. (The mission-buildings, including hospital, are progressing rapidly. I hope that they may all be finished and habitable by the end of February. I am anxious to see them nearly complete before I leave to meet the friends at Hong Kong.) 馬雅各與 Miss Goodall 結婚訊息請參閱 *V.19,1868,* pp.115。

事而休假至香港期間，正好給予李庥學習新鮮語言的最佳時刻，他獨挑大樑直接面對新環境、新教友、新事物，正可發揮專長，展現才能的機會。此刻李庥獨自負責打狗與埤頭教務，與教友相互切磋磨合，互相適應雙方處事態度。看似一切風平浪靜的局勢，卻是風雨前之寧靜，一場襲擊風暴即將爆發，使得教案事件一發不可收拾。

海外宣教師面對緊急危難之時，「不得不依靠本國的政治保護，教會如遇到甚麼困難，都乞援於本國所派來的領事」[15]。1868 年 4 月 11 日突如其來的暴亂，讓所有人措手不及，更何況初入福爾摩沙的李庥，完全無法想像他的信徒即將面臨暴民們的毒辣毆打，受到分解煮食之慘狀。更無法認同他的老教友被誤解伏擊而入獄的事實。此爆亂與暴動發生當下是李庥抵臺四個月後所發生的重大教案事件，事實上，此刻的李庥因語言未通，尚未真正開始傳道階段，尚未完全理解福爾摩沙民情民風及語言之時，面臨如此混亂局面，著實需要冷靜思考，即刻當機立斷，故事件發生隔天，李庥委請英國領事協助處理該事件，據他透過當地傳道員敘述了解情況後，4 月 14 日緊急傳送給英國長老會相關訊息解說:

> 我很抱歉地通知你，上星期六早上，在埤頭街頭的一個半瘋女子，宣稱她有意加入羅馬天主教會。民眾立即控告她喝了教會的毒水。當時，我們的一位助手 T'iong(高長)在現場立即說：「他們沒有這種東西」，這個簡單的回話引起了一場毆打，在逃跑和被俘虜後，民眾再加以毆打他，並將他帶到監獄。我們的年長助手當天早上離開打狗，第二天來此執行服務，下午回來時，告訴我這種情況。我立即與我們教堂管理人出發去埤頭，當我們走在途中遇到從埤頭逃到打狗的老助手。他告訴我，暴徒已經進入並毀壞了教堂，家具，書籍和藥品。那天晚上，我想若沒有領事出面是沒有用的，於是我回來打狗且問他是否能在英語禮拜之後的第二天幫我們的忙陪我去。他拒絕這樣做，他表示他可以在星期二去。因此，同意今天首先向知縣通報情況。領事從當地官員那裡得到指示，說明在目前群情激動的情況下拜訪他，是不安全的，因為很難將兩名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從民眾手中救出來，他們將等待他的救援。在這次事件發生前幾天，他們在鄰近村莊的一個禮拜場所被火燒毀。據我所知，大多數福爾摩沙人還不太了解我們與羅馬代表之間的區別，而很不幸地，我們的助手雖然說得很好，但毫無疑問會導致埤頭人如此思考。我們有大約十名與我們共處的成員和問道者，其中有兩人是家人。我們有一位成員，曾經在國內從事生意的，整星期都在外做生意，在星期六晚上回到家，發現他的房子被掠奪，家人逃跑，他立即被追趕。在樹林裡避難了幾個小時後，他在安息日清晨三點鐘到達打狗這裡。當他為自己的家庭哭泣時，我問他現在如何看待他所信奉的宗教。他回答說：「我永遠不會放棄基督，至於我的財產，這不重要。」在這場

[1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9。

危機中，我非常哀痛我們親愛的醫生不在，但是我已寫信強烈要求他何時能離開大陸回來福爾摩沙。

對於這個簡單的事實陳述，你會發現我們的工作在這個新工作站中並沒有白費，因為這個磨難提供了誠摯的問道者一些考驗，而令人高興的證據表明，在我們的一些成員中有些已具成熟的種子。[16]

此暴亂發生之時間點，恰巧時遇馬雅各不在臺灣之時刻，這似是上帝給予李庥修習的震撼教育課程，如《雅各書：1:2-3》所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1867 年 7 月埤頭教堂遭迫害，1868 年 2 月教堂因破壞而整修完善，1868 年 4 月 11 日再度面臨暴民失去理智的燒毀破壞導致埤頭教堂二度毀損。1868 年 7 月英國長老會於暴亂後收到李庥 1868 年 4 月 14 日通報事件發生前因後果，即刻發出驚嘆痛惜的訊息：

福爾摩沙面臨的一場風暴，導致埤頭傳道所遭致破壞，當地基督教徒散置各地。不幸的是，此事發生時刻，卻是馬雅各不在福爾摩沙之時。李庥在艱難危急時刻做出處置判斷。我們相信，謠傳傳教士使用毒水，導致爆發的邪惡言論，可能很快就會被人們看到是完全錯誤的。[17]

誠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況且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不僅李庥急件寄回英國報告，

---

16 "Letter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Attack on the Mission Premises at Pe-taou- Testiony of one of the Christians to the Truth.",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147-148. (I am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last Saturday morning a half-mad woman, on the streets of Pe-taou, was avowing her intention of joining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people immediately charged her with drinking their poisoned water, when T'iong, one of our helpers, being on the spot at the time, said, "They had no such thing." This simple utterance occasioned an assault, and after escaping and being recaptured and beaten, the mob hurried him away to prison. Our senior helper, who left this the same morning, to conduct the service next day, returned in the afternoon, and told me this circumstance. I immediately set off for the place with our chapel-keeper, and when on our way up met the old helper stationed at Pe-Taou escaping to Takao. He told me the mob had entered and destroyed the chapel, leaving no vestige of furniture, books, or medicine. I saw it would be useless to proceed that evening without the consul, I therefore returned,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do me the favour of accompanying me next day, after our English service. Declining to do this, he stated he could go on Tuesday. It was therefore agreed to go to-day, having first apprised the magistrate. The consul got a note from him, stating it would be unsafe to visit him in the present excited state of the public mind, as it was with difficulty he rescued two Roman Catholic missionaries from the populace, who were going to wait upon him the previous day for redress. A few days before this occurrence one of their places of worship in a neighbouring village was destroyed by fire. As far as I can understand, the majority of the Formosan people are not yet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u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Rome, and the unfortunate, though well meaning remark of our helper, would doubtless lead the Pe-taou people to think so. We have about ten members and inquirers who are quartered with us, two of whom have their families. One of our members, who had been in the country engaged in his business all the week, returned home on Saturday evening, found his house plundered, family fled, and was himself immediately chased. After taking refuge for a few hours in the woods, he arrived here at three o'clock on Sabbath morning. When weeping for his family, whom he had learned had been beaten, I asked him what he now thought of the religion he had embraced. He replied, "I will never forsake Christ; as for my property, it is of no importance." At this crisis I mourn much our dear doctor's absence, but I have written to urge his return whenever he finds he can leave this mainland.
For this simple statement of facts you will perceive our labours have not been in vain in this new station, as this ordeal affords some proof of the inquirers' sincerity, and the pleasing evidence that in some of our members there are the ripening germs of a Heaven-begotten)

17 "Foreign Mission - China",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140. (The painful intelligence has been received from Formosa of another outbreak of the populace, lead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ssion premises at Pe-taou, and the scattering of the little band of native Christians there. It is unfortunate that it should have occurred in the absence of Dr. Maxwell, but Mr. Ritchie has acted with judgment under the trying circumstances, and we trust that the wicked rumours of the missionaries using poisoned water, which led to the outbreak, may soon be seen by the people to be utterly false.)

此時休假的馬雅各唯恐李庥語言溝通理解不足，特從廈門再轉述更詳細細節過程提供英國[18]。由於明哲保身的傳統儒家觀念作祟，地方官吏們為確保自身利益或官位未受此暴動影響，不願受理或追究或查辦此事，即使英國領事與船艦艦長拜訪地方官員瞭解實情，同樣獲得不理不睬之拖延傲慢態度對待，雖然不期望能自官員處獲任何解決方案，但若秉呈北京當局肯定將處理，或可壓制地方官必須正視此問題。[19]況且，整件事情爆發也非單一因素，暴亂起因不只是群眾不滿外國商人賺取不當利益，或民眾對宗教認知不清，還拒絕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在他們合法購買的一些地方修建教堂，甚至連中國當局也拒絕履行條約之規定[20]，再加上，外商買賣臺灣樟腦，道臺和地方官員們為要維持專賣權益，坐收豐利，造成爭端，導致事件擴大延燒至不可收拾狀態。[21]當然這也是出於「當時中國人的心理狀態，因東西方的風俗作風想法多有不同，又多數人的無知與對外國憤怒，難免引起國人的誤解與中傷。」[22] 為此，馬雅各與李庥決議同啟上告領事館，於 1868 年 6 月 21 日行文至英國駐打狗領事大使轉呈英國駐北京公使阿禮國 (J. Rutherford Alcock) 請中國外交總理衙門必須重視此事及懇請提出解決方案，其信函內容以七個要點完整敘述三年來福爾摩沙所發生的事件源由[23]。本文在此將馬雅各醫生及李庥牧師致英國駐北京公使阿禮國 (J. Rutherford Alcock)信件內容簡略其七項要點陳述如下 ：

---

[18] "Letter from The Rev. J.L. Maxwell, Takao Formosa, via Amoy, 16th May, 1868" ,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167-170.

[19] "Letter from The Rev. J.L. Maxwell, Takao Formosa, via Amoy, 25th May, 1868"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190-191.(The matter has been again referred to the Taoutai, at Taiwan-foo, but I do not expect that much will be gained there;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with such a set of officials as are at present ruling in Taiwan, the only pressure likely to compel action will be a direct on from Pekin, to which place, doubtless, the whole case will be referred as soon as possible.)

[20] "Letter from The Rev. J.L. Maxwell, Takao Formosa, via Amoy, 16th May, 1868"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167.(The present series of disturbances began with the refusal of the people of Tai-wan-foo to allow the Roman Catholic missionaries to build a chapel in some ground which they had legally purchased. The authorities of Tai-wan-foo being appealed to, they refused to do their duty, and carry out the treaty; and, in consequence, the priests had temporarily to succumb.)

[21] 此事件即為 1868 年發生重大教案之「樟腦事件」，文獻與學術界已多紀載，本文不再贅述其所有發生過程可參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 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年 8 月)。頁 1272-1389，1402-1549。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0-12。楊雅惠：〈天國與異邦：近代蘇格蘭傳教士在福爾摩沙的時空視域〉收入王城勉主編：《傳教士筆下的大陸與台灣》(桃園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出版，2014 年 10 月)，頁 210-211。蔡友蘭：《十九世紀末西方醫療體系傳入臺灣遭遇之抵抗與衝突：從馬雅各教案事件談起》(台北：台北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張大偉：《馬雅各醫生在台的傳教工作 (1865-1871)》(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許一平：《同治七年鳳山教案考實》(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廖漢臣，〈樟腦糾紛事件的真相〉，《臺灣文獻》，第 17 卷第 3 期，1966 年 9 月；蔡蔚群，〈1868 年臺灣南部涉外糾紛的經過與交涉〉，《高市文獻》，第 10 卷第 3 期，1998 年 3 月；葉振輝，〈安平砲擊事件前的地方交涉〉，《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臺南市政府，1990 年。

[22]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0。

[23] "Violent Persecution in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 *Volume 1,May 1868-April 1869* (教務雜誌)，(國立台灣大學: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頁 65-68。

表 4.2： 傳教士致英國駐北京公使信件內容簡述

要點	內容簡述
1	提及 1865 年 7 月初入條約規定之臺南府城傳教，因受到暴民攻擊，地方官員放任暴徒鬧事，致傳教事業被迫退出臺南府城而遷居打狗。
2	1867 年中買下鳳山縣城埤頭教堂，在教堂開放大約兩週後，暴民對它進行攻擊，並且將所有家具物品藥品帶走或破壞，雖透過領事努力為這次襲擊擺平希望獲得補救，但徒勞無功；被盜或破壞物品從未理賠，也沒有處置任何暴民或官員。
3	1868 年 4 月 11 日發生最重大事件，民眾分不清羅馬天主教與基督教教義不同，信徒高長被送入監獄。暴民手持刀具和其他武器進入埤頭教堂掠奪搶劫家具、書籍、醫藥用品、衣服等等。教堂建築完全被破壞。亦進入基督徒陳齊屋宅掠奪，毆打教徒，污辱妻女，且破壞其房宅。
4	1868 年 4 月 24 日，本地傳道師莊清風因事出外，不幸在左營遇暴徒襲擊致死而被分屍煮食。
5	雖然帶頭的暴徒名字已被送到該地方官和臺灣道台處，但官員沒有人願負責，也絲毫沒有企圖懲罰涉案人員或鎮壓此事之舉動。 與以往相同，主要暴亂者仍逍遙法外。因此，埤頭民眾與其周圍的基督徒為生命安全著想，不敢回去。
6	傳道師高長儘管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有罪，但卻被關押了七個星期，並且最終只是在英國領事的強烈壓制下被釋放。
7	房產損失價值不低於 462 美元（四百六十二美元）。 且需要不少於三百美元（300 美元）才能將損失的教堂和建築物恢復到原始狀態。

馬雅各和李庥共同呈訴重點在於「三年來福爾摩沙當局蓄意地漠視條約中所有關於宣教士及信徒的規定。不僅拒絕保護他們，並且不論公開或私下都持續地敵對他們在島上的生存空間，還縱容他們的下屬、文官、壯勇及其他人攻擊基督徒而不予治罪。他們拒絕英國領事一再地陳情，不論是郇和(Swinhoe) 領事、賈祿(Carroll)代理領事官或是 Adkins 等先生，都曾要求他們公正地處理這些案件；甚至現任的英國領事吉必勳先生，已數次抗議他們對近來發生的案件處理方式極度不公正，但無疑地這些領導人並不打算公平審理這些暴動和謀殺事件，或是賠償我們財物的損失。」[24]馬雅各和李庥的呈報狀尚未獲得滿意回覆，臺灣道臺與官

[24] "Violent Persecution in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 *Volume 1,May 1868-April 1869,* 頁 68。(For three years the authorities in Formosa have deliberately disregarded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in all that relates to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onverts. They have not only refused to protect them, but have secretly and openly steadily opposed their position in the island, and have so acted as to lead their subordinates, writers, chong iong and others to suppose that any violence towards Christians would not be dealt with as a criminal offence. They have refused the repeated applications of the British Consuls, Messrs. Swinhoe, Carroll, and Adkins, to deal justly in the several cases which these gentlemen have brought before them; and though the present acting British Consul, Mr. Jamieson, has severely remonstrated with them on the extreme injustice of their dealings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there is no probability either that justice will be visited on the leaders in the recent violence and murder, or that the value of our property destroyed will be recovered. We are constrained therefore to approach your Excellency with this memorial, and to beg your assistance. We are assured that it is only the influence of your position and authority, exercised at Pekin, that can move the authorities of Formosa to grant to Christians any rucasure of justice. We have no complaint against the people for persecution at their hands, but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and their subordinated in the Yamen.) 譯文見許一平：《同治七年鳳山教案考實》頁 59。

吏們仍是以傲慢態度處理之，放任暴民繼續騷擾。由於建築技術人員擔憂為埤頭教會重建承包工程將被非理性群眾痛毆或恐嚇威脅，多半傾向於拒絕承作，一如馬雅各不太樂觀的說法認為一切情況不明，無法確定重建工作是否會繼續進行。[25]

著實讓馬雅各和李庥徹底失望者，乃是已與勇敢的承包商簽下埤頭教堂重建合約，開始動工整修 4 月份被損壞的場地，為讓整修進度順利，馬雅各和李庥輪流監督務使教堂盡速恢復往日榮景。無奈於 1868 年 7 月 30 日再度遭受暴徒侵入破壞，暴徒將所有可用的木材料，磚塊，等等物質全數搬走，且摧毀建築物。據馬雅各指出，此次是由一群身著便衣的正式地方官吏所率領指揮的暴徒們所為，且事先照會官員，蓄意侵入攻擊破壞，意即完全在惡質官員的默認下從事此襲擊，主要用意在於驅逐傳教士離開此縣城。1868 年 10 月 30 日，打狗區的教堂被惡意縱火，除內部燒燬外，還包括馬雅各非常有價值的神學和醫學資料。[26]馬雅各認為官府的怠惰、傲慢、藐視、違法行為已嚴重破壞中英兩國互信互惠的關係，因此決議再請英國領事吉必勳(Mr. Gibson)介入關注，務必讓中國官員賠償所有損失。[27]

英國長老會自 1865 年進入福爾摩沙傳教以來，臺灣府道臺對於傳教士控訴、抗議暴動的擾亂，暴徒的惡行，均未獲得妥善改善與處置，甚至在官官相護下，讓傳教事業不斷遭受暴民騷擾，教堂不斷受毀壞掠奪搶劫，傳教士和教徒受恐嚇威脅等等事件，完全無法獲得確切回覆處理，致中英雙方劍拔弩張，就中國外交總理衙門報告：

> 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69 年 1 月 11 日)據閩浙總督應福建巡撫卞奏報，臺灣應辦各案，委興泉永道曾憲德帶印馳抵府城…應與英國領事官面商定議。該領事吉必勳屢次請調兵船，要挾索賠，復經曾憲德督同屬台灣府知府葉宗元親赴旗後口，與吉必勳面議。該領事屢次託病不見，十月初八日忽聞吉必勳親帶洋將茄噹絨生，管帶兵船兩號前往安平，在港開炮七次，居民忿欲爭鬪。…[28]

根據中國總理衙門紀錄中國官員之說法，英國領事官員於談判過程中出爾反爾，未依商談決議行事，導致砲擊事件發生，此將閩浙總督特派福建興泉永道曾憲德

---

[25] "Foreign Missions",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235.(Dr. Maxwell writes that affairs are very dark, and although an attempt is about to be made to rebuild the chapel at Petaou, there is no certainty that the work will be allowed to go on.)

[26] "Foreign Missions", *The Messenger V.19,1869 ,* pp.34.

[27] "Letter from Dr. J.L Maxwell, Takao, Formosa, 4th August, 1868",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263-264.

[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 第二輯》，頁 1298。

抵台談判至砲擊安平港之過程細數如下[29]:

表 4.3 : 1868 年暴亂事件 中英兩國談判過程

西元年	清同治七年	過　程
1868/11/8	9 月 24 日	福建興泉永道曾憲德抵達臺灣府，會晤地方各官瞭解個案情況。
1868/11/17	10 月 4 日	曾憲德與臺灣府道臺梁元桂、臺灣府葉宗元，赴旗後與英屬領事吉必勳會商。吉必勳堅持撤免道臺梁元桂，故會談未能達成協議
1868/11/21	10 月 8 日	吉必勳帶領英艦愛吉倫艦(Algerine)、博士達艦(Bustard)至安平，聲言即將佔領該地，以為談判各案之保證，並在街衢張貼佈告，曉示居民。
1868/11/22	10 月 9 日	愛吉倫艦(Algerine) 艦長茄噹(Thornhangh P. Curdon) 向安平協發出通牒，限十二個時辰內，讓出安平。
1868/11/24	10 月 11 日	曾憲德以事態嚴重，即接臺灣府葉宗元再往旗後與吉必勳商談。當日午刻，曾憲德已將各案大致與吉必勳議妥。但是日下午，茄噹率艦進入安平港，將澎湖協領餉師船一艘並管駕官孫廣才及水勇二名擄走。並聲言須交銀取贖。
1868/11/25	10 月 12 日	茄噹竟下令開砲轟擊安平港，並再通牒守軍退出。
1868/11/26	10 月 13 日	茄噹率兵登陸，突襲安平協屬。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就英國駐臺領事館的立場，認為中國官員常以規避藐視傳教士意見，不願處理暴民騷擾的事件，為要讓中國官員重視英國的權益，因而下令英國海軍砲艦即刻佔領安平港及安平古堡，為的是要求官員對條約規定的執行：

> 領事對他們有一個很重大的指控，這些指控是因他們對外國貿易團體的不公不義，領事對所有的控訴和陳述都被官府以逃避或蔑視的方式對待。故因權利喪失而作出結論迫使當局對當地施加壓力，逼迫他們傾聽他的聲音。故而根據領事館的指示，愛吉倫號(*Algerine)*砲艦茄噹艦長(Gurdon)指揮佔領臺灣府的安平港和熱蘭遮城。[30]

雙方如此強烈抗爭、對峙，將牽涉範圍極限擴大，直接撼動中國北京外交總理總署內部官員，為維護中英雙方互信互惠之利益與發展，北京當局命令下屬單位調

[29]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頁 113。

[30] "Foreign Missions-China" ,*The Messenger V.19,1869* , pp.58.(the Consul had a heavy catalogue of charges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arising out of their iniquitous conduct towards the foreign mercantile community, while all the Consul's appeals and representations were treated with evasion or contempt. He accordingl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was nothing left for him but to bring to bear on the authorities a pressure which should compel them to listen to his demands. Under the Consul's instructions Lieutenant Gurdon, of H.M.'s gunboat *Algerine*, took possession of Amping, the port of Tai-wan-foo, and the old Dutch Fort that commanded it.)

查、協議、處理及決議，最後達成妥協，中國當局全盤接受英國領事所提之條件，協議結果作出十一條賠償條款。[31]

1、 取消樟腦的壟斷權，宣布外國人及其僱員可自由買賣的權利。
2、 由道臺發給商人和其他人之護照，可在島內出差旅遊。
3、 賠償 6000 美元給英商怡記洋行(Elles and Co.)補償樟腦貨品的損失。
4、 支付基督新教傳教團 1167 美元賠償財產損失。
5、 支付羅馬天主教團 2000 美元賠償財產損失。
6、 支付英商怡記洋行(Elles and Co.)中間人賠償他家遭受劫掠的損失。
7、 懲罰與暴行有關的各個罪犯，直令英國領事滿意。
8、 在各地發布宣告承認迄今為止對基督教和基督徒傳播的誹謗與不公不義事項。
9、 保障島上傳教士的居住權和工作權。
10、宣布承認所有案件相關連部分中聯合審議的適當性。
11、請調動可憎可恨的官吏。[32]

鑒於 1868 年動盪事件騷動下，傳道事業幾乎循環於新設、建造、破壞、重建、再重建的繁複過程。傳道事業受阻，教堂建築重修，教徒信心重拾，傳教士心態重整。如《聖經・詩 27:5》云：「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裡，把我藏在他幛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凡此種種似如初創，雖然信徒人心惶惶地不敢回到他們自己的房子，誠惶誠恐地擔心被當地官吏或士兵喝斥毆打或關禁，唯可喜可賀者乃是仍有一批願與教會共榮共生之忠誠教友信徒們。如 1868 年 6 月 14 日，迫害事件風暴稍稍滅熄些時，李庥即在打狗為醫館聽道的病人計四人舉行洗禮，其中三人是被迫害下的苦難民眾，另一人則來自於埤頭附近約 25 英哩遠的後山，難得的是在這情況下仍願意通過考驗進入教會承認基督。[33]另李庥於 1868 年 8 月 31 日約有三十人出席的禮拜堂包括傳教家庭及孩子，共同坐在打狗教堂的主桌旁，其中四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共五人並未受異教徒威脅而願承認原生罪刑，信靠耶穌，這顯然是應證耶穌基督已存在民眾心中

---

3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 第二輯》，頁 1437-1438。

32 "Foreign Missions - China", *The Messenger V.19,1869* , pp.58.(1. The abolition of the Camphor monopoly, with proclamations declaring the right of foreigners and their employes to go and buy freely. 2. The issuing of passports by the Tao-tai to merchants and others, to travel for business or pleasure within the island. 3. Payment of 6000 dollars indemnity for loss of Camphor by Elles and Co. 4. Payment of 1167 dollars indemnity for loss of property by Protestant Mission. 5. Payment of 2000 dollars for loss of property by Roman Catholic Mission. 6. Payment of all claims of Elles and Co.'s Compradore for losses in the sacking of his house. 7. The punishment of the various criminals connected with the various outrages,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British Consul. 8. The issuing of proclamations everywhere acknowledging the injustice of the slanders hitherto circulated against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s. 9. The right of residence and of work to missionaries in the island. 10. Proclamations recognising the propriety of joint courts in mingled cases. 11. The removal of the obnoxious mandarins.)

33 "Baptism of four men at Takao"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219.(On Sabbath, the 14th inst., Mr. Ritchie baptised four men at our chapel in this place. They are all of them men who received their first impressions while patients residing in hospital. Three are from the neighbourhood of Petaou, and one is from another part of Formosa altogether, but living lately about twenty-five miles from this, back towards the hills. Thus we have joy in the midst of sorrow, the more that these men - three of them at least - are all refugees from persecution, and desire, notwithstanding, to confess Christ yet further by entering the Church.)。

之實例，儘管官府當局暗地教唆惡徒迫害傳道師及擊毀教堂，傳教士仍期待上帝的賜福讓一切情況趨於好轉。[34]或許這可藉由基督拯救理論解釋此種心理狀態之原因，一方面，基督承認人類生活的複雜性，以及生活被破壞誤解治療更新的方式的複雜性；另一方面，基督讚美上帝活動的，原為豐富的複雜性、自由度和新奇感。由於拯救具有強烈的實踐的向度，意味著要不斷適應不同的文化和立場。[35]故在這複雜情況下承認基督，其認知強度與向度的力道，是否能維持一定的時間，這需考驗傳教士對在地群眾的仔細觀察。

福爾摩沙群眾對埤頭基督徒的迫害，似已進入新的改觀階段，對於接受福音信仰者，大略已體會傳教士的用心。經歷震撼教育後的李庥終於在 1868 年 10 月首次以本地語言宣講佈道，這是他在抵達福爾摩沙後不到十個月的時間裡開始接觸，雖然以結結巴巴的語調宣講，仍獲信徒們接受且理解其義。且以 1868 年 9 月 27 日臺灣發生的地震作導引分享世界時事，李庥特別舉出「1868 年南美洲及太平洋地區發生地震」之時事作為話題，解說地震之相關性。[36]據查，1868 年世界發生兩次大地震，分別是 1868 年 4 月 2 日夏威夷大地震，震度 7.9 度；另一次則為 1868 年 8 月 13 日發生在南美洲秘魯的阿里卡大地震，震度 9.1 度，兩起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數巨大，損失慘重。尤其阿里卡地震被列入世界十大地震之一。[37]李庥希望傳遞各國訊息試圖開闊信徒們的視野，對傳教士而言，福爾摩沙處於地球的邊遠地區，若教徒能順著他們教導的教育，相信逐步接觸教導，將獲得相當不錯的知識。1868 年後，傳教事業已因英國領事和英炮艦介入干預，官府態度稍加改進且各損失均獲得應有賠償。為此漸層穩定狀況，馬雅各希望區分工作職責，分別在兩地傳教擴張範圍。因此自 1868 年 12 月起，馬雅各負責臺南府教區，李庥掌管打狗和埤頭兩區。以致由 1869 年開始，李庥將規劃其傳教發展時程，以打狗為起點，期將福音播散，服務對象擴大與擴展領域。綜觀 1868 年來所經歷之事件在此將整體彙製以了解傳教事業在福爾摩沙之發展與際遇:

---

[34] "Foreign Missions", *The Messenger V.19,1868* , pp.260,265. & *V.19,1869*,pp.4。(And Mr. Ritchie informs us that four men and one woman have been baptized, besides five children of believing parents, while a company of about thirty, including the mission families, sat down together at the Lord's table at Takao.)

[35] 福特(David Ford)著，李四龍譯《神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04。

[36] "Foreign Missions", *The Messenger V.19,1869* , pp.5。(Mr. Ritchie has preached his first sermon in Chinese and although with a stammering tongue, he was well understood by the converts. He has thus commenced reaching in less than ten months since his arrival in China. He reports that they experienced a sharp shock of an earthquake on the 27th of September, evidently in connection with those terrible commotions of which we have heard in South America and the island of the Pacific.)

[37]1868 年發生兩次大地震，其一是: 1868 年夏威夷地震，是指 1868 年 4 月 2 日 2 時 24 分左右發生於夏威夷王國夏威夷島的強烈地震。是次地震的地震規模為 7.9，最大震度為 10（X）度。本次地震引發了高達 13.7 米的巨大海嘯，共造成 77 人遇難，另有 46 棟房屋被摧毀。其二是: 1868 年 8 月 13 日阿里卡地震，在南美洲之智利阿里卡附近，(當時為秘魯領地)，估計地震規模 9.1，由納斯卡板塊沉入南美洲板塊，導致 25000 人死亡。鄰近夏威夷、日本和紐西蘭也有地震引發太平洋海嘯的記錄，第一波高 12 米的波浪在地震後 52 分鐘後抵達阿里卡，在 73 分鐘後出現高 16 米的波浪，海嘯也在夏威夷和紐西蘭造成破壞。1868 年 8 月 25 日發生約 400 次餘震。參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地震災害防治組：《秘魯地震初步分析評估報告》，(2007 年 8 月 22 日) 頁 3。李起彤：〈台灣及其鄰近地區之海嘯〉《臺灣海洋學刊 第 35 卷》，第 1 期 (1996 年 3 月) 頁 1 - 2。維基百科: 檢索時間: 2019 年 5 月 10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868%E5%B9%B4%E5%A4%8F%E5%A8%81%E5%A4%B7%E5%9C%B0%E9%9C%87

表 4.4 : 1868 年度　暴亂事件歷程

1868 年	出處: (*The Messenger)*	內　容
2 月	V19. 1868　p.115	馬雅各至香港結婚後，轉廈門汕頭訪視
4 月 8 日	V19. 1868 p.167-168	一流氓帶頭在埤頭附近的過溝仔 (Koe-Kau-a) 地方開始攻擊和燒毀羅馬天主教徒。羅馬天主教堂被燒毀，教徒被趕出這個地方。
4 月 11 日	V19. 1868 p.147-148	因婦女被誣喝毒水而抗議。高長挺身解說反被攻擊 追打至衙門扣押
4 月 12 日	V19. 1868 p.147-148	下午時李庥被告知發生此事 當晚要求領事 4/13 同往地方官府協調 但被拒改星期二 4/14 去
4 月 14 日	V19. 1868 p.147-148	與領事前往地方官府溝通，請求釋放高長，但未成。李庥即刻寫信向英國長老會報告埤頭教堂遭擊事件
4 月 23 日	V19. 1868 p.147-148	莊清風被殺分屍後煮食；高長仍在監獄扣押　(馬雅休假中)
5 月 2 日	賴永祥文集 p.311	馬雅各結婚休假，於 1868 年 5 月 2 日返台 (共約 6 個月假期)
5 月 16 日	V.19.　1868 p.167 龔李夢哲：《異鄉家塚》，頁 86	李庥喜獲長子威廉・克勞福德 (William Crawford)
5 月 21 日	V19. 1868　P.190	馬雅各和吳文水在打狗陪領事吉必勳與船艦艦長一起拜訪埤頭地區的官府官員。
5 月 30 日	V19. 1868　p.217	英國領事壓制下，高長被釋放出獄
6 月 14 日	V19. 1868　p.219	李庥為打狗醫館 4 人洗禮
6 月 21 日	V19. 1868　p.219	馬雅各和李庥共同行文至英國駐打狗領事大使轉呈英國駐北京公使阿禮國 (J. Rutherford　Alcock) 詳述臺灣暴亂情事，懇請中國外交總理衙門必須重視此事並提出解決方案
7 月 29 日	V.19. 1868　p.264	李庥至埤頭監督教堂重建進度
7 月 30 日	V.19. 1868　p.264	埤頭教堂再度遭攻擊，掠奪重建材料，破壞建築結構。
8 月 29 日	V.19. 1868　p.265	英領事吉必勳和船艦長訪臺彎道臺
8 月 31 日	V.19. 1868　p.265	李庥在埤頭為 5 人洗禮
10 月	V.19. 1868　p.264	李庥第一次以本土語言講道，並以 9 月 27 日剛發生地震為例解說其他世界大地震之相關事宜，灌輸教徒世界觀。
10 月 30 日	V.19. 1869　p.34	打狗禮拜堂遭便衣官員縱火，馬雅各損失其書籍和物品，另部分財物被馬雅各傭人- 高賢趁火打劫。
11 月 8 日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 頁 113	福建興泉永道曾憲德抵達臺南府，會晤地方各官員瞭解各案發生情況。

11 月 17 日	同上	曾憲德與台灣道臺梁元桂、臺灣府葉宗元，赴旗後與英屬領事吉必勳會商。吉必勳堅持須撤免道臺梁元桂，故會談未能達成協議。
11 月 21 日	同上	吉必勳帶領英艦愛吉倫艦(Algerine)、博士達艦(Bustard)至安平港，聲言即將佔領該地，以為談判各案之保證，並在街衢張貼佈告，曉示居民。
11 月 22 日	同上	愛吉倫艦(Algerine) 艦長茄噹(Thornhangh P. Curdon) 向安平協署發出通牒，限十二個時辰內，讓出安平。
11 月 24 日	同上	曾憲德以事態嚴重，即偕臺灣府葉宗元再往旗後與吉必勳商談。當日午刻，曾憲德已將各案大致與吉必勳議妥。但是日下午，茄噹率艦進入安平港，將澎湖協領餉師船一艘並管駕官孫廣才及水勇二名擄走。並聲言須交銀取贖。
11 月 25 日	同上	茄噹下令開砲轟擊安平港，並再通牒守軍退出。
11 月 26 日	同上	茄噹率兵登陸，突襲安平協屬。
12 月 21 日	V.19. 1869 p.87	12/21 艦長 Lord C. Scott 率 40 個海軍官兵，連同馬雅各, 領事史溫侯和吉布勳至埤頭見證下，與官府達成官民間之刑事責任
12 月 22 日	V.19. 1869 p.87	馬雅各和領事官員留在埤頭處理賠償案件，直至 12 月 24 日
12 月 25 日	V.19. 1869 p.86	馬雅各，吳文水，高長自打狗出發抵達安平港。
12 月 28 日	V.19. 1869 p.87	自此開始，教區分開負責。馬雅各負責臺南府城教區。 李庥負責打狗和埤頭兩地教區。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開拓新據點： 阿里港

歷經 1868 年暴動、暴亂、襲擊、掠奪、燒殺等事件不斷發生，致英國領事、炮艦介入護衛、談判，於北京當局壓制下，中英雙方最後協議賠償所有損失及免職不適任官員等條款為止，整整 9 個月時間，其中最重要條件即是英國領事要求撤免傲慢藐視權益的臺灣道臺，希望中國當局能夠採取新的更加善意的政策，指派親切、誠懇、傾聽、溝通、立場中立之官員，維持雙方之權益，維護傳教士與教徒們未來能擁有自由安全的領域，如此則傳教工作可以更加順利，福音擴展更順暢，如聖經《使徒行傳：9:31》云:「那時各處的教會都得到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度過黎明前的黑暗，迎接破曉時的光芒，對李庥而言 1869 年將是個嶄新的擴展年度。面對多重棘手緊急事項，首要處理之問題即是埤頭教堂重建工程使其盡快恢復，再者要以打狗或埤頭為中心點向外擴張傳遞福音，教育信徒，內化其神學觀念與倫理，廣納決志者進入基督國度。

同樣承受社會動盪不安，挾帶複雜情緒的群眾，雖在社會政治情勢稍稍穩定下，依然對基督宗教教義維持質疑態度，深怕重蹈覆轍，遭受迫害。透過傳教士堅定理念之解惑，對信徒循循善誘之勸導，民眾對此外來宗教觀念稍稍豁朗，進而由擔心害怕恐懼至心靈解開接受之漫漫長路而改變意念。據李庥向英國報告，1869 年 1 月 31 日埤頭教堂重啟，他開始自行負責埤頭教區，傳道所再次從廢墟中站起，當地的基督徒逐漸返回他們自己家園，人民顯得非常安靜平和，對於暴徒所犯罪刑不表贊同，但對未來生活則充滿希望。在埤頭教區，有十或十二個詢問者，希望能通過考驗接受洗禮。此次在暴亂中消失的成員是曾經努力耕耘過之福音種子，雖感痛心但也證明了基督徒堅定之信心，激起福爾摩沙教徒對基督宗教信仰更加增強其強度與韌性，感謝與感恩上帝的寬恕與拯救，相信這是激起信徒對主的寬容與支持的原因。[38]故於教會重啟之日僅少數信心堅定教徒外，僅有七名民眾參與開幕，但仍感恩是上帝的福音播撒下的小小成果，「他們的恐嚇威脅，求主鑒察並叫你的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 (使徒行傳 4:29) 」。兩星期後，信徒們堅定的態度影響前來聽道的親戚家屬們，幾近三十至四十人不畏懼地勇敢跨入禮拜堂參與安息日，甚有遠至 16 英哩外的打狗教區信徒同來享受這盛會。[39]群眾出席的盛況加強了李庥向外擴展的信心，藉由曾於打狗醫館的病人聽道獲致好評而引介，他首次將傳教領域延伸至距離埤頭約 20 英里遠的內陸，阿里港地區，此內陸地區與原住民部落約有 10 英里的差距。[40]李庥親切地傾聽三位長者的詢問，且以《聖經•約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討論「神愛世人」「作惡的恨光」、「耶穌和約翰施洗」與「信者能得永生」等部分與他們分享及講解。

1868 年教案事件後，李庥與馬雅各即以旗後的傳道所為據點，分別朝各自負責方向拓展，李庥乃自旗後、埤頭而前進至阿里港開展其新據點，該三處之距離如圖示：

---

[38] "Foreign Mission -China", *The Messenger V.19,1869* , pp.85.

[39] ibid, pp.122. (Meanwhile Mr. Ritchie informs us that the Pittaou chapel in Formosa was re-opened on January 31, when seven of the townspeople were present in addition to the brethren, and a fortnight later between thirty and forty were present at the Sabbath services some of whom were friends and relatives of the members, "whose consistency during severe trial has done much to recommend the Gospel to their now inquiring kindred." At Takao one man has twice attended the Sabbath services who had walked sixteen mile to enjoy the opportunity.) 此位行走 16 英哩至打狗聽道者於 1869 年 7 月 4 日受洗(pp.245)。

[40] ibid, pp.122. (Mr. Ritchie had made a visit to a large village about 20 miles inland, and about 10 miles distant from the nearest settlement of the aborigines.)。



圖 4.1：旗後 → 埤頭 (鳳山) → 阿里港 (里港) 之距離

阿里港位於屏東平原的北部，在漢人尚未入墾之前，有鳳山八社中的塔樓、武洛二社在此活動。其中武洛社因地近高山，生活習性與傀儡番相近。阿里港附近已經設有阿里港汛，阿里港社是西拉雅族平埔社，該社名是由「阿立祖神(Ali)」和所在地(An)二字合併組成的，譯義為「阿立祖神之地」。阿里港原先就屬於武洛社的舊址，武洛社的平埔族人是開發阿里港先鋒。乾隆年間，漢人將阿里港社開發成聚落，市集逐漸形成，阿里港街流民聚處，成為一個重要的商埠，故乾隆年間在《重修鳳山縣志》記載：「阿里港街，在港西里，縣東五十里。商旅貿易，五方麟集，市極喧嘩，近移駐丞署於此，為山豬毛番社要衝。」[41]是為當地漢番貿易交通的要衝，更是屏東平原地區重要的蔗糖集散及轉運中心。道光年間，因閩客間之衝突事件，阿里港族群間造成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經濟發生變化，經歷社會整合族群重組。[42]故其後因東港的興起，物資交易已逐漸取代阿里港，至李庥接觸阿里港平埔族群時，其面對之阿里港已非昔日繁榮，且已接受漢化，受制於中國管治[43]。漢人有其原宗教信仰，為召集更多信徒認識基督，李庥決議在阿里港租屋作為禮拜堂之用，由當地信徒負責該地傳揚福音工作，爾後則以阿里港為其中繼點持續擴展。李庥對於阿里港(Alikang) 初步的理解是 ：

> 阿里港與其他城鎮一樣是歸屬在帝國掌控下的城市，設置一名地方官員，有寺廟和和尚，平埔族是主要居住者，周圍並無大型村落，亦無市場集結

[41]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台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 (台北：台灣大通書局)，1984 年，頁 28。
[42] 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屏東縣政府，1993 年)，頁 136-137。
[43] 屏東縣政府：《重修屏東縣志 人群分類與聚落村莊的發展》屏東：屏東縣政府，2016 年 1 月。頁 78-80。

地，只有小村莊散落在竹林包圍著阿里港。[44]

由於阿里港已屬中國管轄地區，漢人如有任何節慶總是洗劫他們所飼養的雞鴨豬羊等牲畜作為祭祀之用，而地處邊遠地帶的平埔族人普遍是貧乏窮困現象，僅擁有小塊地種植，卻不足以供應全家族食用，另有些族人則成功地種些纖維質的植物，將可製成適於夏季用的布料，如麻質布料銷售至臺南府城。李庥認為他們另有與英國相同的觀念，即是尊重血統，重視血緣，遵守婚姻關係。[45]阿里港平埔族人對基督信仰之接受程度逐漸加溫，或許是「平埔族人不具攻擊性，是單純質樸的民族，漢人利用他們的弱點，以租用土地為藉口強佔那些土地 。」[46]即如馬雅各回到台南府城經營教區時，除帶著兩名傳道員外，亦是雇用西拉雅的平埔族人為家僕。[47]除因該族群單純性格外更希望將福音傳至各部落。故李庥理解且觀察到阿里港平埔族之物質條件何以如此貧乏窮困，實係被漢人掌控其生活空間。拓展阿里港的新據點是李庥與馬雅各分區負責後嶄新的開創，對首任傳教士來說的確令人雀躍值得稱道之樂事，雖然至阿里港之路程仍處處隱藏著被突襲的危機，如一本地傳道士於安息日欲至教會服務，獨自一人通過該路段而被殘酷地謀殺。[48]即便如此，李庥仍不放棄為不同族群傳遞福音。1869 年 5 月 31 日李庥特地將此訊息傳送至各國傳教士互通的刊物上，讓各國傳教士了解福爾摩沙黯淡氣氛已慢慢轉變為榮耀氣息共為此地祈禱:

自迫害停息以來，我們在福爾摩沙島南部的工作取得了進展。5 月 16 日，在埤頭地區，我有幸為 7 名男性和 2 名女性施洗;而申請入教者仍然有二十至三十人。5 月 20 日，我們在充滿希望的情況下在阿里港建立新傳道站。這個內陸小鎮位於埤頭東北方大約 20 英里距離，它擁有大量農業人口，距離最近的生番部落只有十英里。由於上帝已將福音帶到了這野蠻山區的附近，我們相信祂可能很快就能為我們敞開門，給予他們進入的信仰和力量。在山脈上平埔部落眾多，我們已經有充滿希望的跡象知道主正在準備這些人接受福音。如果事實顯示是上帝指引我們到這地區工作，我將很高興與你們交流;與此同時，我們仍然謙卑地請求大陸弟兄們為福爾摩

---

[44]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8th August, 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 pp.287. (Alikang is wholly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with a regular magistrate, a set of temples and priests,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of any other town of the empire. The Pepohoan element is inconsiderable, and is not found in the large market village, but only in the smaller bamboo encampments that surround Alikang.)

[45]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8th August, 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 pp.287. (and in consequence of a strict observance of marriage among themselves, their band of consanguinity reminds the foreigner from the west of an old highland clan).

[46]必麒麟 (W. A. Pickering)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93。

[47] "Foreign Missions - China",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141.* (Dr. Maxwell has engaged two servants from the aborigines of the east side of island, and he hopes they may prove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some future day with these savage people) 另參閱潘稀祺編：《台灣醫療宣教之父：馬雅各醫生傳》(台南：新樓醫院，2004 年)

[48] "Foreign Missions - China"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170.* (There has, however, been one painful exception to this in the cruel murder, by highwaymen, of one of the native preachers, when on the road to the new inland station of A-li-Kang. There is no reason, however, to suppose that the murder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his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沙的初創教會祈禱。[49]

如上述，阿里港教區的福音成長速度與受挫後的打狗和埤頭區有著相同發展速率，即如在台南府城努力的馬雅各，也有不少進展。例如 :1869 年 3 月 7 日，打狗教區數位候選人當中，兩人通過為基督徒，另有十六人參與聖餐禮。1869 年 3 月 14 日安息日加入近三十五人參與此盛會。[50]1869 年 5 月 16 日埤頭教區共九位通過考驗成為基督教徒。接著 1869 年 5 月 20 日則是阿里港教會新成立；1869 年 6 月 27 日李庥為台南府城七位信徒舉行洗禮，包括十二位歐洲人與原住民參與聖餐禮。1869 年 7 月 4 月李庥為阿里港五位候選教友講解宗教知識，這些人未來將如種子般至各處服務坐收成果。1869 年 7 月 7 日再有兩名打狗地區教徒受洗，其中包括前揭示，一位行走十六英哩至打狗聽道之教友。現在傳教士們被允許在平和安穩中繼續工作，而不必擔心以前被當地政府騷擾之情事。[51]這些成長跡象正如李庥先前所言「神聖真理的曙光逐漸緩慢地深植在這些純樸的心中。」[52]福音廣披下的場域已漸漸顯現繁榮場景，誠如篳路藍縷披荊斬棘般之艱辛路程，傳教士必然偶有遇些信心不足或搖擺不定者，總需透過傳教士耐心細心的撫育，方能豁然打開心胸沐浴在上帝的恩膏下，如〈哥林多前書 10 ： 13〉:「你們所受的考驗無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實的，祂不會讓你們遭受無法承受的考驗，在受考驗的時候，總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讓你們能忍受得了。」李庥特別描述幾位於「埤頭」與「打狗」重生後仍願意接受福音感化之教友的決志歷程[53]，就這些個案之特殊點筆者認為由其決志過程，或可理解傳教士決定接納的原因 ：

---

[49] "Takao - Rev. H. Ritchie writes, 31st May, 1869", *The Chinese Recorder V.2,1869, pp.80 (*Our work in the South of the Island is making progress since persecution ceased. On May 16th, at the district city of Pe-taou, I was privileged to baptized seven men and two women; and the enquirers who still apply for admission to the church are between twenty and thirty. On the 20th May we opened a new station at A-li-kang under promising circumstances. This inland town lies about 20 miles to the N. E. of Pe-taou, having a larg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only ten miles distant from the nearest savage settlements. As God has now brought the gospel to the vicinity of these wild mountaineers, we trust it may please him to give us soon an open door among then, and the faith and strength to enter in. Skirting the base of their mountains, the Pe-po-hoan tribes are numerous, and we have already had several hopeful indications given us that the Lord is preparing this people for the reception of his gospel. If facts pass before us in carrying on our work in these districts that are apparently wrought of God, I will esteem it a pleasure to communicate them to you; while at the same time, we still humbly beg the prayers of brethren on the mainland for the infant church in Formosa.)

[50] "Foreign Missions-China", *The Messenger V.19,1869* , pp. 170.

[51] ibid, pp. *246*.

[52] ibid,"letter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17th May, 1869", pp. 198.(In general the light of divine truth dawns gradually and slowly on these untutored minds.)

[53]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 197-198 , 289-290

表 4.5 : 1868 年暴亂後「埤頭」與「打狗」教友之決志過程說明

	人名[54]	決志過程	說明
1	Gong 憨伯夫婦 (2 人)	Gong 早年為官府官員，常在上級命令下壓榨百姓。其女婿在大陸經商且受福音庇佑，受此影響後於某一機會由信徒帶領進入教堂，深受感召而廢除祖先牌位加入基督行列，爾後常閱讀聖經參與盛會及提供處所供教友進行祈禱會。	憨伯曾因職權關係而壓榨百姓，幸得醒悟深受感召，拋棄神像，相信福音，後與妻共同受洗，且提供場所供教友祈禱之用。心懷童稚般單純學習聖詩與讀經。
2	Kang-leng 江龍母子 (2 人)	Kangleng 江龍約 25 歲男孩，曾是馬雅各醫師在埤頭的醫務助手，雖然其父親在生前反對他們母子入教，而後常見他及母親經常參與禮拜，雖在埤頭劫難中飽受迫害仍然沒有放棄跟隨上帝腳步的精神。經過李庥長時間考驗其決心後決定他們受洗。	即使父親百般反對或在埤頭事件中遭受破害，仍信靠上帝，藉主恩典，堅定信仰。
3	Ki 姬	是為銀匠工，經常分享偶像崇拜。於埤頭劫難中深受其害，後被勸誘至打狗教會經常出席聽道會，慢慢去除心中恐懼，故決心入教。	李庥認為他是位得救後最熱心的尋求者，深信他不會讓他的家人和教會的失望。
4	Kim 金	Kim 金是個中年人，幾個月前由一位成員勸誘他與他一起前往教堂，之後向他忠實的朋友證實「上帝是禱告者的聽眾和回答者。」	祈禱讓天堂緊緊圍繞著我們，進入我們的心靈。禱告使我們與基督保持親近;每天祈禱並繼續禱告的人永遠不會遠離他。
5	Hian-teng 獻定	是馬雅各博士的眼科病患之一，在醫院裡第一次聽到福音，於迫害時節雖然受到各種方式的威脅和邪惡的對待，但他表示不會逃跑。從禮拜堂開啟時，他一直是個勤奮的參與者，因眼疾關係很遺憾無法參加讀經研究。	在埤頭事件中飽要脅受迫害，卻仍堅持不離不棄精神，勤快參與，雖眼疾卻能充分利用機會聽道。
6	Pio 標	是李庥個人的僕人。1868 年時陪阿里港朋友來打狗看病，因朋友腿斷在醫院照護他 4-5 個月時間。在醫院聽道後，對聖經的知識開始有進展而入教，此即為	如〈馬太福音 24:40〉「兩個人在一間房子裡，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其意乃指上帝會揀選受感動之人。

[54] 參閱《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頁 54，註釋第 3 所述：賴永祥的〈133 埤頭教會劫後向榮〉提到此人，見《台灣教會公報》第 2026/2027 其(1990.12.30/1991.1.16)；亦刊於賴永祥《賴永祥文集，第一冊，教會篇 I》，頁 302-303，文後提到的江龍(Kang-leng)、姬 (Ki) 、金(Kim) 、牛(Gu)、獻定 (Hian-leng)和牛 (Po)之譯名漢字皆來自此。

		上帝感召可感化之人。	
7	Gu 牛	最年輕的一個十五歲的男孩，他的伯父是教友。 這個男孩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基督的真誠，常在安息日早晨聆聽傳教士，他的同伴嘲笑他，並要求他不要再跟隨基督，他回答「他不能，因為他希望從他身上得到永生。」	在對這些候選人進行的考試中，這個男孩表現出對福音的知識，使他的前輩感到驚訝，從這些跡像中李庥牧師希望仁慈的聖靈開始塑造可造之才。
8	77 歲老婦人	77 歲的老太太。敬拜一輩子的祖先牌位，最終由傳教士釋解而改宗，成為聖經課堂的服事員，通過考驗後傳教士認為時機成熟而為她洗禮。	此婦人關懷祖先牌位之顧慮，即如一般異教徒般，難以放下心中舊有習俗，認為上帝非為唯一真神。但依但覺悟則會獻其真誠之心，如李庥提到，以她的年紀而言，是精神最矍鑠、最抖擻的中國婦女。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震盪後的成效似已豐收，除打狗與埤頭重建完成外，增加平埔族的阿里港據點，傳教士認為仍有不足之處應還有進步之空間，李庥乃將 1869 年來的成果報告如下：

> 阿里港今年接受洗禮的成年人數為二十三位，包括一名兒童;在埤頭，有二十二個成年人;在打狗，則有八個成人和一個小孩;三個傳道站總數為五十三個成人和兩個孩子。在這一年中發生了兩起死亡事件，故至今止紀錄上之受洗人數共是六十七名成人和七名兒童。這些統計數據不包括台灣府城。我必須提醒你，去年 1868 年相對的比較無作為;但即使在迫害期間，受迫害的成員也以間接且最有效地的方式宣講福音書。以目前顯現的初果而論，可看見他們在考驗期間所保持一致和堅定信仰之意志，才有此成果。信仰堅定卻希望看到更多的事情;對於這些初期的成果，我們必須感謝上帝給予勇氣。[55]

[55] "From Rev. H. Ritchie, Takao Formosa, 22nd Dec. 1869"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 85*. (The number of adults baptised in A-li-kang this year has been twenty-three and one child; in Petaou, twenty-two adults; and in Takao, eight adults and one child; making the total number at the three stations, fifty-three adults and two children. Two deaths have occurred during the year, leaving the number at present on the roll---sixty-seven adults and seven children. These statistics do not include Tai-wan-foo. I must remind you that last year was one of comparative inaction; but even during that period of persecution the Gospel was preached most effectively, in an indirect way, by the persecuted members. To their consistency and stedfastness during trial much of the fruit now appearing is to be traced. Faith yet expects to see greater things than these; but for these first fruits we must thank God and take courage.)

歸納李庥牧師至 1869 年止受洗之成果紀錄如下：

表 4.6 : 1865 年 至 1869 年 總受洗人數

	傳道教區	成人受洗	孩童受洗	死亡人數	至 1869 年止總受洗人數
1	阿里港	23 人	1 人	- 2 人	共計 72 人
2	埤頭	22 人			
3	打狗	8 人	1 人		
4	台南府	19 人			

故自 1865 年馬雅各進入福爾摩沙醫療傳道以來，經歷迫害期的 1868 年到動盪後的 1869 年止，就傳教士所紀錄四年來在打狗、埤頭和阿里港三教區之受洗人數共有 67 名成人和 7 名兒童，若再加上台灣府受洗的 19 人，則全福爾摩沙島至 1869 年底即有 72 位成年人，[56]據李庥統計 1870 年度努力成果為[57]：

傳道區	1870 年　傳道事業成果
打狗教區	本年度打狗共 8 人受洗
埤頭教區	1870/12/18 有 3 男 3 女受洗，最小 19 歲男孩, 最大 73 歲老婦人，本地會員超過 50 人，每星期出席者 80 人。本年度共 26 人受洗。
阿里港教區	出席者約 80 人，受洗者 25 人。
特別註記	本年度 有 1 人不幸死亡，且有 3 人因故被中止職權。

從李庥書信報告中可清楚理解其個人特質，對於自己負責之教區不遺餘力，努力達成目標，不僅盡心盡力協助馬雅各開展的新據點，同時給予平埔族人提供機會教育教導，其最大目的即希望本地教會能夠自立自強。如李庥曾提過：「我從一開始就請我們的成員注意自立原則，決議是由執事提出在支持條例下，所有三個傳道站每個成員每個月根據他自己的能力提供捐獻。」[58]李庥提出這樣的主張，其目的是希望各教會達到自立自養的能力，往後才能永續發展傳道事業。就成果而言能在福爾摩沙異教社會中，改變意念，改變信仰，絕非是易事，這成果實屬難得。李庥虔誠的精神同樣表現在工作上，甘為霖(W. Campbell,1841-1921) 曾表示「他以非常虔誠，充滿希望和勇敢的精神來到他的工作。並且因為基督的愛受到了很多的約束，所以他在獲得人們的信任和感情方面比其他人成功得多。」[59]其

[56] "Foreign Mission facts and incidents",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 85*. (The total number admitted to the Church by our missionaries in Formosa during 1869 has been 72. Of these 19 were received at Taiwn-foo, and the rest at the southern station mentioned in Mr. Ritchie's letter above quoted.)

[57] "Statistics of the year",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83-84.*

[58] "Missionary work among the Formosa aborigines,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4th Sept. 1870", *The Chinese Recorder V.3,1870, pp.107.(* I have called the attention of our members to the self-supporting principle from the outset, and the result is that, at all these three Stations a monthly opportunity is affordedeach member, by the deacon present, to contribute according to his means for the support of ordinances.)

[59] "Closing Labours"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14.(* He came to his work in a very prayerful, hopeful, and courageous spirit; and because the love of Christ constrained him much, he succeeded more than many others in gaining the

親和力可以從平時與群眾互動中發現，若得知任何對福音感興趣的言論或行動，則循此蛛絲馬跡之線索，親力親為地去察看或感受，如李庥信內所述阿里港情況：

> 我在阿里港度過了一個安息日，除了已經受過洗禮的人之外，還找到了大約二十五到三十名詢問者，並與他們一起觀察當天的儀式。在敬拜休息期間與他們進行會談中，我對其中一些人的言論感到鼓舞，因他們的偶像已經被燒毀或被埋葬，現在已不想參加偶像遊行的場合。[60]

即使偶因路程的錯失，或同行者有意無意的提示任何人或某個聚會談論福音之語言，對他而言都是上帝的指引更是不可輕忽的原點。如李庥出訪阿里港時，因僕人建議可走入阿里港南邊的村莊有人談論福音，李庥認為是個傳福音的好機會，當他進入友人屋內發現聚集一群對福音有興趣者，不斷對其發問，而屋外正舉行廟會活動，遊行者徘徊於屋外，為讓更多異教徒能接觸不同宗教，李庥請助手將屋門打開，邀請他們一起聽道，試圖向他們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剛開始，人群中顯現火熱目光，隨著講道的進展，他們似乎感動並感到羞恥，在佈道完成之前，他們表現出一種非常不同的樣貌。廟會遊行者並沒有使用暴力，讓李庥深深感謝上帝約束異教者之行為，使聚會平和平靜地進行，且讓遊行者井然有序地退出。[61]這是不同宗教成功的交流，更可解釋是民眾已認知認可接納不同宗教之教義，群眾心態已漸趨成熟，使得傳教士更穩固的立足於福爾摩沙領域上。

因此，李庥忠於自己首創的阿里港教會，研究者統整自 1869 年至 1879 年止李庥所留下的《使信全覽》及《教務雜誌》史料紀錄觀察，即可理解他的用心程度與努力成果：

表 4.7 : 1869 年至 1879 年 阿里港教會發展進程

	出處: *The Messenger*	信件內文	信件說明
1	V.19 1869 pp.122	Mr. Ritchie had made a visit to a large village about 20 miles inland, and about 10 miles distant from the nearest settlement of the aborigines.	1869 年 5 月號的使信刊物提到: 李庥自打狗初訪內陸阿里港平埔族(約 20 英哩)，此處距離原住民處約 10 英哩
2	V.19 1869 pp.170	There has, however, been one painful exception to this in the cruel murder, by highwaymen, of one of the native preachers, when on the road to the new inland station of A-li-Kang.	1869 年 7 月號的使信刊物提到：一名本地傳道士為協助阿里港主日敬拜於路途中被強盜殘酷謀殺。

confidence and affection of the people)

[60] "Letter from Rev. H. RitchieTakao 6th Dec. 1869"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63.* (I spent a Sabbath at A-li-kang, and in addition to the persons already baptised, found some twenty-five to thirty inquirers, observing with them the ordinances of the day. At the usual conversational meeting with them during the interval of worship, I was encouraged by the statements made by some of them that their idols were already burned or buried, and that idolatrous plays, &c., were occasions in which they now could take no interest.)

[61]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246.*

3	V.19 1869 pp.198	I have visited Alikang lately and was permitted to open our new chapel under promising circumstances.	1869 年 5 月 17 日信內表示，已拜訪阿里港，並被允許的情況下可開設新教堂
4	教務雜誌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 1869, pp.80	On the 20th May we opened a new station at A-li-kang under promising circumstances. This inland town lies about 20 miles to the N. E. of Pe-taou, having a larg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only ten miles distant from the nearest savage settlements.	1869 年 5 月 20 日，在阿里港開新傳道站。這個內陸城鎮距離埤頭東北方大約 20 英里，擁有大量農業人口，距離最近的生番部落只有十英里。
5	教務雜誌 The Chinese Recorder, Sep. 1869, pp.116	On July 11th, at our island station - A-li-kang - five persons were baptised, this being the first occasion on which Christ's ordinances have been dispensed in the place.	1869 年 7 月 11 日在阿里港第一次 5 人受洗
6	V.19 1869 pp.270	The convert who so nobly burnt his idol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eople, and was baptized with four others on the 11th of July, has since died. He was attacked with severe fever, and although Mr. Ritchie, on hearing of it, at once sent some suitable medicine, the man's wife refused to administer it, and the patient died. This is felt to be a severe blow to the infant Church at A-li-kang,	1869 年 7 月 11 日受洗的 5 人中有一人因熱病而逝，李庥送藥品供其服用治療，但其妻反對，故辭世。因他是勇於在大眾面前燒毀偶像者，這對初創的阿里港教會是一大打擊。
7	V.20 1870 pp.11	Last Sabbath (20th Sept.) our A-li-kang station presented a scene of animated activity and considerable excitement, from the published fact that ten persons were about to sever for ever their connection with idolatry, and profess their faith as the disciples of Jesus Christ.	1869 年 9 月 20 日阿里港站有十個人願意斷絕他們與偶像崇拜的關係，並宣稱他們是耶穌基督門徒。
8	V.20 1870 pp.32	The mountain districts of Formosa are inhabited by people speaking a different tongue from the dwellers on the plain. Mr. Ritchie thus speaks of his desire to reach them:- The A-li-kang station is still in a thriving condition, and I hope we shall soon be able to regard it as a permanent outpost on the savage borders.	1869 年 11 月李庥先生談到他願意接觸山區不同語言的原住民，他認為阿里港站處於繁盛狀態，希望很快能夠將它視為番族邊界的永久前哨站。
9	V.20 1870 pp.63	Last week I returned from an itinerating tour inland, proceeding northward from A-li-kang, about thirty miles, and at some dozen different points found the people in general most willing to hear the Word of Life. At the same time I spent a Sabbath at A-li-kang, and in addition to the persons already baptised, found some twenty-five to thirty inquirers.	1869 年 11 月 29 日，李庥從內陸的阿里港向北行進，大約三十英里(去木柵)，發現當地人非常願意聽到生命之道。另在阿里港做了安息日禮拜，發現除了已受洗者之外還有 25-30 位問道者。

10	V.20 1870 pp.84	Last Lord's day was our Communion in A-Li-kang. We received into Church fellowship six men and three women, and twenty-three sat at the Lord's table.	1869 年 12 月 19 日在阿里港聖餐會上接納六個男人和三個女人，二十三個坐在聖餐桌。
11	V.20 1870 pp.133	When the Takao brethren met they agree to pay a helper every alternate month, and for this next year this is all, I think, I can ask the A-li-kang brethren to do; but from the outset I have set before them how desirable independence is, and told them the sooner they can do without foreigners the better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rist's Church in China.	1870 年 1 月 30 日: 打狗弟兄們同意每兩個月交付救助金幫助其他有難者，李庥認為他可以要求阿里港的弟兄們去做;讓他們能夠獨立而不需要依賴外國人，能越早做到更好，以便基督教會健全發展。
12	V.20 1870 pp.133	Sabbath, 30th January, I was at A-li-kang, where I found the number of hearers still on the increase, and considerable warmth among the newly-admitted brethren.	1870 年 1 月 30 日安息日，在阿里港，發現聽眾人數仍然再增加，而新加入的弟兄們則相當熱情。
13	V.20 1870 pp.160	Last Sabbath (March 27th) at the dispensation of Word and Sacrament in A-li-kang, six men and three women were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Above thirty inquirer were down on my list	1870 年 3 月 27 日安息日在阿里港聖禮中有六個男人和三個女人受洗。三十多位問道者被列入名單
14	V.20 1870 pp.160	In the afternoon(1870/3/27) our thirty sat down at the table of the Lord, and after the service they collected (exclusive of my contribution) $4-1/2 which was on average about 8d. a head, for the support of a catechist and for the poor or sick among them.	1870 年 3 月 27 日下午，三十人坐在主桌旁，他們在禮拜後收奉獻金（不包括李庥的捐款）共$ 4.5，平均每人約 8 便士(8d.)。是為支援傳道師和窮人或病人的助金
15	V.20 1870 pp.160	On the following evening(1870/3/28) we held our first annual meeting, when over ninety gathered in the chapel,	1870 年 3 月 28 日晚上舉行了第一次年會，當時有九十多人聚集在教堂裡。
16	V.20 1870 pp.161	Not long ago it was our painful duty to suspend two members, one belonging to Ta-kao, and the other to A-li-kang, which unhappy incidents show us that the Gospel.	1870 年 2 月 31 日信提到:不久前，兩名成員被停權，一名屬於打狗，另一名屬於阿里港，對福音而言是痛苦的責任，不愉快的事件
17	V.20 1870 pp.239	At this last communion season in A-Li-kang, I was laid under the painful necessity of suspending two members, an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rebuking other two for acting in such a manner as to give occasion to the heathen to blaspheme our God's most holy name.	1870 年 7 月 7 日信提及:在上個聖餐日阿里港兩名成員被停權，李庥奉主之名譴責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的作為給予異教徒褻瀆上帝至聖之名的機會。
18	V.20 1870 pp.239	Last Lord's day (3rd July) at our inland station, seven men and two women were also baptised.	1870 年 7 月 3 日主日內陸阿里港傳道站有七名男子和兩名女子受洗。

19	V.20 1871 pp.37	At the usual quarterly Sacrament in A-li-kang on the 23rd October, the five men and two women admitted have all been subjected to these tests.	1870 年 10 月 23 日阿里港每季聖禮中，錄取五男兩女都通過測試。
20	V.20 1871 pp.38	Another member at our inland station has passed away. When lying on his death-bed he gathered his heathen friends around him and exhorted them to believe in Jesus, and charged his wife that no sacrifices were to be offered at his tomb.	1871 年 10 月 29 日信: 阿里港內陸站的成員已去世。當他躺在床上時，他聚集了身邊的異教徒朋友勸他們相信耶穌，並指示他的妻子在他的墳前不用獻祭任何物品。
21	V.20 1871 pp.159	on the 19th ult.(1871/2/19) six men and three women were baptised at Alikang. On the following evening the second meeting was held.	1871 年 2 月 19 日六名男子和三名女子在阿里港受洗。1871 年 2 月 20 日舉行第二年年度會議.
22	V.20 1871 pp.232	I returned home yesterday after an absence of ten days , spent for the most part in the Alikang region and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in many of which we enjoyed good opportunities of preaching Jesus to the people. For the last few Sabbaths the chapel has been attended by half as many again as it can seat, and last week, when passing through Alikang, I directed our helper to remove a partition and give additional space to thirty or forty persons.	1871 年 7 月 4 日李庥大部分時間都在阿里港地區和周圍的村莊度過，有機會向人們傳講耶穌。在過去的安息日教堂的出席次數已經達到了原來的一半，7 月 1 日，當經過阿里港時，李庥指示助手拆除隔板，為三四十人提供額外的空間。
23	V.20 1871 pp.278	I returned from Alikang, and at our quarterly sacrament there on Sabbath (6th inst.), ten men, ten women, and one child were added to the visible communion of Christ's Church. The adults varied in age from fifteen to fifty-seven.	1871 年 8 月 6 日阿里港安息日的那個聖禮中，十個男人，十個女人和一個孩子加入了現有的基督教會。成年人的年齡從十五歲到五十七歲不等。
24	V.20 1871 pp.278	Six miles from this inland chapel stand a large village, the inhabitants of which have repeatedly had the Gospel preached to them.	1871 年 8 月 8 日提到:距內陸教會 6 英哩處有一大村莊[62]，其村民都已聽聞福音。
25	V.21 1872 pp.44	On the following Lord's-day, at Alikang, the chapel was crowded, there being about a hundred and thirty present, when eight men, five women, and one child were baptised.	1871 年 11 月 12 日 主日，阿里港教堂擠滿 130 人，當天有八個男人，五個女人和一位小孩受洗。
26	V.21 1872 pp.112	We have effected a purchase of the Alikang tenement to which I referred in my last. The native Church gathered 81 of the 200 dollars required.	1872 年 1 月 22 報告：已購買阿里港房地產權。 本土教會募集所需 200 美元中的 81 美元。

[62] 此地為「鹽埔」。村民因受到一名跛腳剃頭師傅之影響而聽道。此剃頭師傅曾在阿里港受洗，他經常拿著聖詩集，穿梭在各村為人證道，傳講福音，因而感動多人。"Another Evangelist"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278.*

27	馬偕日記(一) p. 34[63]	禮拜六 17 日 ：出發前往阿里港，在下午到達。非常炎熱的地方，可憐的李庥受苦了。 禮拜日 18 日: 助手在早上講道，有 145 人出席。下午李庥主講。然後我們前往鹽埔，在一間民房中聚會，有 25 人出席。	1872 年 2 月 17 日與馬偕前往阿里港,2 月 18 日(星期日)下午主講。
28	V.21 1872 p.230	on Sabbath the 5th. the native pastor received one man and one woman into the Church, and on the following evening the third annual meeting was held. There were over 200 present, and as they me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new chapel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nd also heard the voices of three pastors the moral effect of the meeting was most beneficial upon the heathen outsiders who were spectators.	1872 年 5 月 5 日在安息日，當地牧師接納一男一女進入教會。1872 年 5 月 6 日晚上舉行了第三次年會。有 200 多人在場，在這種情況下第一次見到他們的新教堂。並且還聽到了三位牧師的聲音，會議的道德效應，對旁觀者的異教徒外人最受惠。
29	V.22 1873 pp.39	Christian marriage at Alikang	1872 年 8 月書信提: 在阿里港以基督教儀式為新人證婚。
30	V.22 1873 pp.160	Our session met on Saturday, for the purpose of rebuking and counselling two erring members, and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painful duty devolved on me of suspending them from church membership. How grieving it is to see those of whom you expected better things, thus bursting the bands of obligation, and treating 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with contempt	1873 年 2 月 4 日報告: 星期六召開會議，目的是為了譴責和輔導兩個犯錯的成員。讓他們暫停教會會員資格。李庥說:看到原期望更好的東西，如此破壞恩惠的群體，蔑視地對待聖約的血，是多麼悲痛啊！
31	V.22 1873 pp.238	Alikang has been favoured with a visit from Dr. Dickson, and as these more southern station rarely see the foreign doctor, our people appreciate such visits.	1873 年 5 月 14 日信提: 德馬太醫生訪阿里港受到居民歡迎，因這些南方站很少看到外國醫生，人民欣喜其蒞臨。
32	V.22 1873 pp.314	On the previous Lord's-day at Alikang the Communion was also dispensed; and although there are over one hundred inquirers, I only saw my way to receive two men and two women.	1873 年 8 月在阿里港主持聖餐;雖然有超過一百名問道者，但只接收兩男兩女。
33	V.23 1874 pp.65	we reached Alikang in safety about 1.30 p.m.… Bidding adieu to Alikang, with its seven to eight thousand inhabitants at 12.45p.m.	1873 年 11 月 8 日李庥與友人下午 1 點 30 分到達阿里港訪問，住宿期間早晚進行禱告講道。11 月 10 日下午 12

[63]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一)：1871-1883》，(台北：玉山社，2012 年 3 月)，頁 34

			點 45 分，告別七至八千名阿里港的居民。
34	V.23 1874 pp.153	Last month I purchased a house in Alikang, near our chapel, for our helper's use.	1874 年 2 月 24 日左右在教堂附近買房供助手使用。
35	V.23 1874 pp.239	At Alikang, on the following evening, between thirty and forty attended, and I had an afternoon meeting for prayer with the elders. On that occasion, as heart was laid side to side with heart, the gracious Spirit was felt to be present.	1874 年 6 月份在阿里港，下午與長老有祈禱會，晚上則與三十到四十人見面。在那個場合，大家心靈契合，有恩惠的聖靈降臨在場。
36	V. 25 1876 (2) pp.97	"At Alikang," he says, "I again administered the Communion, and examined over twelve candidates for baptsim, though these, as a rule, were less hopeful than those at Akau."	1876 年 7 月 17 日巴克禮於阿里港執行聖餐及為十二個候選人受洗，但巴克禮認為這些人對基督的信仰意志不如阿猴人堅定且充滿希望。
37	V. 26 1877 pp.170	I start south tomorrow for the communion work at Alikang	1877 年 2 月 21 日李庥休假回英國，由甘為霖執行聖餐會
38	V.26 1878 pp.29	Sabbath (14th October) I spent at A-li-kang. A list of about twenty applicants was handed to me, but I examined twelve only of the more promising Some of those I had examined last year, others came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Of the twelve examined I admitted nine. There have been no baptisms at A-Li-Kang since Mr. Richie was there more than two years ago, so that some of those admitted have had a long time of probation. Four of those admitted…On the Sabbath forenoon there was an attendance I should say of about 150.	1878 年 10 月 14 日安息日在阿里港接受九位。李庥自 1876 年以來一直沒有舉行洗禮，所以被錄取的人已經有很長時間的見習。其中四人被錄取...此次安息日約有 150 人參加。

(此表由筆者整理)

就上述資料顯示，李庥由 1869 年開創阿里港教堂以來，陸續為阿里港平埔族解決土地問題，購買房產及為助手們增購住處，且鼓勵他們須自立自養且自籌備急難救助金，為教友們未雨綢繆。同時教育信徒必須忠於上帝之箴言，若有過錯不惜停權，由此種種事件組合，可知李庥對於自創的教會用心呵護般地提攜至成長壯大。

第三節　傳道新契機：　東港，阿猴

經過幾年前的抗爭及英國領事的介入，清政府已不再干涉傳福音的自由。1871 年則是上帝的榮耀普照在福爾摩沙大地上，其成果遠遠超過眼前所見。而將傳道領域延伸本是李庥擴展的初念，領域的擴充如同幾何圖形般的以點連接點形成面的構成，東港教區的開創即是此關聯的概念。

一、 東港教會

東港在清朝是屬鳳山縣的要鎮，鳳山縣內兩要港為打鼓港和東港，「打鼓港在埤頭縣治西南十里打鼓、旗尾二山之間；口門淺窄，外有沙坪，大船不入。位於東港溪口。東港在埤頭縣治東南六十里鳳鼻山後，外有沙汕，對面海中有小琉球嶼，船自北來，須由打鼓港外洋避汕而行，繞琉球嶼方能入港。港口門稍闊，水深不過一丈；惟小船可入。」[64]故東港的開創對於傳教士來說，自打狗港啟程至東港以船隻作為交通工具為首要選擇。李庥對東港地區之印象則如其書信所述「這是個約有一萬多人口密集的城鎮，是南方最大的漁業和貿易中心，一般情況顯示，人們大部分生活在鴉片禍害的頹廢下，很明顯它是一個群體墮落中心。」[65]鴉片貿易是基督教在中國傳道的可怕阻礙，鴉片的禍害侵蝕人性的意志形成墮落的民族，導致健壯者瞬息之間成為頹喪之人，傳教士面對本國政府政策之決定亦是無言以對，甚至必須承認英國在世界歷史上即使有其強權的榮耀，在這鴉片貿易上銷毀其他民族志氣的汙點，則無法以其榮耀掩飾之。[66]鴉片危害人體之深早已受世人批評抗議，傳教士唯有勸戒民眾轉為崇拜上帝祈求拯救敗壞的思想意識。而將據點擴展至東港其主要之關鍵點即是 1870 年 11 月 27 日在打狗受洗的男子，李庥書信提及「11 月 27 日，有一男一女兩人在打狗這個地方受洗。這名男子來自距離打狗南邊大約 16 英哩的海邊大村莊，近一年來已經表現出對福音的興趣。」[67]因而邀請傳教士親至該地傳道。故東港教區的擴點，基本上是依賴此人之協助，不過該教徒之本意曾被質疑是否想接近洋傳教士而提升身價，[68]姑且不論教徒之用意何在，東港據點因此而逐漸成形，據李庥 1871 年 3 月 14 日報告：

> 昨日我從新開拓的南部傳道站回到打狗。在東港我看到參加禮拜的人數增加甚多，當然其中有好多人是來看這個新玩意到底是甚麼。會友及幾位慕

---

64 唐贊袞，《台陽見聞錄》，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獻叢刊第 30 種，1958 年。

65 "Trial of a convert's faith",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105.(* This populous town has over ten thousand inhabitants, is the largest fishing and trading centre of the south, lying largely under the blight of the opium curse, and from the general appearance of its people, it is evident it is a common centre of depravity.)

66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256.*

67 "Two Baptisms",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83.* (On the 27th November, two persons, one man and one woman, were baptised at this place. The man is from a large sea-side village about sixteen miles to the south of this, and has manifested for nearly a year a decided interest in the Gospel.)

68 賴永祥：〈教會史話 148 東港以何聘為始〉《賴永祥文集 第一冊》，頁 359-360。

> 道友，以自費獲得一房屋，作為禮拜之用，需要改造及加添傢具，需費大約六十英磅。[69]。

傳教士樂見東港教堂能自籌款項支自我援成立，而順利且繁榮更是值得讚揚，李庥於 1871 年 7 月 23 日見證了東港第一次成果且為他們舉行聖禮，據李庥 1871 年 8 月 8 日書信記下此紀錄 ：

> 主日時，第一次在東港舉行聖禮，以上帝之名為八人洗禮。其中有兩位是受過教育，當中的一位是秀才，相當於我們的文學士。另一位是在年初，我第一次拜訪時，他要求提供聖經。幾個星期後，我們沒有再聽到關於他的消息，直到一個安息日早上，他加入我們，並告訴我們在這段時間內他摧毀了他的偶像和神主牌位，並決定敬拜真神。他曾協助教會購買現在的聚會場所。我難得看見比這個更美麗的典範，展現了神聖之道的啟蒙和再生的力量，在他生命晚期時，將這個可敬的人帶到耶穌跟前。「主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其他信徒大都是那些在過去或長或短的時間裡，在醫院享受基督教誨的人，我們一到達南方，他們就加入學習福音的行列。[70]

東港的繁榮進展，讓李庥深感欣慰，最感動的莫過於 1871 年 10 月於東港附近的原住民部落襲擊日本船難船員事件後，[71]仍有更多人加入基督教，李庥描述 1871 年 11 月 19 日「從這些村莊回來的時候，我第二次在東港分發了聖禮，當時有五男一女接受了聖餐。扣除南方偶然發生之事件後，仍然有大約五十人經常等待神聖的儀式。」[72]唯可惜 1872 年 1 月 7 日東港遭到火噬，又因風向關係，瞬間燒遍兩三百棟房屋，教堂已燒毀至面目全非，傳教士和信徒極為傷痛，在無家可歸情況下，李庥發揮人性慈愛心，不僅為教徒更為異教徒著想，而全力向在地外國

---

[69] "from Rev.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4th 1871" ,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159.*譯文截自賴永祥：〈教會史話 148 東港以何聘為始〉，頁 359.(按:依此判斷東港教會約 1871 年 1 月成立。)

[70] "Testimony of a convert",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277.(*On the following Lord's-day the sacraments were dispens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Tangkong, when eight persons were baptised in the name of the triune God. Two of the were educated men, one being a graduate equivalent to our B.A. whilst the oth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mongst my first visits to this place, came and asked for the Scriptures. For a few weeks we heard nothing more about him till one Sabbath morning he joined us, and told us that during the interval he had destroyed his idols and tablets, and had resolved to worship the true God. He helped us in securing and purchasing our present place of meeting. I have scarcely ever witnessed a more beautiful illustration of the enlightening and regenerating power of the Divine Word than in this instance, in bringing this venerable-looking person in the evening of life to the feet of Jesus. "The law of the Lord is perfect, converting the soul." The most of the other members were men who, for a longer or shorter period, have enjoyed Christian teaching in this hospital, and who at once on our arrival in the south ranged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the Gospel.)譯文參考《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頁 142。

[71]此事件發生於 1871 年 10 月 18 日，是琉球國王朝末期，從宮古島到首里上繳年貢的船隊於歸途時，在台灣東南部高士佛社、牡丹社、竹社之交界處被部落聯盟視為入侵者而處決的事件。船上 69 人，3 人溺斃，54 人因故被臺灣排灣族馘首，僅 12 人生還回國。參閱何雅文：《琉球問題之日中美的主張與責任 —被複雜化的琉球真實情況—》(台北: 天主教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04 年 6 月)，頁 9。另參閱維基百科：〈八瑤灣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7%91%A4%E7%81%A3%E4%BA%8B%E4%BB%B6 檢索日期: 2019 年 5 月 15 日

[72] "Communion at Tangkang", *The Messenger V.20,1872 pp.44.(* Last Lord's-day, in returning from these villages, I dispensed the sacraments for the second time at Tangkang, when five men and one woman were received into communion. After deducting the southern conting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fifty persons waiting regularly on divine ordinances.)

人募捐六十美元款項，平均分發給所有受災戶協助度過難關。[73]幸由當地居民自籌建築費用，教友監督籌建以竹子為結構可容納 250 人空間的教堂，於 1872 年 7 月 7 日主日啟用新教堂作為敬拜洗禮之用。 以下將史料所紀錄，臚列自東港開始接受福音之起源至 1879 年止之相關訊息。

表 4.8 : 1870 年至 1879 年 東港教會發展進程

	出處: *The Messenger*	信件內文	信件說明
1	V.20 1871 pp.83	On the 27th November, two persons, one man and one woman, were baptised at this place. The man is from a large sea-side village about sixteen miles to the south of this, and has manifested for nearly a year a decided interest in the Gospel.	1870 年 11 月 27 日有一男在打狗受洗。該名男子是來自距打狗南邊大約 16 英哩的海邊大村莊(即東港)近一年他來已表現對福音的興趣。
2	V.20 1871 pp.105	He invited m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eople of Tang Kang, and along with a helper, some weeks ago I had an opportunity of making known the Gospel to its curious crowds.	1871 年初[74]李庥受該男子邀請至東港了解當地民眾對福音的好奇度。
3	V.20 1871 105	I returned yesterday from this new station and found a few persons observing the Lord's Day.	1871 年 1 月 30 日李庥在東港新教堂發現已有些許人參與主日
4	V.20 1871 159	I returned yesterday from the new station opened in the south, and found a considerable increase of regular worshippers, and, as usual when new stations are opened, numerous ground of on-lookers, who desire to see and hear this new thing.	1871 年 3 月 13 日李庥發現東港新站參與人員增多，多數人想看和聽到新事物的
5	V.20 1871 pp. 277	On the following Lord's-day the sacraments were dispens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Tangkong, when eight persons were baptised in the name of the triune God.	1871 年 7 月 23 日第一次在東港執行聖禮，當時有八個人以三位一體聖名受洗。
6	V.21 1872 pp.44	Last Lord's-day, in returning from these villages, I dispensed the sacraments for the second time at Tangkang, when five men and one woman were received into communion.	1871 年 11 月 19 日李庥第二次在東港執行聖禮，當時有五男一女接受了聖餐
7	V.21 1872	On the evening of the 7th inst. a fire	1872 年 1 月 7 日東港遭

[73]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22nd January, 1872 - fire at Tangkang",*The Messenger V.20,1872 pp.112.* (On the evening of the 7th inst. a fire broke out in Tangkang, and as there was a breeze of wind at the time, from two to three hundred houses have been totally destroyed. The fire caught our chapel in its devouring sweep, and has left nothing remaining save the bricks which covered its floor. On behalf of the houseless people I appealed to the foreigners of this community, who subscribed sixty dollars, which have been distributed equally among the Christian and the heathen sufferers.)

[74] "Testimony of a convert: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Takao,Formosa,8th Augusy,1871"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277.* (whilst the oth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mongst my first visits to this place.) (1871 年初李庥第一次至東港。)

	pp.112	broke out in Tangkang, and as there was a breeze of wind at the time, from two to three hundred houses have been totally destroyed. The fire caught our chapel in its devouring sweep, and has left nothing remaining save the bricks which covered its floor. On behalf of the houseless people I appealed to the foreigners of this community, who subscribed sixty dollars, which have been distributed equally among the Christian and the heathen sufferers.	到火噬，因風勢方向燒毀兩三百所房子。除了地磚外教堂全毀。李庥代表當地民眾向在地外國人募捐 60 美元平均分配受災戶包括異教徒。
8	V.21 1872 pp.112	Yesterday,after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communion in this place, we had a collection on behalf of the new chapel for Tangkang, when about £3 sterling was realised.	1872 年 1 月 21 日李庥在打狗為東港教堂募集約3英鎊
9	V.21 1872 pp.135	On Sabbath, 14th inst., fourteen men from among the numerous inquirers at that station were baptised, and one the same occasion the Tangkang brethren came down to observe the Lord's Supper	1872 年 2 月 4 日[75]東港教友至竹仔腳教堂，慶賀新教堂開幕及觀看 14 人受洗
10	V.21 1872 pp.236	I spent four days here examining enquirers and preaching, but , although there are over thirty names on my list, I could only see my way to baptise one young man last Lord's-day (7th ins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pening of the new chapel.	1872 年 7 月 4 日至 7 日李庥在東港講道及執行聖禮。1872 年 7 月 7 日主日新教堂啟用。在 30 人只接受 1 人洗禮。
11	V.23 1875 pp.215	I am now on my way,having left Takao ten days ago in a junk, putting into Tang-kang for several days as the wind was unfavourable	1875 年 3 月 15 日李庥搭戎客船前往台東途中，因風向不佳而在東港停留幾天。
12	V.24 1876 pp.143	Last Sabbath, at Tang-kang,I administered the Lord's Supper, so completing my round of the twelve stations.	1876 年 8 月 27 日巴克禮在東港執行聖禮，也完成他十二站的巡迴。
13	第 13 次教士會議	Reported that heavy rains had injured Tangkang chapel.	1877 年 8 月 22 日會議報導，暴雨襲擊了東港小教堂。
14	第 16 次教士會議	Mr. Smith to see about the purchase and repair of a house at Tangkang, to serve as a chapel, for $300, the brethren there raising $100 of this amount.	1877 年 11 月 21 日會議報導，施大闢牧師至東港察看作為教堂的房屋購買及修理情況，教友自籌 100 美元。

[75] 參照賴永祥文集 :教會史話 155〈竹仔腳教會起源〉頁 373。紀錄: 2 月 14 日(主日) 李庥牧師在該堂施洗 14 名。筆者查據: 1872 年 2 月 14 日為星期三，1872 年 1 月 14 日為星期日，但再據馬偕日記(一) p.33 註明為 1872 年 2 月 2 日至 4 日在竹仔腳，禮拜日 2 月 4 日 14 人受洗，故筆者認為應是 2 月 4 日(日))。

15	第 21 次教士會議	Mr. Ritchie tabled the deeds of the of chapel-building at Tangkang.	1878 年 1 月 10 日李庥於會議上提出東港建築契約
16	V.26 1879 pp.210	Last year, owing to the heavy floods, the chapel here was swept away; and owing to this and other local causes, the congregation had got into a very dis-organised condition. However, during the spring they gather about £10 sterling, and have put up a bamboo structure capable of accommodating about 80 to 100 persons.	1878 年時，因洪水氾濫，席捲東港教堂，教友生活因而混亂。1879 年春天，東港人聚集了大約 10 英鎊建造了一個竹製結構能容納約 80 到 100 人的教堂。
17	V.26 1879 pp.210	On the Monday morning we crossed in three hours to Tang-kang.	1879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早上李庥花三個小時到達東港。
18	V.26 1879 pp.210	The 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is church have been drawn from a large fishing village called Kiam-po-a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river. Here Tioh-hia lives, an honest and active deacon, who is the father of Kat-a, one of our preachers. I spent three days in this village, and every evening his house was full of worshippers, who regard him very much as their spiritual father.	1879 年 5 月 21 左右東港教堂的一半成員來自河流北側的鹽埔仔 (Kiam-po-a) 的大型漁村。傳道師 kat-a 的父親 Tioh-hia 住鹽埔仔， 李庥在鹽埔仔待了三天，教友每晚都在 Tioh-hia 家敬拜，鹽埔仔人尊重 Tioh-hia 為屬靈父親。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由以上紀錄觀察，自東港立教以來，李庥輔助東港教會不遺餘力，經創會、火噬、募款、重建，洪水席捲，以及再建竹製結構教會，整個過程李庥盡心盡力為該教會的困境給予極大的支援，直至一切安置妥當，方放心交由本地傳道師執掌，而能因本地傳道者之熱心活耀而召募來自河流北邊，即今之屏東縣新園鄉鹽埔仔的信徒，進而慢慢壯大自我教會，甚而延續至百年後之今天。

二、 阿猴教會

鳳山八社中之「阿猴社，在縣東南四十里」，而「阿猴街，在阿猴社縣東南三十五里。」依此，阿猴社與阿猴街相差五里，即是阿猴街在阿猴社領域內的漢人市集，阿猴社原居阿猴地區，早在該地進行開發，並受漢化影響，漢人對當地的開發有不可忽視的貢獻。[76]乾隆九年(1744 年)上任的台灣御史六十七觀察番社「歸化已久熟番，亦知以稼穡為重。凡社中舊館埔地，皆芟刈草來，墾闢田園，有慮

[76] 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頁 250。

其旱澇者，亦學漢人築圳，從內山開掘，疏引溪流，以資灌溉，片隅寸土，盡成膏腴」[77]亦即平埔族人深受漢人影響，已知如何開墾土地種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時任鳳山縣令譚垣，曾寫「巡社紀事」描述當時的「鳳山八社[78]」中之阿猴社情形：

> 山行復出山，遠見溪雲起。阿猴當中權，闤闠列城市。
> 城門固魚鑰，修篁如列雉。編茅被堂奧，削土崇階陛。
> 天使持節來，聽馬歷至止。番目為我陳，此社非他比。
> 素稱物力饒，眾社歸經紀。年來生齒繁，不復追前趾。
> 我為番目言，物盛難可恃。應須敦儉約，慎勿踵奢侈。[79]

這詩文說明「阿猴社」曾經是八社中最為富饒的社，而且是「阿猴當中權，闤闠列城市」，它不但是位居於八社的中樞地位，而且還相當繁榮，甚具經濟規模。但因「年來生齒繁」，至乾隆其間已「不復追前趾」經濟情況已不如前。《臺灣府志》記載：「海寇林道乾戰敗，艤舟打鼓山下，恐復來攻，掠山下土蕃殺之，取其血和灰固舟，乃航于海，余蕃走阿猴林社」[80]。故阿猴的開拓沿隘寮溪及下淡水溪之間北上，阿猴為北上阿里港地區的交通要道。李庥在屏東的另一個新開發點即是阿猴地區，他寄望東港教堂的榮景可作為阿猴教會的表率。雖然早在 1869 年時期阿里港成立教會時，即吸引來自阿猴地區的教友參與，但因阿里港人數過多，教堂空間不足，且阿猴至阿里港路途偶遇洪水來襲無法成行，故阿猴教友興起自尋適當處作為當教堂之想法。1871 年 1 月 31 日李庥轉知英國教會阿猴地區教友們欲開創新據點之意見:

> 在阿里港，現在出席人數超過一百人，我們的大房間已擁擠了人。過去一年半來，有些家庭成員從南方十英哩的阿猴村莊來參與。他們曾多次表示希望有神聖崇拜的地方;但部分是由於北方站的要求，部分是由於缺乏合適的助手，我一直無法答應。然而，現在，想尋找更大的場所代替阿里港，上帝肯定將帶領我們指向這個新區域。…但我們希望在季節降雨之前在阿猴租一個地方，因為在夏天的時候，這些弟兄們在每個主日都會涉過幾條深而急的溪流。[81]

---

[77]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台灣文獻叢刊第九十種，頁二。(六十七，字居魯，滿洲鑲紅旗人，乾隆 9 年至 12 年(1744-1747 年) 任巡台御史)。

[78] 鳳山八社 :放縤社，茄藤社，力力社，下淡水社，上淡水社，塔樓社，武洛社，阿猴社。

[79]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十一・藝文(三)・臺灣研究叢刊，頁 388。

[80] 高拱乾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台北：台灣銀行，1960 年。頁 1288。

[81] "Proposed new chapel at Akan",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105.* (At Alikang, where the attendance is now over a hundred, our large room is uncomfortably filled. Several of our members, who are heads of families, have been fo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coming from Akan, a village ten miles to the south. They have several times expressed their desire to have a place for Divine worship; but partly owing to the claims of the northern stations, and partly owing to the deficiency of suitable helpers, I have been unable to comply. Now, however, instead of seeking larger premises in Alikang, the Divine will undoubtedly points us outward and onward to this new region. …we hope to rent a place at Akan before the season's rains descend, as in the summer time there are several deep and rapid streams which these brethren have hitherto crossed every Lord's Day.)

設立教堂本是不易之事，除傳教士能兼顧外還需有符合資格之傳道師照料，何況在異教徒居多的地區設教，需面對宗教族群與觀念的衝擊，再加上仕紳階級之阻礙。為此，李庥極為擔心阿猴處境情況，多次記載阿猴相關事宜，他總希望阿猴教徒能順利進行而不需再長途跋涉。如以下紀載即可理解阿猴建堂之歷程[82]:

表 4.9 ：1871 年至 1879 年 阿猴教會發展進程

	出處: *The Messenger*	信件內文	信件說明
1	V.20 1871 105	Proposed New Chapel at Akan: At Alikang, where the attendance is now over a hundred, our large room is uncomfortably filled. Several of our members, who are heads of families, have been fo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coming from Akan, a village ten miles to the south.… and partly owing to the deficiency of suitable helpers, I have been unable to comply.	1871 年 1 月位於阿里港南方十英里村莊的阿猴，因該地教友一年半來經常至阿里港參加主日。現阿里港人數過多已成擁擠狀態，故阿猴信徒建議自開新教堂。但李庥顧及人手短缺而猶豫。
2	V.20 1871 pp.105	Last week our brethren had premises in view for a chapel for $100, the one-half of which sum they were willing to contribute if the Church would meet them halfway; but pressure from without was brought to bear upon the landlord, and he has broken his promise. Notwithstanding this discouragement, we hope to rent a place at Akan before the season's rains descend, as in the summer time there are several deep and rapid streams which these brethren have hitherto crossed every Lord's Day.	1871 年 1 月 24 日教友尋一處所，但需款 100 元，信徒可負擔一半，剩餘需教會補助。後因屋主違約而未成。儘管沮喪，但仍希望在雨季前為阿猴租屋，因夏天雨季時信徒們必須涉過湍急溪流參加主日。
3	V.20 1871 pp.159	At the other station newly opened we have met with less success than a Tang Kang, as we have been circumvented at every point in seeking to obtain a more suitable place; but in the meantime we meet in an inquirer's house, where over a dozen persons wait on the preacher's word.	1871 年 3 月 14 日李庥信內提及，新開放的阿猴據點，其不如東港成功。因找到適合地點時總被刁難。此時是在詢道者住處，此處有十多人等著傳道師的傳講。
4	V.20 1871	I spent at Akau, where some thirty	1871 年 6 月 25 日阿猴有大約

[82] "Proposed new chapel at Akan",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105.*。另參閱賴永祥：〈教會史話 149 在東港的早期發展〉，頁 361-362.

	pp.232	persons are now hearing the Word and observing the day; and as the brethren have just entered a more suitable place, I am in hopes our weekly attendance will after this increase.	三十個人聽道及守主日; 信徒們剛進入一處合適處所，希望每週的出勤率會增加。
5	V. 20 1871 pp.278	After having endured a good deal of opposition, our brethren at Akau are now meeting at much more suitable premises. The opposition did not come from the labouring or merchant, but from the official class.	在經歷了很多阻力之後，阿猴的弟兄們已有適合的場所開會。這阻力不是來自勞動者或商人，而是來自官方階層。
6	V. 20 1871 pp.278	New Places of Worship: The place of worship at this station seats about eighty, and is at present about half-filled; bu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in prospect of requiring a larger chapel before long, we have filled in an adjoining empty piece of ground and fenced it round, and in the future we hope to see a chapel raised upon it fit to seat several hundreds.	1871 年 8 月 8 日李庥信件提及：阿猴傳道站之空間約可容納八十個座位，目前已占半數; 為因應未來需求，已將隔鄰空地圍起，預備未來建造教堂之用。
7	V.21 1872 pp.135-136	When there on the last Sabbath of January, I found the chapel full, and about fifty persons came forward inquiring for baptism.	1872 年 1 月 28 日李庥發現教堂已經坐滿，約有 50 人為洗禮前來問道。
8	V.22 1873 pp.16	Akau, a place with 4000 or 5000 people, has a chapel and from one to two hundred hearers. On the Sabbath-day the small place was so crowded and the day so hot, I was obliged to shorten our afternoon service. The neighbouring house is a place where pigs and cows are kept, and the odors passing through our chapel were anything but pleasant; but notwithstanding our straitened space, there are many hopeful signs, the Gospel taking root in many Chinese homes and hearts in the district.	1872 年李庥提及:阿猴是個擁有 4000 或 5000 人的地方，教堂內則有一兩百名聽眾。在安息日時教堂小又擠，雖周遭環境髒亂，空氣氣味不佳，但仍對此地福音發展頗有期望。
9	V.22 1873 pp.159-160	Although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of this place have had to contend with considerable opposition of late, yesterday our small chapel was full, there being about eighty men and twenty women present.	1873 年 2 月 3 日，雖然阿猴的基督教團體面對相當大的阻力，但小教堂仍擠滿了百人出席。
10	V.23 1874 pp.65	we took a southern course to visit the mission- station at Akaou, about ten miles from Petaou, and	1873 年 11 月 10 日李庥與友人至距離埤頭 10 英里的阿猴，約

		reached there at 4.30 p.m. At a meeting in the evening a few members were present and a few listeners. A great many of the members belong to outlying villages eight and ten miles off, and come in on the Sabbath.	下午 4 點 30 分到，晚上會議有幾位成員在場，還有來自八英里外偏遠村莊的教友，他們也會參與於安息日。
11	V.23 1874 pp.118	Our brother, Mr. Ritchie, has had to encounter a few difficulties with the soldiers about Akaw.	1874 年 2 月 12 日德馬太信內報告，李庥在阿猴遭遇士兵干擾。
12	V.23 1874 pp.153	Our substantial and commodious chapel at Akau is to be opened in a week or two.	1874 年 3 月 24 日李庥報告 ，阿猴教堂堅固又寬敞的禮拜堂將在一兩週內開放。
13	V.23 1874 pp.240	On returning southwards, the evening spent at Akau showed a goodly attendance, indicating no abatement of interesting in waiting upon God.	1874 年 6 月底左右李庥南返時，在阿猴度過一晚，教友表現良好的出勤率，對福音的期盼沒有減弱。
14	V.23 1875 pp.44	This chapel is our most substantial and costly place of worship in the south. It will hold about 400, and as there is a piece of ground at the back belonging to us, which is now surrounded by a high wall, at a trifling expense accommodation could be provided for as many more.	1874 年 10 月 27 日信件提及，阿猴教會是南方最重要，最有價值的禮拜堂。它可容納約 400 人，且其後有被高牆包圍的空地屬於我們的，以些許的貸款提供我們更多空間。
15	V.23 1875 pp.297	The intervening Sabbath we spent at A-kau, where the congregation, under the care of an attentive helper, seems to be in a thriving condition. They have a very good chapel, with, perhaps, the best accommodation for the missionary of any in South Formosa. They are at present seeking to improve it by building a sort of hall behind, for general church purposes. For this purpose they have already collected among themselves about 80 dollars.	1875 年 8 月 29 日李庥和巴克禮在阿猴度過安息日，因會眾細心照顧下，似乎處於繁榮的狀態。阿猴是南福爾摩沙最好的教堂有傳教士最佳住所。阿猴目前正尋求增建後面作為教會使用。 為此他們已經募集了約 80 美元。
16	V.24 1876 (2) pp.97	At Akau he dispensed the Communion, and examined about twelve candidates for baptism, many of whom, seemed from their answers to be in a very hopeful state. Some of them he might have been inclined to admit, but that he had made it his practice not to admit any on this his first round.	1876 年 7 月 17 日巴克禮信提: 他在阿猴執行聖禮考驗了十二名受洗人，他們第一輪的回答似乎不太堅定，之後才有充滿希望的肯定答案。

17	V.25 1877 pp.198	Discouragements at A-Kau I spent a Sabbath at A-kau.	1877 年 5 月 11 日巴克禮報告，他在阿猴發現有些教友表現令人沮喪之事。如放棄敬拜，，利用教會為自己利益等事情而被逐出教會。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羅馬人書 8:19》，歷經波折不斷的阿猴傳道站的信徒，形容他們是越挫越勇的戰士實不為過，李庥很感謝上帝的榮耀照亮此地，1872 年 1 月底當他再訪阿猴時，發現參與人數已漸增多，尚有 50 人左右詢問受洗之事，這是教會進展的好契機，若照此速度增加成員，李庥甚至期望能擴大七倍之多。[83]縱然阿猴教堂的建造經常面對當地政府與群眾相當大的反彈，仍有教徒願意提供其家產以擴充教堂場所，但李庥認為暫緩擴充需再等待適當時機。或許延緩擴充是最佳方法，對傳教士來說，重點在於信徒信仰上需全心全意的轉變，李庥認為阿猴城內人對傳教士的態度友好，但某些販夫走卒或低階官員總喜好挑釁，常在牧師講道時徘徊於門口。而另一眼盲成員努力學習模樣，讓李庥深為感動，他認為信徒誠心認真學習才是最重要的首要課題。

對李庥個人而言，自 1867 年 12 月 13 日踏進福爾摩沙領土後，尚未熟悉周遭環境，語言未能完全通曉時，即面對 1868 年幾乎一整年時間的異教徒情緒高漲大暴動時期，1869 年深入平鋪族群探訪了解其生活習性，祈作為未來接觸之起點，自此才能真正算是他初期傳道的活動開始。整體而言，1869 年至 1871 年間，馬雅各醫療傳教所牧養的教區仍需仰賴唯一的李庥牧師為教徒洗禮，而李庥卻也能將自身負責之區域延伸至平埔族部落，可知傳教士的決心與用心。另以當時政治局勢或許「教士對教民而言是有利的保護，一般教民的奉教為世俗的利害遠過於對教義的嚮往」[84]，改宗可能是他們生存之道的機會。由下圖顯示，清楚觀察到李庥所牧養的教區，從打狗→埤頭→阿里港→東港→阿猴等地幾乎跨越屏東地區，此見李庥對傳道之路秉持著誠摯與堅持，即使尚不適應福爾摩沙氣候身體狀況頻出問題仍是持續前進，1871 年 9 月 8 日馬雅各曾敘述「李庥先生的健康狀況明顯惡化，在外時必須小心謹慎鍛鍊他自己。自夏季開始以來，他身體經常發燒和嚴重地受瘧疾侵襲，且飽受頭痛之苦。」[85]雖是如此，李庥仍然不忘在福爾摩沙留下他的足跡。不過，馬雅各自己也因身體不適，於 1871 年 10 月回蘇格蘭休養，幸仍有 1871 年 2 月 10 日即抵台的德馬太醫生(Dr. Matthew Dickson) 繼續

---

[83] "Akau",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135-136.* (This station to which I have occasionally alluded as being low in the social scale, has during the past months made progress. When there on the last Sabbath of January, I found the chapel full, and about fifty persons came forward inquiring for baptism. It is delightful to see the readiness of the common people to hear the Word of God, and if reinforcements could only be thrust our into this field our stations could be multiplied sevenfold.)

[84]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 (1860-1874)》，頁 174。

[85] "Health of the brethren",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280.*(Mr. Ritchie is decidedly deteriorated in health, and will have to exercise much caution in exposing himself. He has had very frequent and some very severe attacks of f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summer, and suffers considerably in his head.)

為福爾摩沙居民服務。而因傳道事業日漸蓬勃，英國方面也為福爾摩沙增派新的生力軍 - 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ell) 於 1871 年 12 月 10 日抵臺承接在臺的傳道業務，範圍包括台南、木柵、拔馬、崗仔林、柑仔林，甚至遠至大社、內社埔社等地。[86]於此同時加拿大方面也首次派出馬偕牧師 (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於 1871 年 12 月 29 日抵臺為福爾摩摩沙北部民眾服務，[87]以完成馬雅各早已觀察到北部傳道事業的重要性[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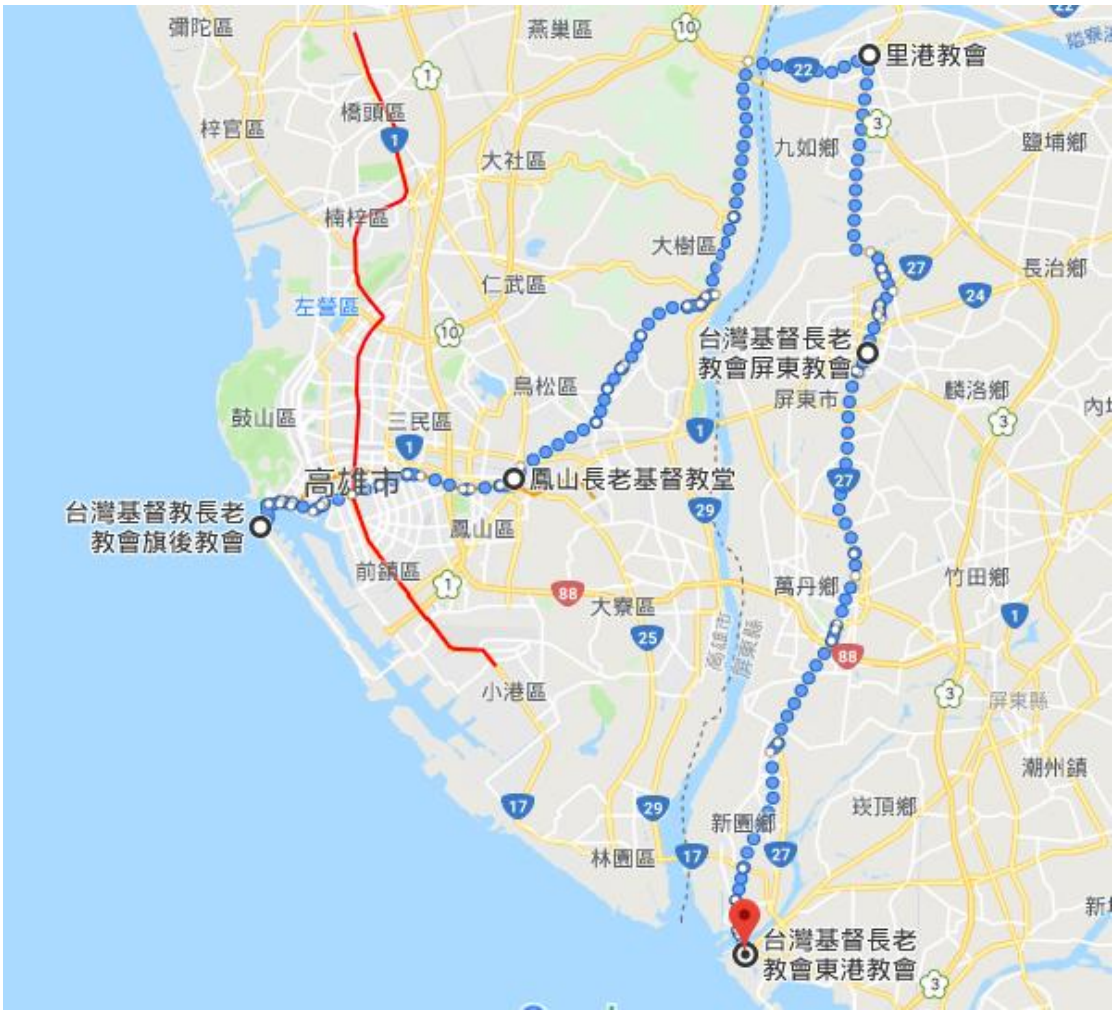


圖 4.2 至 1871 年止 李庥所牧養的教區

(註:計有打狗 (即旗後，1865)，埤頭 (即鳳山，1867)，阿 (即里港，1869)，東港 (1871)，阿猴 (即屏東，1871)等地區

---

[86] Edwrd Band,*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 - 1947* , pp.85,88.

[87]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頁 26。

[88] "From Dr. Maxwell, Taiwanfoo, Formosa, 11th April, 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162.* (The Roman Catholics are already before us in the north. Let us have another pastor here from our own Church, and let the strength of a new mission be devoted to the subjugation of the north.)

第四節　據點再延伸：　竹仔腳，杜君英，鹽埔

李庥對傳道領域似乎早已規劃出自我的理想地圖，以初期的打狗與埤頭教區作為原點開始，慢慢順著情勢接觸認識族群籌設教區，故此時期已將其構想再實現，深入各不同族群宣揚福音，除感化平埔族外，此階段再深入客家庄，成為第一個與客家族群互動的傳教士。如同上帝的指示似的「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歌林多後書 3:17)。只要是行腳過的區域，都可能是傳道的機會。

一、 竹仔腳教會

李庥用心經營東港教區的成果，吸引了來自附近區域有興趣之居民。而竹仔腳設立的淵源，即如李庥的報告，「幾週前和助手一起，我花了好幾天時間向生活在番族所佔據的高山山脈底部村莊的平埔族講道。他們最願意聽福音。當我們向南旅行時，很多人詢問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之間的區別，因為羅馬天主教徒在這地方有宣教團。」[89]李庥認為上帝既給予基督新教機會，和不為欲接受福音者開啟大門，不但可延伸領域還可因信徒而鞏固。況且東港的教堂每個星期都很擁擠，不只當地觀眾參與主日，還有來自距離南方約 6 英里的兩個村莊。先前李庥已在那裏講道兩次，他認為當地人有如木柵地區平埔族相同表現出真摯認真地聽道之精神與態度，在如此誠摯懇求下，李庥已先安排傳道人至竹仔腳，信徒還承諾，若每個主日有傳道師則他們願意提供禮拜場地，如此則不需再到東港，甚至亦可將妻子和孩子們帶到禱告教堂來。因此，他們暫時聚集在原為穀倉之空間，不過他們仍渴望建造一個新的小教堂，若成效能達到要求且他們決議可行，則信徒願意承諾提供土地和建築材料，李庥則承諾提供家具等。[90]李庥解釋：

> 這個新站（竹仔腳 Takakha）於阿里港以南 30 英里的直線上，位於山海之間，是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地區。這個地方和阿里港之間的內陸已有羅馬天主教傳道站，因此我們發現自己在西班牙鄰居的北部和南部開啟了這扇新門。 從這一點來說，我認為距離南岬不超過五十英里。[91]

---

[89]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106.* (A few weeks ago. along with a helper, I spent several days in preaching to the Pepohoan living in the villages at the bottom of the high mountain range occupied by the savages. They were most willing to hear the Gospel. As we travelled southward inquires were made at various points as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oma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forms of Christianity, as the Roman Catholics have a mission in this quarter.)

[90] "A new station",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44.* (In the meantime they have provided an empty barn in which they assemble, and after their harvest is over they are anxious to proceed with the building of a new chapel, promising both ground and materials, and if they carry their resolution into effect I have promised to provide furnishings, &c.)

[91] 同前註。(This new station (Takakha) is in a direct line thirty miles south from Alikang, and almost halfway between the sea and the mountain, and is situated in the midst of a larg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Halfway between the place and Alikang the inland Roman Catholic station is planted, so that we find ourselves by the opening of this new door both to the north and south of our Spanish neighbours. From this point I should think it is not more than fifty miles to the South Cape.)

李庥註此「發現自己在西班牙鄰居的北部和南部開啟了這扇新門」之意，乃是指天主教道明會在距離打狗三公里處的前金村庄購地蓋教堂，至 1862 年於原住民部落的「萬金庄」地區立足，[92]而「竹仔腳」正好介於其中，距離(南岬(鵝鑾鼻) 則不遠處。李庥特別標註之意義正可呼應 1858 年杜嘉德何以疾呼務必在福爾摩沙傳福音之急促心聲，在此標註似有意讓英國教會了解基督新教已較天主教更能深入福爾摩沙人民心中。1872 年 1 月 14 日，李庥將成果向英國報告，他已在距離阿里港南邊直線約 30 英哩的距離，設立新的據點 - 竹仔腳教堂 ：

> 本月 14 日。 我有幸在最南端的據點開了一間新的小教堂。有 300 個座位，是由這個中國人社區的自覺自發努力建造的。他們還增加了幾個房間供助手使用;在基督徒的指導下，人們所表現出其熱誠精神與承諾，我希望從今開始，「生命之光」的認識可以向南和向東輻射開來。[93]

竹仔腳地處偏遠靜謐的小農莊，既無寺廟亦無住持，建造、設教、宣講之干擾阻礙因素較少，傳教士樂意凝聚各方信徒同心協力打造該場所，這些天性自然質樸的信徒，也影響東港教區之弟兄同聚慶賀，禱告，且於安息日當天 1872 年 2 月 4 日，即有十四名通過考驗而受洗。[94]新據點的設立直接影響周遭異教徒的生活環境，因信徒堅守教規教義，則由其內心自然產生強大力量，很顯然地因透過基督耶穌宗教而表現中國人傳統基本寬容慈愛的文化，相對地吸引不少族群加入基督行列。據李庥報導 1872 年 6 月 30 日，有八名男子和三名女子接受了洗禮。其中四個是客家人，或說廣東話的人。他們也使用閩語。李庥以教會洗禮紀錄上觀察，已有大多數的福爾摩沙平埔族人和中國廈門人，現再加上廣東客家人，則已有三個不同族群了，顯見李庥傳道又再進一程。[95]

---

[92] 白若瑟(P. Jose Maria Alvarez)原著，黃建龍等譯註《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 第二冊》，頁 180,186。(按:郭德剛神父買下前金庄用地，於 1863 年以歐式風格建造。而 1869 年李嘉祿神父在萬金庄建立了當時島上唯一一座美麗的雙塔教堂。)

[93] "New Chapel at Tek-a-kha,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22nd January, 1872",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112.* (On the 14th inst. I was privileged to open a new chapel at our most southern station. It is seated for 300, and has been built by the spontaneous exertions of this Chinese community. They has also added several rooms for the helper's use; and judging from the fine spirit exhibited by the people in carrying out this undertak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hristian graduate formerly referred to, I am hopeful that from this point the knowledge of "the Light of Life" may radiate southward and eastward.)

[94] "Progress at Takakha",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135.* (On Sabbath, 14th inst., fourteen men from among the numerous inquirers at that station were baptised, and one the same occasion the Tangkang brethren came down to observe the Lord's Supper, and to congratulated their more southern friends as a worshipping company in their new house of prayer. The chapel has been built in a quiet agricultural village, where there are neither temples nor priests; consequently there are very few formidable barriers in the way of a preached Gospel.) (按:參照賴永祥文集 :教會史話 155〈竹仔腳教會起源〉頁 373。紀錄: 2 月 14 日(主日) 李庥牧師在該堂施洗 14 名。筆者查據: 1872 年 2 月 14 日為星期三，1872 年 1 月 14 日為星期日，但再據馬偕日記(一) p.33 註明為 1872 年 2 月 2 日至 4 日在竹仔腳，禮拜日 2 月 4 日 14 人受洗，故筆者認為應是 2 月 4 日(日))。

[95]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okay, Formosa, 9th July, 1872"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235.*

表 4.10 : 1871 年至 1879 年 竹仔腳教會發展進程

	出處: *The Messenger*	信件內文	信件說明
1	V.21 1872 pp.44	Our chapel at Tangkang has also been filled every week, not with a local audience, but with one gathered from two villages about six miles farther south. On two recent occasions I preached there.	1871 年 11 月 21 日提及:在東港的教堂每個星期參與人不只當地觀眾,還有來自距離南方約 6 英里的兩個村莊，李庥有兩次在那裡講道。
2	V.21 1872 pp.44	This new station (Takakha) is in a direct line thirty miles south from Alikang.	1871 年 11 月 21 日提及:這個新站（竹仔腳 Takakha）位於阿里港以南 30 英里的直線上，幾乎位於海和山之間，位於大量農業人口中
3	V.21 1872 pp.43-44	Last Lord's-day, in returning from these villages.	1871 年 11 月 19 日李庥自竹仔腳回程
4	V.21 1872 pp.112	On the 14th inst(1872/1/14). I was privileged to open a new chapel at our most southern station. It is seated for 300, and has been built by the spontaneous exertions of this Chinese community. They has also added several rooms for the helper's use.	1872 年 1 月 14 日在最南端的地方開了新教堂。有 300 個座位，是由這個漢人社區的自發努力建造的。他們還增加了幾個房間供助手使用。
5	V.21 1872 pp.135	On Sabbath, 14th inst., fourteen men from among the numerous inquirers at that station were baptised, and one the same occasion the Tangkang brethren came down to observe the Lord's Supper	1872 年 2 月 4 日安息日[96]，竹仔腳眾多問道者中的 14 名男子接受受洗，同時，東港弟兄們親自觀察主的晚餐，並為他們祝賀及禱告。
6	V.21 1872 pp.235	on Sabbath eight men and three women were baptised. Four of these were Hakkas, or persons speaking the Canton dialect. They also use, of course,the popular dialect of Formosa. Two of the scattered peoples of this island have already submitted to the faith - the Amoy Chinaman and the Hoan- and now a third tribe, the Canton Chinaman, is found on our communion-roll.	1872 年 6 月 30 日安息日,有八名男子和三名女子接受洗禮。其中四個是說廣東客家話，當然，他們也使用福爾摩沙的方言。這個島上兩個分散的民族已接受信仰 - 廈門漢人和番人。現在還有第三族群，廣東漢人，在我們的聖餐名單上。
7	V.22 1873 pp.313-314	Last Sabbath at Tekakha was our Communion, and of the six persons received on the occasion	1873 年 8 月 17 日在竹仔腳的安息日盛會，有六個人入會，其

[96] 參照賴永祥文集 :教會史話 155〈竹仔腳教會起源〉頁 373。紀錄: 2 月 14 日(主日) 李庥牧師在該堂施洗 14 名。筆者查據: 1872 年 2 月 14 日為星期三，1872 年 1 月 14 日為星期日，但再據馬偕日記(一) p.33 註明為 1872 年 2 月 2 日至 4 日在竹仔腳，2 月 4 日禮拜日 14 人受洗，故筆者認為應是 2 月 4 日(日)。

		three were Hakkas - Chinese of the Canton province. On Saturday afternoon I crossed to their village, and enjoyed a good opportunity that evening of preaching to a large crowd brought together from curiosity to see the foreigner whom they had never seen.	中接受三個中國廣東省客家人。 1873 年 8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我經過他們的村莊，很高興有一個美好的佈道機會，那天晚上，一群人由於好奇心而聚集，看到他們從未見過的外國人。
8	V.23 1875 pp.297	Next Sabbath we spend at Tek-a kha.	1875 年 9 月 26 日李庥休假前和巴克禮訪竹仔腳
9	V.24 1876 pp.143	The last death reported was that of Kheng, the elder of the Tek-a-kah congregation. He died last week. His funeral was attended by between two and three hundred people. He was a very useful man to the congregation, and the people feel his loss very much. They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him, not only for spiritual guidance, but for temporal protection.	1876 年 8 月 24 日竹仔腳長老 Kheng 蒙召了。有兩三百人參加他葬禮。他是會眾中非常有用的人，人們非常感念他。也習慣以他為標竿，他不僅是屬靈的輔導，更是屬世的保護者。
10	V.26 1879 pp.29	Coldness and Ignorance of the worshippers at Tek-a-kha: On the present occasion I was somewhat grieved to find that the Tek-a-kha congregation is not by any means in what you would call a very prosperous way. It seemed that the Sabbath attendance had considerably fallen off, while hardly any one was found willing to come near the chapel for instruction throughout the week.	1878 年 4 月甘為霖發現竹仔腳會眾出席安息日者人數已大大減少，而幾乎沒有人願意在整周內到教堂附近接受教育。
11	V.26 1879 pp.29	As to our congregation at Tek-a-kha,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recent deaths, first of the only elder, and then of the only deacon, had had rather a depressing effect upon both members and adherents.	1878 年 4 月竹仔腳衰退原因與最近安息的長老有關，對成員和信徒都產生了相當令人沮喪的影響。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初創教會的興旺往往取決於當事者之推動與否，就傳教士立場，為延續偏遠教會之生命力，或許可仰賴外力予以推動。而後，衰退主因雖在於竹仔腳唯一的長老已安息關係，不過就甘為霖所言，是因當地太窮，民眾為生存考量，無多餘時間

進入教會，且因無自行閱讀能力，[97]故當時參與教會意願不高。而時至今日，竹子腳教會已是蓬勃的發展了。

二、 杜君英教會

「杜君英庄」為舊稱「檳榔林」其庄名典故源由來自杜君英餘黨所稱。杜君英生於明末清初，自幼父歿母代父職，其個性直率英勇且孔武有力。清康熙 46 年（1707 年），客籍之杜君英渡海至臺灣拓墾，租佃田地耕種，兼替檳榔林管事向佃戶收租之職。清康熙 60 年間(西元 1721 年)臺灣內部居民因長期受制於清官員之壓榨統治，致朱一貴起義，杜君英應和之舉，共同對抗清政府。後杜君英戰敗，與其餘黨逃至山中，卻受清兵誘導而被捕，後被斬首於海濱。餘黨部將們乃攜其衣物埋於檳榔林，而將該地稱之為「杜君英庄」。[98]據清黃叔璥紀載「鳳山八社，皆通傀儡生番。放繚社外之大武、力力、枋寮口、埔姜林、六根、茄藤社外之糞箕湖、東岸莊、力力社外之崙仔頂、四塊厝、加泵社口、下澹水社外之舊檳榔林莊、新東勢莊、上澹水社外之新檳榔林莊、柚仔林、阿猴社外之揭陽崙、柯坷林、搭樓社外之大武崙、內卓佳莊、武洛社外之大澤機溪口，俱立石為界。」[99]其新、舊檳榔林莊皆為現今屏東縣內埔鄉。「舊檳榔林」，為今日屏東縣內埔鄉東勢村大和社區。「新檳榔林」則為內埔鄉中林村。早期原為兩千多戶的大庄，後因隘寮溪水患，人口大多外移而分至兩地。1872 年 4 月 22 日李庥在杜君英庄開設新教堂，就其向英國報告杜君英位置及內部空間描述如下：

> 上個月 22 日我在杜君英庄開立新的禮拜堂。對您而言，這是個新地名，或許您有興趣知道它的地理位置。埤頭離打狗東邊 8 英哩，阿猴離埤頭東邊 15 英哩，杜君英又離阿猴東邊 6 英哩。這個擁有一千多人的番(Hoan)村庄座落於兩座高峰之間的山谷，山高在 10,000 至 12,000 英呎，南部綿延的山脈延伸至南岬。相對於較北的番(Hoan)地區，例如木柵和岡子林，少了吸引人的景觀。在木柵和阿里港半途之間，土地往東延伸，較低的山脈消失了，衍生出一處平原，有些地方乾燥貧瘠，但大部分肥沃，數百個村落星羅棋布，居住著數萬人口。阿里港和鹽埔的禮拜堂座落在離平原北部界線不遠之處。往南 12 英哩則是阿猴與杜君英，東港和竹仔腳大約在中心地帶，大約在從最北端到南岬的半途。
>
> 這座新禮拜堂建立的地區方圓 5 英哩內，有數個大的番(Hoan)村落。因地制宜，這棟禱告的殿可以坐上 400 到 500 人。雖然目前只有六十多位慕道友，我相信等我找到時間更忠實地在這裡服事，工作會有擴展。不論如何，

---

[97] "Coldness and ignorance of the worshippers at Tek-a-kha" ,*The Messenger V.26,1879 pp.29.* (It should be borne in mind that people like the brethren here are doubtless poor, and dependent for a livelihood on their daily work in the fields which, in most cases, will begin at daybreak and last on till late in the afternoon.)

[98] 吳豪杰：《屏東內埔地區杜君英形象及其文化研究》(屏東：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年)，頁 24。

[99]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11 月)，頁 167。

> 數位慕道友已經接受聖靈的教導，但為了給他們機會進一步學習，我延緩舉行聖餐禮。[100]

杜君英庄位於近番社地區，對李庥拓展教區的理想又新增一部份，李庥於 1872 年 8 月的信件述及杜君英精美大教堂之建造過程所發生之小細故，而讓李庥深感感動；該教堂是由兩兄弟提供土地和鄰居三人每隔一段時間工作三個月以省下工資費用，雖被人質疑或破壞，仍澆不熄他們對福音的崇拜，卻也遭受不少責難。李庥為讓他們能自立自養，乃自打狗送一隻火雞，希望在當地繁殖，卻被偷了。隔晚一助手的家禽也消失，另一晚柴火也被盡數取走。但對杜君英庄來說，長久以來的舊習性，恐怕不是短期間可調整，李庥曾在觀察此庄後描述之：

> 這個村庄是名符其實的「賊窩」。一百多人的生計依賴偷割鄰居的稻子，偷挖他們的甘藷，偷牽他們的牛。在這裡，這些人不把任何當局放在眼裡，依但被追緝，就逃到山裡，等風聲過後，再回來繼續打劫為生。離此往南大約 10 英哩之處，官府開始鋪設一條從西往東的路。如果道路鋪設完成，無疑會讓這個地區變得比較更安全。[101]

村莊的惡習與阻擾無時無刻存在，即使為協助某一女信徒處理後事時，亦有惡敵以石圍剿，而進打狗醫院養傷，他們雖遭受種種迫害仍鼓勵信徒，必須信靠上帝，相信審判日到時上帝會做很好的安排。[102]這種堅定信念執著態度，著實令李庥更加感動教民的付出。而後 1873 年時李庥常關注此地，因杜君英地區為平埔、閩、客等居民，種族複雜，進展不易，當地教友若聚集在教會，則其家產即可能遭受搶奪而損失，教會亦無意為教徒處理這些事，又因該教會地處低窪潮濕，身體易

---

[100] "New Place of Worship"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184.* (On the 22nd ultimo I opened our new chapel at Toakungeng. As this is a new name it may possibly interest you to know its locality. Pithau is eight miles east of Takao, Akau is fifteen miles east of Pithau, and Toakungeng again is six miles to the east of Akau. Situated at the base of two peaks from 10,000 to 12,000 feet in height, the axis of the southern chain of mountains terminating at the South Cape, this Hoan village of over a thousand inhabitants has few attractions of landscape compared with more northerly Hoan districts, such as Baksa and Kongana. Halfway between Baksa and Alikang the position of the land trends eastward, the smaller ranges disappear, giving place to a plain which is in some parts and arid waste, but for the most part fertile, dotted with hundreds of villages, with a population of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Alikang and Tampow chapels are built not far from the northern limit of the plain. Akau and Toakungen are situated twelve mile farther south, whilst Tangkang and Tekakha are about its centre, halfway from its northern point to the South Cape. The region in which this new chapel has been built has several large Hoan villages within a circuit of five miles. Accordingly this house of prayer is able to seat from 400 to 500; and although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only some sixty hearers, I have no doubt that after I find time to work this district more faithfully the work will spread. Several of the inquirers had been, to all appearances, subjects of the Spirit's teaching; but in order to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for further instruction I have delayed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Sacraments.)譯文參見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Hugh and Elizabeth Ritchie)：《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 (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神學院)，頁 184-185。唯譯文中之地名 Kongana 應為「岡仔林」誤譯為「柑仔林」。此文已改正確地名。

[101] "Blessing Received at Toakuneng" ,*The Messenger V.23,1875 pp.44.* (This village is literally a " den of robbers." There are over a hundred persons who subsist by cutting their neighbours' rice, digging their potatoes, and lifting their cattle. These men set all authority at defiance, take to the mountains when sought for, and return to their career of plunder when the danger is past; but about ten miles to the south of this, the Mandarins have begun to construct a road from west to east, and if they succeed it will render property more secure in this district.) 譯文參見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Hugh and Elizabeth Ritchie)：《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 (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神學院)，頁 289。

[102] "Faith amid fears"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8.*

患疾病，天氣乾燥時，則以石灰填補教會之地勢，以利教徒們的身心。[103]基於杜君英庄特殊習性，信徒常在迫害下，倒也有堅定者，為鼓勵且加強教信徒們之信心，李庥在 1873 年 3 月 2 日主日為九名成員(包括一名中國人，一名客家人，其餘七人為平埔族人)洗禮時，請同行拜訪本地的美國歸正長老教會成員 (Mr. Van Kleck) 與教友分享聖餐，並在服事結束時，表達他對此教會成立之喜悅，也請美國弟兄們表達他們對教友們的關注與祈禱。於此同時，傳教士用心傳遞不同訊息給福爾摩沙群眾，李庥也引領當地民眾打開其眼界，讓他們意識到英國，德國和美國是世界上三大信奉基督新教的國家。[104]

表 4.11 : 1872 年至 1879 年 杜君英教會發展進程

	出處: *The Messenger*	信件內文	信件說明
1	V.21 1872 pp.184	On the 22nd ultimo I opened our new chapel at Toakungeng. Accordingly this house of prayer is able to seat from 400 to 500; and although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only some sixty hearers,	1872 年 4 月 22 日在杜君英開設了新教堂。 這個禮拜堂可容納 400 到 500 人;雖然在此期間只有大約六十名聽眾
2	V.22 1873 pp.18	The fine large chapel at Toakuneng was buil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by the efforts of two brothers and a neighbour. The brothers gave the ground, whilst the whole three laboured at intervals for three months, making the cost to the mission one-third of what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1872 年 8 月李庥與友人信件中提及；杜君英教堂是在 1872 年年初由兩兄弟和鄰居的努力建造的。兄弟倆提供土地，而三人每隔一段時間工作三個月，使建築費用減少三分之一。
3	V.22 1873 pp.159	There has not been much external progress made at Toakuneng, but the few assembling there run the risk of having their field produce carried off by marauding neighbours.	1873 年 2 月在杜君英進行的進展並不多，因少數人聚集在教堂的風險，可能導致他們置於田裡的農作物被鄰居搜刮。
4	V.22 1873 pp.192	Toakuneng was our destination for the Sabbath. Owing to a recent persecution the sacrament had not been dispensed there since the middle of last year; and	1873 年 3 月 2 日安息日李庥在杜君英。 由於最近的迫害，自 1872 年年中以來，聖禮並沒有在那裡執行; 在審查的候選人

[103]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59.* (I have visited several villages along the base of the hills, and enjoyed opportunities of making known the Divine message. There has not been much external progress made at Toakuneng, but the few assembling there run the risk of having their field produce carried off by marauding neighbours. Against such wrong there is no redress, and the Church gives no encouragement to hope it will take up such cases. Our chapel at that place is built in a situation much too low, and during the wet seasons it is a bed of fever. As this is the dry season, I am getting it raised and limed, which will conduce much to the comfort of worshippers, helper, and pastor.)

[104] "Toakuneng",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92.*(was our destination for the Sabbath. Owing to a recent persecution the sacrament had not been dispensed there since the middle of last year; and out of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examined, six men and three women were baptised. One is a Chinaman, one is a Hakka, and the other seven are Hoan. As Mr. Van Kleck is a member of the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he partook of the Lord's-supper with the brethren,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service, expressed his gratification in seeing the beginnings of a Christian Church among them, and assured them of the prayers and sympathies of breth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members are now aware that Great Britain, Germany, and America, are the three great Protestant nations.)

		out of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examined, six men and three women were baptised. One is a Chinaman, one is a Hakka, and the other seven are Hoan.	中，有 6 名男性和 3 名女性接受了洗禮。 一個是漢人，一個是客家人，另外七個是平埔族人。
5	V.23 1874 pp.240	Next morning Toakuneg was reached, where I had agreed to dispense the sacraments, but owing to the numerous list of enquirers it was found necessary to defer doing so till next visit. The attendance at this place has recently doubled, there being from twenty-five to thirty families in this village and neighbourhood within the pale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and there are some twenty children daily engaged here and at Akau read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1874 年 6 月於杜君英處執行聖禮，但因人數過多需分批延至下次。 此地出席人數倍增。村落內近二十五到三十個家庭，在基督徒指導下，約有二十個孩子在杜君英和阿猴閱讀中文。
6	V.23 1875 pp.44	Blessing received at Toakuneng During the past three days I have examined twenty-five persons who have for two and three years been pretty regular in their attendance, and of this number four men and four women were received by baptism. Two years ago this station passed through severe trial.	1874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6 日三天中李庥在杜君英處考查 25 人，其中接受四名男子和四名女子洗禮。 兩年前，該站經歷了嚴峻的考驗。
7	V.23 1875 pp.296	At To-kun-eng also the congregation seems to be flourishing, so far as I myself have been able to judge, as also from what Mr. Ritchie says, they seem to be very fortunate in the possession of a good ministe. The membership amounts only to about thirty; but, on that Sabbath which we spent there, there was a congregation present of about 120.	1875 年 9 月 5 日安息日在杜君英教會會眾正蓬勃發展，就李庥先生所說的，他們似乎非常幸運，擁有一位好牧師。 會員人數僅約為 30 人; 在安息日約有 120 人聚會。
8	V.26 1878 pp.29	Sabbath (21st October) I spent at Taw-kun-eng. It was also a pleasant one, compared at least with previous visits. I think there is progress visible here also. I examined seven applicants for baptism, but received only two.	1878 年 10 月 21 日安息日在杜君英有 7 名申請洗禮，只兩名通過。與以前的問道相比。這裡已有進展。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杜君英教會在李庥與教友的努力下已漸進佳境，教育學習是為進步的導向，擁有優秀的指導人員亦是教會進展關鍵之所在。由於杜君英教會存在福佬人和客家人，在兩個不同種族因傳道人使用語言關係，造成另一族群的不便。為此，李庥牧師曾於 1879 年 9 月過世前至杜君英處協調，終於有些成果。1880 年 1 月 20 日施大闢牧師報告：

> 我們和尊敬的弟兄(Tan-Hoa-eng)去了一個他們計畫要蓋新教堂的客家的地方 - 一個叫 Pho-thau-ey 或 Bank-foot 的地方。我指出在哪個位置和應如何建造教堂。在附近一個弟兄家用晚餐時，我調查了這個客家庄的活動範圍。我驚訝地發現，已經有來自十七個不同的客家村莊三十多個慕道家庭。而這個 Pho-thau-ey 是他們的中心，位於我們劉厝庄和杜君英兩個據點之間，位於一個繁榮眾多客家人口的中心。在原有杜君英成員下為核心情況下，我不禁期待這個 Pho-thau-ey 教堂將來的偉大事業。[105]

杜君英本是平埔庄，設教當初以平埔族為對象，使用閩語傳教，並教授白話字。然客家人參加禮拜者居多，聽不太懂閩語，因此醞釀成立客家教會之聲浪，客家人執意自行設立教堂，因此他們找到位於劉厝庄與杜君英中間，客家人居民較多的 (Pho-thau-ey)一處，蓋起客家自己的地方，因屬於客家人活動的中心點，傳教士相信未來可由此據點擴充出更多客家庄的信徒。

三、 鹽埔教會

英國長老教會認為以李庥傳道設教的速率看來，若能在福爾摩沙增設更多傳教士，如李庥當時強有力之報告所云「傳道所可以增加七倍」之說法，則並非誇大其辭，[106]甚而認為「我們還對福爾摩沙如何向上帝伸出雙手感到更加高興。」[107]李庥之成效並非僅此而已，如前述，傳教彷如由點而線而面的連繫結構。李庥 1872 年 2 月份報告，他有一機會於某晚在「鹽埔」地區向滿屋子的人講道。這地區的民眾非常主動，已自行買地備建材蓋教堂，教堂即將完成，這個新站距離生番山區邊界線僅數英哩，距離阿里港以東 7 英哩。[108]而後，李庥隨即報告，1872

---

[105] "Mission Note",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69.*(Writing on the 20th of January, Mr. Smith says:- "We went with our worthy brother, Tan-Hoa-eng, to the place where the new Hak-ka church propose to build their chapel - a place call Pho-thau-ey, or Bank-foot. I pointed out where and how the chapel should be built. While at dinner in a brother's house near by, I inquired into the extent of this Hak-ka movement.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re are already thirty familes of hearers, from seventeen different Hak-ka villages. And this Pho-thau-ey is the very centre of them, midway between our two stations of Lau-chhu-tsng, and Taw-kun-eng, and in the heart of a large well-to-do Hak-ka population. There is already a nucleus of members who have been admitted at Taw-kun-eng, and I cannot help expecting great things in the future from this Pho-thau-ey church.)

[106]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135.* (if more preachers could be had for Formosa our "stations could be multiplied sevenfold." This is a strong representation, but we are sure that our brother does not exaggerate the case.)

[107]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235.*(We have still further gladdening news of how Formosa is stretching forth her hands to God.)

[108] "new station"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136.* (At Jampow I had an opportunity of preaching to a house full

年 5 月 19 日安息日，鹽埔教堂已成立。它位於擁有生番屬地壯麗山脈的山底位置。村落裡有五十到六十名聽眾。這座小教堂已經建成，主要是透過 1871 年在阿里港受洗的一名跛腳者忠實教友之見證而聚集的。[109]其源由正如李庥 1871 年 8 月 8 日書信敘述:

> 來自距離這個內陸教堂大約 6 英哩的大村莊居民們，多次希望李庥向他們傳福音。其中有位以理髮為業的跛腳教徒，常手持聖詩書將真理存放於心中，與其同伴助手，如同撒瑪利亞婦女一樣穿過村莊宣揚，說：「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基督嗎？」這跛腳信徒因誠心虔誠於基督宗教而激起異教徒之憤慨，甚至失去不少顧客；他周而復始的一樣宣揚福音。牽著他的牛車到阿里港修理且參與主日。他的見證並沒有失敗，因為在禮拜期間我檢查候選人時，我發現名單上四十個名字中有三分之一屬於這個跛腳者的村莊。[110]

雖然「對傳統台灣住民而言，長老教會是新傳入的宗教，諸多宗教觀念與禮儀和傳統民間信仰與活動格格不入，傳入時間又短，即使其信徒，對宗教教義尚且不甚瞭解，何況一般人民。」[111]故就其行為言之，該理髮師置己之利益於不顧，而沿途依賴不甚熟悉之教義從事傳教工作，其以因信稱義之理念傳揚福音，完全信靠耶穌基督之力量而達成使命。現就其初期發展過程明列於下:

表 4.12 : 1872 年至 1879 年 鹽埔教會發展進程

	出處: *The Messenger*	信件內文	信件說明
1	V.20 1871 pp.278	Six miles from this inland chapel stand a large village, the inhabitants of which have repeatedly had the Gospel preached to them.	1871 年 8 月 8 日李庥信提及鹽埔距離阿里港約 6 英里的地方是一個大村莊，其居民多次向他們傳福音。
2	V.21 1872	At Jampow I had an opportunity of	1872 年 2 月 18 日[112]，新教區鹽

of people the other evening. The chapel in the course of erection at this place will be finished in the course of a few days. The people took the initiative in the matter, bought the ground, and supplied materials and labour, so that the cost will only be trifling to the mission. This new station if seven miles due east of Aliking, being the nearest Chinese village to the savages, standing on the border line only a few miles from the nearest mountain settlement.)

[109] "From Rev. Hugh Ritchie, Takao,4th June,1872"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230.* (On the following Sabbath I opened a new chapel at Jampo situate at the base of a magnificent rang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savages. There is a nucleus of fifty to sixty hearers in this village. This chapel has been built and there persons gathered in chiefly through the faithful testimony of a poor cripple who was baptised last year in Alikang.)

[110] "Another Evangelist"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278.* (Six miles from this inland chapel stand a large village, the inhabitants of which have repeatedly had the Gospel preached to them. Here a cripple, unfit for our-door manual labour, gained a livelihood as a barber. The truth found a lodgment in his heart, and with hymn-book in hand, and with the help of his staff, he traversed the village much like the Samaritan woman, saying, "Come, see a man who told me all things that ever I did; is not this the Christ ?" He even aroused the indignation of his idolatrous neighbours, and though he lost all his customers, still, week after week, he mounts the bullock cart to repair to Alikang to observe the Lord's-day. His testimony has not fallen to the ground for on examining candidates during the interval of worship, I found about one-third of the forty names on my list belonged to this man's village.) (按: Samaritan woman 指《約翰福音 4:29》中之〈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談道〉)

[111]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頁 90。

[112]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一)：1871-1883》，頁 34。(馬偕

	pp.136	preaching to a house full of people the other evening. The chapel in the course of erection at this place will be finished in the course of a few days. The people took the initiative in the matter, bought the ground, and supplied materials and labour, so that the cost will only be trifling to the mission. This new station if seven miles due east of Aliking, being the nearest Chinese village to the savages, standing on the border line only a few miles from the nearest mountain settlement.	埔，距離阿里港以東 7 英里，是離番區最近的地方。李庥有一機會向滿屋子的人講道。該區教民主動買地蓋房，教堂即將完成。
3	V.21 1872 pp.230	On the following Sabbath I opened a new chapel at Jampo. situate at the base of a magnificent rang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savages. There is a nucleus of fifty to sixty hearers in this village. This chapel has been built and there persons gathered in chiefly through the faithful testimony of a poor cripple who was baptised last year in Alikang.	1872 年 5 月 19 日在鹽埔開了新教堂。位於生番壯麗山脈的山底。有五十到六十名的聽眾，主要是受一位去年在阿里港受洗的跛腳者之見證影響。
4	V.23 1874 pp.152	I returned last evening from the country, spending the half of last Sabbath at Jampaw. There are two rooms in course of erection at Jampaw, one for the helper and the other for the pastor.	1874 年 3 月 22 日李庥在鹽埔待上半天。鹽埔正在建造兩個房間，分別供助手及傳教士使用。
5	第 8 次教士會議	The first visiting missionary to see about needed repairs in Iampaw chapel.	1877 年 6 月 27 會議: 傳教士查看鹽埔教堂修理狀況
6	第 11 次教士會議	There being a rumour of certain irregularities at Iampaw, Preacher A-ngi to be sent there	1877 年 8 月 1 日會議: 有傳聞說鹽埔教區有些違規行為，將派傳道師 A-ngi 前往那裡。
7	第 36 次教士會議	Decided that, if the Iampaw brethren exert themselves in building a new chapel, the Council will assist.	1878 年 10 月 2 日會議: 決定如果鹽埔弟兄們努力建立一個新的小教堂，理事會將提供協助
8	第 37 次教士會議	Iampaw brethren agree with the decision of last meeting.	1878 年 11 月 14 日會議: 鹽埔弟兄們同意上次會議的決定。
9	第 41 次教士會議	The Iampaw brethren having promised $135 for erecting their new chapel, it was agreed to help them in finishing it.	1879 年 1 月 15 日會議: 鹽埔弟兄們承諾 135 元建立新教堂，同意幫助他們完成它。

日記註明: 1872 年 2 月 18 日 與李庥前往鹽埔，在一民房中聚會有 25 人出席。)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就鹽埔教會之發展歷程觀之，李庥於 1872 年建立該會後，曾於 1874 年在《使信月刊》提及鹽埔教會建造禮拜堂之訊息後，即未在該刊物上登載其他相關資料，然於教士會議上有些討論事項記載，故筆者列入該會議紀錄以呈現其完整性。而由上表所記述之史料看來，宣教團對於各地教會的成立或擴建，已站在輔導的地位從旁協助，完全讓教徒自行決定教會未來之方向與定位，達到自我供養的能力。

第五節　據點再推進：　加蚋埔，橋仔頭，南岸

自 1870 年李庥有意開啟與生番間之關口-加蚋埔，從初次接觸認識番民至真正傳導福音過程，不僅模仿他們的姿態已取得認同，李庥夫人也教導婦女及孩童識字閱讀，其用盡苦心只為分享上帝的福音。橋仔頭為現今高雄市橋頭區，為台南府城與鳳山城兩地交通往來的要道，自古商旅絡繹不絕，是為街市是發展的重點。

一、 加蚋埔教會

「加蚋埔」是為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之舊名，即現今屏東高樹鄉與三地門交界。《高樹鄉志》解釋：「本村舊名打獵埔，後來改稱為「加蚋埔」，原為平埔族地，舊時其地缺水，一年只能收穫一次，居民多從事打獵活動，遂有此名。光復後，命名為泰山村，取寓東嶽泰山之意。…其境界：東界三地鄉安坡村，西界南華村，南界關福村，北界源泉村。居民多屬閩籍，大多務農。」[113]加蚋埔東邊的安坡村，為進入排灣族部落「傀儡番」的入口。[114]在清康熙年間，認為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廬殺人，視為故常；其實啟釁多由漢人。乃將屏東平原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處，規劃一條番界線，嚴禁漢人潛越佔墾，其範圍界定為：

> 鳳山八社，皆通傀儡生番。放縤社外之大武、力力、枋寮口、埔姜林、六根、茄藤社外之糞箕湖、東岸莊、力力社外之崙仔頂、四塊厝、加泵社口、下濫水社外之舊檳榔林莊、新東勢莊、上濫水社外之新檳榔林莊、柚仔林、阿猴社外之揭陽崙、柯坷林、搭樓社外之大武崙、內阜佳莊、武洛社外之大澤機溪口，俱立石為界。自加六堂以上至瑯嶠，亦為嚴禁。阿猴社外之

[113] 高樹鄉志編纂委員會：《高樹鄉志》(屏東：屏東縣高樹鄉公所，1981 年 12 月)，頁 9。

[114] 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頁 223。安坡村原語名 rinripan，平地人稱為「紅目仔」(angbaka)，後來日本人之譯音 anbaka，台灣光復後譯名「安坡村」，現位於隘寮溪支流大坑溪右岸，青山村南方約二公里，馬兒村之北、高樹鄉、泰山村之東，安坡山下一處，潮州斷層山麓，標高一百二十公尺，平地人的稱為 tumpu。就社區而論都依原住民譯語稱之，國語以「安坡村」呼之。

> 揭陽崙、柯柯林，塔樓社外之大武崙、內卓佳莊，武洛社之大擇機溪口，俱立石為界。自加六堂以上至瑯嶠，亦為嚴禁。[115]

1870 年 1 月 31 日李庥與港區官員，從阿里港進入山腳下平埔族和漢人交界的交易點「加蚋埔」做近距離的接觸。李庥他們到達村莊時，看到十幾個穿著野蠻服裝的男人，而當原住民們看到李庥一行人朝向他們前進時，立即緊抓他們的腳跟，作防衛動作，雖然李庥他們伸出雙手揮舞著帽子，透過同行的熟番說明，他們仍以懷疑緊張的態度面對，為了安撫原住民的恐懼，李庥一行人模仿原住民坐姿方式與他們喝茶，藉以卸下他們的心防，對談當中李庥旋即記下原住民對數字與身體各部位的發音，作為往後的學習基礎，初次與原住民接觸，李庥發現原住民對聖經上的讚美詩頗有興趣。[116]而李庥設立阿里港據點，除為平埔族群服務外，其附加重點則是作為福爾摩沙南部漢人與原住民部落間的中繼站。加蚋埔是距離生番區最接近的據點，它位居荖濃溪下游河口，屬於沖積扇地形，河道經常變化，洪水氾濫，豪雨成災，居民因而搬遷頻繁。[117]其距離阿猴地方大約三至四英哩的平埔族村莊，該區信徒長期至阿猴作禮拜，夏季時節，雨水較多，溪水高漲，民眾常無法越過溪流，而喪失參與安息日的機會。[118]1872 年 8 月，李庥自阿里港出發至山腳下右邊的加蚋埔番庄途中，也曾體驗過該地區溪水暴漲情形，當時他們正巧遇上超大的雷雨，其雨勢大到讓人驚嚇，印象深刻。加蚋埔依靠的山脈高約 12,000 英呎，山高陡直幾無人攀爬，山南斜度無限遠，眼前僅幾英哩的站立範圍。在雷轟電掣，雷雨交加，頂上叉片狀之閃電打在暴風雨中的平原上，如同火光飄散。李庥一行人即刻在竹棚裡尋找庇護所，瞬息間體悟到上帝掌控大自然元素的偉大，但我們在祂的福音恩典和屈尊俯就下即能戰勝之。因此在不便的情況下，加蚋埔人說如果李庥能駐守一位傳道師，則加蚋埔人會自行蓋禮拜堂，但李庥考慮人員訓練及無多餘時間故未答應，但加蚋埔人說他們是可到三浬外的鹽埔做禮拜。[119]1873 年年初，李庥再度造訪他們，李庥認為他們的觀念已稍有改變，原希望宣教團出資為當地建教堂，現在，則願意提供資金自行建造。主因是部落首長全家人成為聽道者後，其中幾個年輕人極為勤奮學習，李庥夫人和他們相處得很好，故李庥認為他有責任為加蚋埔安置一位年輕傳道者在此處，他們已先提供一間臨時會場，如果人多了則將會自行籌措建造一間新教堂。[120]李庥認為

---

[115]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67。

[116] "from the Rev. H. Ritchie, Takao, Formosa,15th Feb.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134.*

[117]屏東縣政府：《重修屏東縣志 人群分類與聚落村莊的發展》，頁 86。

[118] "Hearts and Hands Opened",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59.* (Kalapo is a village about three or four miles from this place(指阿猴), and for the last year they have been meeting here according to their opportunity, but shorts as the distance is they are for a good part of the summer deprived of a helper's assistance, owing to several torrents which debouch at this point.)

[119] "A Storm",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6.* (we left for Kalapaw, a Hoan village right at the base of the mountains. When only halfway we encountered a thunderstorm - grand, and impressive, and soul - overawing in its effect. The scene was magnificent. The mountain chain, 12,000 feet high, with the perpendicular slopes untraversed by human feet, and trending southward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reach, stood boldly out only a few miles in our front. Overhead the thunder was in active play, whilst forked and sheet lightnings darted like fiery coursers along the plain . For a short time we sought shelter in a bamboo shed, where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tell a few stragglers about that great and terrible God who manifests Himself amidst these uncontrollable elements of Nature, but far more winningly in the grace and condescension of His Gospel.)

[120] "Hearts and Hands Opened"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59. (A few months ago the chief Chinaman of

這是主願意幫助勞動者，帶領這些羊群進入福音油田的成果。更期望他們是對罪刑有真實的懺悔，對生命之道的渴望更多，以及真誠相信上帝的精神。

1873 年 3 月 3 日，李庥與美國歸正教成員再次造訪加蚋埔，看到一群原住民，該美國人想以菸斗和原住民交換布料物品做為紀念，但這山地人人卻拒絕割捨。此地有一戶大家族已去除他們的崇拜偶像，孩子們也正在學習閱讀及寫字，這些都是成果的現象，但由於雨季時易造成加蚋埔與外地斷絕，同時此地將會是開啟基督福音傳像原住民地區的關鍵要道，故李庥也回應他們會協助呼籲幫助他們。[121]1873 年 5 月 4 日加蚋埔教堂開啟，同時有一男兩女接受洗禮，該男子為土地的經營者，因受福音的感召覺悟，而將其債務還清以證清心。李庥夫人於 1872 年 12 月於此地教導他媳婦閱讀，因此該大家族已接受上帝福音，崇從拜禱告已成為他們日常的制度。且已為派駐的助手準備套房，及會議場所。當旱季開始時小教堂則已準備好了。[122]加蚋埔教堂開啟後，李庥於 1874 年 6 月再度造訪此地，告知英國長老會此地的組成種族多元，有客家人，平埔族，中國廈門人：

> 第二天，我來到了加蚋埔，在那裡，正如我所說的那樣，居住在這個平埔族村落的富裕中國成員之努力下，建造了一個堅固的禮拜堂。成員的數量比以前更大，由四個不同的族群組成。有紋身的番庄女人，一個中國人的妻子，兩個人都是固定的聽道者;來自兩個鄰近村莊的四個客家人;有平埔族和中國人。所有這些人都熟悉廈門方言。三個男人和兩個女人，和我們助手的孩子也受洗。這助手在我自己的家庭時，早晚都會敬拜，三年來已獲得了大部分的聖經知識。[123]

至此，加蚋埔的進展似乎已達李庥滿意，為讓當地教民能自我學習，李庥夫人也親自教導當地婦女們認字。故自 1872 年起史料上對於加蚋埔的記載如下:

---

the village became a hearer along with his whole family, and since then his young folds have been diligent at the colloquial. My wife started them a few weeks ago, when she and the children were at Hoansia, and they are getting on well. Now that this interesting family has submitted to the Gospel, it seems my duty to station a young man there. They have provided a temporary chapel, and if it is filled, they are willing to put up(建造) a new one. The disposition of this people to the Gospel has much changed in three years. At one of my first visits they thought I wished immediately to open a chapel, and inquired how much I would give them for preparing it foundation.)

121 "A new station"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92.

122 "Baptisms at Kulapau"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238. (the this new station had been opened**,** and on the 4th inst**.** one man and two women were baptised. The man is a considerable landed proprietor, and after coming under the awakening power of the Gospel, he sent for parties whom he had formerly wronged in business, and paid them the arrears. My wife when inland with me last December taught his daughter-in-law to read, so that in this large family the Word of God is now read, and the worship of God is a daily institution. He has provided a set of rooms for our helper, and a place of meeting,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ry season a chapel is to be built on a spot already prepared.)

123 "in a letter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dated Takao, 6th July,1874" *,The Messenger V.23,1874* pp.239. (Next day I came to Kalapau, where, as I have told you, a substantial house of prayer was built by the exertions of a well-to-do Chinese member residing in this Hoan village. The company that met was larger than formerly, and was composed of four distinct classes. There was a tattooed savage woman, wife of a Chinaman, both of whom are regular hearers; four Hakkas from two neighbouring villages; the Hoan and the Chinese proper. All these are familiar with the Amoy dialect. Three men and two women were baptised, as also the child of our helper. This man received most of his Scriptural knowledge from attendance for three years at morning and evening worship in my own family.)

表 4.13 : 1872 年至 1879 年 加蚋埔教會發展進程

	出處: *The Messenger*	信件內文	信件說明
1	V.20,1870 pp.134.	On the Monday morning, in company with Mr. Sue, our harbour-master, I left our inland station, and proceeded to Ka-la-po,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where the savages come down to barter with the Pe-po-Hoan and Chinese.	1870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一早上，李庥和港區員蘇先生一起離開阿里港前往山腳下的加蚋埔，那是生番與平埔族人及漢人交易的地方。
2	V.22 1873 pp. 238	My wife when inland with me last December taught his daughter-in-law to read, so that in this large family the Word of God is now read, and the worship of God is a daily institution.	1872 年 12 月李庥夫人已開始教導當地族長的媳婦閱讀，該家族人已將福音敬拜視為每日的修習工作。
3	V.22 1873 pp.159	Kalapo is a village about three or four miles from this place, and for the last year they have been meeting here according to their opportunity, but shorts as the distance is they are for a good part of the summer deprived of a helper's assistance, owing to several torrents which debouch at this point.	1873 年 2 月 4 日李庥信提及:加蚋埔與阿猴距離 3-4 英哩至阿猴參加主日。夏天若遇大雨傾注溪水暴漲，則無法參與。
4	V.22 1873 pp.159	My wife started them a few weeks ago, when she and the children were at Hoansia, and they are getting on well.	1873 年 2 月 4 日李庥信提及:李庥夫人與加蚋埔孩子們相處得很好。
5	V.22 1873 pp.159	They have provided a temporary chapel, and if it is filled, they are willing to put up a new one.	1873 年 2 月 4 日李庥信提及:加蚋埔教徒已提供暫時教堂未來願意建造新的教堂。
6	V.22 1873 pp.159	The disposition of this people to the Gospel has much changed in three years. At one of my first visits they thought I wished immediately to open a chapel, and inquired how much I would give them for preparing it foundation.	1873 年 2 月 4 日李庥信提及:加蚋埔教徒的想法已改變，三年前希望宣教團出資建教堂，現在則願意提供建築資金
7	V.22 1873 pp.192	The following evening we reached Kalapau, and saw a band of savages. … A large family at this place have cast out their idols, and the children are now	1873 年 3 月 3 日晚上，李庥和友人到達加蚋埔，看到了一群野蠻人。…這個地方的一個大家族已經去除他們的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Colloquial;	偶像，孩子們正在學習閱讀和寫作口語。
8	V.22 1873 pp.238	the this new station had been opened, and on the 4th inst. one man and two women were baptised. He has provided a set of rooms for our helper, and a place of meeting,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ry season a chapel is to be built on a spot already prepared.	1873 年 5 月 4 日加蚋埔站已開始運作且有一男兩女受洗。 該族長已為傳教士的助手提供套房及會場，在旱季開始時，小教堂將在該地方建造。
9	V.23 1874 pp.152	I returned last evening from the country, spending the half of last Sabbath at Jampaw, and the other half at Kahlahpaw. A neat little chapel is almost finished at the latter place.	1874 年 3 月 33 日李庥在加蚋埔半天。一個整潔的小教堂幾乎完成。
10	V.23 1874 pp.239	Next day I came to Kalapau, where, as I have told you, a substantial house of prayer was built by the exertions of a well-to-do Chinese member residing in this Hoan village. The company that met was larger than formerly, and was composed of four distinct classes.	1874 年 6 月李庥到加蚋埔，在那裡的平埔村居民已建造一間堅固的禮拜堂。在此遇到的團體比以前更大，是由四個不同種族群的結合。
11	V.26 1878 pp.92	From Bak-sa they proceeded a day's journey south to Ka-lah-paw, and writing on 7th Feb. from that place Mr. Ritchie says: "We have been here during these days (five days) The wife of the helper (Kin-so) was formerly taught by Mrs. Ritchie at Takao, and both here and elsewhere has been very useful to her ess favoured sisters. There are a number of good readers, and the beginners being thoroughly in earnest have made good progress.	1878 年 2 月 2 日至 7 日李庥夫婦從木柵到加蚋埔，五天時間李庥夫人教導加蚋埔婦女學習，助手的太太曾在打狗學習，取得良好的進展。
12	教士會議 第 25 次	Mr. Ritchie tabled the deed of the Kalahpaw chapel ground.	1878 年 2 月 20 日李庥先生提出了加蚋埔教堂場地的契約。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二、 橋仔頭教會

「橋仔頭」也稱作「小店仔」，為今之高雄市橋頭鄉，位於高雄平原中央位置，南緊鄰高雄市。據《重修鳳山縣志》對橋仔頭的紀載：

> 小店仔街，在仁壽里，縣北十五里。府治大路。
> 按邑不產石，運載維艱，故少綿亙長橋，惟架木或編竹為之。然土鬆水漲，不能久固。「舊志」所載，如萬丹橋、二橋仔、大甲橋、喜樹仔橋等，或圮壞、或改隸，今悉裁之。小店仔橋，在仁壽里小店仔街，縣北二十里。木梁，長二丈許，輿馬俱可通。
> 小店仔汛：縣北十五里；由觀音山、蘭坡嶺往府大路。目兵五名。
> 觀音山鋪：南至縣前鋪一十里，北至小店仔鋪一十里
> 小店仔鋪：南至觀音山鋪一十里，北至竿蓁林鋪一十里竿蓁鋪：南至小店仔一十里，北至二濫鋪一十里。
> 礁巴師戎曉發即小店仔。[124]

從文獻記載可知舊時橋仔頭的交通位置，南邊緊鄰高雄市，西接梓官區，北與岡山區相界，東北邊則為燕巢區，因地理位置關係成為各地互聯網絡之重要點。而小店仔原稱「礁巴師戎」原為平埔族聚落，早期從臺灣府城到鳳山舊城時，會先後經過橋頭，再折入小店仔抵達舊城。[125]藉此而知橋仔頭因位居府治大道，其發展自然較其他區內為早。而李庥至橋仔頭設教，據台灣長老會歷史紀錄橋仔頭教會的設立過程為：

> 1872 年，黃香建議李庥牧師（Rev. H. Ritchie）到舊城傳教，因為左營原為鳳山縣治，林爽文事件後，縣治才遷往鳳山，然而左營已經發展出人口集中的市街，且距離打狗也較近。李庥在城內犁頭崎腳（觀音廟邊）租了一店鋪開始聚會。李庥另外在橋仔頭一帶開設「耶穌教安息堂」，為今楠梓教會的前身，除此之外，附近再沒有任何獨立的聚會地點。黃香於 1872 年 9 月 15 日正式在橋仔頭教會領洗。當時來聽道理的人不少，但大多是功利主義者，真誠信教的人不多，教會發展困難，不到五年只好關門。黃香只得步行前往旗後、楠仔坑（楠梓）或埤頭（鳳山）做禮拜。舊城庄內只有他一人信主，內外無援之下，他只得默默忍受誹謗壓迫。[126]

1873 年 2 月 4 日李庥的信件曾經報告，他自阿里港到橋仔頭主持年會會議：

> 我自阿里港後穿過了分隔內陸和小的海岸平原到達了橋仔頭主持該地區

---

[124]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台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 (台北：台灣大通書局)，1984 年，頁 31-40。
[125] 吳進喜，施添福：《高雄縣聚落發展史》(高雄 ： 高雄縣文獻叢書)，頁 234。
[126] 陳安靜，《恩寵的女兒：陳安靜女士見證集》（臺北：天恩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6。

第一次的年度會議，現場約有數百人參與聽講。這個小地方人滿為患，人雖多但可能外人居多，在整整兩個小時的講道時間幾乎沒有噪音。這個未有人受洗的地區，目前大約有四十人在安息日觀察中。馬雅各醫生在埤頭最早的病人之一(Thoahia)負責此傳道站，似乎以一定程度的忠誠在此工作。他對聖經的知識漸提高，並以他天生的語言能為自己同胞服務。[127]

李庥將該站的責任交與曾在打狗醫館的熱心病友負責，教會運作期間，李庥拜訪次數並不多，但其仍將各個牧養教區之進展置於心中，1875 年 9 月李庥將於 1876 年回英國休假前希望妥善地由下一位傳教士承接，故於此時與剛到台灣不久的巴克禮先行巡迴南部各教堂，除將新任牧師介紹給各教區外，更是希望巴克禮能延續輔助及牧養這些新創不久的教會族群。而橋仔頭的進展尚未完全成熟，並無成員加入，故此時他們行經至橋仔頭後，巴克禮於 1875 年 9 月 21 日寫下從台南府回程時「我們在橋仔頭度過了一個安息日，然後我再執行分配聖餐，但沒有收到任何新成員。」[128]另據《賴永祥長老史料》搜尋，有關於橋仔頭的訊息 ：

楠梓教會於 1872 年設立，原始在橋頭地方，首先購買一間店鋪做為禮拜堂，位在派出所對面附近，稱為「耶穌教安息堂」約有 17 年之久。1889 年時，因當時多數信徒是楠梓、大社等方面，於是向英國教士會請求出售橋仔頭店面，遷移到當時甚為熱鬧的楠梓街，此事獲教士會的允許，交托當時林遠傳道師辦理。當時購買三間店面，共計 120 元（教士會補助 40 元）。三間房子拆掉中間兩片牆，疊造四支磚柱頂住房子。台前大柱旁有兩塊古式梯椅。每主日有兩位長老在此坐著禮拜。主日學生則坐講台兩旁。當時禮拜人數約五、六十人左右。次年 2 月 19 日和會決議要建築小厝（牧師館），由教士會補助 107 元。[129]

由上述兩則訊息看來，該教會恐因受信人數較少教會顯然薄弱，故不久後關閉，而後於 1889 年遷移至楠梓區重新開張。但因未事先向傳教士報備，先行採取行動遷移，事後經由教士會開會決議核准：

表 4.14： 橋仔頭設教歷程

日期	教士會議	原文文獻	簡述說明
1889 年 5 月 29 日	第 271 次	Reported that the Kioathau brethren wished to have their	據報導，橋仔頭弟兄們希望將他們的教堂遷移到楠仔坑

[127] "Kioathau"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60.(I next crossed the small range that separates the inner from the sea board plain, and reached Kioathau for their annual meeting; and as this was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kind in the place, several hundreds listened to the truth presented in a series of short addresses. The small place was crowded, and even the greater number, who were outsider, made little or no noise during the whole service of about two hours. From this benighted district about forty are observing the Sabbath. Thoahia, one of Dr. Maxwell's earliest patients at Pithau, is in charge at this station, and seems to work it with some measure of faithfulness. He is greatly improved in his knowledge of Scripture, and is learning to turn his natural gift of speech into a useful channel for the benefit of his countrymen.)

[128] "Tokao, The Rev. Thos. Barclay-A visit to Taiwan-foo" ,*The Messenger V.23 1875,* pp.297. (On our way home we spent a Sabbath at Kio-a-thau, where I again dispensed the Communion without however, receiving any new members.)

[129]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楠梓教會-禮拜堂建築史〉，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 http://www.laijohn.com/PCT-W/8/81162/LC/pai-tng/hist/Ang,Ujiu.htm

		chapel removed to Lamakhi, as being a more central place, and that the original deed of the present chapel are in the hands of another man. Agree to instruct Brother Wan to see what arrangement can be come to. [130]	(Lamakhi)，更接近市中心的地方，並且現在教堂的原始契約掌握在另一個人的手中。 → 同意指示萬弟兄看看可以採取什麼安排。
1889 年 12 月 9 日	第 286 次	Mr. Campbell reported that he brethren at Kioathau had, without consulting us, bought premises for a new chapel at Lamakhi costing $120, of which they had paid $60. Three of them, being present confessed their fault, pleading a misunderstanding. Agree to give them 48 heavy dollars to carry through the purchase, leaving the matter of repairs to them; and that they should be urged to find the deeds of the Kioathau chapel with a view to sale; they meanwhile renting it and rent to go towards repair of the new chapel. [131]	甘為霖報告說，在沒有諮詢我們的情況下，橋仔頭的弟兄們已在楠仔坑購買了教堂房屋共花費 120 美元，其中他們支付了 60 美元。在場三人已承認自己的過錯而懇求諒解。 → 同意給他們 48 美元的重金來進行購買，維修問題自行處理; 並且應該催促他們找到橋仔頭教堂的契約以便出售及整修租來的教堂。
1890 年 2 月 19 日	第 290 次	Mr. Campbell reported that the Lamakhi brethren were anxious to know our plans for the visiting missionaries' rooms there; Agreed to instruct them to go on with their own repairs in the meantime. [132]	坎貝爾先生報告說，楠仔坑弟兄們急於知道我們對於建構傳教士房間的計畫; →同意指示他們在此期間自己繼續進行維修。
1890 年 3 月 12 日	第 292 次	Mr. Barclay reported that he had met with the Lamakhi brethren who contributed $94 for repairs, and that he had offered a similar amount from the Mission to repair the chapel and missionaries rooms. [133]	巴克禮先生報告說，他曾與楠仔坑弟兄們會面，他們已為整修捐助 94 美元，巴克禮已從宣教團提供相當數額去修理禮拜堂和傳教士房間。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依《史料》紀載和教士會議資料相比對，雖在金額計載上略有出入，但仍可理解傳教士們對於信徒能擁有自立自養之能力與思考態度，相信他們可秉持自己長久經營的動力而奮鬥之。

[130]甘為霖 (Rev. William Campbell) 著，阮宗興校注：《臺南教士會議事錄 *Handbook of the South Formosa Mission*》，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4 年。頁 383。

[131] 甘為霖 (Rev. William Campbell) 著，阮宗興校注：《臺南教士會議事錄 *Handbook of the South Formosa Mission*》，頁 395 。

[132]甘為霖 (Rev. William Campbell) 著，阮宗興校注：《臺南教士會議事錄 *Handbook of the South Formosa Mission*》，頁 399。

[133] 同前註，頁 402。

三、 南岸教會

南岸 (Lam-gan), 在現今屬於屏東縣新埤鄉客家庄，位在屏東平原中部，鄉內居民約有一半為客家人，「據考察，鄉內客家人之先民源自 1690 年，清朝康熙年間，有一支遭解甲之粵軍，安置於萬丹鄉境內之濫濫庄(今之四維村)，因配給墾耕之荒瘠土地，難於維生，兼作近海捕魚補助生計。故沿林邊溪逆流而上抵達新埤頭時，發現廣闊天然之河床中也夾雜有大片叢林及可墾地，致引領族群先頭先民遷移開墾南岸庄，繼之拓墾打鐵、沙崙、建功、新埤、千三等地，形成聚落，其新埤一詞係取名於新設人埤頭以灌溉之義也。其地形地勢東連山地來義鄉，大部份土地高低不平，南為林邊溪力力溪，北為高燥地，西面有小部份田埤，全鄉河川地佔三分之一，山腳下餉潭村、箕湖村及萬隆村砂礫地佔三分之一，西面田埤佔三分之一，為主要耕地。其邊界則東連來義鄉，南接佳冬、枋寮二鄉，北與潮州鎮，西與南州鄉、林邊鄉等為界。新埤與打鐵間有沙崙河、七甲仔，而打鐵與潮州之間有北岸河等筏渡。[134]

1872 年 6 月 30 日李庥曾於竹仔腳教區為十一名成員舉行洗禮，李庥在信內提到，其中包括四名操著廣東口音的客家人[135]。為能與客家族群熟稔，1879 年 8 月 7 日李庥先生曾指出他在打狗時，曾經聘請了一位南岸講客家話的教會成員(A-thiam)作為他的老師。這成員後來被收為學生。[136]李庥認真地學習客家語言，是第一位能以客語對話的傳教士，這對於初期傳教士來說，是個極為陌生的話語，即使在地台灣人來說也是必須認識的一種族群語言。1872 年 7 月 9 日，李庥提及他們拜訪竹仔腳東邊的村落，即為南岸地區，於此地與信徒度過一晚，該部落教徒常至竹仔腳參加主日，故欲藉此機會表達願意在南岸建立一教堂，但李庥委請他們從長計議，希望他們深入瞭解聖經之道德意義後再考慮其目標。[137]李庥觀察到此客籍長者信徒擁有學識修養，從他一路陪著他們巡迴南部所表現的熱誠態度，南部地區傳教進展歸功於傳道者對基督信仰之熱情、積極與有力地投注入這無給職的工作。李庥同時也認為有些助手缺乏或不具任何傳統典籍知識，故這類傳道者相對地不受尊重。而近半個世紀以來受過儒家思想哲學洗禮的長者，能將

---

[134] 新埤鄉公所網站： 檢索時間: 2019 年 5 月 31 日 https://www.pthg.gov.tw/TownSto/cp.aspx?n=76E3665C74E8DCF6

[135] "Progress at Tekakha,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9th July, 1872" ,*The Messenger V.21 1872,* pp.235 (on Sabbath eight men and three women were baptised. Four of these were Hakkas, or persons speaking the Canton dialect.)

[136] 甘為霖 (Rev. William Campbell) 著，阮宗興校注：《臺南教士會議事錄 *Handbook of the South Formosa Mission*》，頁 128。(Mr. Ritchie reported that he had engaged A-thiam, a Lamgan Hakka-speaking Church member, as his teacher whilst at Takow; agreed that this brother be brought up as a student at the end of the holidays.)

[137] "New villages visited,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9th July, 1872",*The Messenger V.21 1872,* pp.235 (These are Hoan villages east of Tekakha, and where we halted for the night. The people remained till about midnight, and three of us alternately sought to break among them the bread of life. The aged mandarin who ruled the entire tribe has frequently of late been a worshipper at our Tekakha chapel, and expressed his willingness to put up one in his own village; but in the meantime I counselled him to delay and enquire more carefully from the Scriptures as to the high moral ends and aims contemplated by the Gospel.)

其智慧體會基督教義闡述思想，轉化為一基督傳講者，這種變化讓人耳目一新，更對上帝的潛化之力量感到無限崇高的敬仰。為這神聖的力量能迅速在異教徒土地上紮根，乃是「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憑著力量，也不是憑著能力，而是藉著我的靈。」[138]

甘為霖曾說他對於福爾摩沙客家人口沒有任何概念，但他肯定李庥非常努力地在客家庄開設教會的行動。[139]南岸教會使用客語對話，對其他傳教士而言是件難以啟口的遺憾，1876 年 8 月底巴克禮和甘為霖訪南岸地區，雖然沒有執行任何聖典，但傳教士卻自認缺乏溝通能力，在無法以相同語言面對信徒時，很難考驗信徒地對基督教義的認知或深化程度，但可以從傳道師之報告中確認他們的態度與行為，故有不少人願意等待機會以取得認可。[140]隔年 1877 年 7 月初，當甘為霖再度造訪南岸時，則看到相當大的進展， 7 月 7 日至 8 日經考核共通過 7 名信徒，甘為霖提到：

> 我非常感激地說，這個傳道站的工作似乎令人深感鼓舞的趨勢。 安息日的出席人數大幅增加，而南岸不過是個人數不多地站點之一，對於孩子們的周日學校來說似乎真的有些希望。 我在星期六考驗了七名候選人，第二天早上又檢查了三名候選人，當時我們得出結論，其中七人的名字應加入我們的聖餐名單。 在這部分工作中，這裡的老傳道師對我們非常有益。他現在已經 68 歲了，我們一直都認為他是一個謙虛聰明的基督徒。此次收到的人中有六人是弟兄，一人是去年六月我們受洗的男人的女兒。[141]

南岸教區雖是一小站卻是唯一客家庄傳道所，對傳道歷程而言意義重大，即如李庥所言，南岸的傳道師具有學識修養且謙虛聰明令人尊重的長者，因此南岸才能夠快速地發展。在文獻紀錄上，南岸教會之發展歷程，部分紀錄於臺南教士會會議上。故南岸教會之進展過程亦將會議記錄列出說明。

表 4.15：1872 年至 1879 年 南岸教會發展進程

	出處: *The Messenger*	信件內文	信件說明

[138] "An educated Chinese Evangelist,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9th July, 1872", *The Messenger V.21 1872,* pp.235

[139] "The Missionary in a Ditch, From the Rev. Wm. Campbell, 17th, July, 1877", *The Messenger V.25 1877,* pp.275. (I have no idea what may be the Hakka population of Formosa, but the result has fully justified the action of Mr. Ritchie in planting a station among them in the village of Lam-gan.)

[140] "From Rev. Thos. Barclay, Takao, 31st August, 1876" *,The Messenger V.24 1876,* pp.143.

[141] "Progress at Lam-Gan - seven baptisms, From the Rev. Wm. Campbell, 17th, July, 1877", *The Messenger V.25 1877,* pp.276. (I feel exceedingly thankful to say that the work at this station seems still to point in the same encouraging direction. The attendance on Sabbath h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and Lam-gan is one of the few stations at which there seems really to be something hopeful about the children's week-day school. I examined seven candidates on Saturday and three more the following morning, when we concluded that the names of seven of these should be added to our communion roll. The old preacher here was very serviceable to us in this part of the work. He is now 68 years of age, and we have always been able to speak of him as a humble and intelligent Christian men. Six of those received were brethren and one was the daughter of a man we baptized in the June of last year.)

1	V.21 1872, pp.235	on Sabbath eight men and three women were baptised. Four of these were Hakkas, or persons speaking the Canton dialect.	1872 年 6 月 30 日李庥曾於竹仔腳教區為十一名成員舉行洗禮，李庥在信內提到，其中包括四名操著廣東口音的客家人
2	V.21 1872, pp.235	These are Hoan villages east of Tekakha, and where we halted for the night. The people remained till about midnight, and three of us alternately sought to break among them the bread of life. The aged mandarin who ruled the entire tribe has frequently of late been a worshipper at our Tekakha chapel, and expressed his willingness to put up one in his own village; but in the meantime I counselled him to delay and enquire more carefully from the Scriptures as to the high moral ends and aims contemplated by the Gospel.	1872 年 7 月 9 日，李庥提及他們拜訪竹仔腳東邊的村落，即為南岸地區，於此地與信徒度過一晚， 人們一直待到午夜。部落的漢人長者經常參與竹仔腳教會主日，並表示願意在自己的村莊裡建教堂; 但李庥勸他延遲並更加仔細地從聖經中查考福音所期許的道德目標。
3	V.24 1876, pp.143	Except at Lam-gan, where I had Mr. Campbell with me, I have not yet admitted any by baptism. Conscious of inexperience, of ignorance of the language, and ignorance of the people, I have though well not to admit any on the first occasion of meeting with them	1876 年 8 月 31 日，巴克禮信內提到: 他和甘為霖訪南岸地區，雖然沒有執行任何盛典，但傳教士卻自認缺乏溝通能力，在無法以相同語言面對信徒時，很難考驗信徒對基督教義的認知或深化程度，但可以從傳道師之報告中確認他們的態度與行為，故有不少人願意等待機會以取得認可
4	V.25 1877, pp.276	I feel exceedingly thankful to say that the work at this station seems still to point in the same encouraging direction. The attendance on Sabbath h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and Lam-gan is one of the few stations at which there seems really to be something hopeful about the children's week-day school. I examined seven candidates on Saturday and three more the following morning, when we concluded that the names of seven of these should be added to our communion roll. The old preacher here was very serviceable to us in this part of the work. He is now 68 years of age, and we have always been able to speak of him as a humble and intelligent Christian men. Six of those received were brethren and one	1877 年 7 月 17 日甘為霖信提到，當再度造訪南岸時看到相當大的進展， 7 月 7 日星期六考驗了七名候選人，7 月 8 日又檢查了三名候選人，其中七人的名字加入聖餐名單。 南岸的 68 歲老傳道師對我們的工作甚有助益。我們一直都認為他是一個謙虛聰明的基督徒。此次接納的人中有六人是弟兄，一人是去年六月我們受洗的男人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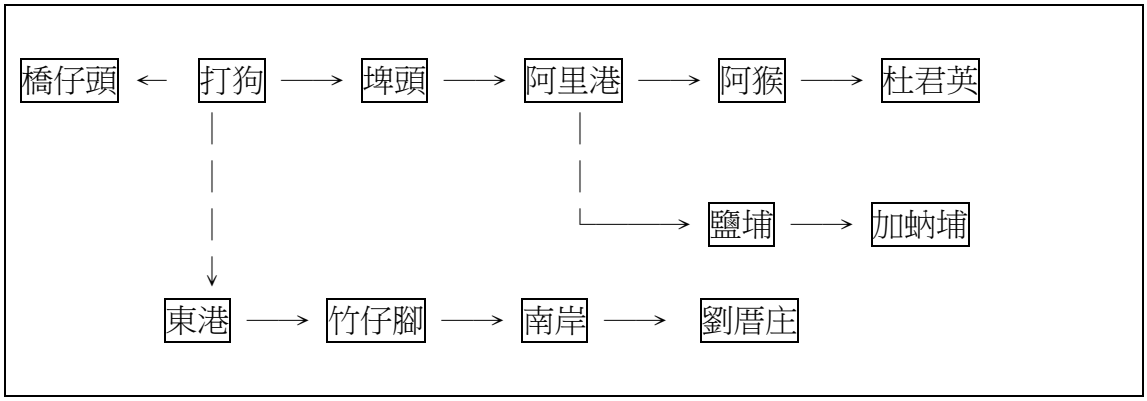
		was the daughter of a man we baptized in the June of last year.	
5	V.26 1878, pp.149	I reached Lam-gan on Friday evening, the 22nd March, and with the preacher there was engaged all the following day in examining candidates, and otherwise preparing for the services of the 24th. In all, eighteen persons were examined, six of these being assured of our hearty welcome to the privileges of full communion.	1878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晚上甘為霖到達南岸。3 月 24 日有十八個人接受考驗，其中六人得到熱烈歡迎。
6	V.26 1878, pp.149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the Lam-gan church which make us think very hopefully of the work in that neighbourhood. A new school teacher has already been engaged, and the brethren gave me eighteen dollars in part payment of his salary. I observe, too,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is Hak-ka village can read for themselves	1878 年 3 月 22 日甘為霖信中提及:在南岸教堂有一些讓我們充滿希望地想到那個社區的工作。一位新的學校老師已經從事此工作了，弟兄們給了我十八美元的以支付部分薪資。我也觀察到，客家庄的人能自行閱讀。
7	教士會議 第 35 次	1. Mr. Smith to investigate about the report that much of the Lamgan Church money was being invested in fields.	1878 年 8 月 23 日調查報告稱，南岸教會的大部分資金都用於田地。
8	教士會議 第 36 次	Reported that the Lamgan fields cost $40 and that the rent of them was being given to the poor; Mr. Ritchie to procure title-deeds of chapel, and confer about the fields when down South.	1878 年 10 月 2 日據報導，南岸田地價格為 40 美元,而且他們的租金是給窮人的。 李庥先生要獲得禮拜堂的契約，並在南下時談論田地。
9	教士會議 第 38 次	As we consider that the purchase of Lamgean fields was a mistake, it was agreed to advise the office-bearers to part with them as soon as possible.	1878 年 11 月 18 日會議;由於我們認為購買南岸田地是一個錯誤，因此同意建議擔任公務者盡快放棄
10	教士會議 第 51 次	Mr. Ritchie reported that he had engaged A-thiam, a Lamgan Hakka-speaking Church member, as his teacher whilst at Takow; agreed that this brother be brought upas a student at the end of the holidays.	1879 年 8 月 7 日李庥先生曾指出他在打狗時，曾經聘請了一位南岸講客家話的教會成員(A-thiam)作為他的老師。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南岸發展尚稱順利，不過 1873 年後李庥似乎因時間掌控上無法配合，未見史料紀載李庥再度親至探訪訊息，僅由巴克禮和甘為霖拜訪之。雖是如此，南岸客家的表現基本上達至傳教士標準，不過並非每件事傳教士均能掌握，有些人可受栽培，有些則因行為偏差令傳教士深感錯愕難過遺憾之事，如：1877 年 7 月 17 日

甘為霖信件提到一名十五歲男孩 (Ke-a)， 因父母雙亡而與兄長住在南岸附近的劉厝庄，該生已在傳道班念兩年的書。由於勤於念書懂客語及廈門話，能閱讀新約聖經且對教義義理能明智的回答，甘為霖評估考核後，最後在報告書註記:「已聽道三年，略能閱讀，去年與巴克禮談過，今天則很清楚表達，表現非常謙虛，弟兄們全體一致贊同，感謝主，同意認可」[142]接受他成為基督徒。1878 年 5 月 6 日甘為霖在信中再次提到此人，因他確實對南岸有些幫助，透過此種關係而有劉厝庄信徒的存在[143]，不過他卻陷入吸食鴉片等可恥的行為，表現了一些失體面的行為及辱罵教義的言論，甚至拒絕傳教士的勸導，拒絕入教堂，即使傳教士尋找他時也故意隱藏自己，最後只能採取懲罰手段令其停職。[144]

故傳道的模式，通常是依賴信徒相互間某種因素而將福音延伸至其他教區發展。如以打狗為中心則延至東港、竹仔腳、南岸。以阿里港為中心點而延伸出阿猴、鹽埔、杜君英、加蚋埔。而依據李庥以文字描述各地區為基礎，且以地圖顯示李庥建立之教區： 打狗、埤頭、阿里港、阿猴、東港、杜君英、鹽埔、橋仔頭、加蚋埔、竹仔腳、南岸等範圍及各教區之地理位置。至此，研究者將各區依傳道網絡連結之圖示如:



142 "A Youthful Disciple' From the Rev. Wm. Campbell, 17th, July, 1877", *The Messenger V.25 1877,* pp.276. (The following is part of the note I made at the time:- "A hearer for three years, reads a little, well spoken of by Mr. Barclay last year, answering today clearly, exceedingly modest, brethren unanimously favourable. Thank God for the youth." Admitted.)

143 關於劉厝庄教會設堂訊息可由教士會議第 36、37、43 等次會議內容獲知。

144 "One causing grief, From the Rev. Wm. Campbell, 17th, July, 1877" *,The Messenger V.26 1878,* pp.149 (he had fallen into opium-smoking and other disgraceful conduct, reviling the doctrine refusing to come forward on our invitation, and purposely concealing himself when we went in search of him. Of course he was placed under church suspen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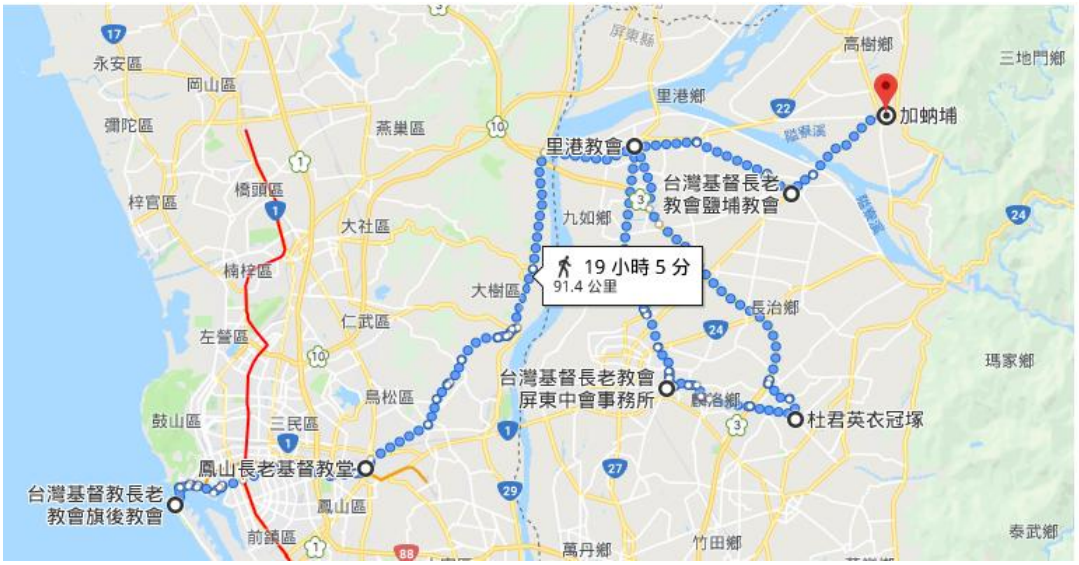


圖 4.3 各教區位置圖 一：打狗，埤頭，阿里港，鹽埔，加蚋埔，阿猴，杜君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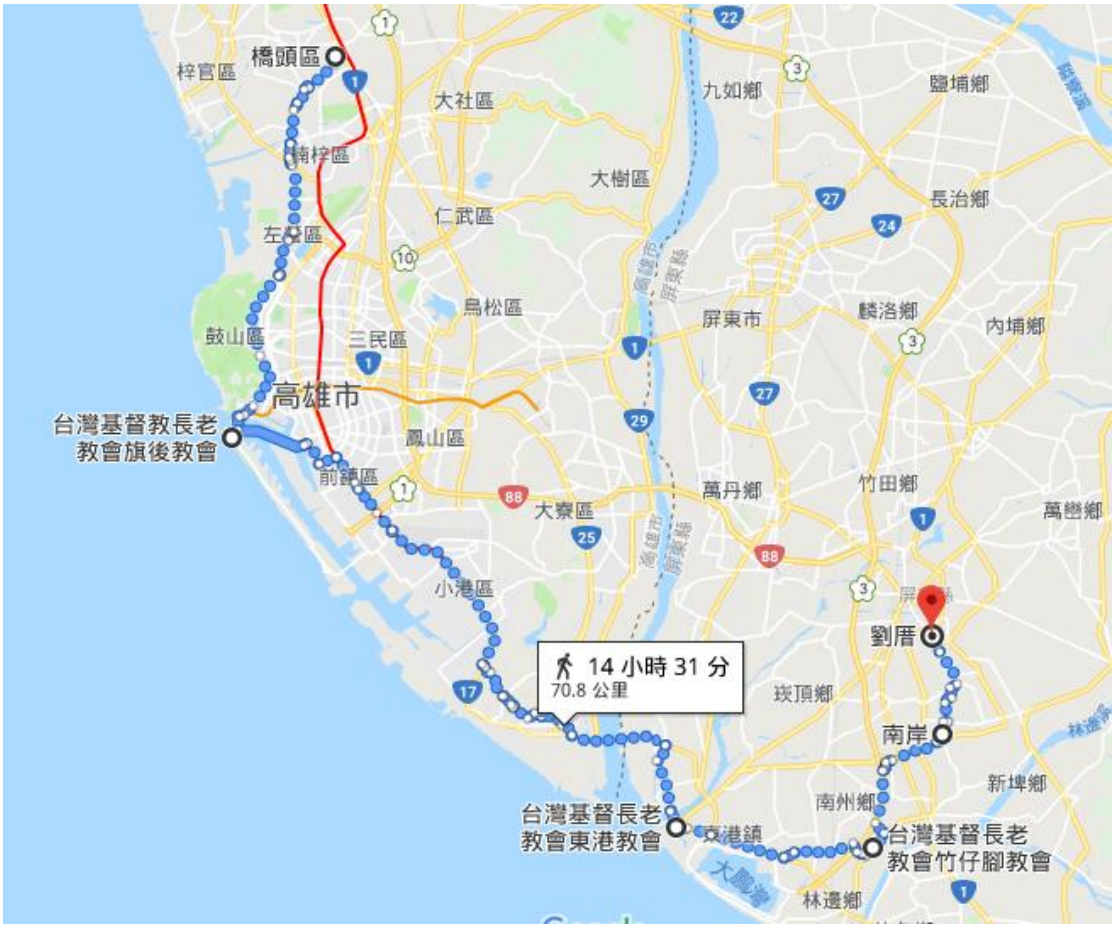


圖 4.4：各教區位置圖 二：橋仔頭，打狗，東港，竹仔腳，南岸，劉厝庄

第六節　部落巡禮傳道行

1869 年 5 月 20 日李庥開創發展阿里港的新據點，是他投入相當多心力的傳道站，阿里港人漸漸因宗教信仰而改變觀念與習俗，李庥欲將阿里港視為前進原住民領域的踏腳石，又因福爾摩沙山區居民的語言與平地發音不同，激起李庥願踏入山區與原住民接觸，他認為除可宣揚基督教義尚可從中學習語言，李庥說道:

> 阿里港站仍然處於興盛的狀態，我希望我們很快能夠將它視為野蠻邊界的永久前哨站。如果主願意給我這個機會，我最渴望獲得這些山區的語言，即使從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確信他們是最有希望的人。目前，我必須保持對福音傳播給他們的方式或時間；那是從少年時代開始，我就認為這是我存在地上的最高野心，就是在名字尚未被命名的那些地方傳講主的話語。[145]

李庥將傳道目標設定在尚未被命名的地方，意表他相信上帝的真理絕對可戰勝傳統宗教的藩籬，故進入荒野之處傳講上帝話語乃是其在福爾摩沙之職責。

一、 山區巡禮：六龜、木柵、拔馬、崗仔林、柑仔林

傳教士對於原住民部落傳教之興趣，遠勝於平地之漢族，故初期傳道之路線行程，則將山區部落列為其主要目標。透過教會成員之關係，他們逐漸將傳道機會往山區傳佈。

(一) 六龜

六龜里 (Lakuli)，位於高雄市東北部，東鄰桃源區、茂林區，西鄰甲仙區、杉林區、美濃區，南接臺灣省屏東縣高樹鄉、三地門鄉。六龜區位居屏東平原與中央山脈之丘陵交會地，地處六龜地塹帶，荖濃溪縱谷西岸六龜河階上，南北狹長。流經福爾摩沙中央那條河流的河岸上，就是生番與熟番的分界線。屬熱帶季風氣候，高溫多雨。十九世紀時已有外國探險家進入該區[146]，就其記錄，臺灣府與六龜里之間的整個鄉野，都是很肥沃美麗的多山地區，是從平地到高山間的轉

---

[145] "letter from China",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32.(The A-li-kang station is still in a thriving condition, and I hope we shall soon be able to regard it as a permanent outpost on the savage borders. If the Lord is pleased to afford me the opportunity, I feel most anxious to acquire the language of these mountaineers, being convinced, even from a human point of view, that they are a most hopeful people. At present I must be silent as to the how or the when the Gospel may be preached to them; but from early boyhood I regarded it as the highest ambition of my earthly existence to preach the blessed Master in those parts where His name has not yet once been named.)

[146] 參見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序言，頁 2-5。

折地帶，風景變化多端使穿過峽谷越過山嶺的辛苦旅程，因如詩如畫之景色多變，山路崎嶇，壯觀，立於高山頂上眼前所見猶如一幅新美景象，偶或狹窄峽谷，偶或垂直禿裸之板岩區，間已越過稻米甘蔗田園，或又陡峭山坡，在山坡、下波、跨過河流、穿越叢林之巡迴間，山谷越為狹窄難行，山區小徑道路狹窄沿著高聳多岩滿覆繁茂草木，在峭壁間蜿蜒迂迴，形成一系列山丘小路，但其景色優美如畫，越過平原攀爬至更高山脊則顯蠻荒，小路環繞山丘而行，路徑時而陡直數百英尺，幾乎連站立空間都不足，越過山坡後有些因經過高度墾植成小平原，偶有築屋。因此在感受多變景色之轉換間辛勞苦行瞬間顯得愉快萬分。[147]

1870 年 2 月 2 日，李庥與海關友人們穿過山丘前往距離阿里港東北方約 25 英哩距離的六龜里平埔番村莊。李庥和海關友人繼續向內陸大約十二英哩的地方前往最偏遠的番莊[148]，進入莊內即刻被近百番民人包圍。李庥發現內陸的平埔族人較為兇悍，但會說些中國話，他們體型魁梧較之前的番民更強壯，此時正是中國農曆年節，番民幾乎喝得爛醉。李庥觀察到，這些族人似是都市乞丐般會像外來者索取物品，因為他們似乎都認為當「紅毛(Ang-mo)」的外國人與其接近即需給與禮物。但即使送給他們禮物也表現不滿足之模樣，甚至大聲吶喊且手持匕首威脅索取禮物。面對此狀況，李庥請該村長老喝斥這族人，同時表達他並不像其他外來者一樣要以物易物，而送禮物是他的自由意識。與這些部落交往後李庥認為族群間的不和會擾亂了他們自己的關係。初次與番民接觸，李庥見到他們的穿著猩紅色連著袖子似的背心外衣。從其態度與衣著中體認到居民的特質，因無法得到文明世界的物質，必須以身上穿著的動物毛皮顯現地位之高低。總而言之，是無法以此而論男性的本質。[149]

---

147 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67-68,189-190。

148 據十九世紀探險家紀錄：六龜里的東邊是平埔族所居村莊中的最後一個，這塊地方是綿延不斷的山岳，這就是可畏的萬斗壠社的領域。即今之萬山部落，在濁水溪上游近中央山脈附近，屬於魯凱族。參見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189。

149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133-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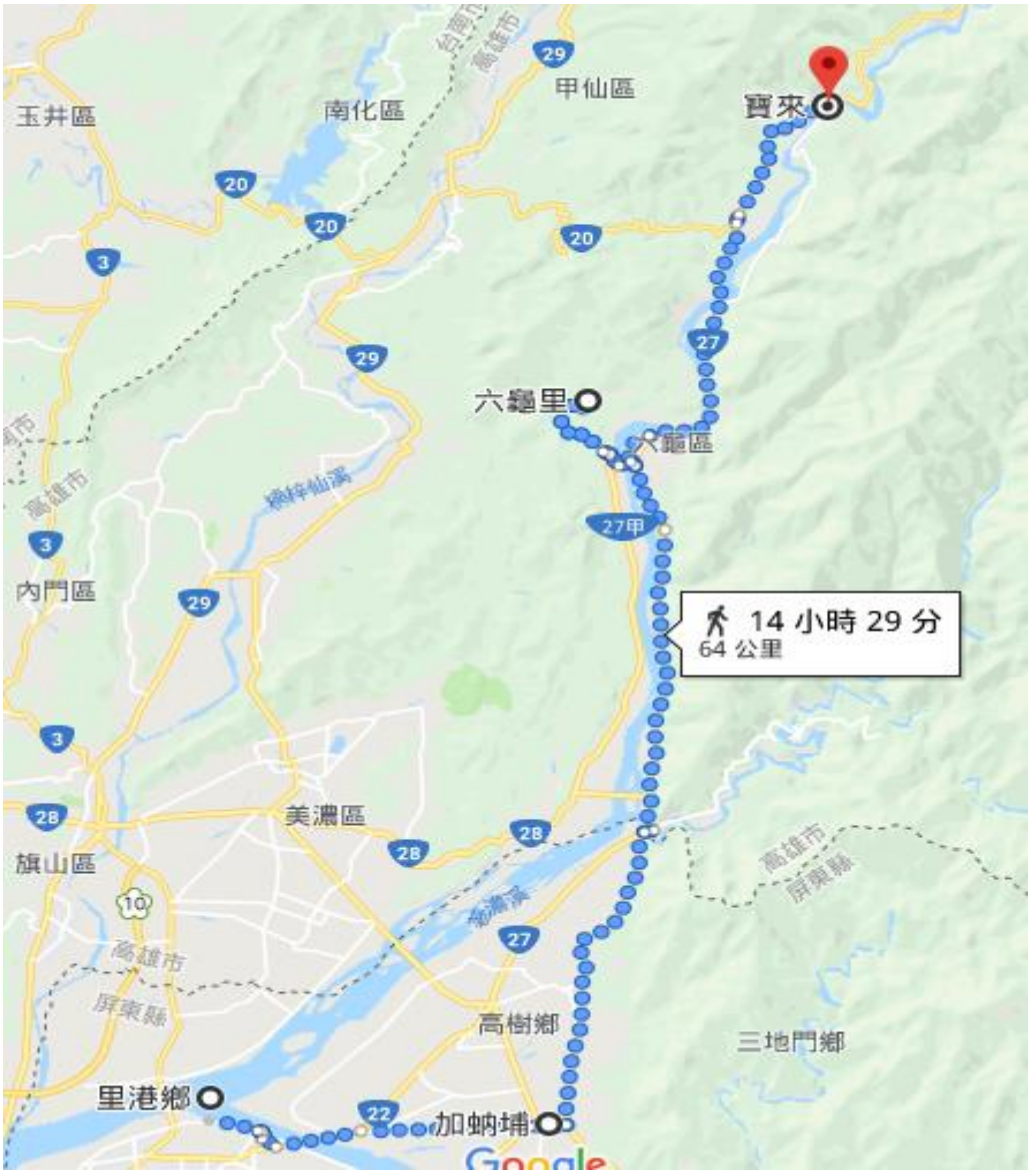


圖 4.5 ：自阿里港 → 加蚋埔 → 六龜里 → 寶來 路線圖

(二) 木柵、拔馬、崗仔林、柑仔林

早在「1865 年 11 月末或 12 月初，馬雅各曾與必麒麟 (W.A. Pickering, 1840-1907) 同登玉山，深入台灣中南部的原住民地區。」[150]「由必麒麟帶領至內地，並介紹馬雅各給丘陵區的木柵社平埔族人，馬雅各醫師極受當地居民歡迎。」[151]在必麒麟的陪伴下，馬雅各走訪了台南東北部的地區，平埔族住的木柵，拔馬、崗子林、柑仔林等村落，傳教士們稱之為「山崗傳道站 (Hill stations)」。馬雅各曾敘述 1869 年 9 月 12 日由李庥在臺南府接受四男一女洗禮當中，該婦女即為來

[150] 費德廉(Douglas L.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羅效德、費德廉譯：〈李仙得略傳〉《李仙得 臺灣紀行》(台南:台灣史博館，2013 年 9 月)頁 *xcv*. 馬雅各於 1865 年 12 月 10 日致其父母的信函提到此事(James Laidlaw Maxwell papers, Selly Oak Campu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51] 參閱必麒麟(W. A. Pickering)著，陳奕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10。

自山區，亦是馬雅各之僕人：

> 我們上週日參加了聖餐，李庥先生錄取了五名新成員，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這女人是來自山上我們的僕人。我認為，她的虔誠心已經達到我們先前教導所期望的滿意程度。她的舉止得到了極大的改變，並且在她的日常服務中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善意。她真誠地祈禱，並向來此過夜的山上朋友和同伴傳福音。你們將和我們一起感謝上帝賜給我們這個僕人姊妹。[152]

因為馬雅各女僕的關係，常有山區信徒至她住處聚會。因此似乎是上帝的天意，傳教士的工作在山區村落發展起來，李庥和馬雅各也常安排時間拜訪這些地方並在族人面前解說真理，有時在女僕家中有相當多村民聚集祝禱。無論是禱告或交談，這些助手們都被接納到教會，而村民因而被聖靈感召，對福音產生極大興趣。[153]因此李庥除了要負責自己開展的區域外，仍需協助馬雅各新開發據點之相關聖禮服務事宜。1870 年初馬雅各與李庥同行前往山區開創傳道事業。馬雅各夫婦已在當地傳揚福音一段時日，不少族人因而放棄傳統宗教改信基督。居民計畫自籌興建一座教堂足夠三百人左右使用，建築材料使用竹子，甘蔗、茅草和藤蔓建造，以稻草蓋住屋頂，讓教堂與本土房子一樣，建築風格如教堂形式即可。馬雅各與李庥認為未來可由此地再擴展至生番處，對此，傳教士認為他們有責任協助族人設置學校、教師或醫療傳道人員。[154]

1870 年 8 月 7 日，木柵地區在兩位傳教士長期努力感召下，計有三十三個男人和十個女人通過考驗接受進入主耶穌基督國度[155]，李庥強調「在馬雅各醫生的幫助下，我與他仔細比較過每個候選人之特質優點，所以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們的程序並不像匆忙或有不合程序的違法進行。」[156]穩固木柵平埔族群的心性後，李庥繼續將福音廣傳至木柵山區附近的「拔馬」(今之台南左鎮)，這是一個位於木

---

[152] "from Dr. Maxwell, 14th Spet.,1869",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290. We had the Communion last Sunday, and Mr. Ritchie admitted five new members, four men and one woman. The one woman is our servant girl from the hills. She has given, I think, as satisfactory evidence of a new heart as one could well expect in a person of such previous training as she has had. She is marvellously changed in demeanour, and is shewing us much kindness in her daily service. She prays heartily, and speaks of Christ to her friends and companions who come from the hills, and many of whom pass a night here. You will join with us in thanking God for a sister in our servant.

[153] "from Dr. Maxwell,Taiwan-foo, 1st March,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134. our work has, in God's providence, been developing itself in the village to which our two hill servants belong both Mr. Ritchie and myself had occasionally visited the place and set the truth before the people, and from time to time, in connection with visits paid to our servants, considerable numbers of these villagers, both men and women, have had occasion to be present with us at morning and evening family worship. Further, the admission of both of these our servants to the Church, and their labours, both in prayer and in speaking to their friends, have, doubtless, been used of the Spirit to work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Gospel message.

[154] "From Dr. Maxwell, Taiwanfoo,1st March,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135. (In view of the probable further spreading of the work amongst these hill people, and possibly also, ere long, to the savages, I have had some conversation with Mr. Ritchie, and we are both of opinion that it is our duty to seek special help towards this aboriginal field, in the person of a lay helper, a medical, such as myself, or a thoroughly well-educated and Christian man from one of our normal schools.)

[155] "from Dr. J.L.Maxwell, Takao, Formosa,13th August,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264. (On Sabbath last, Mr. Ritchie for the second time administered the sacraments at Baksa, and on that occasion received thirty-three men and ten women into Church fellowship.)

[156]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Formosa, 18th August,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288. (On the occasion I had Dr. Maxwell's assistance, with whom I carefully compared notes as to the merits of each individual candidate, so that I can assure you nothing like haste or irregularity characterised our procedure。)

柵教堂西北方約 12 個哩的村莊，那裡有一群熟番居住，他們也希望未來能在拔馬建造自己的小教堂。李庥除為拔馬設置一名助手外，尚將兩名年輕教友帶回打狗訓練他們閱讀聖經，未來由他們教導自己族人，其中一人願提供自己的土地建造教堂。相對地，在教學相長下李庥也獲得部分平埔族語言材料。[157]木柵山區平埔族群改教迅速的成長，歸功於馬雅各與李庥成功策略及長遠計畫，馬雅各在私人信中表示，「現在估計在木柵有超過 500 名真摯的信徒，並且在木柵附近的山區迫切需要其他兩個禮拜場所。」[158]惟因山區路段難行與不便而延遲建造。雖然山區教徒快速發展的成績亮眼，但在人力物力上則無法及時回應教徒們的需求，更難於隨時教育與監督信徒，這種種棘手問題，令傳教士焦頭爛額的急如鍋上螞蟻。幸得英國教會回應，即將派遣新醫療傳教人員 - 德馬太醫生 (Dr. Matthew Dickson) 加入福爾摩沙傳教行列。[159]李庥與馬雅各對於山區平埔族的木柵據點極為關照，不惜路途遙遠艱困難行戮力執行其任務。傳教士對山區教會努力的另個因素，就馬雅各的說法：

> 就健康而言，山區氣候優於台灣府，而且我的健康狀況比離開台灣府時更加強壯。每晚在兩個小茅草屋都睡得非常舒適，與我們在府城中漂亮但蚊子多的住宅相比，這裡真的很舒適。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干擾的耳語，並且由於敬拜活動中沒有政治色彩，所以希望這項工作不會激起政府的敵意。[160]

因山區氣候適宜健康的發展，且就清政府對於山區幾乎是放棄管轄權，故山區活較無政治力的干涉，傳教士能發揮其專長改變族人的生活與教育。而就李庥對於山區的看法則是認為當地地形如同蘇格蘭高地一樣，沒有複雜的居住環境，居民是散居各處，亦無市場的喧鬧，不像阿里港是被漢人管轄。[161]不過山崗傳道站主要為馬雅各所負責牧養，李庥則兼負居民洗禮盛典，故以下僅就李庥曾經參與之進程為紀錄：

---

157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Formosa, 18th August,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289.

158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12*. (A private letter from Dr. Maxwell informs us that it is estimated now that there upwards of 500 worshippers of the true God at Baksa, and that there is urgent need for other two places of worship in the hill region near Baksa.)

159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13.(It was mentioned that this society had sent Dr. Matthew Dickson as a medical missionary to Formosa. He sailed from Liverpool on the 9th of November, and will be of unspeakable aid to Dr. Maxwell and Mr. Ritchie whose work has, by the Lord's favour, been growing rapidly.)

160 "from Dr. Maxwell, Baksa, Formosa, 22nd April,1870" ,*The Messenger V.20, 1870* pp.186. (The climate is, so far as health is concerned, very much superior to that of Taiwanfoo, and I am decidedly stronger than when I left Taiwanfoo. Our two little thatched rooms with the sound sleep of each night are truly palatial in comfort compared with our really splendid but mosquito-governed residence in the city. Up to this time there has been no whisper of interference from without, and as there is no shadow of a political character in the movement,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work may not excite the enmity of the Government.)

161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8th August, 1870", *The Messenger V.20, 1870* pp.287-288.(In that region there is no village nor market-place, but simply small groups of mountain hamlets interspersed at greater or lesser distances, much in the same way as you have observed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表 4.16 : 1869 年至 1879 年 李庥參與山區教會之發展進程

	出處: *The Messenger*	信件內文	信件說明
1	V.19, 1869 pp. 290.	We had the Communion last Sunday, and Mr. Ritchie admitted five new members, four men and one woman. The one woman is our servant girl from the hills.	1869 年 9 月 12 日在台南府的聖餐中，李庥錄取了五名新成員，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其中的女子是來自木柵山上馬雅各的女僕。
2	V.20 1870 PP. 288	You will remember an itinerating tour of which I informed you at the close of last year, but in my note I made no mention of Baksa. On that occasion I made my first visit to them, and held several meetings	1869 年 11 月 29 日左右李庥第一次拜訪木柵 並舉行了幾次會議。
3	V.20 1870 PP. 135	Since I last addressed you, on 28th January, our work has, in God's providence, been developing itself in the village to which our two hill servants belong both Mr. Ritchie and myself had occasionally visited the place and set the truth before the people, and from time to time, in connection with visits paid to our servants, considerable numbers of these villagers, both men and women, have had occasion to be present with us at morning and evening family worship.	1870 年 1 月 28 日根據上帝的旨意，傳道工作在兩個山區所屬的村莊里發展起來，李庥先生和馬雅各偶爾也到這些地方並在人民面前說真理，相當多的村民，無論男女，都會在家庭禮拜中齊聚敬拜。
4	V.20 1870 PP. 185	Their village was visited both by Mr. Ritchie and myself, and by several of the helpers, until at length there could be no doubt at all of a very earnest desire amongst a number of the villagers to have Sabbath ordinances regularly administered. For about three months I have visited them once a fortnight coming on Friday and leaving on Tuesday.	1870 年 4 月 22 日馬雅各信提及: 山區教會的村落由李庥和馬雅各及幾位助受者進行訪問，一些村民中非常認真地希望定期執行安息日的儀式。馬雅各自 1870 年 1 月以來,每兩週拜訪一次，週五到，週二離開。
5	V.20,1870 pp.264	On Sabbath last, Mr. Ritchie for the second time administered the sacraments at Baksa, and on that occasion received thirty-three men and ten women into Church fellowship. At the Lord's table, the sixty-two members who have now been received at this station were all present.	1870 年 8 月 7 日安息日，李庥第二次在木柵執行聖禮，並在那次會議上收了三十三名男子和十名婦女進入教會團契。在聖桌旁，傳道站已收的六十二名成員都在場
6	V.20,1870 pp.288.	During my sojourn in Baksa, I went over to Poahbe, a village about twelve miles to the	1870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7 日李庥在木柵逗留期間，探訪了

		north-west of the chapel, and there a band of Hoan live who have for many months been most anxious to have a chapel of their own at this place.	拔馬，是一個位於木柵教堂西北方約 12 個哩的村莊，那裡有一群平埔番民，幾個月來一直渴望在那地方擁有自己的小教堂。
7	V.20,1871 pp.12	A private letter from Dr. Maxwell informs us that it is estimated now that there upwards of 500 worshippers of the true God at Baksa, and that there is urgent need for other two places of worship in the hill region near Baksa. One of these is required at the village of Ponthe, where the wonderful and blessed awakening prevailed also, and another should be erect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gh hills near Baksa.	1870 年 8 月 13 日曾說明有四十三名來自拔馬的教徒，馬雅各另一封私信說明估計木柵有超過 500 名信徒，在木柵附近的山區迫切需要其他兩個禮拜場所。一個在 Ponthe 村是必需的，另一個應該建在 Baksa 附近高山的另一邊。
8	V.20,1871 pp.65	On Sabbath last thirty-three candidates were admitted to membership at Baksa. … Seven were men from Poah-be; two, a brother and sister, from Kongane, both places full ten miles to the west of Baksa; two men from Pangtian, to the far east; three men and one woman from the east side of the range close to Baksa; and the rest from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of Baksa.	1870 年 12 月 11 日安息日，有三十三名候選人獲准加入木柵。…七個人來自拔馬; 兩個兄妹自崗子林，兩個地方都在木柵以西十英里處;有兩個人從更東邊的 Pangtian; 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從靠近木柵範圍的東側; 其餘來自木柵附近。
9	V.20,1871 pp.84	On Sabbath last(12/25) the members of the Baksa congregation chose two of their number to the office of elder, and three to that of deacon.	1870 年 12 月 25 日安息日，木柵會眾從他們的成員中選舉兩名長老，三名執事。
10	V.20,1871 pp.84	Enlargement of Chapl and New Chapels	1870 年 12 月 28 日馬雅各信件提到，已看到山區教堂木柵、拔馬、柑仔林等，信徒已開始建築們的小教堂，並由他們承擔全部費用。希望在三週內這些教堂可以使用。
11	V.20,1871 pp.104	On Sabbath morning I opened the new chapel, which accommodates 200 worshippers, and on the occasion of its opening there were about 100 present, the great majority of whom have been regular worshippers for some time.	1871 年 1 月 8 日安息日馬雅各開了柑仔林新教堂，裡面容納了 200 名信徒，在開幕時大約有 100 人在場，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定期禮拜者。
12	V.23, 1874 pp.152	it has been to me a great pleasure to renew old acquaintances at the hill stations and at Taiwanfoo, as it is nearly two years since I visited these. At Baksa a band of boys and	1874 年 3 月 24 日李庥信提及：他與甘為霖交換教區服務。將近兩年李庥未訪問山區教會和府城。此次在木柵，一

		girls meet nightly with the helper to read the Scriptures	群男孩及女孩每晚與助手會談面，閱讀聖經
13	V.26 1878 pp.92	My wife and I went into Kong-a-na and spent a week there. We spent a very pleasant and profitable Sabbath, and after the usual service the names of readers were enrolled.	1878 年 1 月 29 日李庥信提及：他與夫人在柑仔林服務一周，以字卡教導學生認字

(本表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自 1869 年初訪木柵，拔馬等地，李庥與馬雅各投入人力物力時間經營山崗教會，所收成效優於其他教區，而後馬雅各交棒於後進傳教士，1871 年 10 月馬雅各則因病回英國休養，李庥則專注在南部教區的發展。以現今對當時的感召之行動稱之為「歸主運動」，依此臺灣基督長老會的歷史記載就木柵歸主的淵源有此詳細敘述：

> 木柵（今屬高雄縣內門鄉），位於府城東約 27 英哩，本是平埔社。族人原籍是新港（新市），取姓有力、鄂、戴、机、機、東、溫、月、穆、蘭、卯、宜、卓、來、兵、毒、羅、潘、蕭、薛、余……等。1869 年 2 月，馬雅各醫生雇用 Niu-i 和 Ngauh-a 為女僕，這 2 位木柵女子不久就入教。木柵居民來醫館，常借宿於醫館前樓，得醫治返鄉後就常宣傳其經驗，社民對馬醫生的敬慕以及對其所傳福音的興趣日盛，遂成了一種氣候。11 月馬醫生初次訪問木柵，受社民的歡迎。繼有李庥牧師、黃深河傳道的訪問。1870 年 2 月，馬雅各連續訪問 2 次，得社民的協力建築了一所臨時聚會所 *（V.20,1870,*pp.135）。4 月 11 日禮拜堂建竣，參加禮拜的聽眾有 120 名左右。4 月 12 日起，馬醫生夫婦往訪木柵 2 星期之久，其間主持禮拜、談論道理、看病、教白話字、教唱詩等。社民反應熱烈，醫生娘教白話字，一日上課 6 小時他們都不嫌多云（*V.20,1870,*pp.162）。因要求進教者甚多，但宣教師採了嚴格謹慎接納的態度。5 月 8 日李庥牧師施洗男 18 名女 1 名*(V.20. l870,* pp215）；8 月 7 日施洗男 32 名，女 4 名，是日包括前次受洗者共 62 名恭守聖餐*(V.20 1870,*pp.288）。社民要求進教之後，經常要等大半年，再經過「問道理」，宣教師視其信仰的程度，決定接納與否。期望這些人對「罪」有明確感覺，但對他們而言，「法觀念及福音都是新的」*（V.20.187,*pp.37）。所以他們的入信，根底較淺，或可以說是近於「集團回信」？信徒及慕道友，同樣熱心，每家經常有家庭禮拜，而詩冊更是他們所愛用的。族人頗有音樂之天份，在田野裡忙了一天，常在日落之後走幾哩路相聚唱詩歌，故在山谷間時響應著美麗歌聲。12 月，木柵教會選出長老 2 名、執事 3 名，來管理日日興盛的教會；又決定擴建禮拜堂，建 2 間教室，而擴建後的禮拜堂可容 3 百人 *(V.20 1871,*pp.84）。木柵的歸主運動，很快地播及柑仔林、拔馬、崗仔林一帶。在 1870 年這一年內，廢去偶像的家族，在木柵有 68 家，木柵以東有近 30 家，柑仔林有 14 家，拔馬及其附近亦近 14 家。時牧師只 1 人—

> 李庥—牧鳳山縣下教會外亦需要主持各區聖禮典，所以有時馬醫生亦得權充牧職了。就是這樣，1871 年 1 月馬醫生在木柵主持 2 對婚禮。[162]

李庥與馬雅各不遺餘力地共同為木柵教區努力，至今日教會仍存在於當地且有優美建築之教堂矗立之。就今日而言如教會資料顯示其地理位置各是:

> 木柵　：今屬高雄縣內門鄉；在旗山之北，位於府城東約 27 英哩。
> 柑仔林：是從木柵越過山嶺向西北走 3 英哩之處。
> 崗仔林：今屬台南縣左鎮鄉，位於菜寮溪東岸，距府城約 18 或 19 哩，從崗仔林向東南走足足 6 哩抵木柵。崗仔林距新港（新市）今約 15 哩。
> 拔馬　：屬左鎮鄉，位於菜寮溪北岸，就在崗仔林西北約 6 哩。[163]

就目前各教會已有其教會名稱 :
木柵 (Baksa)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木柵教會
柑仔林 (Komana)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永興教會[164]
崗仔林 (Kongana)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崗林教會[165]
拔馬 (Poah- be)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左鎮教會[166]



圖 4.6 : 台南→木柵→柑仔林(永興)→崗仔林(崗林)→拔馬(左鎮)

---

[162] 賴永祥：〈教會史話 142 木柵的歸主運動〉《賴永祥文集 第一冊》，頁 347-348。(按:其中對於 8/7 受洗人員紀錄有誤，應是男 33 名女 10 名。原文參閱：*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V.20,1870* pp.135,162,215,288, 及 *V.20,1871* pp.37,84.)

[163] 賴永祥：〈教會史話 226 山崗四社傳道站〉《賴永祥文集 第三冊》，頁 63。

[164] 賴永祥：〈教會史話 147 柑仔林教會自立待望〉《賴永祥文集 第一冊》，頁 357-358。其教會名稱，由「柑仔林教會」改為「溝坪教會」再改為 「永興教會」。

[165] 賴永祥：〈教會史話 145 崗仔林建堂年考〉《賴永祥文集 第一冊》，頁 353-354。

[166] 賴永祥：〈教會史話 143 拔馬教會的起源〉《賴永祥文集 第一冊》，頁 349-350。

二、 中部巡禮：大社、內社、埔社

基督新教將福音傳播至福爾摩沙中部的淵源，據文獻紀載，[167]乃是起於 1870 年英國商人必麒麟 (William A. Pickering, 1840-1907) 設商館於大甲，雇用兩名大社青年傳遞信件，至台南府城時有機會到醫館聽福音，返回大社時除了帶福音書外還轉知社民府城有技術高超的醫師。另有平埔族人因槍傷而送至府城由馬雅各醫生治療，復原後回到部落將所知所見所聞之事傳播給族人。[168]而「大社」「內社」與「埔社」之間自古以來，族人相互間的關係密切，族群間或因遷移，或因開墾，或因逃避野蠻人侵襲，而在各地聚集成同族聚落的關係[169]，成為福音傳播的最佳網絡。據馬雅各醫生於 1871 年 8 月 7 日自木柵寫給其夫人信中提及，信徒向寶 (PO) 已於福爾摩沙中部大社地區工作，以及 1871 年 6 月左右已進入野蠻山區的李豹 (PA) 情形，而知福音已傳入各地。馬雅各醫生寫道 ：

> 向寶(PO)寫道，一個村莊有十三個家庭，另一個村莊裡有很多家庭，已經驅逐他們的神像並守著安息日。他是正在大社工作，那是在彰化東北方一天行程的距離。至於李豹(PA)，他以兩天的行程進入山丘東邊。由四十名男子護送出來。他們必須在樹下度過一晚，穿過野蠻人的狩獵場。沒有人知道上帝能給予多少成功的結果。李豹(PA) 已經在那裡待了將近兩個月，因逢溪流暴漲季節，通訊非常困難。[170]

海外宣教團能夠將福音傳至福爾摩沙島的中部，這進展對傳教士而言似乎是有些訝異，他們肯定是上帝指引異教徒轉信，令人興奮的訊息讓李庥和馬雅各醫生幾乎同時間向英國長老教會發出預告，說明他們即將出發至中部探訪該地的狀況，以了解其發展程度。李庥於 1871 年 9 月 6 日自打狗發出預告信息：

> 我將離開打狗至一些村莊訪問，該村落距離這裡約要八天的行程，它離福爾摩沙島北端大約五六十英里的地方。從助手報告得知，已有數百人願意事奉主，且渴望學習新的生命之道。假使正如所聞，我們的願望得以實現，

---

[167] 賴永祥: 《教會史話 第三輯 203》，頁 5。

[168] 中部傳道過程之歷史淵源，原文請參閱: Dr. Dickson,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3,1874,* pp.13-15. 另參閱賴永祥:《教會史話 203-211》頁 5-29。

[169] 該三地區間族群的關係，請參閱陳炎正：《后里鄉誌》(1989 年 6 月); 陳秋坤：《清代台灣土著地權》;施添福：《空間、力與社會》;張素玢：《苗栗鯉魚潭巴宰族史暨古文書彙編》。而據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 2017 年 11 月 11 日記載：自 1911 年 5 月起南北中會劃定教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內社教會」名稱改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鯉魚潭教會」歸屬於北部中會。

[170] "From Dr. Maxwell, Baksa, 7th August,1871"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277.(Po writes that thirteen families in one village, and a great many in another, have cast out their idols and are keeping the Sabbath. He is working at Toasia, a day's journey to the north-east of Changhiou. As for Pa, he is two day's journey into the hills eastward. Forty men came out as an escort. They have to pass through ground which is savage hunting-ground and sleep a night where best they can under the trees. What amount of success God is giving to Pa in his work no one knows. He has been in there for nearly two months, and as this is the season when the streams are rivers, the communications are very rare. Continue to remember us fervently in your prayers.) 。據賴永祥：《教會史話 203》標示: PO 名為〈向寶〉; PA 名為〈李豹〉。

> 真正得到祝福，那麼我微弱的精神，將會高欣喜美上帝憐憫異教徒的命運。但與此同時，看到令人欽佩的同事馬雅各醫生，即將離開這個令人欣喜做工的田野，返回英格蘭，我在日增的思慮與勞碌中，也會感到沮喪，不是嗎？耶和華是我們的上帝，是喜歡為人所知的名字之一。但很遺憾，為了工作的緣故，在這個炎熱的季節，並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充滿活力，因我的身體經常為高燒及熱病所苦。[171]

而馬雅各醫生預估和李庥同訪的時間則長至四個星期，若來回道途通行無阻，則回來後將準備回英國休養。馬雅各於 1871 年 9 月 8 日自府城發出如下訊息:

> 下星期二(9 月 11 日)，李庥先生和我將前往島嶼的北部熟番地區，親自去看看那裡的領域範圍，以及當地現在的信仰成果。目前我們在那裡有兩個本地助手，我們渴望看到教會的建立可以被那些長期崇拜上帝的人接納。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狀況。這個地方很遠交通不便，特別是在夏天，河流寬度有時會超過四分之一英里，是難以通行的；由於目前對內部居住的限制，以及現在每個通事因害怕受到牽連而致傳教很困難，該地區的工作將會很棘手。我們預計大約四周，回來後我立即準備回英國，如果道路開放的話。[172]

「大社」是現今臺中市神岡區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位於該區東部。以今日之行政區其範圍包括大社里、岸裡里。早期大社地區為一街庄，稱為「大社庄」。「內社」則為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兩地間之交流需視季節氣候而定，因夏季溪水偶有暴漲，交通幾乎斷訊。但為見證上帝福音的遠傳及為實踐傳教士的遠大任務，馬雅各及李庥兩人皆不顧身體的不適[173]而翻山越嶺至福爾摩沙中部地區探視當地工作的繁榮程度。馬雅各已於 1871 年 6 月左右先行設置兩名助手至當地服務。此行視察後，馬雅各隨即於 1871 年 9 月 25 日在大社時，將其觀察結果向英國方

---

171 "Work increasing,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okao, Formosa, 6th September, 1871",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279.(I am about to visit some villages about eight days' journey from this place, some fifty or sixty miles from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island. From the reports of our helpers, several hundreds have assumed and attitude of writing upon God and desirous of fresh instruction in the way of life; and if our hopes are realised and the blessing has really been given as we are informed, my feeble spirit will be rejoiced to praise God's mercy this heathen heritage. But at the same time, in view of the speedy return of my admirable colleague, Dr. Maxwell, to England, from such a cheering field of labour, I would be tempted to despond under the accumulating amount of thought and labour, were it not that Jehovahjireh is one of the names by which our God has been pleased to make Himself known. I am sorry, for the work's sake, I have not been so vigorous this hot season as I could wish, my system having been frequently riddled with fever and ague.)

172 "Extension of the field, from Dr. Maxwell, Taiwanfoo, 8th September, 1871",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280.(On Tuesday next, September 11th, Mr. Ritchie and myself proceed to the north of the island, to the region of the Sokhoan, to see with our own eyes the extent of the field there, and the amount of interest at present existing. We have two native helpers there at present, and we desire to see if the foundations of a Church may be laid in the admission of some who have now been worshipping God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ourselves no idea of their condition. The place is so far away that the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in summer, with rivers occasionally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mile broad between, is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with the present limitation on residence in the interior, and the fright in which every consul nowadays stands of getting mixed up in any way with missionary difficulties, the region will be awkward to work. We expect to be gone about four weeks, and after my return I prepare immediately for my return home, if the way be open).

173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43 (Dr. Maxwell has arrived safely in this country, where we trust his health will be recruited after his long, arduous, and prosperous labours in Formosa)1872 年 2 月份 《使信》說明馬雅各已回到英國休養身體。李庥則如其自述，於 1871/9/11 出發至大社前身體即已不適。

面報告：

就在兩週前(按:1871 年 9 月 11 日)，李庥和我離開了台灣府遠征到這個地區。我們兩個本地助手於三個多月前已先到此服務，我們渴望確認該地的工作繁榮情況。兩個助手在當地居民急切的渴望下被派到此地，這些居民如同福爾摩沙南部的平埔族一樣是文明的原住民，稱為「熟番」。他們在帝國政權統治下已長達 100 多年，但仍保留且不斷使用自己的語言。那些與漢人交往者能用中國話溝通，但無法和中國人一樣使用道地的語言。他們的人數總計在2000到3000之間，位於三個地方，每個地方都有一個本地助手。這三個地點分別為大社 (Toa Sia)，內社 (Lai Sia) 和埔社 (Poli Sia)。

第一個傳道站。大社，大約位在彰化市東北邊 20 英哩處，其中約有 150 個熟番，漢人約 300 或 400 人。上個安息日(按:1871 年 9 月 17 日)在這個站裡，李庥認可了五男五女為教會會員。這裡有五十到七十人的定期敬拜聚會，所有人都是熟番。第二個傳道站，內社，是位於大社的東北邊 9 英里處；由於是夏天，這幾個星期因可怕的山洪暴發，導致大社與內社兩個地方無法聯繫。內社有超過 200 個熟番，但沒有漢人進入。這地方已全部聲明放棄他們的神像而敬拜上帝；但除了大社的助手外，他們沒有定期的教導。現在他們有了自己的助手，我們希望從他們的工作中獲得豐富的果實。

第三個傳道站，埔社，我們無法到達。我們日復一日地等待，希望洪流能減弱，但是卻無法確定能否減弱。因此，我們被迫再向南行。埔社有位積極的助手在那裏幫助許多人。會在此處開始工作是與去年開刀的住院病人有關。通往埔社需要嚮導帶領通過生番的領域，其中一個晚上必須在樹林度過。然而，由於山洪阻斷道路通行困難，以至於現在已有三個月沒有聯繫，我們無法確定弟兄的經歷。埔社位於大社的東南方深山處，這裡任何一站都會受到中國人的迫害。[174]

---

[174] "The Sekhoan",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13,68.(Just a fortnight ago Mr. Ritchie and I left Taiwanfoo on an expedition to this region. Two native helpers had preceded us upwards of three months, and we were desirous of ascertaining how their work had been prospered. They were sent to this quarter in the first instance , at the express and urgent desire of some of the people of this quarter, who, like the Pepohoan of the south, are also of the civilized aborigines of Formosa. Here they are called Sekhoan. They have been under imperial *regime* for upwards of 100 years, but retain in full and constant use their own native tongue. Those who live in constant intercourse or neighbourship with the Chinese can also speak the Chinese colloquial, but not in such fulness as to make the language of preaching as easy to them as to the Chinese. Their number in all amounts to between 2000 and 3000, and they are located at three points, at each of which we have a native assistant. These three location are named respectively Toa Sia, Lai Sia, and Poli Sia. The first is about twenty miles N.N.E. of the district city of Changhwa, and contains in all about 150 of these Sekhoan, with an additional Chinese population of some 300 or 400. At this station Mr. Ritchie admitted to Church membership five men and five women on Sabbath last. There is a regular worshipping congregation here of fifty to seventy, all of them Sekhoan. The second station, Lai Sia, is nine miles to the N.E of Toa Sia; but is summer for weeks together there is often no possibl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two places, owing to the frightful violence of the mountain torrents. Lai Sia contains upwards of 200 of these Sekhoan, and has no Chinese admixture. Here the whole population have renounced idolatry for the worship of God; but, excepting one or two visits from the Toa Sia helper, they have had no regular teaching. Now they have an assistant for themselves, and we hope for rich fruit from his labours amongst them. The third station, Poli Sia, we have failed to reach. We waited day after day in the hope that the torrents would abate, but this did not take place; and the prospect being quite uncertain, we felt constrained to turn our face again southward. Poli Sia has an active helper in the midst of its thousands. It was there that the work began in connection with some hospital in-patients on whom I operated last year. The road to it necessitates a guard through savage territory, in which one night has to be passed under the trees. The road itself, however, is the chief difficulty, on account of the mountain torrents - so much so that there has been no communication now for three months, and we know nothing certain of our native brother's experience. Poli Sia lies to the S.E. of Toa Sia, deep in the hills, and any station there would be quite out of the reach of mandarin persecutions.)

從馬雅各和李庥的訪視中觀察到，熟番生活雖然受到清政府管制，但卻仍然保留自己的語言，傳統語言文化並未被改造。但由於受到山洪暴發溪流暴漲，交通受阻，致該傳教士無法至埔社探訪，雖屬憾事，卻也因在此教區作首次時間的接觸與教導，使得大社與內社信徒深感動心，而發出期待之心，如 1872 年 2-3 月左右，福爾摩沙同仁轉送一封「內社」署名:*Hok Goan* 的信徒寫給馬雅各的簡短信箋，表達他們期盼馬雅各能再訪，更祝福他全家人身體健康。[175]由這短短的祝福信，可以理解基督新教已漸漸深入熟番地區，即使他們仍然受到異教徒之石擊與毆打，仍不減這些平埔族信徒的信心。1872 年 3 月 15 日李庥再度與馬偕博士和德馬太醫生同行巡迴該地，此次已順利進入「埔社」，並受到相當大的歡迎，尤其對埔社人而言，這是第一次有基督新教的歐洲傳教士來訪，是非常難得之大事件。傳教士們被這些窮困族群全面接受，感覺不可言喻的喜悅與善意。每天都有數百人擠在他們周圍，傳教士將藥品分發給他們，亦傳講上帝的話語給這些平埔族群了解。[176]李庥與德馬太對於此次旅程之紀錄在史料上已不易尋得，故依據同行的馬偕紀錄於日記資料，得知此次進入埔社的驚險路程，筆者依其日記，逐日整理他們大略之行程。[177]

表 4.17 : 1872 年 3 月 15 日 至 4 月 3 日
李庥、馬偕、德馬太醫生等人訪大社內社埔社紀錄

1872 年	星期	行程略述
3 月 15 日	五	上午九點自大甲出發，李庥因發燒坐著轎子行進，道路崎嶇不平佈滿石塊，抵達「大社」前有 40 平埔族人引領，晚上約 60 人參與敬拜活動。
3 月 16 日	六	李庥考問進教者。平埔族人有雙圓而黑雙眼，為人和善，但群居又懶散，不論老少都吸食煙葉捲起的煙草，且吃檳榔致牙齒黝黑。
3 月 17 日	日	上午、下午、晚上的聚會約有 100 人出席，李庥講道且為馬偕翻譯。
3 月 18 日	一	李庥考問進教者，德馬太看病給藥。晚上馬偕講道，李庥翻譯。
3 月 20 日	三	上午與族群聚會
3 月 21 日	四	早上禮拜後前往「內社」，赤腳徒步涉過溪流，爬上台地，俯瞰山谷村落，與村民交互迴響，而後一長列緩緩下山而抵「內社」。
3 月 22 日	五	當地兩村落都是基督信徒。山谷向陸延伸彎曲可至原住民地域。
3 月 24 日	日	「內社」30 人受洗。再回到「大社」有 15 人受洗，晚上聚會有漢人出席。漢人遠較平埔族人機靈和勤勞。
3 月 25 日	一	天亮時和 55 個跟隨者離開「大社」。途中經過漢人農田，見到稻米

[175]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136.(The evangelist at Laisia sends Dr. Maxwell brief epistles from some of his pupils there who have been little more than three months under instruction. One of them runs thus:"Teacher, I wish you and your lady and your father and mother peace. I entreat you to come again and teach us. I pray God to keep you, teacher, in health. This is my heart's desire. *"Hok Goan")*

[176] "First European Missionaries in Posia' Letter from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3,1874*, pp.15.。

[177]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一)：1871 - 1883》，頁: 39-43。

		番薯大麥甘蔗等農作物。下午 2 點左右抵高山邊，進入原住民區域，赤腳走在石灰岩石峽谷山中之溪流河床上，溪中遍佈大小石頭，魚蝦游於其中，約 200 呎岩壁垂直聳立其上，峽谷崎嶇曲折狹窄，夜晚於河床邊之樹林過夜。
3 月 26 日	二	在天亮前無法分辨樹木和石頭以前，一行人已踩著沉重腳步出發。冒著失足或跌倒之風險踏過石頭，路窄僅 6 呎寬，沿著 200 呎高岩壁前進，爬上巍峨高山險峻的山邊。山上長滿壯麗的樟樹。左邊懸崖，下面則是萬丈深淵，驚險萬分。從石縫流出之清泉正好紓解口渴，沿途景色宜人，如愛爾蘭人說的「那真會將人的憂愁拋到九霄雲外」，繼續前進至河床上遇見 40 名武裝平埔族人至此會合護衛。爾後，在爬至山勢陡峭的山頂，粗大樹木包圍其中。天黑時進入巨大山谷的「埔社」。由於尚未建築禮拜堂，故於草寮過夜。當晚約有 100-150 人聽李庥講道。
3 月 27 日	三	李庥考問進教者，德馬太看診照顧患者，馬偕認為此地族人過於關心世界，並將宣教師當成保護者。
3 月 28 日	四	因初次有歐洲傳教士進入，族人情緒顯得興奮，早晚禮拜多人參加。
3 月 29 日	五	至另一水番(日月潭邵族人)村落，晚上有 20 個身披雄鹿皮，手拿弓箭，頭戴花圈的生番來，李庥德馬太深覺震驚。
3 月 30 日	六	在水番，病人很多。
3 月 31 日	日	早上水番約 300 人參加禮拜。下午回到埔社，350 人出席，22 人受洗分享聖餐。埔里社是整個平原總稱 5-6 哩寬，6-7 哩長，背後環繞著一座高過一座接連的高山。
4 月 1 日	一	沿著原路回去，在路邊突出的大石下過夜
4 月 2 日	二	清晨在樹林中行進。下午抵達大社受到居民歡迎，晚上則舉行聖餐。
4 月 3 日	三	上午在禮拜堂前唱詩歌禱告，各自道別後，馬偕繼續北上。李庥德馬太一行人往南行。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因此，後續而至的甘為霖牧師及德馬太醫生和巴克禮牧師亦是不遺餘力地，相繼於 1873 年至 1874 年，不畏艱辛的旅程，依然橫渡溪流越過野蠻地區為大社、內社及埔社等地區的平埔族人講道教導與服務。[178]而後，時隔三年，李庥北上淡水拜訪馬偕途中，約於 1875 年 10 月 24 日至「大社」度過安息日，發現「大社」進展神速。教堂面積是原來的兩倍，學校有 24 個孩子，120 人參加主日禮拜；從與男孩和女孩的對話會議中，很明顯瞭解他們已得到聖經歷史知識，以及主耶

[178] 參閱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原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台北，前衛出版社，2009 年。頁:22-35。甘為霖至埔社等地之巡迴傳教軼事，此書已翻譯甚詳，本文在此不贅述。另原文於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64-66,89-90.

穌的死亡與復活故事。[179]再則，李庥於 1878 年 3 月至 4 月間，偕同夫人共訪埔社，這對該地區平埔族人來說，是非常奇特的創舉，因從未有歐洲女士踏入該領域，無懼於本地旅館的污穢與紊亂，以及旅途中的遙遠艱困，決心在這些偏遠地方接觸本地姐妹，並給予她們指導和教育，但也因此而讓當地平埔族女性深感驚訝歐洲婦女的氣質。李庥先生寫道：

> 因為李庥夫人的出現，非常龐大的群眾聚集在一起看她，在以前他們會很專心且有秩序地聆聽講道。另一方面，在這些婦女人當中，她卻成為干擾的力量。有一晚在大社的女人跟著我進入屋內，提出一個嚴肅的話題，她說「你太太的衣服很漂亮。我們沒有這樣的衣服。」[180]

經過三年的政治局勢變化，1878 年肥沃的埔社河谷及其三十個 Hoan 村莊已經成為中國管轄的對象。中國人從集集到埔社沿著山邊與蠻族邊界開了一條約二十五英哩寬闊道路朝向埔社平原。沿著這條道路的各個地方都建起了警哨站。在進埔社平原的入口處，已經設置衙門或地方官員辦事處，目前正準備材料與工人在平原東邊角處蓋一座城市，中國人決心進行橫越島嶼的道路，並從埔社逐漸朝向野蠻部落統治之。雖然這些中國人的行動並沒有干涉宣教工作，但現在這些半獨立的村落居民與漢人之間激烈的鬥爭不斷，原住民不願被漢人管制，他們與更有活力的鄰居並肩作戰對抗中國人。李庥與夫人於 1878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25 日分別在埔社三區：烏牛欄(Aw-gu-lan)、大滴(Toa-lam)和牛眠山(Gu-khun-soa)，各度過安息日，為埔社三個區帶來宗教信仰的動力，根據李庥對此行程之記錄: [181]

表 4.18 : 1878 年李庥牧師訪埔社教區

1878 年		內容略述
3/24	日	在埔社的烏牛欄，從使徒行傳第參章第 15 節開始向 300 多名觀眾宣講，之後約有 90 名成員參與聖餐。其中一半居住在烏牛欄，另一半屬於大滴和牛眠山。過去三週大部分時間一直在考選人員。33 人出席了會議。他們中許多人的面孔對我來說都很熟悉，其中一些我在宣教的前幾年已經檢查過了。此安息日共收大滴 2 人，牛眠山 6 人，烏牛欄 17 人，另有 4 名兒童接受洗禮。此次收有分別有客家人、漢人、生番、熟番四種族人。

[179] "Formosa-The Rev. Hugh Ritchie writes from Tamsui on Nov. 5th, 1875", *The Messenger V.24,1876,* pp.40. (Since I visited Toa-sia three years ago decide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 found the chapel double its original size, a day-school with 24 children, an attendance of 120 persons; and, from a conversational meeting with the boys and girls, it was evident they had attained a better knowledge of Bible history, and of the leading incidents in the life and death of our blessed Lord.)

[180] "Po-Sia: The Sek-Hoan" ,*The Messenger V.26,1878,* pp.149. (Mr. Ritchie writes : "Owing to Mrs. Ritchie's presence unusually large crowds gathered to see her, but in main ere very orderly in listening to the Gospel. On the other hand, she was rather a disturbing force amongst the women. One evening at Toa-sia a woman followed me into the room, and though the subject had been a very solemn one, she came to say, 'Your wife's dress is very pretty. We have no such cloth.")

[181] "Communion sabbath at Po-Sia" ,*The Messenger V.26,1878*, pp.149-151.

3/26	二	在日出時離開埔社，越過山脈，路途顛簸難行，在山丘行走下坡比上坡累，尤其行走在木階[182]路上更難。
3/27	三	經過集集到北斗，因被拒絕而難以尋到住宿處，後於埔社人的異教徒家中暫宿。
3/28	四	上午，在某地發表露天講道，以福音小冊和經文訪居民。到達大社受到熱烈歡迎。
4/7	一	離開大社
4/8	二	李庥夫婦與馬偕在「內社」會面。晚上以同一個聖經章節講道。[183]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因時局變化致部分居民面臨宗教的選擇，故而對於傳教士在借宿方面遭受連續的拒絕或推遲，若非信心堅定恐因連番遭難而放棄。由下圖地理位置乃知大社、內社(鯉魚潭)及埔社相互間之地理位置之差距，以及埔社三區: 烏牛欄 (愛蘭)、大湳、牛眠間之距離。

[182] *The Messenger V.26,1878*, pp.149。(wooden*:In carrying the road up the mountains to a height of about 1,000 feet, the Chinese have availed themselves first of large stones, and higher up of trunks of trees with earth above, to form a long succession of steps. They have cut down or burnt down the trees and brushwood for some distance on either side, to prevent savage surprises.) 註:指中國人在將山路上行至大約 1000 英尺的高度時，首先利用了大塊石頭，以及更高的樹木與樹幹，形成了一連串的台階。他們在兩邊砍伐或燒毀樹木和灌木叢相隔一段距離，以防止野蠻的突襲。

[183]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一)：1871 - 1883》，頁: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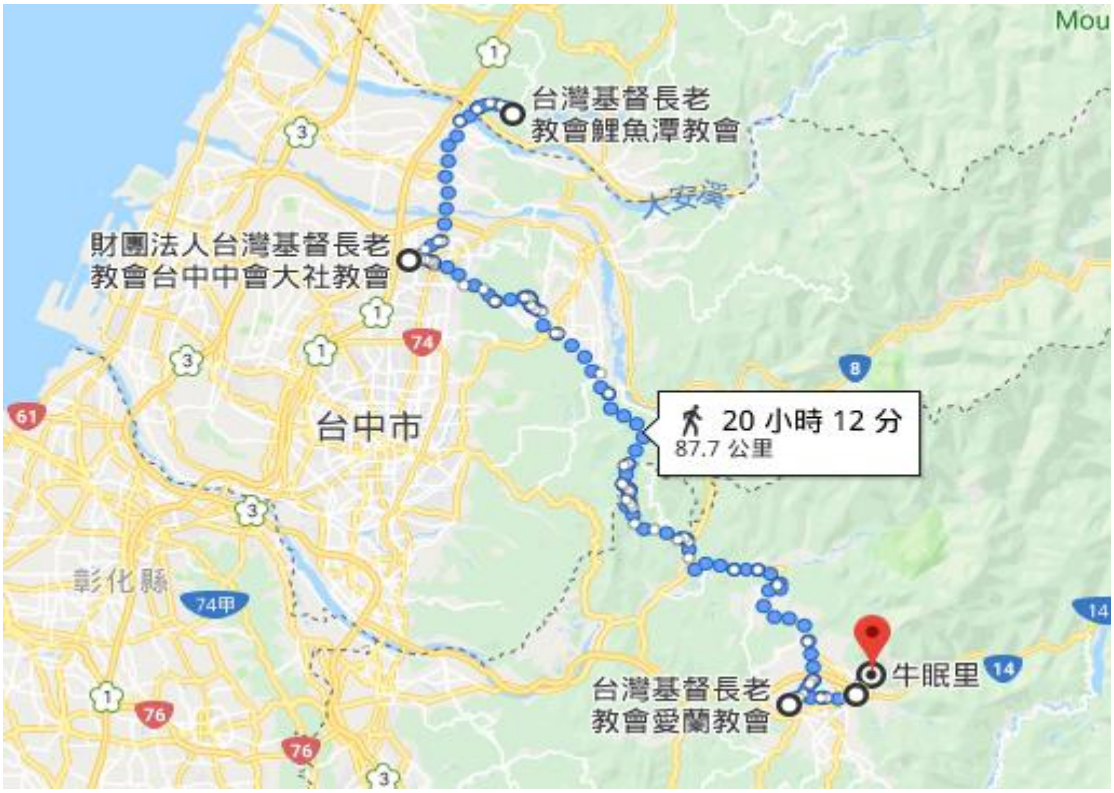


圖 4.7：內社(鯉魚潭)、大社、 埔社(愛蘭、大湳、牛眠) 等位置圖



圖 4.8：埔社三區教會: 烏牛欄(愛蘭)、大湳、牛眠等位置圖

三、 東部巡禮： 卑南、寶桑、蟳廣澳、彭仔存

在「那些地帶不構成大清帝國之屬地，在原住民領域，只要是任何需要之處，未能設立一個正當形式的政權，那麼其他國家甚至冒險家，若想在東方得到駐地都完全有正當理由去那地帶，而在東海岸上建立永久且獨立的移墾地。」[184]福爾摩沙東部地域在清政府時期規劃為生番區。1875 年 3 月 24 日李庥自南岬(今之鵝鑾鼻)記述他正前往福爾摩沙東部之途中。其出訪之時間自 1875 年 3 月 15 日至 1875 年 4 月 23 日回到打狗。就英國長老會的紀錄而言，能深入福爾摩沙近期才為清政府重視的地域，[185]是一件無可比擬的創舉，是一場最有價值最大貢獻的旅程。[186]李庥詳述此行之細節，除留下詳細之原始文獻外，李庥再經過文筆潤飾，調整段落後亦刊載於《教務雜誌》[187]，目前該潤飾後之文章已由多位有識之士詳細翻譯之。[188]本文則參考原始文獻[189]將其內容約略簡述如下：

表 4.19 : 1875 年 李庥牧師訪台東

1875 年	星期	行程內容簡述
3 月 15 日	一	原計畫 1874 年出訪東台灣，但擔心中日兩國因南部事件阻礙。故延遲至今日自打狗搭乘戎客船向東海岸航行。
3 月 16 日 至 3 月 22 日	二 至 一	因風向不佳而在東港停留幾天，之後因東北季風繞過海岬角,在西南處一小海灣停泊。這個海灣幾乎是方形的，在入口處大約半英里寬，兩側各有一個珊瑚礁屏障。船上盡是些笨拙，懶惰，骯髒，及大蒜和鴉片氣味，船隻整體氛圍非常噁心。一個外國人如果沒有強烈的職責意識，是不可能會搭上這種難以忍受的船隻航行。李庥與阿里港長老於等待順向風氣候時，利用時間於船上講道。某晚講道完後有一男子告知 1850 年英國船難生還者 Jim 和 Bill 與漢人共同生活之故事緣由。
3 月 23 日	二	晚上去燈塔(按:鵝鑾鼻燈塔)建地散步，發現地面已經有了標記，此

[184] 費德廉(Douglas L.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羅效德、費德廉譯：《李仙得 臺灣紀行》，頁 286。
[185] 意指 1874 年牡丹事件後清政府才正式納入其統治範圍規畫為管制區域。
[186] "From Rev. H. Ritchie, "S.Cape, Formosa, 24th March, 1875.", *The Messenger V.24,1875,* pp.215-220.
[187] Ritchie,Hugh. "Notes of a journey in east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6 (1875)*, pp 206-211.
[188] 請參閱潘稀祺著：《李庥牧師福爾摩沙東遊記》台東：台東馬偕紀年醫院院牧部，2017 年 12 月 13 日。劉漢鼎譯：《台北東門教會週報》2013 年 8 月 18 日及 25 日。〈東福爾摩沙之旅記-李庥牧師 1875 年東台灣旅行記〉，宣教師人物檔網站：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m/Ritchie,H/date/1875.03.30-/east-coast.htm 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10 日
[189] "From Rev. H. Ritchie.-S.Cape, Formosa, 24th March, 1875.", *The Messenger V.24,1875,* pp.215-220.

		燈塔將成為船隻航行於南岬角的保障。
3 月 28 日	日	戎客船原要在寶桑下錨，但海浪過大無法停泊。
3 月 29 日	一	經過 14 天不太舒適的航行後定錨在寶桑，當晚因船艙氣味難聞，甲板上也無一處可舒適休憩或睡眠之處。
3 月 30 日	二	上岸後，酋長的妻子在其他女性的陪同下來見李庥，她告知酋長至鄰村協調事情。酋長夫人中文很好，邀請李庥參訪他們的村落，該村落距離大海三英哩處。村中有一酋長在三年前曾至打狗醫館看病，由萬大衛醫生醫治。隔年又一 18 歲女孩因腳疾經由連多馬醫生開刀手術治療而痊癒。
4 月 3 日	六	原住民為了藥品而申請入教。今早透過口譯為他們佈道，提到「上帝是人類偉大的父親。上帝是愛。面對上帝我們都是罪人。耶穌是由罪而來的耶和華。我以你們為耶穌的僕人來到你們中間」佈道後聽見原住民講出耶穌之名。
4 月 6 日 至 4 月 8 日	二四	三天時間越過原住民村落，前至蟳廣澳[190]。
4 月 9 日	五	李庥一行人進入蟳廣澳之村莊時，在田野裡看到兩個年輕人，燒著金紙，顯然他們非常虔誠地敬拜。他們屬於番社貴族[191]。其中一個到李庥住宿的房子，並且非常周到。李庥與這位看起來不錯的年輕人交談。他似乎渴望更了解真理; 所以李庥和他一起閱讀基督誕生的事實，以及耶穌受難之事。他感興趣的態度，激起李庥希望聖靈將他帶到耶穌面前。
4 月 10 日	六	花了一天的時間與平埔族人談論耶穌，發現他們非常願意傾聽福音。
4 月 11 日	日	原要以一天的時間橫越過山到達西邊的村落，但因天氣不適合山區旅行，故決定到彭仔存（城山），彭仔存距離寶桑約 12 英里的更北邊處。因在寶桑一個星期期間，一位平埔番老人經常邀請李庥到彭仔存，這老人是彭仔存的首領。原本當地的中國官員不准這寶桑 78 歲老友同去；又阿里港長老因生病無法同行。不過長老因感動李庥對基督教義的堅持，而願冒著身體不適陪同而行。
4 月 12 日 至	一	4/12 復活節在屋前空地傳講。在彭仔存期間，族人因需求藥品而聚

[190] 蟳廣澳(又名成廣澳)沿海八社:水母丁社(今長濱鄉三間村)、大竹湖社(今長濱鄉竹湖村竹湖)、石門坑社(今長濱鄉竹湖村竹湖)、大掃別社(今長濱鄉竹湖村永福)、小掃別社(今長濱鄉竹湖村竹湖)、彭仔社(今長濱鄉寧埔村城山)、烏石鼻社(今長濱鄉寧埔村北烏石鼻)、石雨傘社 (間成功鎮忠孝里石雨傘)，此八社都是由西部遷徙至東部的西拉雅族群。請參閱潘稀祺著：《李庥牧師福爾摩沙東遊記》，頁 36。

[191] 大約 300 多年前，一群卑南族知本社族人南遷進入瑯嶠，並與當地的排灣族武裝衝突。由於擁有強大的組織與武力且又善於使用咒語，當地的排灣族與別族墾民皆紛紛臣服，並以「斯卡羅（乘轎者）」稱呼這一支外族。這一支卑南族稱霸恆春半島後，逐漸成為擁有原始土地權的統治階層，形成卑南族當頭目統治排灣族庶民的貴族社會。這一支卑南族後來與當地人口多數的排灣族人通婚，漸漸融入並排灣化。

4 月 16 日	五	集。李庥和長老先後為族人講道。為取得族人信任，傳教士融入族人生活且隨機傳道，他們以關懷的心為平埔番傳達福音，因此他們更願意傾聽生命的真理。
4 月 17 日	六	過去十天(按:4/6-4/16)，李庥一行人一直在沿海移動，4 月 17 日回到寶桑，等待戎客船回打狗。在頭三天(按:4/6-4/8)，李庥他們穿過野蠻人的村莊; 大多數人都聽說傳教士的到來，也了解到傳教士之使命的特質，野蠻人聚集在傳教士周圍，讓傳教士為他們洗眼睛，醫治腿和腳的潰爛。經過十幾個村莊後，我們進入了平埔族區。這些平埔族，就像他們在西部高山的親人一樣，講中文; 並且由於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已經移居到這個東部海岸。
4 月 23 日	五	福爾摩沙東西向道路已開放，但因李庥的腳不適行走，故仍搭戎克船回航，航行三天後回到打狗。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從最初書信內容描述，李庥提到十九世紀發生中日兩國之事件演變，且見證了鵝鑾鼻燈塔建造及東西方交通之發展，此部分為：

(1) 李庥提到，原打算去年訪問東海岸的一些部落，但被日本和中國之間的糾紛所阻止。[192]

此事件乃是發生於 1874 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琉球王國船隻發生船難，船員因誤闖排灣族高士佛社領土，被當地土著收留，但因雙方語言不通及文化差異的關係，讓琉球人因害怕而偷跑離開高士佛社，族人打獵後回部落時，卻發現琉球人已逃跑，這對高士佛社族人而言，是件非常沒有禮貌的事，再加上唯恐琉球人知道部落位置後，會派兵攻打部落，故部落族人為保護家園而追回偷跑的琉球人將其殺之。日本國則以福爾摩沙原住民族殺害琉球人為由，出兵攻打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軍事行動。臺灣南端恆春半島上有 18 個番社[193]，1871 年殺

[192] "From Rev. H. Ritchie.-S.Cape, Formosa, 24th March, 1875.", *The Messenger V.24,1875,* pp.215.*(* Last year it was my intention to have visited some tribes on the east coast, but I was prevented by the complic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193] 瑯嶠十八番社，又稱斯卡羅（排灣語：Seqalu）王國、瑯嶠十八番社，是由台灣南遷瑯嶠（今恆春）的知本社卑南族人與當地人口多數的排灣族通婚排灣化後所形成建立的貴族政治實體，其位置大致為今日臺東縣的太麻里、金崙、大鳥以及屏東縣的滿州一帶。可分為四大主社，分別為：豬勝束社、射麻里社、貓仔社以及龍鑾社。豬勝束社（Ciljasuak）：以豬勝束社（今滿州鄉里德村）為主社的統率者為 Garuljigulj 家系，為清治以及日治時代所稱的大股頭目（大頭目）。大股頭目統率排灣族的加芝來社、牡丹社、中社、女奶社、高士佛社，以及部分的蚊蟀山頂社、龜仔角社；此外，阿美族的港口社以及漢族的保力、嚮林、統埔、蚊蟀、車城、九棚、四重溪、港仔、鱟古公等各莊亦受其支配。射麻里社（Shyamari）:以射麻里社（今滿州鄉永靖村）為主社的統率者為 Mavaliw 家系，即二股頭目。統率巴士墨社、家新路社、牡丹路社、草埔後社，以及部分四林格社、八瑤社、快仔社。另有阿美族老佛社及少數漢人聚落也在其統轄之下。貓仔社（Savaruk）:以貓仔社（今恆春鎮仁壽里）為主社的統率者為 Cjligul 家系，即三股頭目。其統率部分的八瑤社、四林格社及竹社。三股頭目沒有管轄阿美族部落，漢人村莊則不詳。龍鑾社

害琉球漂民的為高士佛社，勢力最強大的則為牡丹社，故日軍因此將兩番社視為主要的攻擊目標。於 1874 年 5 月 12 日，日軍於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登陸。日軍一開始採和平談判的方式先安撫其他的 16 個番社，並保證只要不提供任何援助給兩社，日本將會保護他們的安全。5 月 18 日到 5 月 21 日，日軍與台灣原住民小規模鬥爭互有傷亡。5 月 22 日，日本陸軍中佐(佐久間佐馬太)率領日軍 150 人進抵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日本軍隊在恆春半島的四重溪與牡丹社人展開激戰。遭到斯卡羅人強烈抵抗，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情勢逆轉，斯卡羅人撤兵，牡丹社首領(阿祿古)父子身亡。通往牡丹社和高士佛社的最後天然隘口「石門」被日軍攻破，迫使兩社投降。經此一役，多數採觀望態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 月 1 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佔領後焚燒村屋並撤回社寮營地。7 月 1 日，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終於投降。清帝國比日本早了 10 年面臨西方列強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但並沒有積極地面對這些由海路進攻的外來勢力，反而採取消極抵抗的態度。牡丹社事件的發生點醒了清政府長期以來對治理臺灣的消極態度和臺灣在國際舞臺扮演的重要角色，也讓洋務運動在臺灣的進行，有了新的契機。[194]爾後清政府才劃歸行政區將原住民納入管制，此事件稱之為「牡丹社事件」。

(2) 文內提到，有一座燈塔即將在鄰近的南岬海角豎立，李庥乃於 1875 年 3 月 23 日晚上至該處探訪，發現燈塔建造位置的地面已標記。此燈塔將可保衛船隻航行於此危險海灣。[195]

此燈塔位於屏東縣鵝鑾鼻岬角，塔身為白色鐵造圓塔，是台灣本島最南的燈塔。因鵝鑾鼻附近的巴士海峽外海有七星岩暗礁，經常有不熟悉附近水域的船隻觸礁沈沒。1867 年（清同治六年），一艘美國商船從汕頭開往牛莊途中，在暴風中迷失方向，漂至七星岩附近觸礁沈沒，船長夫婦和船員游泳登岸後，除一中國船員逃至打狗外，其他人均被龜仔角社（社頂）的原住民俘虜殺害，被稱為「羅發號事件」。1871 年時琉球人也在南岬一帶遇難，被稱為「八瑤灣事件」，更引發 1874 年日軍攻台的「牡丹社事件」。美國和日本政府因此皆要求清朝在此處設燈塔。在外交壓力下，清政府於清光緒元年(1875 年)委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畢齊禮（Michael Beazeley），自打狗出發前往瑯嶠（今恆春）地區勘察燈塔建地，海關開始在鵝鑾鼻籌建燈塔，清政府並派王福祿率兵五百名前往保護，惟當時該地尚

（Shurindan）:以龍鑾社（今良鑾溪源流）為主社的統率者為 Ruvaniyaw 家系，即四股頭目。其所轄部落，只限於本社及附近漢人村莊而已。斯卡羅網站: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6%AF%E5%8D%A1%E7%BE%85 檢索日期: 2019 年 6 月 7 日。

194 李品慧：《從石門古戰場走入牡丹社事件》，中央研究院網站：
http://ndaip.sinica.edu.tw/content.jsp?option_id=2841&index_info_id=8224 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6 日

195 "From Rev. H. Ritchie.-S.Cape, Formosa, 24th March, 1875.",*The Messenger V.24,1875,* pp.215.(A lighthouse is about to be erected on the neighbouring promontory. I visited the spot last evening, and found the ground marked off, and as it will be seen by those vessels coming down channel, and also by those rounding the cape, it will be a future safeguard to this dangerous coast)

在未開化山胞之手，彼族強悍成性，滋擾堪虞，興工之時仍須應付圓通，運用策略，俾使就範，方克進行。故支付一百銀兩向龜仔角社原住民購買燈塔預定用地建塔。1883 年(光緒九年)燈塔建造完成，共耗銀二十餘萬兩，塔身為白色鐵造，裝置一等定光五芯煤油燈，光力大，五○○支燭光，向七星礁方向設紅色光弧示警，為防山胞侵擾，該塔建築特殊，成為砲壘形勢，以塔基作為砲臺，砲壘式的外觀與滿布槍眼的圍牆，圍牆外還有壕溝，並置槍械自衛。而整個塔區建築屋頂都是「蓄水坪」，雨水沿著水管集流到地面下九座花崗石蓄水池，水源自給自足，這些都是為了防止原住民的侵襲與圍困而建造的設施，也因此鵝鑾鼻燈塔成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武裝燈塔。建造費用總數為白銀 20 餘萬兩。[196]

(3) 信中描述李庥於戎克船上時，一男子描述 20 年前英國船難事件之生還者與當地漢人共同生活兩年間所發生之故事。[197]

大約 20 年前，一艘外國人的船在海角東南方發生船難，船上大部分人被原住民殺害，少數人乘小船上岸，並沿著西岸逃難。他們為了尋找淡水，冒險在海岸邊活動，不幸遇上附近的原住民，除了吉姆(Jim)，比爾(Bill) 和亞歷克(Alick) 三人沿著岸邊逃離外，其他人也全數被殺。亞歷克最後因力竭，不幸也落入原住民手中遇害。倖存的兩人繞過南端(後來在該處樹立了一座燈塔) 到達白沙內陸，並躲在灌木叢中。他們很快被我們的村民發現，消息傳開，我就帶了好幾個人一起去找他們。當他們看到我們接近，便用力拍胸，並秀出手上和腿上岩石割傷的傷口。我帶他們回到我母親的住處，讓他們換穿當地的衣服，和我們同吃同住長達兩年之久。他們會主動幫我們種植馬鈴薯，犁田，和協助一般勞動工作。有時他們會突然衝進屋內，口中大喊「Engli ship！」「Engli ship！」(譯註：英國船)，但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吉姆常會問我這個那個漢語怎麼說，我則反問他這個那個用他的語言怎麼說，一段時間後，我們就溝通無礙了。後來他們表達想回家的意思，我就趁著下一艘外國船駛近時，用小筏載他們過去。一開始船上的人以為我們是海盜，用槍對準我們，比爾和吉姆趕快站起來大叫：「Ship a-hoi！」「Ship a-hoi！」(譯註：對遠方船隻的呼聲)。於是大船放下一艘小船，把我們全數載上大船。我們用了一些點心，就和這兩位船員道別，他們兩位說一定還會再回白沙內陸來找我們。一年之後，有一天我們收到一封信，邀請我和我母親到一艘離岸的船上。當我們上船時，船艙門口站了兩位士兵，手持裝了刺刀的長槍，船艙內有三個人，中間坐著穿著金邊制服的大人，吉姆和比爾站在兩邊。大人送給我母親 120 元，比爾和吉姆說發生船難時，因為我們的仁慈款待，讓他們獲救，這些錢是我們應得的回報。我們吃飽喝足後，比爾和吉姆用一艘小艇送

---

[196] 參閱交通部航港局網站: http://transport-curation.nat.gov.tw/lighthouse-museum/lighthouse_20.html 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網站 http://wshnt.kuas.edu.tw/sundayasp2/g4/new_page_21.htm 檢索日期: 2019 年 6 月 6 日

[197] "From Rev. H. Ritchie.-S.Cape, Formosa, 24th March, 1875.", *The Messenger V.24,1875,* pp.216.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go a ship was wrecked on the S.E. side of the cape.)

我們上岸。[198]

李庥聽聞該男子描述之事，乃是發生於 1850 年英國 *Larpent* 船難事件，這些人的正式名字為「James Hill」,「Alexander Berries」 與 「William Blake」三人為船難生還者，其中一人因精力衰竭而亡，其餘船員被龜仔律社人殺害。獨留兩人與當地漢人生活與學習語言，但隨時在觀察海象與呼求來台船隻救回英國。[199]李庥將此段內容登載在刊物上之時序略微不同，《使信月刊》記載為前往台東之前與此男子交談，而《教務雜誌》則紀錄為回程時巧遇而知。[200]

(4) 李庥信內提到，現在這條路從東部到西部已開放。但由於腳受到輕微傷害，故仍回到寶桑搭戎客船回去。[201]

福爾摩沙東西向道路開放，意指創建於光緒元年（1875 年）之古道貫穿臺灣境內東西部的聯絡道路，由當年總兵吳光亮督軍開鑿完成。此古道開鑿為清代經營台灣地區政策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建造該古道的決定，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為 1874 年，日軍以牡丹社事件為由，出兵攻打台灣的原住民，再加上各列強覬覦台灣，使朝中有識之士開始體認到台灣邊防地區之重要性，而有沈葆禎奏請開山撫番之議。二、台灣西岸平原之墾殖已經完成，墾地不敷使用，移民械鬥事件經常發生，但東部仍有廣大未開之土地，惟因中央山脈阻擋，遷徙墾殖較難，沈葆禎之議遂為眾所歡迎。於是，在勘查台灣全島形勢以後，沈葆禎擬開發三條貫穿台灣東西的橫貫道路，包括北路（由噶瑪蘭蘇澳至花蓮奇萊）、中路（由竹山鎮林圯埔至花蓮璞石閣）、以及南路（由屏東射寮至台東卑南）。其中的中路就是現在所稱的「八通關古道」，八通關古道全長約 152 公里，是由總兵吳光亮負責闢建。吳光亮在 1875 年 1 月率兵 2000 餘人由林圯埔（竹山）開山東進，途中劃入許多原住民領土，經大坪頂、鳳凰、牛轢轆（原隸鹿谷 1955 年改隸水里現稱永興村）、茅埔、楠仔腳萬、東埔社心、八通關、大水窟、以迄璞石閣（玉里），在同年 11 月完工。其規模頗大，路寬 6 尺，遇岩石便砌石式築成階段，遇溪流便舖棧道，並於要地設置營壘。此道完成之後，清廷即刻廣募眾民，配合官兵屯墾，並使台灣對漢人開放。但拓墾政策因天然環境及原住民對土地主權的捍衛，成效並不好。在這種情況下，八通關古道僅 20 年間即成廢道。[202]另南路（由屏

---

198 節錄自劉漢鼎譯：《台北東門教會週報》2013 年 8 月 18 日及 25 日。

199 費德廉(Douglas L.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羅效德、費德廉譯：《李仙得 臺灣紀行》，頁 264,註 4。1860 年必麒麟與李仙得及何恩至鵝鑾灣為尋找韓特船長與夫人遺體時，一名漢人也將此事轉知他們。

200 " Story of Shipwrecked Englishmen",*The Messenger V.24,1875*，pp.216。 Ritchie,Hugh. "Notes of a journey in east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6 (1875)*, pp 210-211.

201 "From Rev. H. Ritchie.-S.Cape, Formosa, 24th March, 1875.", *The Messenger V.24,1875*, pp.219. (The road is now open from E to W.;)

202 吳密察監修，遠流台灣館編著：《台灣史小事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 年 9 月)，頁 79-80。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5%AB%E9%80%9A%E9%97%9C%E5%8F%A4%E9%81%93 檢索日期： 2019 年 6 月 7 日

東射寮至台東卑南）即是李庥所指，為現今之「浸水營古道」，又稱「三條崙古道」，一般說法起點為屏東縣枋寮水底寮，途經玉泉村、崁頭營、歸化門越過中央山脈後終點在臺東縣大武，古道長度約 47 公里左右，目前為「縣道 198 號」，步道徒步路段長 15.4 公里，已規劃為國家自然生態步道系統。[203]

李庥對於「寶桑」曾作此說明：「寶桑是東部唯一的漢人據點，由官府選定設立，有 20 到 30 間漢人的房舍，即將設立一所衙門。它是西岸遷徙而來的移民的第一個據點，也即將成為未來漢人的文化中心。寶桑沒有海港，所有的戎克船或蒸汽船都可能面臨無法下貨，或是在強風中勉強下貨的風險。」[204] 1875 年李庥此趟福爾摩沙東部行，除為英國海外宣教開拓東部的見聞外，亦是傳教士首度穿越山脈拜訪平埔族的創舉，不僅開啟東部平埔族與原住民族群之眼界，且見識原住民傳統信仰、住屋、婚喪禮節等，更難得的是為台灣見證歷史政治與交通運輸，故英國長老會將此行視為最有價值的傳道旅程。

四、 北部巡禮：基隆、淡水

自 1865 年馬雅各來台自打狗展開醫療傳教工作起，經過迂迴輾轉抗爭下，再回台南府城作為傳教中心後，1868 年台南府城和打狗兩地分別由馬雅各和李庥各自負責兩傳教中心，馬雅各著手開拓府城東部西拉雅族平埔族群的教會，以及中部的巴宰族平埔族群，李庥則在高雄、屏東一帶拓展教會。[205]而 1871 年初抵台之德馬太醫生和 1871 年底到台的甘為霖，相繼持續服務已設據點之傳道站外，另又開創嘉義各據點。且 1871 年底來台之加拿大長老教會之馬偕博士，則選擇福爾摩沙北部作為其傳道據點。因此，李庥乃於 1875 年自東部考察後，再度至北部巡迴觀摩傳道。另於 1879 年元月則至台南嘉義探訪，至此，除花蓮宜蘭外，李庥幾乎走遍福爾摩沙各處，不斷地將福音傳遍各族群，將其基督信仰傳道精神之傳教士職責發揮至淋漓盡致。

1875 年 10 月 18 日李庥自打狗以陸路出發，10 月 24 日在大社度過安息日，10 月 28 日到達淡水探訪馬偕博士。李庥透過陸路的行走，體驗福爾摩沙各群族之習俗累積不同文化之經驗，不放棄任何可傳道場所，享受著傳播福音的機會。

---

[203] 「浸水營古道」，屬山地管制區範圍，進入該步道一週前，需先至內政部警政署網站辦理屏東縣及臺東縣之入山申請。或於進入步道前至歸崇派出所申辦入山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Trail/RT?typ=3&tr_id=121 檢索日期: 2019 年 6 月 7 日。

[204] Ritchie,Hugh. "Notes of a journey in east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6 (1875)*, pp 206. (Po-song is only as yet a village with twenty to thirty Chinese houses; it had been chosen by the authorities as their residence; a yamen is about to be erected, and as emigrants from the west coast first of all find their way here, it will in all likelihood become the future centre of Chinese influence. It has no harbour; every junk or steamer that arrives, runs a risk of not being able to discharge their cargo, or, in the act of discharging it, being compelled to run before a gale.) 翻譯節錄自劉漢鼎譯：《台北東門教會週報》2013 年 8 月 18 日及 25 日。

[205]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頁 53。

李庥此行重點在探望馬偕博士 (Dr. George Leslie, 1844-1901) ，馬偕在無任何同工支援下，單人作業獨力支撐北部傳教區域。短短三年已建立九個傳道站，出席主日人數亦達千人。故以台灣大甲溪為界線而言，自大社以北至基隆，及東岸的宜蘭花蓮，為加拿大基督長老教會負責；南部則由英國基督長老教會服務，誠如李庥自述整個福爾摩沙大部分的區域已被訪問過：

> 隨著道路的行進，打狗與淡水之間的距離超過 250 英里，一路上我享受著許多傳播耶穌的機會。夜間停留的旅館，在巨大的菩提樹下，在公共街道和廣場上穿過小船的溪流，以及從異教神廟的台階上，人們聽到了十字架的故事。在對這些群眾聚會傳講後，在離開之前，我一直希望確定他們是否能夠理解基督耶穌名及上帝，我提出問題「現在，誰是人類的救主？」一般能回答正確答案，有時是回答一半。 1872 年，我有此榮耀與德馬太醫生一起陪伴馬偕先生到淡水，開始執行加拿大教會的傳教工作。一開始是他獨力工作，直到今年年初華雅各醫生加入。在這三年的積極工作中，已經培育了 9 個傳道站，平均每週出席人數近千個;大約有四十人受過洗禮，其中一些人是有希望的年輕人;三個日制學校正在運作;福音已經向南傳了三天，沿著島的東西兩側。馬偕先生最近從東海岸城鎮和村莊的福音傳教回來，從我去年四月訪問過的地區開始，只有兩到三天的路程;因此，除了一兩個區域之外，福爾摩沙的整個部分都被我們自己或我們的助手們訪問過。[206]

1871 年年底馬偕抵達福爾摩沙打狗港，加拿大基督長老教會並未指示任何傳教領域，而是由馬偕自行決定適當場所發揮其傳教力量。[207]故馬偕先與李庥學習觀摩體驗兩個月的傳道經驗後，由李庥和德馬太醫生陪同至北部查訪適當場所作為其傳道區域。三人觀察北部環境後，馬偕決定定居在淡水的意念，可以說是由李庥和德馬太醫生介紹該地區。[208]為此，1872 年 6 月 26 日馬偕曾表達他的謝意：

> 自離開加拿大後感謝上帝開闢這條道路。「我在這裡」他說，「在一個有三個中國人的房子裡，研究語言，感謝上帝，我能夠（雖然是用一種結結巴巴的語氣）在早晚解釋受耶穌祝福的福音。我不在意這時期的不完美。上帝可以保佑虛弱無力的努力，沒有他的祝福，西塞羅[209]的口才將無濟於事。

---

[206] "Formosa-The Rev. Hugh Ritchie writes from Tamsui on Nov. 5th, 1875", *The Messenger V.24,1875* pp.40-42.

[207]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234. (He arrived in China without having had a special locality appointed to him, but having seen the state of Formosa found his way clear to remain there.)

[208]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234. (He is now settle at Tamsui in the north, to which place he was accompanied and, so to speak, introduced by Mr. Ritchie and Dr. Dickson.)

[209] 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西元前 106 年前 43 年，西塞羅為英譯，是羅馬共和國晚期的哲學家、政治家、律師、作家、雄辯家。政治危機中，他是共和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的忠誠辯護者。他在當時是羅馬著名的文學人物，其演說風格雄偉、論文機智、散文流暢，設定了古典拉丁語的文學風格。

這是一個龐大的尚未耕耘的領域，我會祈求讚美上帝引領我，讓信仰不因我的工作不足而轉變，一個人播種，另一個收穫，但只有耶和華才能讓人轉信。我們只忠於我們的主，我們可以將所有的結果榮歸於他手中。[210]

1875 年 10 月李庥此行除探望馬偕外，且觀察最北端的「基隆」，它位於島嶼的東北角，由於茶葉和煤礦貿易的迅速發展，成為商業往來重要的地方。因該地擁有海港的優勢，能夠接納吃水量最深的海洋蒸汽船。李庥同時也觀察到，因基隆擁有豐富的煤礦產物，因此清政府將於 1876 年自國外增購採礦設備。雖然 1876 年，臺灣才開始有第一個官方礦產，但根據《諸羅縣誌・物產志・卷十》「煤炭：灰黑，氣味如硝磺。可以代薪，焰甚烈；北方多用之。出雞籠八尺門諸山；傳荷蘭駐雞籠時，煉鐵器皆用此。」和《諸羅縣誌・雜記志・卷十二》記載「雞籠煤炭產於積薪無用之區，移置郡治，即為無窮之利。」[211]其表示在荷據時期，即有開採煤礦的記錄。1661 年至 1683 年明鄭時期，則對臺灣的煤礦並未積極開發。清乾隆年間，《淡水廳志・賦役志・卷四》記載「雞籠一帶為合境來龍地脈攸關，近聞訛言山根生煤，慮或偷挖傷損，請官立禁」[212]這意味開挖煤礦產甚恐傷龍脈為由，禁止民間私自開採礦產。1842 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當時雖然仍然禁止採礦，但是英美等國，在 1847 年至 1865 年間，不斷到台灣勘查煤礦並有貿易行為，1864 年全台輸出的煤達 4315 噸。1870 年，促使台灣煤礦開採就地合法的原因，是清政府在福建省開始興建造船廠，而福建煤礦交通不便，台灣煤礦就成了支援造船廠的來源之一。1876 年後，沈葆禎在基隆市八斗子，開始台灣第一座官礦，引進新式的採礦設備，開鑿深 90 公尺，直徑約 4 公尺的直井，提高了台灣單一礦坑開採的產量。但由於開採技術、礦場管理、和運輸等技術沒有繼續進步。[213]

李庥另提起曾有天主教徒神父在基隆購買房產當為教堂，但經過兩年多的時間，並未有任何教徒接受天主教教義，其後該房產被羅馬教會放棄了。[214]據查此事之緣由乃是於 1859 年已抵台的天主教郭德剛神父(Fernando Sainz) 想重建 17 世紀道明會在北部的宣教事業，故於 1868 年 10 月初由良方濟神父(Francisco Herce) 搭乘在福爾摩沙沿岸進行貿易的私人戎客船前往基隆，但因逆風及沿途

---

[210]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235-236. (He writes (26th June, 1872) with thankfulness the God has remarkably opened up his way since he left Canada. "I am here," he says, "in a houses with three Chinamen, studying the language, and I thank God I am able (though with a stammering tongue to explain the blessed Gospel of Jesus morning and eve. I care little for imperfection at this stage. God can bless poor feeble efforts, and without His blessing the eloquence of Cicero will avail nothing. This is a large unbroken field, and I will ever praise God for bringing me to it, though I should never see a convert as the result of my own poor labours. One will sow and another reap, but Jehovah alone can convert. H we are only truly faithful to our Master, we can leave all results in His hands.)

[211] 周鍾瑄：《諸羅縣誌》，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2 年)。

[212] 陳桂培，林豪著：《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 年 10 月)。

[213] 吳密察監修，遠流台灣館編著：《台灣史小事典》，頁 80。

[214] "Formosa-The Rev. Hugh Ritchie writes from Tamsui on Nov. 5th, 1875", *The Messenger V.24,1876* pp.41.Some even years ago a Roman Catholic priest bought premises at Ke-lung; but, after remaining more than two years, he did not win a single convert, and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it has been abandoned by the Church of Rome.

停靠港口進行補給關係而航行了 42 天到達，由良神父和傳道人開拓基隆。之後馬尼拉派遣道明會華人神父江味增德(Vicente Kang)，於 1869 年 4 月底由郭德剛陪同來福爾摩沙基隆。在基隆港埠待了六個月後，花了七百披索買住屋。但良方濟因健康不佳回到前金。留下江神父和傳道人，但不久後他們也離開基隆。1870 年該基隆房產交由英國商人陶德(Mr. Dodd)照顧。1880 年由天主教副會長楊真崇神父 (Andres Chinchon)賣掉。七年後(按:1887 年)天主教想再重建北部宣教事業，卻無法回復該地方。[215]因李庥於 1875 年在基隆聽說該天主教房產已被羅馬教會放棄，恐是因天主教在基隆無神父可宣教，房產未被使用，誤為被羅馬教會放棄。

因此當 1875 年李庥到基隆探訪時，天主教仍未在北部從事宣教事業，而當地信徒早已由其他地區聽聞基督新教福音，故而亟欲邀情傳教士至基隆講道。就李庥所言，馬偕因忙於西部山谷部落工作，首次無法順應基隆地區教徒之請願前往傳講福音，信徒們乃自行購買房屋作為教堂之用，且為傳道人備妥空間住宿，爾後，馬偕以一個月時間為基隆地區信徒傳道及醫治病患。[216]據馬偕紀載，自 1875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28 日他們搭船進入基隆地區，為海港之討海人講道，在市場、廟宇、街上盡其所能為居民回答講解，讓更多人認識福音，認識上帝，雖其間遭受居民不悅與憤怒，但在 1875 年 6 月 27 日(日)基隆禮拜堂開設時，上午即有 400 人參與主日，下午則有 100 人至此聚會，將建築物擠得水洩不通。據估計當地已有 200 名患者接受醫治。於基隆服務時間，馬偕在廟宇中挑戰一位憤怒無理自誇的佛教老僧侶，經由討論，讓老僧侶由無言怒氣，至平靜接納，而後互動拜訪，這心境上的起承轉合過程，如馬偕敘述「每一個人都有一顆心，只要你知道如何去觸摸感動它。」[217]或許這就是人性面對真理挑戰時，在立場與思想翻轉中透過內心體會與感受的融解程度而定其態度。此趟北部巡迴中李庥瞭解，當馬偕在宣教過程若面對不公不義之對待時，會即刻採取對應之堅定態度處置它，李庥描述：

> 馬偕先生告訴我，大約一年前經過一個次級城鎮時，他看到寺廟牆壁上貼了一張佈告警示威脅說，如果有人膽敢進入鄰鎮的小教堂聽這個教義，他將受到嚴厲的懲罰。馬偕即在一大群眾面前蒐集了一些熱水，然後開始取下佈告；並且，在他返回淡水的時候，把它交給領事，領事將這佈告標語寄給地方首長，由於這件事被揭發，張貼佈告的官員受到十五個鞭刑，並被裁去職位。[218]

---

[215] 白若瑟 (P.Jose Maria Alvarez)原著，黃建龍等譯註《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 第二冊》，頁 186。

[216] "Formosa-The Rev. Hugh Ritchie writes from Tamsui on Nov. 5th, 1875",*The Messenger V.24,1876* pp.41.(More than a year ago a number of people who had heard the gospel at some of the other stations invited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that interesting sea-port town; but, owing to the pressure of work in the Western Valley, he could not comply. A second invitation came, and on this occasion it was stated that the Ke-ling worshippers were so anxious to receive the gospel that they had purchased a chapel, furnished it, and provided a room for the helper. McKay complied with their request, and remained at Ke-lung for a month, when he opened the chapel, healing the sick, and preaching in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217]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一)：1871 - 1883》，頁: 226-227。

[218] "Formosa-The Rev. Hugh Ritchie writes from Tamsui on Nov. 5th, 1875", *The Messenger V.24,1876* pp.41. (Mr. McKay told me that, when passing through a second-rate town about a year ago, his eye caught a

李庥體認到馬偕在短短時間即能建立其傳教王國，與他以醫療傳教有相當大的關係，在尚未有同工至台協助時，即透過淡水英國領事侍醫林格醫生(Dr. Ringer) 之合作與協助，馬偕在抵達後幾個月即開了一家醫院;穿梭在人群與各地處，他隨身攜帶藥箱，並儘力醫治患有輕微疾病的患者。如嚴重者則被轉介到醫院治療。此做法不僅受到當地居民的尊重，且受到全體受益者之尊崇。[219]

此次北訪後李庥於 1875 年 11 月 1 日與馬偕同行搭船，探訪由北至南各地傳道所，馬偕也描述 1875 年，共有九位傳道者陪李庥一起出去尋訪七十天。檢視北部所有的工作，訪問所有佈道站，然後向南走，越過山嶺、沙地、叢林及懸崖，最後抵達南台灣宣教區的最北佈道站。一個站一個站的訪問，檢視他們的整個工作後。抵達臺灣府，北部來的傳教士和南部宣教師以及工作人員，一起開一個長執傳教師協議會。會議連續開了數日。[220]據馬偕在其日記簡述此行程如下：[221]

表 4.20 : 1875 年 11-12 月李庥牧師馬偕博士 全島行

日期	行程	日期	行程	日期	行程
11/1	同行搭船	11/2	在雞籠	11/3	前往大龍峒
11/5	由新店回來	11/6	在大龍峒	11/7	在大龍峒 州裡
11/8	前往滬尾	11/9	前往五股坑	11/10	到達中壢
11/11	到達竹塹	11/12	新港	11/13	內社
11/14	在內社講道	11/15	到達大社	11/16	在樹林中睡覺
11/17	埔里社	11/18	埔里社	11/19	前往牛睏山
11/20	大滴	11/21	在大滴講道	11/22	在埔社
11/23	到水番	11/24	集集	11/25	斗六
11/26	嘉義	11/27	白水溪(台南)	11/28	講道
11/29	番仔田(台南隆田)	11/30	拔馬(台南左鎮)	12/1	岡子林
12/2	木柵	12/3	柑仔林	12/4	阿里港
12/5	講道	12/6	到達阿猴	12/13	前往打狗
12/19	打狗，埤頭	12/20 至 12/23 臺南府城開會 12/24 馬偕回程。			

placard on the temple walls, threatening that if any person dared to enter the chapel in the neighbouring town to hear the doctrine, he would be liable to a set of specified punishments. Having procured some hot water, in the presence of a great crowd, he proceeded to take down the poster; and, on his return to Tamsui, gave it to the Consul, who sent it to the chief magistrate, and as the result of this exposure the author of this proclamation received fifteen lashes, and was dismissed from his post.)

[219] "Formosa-The Rev. Hugh Ritchie writes from Tamsui on Nov. 5th, 1875", *The Messenger V.24,1876* pp.41-42.馬偕初期的醫療傳教工作，請另參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2013 年 3 月。頁 50-51。

[220] 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晚生漢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頁 315。

[221]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一)：1871 - 1883》，頁: 240-244。

整個行程結束後，李庥終於卸下其八年在福爾摩沙的服務工作，得以安排休假回英國故鄉，1876 年 1 月李庥啟程回英國途中，順道至廈門、上海，再由上海搭船至日本轉美國等地。如記載:

> 李庥牧師已經駐紮在打狗港大約八年，於1月離開(按:1876)，前往他的家鄉，並將他一兩年前已在英國的妻子帶回故鄉。李庥先生在他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大的祝福，無論是在中國人或島內原住民;…。他搭「*寧波號*」於 2 月 12 日抵達上海港，並於 17 日搭「*平安號*」離開，前往日本轉美國。[222]

此次回英國休長假後，於 1878 年 10 月 9 日再與其夫人同行，自英國利物浦啟程回福爾摩沙，繼續執行其傳教士任務。[223]

五、 南部巡禮：台南、嘉義

1872 年 3 月至 4 月間李庥與德馬太醫生陪同馬偕至淡水後，於回程途經所有城鎮，其中在某些鄉鎮如竹塹、彰化、嘉義、台南府城等地，特別停留為居民講道。[224]此次則是他自英國休假回來後，以台南教士會議第 39 次 1879 年 1 月 2 日會議所決定：「學生考試時間修正為本月 14 日，且他們的假期將從當天到 2 月 8 日。」[225]因此，李庥乃利用學生休假及農曆新年之時，於 1879 年 1 月 24 日出發進行兩個星期巡迴臺南府城至嘉義間所牧養之傳道所，由於此行並非其首次探訪，故僅帶著一位傳道人同行，整個行程自臺南府城出發至灣裡、吉貝耍、白水溪、岩前、嘉義、新港、北港、樸仔腳、鹽水港、頭社，整體傳道旅程至 1879 年 2 月 10 日回到臺南。其傳道行程安排如下[226]:

表 4.21 : 1879 年李庥牧師台南嘉義傳道行

---

[222]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7* , 1876 pp.70. (The Rev. Hugh Ritchie of the same mission, who has been stationed at the port of Ta-kao for about eight years, left in January, for a visit to his native land, and to bring back his wife, who had gone home a year or two previously. Mr. Ritchie has been much bless in his work, both among the Chinese there, and the aboriginal islanders inland; …labourers at Amoy and Shanghae. He arrived at the latter port by the *Ningpo* on February 12th, and left by the *Ping-on* on the 17th, for Japan en rou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223] "The Gospel in China", *The Messenger V.25,1877,* pp. 60 (Note- Departure of Missionaries.-The Rev. H. Ritchie and Mrs. Ritchie, returning to Formosa; … will sail from Liverpool, on 9th October, per steamer *Orestes*.)

[224]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7* , 1876 pp.118. (In March and April, 1872, I undertook a journey with Dr. Dickson, from Tam-sui to Ta-kao. We passed through all the cities and towns on our way, and in some of them had opportunities for preaching; - in cities such as Tek-chham Chhang-hwa Ka-gi, Tai-oan foo, &c.)

[225]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台南教士會議事錄》，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4 年 1 月。頁 116。(39:8: An examination of the students fixed for 14th instant, and their holidays to be from the day following till 8th February.)

[226] "An Itinerating Tour in Formosa，Letter from the Rev. H. Ritchie. Taiwanfoo, 14th February, 1879", *The Messenger V.26,1879* pp.91-92.

1879 年	星期	行程內容略述
1 月 24 日	五	李庥與同伴自台南府城出發至嘉義巡迴傳道兩個星期，順帶些年曆及福音傳單，及各種不同的小書冊，書冊每本約 1/4 便士。首站停留距離台南 12 英哩的「灣裡」，李庥在異教徒廟宇前為群眾講道。
1 月 25 日 至 1 月 26 日	六日	兩天時間在西拉雅平埔族「吉貝耍」有一整潔的教堂和 50 人的信徒。雖有大量信徒要求入教，但李庥揀選 9 位考問，決定 7 人。其中兩個是在安息日當執事，他們在十年前即已對福音真理有印象。
1 月 27 日	一	到「白水溪」，晚上和信徒舉行會議。
1 月 28 日	二	到「岩前」，晚上和信徒舉行會議。
1 月 29 日 至 2 月 2 日	三至日	在「嘉義」，五天時間都在考驗十二位詢問者，及在主要地區講道及銷售福音書籍。2 月 2 日的安息日上午有六名男子受洗，下午分配聖餐。
2 月 3 日	一	至距離嘉義 10 英里的「新港」於下午 3 點抵達。進入市中心最古老的媽祖廟「奉天宮」人潮約有 600 人。
2 月 4 日	二	上午 9 點到達「北港」媽祖聖殿。李庥和傳道人在寺廟出口處講道，也銷售不少福音小冊。當晚，李庥他們至「樸仔腳」。
2 月 5 日	三	到「鹽水港」，兩座寺廟的地人數眾多，售出了一千多元的傳單和書籍。
2 月 9 日	日	在「頭社」度過安息日，李庥高興看到出席人數增加了。施大闢牧師不久前曾為五個人洗禮; 由於聽眾的湧入，信徒自己提出了新教堂，但不是在「頭社」而是在「橡樹林」村莊。
2 月 10 日	一	星期一回到臺南府城。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從上述行程觀察，李庥意圖在廟宇前進行佈道與銷售福音書冊。誠然，廟宇本是漢人信仰中心，鄉鎮群眾聚集活動之核心地點，特別於新春時節更是群眾祈福消災，懇求神明庇佑的心靈寄託最佳場所。如《鳳山縣志・卷七・風土志・歲時》「元日，早起禮神、祀先畢，無貴賤，御新衣詣親友賀歲，主人出辛盤共款。往來交錯，數日仍止。」[227] 依漢人習俗，新春需「早起禮神、祀先畢」。故傳教士選擇寺廟作為宣講之處，自有一群虔誠禮佛群眾聚集於寺廟，而無事好奇者自然亦為至此聚集議論時事或觀看時局，一如李庥自述：

在異教徒的寺廟裡，我們被一群閒蕩好奇的群眾包圍著，他們在新春期間

[227]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灣縣志・鳳山縣志 (合訂本)》，《台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二輯》，第 30 冊， (臺北 台灣大通書局 1984 年)，頁 85。

> 的幾周裡幾乎沒什麼事可做，像是隨時準備來檢查外國人有趣的體格。他的鬍鬚，衣服等等，不過至少聚集一群人可講道，試圖告訴他們上帝如何成為人，以及耶穌如何尋求並拯救世人。[228]

尤其在最古老最大的信仰中心，「新港奉天宮」與「北港媽祖廟」，群眾拋出不少令人不知所云之問題，如：想知道傳教士是否有父母兄弟？詢問傳教士在臺家中是否有一通道至其家鄉?福爾摩沙是否與傳教士之國家相連?傳教士是否由此通道而來? 為了克服他們的偏見，李庥耐心地、坦率地、幽默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不過一般來說，當地群眾會尊重外人的講道會場，尤其在某些情況下，長輩們會及時制止孩童的不當或不禮貌行為。李庥認為在異教互融下相互間能獲得尊重，重視各自的存在事實，已是不容小覷之事了。[229]藉此將李庥此次傳道行程，自灣裡→吉貝耍→白水溪→岩前→嘉義→新港→北港→樸仔腳→鹽水港→頭社等路程，圖示如下。

[228] "An Itinerating Tour in Formosa，Letter from the Rev. H. Ritchie. Taiwanfoo, 14th February, 1879", *The Messenger V.26,1879* pp.91. (where in the heathen temple we were surrounded by a curious crowd of loungers, who, having little to do during the opening weeks of the year, are always ready to come and inspect the interesting physique of a foreigner. His beard, clothes, &c., tend at least to gather a crowd, and hold it together while the attempt is made to tell them how God became man, and how the God-man came to seek and to save that which was lost.)

[229] "An Itinerating Tour in Formosa，Letter from the Rev. H. Ritchie. Taiwanfoo, 14th February, 1879", *The Messenger V.26,1879* pp.92.



圖 4.9 : 1879 年李庥台南嘉義傳道路線圖

(其路程自灣裡→吉貝耍→白水溪→岩前→嘉義→新港→北港→樸仔腳→鹽水港→頭社等。)

六、 最後巡禮 ：小琉球、鹽埔仔

小琉球座落於海中一隅，猶如浮山孤島，西方人稱之為「拉美島」、「金獅島」（Lambay、Lamey、Lombay）。1633 年荷據時期，荷蘭指揮官(Claes Bruyn)曾對小琉球的景物描述得很仔細，據文獻摘錄其內容為：

> 它不高也不低，是中度的陸地，周圍三—四浬，大約圓形，可是在東北和西南有一點橢圓形的，有很多椰子，到處還有叢林和草叢，可是大都在東南南和東北邊。周圍除了有砂地混雜珊瑚礁以外，沒有寄椗地[230]。接近北

[230] 寄椗地：指停船時沉入水底用以穩定船身的石塊或繫船的石礅。

島是暗礁和岩礁，在西北邊有三個小砂灣，在西南邊同樣還有一個。
金獅島非常優美，種有很多椰子樹、番薯、玉米和其他農作物，周圍大部分是巖礁，在北邊與南邊各有一個小沙灘，有點像珊瑚礁；周圍大部分都有個寬度約 100 到 150 步的小森林，我們都說，從沒看過那麼美麗又整齊的農地。
在繞航該島所能看見的是，充滿樹木，土地肥沃。…，但沒看見船隻，只看見居民用來捕魚的兩條竹筏。[231]

依荷蘭官員描述小琉球景象及其四周位置，可知早期小琉球原始自然景觀之美，足以讓人讚嘆，小琉球島嶼孤懸於海中，此島嶼由珊瑚礁層構成，峭岩嶙峋奇特，碧海縈迴，以風光綺麗聞名，清朝時被列為「鳳山八景」之一[232]。清政府官員及學者們對該島風光宜人，景色優美之自然天成美景，曾以「球嶼曉霞」為題，以七言、五言詩詞讚頌之，計有[233]：

表 4.22：〈球嶼曉霞〉詩詞

	作者	〈球嶼曉霞〉詩詞	出處
1	覺羅四明 （字朗停; 號松山）	孟陽佳句寫疏櫺，刺眼晴霞散作屏。 山色照來千仞碧，波光蒸出萬重青。 軒軒似欲熏鱗翼，冉冉如將炙鳳翎。 聖治光華朝彩煥，普天群祝萬斯齡。	《鳳山縣采訪冊》 頁 483。
2	朱仕玠 （字璧豐; 號筠園; 又字璧峰）	朝來紅紫射窗櫺，海上明霞絢錦屏。 遠映三山魚尾赤，高烘孤鳥佛頭青。 光浮淵谷時橫脊，影照鵾鶋欲曬翎。 安得日餐成五色，從教駐算百千齡？	《鳳山縣采訪冊》 頁 485。
3	卓肇昌 字思克	琉球孤島屹天池，霞蔚華騰若木枝。 蓬嶠陸離輝貝闕，金波灩漾卷朱旗。 彩紋乍烘雞屏舞，糺縵方濃鶴氅披。 此去洪崖應有伴，朝餐五色換仙飢。	《鳳山縣采訪冊》 頁 486-487。
4	王賓 字利尚，鳳山縣人。清乾隆三年	滄海藏殘月，青山出曉霞。 松門增景色，荻岸帶光華。 似霧堪文豹，非霜自潤花。	《鳳山縣采訪冊》 頁 488。

[231] 屏東縣政府：《重修屏東縣志 - 緒論篇(下冊) 地方知識建構史》，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處，2014 年 11 月，頁 25。
[232]清代鳳山縣時期的「鳳山八景」指：鳳岫春雨(今鳳山)、龍巖洌泉(今萬壽山)、淡溪秋月(今高屏溪)、球嶼曉霞(今小琉球)、岡山樹色(今大崗山)、泮水荷香(今左營蓮花潭)、翠屏夕照(今觀音山)、丹渡晴帆(今高雄港)等，後來在民國四十八年重定八景，並定名為「高縣八景」，自此「鳳山八景」成為歷史。參見鳳山市公所：《鳳山市志》，高雄，鳳山市公所，2004 年 1 月，頁 76。
[233]參見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台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頁 483-498。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編輯小組撰：《全臺詩》第 2-3 冊，臺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年 1 月。

	（1738）舉人	更看紅濕處，球嶼萬人家。	
5	蔡江琳 （清乾隆年間 （1736-1795） 鳳山縣人。 生員）	海外生奇巇，球巒映曉霞。 吐光爭繡軸，懸彩鬥紅紗。 片片流丹染，層層紫色遮。 佛頭青未了，仙島翠交加。 糝樹輝連綺，蘸峰映鬱華。 方知霄壤闊，浮島望中賒。	《鳳山縣采訪冊》 頁 491。
6	謝其仁 臺灣鳳山縣 人。清乾隆十八 年（1753）舉人	東洋砥柱號琉球，成綺朝霞燦小洲。 光照赤山祥氣蔚，紅蒸丹港錦文浮。 扶桑日出含精射，滄海雲生擘絮收。 熳爛煙波縹緲際，澄台占史一迎眸。	《鳳山縣采訪冊》 頁 498。
7	林夢麟 清乾隆年間 （1736-1795） 鳳山縣人。生員	嶼如蓬島水中浮，曉曙霞生萬仞頭。 紫映朝陽遮碧漢，紅輝蒼海染丹流。 燒山樹火晨初放，濯錦江波夜未收。 擬望凝臺風又左，金光滿櫂送歸舟。	《鳳山縣采訪冊》 頁 498。

由上列讚譽詩文觀之，方理解不論本地居民或外籍人士，均同聲讚賞小琉球島無與倫比之美景。該島昔為西拉雅族居地，早年漢族稱居住於島上的原住民為「烏鬼蕃」，隨後有來自福建省泉州府的漢族閩南人在此生活。據記載 1624 年，荷蘭船隻金獅子號（Gouden Leeuw）在此擱淺，水手被島上住民殺害。事後荷蘭人對琉球嶼以「金獅島」（Gouden Leeuw Eiland）稱呼之。為了展開報復島民，1633 年 7 月 9 日荷籍 *Middelburg* 號艦隊司令致荷蘭總督布勞沃爾 (Hendrik Brouwer, 1581 - 1643)之信件述「…我們在兩、三個月內會有十五艘船組成的艦隊前來，並於回程時消滅金獅島。」1636 年 4 月 15-16 日在臺灣評議會日誌紀載「長官及其評議會決定要盡快征伐小琉球，以中尉為指揮官，尤羅伯和一為評議員隨行協助。」[234]荷蘭人征討小琉球、屠殺島上住民，此事件導致小琉球島上的原住民族群幾近被消滅。其人口數於 1636 年慘遭荷蘭軍隊屠殺後，所剩無幾，其中生存者被送至大員，一部分人則逃往高處樹林中的岩礁裡躲藏。由於小琉球人數銳減，於 1639 年時，荷蘭人將小琉球土地租給漢人農作，後逐漸由漢人所居。清康熙年間朱一貴事件後，該島被畫為禁地，至清同治年間紀錄上僅有數十漁民居住此地。[235]到 19 世紀時，英國長老教會傳教士觀察小琉球島時，探知其距離東港傳道站以南大約十英里。範圍並不大 - 也許與埔社平原的大小相當 - 居民都是中國漢人，其中大部分來自廈門以北的泉州地區，其數量與埔社相同。島嶼本身就是一塊很棒的珊瑚岩。在它的一側有幾個凸起的海灘，整體形成漂亮的梯田，這些岩石因常長久時間沖積而成，並且清楚地證明它已經被幾次沖擊升高到現在的

[234]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英譯，李雄揮漢譯:翁佳音校訂：《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台北：前衛出版社，2017 年 9 月。頁 206,224。此事件稱「拉美島事件」。

[235] 參見屏東縣政府：《重修屏東縣志 - 緒論篇(下冊) 地方知識建構史》，頁 26-32。

高度，兩者間隔很長。在另一邊，大海將巨石從島上分離出來，形成各式各樣的海柱岩石。海岸上到處都是貝殼和珊瑚。這個島嶼比鄰近的福爾摩沙肥沃得多，居民以捕魚為生而不是依賴土地。[236]

據李庥自述，1868 年 8 月他們曾搭 *H.M.S. Bustard* 船艦拜訪過該地。但自此後即無人至該地訪查，直至 1878 年春天，才由甘為霖牧師自東港至該地訪問，因此才興起將傳道人送至該地服務之意念。[237]李庥在臺時為眷顧福爾摩沙教民教育、敬拜、洗禮等教務之事，總自我勉勵，急欲將上帝福音傳遍福爾摩沙各地，即便身體不適仍然強行傳道，如前揭示，他幾乎走遍福爾摩沙南北中部地區。1876 年傳教士對小琉球島開始有些興趣探索，主因是該島居民曾到打狗醫館看病而聽聞福音，1878 年由甘為霖首先踏上該島探訪。而後因島民發出協助請願。[238]1879 年 5 月，李庥則計畫以 6 個星期時間再作一次南部巡禮之行，自橋仔頭、打狗、東港、小琉球等地巡迴查訪。此趟行程因小琉球人祈望有宣教師至該地講道，故因職責關係李庥特別將小琉球併入此行計畫而探查該地教徒情形。李庥認為該島於 1878 年前居民對於基督福音尚稱熱絡，1878 年年底時還傳遞一封請願書，期望長老會派遣傳道人常駐該地，但因某些原因評斷，傳教士無法有人能夠重新訪問這個島嶼; 很自然地結果，李庥發現至 1879 年之前表現出來的熱誠與激情興趣似乎已經冷卻下來，而且原有的慕道友又回歸偶像崇拜。儘管存在這些不利的跡象，在安息日的服務中仍會出現有名無實的基督徒。[239]李庥描述訪查小琉球島嶼傳道的狀況：

> 我們上午在山上大樹下聚會，下午則到海邊講道。每個服務中有 7、8 個不同的家庭約 20-30 人出席。在我訪問期間，我很少有機會接近他們，因他們是捕魚家庭白天要睡覺，晚上則捕魚。我考驗三、四個人讓我們明白他們理解重生的本質，或者對上帝或主耶穌基督的信仰悔改。昨天在我們的會議上，我們一致同意，如果要派遣傳教士去那裏作事應立即進行。與我同行的傳道人 I-hia，目前無法在雨季來時前往，所以我們認為等氣候乾燥時，再去小琉球，到那個時候情況會變得更明朗，可看出事工有否進

---

[236] "Lombay Island: The opening day, Letter from the Rev. David Smith, Taiwanfoom Junray 20th, 1880.",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89.

[237] "A Visit to Lambay Island and Tang-kang, Letter from the Late Rev. Hugh Ritchie. Taiwanfoo, Formosa, 29th May, 1879" *The Messenger V.26,1879,*pp.210. It may be in your recollection that we visited Lombay Island in *H.M.S. Bustard* in August 1868. Since then no member of the mission had visited the spot till the spring of last year when Mr. Campbell was led to cross from Tang-kang. His report of the visit induced us to send the colporteurs to foster any Christian work going on.

[238]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89. (The interest on this island dates from 1876, and arose with some patients who had heard the Gospel in the hospital at Takao. Nothing could be done, however, at that time, and this island was first visited by the Rev. W. Campbell, in 1878. It was re-visited in May, 1879, by the late Rev. H. Ritchie.)

[239] "A Visit to Lambay Island and Tang-kang, Letter from the Late Rev. Hugh Ritchie. Taiwanfoo, Formosa, 29th May, 1879" ,*The Messenger V.26,1879,*pp.210.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a memorial was sent up requesting that a preacher might be located amongst them. Till now, from various causes, none of us have been able to re-visit the island; and as a natural consequence I found that much of the lively interest manifested a year ago has cooled down**,** and that two of the families who memorialised us have gone back to idolatry. Notwithstanding these unfavourable indications, a nominal Christian nucleus appeared at both Sabbath services.)

> 展，或更加分崩離析。他們答應我旱季開始時，他們準備建造一個小教堂和一個傳教士的房間，如果這樣做，它將是成功的充分保證。我想這個島嶼相對沒有瘧疾這個問題。據估計島上有 2000 人。如果上帝福音在小琉球散開，那麼他們可能自己蓋一間或兩間三間教堂。[240]

對於傳教士而言，若有適當傳道員長駐小琉球講道是最好的決議，教士們自 1878 年至 1879 年前後開過 10 次會議討論小琉球派遣事件，但因信徒的熱誠未能持續，傳道員住宿問題尚未解決，最後於 1879 年李庥蒙召前，仍決定暫不派遣人員前去小琉球。直至 1880 年 2 月 4 日第 62 次教士會議才決議派任傳道員長駐。這期間之討論紀錄，如台南教士會議之記載如下

表 4.23：小琉球派遣傳道員之會議紀錄

	日期	教士會議	討論內容及決議	會議內容簡述
1	1878 年 4 月 16 日	第 27 次	Mr. Campbell repots having visited Lambay Island, whose inhabitant showed a warm interest in the Gospel; agreed that the colporteurs should soon be sent there.	甘為霖先生報告他訪問了小琉球，其居民對福音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同意傳道人應該盡快去那裏。
2	1878 年 4 月 17 日	第 28 次	Colporteurs explained that the failure to carry out their instruction wad due to not understanding them; agreed they should go for a month to Lambay Island.	傳道人解釋說，由於不理解他們而未能遵照執行。 同意他們應該去小琉球一個月。
3	1878 年 5 月 29 日	第 31 次	Colporteurs report favourably of their weeks visit to Lampay Island; decided to take no further steps at present.	傳道人順利報告，他們去小琉球島訪問數周的情形。 決定目前不採取進一步措施
4	1878 年 11 月 18 日	第 38 次	Agreed that, if the Lambay Island brethren made application for a preacher, it would be favourably considered.	同意，如果小琉球島弟兄申請傳道人，那將是有利的考慮。

[240] ibid. (In the forenoon we met under a tree on the hill top, and in the afternoon at the seaside. There would be twenty to thirty present at each service as professed hearers belonging to some seven or eight different families. I had few opportunities during my visit of close personal dealing with them, as they fished by night and slept by day. The three or four I did examine gave me little ground to suppose they understood the nature of the new birth, or what was implied in repentance toward God or faith toward our Lord Jesus Christ. Yesterday at our meeting we unanimously agreed that if anything were to be done in sending a preacher it should be done at once. I-hia, the colporteur who accompanied me thither, cannot during the coming rainy season move freely about, so we considered that he should go to Lombay Island till the dry season begins, and by that time it will have become clearly apparent whether the movement has gathered force or become even more disintegrated. They made a promise to me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ry season they were prepared to build a chapel and a preacher's room, and if such be done, it will be a sufficient guarantee of success. I imagined the island would have been comparatively free of malaria. Such is not the case. It is estimated there are 2,000 people on the island. If the word of God were to prevail among them there could be a self-supporting church, or even two or three.)

5	1879 年 1 月 2 日	第 39 次	Thirty Lambay Island worshippers apply for help, but decision delayed till the place could be again visited.	有三十個小琉球島之信徒申請協助，但決議推遲此事，等再次拜訪後再決定。
6	1879 年 5 月 28 日	第 46 次	Mr. Ritchie reports on his visit to Lambay Island, stating that things were not very prosperous, only 25 being present at forenoon worship; agreed to send Gaw I as preacher tentatively.	李庥報告了他訪問小琉球島的情況，指出事情並不十分樂觀，因只有 25 人出席上午的禮拜。 同意暫時送吳意(Gaw I)去當傳道人。
7	1879 年 7 月 17 日	第 49 次	Colporteur Gaw I reports that the Lambay Island brethren are not very zealous, but have commenced to collect materials for a chapel, and now request that a preacher be sent.	傳道人吳意(Gaw I) 報告說，小琉球島的弟兄們不是很熱心，不過已經開始籌備教堂的建築材料，現在要求派遣傳道員。
8	1879 年 7 月 24 日	第 50 次	Owing to want of house accommodation, it was thought best not to send a preacher to Lambay Island in the meantime.	由於缺乏住宿，此時先不要派遣傳道人到小琉球島。
9	1879 年 8 月 7 日	第 51 次	Decided not to send a preacher now to Lambay Island, but Mr. Ritchie to instruct the South student to pay a visit.	決定現在不派遣傳道人到小琉球島，但李庥先生指示由南部學生去訪問。
10	1879 年 9 月 11 日	第 52 次	Reported that, by overlook, the students had not been told to go to Lambay Island.	據報導，由於忽略了，學生們沒有被告知要去小琉球島。
11	1880 年 2 月 4 日	第 62 次	Agreed to send Chim-ho to Lambay Island.	同意將 Chim-ho 送到小琉球島。

資料來源 ：《台南教士會議事錄》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據上表紀錄觀察，傳教士多次長時間討論小琉球設教之事，由於離島偏遠，需考慮人物物力之不便，而李庥未能在其任內完成小琉球據點創設之任務，為其最大遺憾。1879 年 12 月 13 日施大闢牧師 (Rev. David Smith) 拜訪小琉球時，該教會尚未完全準備妥當，但在大家齊心努力下，短期間即能整理出敬拜場所，傳教士認為使用當地岩石建造的教會非常特殊堅固美觀。傳教士滿意於島民興趣與熱誠聽道，或許鑒於對外國人的好奇，出席率比預期的高出許多，1880 年 1 月 20 日當地傳道員告知信徒已達 45 人，大部分成員均能定期出席，由此情況觀之，傳教士決議在小琉球開設教堂是正確的決定。[241]

[241] "Lombay Island: The opening day, Letter from the Rev. David Smith, Taiwanfoo, Junray 20th,

1880."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89.

第伍章　對福爾摩沙之認知、觀察與貢獻

十九世紀福爾摩沙居民雖非首次聽聞外國傳教士，實際接觸卻在條約港口開放後，如前述，自 1859 年起道明會的天主教神父順利進入福爾摩沙南部，卻失利於北部之事實。而基督新教則於1865年先立足於南部打狗和臺南府城迄至今。1872 年起則在北部淡水駐足。因此，本章將以 1867 年 12 月首位抵達福爾摩沙南部默默耕耘之李庥牧師觀點為主軸，以其所留下之文書史料，就傳教士初入福爾摩沙之印象後，於數年後深入認知了解此地之地理環境、經濟貿易，再透過接觸觀察住民們之宗教習俗思想與習慣，及在台十二年中與住民們之互動互信與學習，為福爾摩沙貢獻其全部精神與精力，進而輔導教育，開拓居民智識，成為基督耶穌之追隨者。李庥觀察到福爾摩沙居民嚴重過量吸食鴉片之事實，除感嘆政治關係難以操縱外，僅能以傳教士使命職責，勸戒居民遠離毒品，盡情將上帝福音傳揚，以教化民心為己任。且對於在地傳統宗教抑制基督宗教成長擴展之事實，以及居民對於天主教與基督教之宗旨與教義，無法分辨理解不清，故其秉持逐步探訪、隨時教育方式，釐清各教義之異處，糾正教徒思想，改變當地居民之信仰，且建議信徒如何堅守教會成為自立自養，延續教會生存空間，未來無須再仰賴國外支援等等知識技術傳承。且為與居民直接溝通，李庥不斷學習各地語言及客語，期透過直接溝通將其信仰知識傳達給住民。同時有感於當時女子教育之缺乏，傳統思想束縛女子之發展而建議籌設女子學校，提供機會教育。如此不計在地居民之異議，而不遺餘力推動其意念。故本章節乃就李庥牧師多年後對台之地理環境經濟貿易之認知，及觀察到之各項議題，如鴉片與傳教、宗教與信仰、信徒教育與教會、語言學習與教育等議題逐一分析作解，從中理解李庥牧師及其夫人對臺付出之貢獻。

第一節　對福爾摩沙之認知

1867 年李庥牧師以其神聖職權，抱持傳頌福音之遠大目標，為福爾摩沙這美麗之領土投入其心力，不僅教育居民識讀認字，給予關懷與關注，改變群眾宗教思想，帶領居民與世界連結，甚而開啟居民之世界觀，接受西方科學之知識。李庥無怨無悔地為福爾摩沙貢獻付出，其真誠之態度，令後人無限之敬仰與追念。在近十幾年之執業與接觸，李庥對於福爾摩沙領域之瞭解，已自初步圖面或書籍理解，而至細緻地深入各地觀察，不僅在福音傳播與居民動態方面的察考，對於福爾摩沙之經濟貿易發展也產生極大之關注力。[1]李庥曾向英國方面詳論福爾摩

[1] Rev. Hugh Ritchie," Formosa and the Gospel",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London, 1877, pp. 329-349.〈福爾摩沙與福音〉(Formosa and the Gospel) 是李庥在蘇格蘭休假的兩年，1876 至 1877 年間，發表於倫敦的福音評論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刊物的文章。

沙整體之形勢，述及居民與福音傳播交互效能概況提出其觀點，以及對於福爾摩沙未來之期望等等。因此，本節將李庥對於福爾摩沙重新認知與觀察之處，同時就福音傳播經驗體會後之意見等多方面向統整討論之，以知其對福爾摩沙各項觀點及對居民教育議題之重視。

一、地理歷史環境之認知

李庥觀察到福爾摩沙是一個葉狀的島嶼，屬於中國福建省。最初被葡萄牙人稱為「福爾摩沙」，而中國則稱為「臺灣」，海岸呈現梯田形狀。在歐洲國家來說其名稱表示具有美麗的景觀，對於亞洲而言，其名稱有如意指地質構造的對稱性；觀察其島嶼型態，山脈之長度似乎從海岸線上升串串升起一長列之梯田。通過一個峽道與中國大陸分開，平均寬度大約為一百英里，從大約北緯 22.25 度，延伸到東經 119.122 度長。山脈將島嶼一分為二，以至於西半部是一個沖積平原，面積約為 14,000 平方英里，而東半部則是連續的山脈，中間有山谷。由北迴歸線劃分，北部擁有溫帶緯度的植被，包括蘇格蘭冷杉和薊類植物，北部之長竹高度子不及在南部優勢條件下生長之長竹高度之半。由於黑潮作用，東部和北部被雲層籠罩，冬季雨季較多，陽光照射在西南平原上；夏季則北部地區天氣晴朗，南部被熱帶海洋之霧氣和蒸汽所浸透。由於東北和西南季風變化影響，茶葉在北方成長種植量頗豐，但李庥未在南部發現有茶葉之種植，茶葉為高價值之商品。

福爾摩沙位於婆羅洲和日本之間，形成大群島嶼，其地質屬於火山地層。就歷史紀錄，李庥了解因黑潮潮汐關係可能襲捲了福爾摩沙部分地區之生命和財產的破壞。在 1848 年左右，一場地震摧毀了臺灣府首都部分地區，數百人遇難；1862 年，由於東北沿海地區之地層變動作用，基隆港幾平方英里的面積之土層瞬間乾涸。其潮汐變化與火山地層就如菲律賓群島和西里伯斯群島一樣，地理位置常因潮汐或地層板塊移動，在不同時期遭遇類似的災難。故在福爾摩沙島嶼上，幾乎每周或每月會發生一次地震。李庥長時間於福爾摩沙各地傳道，如行至北部則見識到部分地區之土質構造有些其奇特現象，他發現山間地質會有許多裂縫散發出火熱的蒸氣，這些蒸汽在夜間非常明顯，但白天卻不易見；在距離淡水約 10 英里的地方，其地層則含有藥性用途的硫磺源泉，當地如同一座死火山的火山口。大約有二十個裂縫排放煙霧和硫磺，當來自鄰近山丘的溪流穿過地下火焰時，蒸汽會從沸騰的裂縫上升到大氣中形成一長串圓柱。在火山口的中心附近，地層呈現不穩定的狀態，地殼外觀薄如蜂巢狀且具有大量液化鉛的型態，其圓周範圍成為堅固的熔岩地層。當然此地面向西約半英里處，可以享受溫泉浴，偶爾會有些人士來到此地做病理療癒。[2]此地即為現今之北投溫泉地帶。

---

[2] Rev. Hugh Ritchie," Formosa and the Gospel",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London, 1877, pp. 329-330.

二、 礦、植物產貿易之觀察

李庥初入福爾摩沙即已觀察到此地資源豐富之情況，他曾在記錄福爾摩沙最初印象中已提過，福爾摩沙美如其名有其豐富價值，如經營企業者開發其礦產物產，它可能會成為一個相當大的出口貿易島國。[3]自 1860 年因開放福爾摩沙安平，打狗，滬尾和雞籠四個通商口岸之條約關係，開始進行各項產品如煤、石油、糖、茶、樟腦等之對外貿易。

由於基隆地區開採之煤礦，因含硫成分比例需與其他優質物混合使用，清政府於 1875 年對該地之礦物地層進行調查，發現無煙煤含量非常高，乃於 1876 年 8 月 24 日雞籠煤礦引進歐洲機器設備開採煤礦，在清政府的主導下，將品質優良之煤炭供應給來往船隻使用並出口到中國大陸。另在原住民地區發現石油，鐵和銅等物質，英國商人試圖開採石油，卻被清政府所拒絕，故此地之開採權未能外放。至於農業方面，李庥則注意到荷蘭據台時期所留下之水牛車，成了農業使用的最佳運輸工具，福爾摩沙之動物如水牛用來協助農耕，豬、羊、鹿、豬等肉品則為食用之動物，高山處則可發現熊與豹等兇猛動物。在植物方面，則因福爾摩沙位處北半球適宜之經緯度關係，水果在山間自然生長，或者由勤勞的農民種植，如香蕉、柳橙，蜜蘋果、番石榴，芒果，李子和番荔枝。當地森林密佈樹木繁茂，蕨類植物，栗樹和樟樹生長特別旺盛。尤其樟樹提煉之樟腦特別有價值，是為其主要出口產物。在食用物品產量上，以大米，糖和茶等之種植面積達到是三分之二之大。次要的農產品則以小麥，玉米，煙草，花生和甘藷等類。

而李庥也關注到福爾摩沙之糖類、茶類之貿易，因美國、日本、澳洲及中國大陸間之貿易成長迅速，引致出口量提升。如 1869 年茶葉出口量為 710,970 磅，1874 年則已提升至 3,199,300 磅，成長比高達 3.5 倍。同一時期之糖類，則自從 14,955 噸增加到 39,039 噸之出口量，成長比高達 1.61 倍。

表 5.1：1869 年至 1874 年茶糖鴉片類進出口量比

	1869 年需求量	1874 年需求量	成長倍數
茶葉出口	710,970 磅	3,199,300 磅	3.50 倍
糖類出口	14,955 噸	39,039 噸	1.61 倍
鴉片進口	3109 cwts.	4837 cwts.	0.5558 倍
外匯比	870,258 英鎊	1,443,794 英鎊	0.659 倍

統計資料來源：Rev. Hugh Ritchie," Formosa and the Gospel",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London, 1877, pp. 331. （註:英制 1cwts.=112 磅）

[3] Rev. Hugh Ritchie,"the first impressions of Ta-kao", *The Messenger V.19,1868*, pp.57. (Formosa is well worthy of its name, and if it were only in the hands of more enterprising proprietors, who could turn its mineral and vegetable treasures to better account, it might become an island of considerable export trade.)

由以上統計資料觀察，短短 5 年間，各國對於福爾摩沙出產之茶類與糖類需求量不斷攀升，顯示福爾摩沙豐富之物產品質獲得各國消費者之讚賞。相對的，福爾摩沙當地居民對鴉片之需求進口量也同時逐年加乘，1869 年之進口量為 348,208 磅 (3109 cwts * 112 磅)，至 1874 年則增加至 541,744 磅 (4837 cwts * 112 磅)。鴉片本即為殘害人體之毒品，傳教士擔憂也感嘆，更甚譴責這形同政治交易之事，無形中已造成個人身體和社會災難影響之深。這對於傳教士不斷創設之教會而言，它是背道而馳、倒行逆流之政策。李庥甚至感嘆，即使是聰明的局外人，也清楚理解英國國家政策的逆道，因為他們一方面向福爾摩沙人民傳講生命之道，另一方面卻提供他們這種有毒害的藥物。

三、對原住民傳統宗教習俗之認識

1875 年李庥至臺東卑南族部落時，親身接觸且見識原住民傳統之習俗，李庥驚訝於原住民執行各項舊有傳統儀式。「臺東卑南族群對於各種宗教的傳入，會採取選擇性接受，不過，他們對本身固有的傳統信仰，並沒有完全放棄，而會予以保留，而至當地傳教之基督教傳教們，也會以溫和的態度面對，並不會絕對強調要求原住民，立即放棄或背離他們傳統的社會信仰和宗教儀式活動。」[4]

(一) 原住民傳統祈求儀式

原住民對於祖先祖靈的尊崇，會以其舊有傳統方式執行，亦以其儀式做為傳承的表現，故年輕族群會在長老們指導下，籌辦各項祭典，如年輕者有殺猴祭，成人男子則有獵祭儀式。在祭典儀式開始前，必由祭司執行，即使在巡獵前的儀式，也必須確實執行，因卑南族打獵時，通常會採取埋伏的方式，以煙來辨別風向，而埋伏隱藏在野獸出沒之下風處，不讓野獸嗅到人的氣息，待野獸出現時，才突然出其不意地襲擊它，制服它，故他們祈求祖靈和神靈的保護，讓獵者們平安歸來。[5]而卑南族或阿美族原住民來說，他們會使用祭物「檳榔」，因在宗教祭儀上「檳榔」具有連結的象徵。尤其卑南族的巫師，會以檳榔放紅珠、鐵片或用針插，再佐以咒語攻擊敵人，稱為檳榔陣，以威攝周遭其他族群，動物或不潔之物，另作為驅邪治病之用。[6]如李庥曾見識原住民於打獵前，酋長會將一顆檳榔剖開，在檳榔內放一個猩紅色的珠子，將它放在手掌中，然後向天上揮動紅珠，祈求上天保佑他們在追逐獵物時的平安，之後再將此紅珠放在地上，待儀式完成後，武士們才可出發前去獵取。。再如，族人如有身體不適需醫治時，通常會尋求巫師醫病，巫師會以香蕉葉在病人周身揮動，以驅逐病魔，巫師再親吻病患之痛處，祈求盡快痊癒。之後，一旦求治巫師之靈法，則無論病患是生或死，巫醫

---

[4] 宋龍生：《臺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2 月，頁 369。
[5] 宋龍生：《臺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頁 181-182。
[6] 宋龍生：《臺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頁 373。

都有權獲得其最高的獎勵，也就是那顆紅珠。

(二) 原住民之婚姻結構

原始的卑南族群是建立在母系氏族和母系世系群兩個團體的結構，氏族是基於分組法則，以群體內外觀念為基礎的血親群，而世系群是基於個人的世系關係與群內親疏遠近法則為基礎的親族群，故在觀念上是分為「母系的氏族」，和「母系的世系群」。即是：氏族範圍、氏族稱號，以母系為主；婚姻是男從女居，夫從妻居的原則；財產的傳承以母傳女。故卑南族群的親族結構完全以母系為主。[7]如李庥在部落巡禮時，發現原住民之婚姻重視一夫一妻制度，更重視女性之貞潔禮節。李庥提到，當一個女孩有意於某青年時，女孩會協助夫家農事以獲取男方情感，若贏得感情，則於婚禮當天女還將帶領新郎回到自家村落，與家人共處生活，直至女方父母過世，方得以回至夫家，這習俗與中國或歐洲國家完全不同。但若因家庭成員過多，房屋容不下所有人，顯得擁擠不堪時，酋長們會在村莊的各個地方以竹枝建造如蜂巢式之會所，讓年輕人居住，以期分隔兩性之生活。

(三) 原住民之墓葬儀式

臺灣原住民對於祖先墓葬之處理方式，以傳統之室內葬處理，因他們對於家或家人非常重視，即使家人過世，仍認為還是一家人，應該埋於家裡，因在原住民傳統觀念裡，祖先之大體仍須與他們同處一室，當任何家庭成員過世，他們會在房屋的地板下，深挖五六英尺的墓穴埋之；若是為父母中的任何一方去世時，他或她就會被埋在結婚時用的禮床下。透過室內葬，活者仍能感受祖先仍居於一室，他們相信，只要自然死亡的家人都是善靈，會守護家園，埋葬的祖先愈多，則家族福氣越多，故會在居住處挖掘地窖，以屈肢姿勢放入其中。就文獻了解，雖然這是排灣族墓葬的傳統方式，但也曾在卑南遺址中發現此現象。[8]故當李庥訪台東原住民時，他並未發覺村落有任何墓園存在，李庥認為，各個種族有其傳統文化之儀式，逝世的族人亦有其尊嚴，後人以其傳統儀式遵循前人所遺留之觀念處理之，亦是種追思之方式。

四、對福音傳播之思考

基督新教自 1865 年起進入福爾摩沙傳道以來，歷經群眾之汙衊、襲擊、掠奪、迫害等等不堪之待遇，但傳教士仍以寬容、容忍、耐心之心境，為本地群眾付出、教育與教導，對於群眾之資質不一情況，傳教士一律認為，只要願意服從上帝之旨意，傳教士均能教導接收之，進而創設十幾間教會供民眾祈禱敬拜傳道

[7] 宋龍生：《臺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頁 291-292。
[8] 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8255

之處所。如此在其大量接受教徒之舉動後，傳教士認為有幾個議題值得思考[9]：

(一) 皈依者須因入教而自我提升道德標準

在異教社會中，傳教士對於皈依者之道德標準提升問題，恐無法從其居住處所或社會型態發展，細膩觀察之。故依當時皈依者在未能理解基督教義之精要時，或因思想靈性或領悟力未達標準時，常會因觀念偏差而遭致停權、除名或警戒。當然，在傳教士之認知中，只要上帝將福音種子交與任何人手中，傳教士之職責，則必須助其成長，為其開妥福音場域令教徒沉浸於此。傳教士認為，福爾摩沙之教徒如同使徒時代之皈依者一樣，必須時常告誡與叮嚀，且放棄罪惡，教導他們將謙卑與感恩結合起來，將所有榮耀歸於上主。傳教士通常會相信教徒們會因而改變其思想。

(二) 教徒們應行使自我戒律

部份成員資格如受到紀律處分，隨後經過傳教士之教導，將會恢復職權。依據傳教士之紀錄，皈依者若特別負有的罪惡或不潔行為，吸食鴉片，無視主的存在時，傳教士之習慣是在牧師和長老面前召喚犯錯者，然後誠懇地且有愛心地勸告他悔改。如果他承認自己有罪並且表達了懺悔，就會為他禱告，並在會議中，宣告其名與其罪惡之事項，暫時告知他被停權之事宜，直至犯罪者提出令人滿意的悔改證據與時間，才會再次被收入教會團契中；但若無任何改革跡象，則他的名字和罪名被第二次宣告後，將立即除名。故教徒們必須遵守教會之紀律以延續教會之聲譽。

(三) 本土教會應有自籌自養能力

本土教會之設置通常透過醫療關係而由居民建議而延伸，故原有教會與之關係密切，肩負有帶領那些屬靈的群眾走向上帝之國度，協助其成長茁壯。李庥認為，雖不同種族而持同宗教意識亦可相互扶持，福音進入各村落後，而傳教士無法長期巡迴該地，教會可聘請適當本土傳道員進行服務。如前揭示，福爾摩沙已設立之教堂，其自我奉獻籌措基金之能力，已超越傳教士之預期，除了初設之教會或原住民貧困區域之教會由英國母會支援外，本土教會成員已在傳教士教導下，建立自我奉獻機制，以自食自養能力支撐教會之發展。這將證明教會集體能力可影響個別教會之成長，本土教會將由他們自己的資金支持，由他們自己的牧師掌控戒律，則其教會成功之果實，歸向上帝之榮耀。

[9] Rev. Hugh Ritchie," Formosa and the Gospel",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 pp. 342.

(四) 透過學校或組織培訓教育之進展

在學校和培訓工作的衡量標準，所獲得的組織措施仍然非常不完善。傳教士認為教會生活無法通過定期組成的會議和長老會來表達自己，故他們在大部分地方，已經任命了長老和執事；其作法為，在每二十名成員中選出一名長老或執事。成員中有更高層次的智慧和更廣泛的聖經知識，適合擔任教會事務並積極參與教會的工作。傳教士認為應將培訓重點放置於指導年輕人的教育，並培養本土事工，提供聖經教導，以建立自己獨立的學校來訓練教會的孩子。如果教會與基督徒父母共同支付分攤學費，任何人都有機會獲得教育。在人口較多的傳教中心的宣教學校的孩子，主要在於閱讀和寫作漢字，但也學習羅馬化的口語，而較偏遠孤立的山區孩子們，如學習閱讀和寫作口語，其時效長久後，也有一定的熟練程度。

長老教會遵循傳統加爾文的基本神學理念和世界觀，認為一切榮耀歸與上帝，因加爾文主張上帝的主權應遍及於人生和世界的全部事實，因此特別重視「改造世界」「破除偶像」「信仰啟蒙」等觀念。傳教士們承繼此一傳統，勇於在異地傳播基督福音，打破種族傳統迷信觀念，灌輸基礎教育，改造他們世界思想。傳教士即使對於異教行為、偶像崇拜十分敏感，但在街頭佈道時，通常論及造物主、孝順、耶穌基督或祂釘十字架等主題，並不直接攻擊民間傳統信仰。[10]1865 年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團將福音觸角延伸至福爾摩沙，開啟居民胸懷關注世界動向擴展其遠界觀念，導入西方科學之知識與實際運用，逐漸帶領居民走向現代化社會。李庥堅守秉持長老教會基本神學理念，在福爾摩沙努力經營其傳教事業，誠心教導，誠摯以對，終其一生，致力教育。其以堅定之信仰，克服中西方習俗與觀念之差異，努力學習閩客語，以卑屈、虔誠、誠懇之態度與住民溝通，勇敢面對異教之攻擊，協助民眾破除老舊觀念，為教徒化解困難，讓衝突、對立化為烏有；容忍環境之惡劣與污濁，與民眾共同承受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之事；更協助教導民眾識字，教化當地住民，將上帝之愛傳佈發揚。李庥牧師如此為臺灣南部與東部設立多所教會，為福爾摩沙教民建立最佳學習環境，創辦臺灣女學，為婦女創造學習機會。他秉持堅忍不懈精神通過重重藩籬，建立他理想中的傳教場域。[11]

第二節　鴉片與傳教

政治強權伴隨著鴉片侵蝕弱國人民，一直是傳教士無法迴避的棘手問題。即

[10] 盧啟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異教」的觀點與實踐(1865-1945)〉，《台灣文獻》第 63 卷第四期 (2012 年 12 月)，頁 33-65。

[11] 翁瓊華：〈福爾摩沙之召喚—探索蘇格蘭傳教士李庥牧師之台灣心〉，收入於楊雅惠主編：《垂天之雲：歐洲漢學與東/西人文視域的交映》，頁 372。

便在傳教過程中不斷呼籲自己國家之政客，應該正視這些危害世界的物質，懇求國家官員管控輸出這類貨品，但強權國家以利益為優先考量。中國福州的傳教士曾經發表其意見認為，中國各地吸食鴉片者眾多，若想要改變其習慣很難，因為吸食者的態度不是這麼易於接受勸誡態度更是保守更，經常過量吸食鴉片將會奪走人們心靈心智的頹廢，容易失去生命鬥志，故若想要阻止他們吸食之習慣，是徒勞無功的，鴉片正使中國人陷入生命的毀滅中。毒品侵蝕人心之事實太明顯無法否定；只要吸食它，將如掉入深淵般無法自拔。[12]而當時中國清政府文人學者早即已發出警訊，告知鴉片之危害，以〈鴉片煙論〉文章表述鴉片之物：

> 鴉片之為阿芙蓉，載之本草，余前已記之詳矣。今則不曰阿芙蓉，而曰鴉片者，何哉？以其成膏深黑色似鴉，而其性本土，故鴉也而以片名之歟？非然也。洋人之居心叵測也。凡入疆貿易，所為奇技淫巧，以炫中華人耳目，率皆精微奧妙。相傳其祖造器，其孫踵之，其巧不至數世不肯易其業。其意謂玩好之物，必如是乃足以惑人，否則無能取利焉。至於鴉片，不過口腹之間瑣屑之物，又烏庸施其技巧而藏其機械哉？嘻！其用心也不露，而其為害也愈不測矣。夫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有則好之，無則已耳。而鴉片之於人也不然。始而遊戲出之，繼則性命以之矣。閩粵兩郡，幾無虛口。在好之者以身試法，在售之者以土易金無論已。久之，須臾不離，肥鮮無以代其甘，珍錯不能充其腹，神為之喪，體為之憊，氣為之沮，魂為之失，雖富倍陶猗，貴加卿相，智越孫吳，勇過賁育，盡歸無何有之鄉。所謂芒刃伏於飲食、鴆毒耽於匕箸，華陀束手，扁鵲無功。其害之隱而深也有如是！然則鴉片者，啞騙也。洋人協其音以愚我，嗜之者遂甘受其愚而不悔，以至敗德亡身而後已。悲夫！婆心苦口。聞鴉片煙久服則肺中生蟲。中其毒者，不服即死。久服亦死。甘之如飴，抑獨何哉？文真擿發無遺。[13]

此文已將鴉片產物評論得淋漓盡致，此為洋人之居心叵測刻意銷毀華人之意志，令人「神為之喪，體為之憊，氣為之沮，魂為之失」，即便如此，在華傳教人員亦如此感受之，「鴉片奪走整個聖潔的心靈慾望。若試圖減輕吸食鴉片者之習慣是沒有用處，它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邪惡，正在使成千上萬的人陷入暫時和永恆的毀滅之中。事實明顯致無可否定;無論你走到哪裡都能盯著你面對它。」[14]傳教士直接接觸民眾，親見群眾吸食鴉片後之現象，他們以幾近譴責之口吻，傳達他們的心聲。傳教士們了解，鴉片產物正摧毀一個原本是勤勞，忙碌，耐心，務實的

---

12 The Rev. J. Wolf, of Foo-chow, (C.M.S),*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6

13 翟灝撰,《臺陽筆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十種,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25-27。

14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6 (Opium takes away the heart and the desire for everything holy. There is no use in people trying to palliate the habit of opium-smoking: it is an unmitigated evil, and is bringing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he people to temporal and eternal ruin. The fact is too palpable to be denied; it stares you in the face wherever you go)

民族，它正迅速侵蝕國家的政體，以致道德的淪喪以及精神的頹廢。即使是個身型健碩者，一旦成為吸食者不消兩年時間，將呈現摧枯拉朽之狀態，中國的皇帝及其政府官員應該是勤奮，誠實和正直地為這個國家努力，那麼更不應該沉迷於鴉片的吸食。使用這種藥物即是直接滅絕這些中國人的勤奮性格。由於大量的供應，使得中國的吸食人口遍及各個階層，助長了懶惰與撒謊，殘害中國人意志，迫害他們家園，腐蝕他們精神。國家生命逐漸受到鴉片侵害。傳教士反問是什麼可以拯救他們，上帝的福音恩典嗎？[15]但吸食鴉片者能否被拯救？一般認為吸食過度似已無法幫助他們，更是無任何生存希望。在十九世紀宣教期間，中國人普遍絕望中，卻有海外宣教團福州的醫生(Dr. Osgood)，以先進的西醫方式提供醫療，結果約有 800 個病例得到治療成效，治癒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傳教士醫生遂將其治療吸食者之醫療步驟，概略記述如下：

表 5.2 ：福州傳教士醫生(Dr. Osgood) 治療鴉片吸食者之醫療步驟[16]

	治療步驟簡述	
1	The total and absolute discontinuance of the use of opiu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reatment.	初期治療時絕對終止提供鴉片使用。
2	A trusty attendant to be with the patient day and night for the first three days.	治療前三天由可靠的服務員日夜陪伴病人。
3	Chloral hydrate for the first three nights if required.	如果需要，前三晚可提供催眠麻醉藥物。
4	Good food, milk, raw eggs, brandy (in some cases), chicken broth. (The above to be taken in small quantities and frequently.)	提供少量優質食物如牛奶，生雞蛋，白蘭地（在某些情況下），雞湯。
5	In diarrhoea, give two drachm doses of a mixture of equal parts of tincture of catechu and tincture of ginger.	如有腹瀉，可提供兩克劑量的止瀉藥及生薑水服用。

[15]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107. (Opium-smoking is rapidly effecting the physical, mental, and moral deterioration of the nation. The Chinese are a hardworking, busy, patient, practical people, and this has made them what they are. This habit strikes at the root of these admirable traits, and threatens to transmute the most industrious people in the world into a nation of helpless idlers. Opium is eating up the stamina of that sturdy people, and it only requires one or two more decades to convert them into a comparatively imbecile race.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and present imbecility of the existing Government is, to a great extent, to be ascribed to opium. The late Emperor used the drug, and most of the Government offic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re guilty of the practice. If assiduity, truthfulness, and uprightness are essential anywhere, surely it is in this circle. But the direct tendency of this drug is to extirpate these virtues, and plant their opposites in their room. It makes the indolent, lying, mercenary mandarin ten times more so. It fosters baseness and corruption of all kinds. Opium is getting to be used by all classes, and the population is falling rapidly under its spell. Unless something interposes the Chinese must sink, for the poison is destroying the very vitals of the nation. What can save them but the Gospel of God's grace?) 道光皇帝在任親王的時候就喜歡抽鴉片，其餘親王、郡王、公主、高級官員、高級文人都吸食鴉片。19 世紀，英國為了平衡對中貿易逆差，因此英國商人由印度進口鴉片至中國，除了國民健康問題外，清政府更在意進口鴉片造成的逆匯問題，林則徐等在廣東禁菸，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16] "The treatment of thr Opium Smoker", *The Messenger V.26,1879* pp.72. (譯文為筆者自譯)

6	Vomiting will frequently yield to bismuth in fifteen grain doses; and in some cases a single dose of calomel has acted like a charm. Ice would be of advantage in some cases.	發生嘔吐時，以十五顆粒劑量的鉍[17]，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單劑量的甘汞[18]也可治療。冰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有利。
7	Throughout the entire treatment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 patient is below par and requires tonics. Quinine and tincture of iron have a prominent place in our list.	在整個治療期間，應該記住病人在標準以下時，需要補品。奎寧和鐵劑在我們的藥品明細中佔有重要地位。
8	The patient should expect to suffer more or less for the first three days, and should make himself a prisoner for that time; By the fourth day there is usually marked improvement.	病患者應該在前三天內或多或少要忍受痛苦，此時要使自己像個囚犯;到第四天通常會有改進。
9	Usually by the sixth day all desire for opium is gone. The patient then requires a change of air and surroundings, and tonics for a few weeks.	通常到第六天，所有對鴉片的渴望都消失了。患者需要改變空氣和周圍環境，並且需要服用幾週的藥品。

原文參見:《*The Messenger* 》*V.26,1879* pp.72. (筆者自譯中文)

十九世紀傳教士醫生死以亡羊補牢方式提出使用西醫治療鴉片吸食者之方法，企圖協助患者依藉外力戒除毒品。但若內心堅定，信仰為上，則或許真如上帝福音之恩典，癮君子亦或能信靠上帝而治癒。1869 年 6 月 27 日李庥第一次為臺南府城舉行的神聖洗禮中，七人當中即有三人與鴉片有關。傳教士云：「有三個是吸食鴉片的人，他們已放棄這習慣，一個與他尋求進入教會有關，另兩個的願望則想要從詛咒中解脫出來。這兩個在尋求短暫祝福的同時，被吸引到福音網中。其中一個人原保留他的鴉片店，這是個有利可圖的生意，現在，他自己很高興同意結束它。」[19]在傳教過程中，常遇身心受制於鴉片的牽制，致無法自拔，更無法自我控制，因而尋求傳教士協助者。例如傳教初期一名在傳教士眼中是個優質的廣東籍中國人，於打狗時，因中國人很少會參加英語的主日會議，這是非

[17] 項斯芬著：《無機化學叢書》.第四卷.〈鉍的化學性質〉(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頁 484。鉍(bismuth)的毒性與鉛或銻相比是相對的較低。鉍不容易被身體吸收、不致癌、不損害 DNA 構造、可透過排尿帶出體外。基於這些原因，鉍經常被用於取代鉛的應用上（目前約鉍產量的三分之一）。例如用於無鉛子彈，無鉛銲錫、藥物和化妝品上，特別是次水楊酸鉍，用來治療腹瀉。

[18] 戴安邦等編著：《無機化學教程》(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2 年)，頁 674。氯化亞汞(calomel)，俗稱甘汞，室溫下為無味白色至黃色的四方晶系晶體，是汞的氯化物。少量的甘汞無毒，常用於製取飽和甘汞電極，是電化學中常用的參比電極，也可在醫藥上用於瀉劑、防腐劑、利尿劑等。

[19] "Letter from Dr. Maxwell,Taiwanfoo, Formosa, 8th July, 1869",*The Messenger V.19,1869* pp. 247. (Of the other five, three have been opium smokers, and have given up the habit --- one in connection with his seeking admission to the church, and two of their own desire to be freed from the curse. These latter, while seeking the temporal blessing have been drawn into the Gospel net. One of these three kept an opium shop, and had a lucrative business, which is now, of his own glad consent, at an end.)

常罕見的情況，故特別引起傳教士注意故特意瞭解他。原來這教徒在十四或十五年前於香港受洗後一兩年，前往美國加州舊金山，與其他中國人一起經商五年。五年中，他染上鴉片吸食，幾乎失去了他作為基督耶穌的門徒權益。回到廣東後，因他的英語說寫很好而受僱於外國海關擔任廣東辦事處的外語翻譯員。雖然生活在廣東，但他似乎並沒有比在舊金山生活時更深刻地關注基督精神問題。1866年他從廣東到打狗擔任外國海關辦公室翻譯員工作。爾後與傳教士熟悉後方告知其身為基督徒卻因身染鴉片毒物，無法昧於良心立足於上帝面前，故尋求傳教士醫生之協助去除這惡習，戒毒成功後極感謝上帝慷慨地重新喚醒他。[20] 另一最佳的實例即是跟隨在馬雅各身邊多年的傳道人吳文水，1865 年與馬雅各帶三位助手來台服務，吳文水為是台灣教會及宣教師們長久思念的人物，他本是一個普通人，沒有受過甚麼教育者，喜愛吸食鴉片，從事低階工作。但信奉耶穌基督後整個人改變，他交平生經歷貫注於對主基督的服事，因其作事及傳教的能力不斷受到嘉許，後逐漸成為宣教師們不可或缺的助手，他不但熱心於傳教也善於勸導人常以禱告引導群眾，1875 年退休回到大陸。1879 年春天吳文水去世後，馬雅各醫師追念：「剛去世的我們兄弟、教會的長老，就是基督恩惠為華人能做甚麼以及華人為基督福音能做甚麼約有力見證。文水沒有甚麼才幹，所受教育有限，是多年的鴉片吃飲者，任糧差職也不是好德行者所嚮往的。然而他歸主，由衷地悔改，所以上主就以他所有的來為主差用，也給他新裝備，給他一項非常的靈力—就是全心能為主作工，而且時時刻刻儆醒。他隨首位宣教師赴台，本來要擔任看顧教堂的卑職，但很快地成了宣教師的左右手。」[21]

鴉片侵國之問題，雖已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文獻上，可發現中國大使 (Kuo Sung-Tao) 在 1878 年的傳教會議上，也曾與傳教士爭論過關於鴉片貿易之問題，於提出中英兩國體制之好壞時，兩方爭辯下中國官員僅提出「英格蘭如何堅持我們買他的鴉片呢？」傳教士僅能回答「我不僅反對交易，而且每當想到它時我都感到羞愧」，但是以英國傳教士立場而言，卻又無法告訴中國政府應該採取的計劃，以使中國擺脫這種鴉片販運的恥辱和災難。[22]整體而言，十九世紀之中國，政治上，歐洲國家以西式的船堅礮利壓制中國清政府政權。經濟上，以鴉片貿易賺取中國人之健康，戕害國人身心。宗教上，傳教士則以愛心、耐心予以拯救之。中國不論在哪方面如同受到循環的牽制，國家命運幾乎掌控在強權國手中。

---

[20] "Letter from Dr. Maxwell, A backslider reclaimed. Takao, Formosa, Nov.28,1866",*The Messenger V.18,1867* pp. 112-113.

[21] "Bun, The Formosan Evangelist" The Gospel in China, *The Messenger -V.26,1879* pp.130.(Bun was not a man of superior "gifts," and his education had been very meagre. For many years he had been and opium-smoker, and his employment as a tax-gatherer was not one in which the better qualities of Chinese human nature find much stimulus to developme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was the fact that at his conversion he had accepted Christ with his whole heart. The Master drew all that was in the man into His own service, and gave the new weapon an edge which increased in keenness with daily use. If other gifts were only common, there was at least a rare spiritual gift. His whole heart was in his Master's work, and constantly on the alert.) 另參閱賴永祥：〈教會史話 131 念念不忘文哥〉《賴永祥文集 第一冊》，頁 325-326。

[22] "The Chinese Ambassador and The Opium question" *The Messenger V.26,1879* pp. 12. (not only am I opposed to the traffic,, but I feel ashamed whenever I think of it.) ("It is not for me to put forward the plan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is country ought to adopt in order to rid the country of the shame and of the calamity of this opium traffic)

李庥曾表示自1868年事件發生後，中英方面外交與貿易之關係已更加改善，1869 年中國進口鴉片之數量為 3,109 磅，至 1874 年則已增為 4,837 磅，這些藥品已侵蝕中國多半人口之身體，福爾摩沙之消耗量更是超出數倍。在教會裡，鴉片的因素造成教徒們倒退或悖逆行為，聰明清醒點的信徒會質疑傳教士之立場，一方面向他們伸出生命之道，另一方面提供他們這種有害的藥物。1859 年鴉片戰爭後曾有群眾呼喊著「走吧！你們這些偽君子！你們殺死了我們的皇帝，你們燒毀了他的宮殿，你們賣給我們毒藥，現在你們還來傳播福音美德。」[23] 李庥及馬雅各早期深入福爾摩沙傳道時，非常清楚地理解，福爾摩沙之居民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他們將吸食鴉片之惡習帶入，影響台灣年輕人甚大，這種吸食惡習所消耗之數量已超出中國大陸數倍。傳教士述說，過去幾年聽聞估計在福爾摩沙各城市吸食鴉片之人口數約有三分之一，而以女性居多，傳教士認為，這或許是誇大之陳述，但就他們觀察，台灣女性確實是吸食鴉片多的階層，其意義表示，在這些吸食者的行為可能導致道德低落的情況，人的道德感被毒品麻醉了，而其放縱、姦淫、賭博、盜竊和暴力之惡習行為隨之而來，以致易引起都市混亂之暴動。[24]

因此，就清末時期而言，社會低迷頹廢現象之觀點看來，這種吸食習慣與人們身形體弱和低糜的道德觀念產生密切關係。在臺灣群眾存在的痲瘋病數量大幅增加且成長的現象看來，或許是由於鴉片吸食者普遍存在社會，其副作用產生的放蕩行為，對居民之身體精神非常不利，使他們更容易患病，故而間接推動傳播痲瘋病症。故以當年代的福爾摩沙居民來說，這樣陳述的推理並非不可能的。故傳教士疾呼英國方面應該慎重思考，英國與中國間鴉片輸入影響人性身體與智力甚深之議題。

第三節　宗教與信仰

傳教士初抵福爾摩沙所遭遇最大之困境，乃是面臨住民對外來宗教之接受的課題；傳教士對東方古老習俗之看法，與群眾觀念上各持不同觀點。中國人可以崇尚某些理論學說，對於各個宗教之教義容許其相互交織，塑造和影響，尤其在儒釋道這方面。儘管如此，中國人可以遵從孔子教導，稱自己為孔子門徒，另一

---

[23] Hugh Ritchie ," Formosa and the Gospel" ,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pp.333-334.(In eluded in this estimate are 3109 cwts. of opium imported in 1869, as against 4837 cwts. in 1874. The widespread consumption of this latter article, within an area not embracing a hundredth part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empire, may indicate how vast are the disastrous effects, physically and socially, of this drug throughout the eighteen provinces. Estimated by the supposed number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two and a half millions - Formosa consumes more than five times here fair share. Within the church it is one of the fruitful sources of backsliding and apostasy, while the more intelligent outsiders perceive the anomalous position in which our country has placed herself-with the one hand holding out to them the Word of Life, and with the other offering them this pernicious drug. While the incidents of the war of 1859 were fresh in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people, a missionary preaching in a village belonging to one of the northern provinces was mobbed, and while retreating, such sentences as the following fell on his ear: - "Begone, you hypocrite! You killed our emperor, you burned his palace, you sell us poison, and now you come and preach virtue."). *The Messenger V.24,1877* pp. 112. (An admirable paper on Formosa and its Christian Missions, by the Rev. Hugh Ritchie, has just appeared in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24] Dr. J.L. Maxwell, "Opium Smoking", *The Messenger V.25,1877* pp. 31-33.

方面也可以在偶像崇拜、朝聖宗教事上花費無度。實際上中國人已經將各教融合。儒家雖然指責佛教與道教之偶像崇拜是迷信信仰，但卻也容忍其存在的事實。[25]甚至為慎終追遠或祈上天之庇佑，儒家學者仍舊以佛、道方式敬拜祖先。故此複雜矛盾的張力是為傳教士本身首要深入理解之。以下乃以李庥牧師於傳教過程當中，面對群眾質疑不同宗教，如天主教會與基督教會之差異、儒學思想與基督教義、異教宗教信仰與基督宗教信仰間之衝突，逐步解之。

一、天主教會與基督教會之差異

1868 年 4 月首遇「埤頭事件」發生，李庥於 1868 年 4 月 14 日向英國報告之信件指出，當時事件發生之起因，在於「大多數福爾摩沙人還不熟悉我們與羅馬天主教之間的區別」[26]。不熟悉的因素，乃在於群眾認知祂是外來宗教，如崇外必然媚外，必須棄祖、棄父、背棄倫理觀念，且中國自古之倫理觀念以儒家思想為主要依據，是來自於人對人性的了解，是理性深入的自我觀察和自我反省中發現之，中國人在倫理觀念認知，並無所謂宗教性或位格性。

以天主教之倫理神學之傳承論之，天主教會強調從創造而來的道德律與從拯救而來的恩典並重，重視理性以及意志與信心的合作。[27]新約中天主是在基督內，是經過基督自己的言語和行為召喚信徒，天主把救贖的行為交給耶穌，故認識天主成為天主之子女，也是經過耶穌「我父將一切交給了我；除了父外，沒有人認識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外，也沒有人認識父。(瑪竇福音 第十一章 27 節)」故所謂的「天國」不是一個地方或一個組織，而是天主為了信徒的得救所做的行為，及天主藉著耶穌召喚吸引之，耶穌所宣講的天國與祂所提出的倫理要求是分不開的「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罷！(馬爾谷福音第一章第 15 節)」此悔改即為整個的倫理道德生活，天主教對福音的倫理要求是，人與基督的合一，要求跟隨耶穌，效法耶穌。

基督教倫理學是建立在基督信仰價值觀的倫理學，[28]以聖經作為其主要的倫理觀念，認為聖經是絕對的倫理指標，耶穌的倫理學是先知宗教完美之成果。在先知宗教裡，作為造物主和世界主宰的上帝，既是存在基礎的統一，又是終極的統一。上帝的統一並非靜止不動，祂富有創造性充滿活力，一切道德要求都是對統一的要求。上帝是愛，愛作為上帝的本質與精隨並非經由論證而得出的產物，而是被視為理所當然存在的，故在先知信仰中可被視為公理。如《馬太福音》第

---

[25] 王成勉主編：《傳教士筆下的大陸與台灣》，頁 314-317。

[26] " Letter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Attack on the Mission Premises at Pe-taou-Testimony of one of the Christians to the Truth.Takao, Formosa, April 14, 1868. *", The Messenger V.19,1868-1869* pp.147. *(*As far as I can understand, the majority of the Formosan people are not yet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u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Rome)

[27] 林鴻信：《系統神學(下)》(台北：校園書房，2017 年 6 月)，頁 1283。

[28] 同前註，頁 1286。

7 章第 11 節「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故基督教中明顯的差異與對比不是至善與非至善的對立，亦非暫時與永恆的對立，而是善意與惡意之間的對立。耶穌不僅在人類的世俗存在中，在父母對其子女的慈愛中發現了上帝本質的象徵，而且也因為祂在邪惡之中，而不是在不完美的人群中，看見了上帝之愛的象徵。故天主教最大的特點是有教皇之稱呼，基督教乃是早在基督時代便開始存在的了，是唯一的真神，是三位一體的神聖者。因此在世俗的教會中，基督教會與天主教會對於「聖」的觀點，亦各有異，基督教會對「聖」的認識通常都歸於上帝的屬性，而與人的任何作為無關。天主教會則將「聖」與教會連結，而延伸至聖人、聖地，「聖」成了可傳遞的特質。[29]因此，從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對於「聖」的認識差異，其後續之觀念亦有所分別：

表 5.3 ：基督教會與天主教會之差異

基督教會	天主教會
「聖」是屬於上帝的特質	「聖」是教會的屬性
「聖禮」：指洗禮和聖餐禮兩者為聖禮。	「聖禮」：指洗禮、聖餐禮、堅信禮、告解禮、聖職禮、婚禮、臨終膏油禮等七禮。
教會建立在聖經的基礎上，傳統必須通過聖經的檢驗。	聖經與教會傳統並重，聖經是在教會當中形成。
有形教會努力成為無形教會。	有形教會與無形教會教之並存。
教會的一致性建立在信仰的一致表現。	教會的一致性建立在教會本身的特質。
聖靈是形成教會的根源 (林前:3.16)	馬利亞是教會的原型。
強調「上帝的子民」，重視真理的一致。	強調「基督的身體」，重視整體的一致。
萬民皆祭司，守獨身為一種恩賜。	專業神職人員守獨身。
由下而上的運動特質。	由上而下的領導特質。
基督教無稱呼教皇或教宗	天主教有教皇教宗稱呼
敬拜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敬拜主耶穌也敬拜馬利亞，高舉馬利亞過於神和主耶穌。將馬利亞視為人與耶穌之間的溝通者
基督教是完全拒絕敬奉偶像。	天主教是敬奉偶像的宗教
聖經就是真理	聖經中並沒有完全包括了為救靈魂而必須的全部真理。
任何違背、違抗神律法或旨意的思想、行為、言語或狀態。	把罪分成大罪和小罪大罪即該死罪，使靈魂死的罪，小罪就是不致於死的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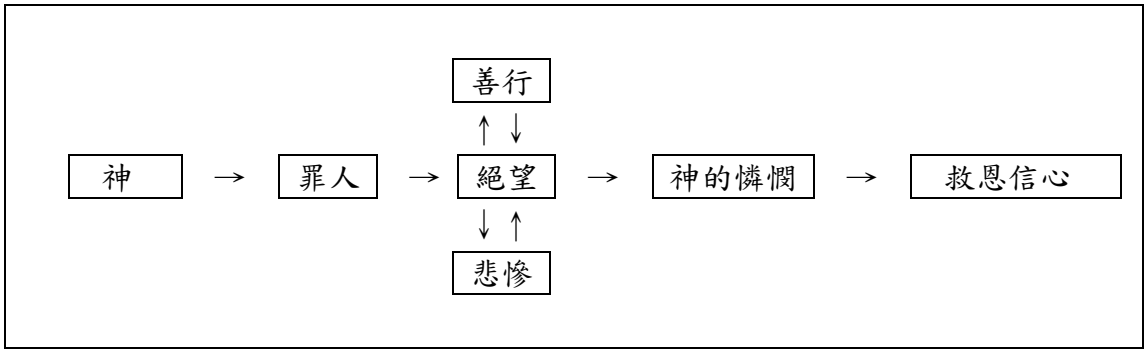
[29] 林鴻信：《系統神學(下)》(台北：校園書房，2017 年 6 月)，頁 1467。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一書 1:9)：	對信徒犯了罪認為當向神父告解，藉著神父的宣告才得赦罪。
聖餐是要紀念主在十字架為我們受苦所付救贖之功，是紀念的性質。	彌撒是要將耶穌再獻給神為人贖罪，使人得赦罪，天主教是朝拜之意
基督教是因信稱義，憑恩典得救	憑功德赦罪得救
無任何遊行活動	天主教每年例定日為「聖體遊行」典禮，特抬耶穌像遊行。
唯一真神 耶穌	把聖經或教會歷史中的人物神化，並教導信徒懇求聖徒代禱

資料來源 ：

1. 韋伯(Max Weber)著 ，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頁 346。
2. 林鴻信：《系統神學(下)》，頁 1467-1468。
3. 陳忠道：〈基督教與天主教的不同〉歸正學義網：《http://www.pcchong.net/ 》檢索日期 ：2019 年 6 月 18 日。

就上述而言，天主教認為，信心是在神面前懷著毫無指責的良心，等候神獎賞他們的功勞，且將稱義之恩認為是聖靈幫助人行善，而不是神白白歸給人義。對於基督教，則是因基督的義才能使人與神和好，致迎接基督之義者開始成聖，因為「神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一 30)。故基督所稱為義的人，祂同時也使他們成聖。因為，聖經談到從信心而來的義，與人的義行完全無關，也就是說，要完全棄絕自己的功勞並要仰望神的憐憫和基督完美的善行。[30]故以此論述將稱義之次序以圖例顯示如下:



即，「神喜悅以祂純潔、白白的愛迎接罪人，因神知道人完全沒有善行，唯有人悲慘的光景才吸引神的憐憫，神使罪人感到祂的良善，好讓人因對自己的善行感到絕望，而確信救恩完全來自神的憐憫。這就是神用來使罪人擁有救恩的信心」[31]故而，基督教重視屬靈與無形教會，耶穌基督四處傳道，宣揚有關「上帝國」的教導，這些教導涵蓋豐富的啟示，以其言行舉止展現，正是「從來沒有人看見

[30]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作，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翻譯小組翻譯：《加爾文基督教要義》(台北：加爾文出版，2011 年 8 月)，頁 617。

[31] 同前註，頁 617-618。

上帝，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約:1.18)」[32]因基督信仰的愛，是出於上帝對人的愛，而後才是人對人的愛，因此帶著由上而下的犧牲奉獻特質。[33]就當時福爾摩沙住民而言，只要是外國傳教士均屬於同類思想與信徒，基本上無任何差異性。故群眾對於天主教與基督教教義之理解，完全無任何認知之知識，自然無法分辨兩教之差異，而一律視為外來的基督信仰傳道者而予以攻擊之。

二、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義

「儒家思想為中國傳統思想主流，千年來一直支配影響著中國的社會。雖然一般自認為讀聖賢書的士大夫，未必都能真正瞭解儒家學說精義，也未必都能確實的去躬行實踐，且尊奉為正統，普遍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思想與學說可以和儒家相比。」[34]自古以來中國人即以孔孟學說之儒家思想作為其人生基本道德準則，不論在思想上或精神取向，均以孔子之理論為其前導。「因為儒學抓住人心是通過其道德感。儒學是國家生活中最強而有力的要素，以奇特的韌性控制人的思想。孔子理論影響人們的想法甚至削弱人對神的觀念，對於實際的尤其是與治國之術相關聯的倫理有著強烈的興趣，卻沒有為這倫理建立任何神學基礎的願望，也沒有給人提供任何精神氛圍，以激發人們實踐孔子自己宣導的理論。[35]1869 年，有位住澎湖的青年，他在其父之私塾協助，無意間獲得慕道友自台灣帶上的十誡傳單和詩歌集。從傳單上，他體悟到「上帝憐憫地將他的兒子送到世上作我們的救主，如果我們信任他，不僅我們的罪孽得到了赦免，而且我們從他那裡得到了順從上帝的命令的力量」[36]。這個真理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他覺得他必須學習更多。故得知基督新教李庥牧師正在福爾摩沙傳道，他斷然決定至臺灣打狗傳道所學習更精確的救世道理。雖然他父親反對但在他強烈意念下，他仍決心求教於李庥牧師，教導他閱讀聖經尋找真理，一面學習也一面協助他人，在相互協助下，他獲益良多，即使澎湖的父兄催促回鄉，他仍希望獲得更多福音知識，以便能透過基督教導他的家人獲得救恩的意念。[37]1870 年 2 月 13 日他於埤頭受

---

[32] 林鴻信：《系統神學(下)》，頁 880。
[33] 林鴻信：《系統神學(下)》，頁 103。
[34]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頁 12。
[35] 王成勉主編：《傳教士筆下的大陸與台灣》，頁 314-317。
[36] 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pp.84-85 ('in mercy God has sent His Son to earth to be our Saviour, and if we put our trust in Him, not only are our sins forgiven, but we receive from Him the strength for obedience to God's commands.' This Truth so impressed him that he felt he must learn more)
[37] "From the Rev. 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5th Feb. 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133. (Of the men, the most interesting case is that of a youth of twenty-two, from the Pescadores (a group of islands between Formosa and China). About midsummer last one of the inquirers going over to these islands happened to take his copy of the commandments and his hymn-book with him. These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is young man, who was assisting his father in his school-work; but on hearing that this Gospel was preached in Formosa, he resolved to return with the merchant and learn the way of salvation more accurately. His parents were strongly opposed, but his convictions overbore everything, and he broke loose from the parental roof in quest of an unknown something which he believed was to be found in this Gospel. On arriving in this island he came to me for the Scriptures and for instruction, and, as week after week bore testimony to an earnest search for light and truth from God's own records, I felt little hesitation, after examining him last week, in putting him on the list for baptism.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one of our helpers has had his assistance in reading the Scriptures, and on that account supplied him with

洗了且住在教堂附近，他父親自澎湖前來帶這逃跑的兒子回家。因此，身為孔夫子門徒的父親，對基督信仰的兒子提出問話：

> （父親）你怎麼跟那個追隨者逃跑了，我得知他已經以 100 元的價格收買了你？
> （兒子）我跟他去探究聖經;至於說是販賣奴隸，這是謊言。
> （父親）你怎麼背棄我們自己的古籍經典去閱讀外國書籍呢？孔子不是能滿足於世代嗎？你怎麼拋棄古代聖賢之睿智呢？
> （兒子）你知道我一直渴望從閱讀中獲取信息，雖然這些都是外國的書籍但如果它說出真理並指出通往幸福的道路，難道我們不應該研究它嗎？我以前對孔子感到滿意，現在我得到基督福音後，在比較兩者之間我發現孔子不能滿足我對自然本性的需求，因為我們偉大的聖人沒有指出任何方法，上帝的權柄卻能安撫我們的良心道德。[38]

此倆父子間的對話顯現出兩極化的思想，即如《論語‧衛靈公》所云「道不同，不相為謀」[39]儒家學說的主旨，在於使人能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人，成為社會真正的人，《孟子‧告子上》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40]，是為與生俱來之本性，但尚不能算是儒家心目中之人。儒家認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故庶人要以修身為本：

>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41]

其目的在於建立人類理想社會的步驟。而基督教義理主要是在於「聖經的啟示」，基督徒相信聖經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上帝的話語。上帝透過聖經將生命的真理啟示給世人；上帝也透過聖經，對人們說話。聖經提供基督徒在信仰及生命方面的

---

food; but though asked repeatedly during that time to return home, he told his elder brother he could not do so till he got more instruction in the Gospel, and that he hoped to teach his family the way of salvation through Christ.)

[38] "From the Rev. H. Ritchie, Takao Formosa, March 31. 1870",*The Messenger V.20,1870* pp.161. (father.)"How have you run away with that follower, whom I have been told has bought you for 100 dollars?" (Son.) "I went to him to procure and inquire into the Scriptures; as for being sold as a slave, it a falsehood."
(Father.) "How have you forsaken our own classics and gone to foreign books? Has not Confucius satisfied bygone generation, and how is it you presume to set aside the teachings of this venerable sage of antiquity?"
(Son.) "You know I have always had a desire for reading in order to gain information, and although any book be foreign, I don't see how we should not study it if it speaks the truth and points the way to happiness. I was satisfied with Confucius till the Gospel of Christ was presented to me; but now, after comparing the two, I find the former is not sufficient to satisfy my whole nature, for there is no method pointed out by our great sage whereby the conscience can be pacified and the will subdued to the authority of God."

[39] 劉寶楠：《論語正義 (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年)，頁 641。

[40] 朱熹：〈孟子卷六‧告子上〉《四書集註 甲種本》(台北：世界書局，1985 年 9 月)，頁 161。

[41] 朱熹：〈大學〉《四書集註 甲種本》，頁 1-2。

最高指導原則。透過聖經，人們可以更加認識自己生命的意義、目的、及價值，也能更加的認識上帝。要相信基督教的信念，必須要先相信聖經裡面的記載、以及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語，因為基督教的所有信念主要都是根據聖經的內容歸納而成。世界萬物是上帝藉著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所創造而成，因此上帝是一切生命的源頭；所以一切關於生命的問題，只有這位創造生命的上帝，才能提供真正的答案。在所有受造物中，人有著很特殊的地位，因為上帝乃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去創造人，並且要求人去治理祂所創造的世界萬物；也因此，只有人才能和上帝有直接的互動關係，故而要「因信稱義」。[42]因此，在華人世界中，「接受基督教的最大障礙不是佛教和道教，而是儒教，因為儒學讓人相信自己，使人不願將自己作為無助的失敗者，將自己交付給愛他並寬恕他的上帝的手中。」[43]基督教的義理與傳統儒家思想之觀念大相逕庭，故其父子間的思想觀念已是南轅北轍，雖然兒子願意隨父親回家，但其重點仍希望引導家人也能認識上帝認識福音，找出人性真正的本質。固然「儒學是生活中最強有力的要素，它以奇特的韌性控制人的思想」[44]，不過當「儒學自命不凡時，很明顯它不能產生有道德的生活。基督徒應當歡迎它成為同盟者，而非使之成為可怕的敵人。」[45]

故以此論之，前揭示之父親，在儒學與基督中無法持一平衡之觀點，以致產生觀念上之拉鋸，而或許當代基督教仍是少數且被視為外來宗教，在儒家學者自視甚高的禮俗中，若能親身體驗、嘗試、經歷、領悟，則將如上文之子改變其心志而接受耶穌基督之思想。

三、異教信仰與基督信仰

信仰在人類生活歷史中逐漸凝聚形成文化。文化若強置於信仰中，則可能調整或改變人之宗教理念。而人所崇信之宗教，乃以教義為基礎。如一般信奉之道教，其意義在於與超自然存在力量及作用力有關的信仰與儀式，是外在感官世界的超乎尋常的領域，是超乎經驗且無法以言語解釋。超自然存在 - 神、鬼、魔鬼、精靈、靈魂 - 的所在位置是在我們的物質世界之外。有些是由神祇與精靈所掌握的，有些則由人所運用的，故人相信自己可以從超自然力量得到利益，身上可充滿超自然力量，或操縱超自然力量。有些群眾或宗教擁護者內化了共同的信仰與體系，接受一套教義，包括個人與命運間的關係、超自然或任何被視為實體存在的最終本質的東西。[46]如傳教初期居民以神像迷信操作指認傳教士逼迫信

---

[42] 信徒得救的關鍵與任何善行無關，只在乎信。最初的新教領袖認為，他們與天主教的分歧在於他們相信人是憑著信心蒙恩得以稱義。見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頁 345。

[43] 王成勉主編：《傳教士筆下的大陸與台灣》，頁 315

[44] 同前註。

[45] 同前註。

[46] 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原著，徐雨村譯，《文化人類學：領會文化多樣性》(巨流圖書公司，2017 年 2 月)，頁 366-367。

仰轉變，其居心叵測令傳教士難以理解。傳教士描繪福爾摩沙人如何利用神像誣指他們將人骨藏於地下。據述：

> 神像指出一些汙穢的跡象，正在調查的信徒被指揮去搜查傳道所場內遺跡，發現地下藏著邪惡的東西。神像因此被抬到椅子位置的地面，並立即在椅下某個地方挖掘，發現了一些人的骨頭和一個孩子的頭骨。[47]

雖然儒家傳統與基督教教理之間的扞格，及外國傳教士挾船炮之威向國人傳布福音，引起部分居民或官紳之不悅，再加上社會許久以來的迷信習俗，以及中國官紳長期享有的現實利益及地位與尊嚴，致基督宗教傳入受到影響。[48]而當時群眾信仰之真誠，同樣受到傳統思想影響，如此類透過神像指謫某些情事之現象，且操弄神像而決議現象的真實舉動，已被認為是臺灣民間傳統宗教儀式之一，是一種以扶鸞為主要的儀式，扶鸞又稱扶乩，乩童則是靈媒的一種，由鬼神附身到人的身上，以預言禍福，展示威力，乩童並不是道教儀式，屬於巫學，民間流傳是神明跟人或鬼魂跟人之間的媒介。雖然被稱為乩「童」，但實際上也有相當年長者。神明上身則稱為「起乩」，而整個過程則被稱為「扶乩」。在臺灣，乩童又稱「乩士」，常見有神明起乩。乩童的工作除了當人、鬼、神之間的媒介外，乩童可以分為文乩與武乩，文乩起駕大致以吟唱、口述的方式，幫信眾解惑，鸞堂的扶乩活動有一定流程，通常為請神、降鸞、扶鸞、送神、宣講，因無論扶乩或宣講都使用到文字，所以明清時期的鸞堂與文人的關係密切，鸞堂的核心幹部通常由知識菁英主宰活動；也因為扶鸞的內容大都為勸善詩文，鸞堂有強烈的教化色彩與儒家的道德理想。從鸞堂的教化性質，以及儒家知識菁英的角度而言，臺灣社會所呈現的現象，正是傳統讀書人精神的一種表現，鸞堂的活躍，也顯示了臺灣社會對傳統價值的某些期待；而武乩主要是幫信徒驅魔鎮煞，在遶境踩街手持法器五寶（如七星劍、鯊魚劍、月斧、銅棍、刺球），展示神威。其為一種天人溝通，民間進行神人溝通的仲介，清代時已傳入臺灣存在於華人文化中，成為臺灣民間教派裡重要的儀典。[49]相對地，傳教士面臨的指控，正是透過人神仲介所指示，在群眾喧囂動亂中，此事的可信度高於傳教士理性的說明，故在民智未開化時期，居民教育程度普遍文盲階段，官紳偏頗之指導，固然成為事件之導火線，如傳教士批評此事的幕後者即為中國卑劣的官紳們與其包庇的下屬官吏所作所為，「這肯定是中國官紳的武裝干涉，而不是傳教士和精神被迫害激怒的群眾之間的對立。故意製造傳教士與迫害人之間衝突。他們一直是不公不義的官吏，以及那些直接受其管轄的人；對於那些故意和殘害地違反自己國家法律的人，以及

---

47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4. (The idol showing some signs of displeasure, the worshippers on inquiry were directed to search the ruins of the mission premises, when something vile would be found. The idol was accordingly carried to the ground in a chair, and at once the pole of the chair pointed to a certain spot, where, on digging away the rubbish, were found some human bones and the skull of a child.)

48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頁 130。

49 參見王志宇，《台灣的恩主公信仰》，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王見川，《臺灣齋教與鸞堂》，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

那些自己只管自身利益和包庇下屬的卑鄙官員，任何堅持反對的中國人與違法者的行為都是如此。」[50]

傳教士秉持耶穌基督之教義，認為一個人若要得到拯救，需仰靠上帝的恩典自能獲得救贖。就學者分析基督宗教傳播時期遭受對立反教最主要因素，與中國儒家傳統思想、中國官紳間之利益、社會習俗，抑或中國人不願受外力入侵之觀念等相關因素，導致傳教過程發生某些衝突。1868 年造成政治悲劇之「埤頭事件」後，傳教士做了大改革的計畫，馬雅各醫生重回首都臺南府城，因為從他第一次進入福爾摩沙開始，他的信念就認為宣教的總部應該在島上的首都[51]，故藉此機會分別為福爾摩沙福音努力。李庥負責打狗及埤頭以南的區域，與馬雅各醫師分區負責，各自努力經營自我領域。故在傳教過程中偶遇教徒間之糾葛事件，須由傳教士協調或排解，方能和平落幕。例如漢人族群中常有某些特殊節日由寺廟舉行神像遊行或作醮等之廟會活動，早期福爾摩沙住民為求生命安全順利而向寺廟神明祈求平安，或因某人某事而酬謝神明之類而籌辦的迎神賽會活動，此雖為社會普遍的迷信習俗，卻與人們的心理作用有莫大關聯。唯在某些情況下，會導致教民與非教徒間之摩擦，譬如設於感恩酬神或驅除瘟神時，通常非教徒幾乎每戶參與活動或出資，而教徒礙於敬拜唯一真神不拜偶像之意念下，拒絕參與，則兩方糾紛衝突一觸即發。因而李庥於福爾摩沙南部傳教期間，偶遇居民們在信仰上有此相斥相容之情事，亦有學識豐富之士大夫不解中國經典古籍之義理，而自聖經之教理獲得解惑。漢人固執於其傳統宗教信仰，致在轉信與不轉信中猶豫躑躅，千年來中國漢人對於祖先總懷有慎終追遠之情懷，棄與不棄是心中最大之障礙，需承受最嚴峻之考驗。1869 年 8 月 8 日，李庥在埤頭接受洗禮信徒中一位 77 歲老太太在歷經心理矛盾掙扎之衝突後，勇敢轉念，隨後呈現煥然一新之感，為基督信仰增添一份新力量：

> 本月 8 日(按:1869/8/8) 在我們的季聖餐會中，有六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受洗，二十三個本地弟兄坐在主桌旁。七個中最有趣的是 77 歲的老太太。去年春天，她的侄子受洗了，有一段時間她對這侄子很不友善，不願她侄子進入她屋子。在今年春天，在我們的教堂重建後，我偶爾拜訪了這位老婦人，並邀請她和她的侄子一同去敬拜上帝。她來了，幾個星期後，我建議她是否願意每週在她家裡舉行一次會議，她同意了。在幾次會議之後，我提醒她一個事實：在她允許我們聚集在一起敬拜永生上帝的屋裡，她家的神靈和神主牌卻依然豎立著，如同聲明她仍然在猶豫不決的選擇中。我告訴她，

[50]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2 , June 1869 - May 1870*，pp.-258-259. (It has been with unjust and unrighteous mandarins, and those immediately under their authority; and any acts of punishment insisted upon against offenders have been so insisted upon as against men who have knowingly and vilely broken the laws of their own country, and as against mandarins who have set themselves to patronise and assist the vilest proceedings of heir subordinates.)

[51] "Foreign Mission - China",*The Messenger V.19,1869* pp. 86. (it has been his conviction from the time he first entered on his work in Formosa, th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mission should be in the capital of the island.)

> 為了與自己保持一致，她必須決定是拒絕我們或她的神。接下來的星期四晚上，她的一半神像被移走了，我簡短地要求她完全把自己的心獻給上帝，因為上帝無法接受這種分離的心意。她抬起雙手，頂著白髮帶著莊嚴的氣息，添加幾許恩崇地抬起眼睛，問我，如果要摧毀所有祖先的神靈，她的丈夫和她祖先的靈魂會如何看她。在我解釋之後，她的思緒被安靜了，但是，從表面上看，一場嚴峻艱難的心理衝突矛盾正燃起。接下來的一周，整個房子發生了所期望的改變，從那時起，我的老朋友，她是我在她這年紀裡見過的最有活力氣色最好的中國女人，成了我聖經課堂的服務員。馬雅各醫生考驗了她，並認為她成熟時機已到可為她洗禮。[52]

誠然，自古以來祭拜祖先所代表之意義，除不忘祖外，乃是先民自古即流傳之習俗，是根深蒂固之思想與習慣，是傳統儒家注重孝道的表現。《論語・為政》「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又如《論語・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成為中國家庭倫理的基本規範，故而孝，不僅是生前奉養，尚包括死後之祭祀。這些傳統家族的祭拜文化活動，不為個人之存在，而是為整體家族之延續。因此對於臺灣住民而言，祖先祭祀不是單純的宗教行為，而是人文精神與倫理觀念相互交替下產物。就民間而論，祖先祭祀是維持子孫與祖先的社會關係，祭祖是使人在死後仍然可以持續存在家族及社會網絡之中。[53]故初期傳教最艱難部分即是如何教導住民面對摧毀祖先牌位後轉信基督耶穌。例如傳教士面對慕道友虔誠真心信奉，嚴格遵守安息日，表現出極大慾望的學習心，但一直以來將親人的牌位保留，因而阻礙他成為教徒。雖然他偶爾離開教會，但傳教士相信他仍誠信敬拜，只是沒勇氣棄置神主牌位。[54]主要是跨越不了心中障礙，擔心冒犯神明所致。縱使臺灣普遍群眾可接受基督教教義，或理解耶穌基督之教理，卻難以接受毀棄祖先牌位和斷絕祭祀祖先傳承之習俗。不過，當遇生命關頭祈求平安靜氣得到回應時，宗教治療及時發揮其功效，則此結果勝於言語。一如李庥在阿里港所見之現象，當一位慕道者為祈求孩童病癒，將其家中之所有神像焚燒之時，他的鄰居和目睹現場的同伴告訴他，這些神靈肯定會因他的行為而賜死其子。父親回答說：「上帝已接受了他的孩子，我的孩子來自天父所生而非生於木石，雖然天父奪走他孩子的生命，但他仍然會信任祂。」幾天後，這個孩子痊癒了。[55]或許宗教對於人們具有某些意義，祂幫助人克服逆境與悲劇，提供希望，透過精神上的治療或重生而轉型。[56]據傳教士觀點，就歷史根源而言，漢人的儒、釋、道三

---

[52]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0th August, 1869.",*The Messenger V.19,1869* pp289.

[53]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頁：95-96。

[54] "letter from Dr. Maxwell" *,The Messenger V.18,1867* pp208. (Concerning one of these we had no doubt, for although strictly observing the Sabbath and exhibiting much desire for instruction, there yet remained in his house the tablet of a former wife. As he had the control of this, and had not removed it, it necessarily barred his admission.)

[55]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246.* (The father replied "he had received his child from the one living and true God, and not from these pieces of wood and stone, and though the heavenly Father should take away his child's life, he still would trust Him." The child, in a few days, was quite well.)

[56] 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原著，徐雨村譯，《文化人類學：領會文化多樣性》，頁 378。

教並無偶像崇拜的儀式。佛教原本沒有神像，但似乎否認神的存在或是人類始祖的說法。儒、道二教確實都在日常生活中教導神的「獨一」和「父性」，因此得以免除異教和偶像崇拜之名。這三種宗教都滲透並影響多數人的日常生活。除了一些教育程度較高的文人以外，普通人對儒教所知甚少，中國皇帝祭祀用「上帝」或「至高主宰」的頭銜，一年祭天兩次。此一身分雖然像帝國的大祭司，但只是一種形式，百姓並不覺得牽涉到個人意義。除了政府官員以外，一般人沒有必要向這位至高神明獻祭或祈禱，任意為之，還可能被視為放肆和不當。祭天是皇帝專有的特權，除非身體欠安，否則不能假手他人。[57]因此傳教士期望改變教徒祭祖立場，在中國人眼中，儼然是在挑戰傳統權威，並且要求中國人在受洗後，心中認定唯一真神即為上帝。雖然傳教士主張反對崇拜偶像，認為祖先牌位之敬拜，無論從儀式本身或信仰而言，都是種迷信之異教行為，與尊親精神無關。即或他們承認其中也具有慎終追遠之意義，也僅為儒家思想之表現，而非民眾生活的現實面。況且基督宗教對尊親方面亦有其基本教理，故對於神主牌位崇拜行為上採取抗拒的態度，堅守其反敬拜偶像的神學立場。

而基督教要進入中國，如何看待本土的宗教文化勢必成為首先關注的問題。基督教作為唯一真理自然必須替代儒釋道在中國人思想中的中心位置。基督教儘管反對偶像崇拜，但仍應容忍他教之存在，傳教士無須粗暴地批評，但可以謹慎和謙虛地以寬容之態度自由地談論它。[58]事實上從清代以來，宣教師佈道時並不隨便斥責漢人信仰，不過身為本土傳道者，則可能本末倒置的誤解基督教義，而誤導信徒對於基督宗教之認識，李庥牧師曾於私人信中敘述，他的助手佈道時只強調偶像崇拜這種是件愚蠢事，雖然這助手所說是真的，但可能因此而對異教者產生疏離感，況且助手對於基督教義的基本知識只懂一點點，不過站在傳福音的立場上，傳教士也只能由傳道員自由發揮。[59]

第四節　信徒族群與教會

英國海外宣教團對於至福爾摩沙傳揚福音的傳教士曾有如此的期許，「希望我們自己的傳教士能成為一個純潔活潑的謙卑基督教先驅，而不是被血熄滅，這將為我們耶穌基督在遠東王國增添另一個省份。」[60]初入福爾摩沙之傳教士本著

---

[57] James Johnston,*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pp. 48–67.另參閱盧啟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異教」的觀點與實踐 (1865-1945)〉《台灣文獻，第六十三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 頁 33-66。

[58] 王成勉主編：《傳教士筆下的大陸與台灣》，頁 314。

[59] "'Changes wrought by Christianity"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7.* (My helpers can scarcely open their mouths without denouncing the folly of idolatry; and although all they say is quite true, such preaching, I have found out by experience, has invariably an irritatingand alienating effect on the native mind.)

[60] "Foreign Mission-Formosa" ,*The Messenger V.15,1864* pp.155. (Let us hope that our own missionaries may be the humble pioneers of a pure and living Christianity, which instead of being extinguished in blood will add another province to the kingdom of our Redeemer in the far East.)

謙卑和善之態度，面對首次接觸外來宗教者之住民，於兩者間擦出不少衝突火花，在官紳反教中遭遇極大之阻力，傳教士仍秉持上帝給予之權柄，不屈不饒地勇往直前，深入福爾摩沙各地，達致其傳揚福音之最高目標。首任牧師李庥先生面對異教社會之衝擊，更是艱難困苦，但憑藉其真誠信心，打破種族藩籬，改變福爾摩沙居民思想與觀念，朝向基督耶穌之國度。

一、誠摯互信與改教

自古以來福爾摩沙人即以承襲傳統宗教為其敬神的信仰思想，其積習已久之根深蒂固觀念，如何改造重建，則是為傳教士初入異教社會首要克服之要件。尤其面對迎神賽會場合中，傳道聚集處如何突破群眾堅守的場域，此即須仰賴傳教士智慧之發揮，化解雙方之尷尬場面。1869 年透過平埔族教徒指引，李庥牧師進入村莊為募道友宣講，偶遇廟會作醮之迎神場面，面對參與廟會者之激烈眼神瞪視，讓剛經歷過迫害事件的李庥牧師心生警惕；李庥提到：

> 剛開始的時候，我觀察到一些群眾以激烈的眼光瞪視著，但當我們進行宣道後，他們似乎受到感動，顯現羞愧之情。在我們完成之前，他們表現出非常不同的表情，醮會活動持續進行著，但他們並未向慕道友提出任何暴力，卻是全數安靜有序地離開宣道場。感謝主耶穌給予我們聚集的時刻以及約束群眾騷動的力量。[61]

如同在平和中尋求和平般的景象，李庥牧師成功地化解此次可能發生之衝突狀況，因為「每一個心靈，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聯繫點，這些聯繫點跟隨著耐心與愛心，可能更深入引導我們的融洽關係。依靠人子之心學習了解他人之心靈。」[62] 傳教士對待異教徒秉持著最大之誠摯愛心，溶解不同族群之心志，開啟教徒之智慧。隨著傳道巡迴的路徑開拓，傳教士人細心審視加入基督團契者之心性，李庥期以自己慎選真正信靠福音者：

> 我們仍被允許在和平中繼續我們的工作，我希望，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每一個返回的教友都會在我們面前帶來一些慕道友，渴望進入我們的團契並成為教會的成員。在篩選詳查中，要確定新的生命是否確實烙印在他們心中，這是傳教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之一；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必須仰賴對主耶穌的智慧懺悔，在生活和實踐中具有持續的表白。多數受

---

[61] "Idols burnt by an Inquirer, Providential visit of the Missionary to the village,letter from Mr. Ritchie,dated 7th July." ,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246. (At the outset, I observed some fiery glaring eyes in the crowd, but as the service advanced, they seemed touched and ashamed, and before we were done, presented a very different countenance. The play did not come off at all, neither was any violence offered to the inquirers, but all retired quietly and orderly, which gave our little band occasion to render thanks to Him who restraineth the tumults of the people.)

[62] " Seek peace and pursue it"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106. (With every mind we may find some point of contact, which, patiently and lovingly followed, may draw us into communion deeper than we know. The hearts that lean on that of the Son of Man learn the secrets of other hearts.)

洗者會先留在問道者名單上將近一年，以考驗並證明其名歸福音之下的實質。[63]

猶如傳教士進入山區平埔族群，為平埔族宣講上帝之話語。以外國人觀察「平埔族群是個很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這或許是因為他們仍保存當初荷蘭人所遺留下來的基督信仰和傳統，也可能他們很討厭漢人的緣故」[64]故不論理由為何，初期傳教士在平埔族群眾當中幾乎獲得大量信徒，甚至全村改信基督[65]，此舉激發傳教士們之鬥志。尤其令傳教士眼見最單純，深感欣慰者，即是聽到來自稻草小屋的居住者大喊聲響「走吧，聽聽這個教義吧!!」。[66]

早期住民最終選擇信奉耶穌基督之心路歷程，或許如學者研究「許多教民的奉教，其主旨既不在於對教義的嚮往，而側重於獲得教士們對其世俗事務的保護與支持，自人在處人對事方面，難免逾軌越分，乃至構成政府政令推行及司法審判的障礙及善良百姓的威脅。而充任教士的中國人，自視其身分有同外國教士，對國家體制，官紳的權益，危害尤甚。」[67]但是「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的面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動搖，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希伯來書 11:22-23)。於傳教士而言，上帝的話語指引他們進入異教徒世界，即使受挫仍舊堅守意念。自 1865 年蘇格蘭傳教士踏入福爾摩沙南部，中國人對於外國傳教士之排斥與嫌忌，以驅逐馬雅各醫生在臺南府城醫療傳教為起始點，時時刻刻以加害傳教士或破壞宣教場所為其樂事。1867 年 12 月李庥牧師來台之時間點，正是這股民心激發怒吼之時，故導致 1868 年後續一連串無可收拾之局面。但在激動震忿行為之背後，則顯現出對立的雙方亦有其交集之情感。如英國海外宣教團所知，在福爾摩沙南部的暴動事件後，「醫院仍然繁盛，連中國人自己的僕人也一樣來到醫院醫治，李庥先生告訴我們，在打狗地區有四位男士，和一位婦女已受洗，除了五個相信父母的孩子外，包括慕道家庭在內約三十人的團體坐在主的桌旁。」[68]其意義顯現出，即使處於混亂的社會裡，代表上帝伸出援手之傳教士，仍會是群眾心靈的依靠者。

---

[63] "From Rev. Ritchie, Takao, Formosa, 29th Oct. 1870",*The Messenger V.21, 1871.* pp.38. (We are still allowed to carry on our work in peace, and I hope, with some measure of success. Every returning Communion brings a number of inquirers before us, anxious to enter our fellowship and become members of the Church. To sift the motives, and ascertain whether the new birth has really taken place in their hearts or not,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arts of missionary labour; so that we must,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rely on an intelligent confession of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with a consistent profession in life and practice. The greater number of persons baptised have been on the inquiring list for the better part of a year, in order to test and prove the value of their nominal attachment to the Gospel.)

[64] 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原著，林弘宣譯，李壬癸校註《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 250。

[65] 賴永祥：《賴永祥文集》，頁 347-348。

[66] "From Rev. Hugh Ritchie, dated Takao, 6th July, 1874.", *The Messenger V.23, 1874.* pp239. (it was amusing to see a youth walking through the place, and shouting to the occupants of these straw huts - "Come away and hear this doctrine.")

[67]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頁 200-201.

[68] "Foreign Mission-Formosa",*The Messenger V.19,1869* pp.5. (The hospital prospers - even the mandarin's own servants' coming to be healed. And Mr. Ritchie informs us that four men and one woman have been baptized, besides five children of believing parents, while a company of about thirty, including the mission families, sat down together at the Lord's table at Takao.)

李麻牧師在傳道過程中，偶遇信徒執著在固有傳統習俗的牽制，猶豫或躑躅不定，意志不堅定，傳教士轉則以間接方式為其打開智慧。尤其早期漢人社會中以男性為主的家庭，女性地位從不被尊重。李麻提到，當他到阿里港傳道時，剛開始這家庭的女主人非常厭惡她的丈夫成為基督徒，當家庭中之男主人，受到上帝福音感召，常至禮拜堂聽取傳道人講道，漸漸改變其對人性種族之觀點，進而做到尊重女性之觀念。男主人忠實誠懇地對待她，並時常為她禱告，漸而令她開啟雙眼認識耶穌基督，開始尋求生命真理。當李麻牧師委請她幫忙且詢問應付之費用時，女主人回答，她不能向牧師收取任何費用，因為牧師帶給她上帝救贖的好消息。[69]這是傳教士以其言行為教徒開啟心志之法，亦是教化民心的一種方式。如同李麻牧師所言：

> 你知道我們自己的社會習慣的堅韌，對異教徒來說也是如此，所以我一直刻意避免提及社會生活的主題，而這些主題並不意味著效忠任何異教的神靈；我的做法也不是譴責這種神聖，而只是宣揚主耶穌基督。[70]

當李麻牧師以耶穌基督話語，誠摯地傳達上帝福音，告知教徒們「所有辛苦勞碌、擔子沉重的人都可以到上帝那裡去」又說：「你們要負起我的軛，向我學習，因為我性情溫和，心裡謙卑。這樣，你們的生命就會得享安舒。」（馬太福音 11:28,29）由於性情溫和，心裡謙卑，耶穌基督對不完美的人總是關懷體貼、一視同仁。李麻對於信徒從不要求過高，也沒有讓他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而是稱讚他們，鼓勵他們。如同耶穌基督絕不苛刻，反而叫門徒放心，說只要門徒親近他，實踐他的教導，就會得享安舒，因為他的軛是容易負的，他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 11:30）誠如李麻牧師待人親切，教徒們願意跟隨他的腳步。當面對一位奄奄一息之老門徒，李麻牧師仍是誠懇待之，這老教徒本是位漢醫，因為信奉基督，被其夫人驅逐出門，令他自生自滅的獨居，老醫生逆來順收地接受了這些世俗的一切，展現出基督徒的溫柔與謙卑。李麻牧師關懷地詢問老醫生，在上帝面前的希望是什麼時，他回答說：「是主耶穌的正義」，在老醫生短暫的基督徒生涯中，即使面對親人的離棄與環境的壓迫，仍然願意成為忠實的基督徒，為此，李麻認為這是證明上帝的愛與誠摯賦予基督徒堅定信仰，生命信念的最佳證據。[71]

與福爾摩沙住民相處過程中，無論住民情緒之無理或激動，傳教士們總以最

---

[69] "Changes wrought by Christianity letter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7.

[70] ibid. (You know the tenacity of our own social habits, and it is even so with those of the heathen, so that I have always studiously avoided reference to subjects of social life which in no wise imply allegiance to any heathen divinity; nor is it my practice to denounce such divinities, but simply to preach Christ Jesus the Lord.)

[71] "An Aged Disciple',letter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7.(This member, formerly a physician, is now on the brink of the grave. On asking what were the grounds of his hope before God, he replied,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Lord Jesus " During his short Christian career he has given us pleasing proofs of the sincerity of his faith and love. His wife so persecuted him on becoming a Christian as to oblige him to go and live by himself, cook his own rice, and submit to a number of petty annoyances. The old man bore this treatment meekly, and in this and other things he has exhibited something like the meekness and gentleness of Christ.)

謙虛態度關懷教徒，以寬容之度量解釋群眾粗暴之舉止，李庥曾紀錄群眾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或以言語攻詰的內容：

> 到達各個不同的地方時，種種的話語在我耳邊向我致意。如在洗腳時，經常有如此問題，「你不穿涼鞋嗎？」「你的妻子和孩子安靜了嗎？」「老師，你帶藥品來嗎？」另一個人邊說邊遞給我他的煙斗，「牧師，抽煙」。
> 有時，進入一個不了解傳教士和他的工作的村莊或城鎮時，通常聽到
> 「那個渡海來的人帶走了我們所有珍貴的東西。」
> 「這位紅頭髮的外國人狡猾地偷走了我們的牛。」
> 雖然經過一條擁擠的大道，但我從來沒有注意過這種異教徒的諷刺;但是偶見有些中國人受過基督教教導或與西方醫學科學有些接觸的經驗者，則會以這種方式譴責他的同胞，「如果你和我一樣了解這個外國人的性格，那麼就會羞愧於對他做出這樣的陳述。」[72]

對於早期福爾摩沙人而言，這是本能地對異國人的自然反應與問題提問，是懷著一種好奇與探索的心境，若客觀地說，這是一種拉近人際關係的方法。不過綜觀傳教士在台期間與其傳教區內之教民相處時，站在傳福音的任務立場，仍可感受其以關懷之心拋棄其原有的社會地位，放下身段循循誘導群眾，勸戒歸向主的懷抱，「歐洲傳教士雖然相信人類靈魂的價值，本身懷有高低貴賤的概念，在與福爾摩沙住民相處時，一舉一動都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他們是在跟一個較低等的民族打交道的感覺。」[73]或許真如有此心態，但從傳教士角度，無論尊卑貧賤，若心向上帝，服從主耶穌之旨意，牧師均樂意為其受洗為上帝子民。如，曾有一老婦人，自教堂開啟之日即持續不斷，日復一日地參與安息禮拜，李庥期望透過教育體會她心裡所散發出來之生命之光的智慧，以啟發她聰慧之光環，但因這婦人智力受損，無法清晰表達她的語詞。在日常行為上她已拒絕偶像崇拜，以及不斷參與安息日聖經課程，這顯示她的心已能由此當中找到救世的喜樂，且已接觸上帝給予之智慧泉源。[74]從這些過往範例中，相信後輩者能從中感受李庥牧師不僅肩負傳道責任甚且有教無類，任何年齡層者之改教均受其誠心所致。

李庥誠摯對待每個願意在上帝面前懺悔之人，只要能在上帝面前認為自己有罪願誠心接受悔改者，均可能成為耶穌基督子民。據李庥指出，一個在他的村莊

---

[72] "How the missionary is Met'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6.

[73] 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原著，林弘宣譯，李壬癸校註《福爾摩沙及其住民》，(台北：前衛出版，2009 年 12 月)，頁 257。

[74] "Females Baptised,from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29th Oct. 1870",*The Messenger V.20,1871.* pp37. (The other two are women, One is an old woman who has, from the time the chapel was opened at this station, been a constant and consistent worshipper; but as she presented herself quarter after quarter, her testimony wanted that clear intelligent ring which I expect to hear after the great Enlightener has shed the light of life through the inner man. Latterly, however, I have come to think this want of ability to give expressive utterance to her thought is due to her impaired mental faculties ; whilst the rejection of idolatry and constant waiting on my class and Sabbath ordinances seemed to indicate that if her heart found joy in these wells of salvation, she must also be in contact with the Fountain Himself.)

裡有相當財產和影響力的富人，因被我們成員快樂死亡的關係而被喚醒，感覺到他在上帝面前的罪惡感。這成員的死亡和他臨終前話語的情況，似乎對這富人產生了最有利的影響，特別是他每個安息日自四英里遠的地方來聽取福音。雖然他的鄰居威脅說，如果他加入基督宗教，他們必須將他驅逐出村莊，但這富人仍然堅定這信仰。[75]如這類甘冒被驅逐村里的風險，而執意加入基督宗教行列者，不乏少數。李庥亦曾提到，一位商人父親雖自己不甚明白基督教義，卻願讓自己年少孩子能跟隨李庥進入耶穌基督宗教裡，這父親是為鴉片吸食者，也許認為自己已無藥可救，卻不能毀掉孩子的未來。故開始時父親來到教堂，但仍吸食鴉片而無法根除這壞習慣，之後，漸漸地父親背棄基督。而這年輕人在家人完全不反對的情況下，努力閱讀相關聖經書籍，不到三個月時間，李庥考驗這男孩，順利成為基督徒。李庥認為，這應該是那父親信任牧師，刻意安排引導自己小孩進入基督世界。[76]不過，上帝是愛，是包容。不計較人有何私心，只要誠心誠意走進祂國度，祂都願展開雙手接納之。

教徒信教過程總有些背後故事的影響，同樣地，透過傳教士的教導頑石亦可點頭似的。當李庥面對一位被全村唾棄、不長進、骯髒、講粗話、違抗命令，已是全村知名的頑強份子。經歷他父親死亡的衝擊，且其父親於臨終前指示以基督宗教儀式辦理後事。此事深深影響該孩子的思想行為，他開始進入教堂接受教會之薰陶，李庥從異教徒之見證表述，得知這孩子已完全改變原先之行為，且發現他對教義具有智慧理解之，李庥毫不猶豫地即接受他為基督徒。[77]故這又是一次上帝誠摯感化之呈現。上帝的恩慈，透過傳教士的真誠與信徒的自覺，足以喚醒人的決志意念。李庥牧養的阿里港成員，於臨終前勸導其探望的異教朋友，務必相信基督耶穌，且告知其夫人，不須在他墓前準備任何祭品祭祀，他的無知妻子反問，若不準備您在靈界裡如何有東西吃？他回答說「近一個月他幾乎什麼都沒有。當屍體死了，就不需要這樣的規定，至於不朽的精神，它會回到上帝的天堂。」在他的葬禮那天，大多數成員和詢問者走了五英里到他的村莊，向他們離世的弟兄致敬。數百人聚集在一起見證基督徒的葬禮；弟兄們在房子對面的草坪上唱著讚美的聖歌，然後在聚集的觀眾面前跪下禱告，他們在整個追思服務期間都非常

---

[75] "From Rev. H. Ritchie, Takao Formosa, 22nd Dec. 1869" *The Messenger V.19,1870.* pp84. (Go-at, a man of considerable property and influence in his village, was awakened to a sense of his sinful condition before God by the happy death of one of our members, a relation of his. The circumstances attending his death and his deathbed utterances seem to have had a most salutary effect on the whole of his relations, and more especially on this survivor, who comes four miles every Sabbath to hear the Gospel. Though threatened by his neighbours that if he joined us they must expel him from the village, he has still stood firm.)

[76] ibid. (Ki-choan is a youth of sixteen. The father, a merchant, has for years been an inveterate opium smoker, and although at the outset he come to our chapel and began to use the pill, still he soon returned to his old habits and deserted us. His son has been waiting constantly on ordinances, and being a boy of energy and application, is able freely to read the new Testament Scriptures. His family has thrown no obstacles in his way, and this led me to suspect his father expected me to employ him; but for this reason alone he would have been admitted three months ago.)

[77] "From Rev. H. Ritchie, Takao Formosa, 22nd Dec. 1869",*The Messenger V.19,1870.* pp84. (Phong-kal is the eldest son of a deceased member. His father's instructions, and more especially his death have been used by the Divine spirit in directing his mind to the things belonging to his peace. He was known in his village as a foul-mouthed, disobedient boy; but since his father's death, and the time he began to attend the chapel, his conduct has undergone an entire change. After receiving this statement at the mouth of heathen witnesses, and discovering he had an intelligent hold of the Gospel, I felt no hesitation in numbering him among our members.)

尊重他們的行為。在他們短暫的基督徒生涯中，他的優越精神顯現出對上帝讚美與祂救贖的欽佩。[78]

初期臺灣教徒有些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雖然以相信，但信仰生活尚未建立，禁不起考驗而動輒輕易放棄信仰。或者根本沒有深刻的與上帝相遇的經驗，更無法克服試探。第二階段，則是信仰生活就得建立，也景能依靠上帝的引導，忠實於祂的安排，保持對祂的信仰，遇到考驗也屹立不動，成為信徒們的楷模。」[79]如李庥曾敘述，一位年輕人曾經與鄰居至教會聽道，雖然每個安息日都出席，但拒絕成為洗禮的候選人。但在接受審查之後，他接受且對主耶穌表達明確信仰的聲明，並提供了聰慧的理解和道德見證。當決定信奉耶穌基督後，他被親人驅逐出家門，在短暫時期依靠朋友支援。原與他訂婚的未婚妻宣稱她永遠不會嫁給一個基督徒，而她的父母也很擔心這婚姻取消。但這位年輕的基督徒堅持不懈，保持了他的一致性，認為沒有什麼可畏懼的。待他家人的憤慨情緒冷卻後，未婚妻的父母悔改了，因他們曾經想拒絕這和藹可親的青年。爾後在三個連續的安息日中，公佈了這結婚的消息，並且在指定的日子裡，在聚集的弟兄面前，新郎和新娘根據神的旨意結為一體。該會員的妻子則已經成為牧師聖經班的服務員了。他兒子出生後，父親來詢問他的孩子是否也可以受洗為基督徒得到祝福。在被問到這個孩子的名字時，他回答說「再生」，因為他說他希望上帝會賜予他的小孩一個與他自己相同的本性。[80]傳教士不顧代價努力傳遞福音之成功點即在於此。

二、傳道師與信徒

傳道師職責乃是作為外國傳教士與本地信徒間之媒介，傳教士初入異域，在語言與人際間尚無法自由溝通下，完全需依賴中間者之牽引，教會方能順利運作之。故教會設立初期，由於環境之限制，初入教者能閱讀理解聖經、聖詩，遵守教規，能將基督福音傳導或見證，雖然無法完全解釋教義，目的是讓群眾可接受其說詞，即可被認可為傳道師。所以當時的傳教士主要重點不在於教徒認識多少字，明白很多道理才有用，而是要熱心傳教，謙卑服侍群眾，願意吃苦，有利教會。如此即可晉升為傳道員。[81]

剛進入福爾摩沙的李庥牧師，幾乎完全需要仰賴傳道員作為其任務的轉傳者，

---

[78] "Death of a conver, from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29th Oct., 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38.

[7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8-19。

[80] "The Steadfast Convert, From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8th Nov. 1873", *The Messenger V.23,1874*. pp62.

[81]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頁 281-282。

他曾經寫給友人的信中表達，增加教會後傳道師的培育問題：

> 我們應該要求牧師不斷培訓受僱者之工作；如果有年輕人準備好接管他們，我們可以開幾十個新據點；但是，當沒有持續力來供養和培育新生信仰時，增加傳道所的用途是什麼？[82]

李庥牧師思考此問題的緣由，恐是因他見識傳道員講道時的情況，而認為應該培訓他們成為真正具實力的傳道者。李庥認為「我的助手們在講道時都講起拜偶像之事，並指出其錯誤。我常對他們指示更好的傳福音及講道之方法，但是他們都很難接受。這是因為他們改信以後對以前拜偶像的事，感到強烈嫌惡，也因為他們熟知舊日的拜神明的一切事。反之，對基督教的道理及教訓卻上只於一知半解的緣故。」[83] 李庥認為傳道員若能訓練得當，則當教徒有任何事須仰賴教會時，則他們可以有系統地為教徒們服務，讓一切依序順利完成。如在阿里港，有對新人以基督教儀式進行婚禮，數百人急於觀看這典禮；教堂放入婚禮用的椅子，當伴娘帶領新娘走出椅子，穿著鮮紅色的長禮服，臉上蓋著頭巾，情緒激動地，人們想知道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情。結果服務平靜地完成了，據我所知，這給團體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儀式本身證明了真理如何使島嶼潛移默化地慢慢改變，尤其是像阿里港和阿猴這樣擁擠的市中心。李庥有些懷疑他之前對這項服務進行嘗試的理智。因他每天花幾個小時和五個年輕人一起參加培訓工作，如果當時有同事加入這項服務，那麼這種工作則更加有系統地進行。[84]李庥另外也觀察到，當傳道員在幫未聽過福音的異教徒講道之前，李庥發現有些精明些的人坐在他們之間不吭聲，之後故意丟些有關英國國家祖先的挑釁言論，然後再給予這些人一些有關英國的鐵路和電報的攻擊陳述，然後再傳遞國家偉大與快樂的事業，以及就這觀點，再打斷所有人凝視的上帝耶穌救世主的歷史之焦點。李庥擔憂這樣的傳道論述，可能讓這些群眾立即解散。但在開始時如用這種方式集結人心，可得到人們的信賴及聽到他們對於神靈方面的主題。[85]因而如何培訓傳道員掌握講道現場的氣氛是為傳教士必須承擔之責任。

---

[82] "from a private letter written last Aug. by the Rev. Hugh Ritchie",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6 (We should require on pastor to be constantly employed in training work; and if there were young men ready to take charge of them, we could open some dozen new stations; but what is the use of multiplying stations when there is no sustaining force present to nourish and sustain a new -born faith?)

[83] "A storm,from a private letter written last Aug. by the Rev. Hugh Ritchie",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7.譯文參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6。

[84] "Christian marriage at Alikang ,from a private letter written last Aug. by the Rev. Hugh Ritchie",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39. (When there was an audience of several hundreds anxious to see the ceremony. The bridal chair was brought into the chapel and when and attendant woman led the bride out of the chair, clad in a scarlet robe, with her face covered, there was quite a flutter of emotion, the people wondering what strange thing was to happen. The service passed off quietly, and, as far as I could ascertain, made a good impression upon the community. This is in itself a proof of how the truth is leavening the island districts,, especially such crowded market-centres as Alikang and Akau. I should have questioned the wisdom of making the attempt a year or two ago. I am spending several hours daily with five youths in training work, and in the event of a colleague joining us here, this kind of work must be more systematically attended to.)

[85] "wisdom in winning souls,from a private letter written last Aug. by the Rev. Hugh Ritchie", *The Messenger V.22,1873.* pp18.

其實臺灣初期教會的信徒多半來自於低下階層，被選為傳教士幫手者或作為傳道工作的助手，大多沒受過甚麼教育，不過，臺灣人的本性頗為善良親切，願意不計代價的幫助教會牧師。如前揭示之，促成鹽埔教會成立的跛足理髮師，因他堅持將福音隨著自己職業之轉傳而為鹽埔鄉教徒立下傳道之楷模。[86]不過，如李庥自覺的意識，教會的增加，必須有一批才智聰慧、訓練有素的傳道師，才能為不斷增加的信徒及教會服務。所以要吸收有為的青年訓練之。其中最令李庥欣賞之傳道師，即是來自澎湖，與其儒家思想堅定的貢生父親，相互思辨孔子與基督異同觀念的澎湖年輕人-林兼金先生。他是李庥牧師最值得信賴、最有價值的老師及最佳幫手。林兼金於 1870 年 2 月 13 日在埤頭接受李庥牧師洗禮，成為李庥之老師及擔當傳道所教導工作。經過九年的宣教忠誠服務，1879 年 5 月，因自覺健康狀況不佳，而回到澎湖休養，李庥原想寫封慰問信給林兼金，但李庥牧師卻先他而蒙召，林兼金於 1880 年 3 月 4 日因喉嚨發炎和潰瘍不幸病逝，巴克禮對於李庥牧師與林兼金師生間關係密切，曾有如此描述：

> 當我到達福爾摩沙時，他當時正在指導李庥先生的五、六個學生。有十個人為教會做準備。他無疑是教會中最有學問的人，也是唯一一個適合擔任大學導師的人。他只擔任了幾年的職務，但他的工作成果仍然很明顯。在他們最好和最有希望的傳教士中，他們當前是我們最好和最有希望的傳教士之一，並且在最近對我們同工的考試中名列前茅。在打狗學生搬到台灣府後，他可以自由地擔任傳教士。在南部地區城市，他忠實地在會員中間做了他的工作;而且，他不滿足於自己只在普通的安息日服事（很多人只願意這樣做），以及與異教徒說話的機會，他過去常常進入市場和街道尋找那些還未聽過福音的人講道。就個人而言，我覺得我欠他一些關於他教我說中文的照顧。我們所聘請的異教徒老師非常冷漠，只要他們收到我們的錢，就不管我們是否說得好還是壞。但是林兼金知道，這語言對我來說非常有用，我說話清晰的能力將影響到我的未來，因此不遺餘力地教導我並糾正我的錯誤發音。[87]

能有位學識豐富，願意獻身自己所能，誠心與群眾面對面傳福音，且可與傳教士

---

[86] "Another Evangelist.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8th August 1871", *The Messenger V.20,1871.* pp278.

[87] "Lim Kiam Kim",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74. (When I arrived in Formosa, he was at that time engaged in instructing the five or six students whom Mr. Ritchie has ten in preparation for the ministry. He was beyond doubt the most scholarly man in the Church, and the only one fitted to be college tutor. He filled his post only a few years, yet the fruit of his labours are still apparent. Three of those whom he trained are at present amongst our best and most hopeful preachers, and occupied leading places in the recent examination of our workers. After the Takow students removed up to Taiwan-foo, and he was set free to act as preacher at the district city in the south, he did his work there faithfully among the members; and, not contenting himself (as many are apt to do) with the ordinary Sabbath services, and chance opportunities of speaking to the heathen, he used to go out into the market and streets to seek those who would not otherwise have heard, Personally, also, I feel that I owe him something for the care with which he taught me to speak Chinese. The heathen teachers who we engage are very indifferent, and care little whether we speak well or ill so long as they regularly receive our dollars. But he knew how much my future usefulness would be affected by my power to speak the language clearly, and accordingly spared no pains in teaching me and correcting my mispronunciations.)

成為師生關係之傳道員，李庥能獲林兼金之協助是件非常不容易尋得之人才。早期傳教士人數少又忙碌於至各地宣教，「在時間精力及教育設備有限情況下無法實行有系統及有效率的訓練。宣教師們一有機會到地方教會時，常招集當地傳道者及信徒們開查經會，但這種機會都難免罕少短暫，收效不大。」[88]1872 年抵達福爾摩沙不久的甘為霖牧師曾對傳道員缺乏問題提出看法：

> 在本地助理人才明顯不足而我們的工作迅速擴展，為這樣快速擴展準備卻不可能不擔憂這事情的狀態。我們要求（1）一群虔誠，明智的年輕人，他們願意出面獻身於基督的聖工（2）有足夠的訓練方法，訓練這些人首先擔任助手，最終成為教會的合格牧師者。[89]

因此至 1876 年當李庥回英國休假前，傳教士們已有協議。故自此之後臺南與打狗合併為一宣教中心時，招收有志之士齊聚臺南府城開始進行有系統、有組織的訓練。爾後成為臺灣神學教育之搖籃。

三、教會自立與自籌

自 1865 年馬雅各醫生進入福爾摩沙傳道，至 1867 年李庥牧師到達後，他們倆人分別負責台南與打狗，各自根據信徒需求或渴望，以徒步或坐轎模式開拓傳教，透過倆者之努力經營，教會拓展速度與距離，因教徒的傳遞或遷徙，幾達半個福爾摩沙之遠。因此，英國倫敦傳教會認為海外宣教團在中國各地傳教時，對於建立教會及制度提供幾項要點[90]：

1、要留意的目標是建立一個適合的本土的教會，而不是依賴外援的微弱

---

[8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23。

[89] "The Rev. W. Campbell, in a letter from Taiwanfoo, dated 14th August", *The Messenger V.21,1872.* pp252. (The rapid extension of our work, tak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bviously insufficient staff of native assistants, is fast preparing for us a state of things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think of without anxiety. We require (1) a number of pious, sensible young men from amongst the people themselves who will be willing to come forward and devote their lives to the cause of Christ; (2) adequate means to train these men first to act as helpers and ultimately as duly-qualified pastors of the Church.)

[90]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146.

1. The grand: object to be kept in view is to raise up a MANLY NATIVE CHURCH, instead of a sickly nursling dependent on foreign aid.
2. Supplementary aid to be given to the native churches in proportion as they help themselves, and this aid to be gradually withdrawn as they acquire the habit of self support.
3. To bear in mind the moral imperfection of the converts, and while not expecting too much from them, to keep up a healthy discipline.
4. Doctrinal error is best avoided by constant study of the Scripture and the careful training of pastors and evangelists.
5. In organising a system of Church government we should be careful to see that it is adapted to the national habits and peculiarities.
6. A sectarian spirit should be jealously excluded:"one is your Master even Christ."
7. Missionaries should avoid assuming the position of pastor over a native congregation, as the moral and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him and his simple people is too great, and will keep them weak and dependent;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missionaries should avoid even the superintendence of a number of native churches for fear of becoming lords over God's heritage, and depressing the native ministers or teachers. The sooner native pastors can be ordained to native congregations the better; the foreign missionary is in the best position as a friend and adviser.
8. Native pastors while paid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necessities, should, in ministerial status, be equal to the foreign missionary.

教會。

2、輔助本地教會按比例自給自足，隨著自養習慣逐漸退出。

3、要記住信徒者的道德不完美，儘管他們不期望太多，但要保持良好的紀律。

4、通過不斷研究聖經和仔細培養牧師和傳道者，最好避免教義錯誤。

5、在組織教會政府制度時，我們應該小心地看到它適合於民族的習慣和特點。

6、一個教派的精神應該謹慎地被排除在外的說「一個人就是你的主人，甚至是基督。」

7、傳教士應避免奪取牧師對本土教徒的地位，因為他和他單純的人之間的道德和社會距離太大了，並且會使他們變得虛弱和依賴;基於同樣的原因，傳教士甚至應該避免對本土教會的監督，因為他們害怕成為上帝的傳統統治者，並且抑制當地的傳道人或教師。越早的本地牧師就可以更好地成為本地教會的牧師;外國傳教士作為朋友和顧問處於最佳位置。

8、本土牧師在按實際需要付酬的情況下，應以長老身份與外國傳教士平等。

依據英國教會給予上述的建議觀之，英國方面希望海外傳教士能站在輔助本土教會的立場給予支援而不需太介入其中，因為當地傳教員了解當地之民風習俗及教友們個人之習慣，若傳教士干預太多可能造成反效果，只要在不違背教義情況下教友知道品性之好壞由本地教士負責監督，身為傳教士不需多費心思在細節上。基於這樣的經營理念，李庥面對各地教徒提議設立教會的意見，通常由教友們自行籌措找地建堂，李庥只站在輔導地位給予建議，除非當地因經費問題而需協助外，否則完全由教徒自行處理。如李庥牧師自行拓展的阿里港教會，即在教友們不願支付廟會活動費用後，希望自行建造教會以供教友們敬拜。李庥感激因上帝之愛而讓教友們自行發起這意念，後於 1869 年 5 月 20 日建立完成。[91]依據李庥牧師在福爾摩沙建立的教會文獻紀錄觀察，可發現這些教會成立時，多半由教徒自行籌措經費或透過支援而立的模式：

表 5.4 ：李庥創設各教會自立自籌情況說明

	教會	出處	原文文獻	簡述說明
1	阿里港	V.21 1872	We have effected a purchase of the Alikang tenement to which I	1872 年 1 月 22 報告：已購買阿里港房地產權。本土教會募集 200 元中的 81 元。

[91] "letter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17th May, 1869",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197. (I have visited Alikang lately and was permitted to open our new chapel under promising circumstances. Some inquirers there have positively refused to pay for idols' fetes, and give us reason to hope the Holy Spirit is preparing the way inland. Meanwhile our hearts overflow with gratitude to God for His loving kindness to this infant Church)

		pp.112	referred in my last. The native Church gathered 81 of the 200 dollars required.	(意即宣教團負擔 129 元，其餘由教徒自行籌措)
2	阿猴	V.20 1871 pp.105	Last week our brethren had premises in view for a chapel for $100, the one-half of which sum they were willing to contribute if the Church would meet them halfway; but pressure from without was brought to bear upon the landlord, and he has broken his promise.	1871 年 1 月 24 日教友尋一處所，但需款 100 元，信徒可負擔一半，剩餘需教會補助。後因屋主違約而未成。 (意即希望宣教團需負擔 50 元)
	阿猴	V.23 1875 pp.297	The intervening Sabbath we spent at A-kau, where the congregation, under the care of an attentive helper, seems to be in a thriving condition. They have a very good chapel, with, perhaps, the best accommodation for the missionary of any in South Formosa. They are at present seeking to improve it by building a sort of hall behind, for general church purposes. For this purpose they have already collected among themselves about 80 dollars.	1875 年 8 月 29 日李庥和巴克禮在阿猴度過安息日，因會眾細心照顧下，似乎處於興盛的狀態。阿猴是南福爾摩沙最好的教堂有傳教士最佳住所。阿猴目前正尋求增建後面作為教會使用。為此他們已經募集了約 80 美元。
3	東港	V.21 1872 pp.112	On the evening of the 7th inst. a fire broke out in Tangkang, and as there was a breeze of wind at the time, from two to three hundred houses have been totally destroyed. The fire caught our chapel in its devouring sweep, and has left nothing remaining save the bricks which covered its floor.	1872 年 1 月 7 日東港遭到火噬，因風勢方向燒毀兩三百所房子。除了地磚外教堂全毀。
	東港	V.21 1872 pp.112	Yesterday, after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communion in this place, we had a collection on behalf of the new chapel for Tangkang, when about £3 sterling was realised.	1872 年 1 月 21 日李庥在打狗為東港教堂募集約 3 英鎊
	東港	第 16 次教士會議	Mr. Smith to see about the purchase and repair of a house at Tangkang, to serve as a chapel, for $300, the brethren there raising $100 of this amount.	1877 年 11 月 21 日會議報導，施大闢牧師至東港察看作為教堂的房屋購買及修理情況，教友自籌 100 美元。

4	加蚋鋪	V.22 1873 pp.159	They have provided a temporary chapel, and if it is filled, they are willing to put up a new one.	1873 年 2 月 4 日李庥信提及: 加蚋埔教徒已提供暫時教堂未來願意建造新的教堂。
		V.22 1873 pp.159	The disposition of this people to the Gospel has much changed in three years. At one of my first visits they thought I wished immediately to open a chapel, and inquired how much I would give them for preparing it foundation.	1873 年 2 月 4 日李庥信提及: 加蚋埔教徒的想法已改變，三年前希望宣教團出資建教堂，現在則願意提供建築資金
5	鹽埔	V.21 1872 pp.136	At Jampow I had an opportunity of preaching to a house full of people the other evening. The chapel in the course of erection at this place will be finished in the course of a few days. The people took the initiative in the matter, bought the ground, and supplied materials and labour, so that the cost will only be trifling to the mission. This new station if seven miles due east of Aliking, being the nearest Chinese village to the savages, standing on the border line only a few miles from the nearest mountain settlement.	1872 年 2 月 18 日，新教區鹽埔，距離阿里港以東 7 英里，是離番區最近的地方。李庥有一機會向滿屋子的人講道。該區教民主動買地蓋房，教堂即將完成。
6	杜君英	V.22 1873 pp.18	The fine large chapel at Toakuneng was buil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by the efforts of two brothers and a neighbour. The brothers gave the ground, whilst the whole three laboured at intervals for three months, making the cost to the mission one-third of what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1872 年 8 月李庥與友人信件中提及；杜君英教堂是在 1872 年年初由兩兄弟和鄰居的努力建造的。兄弟倆提供土地，而三人每隔一段時間工作三個月，使建築費用減少三分之一。
7	竹仔腳	V.21 1872 pp.112	On the 14th inst(1872/1/14). I was privileged to open a new chapel at our most southern station. It is seated for 300, and has been built by the spontaneous exertions of this Chinese community. They has also added several rooms for the helper's use.	1872 年 1 月 14 日在最南端的地方開了新教堂。有 300 個座位，是由這個漢人社區的自發努力建造的。他們還增加了幾個房間供助手使用。
8	南岸	V.21 1872, pp.235	These are Hoan villages east of Tekakha, and where we halted for the night. The people remained till about midnight,	1872 年 7 月 9 日，李庥提及他們拜訪竹仔腳東邊的村落，即為南岸地區，於此地與信徒度過一晚，居民們一直待到午

			and three of us alternately sought to break among them the bread of life. The aged mandarin who ruled the entire tribe has frequently of late been a worshipper at our Tekakha chapel, and expressed his willingness to put up one in his own village;	夜。部落的漢人長者經常參與竹仔腳教會主日，並表示願意在自己的村莊裡建教堂。
9	橋仔頭	楠梓教會禮拜堂建築史	楠梓教會於 1872 年設立，原始在橋頭地方，首先購買一間店鋪做為禮拜堂，位在派出所對面附近，稱為「耶穌教安息堂」約有 17 年之久。1889 年時，因當時多數信徒是楠梓、大社等方面，於是向英國教士會請求出售橋仔頭店面，遷移到當時甚為熱鬧的楠梓街，此事獲教士會的允許，交托當時林遠傳道師辦理。當時購買三間店面，共計 120 元 (教士會補助 40 元)。三間房子拆掉中間兩片牆，疊造四支磚柱頂住房子。台前大柱旁有兩塊古式梯椅。每主日有兩位長老在此坐著禮拜。主日學生則坐講台兩旁。當時禮拜人數約五、六十人左右。次年 2 月 19 日和會決議要建築小厝(牧師館)，由教士會補助 107 元。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由上述簡述說明各教會籌措之情況觀察，可了解李庥站在輔導立場，由教徒自覺自省的，找地或買厝或由教徒提供自家場所而成立教會。如初設阿里港教會，宣教團支付 129 元；東港教會因遇火災及洪水，為他們募款 3 英鎊；也為阿猴教會負擔部分建築費用；而橋仔頭教會則因自行先購屋事後再請教士會補助，故基本上以教友自行籌措款項為主，如此達到宣教團期望之標準。

除由宣教團支付部分補助款外，教友也自行籌款設立教會。另外，為讓教會持續經營教友能自備積蓄以備需求，傳教士們也鼓勵教友平日之捐獻。一如 1877 年，各地區之教友們在傳教士協助下均能遵守教規，據傳教士統計整個福爾摩沙南部各教會總計捐獻款項，在收入與支出間已達 129.03 元之餘額：

表 5.5 ： 1877 年 1 月 1 日至 1878 年 1 月 1 日 各教會收支表

	各教區名稱		總收入	總支出	總餘額
1	臺灣府	Taiwanfoo	73.13	38.75	34.38
2	木柵	Bak-sa	103.50	97.50	6.00
3	崗子林	Kong-a-na	31.40	26.10	5.30
4	柑仔林	Kam-a-na	18.24	11.04	7.20
5	拔馬	Poah-bay	9.25	6.60	2.65
6	頭社	Thau-sia	8.10	7.04	1.16
7	番子田	Hona-a-chhan	3.80	2.00	1.80

8	吉貝耍	Ka-poa-soa	6.50	6.50	0.00
9	岩前	Giam-cheng	21.76	19.16	2.60
10	嘉義	Ka-gi	4.70	3.90	0.80
11	大社	Toa-sia	50.00	30.00	20.00
12	烏牛欄	Aw-gu-lan	31.40	19.40	12.00
13	牛睏山	Gu-khum-soa	17.24	11.90	5.34
14	大滴	Toa-lam	20.33	18.33	2.00
15	橋仔頭	Kio-a- thau	4.40	4.40	0.00
16	埤頭	Pe-taou	15.68	13.72	1.96
17	打狗	Ta-kao	8.00	7.36	0.64
18	東港	Tang-kang	38.50	35.50	3.00
19	竹仔腳	Tek-a-kha	15.68	9.02	6.66
20	南岸	Lam-gan	31.80	31.80	0.00
21	杜君英	Twa-kun-eng	22.70	21.40	1.30
22	阿猴	A-kau	10.98	6.80	4.18
23	鹽埔	Iam-paw	5.90	2.80	3.10
24	加蚋埔	Ka-lah-paw	30.90	28.44	2.46
25	阿里港	A-li-kang	34.77	30.17	4.60
			$ 618.66	$489.63	$129.03

(資料來源 ："Native Church Givings in Formosa, From The Rev. David Smith",
The Messenger V.26,1879. pp49.)

英國海外宣教團樂見福爾摩沙各教會在傳教士輔助下自立自籌的能力日漸壯大，雖然金額都不大，但在貧困的某些教區來說，能盡最大力量已是難能可貴非常不容易之事，他們認為這是好的開始，期望福爾摩沙繼續延續這美德習慣。故時至今日，台灣基督長老會於安息日結束後，仍有捐獻時刻之安排，甚或以有定期定額之捐獻者。此舉動正符合聖經所述：

1、有施散的，卻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窮乏。（箴言 11:24）
2、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馬太福音 6:21）
3、我所立為柱子的石頭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賜給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創世紀 28:22）
4、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 20:35）

第五節　語言學習與教育

「明末清初來華的天主教士們，抵澳門後雖然努力地學習華語華文，透過翻譯與寫作，編纂並出版中文方面的教理書籍或手冊，以供中國信徒閱讀靈修。…遲滯 1807 年始，來中國傳教的基督新教教士們，也是採取過去天主教回傳教方式，一方面努力學習華語，期盼能用華語向中國百姓介紹基督教教理，爭取百姓在信仰上的皈依。他們也勤習華文，期盼能透過文字翻譯，溢出可供中國信徒閱讀的中文《聖經》，又創作各類介紹基督教教義的中文〈福音單張〉和《福音小冊》，以利向中國各基層的百姓傳教。」[92]故初期基督新教傳入福爾摩沙，傳教士自歐洲來華，總先至廈門精進閩南語言後，再進入福爾摩沙。因地理相近與語言音韻音調相似相通，故廈門成為前往臺灣傳教必要的訓練中心，他們以廈門音拚寫的教會羅馬字來學習閩南方言。當在廈門熟悉相當程度的閩南方言後，新任傳教士必須參與街頭佈道，並以閩南語訓練禮拜日的講道。[93]

一、語言學習

如馬雅各於 1864 年 1 月 2 日到達中國，初期在廈門利用參與其他傳教士活動機會學習語言，馬雅各曾說「在語言方面取得更快的進展。…我會迅速熟悉口語。當我掌握了足夠的語言後，我希望在漳州過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幫助推展那裡的工作。」[94]馬雅各學習約近一年半後至福爾摩沙傳教，估計馬雅各的語言已能順利溝通無礙，故能自打狗與台南府城兩地設教傳福音。再如馬偕博士剛到福爾摩沙伴同李庥牧師至外傳福音時，因語言關係，常需李庥代為翻譯，馬偕曾向上帝祈禱：「主啊！我要將自己獻給你，這個語言擋在我和住民的中間，如不將它移開就是死亡，所以請幫助我，上帝！」[95]因傳教本即須接觸島民，學習台語才能親近群眾，通曉住民們之風俗習慣，得到適當的人才與助手，故當時馬偕在毫無基礎情況下，不斷認真地向用人學習或向放牛的牧童學習，因馬偕用心學習而於數月後即可用臺語傳教，及以其醫學知識從事醫療工作照顧住民。

而李庥牧師於 1867 年 12 月 13 日抵達打狗不久後，即面對 1868 年的暴亂事件，接受實地震撼教育，此時其語言學習訓練的時間未及四個月，必須立即與群眾教徒們面對面溝通。以這情景論之，其學習速度被迫加快，學習能力不得不提

---

[92]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1, May 1868 - April 1869》頁 1。

[93] 張妙娟:〈從廈門到臺灣-英國長老教會在華傳教事業之拓展〉，頁 505。

[94] "Dr. Maxwell, dated Amoy, 20th January" *,The Messenger V.15,1864.* pp123. (To-morrow I go up the country with Mr. Swanson, to occupy a little room at Pih-Chuia or Bay-pay, in order to more rapid progress in the language. I shall be alone there, and therefo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rapidly familiarized with the colloquial. When I have acquired the language sufficiently, I hope to spend a month or so in Chang-Chew, helping forward the work there.)

[95]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一)：1871 - 1883》，頁: 29。

升。1868 年李庥以不到十個月時間就開始為群眾以中文講道，[96]雖然初次結結巴巴地發言佈道，幸而在福爾摩沙信徒的包容下，群眾相當滿意地接收，對李庥牧師而言給予不少鼓勵，令牧師跨出語言的障礙。因此對於傳教士而言，街頭佈道是件最直接也最能學習到道地口音與了解住民習慣。爾後不論至客家族群、平埔族區或生番地區，吸收各族群語言成為李庥最直接的功課。李庥總是不遺餘力隨時鞭策自己學習語言，如巴克禮曾提到李庥不顧自己身體的狀況「在炎熱的天氣裡工作比我們想像中要更加努力，特別是在學習他的客語，在日常工作之餘，他花了太多的時間學習客語。」[97]1879 年 8 月 29 日，李庥牧師過世前曾拜訪過客家村的劉厝庄，對於自己苦練客家語言的過程，曾有如此敘述：

> ...為了練習客家話，我在竹頭角(Tek-thau-kak)待了一天。你可能會想起我的老師，就是在我的休假之前的 Giok-tien，自從今年春天(按:1879 年春天)以來，我一直在和我們的南岸老師 Thiam-hin 一起閱讀和交談。我已有些進步，在過去的這兩個晚上，我用他們的方言，精力充沛地和聰明的人一起作晚禱。我還沒有能夠在那裡宣講，但是期待不久在上帝的旨意下能有這個能力。由我們的朋友提供我很多客家口語翻譯的服務，而且用現有的聲音調整聲調是容易變弱的。上個月一直在和我一起閱讀的小男孩 A-Thiam，我們已經同意徵召他為學生。他早期接受了良好的古文教育。在這些有趣的種族中工作的進展，也遭受些迫害。他在我們考察新禮拜堂的那天，有聽說他在內埔街道上被認出是基督徒，受到毆打，而不得不逃命。[98]

英國宣教團於李庥牧師安息後，節錄自他寄給朋友的私人信件之內容，從內容觀之，可以感受他直至最後身體不適情況下，仍打起精神，努力學習客語，期望未來能夠以客語為當地信徒們講道，其努力不懈之精神足以令人動容與效法之。

---

[96] *The Messenger V.19,1869.* pp.5 (Mr. Ritchie has preached his first sermon in Chinese, and although with a stammering tongue, he was well understood by the converts. He has thus commenced preaching in less than ten months since his arrival in China.)

[97] "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1 (During the summer he seemed pretty much in his usual health, working harder than we thought he should during the hot weather, especial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tudy of Hak-Ka, which he took too much in addition to his ordinary work, instead of letting it replace part.)

[98] "Closing Labours,Lau-Chhu-Tsng, 29th August,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4(....I stayed on another day at Tek-thau-kak for the sake of exercise in speaking Hak-ka. You may recollect that I had Giok-tien for my teacher previous to my furlough, and since the spring of this year I have been reading and talking daily with Thiam-hin, our old Lamgan teacher. I have been permitted to make such progress that on these two past evenings, I had evening worship with this energetic and intelligent people in their own dialect. I am not yet able to preach in it, but look forward to this privilege (D.V.) by-and-bye. The Hak-ka colloquial translations published by our Basel friends have been of much service to me, and with the living voice at hand the tones are easily reduced. The lad who has been reading with me for the last month, A-Thiam, we have agreed to call up as a student. He has had a good early education in his own classics.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among this interesting race there is also some persecution. The day we inspected the ground for the new chapel, a hearer was recognised in the streets of Lai-paw-a, got a beating, and had to run for his life.)

二、信徒教育

在蘇格蘭改革傳統教育下的神學院，非常注重一般大眾教育，「這些學校不但教導聖經以及研究聖經所需的基本學科，更教導全套的人文教育，為的是要推動人類心靈的啟蒙和解放」[99]，因此，傳教士對於異教社會中普遍教育資源少，面對文盲居多的住民們，自有兼負教育職責之思想。除積極培養本地的傳道人員外，期望住民能夠自我學習及閱讀聖經教義，最主要是由本土宣教師能夠帶領群眾，代替外國傳教士的不足。另有個原因是外國傳教士普遍不適應台灣溼氣重、環境差的艱困場域，致傳教士經常因身體不適，而延誤傳教工作的進展，易導致信徒怠惰，若能推動本土化，則對於持續延續基督宗教在福爾摩沙生根的必要性。傳道初期，傳教士認為教徒們若能自行閱讀聖經，則將傳道工作將會事半功倍。1869 年李庥曾報告，他開設的聖經課程參加的情況，12 月 5 日於埤頭傳道所時，男性出席率大致不變，女性參與人數則逐漸增加。約有十幾個人定期參加聖經班且遵守安息日。男女比例上，約每三個男性崇拜者中就有一個女性參加。[100] 如 1870 年李庥曾提到一位埤頭男孩能閱讀聖經，因而能夠教他母親閱讀聖經之事：

> 一個母親和她的十四歲的兒子，也被洗禮進入上帝的基督家中。其中一名男子來自埤頭以西約八英里的一個村莊，…。這個男孩提到去年新年時他的父母帶他到小教堂，而現在和他的母親一起給了我們一些見證，他們認為他們都選擇了好的部分，雖然我仍然無法對於他父親寄予同樣的希望。這個男孩現在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閱讀更簡單的聖經部分，並且最近學會閱讀羅馬字的會話，這樣他就可以教他的母親為自己閱讀寶貴的章節。[101]

李庥牧師致力於教導信徒識字學習所開設的課程班級，得自於其幕後功臣，是為 1869 年來自於澎湖的林兼金，如前揭示，憑藉林兼金豐富學識與謙卑誠懇人態度，不僅贏得學生之喜愛也受到傳教士們之嘉賞，李庥牧師曾表示林兼金為尋求真理不只努力閱讀聖經和基督教教義，且在打狗的時間裡尚且幫助助手們閱讀聖經，[102]為牧師分攤工作，甘為霖也曾描述林兼金教學認真、智慧過人與待人有禮之情況：

---

[99] 鄭仰恩：〈蘇格蘭啟蒙運動對早期台灣基督教的影響：從馬偕的現代化教育理念談起〉，《臺灣文獻》第 63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143-144。

[100] "from Rev. H. Ritchie, Takao, 6th Dec. 1869", *The Messenger V.20,1870*,pp.64. (Yesterday I was at Petaon, when the male attendance was much about the same, but there is a steady increase among the women. A dozen now regularly attend my Bible-class and keep the Sabbath. The rule is pretty general that there is one female to every three male worshippers.)

[101] "From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5th Oct. 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1*,pp.13.(on the18th of last month four men, a mother, and her son of fourteen, have also been baptised into the household of God. One of these men is from a village about eight miles to the west of Petaou, the other three belong to the suburbs. The boy referred to brought his parents to our chapel about the last new year, and has given us now, along with his mother, some evidence in thinking they have both chosen the good part, although I am still unable to speak in the same hopeful way regarding the father of this family. This boy can now read the easier portions of Scripture in his own character, and lately learned to read the Romanised Colloquial, so that he might teach his mother to read the precious volume for herself).

[102] "From the Rev. 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5th Feb. 1870", *The Messenger V.19,1870*,pp.133.

> 林兼金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善良的性格，並且絕對是主耶穌的門徒。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他研究聖經時的勤奮和喜愛;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可能要為學生講道或在做禮拜時，需要充實自身之修為智識，故而能夠在面對那些偶爾來訪之慕道友們侃侃而談。[103]

李庥牧師因有林兼金之協助，而在打狗教堂為學生們安排課程，教導知識學習識字閱讀，順而培養選擇可為傳道之人才。李庥牧師在台期間除致力於傳教工作外，推動基礎教育亦是其關注的重點。他曾說「我們有責任將自己全部投入到主和救主身上，而天地的一切權力都歸於他們。並且向邁進。因為我們憑信心行事，而非憑視線。」[104]亦即，從是傳教聖職完全在於領受上帝賦予之責任，憑著上帝眷顧之信心往前直走，無需顧及權利之歸屬。因此堅持職權，1876 年李庥牧師回英國休假時期，為能鼓勵更多有志從事海外神職之學生或有志之士者，他至各處演講或宣傳福爾摩沙可貴之處。如 1876 年 12 月 5 日及 7 日在愛丁堡傳教士年度會議上，李庥牧師仔細地將福爾摩沙各個福音傳道所之旅程圖畫出，另將福爾摩沙美麗山光圖像，甚且將原住民服飾展示不同文化之美，提供給在場參與會議者欣賞，同時為年輕人演講，將福爾摩沙傳道盛況傳播給英國人瞭解福爾摩沙多元化之種族文化，李庥牧師祈望有更多青年投入福音傳播行列。

> 李庥畫了一幅福爾摩沙的傳教行程圖及安息日在美麗山區間工作的圖像。…李庥先生的醫學知識使他能夠以圖形方式描述馬雅各醫師和德馬太醫生在福爾摩沙的工作。在他傳道旅程中沒有醫療傳教士的陪同下，他為居民隨身攜帶藥物，並將病患送至醫院。…會議於 12 月 5 日和 7 日在愛丁堡舉行。週五下午(按:12 月 8 日)，李庥先生在聖喬治自由教堂大廳裡為年輕人演講，且提供了福爾摩沙原住民穿的衣服樣本。…安息日晚上(按:12 月 10 日)李庥先生在大會堂上向眾多觀眾演說。[105]

---

[103] "Mr. Campbell writes", *The Messenger V.27,1880*,pp.74.(Kim was a man of superior intelligence, kindly disposition, and decidedly consistent as a disciple of the Lord Jesus. One noticeable thing about him was the diligence and evident relish with which he studied the Scriptures; and this, not merely that he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the students, or when the hour for public worship would come round, but for the nourishment of his own soul, and as the surest way of being prepared for the duties and temptations of his daily life. It was also due to this that he was able to speak with so much quiet effectiveness to the more intelligent people who sometimes visit our chapels.) 關於林兼金之詳細描述請參閱賴永祥：《賴永祥文集 教會篇 》，頁 383-384。

[104]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8th August, 1870",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289. (it would be our duty to cast ourselves wholly on the Lord and Saviour, to whom all power has been committed in heaven and earth, and go forward.)

[105] "Meetings in Edinburgh on befalf of our Amoy, Swatow, and Formosa Missions.", *The Messenger V.25,1877*,pp.17. (Mr. Ritchie drew a picture of a missionary journey and a Sabbath's work among the beautiful hills of Formosa.… Mr. Ritchie's knowledge of medicine enables him graphically to describe Dr. Maxwell's and Dr. Dickson's work in Formosa. When unaccompanied by a medical missionary on his tours he takes medicines with him, and sends cases for the hospitals.…Drawing-room meetings were held on the 5th and 7th inst. in Edinburgh. Mr. Ritchie gave a most interesting address in the Hall, Free St. George's, to the young, on Friday afternoon, bringing with him specimens of dresses worn by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and Mr. Ritchie to an overflowing audience at the Assembly Hall on Sabbath evening.)

李庥不僅馬不停蹄地傳揚福爾摩沙之美，更以誠摯之心對待福爾摩沙住民，為教育學生而不辭辛勞帶來先進教學教具，應用先進國家之產品，為神學院學生們開拓眼界，刺激思想。據 1877 年 12 月 27 日第 19 次教士會議記錄顯示，李庥剛回福爾摩沙，首次參與教士會議[106]，宣教團感謝李庥先生贈送的照相機、望遠鏡及地圖等物品禮物。[107]因此李庥牧師於神學教學時，為學生安排有關天文地理方面之課程。

另外，李庥夫人的投入亦是牧師背後最大的支柱。自 1869 年 8 月，李庥牧師接受 77 歲老婦人為基督徒時，即已提到此婦人同意開放她的房屋作為敬拜聚會之用，卻又猶豫祖先牌位之存留問題，經由李庥牧師開導後，成為「婦女聖經班 (women's bible-classes)」最活耀的服務員。[108] 此「婦女聖經班」最主要的是由李庥夫人負責[109]，為考慮婦女夜間出外的不便而安排在白天上課，李庥牧師於 1869 年 9 月 30 日提到關於婦女聖經班之開設情況：

> 我之前所提到的婦女聖經課程在打狗舉行一周，也在埤頭舉行。由於讓女性參加晚上的禮拜是一件罕見的事情，白天的課程是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在埤頭城市有九名女性參加，打狗有六名女性參加。我觀察到這些女性對此課程的興趣增長;我希望交給我妻子管理那些到這地方參加的人。[110]

李庥夫人用心地教導婦女們學習，這在當時社會尚存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下，是為教育的一大突破。她不僅教導婦女不遺餘力，尚且為李庥牧師培育年輕人，期望年輕人學成後能為教會服務，李庥描述著「我妻子每天下午都帶著兩個年輕人閱讀聖經和闡述教義，我希望不久他們可以被允許作為教會事工」[111] 1875 年 6 月 5 日剛抵達福爾摩沙的巴克禮，隔天安息日首次參與兒童安息日課

---

[106] 首次的「台南教士會」（Tainan Mission Council） 會議，於 1877 年 1 月 10 日召開，出席者有甘為霖牧師（召集人）、巴克禮牧師（擔任書記）、施大闢牧師及德馬太醫生（Handbook. 1）。會議成為英國長老教會在台灣宣教的合議制執行機構，掌管本地傳道者的養成、任免及派遣 ；宣道用地禮拜堂、學校、醫院之取得及管理、宣教策略的釐定、施行及其他種種，可謂無所不管。當然地教士會時常要具函報告母會宣道會，要項需取其許可。賴永祥：《教會史話》，頁 229。

[107]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台南教士會議事錄》(19:6)，頁 100。(Mr. Ritchie thanked for his gift to the Mission of a camera with chemicals, a telescope, and several maps)

[108]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Takao, Formosa, 10th August, 1869.",*The Messenger V.19,1869*, pp.289-290.

[109] 李庥夫人(Elizabeth Cooke Ritchie, 1828-1902)，1867 年 12 月與李庥牧師同抵台，1869 年即已投入福爾摩沙婦女教育，亦是臺灣女子學校之推手，其貢獻極大，於 1879 年 9 月李庥牧師過世後她仍留下服務至 1884 年 6 月因身體不適而回英國。

[110] "from The Rev. H. Ritchie, Takao, Formosa, 30th Sept.",*The Messenger V.20,1870*,pp.11. (The women's bible-classes, to which I referred in a former note, are held the one week here and the other at Pittaou. As it is a rare thing to get women to come out to the evening worship, this day class is to supply this want. In the district city nine women attend, and six here. I observe a growing interest in it among the better instructed women; and those who attend in this place I hope to hand over to the management of my wife.)

[111] "letter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dated Takao, May 31,1871",*The Messenger V.21,1871*,pp.206. (My wife has taken two youths just now every afternoon for Scripture reading and exposition, and before long I am hopeful they may be permitted by the Master to labour.)

程，見識到李庥及其夫人努力辦學之成果，巴克禮認為這類型的福音傳道班應該在各地持續辦理：

> 我很高興能夠出席一項服事 – 這是我在中國見過的第一個兒童安息日課程，大約有十幾個孩子，男孩和女孩坐在一張桌子旁邊，李庥先生首先唱著「有一片快樂的土地」，然後他們一句句跟著李庥先生重複了主禱文。這節課是在約翰福音第十章，這是孩子們讀詩的時候，他們幾乎都用羅馬化的口語。這讀書方式則要感謝李庥太太的指導，他們能夠參與其中，至少像在英國國內的傳道班情況一樣。然後，在我們結束時，我們進行禱告，孩子們重複了他們曾經教過的感謝禱告詞 「感謝耶穌基督，賜給我們你的救恩救贖！」最後以詩篇第 121 首作為結束。這是一個愉快的會議;孩子們以歡喜及聰慧的心情態度出席了這場會議。我很高興聽到在各個傳道站建立了類似的課程班。[112]

不僅對兒童們一字一句慢慢地教導口語及閱讀識字外，李庥夫人面對幾近文盲的平埔族婦女，也同樣付出愛心與耐心用心地教導他們，無論至任何族群的傳道所即專注於教學。1878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9 日李庥和夫人探訪山區教會，李庥寫道：

> 我的妻子和我去岡仔林村探訪，並在那裏停留一星期。度過一個非常愉快且有收穫的安息日。在例行的禮拜式後，登記下想學習閱讀者的名字。次晨，有十六個人前來，其中有些人曾是馬雅各夫人的學生，但絕大多數是初學者，這些學生中，有些後來很輕易地在一周內就學完字卡(即初級讀本)，有些則無法做到。因為常駐的牧師剛與岡仔林的女孩結婚，而那女孩閱讀的能力很好，也可以寫一點，所以我相信那女孩和助手牧師可以繼續教導那些年輕女孩閱讀 。…，過去十天在木柵，大約有二十多個女孩及十位婦女每日學習閱讀。所有的學生依序逐一的教導，要從早晨七點交到中午，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初學。他們對學習閱讀都相當渴望，但要那些人幫助較年幼者，他們卻很不情願。…這些日子我們都在加蚋埔，神職員的妻子曾是李庥夫人在打狗的學生，她們在此地幫助其他姊妹。加蚋埔地方有許多閱讀能力很好的，而初學者又十分認真想要進步。…二月九日回到打狗後，我的妻子上午都跟那些女孩一起，他們都是她之前主日學的學生。[113]

---

[112] "From Rev. Thomas Barclay,Tokao, dated 7th June,1875",*The Messenger V.23,1875*,pp.220 (I had the pleasure of being present at a service - the first of the kind I have seen in China - a children's Sabbath class. About a dozen children, boys and girls, sat round a table, with Mr. Ritchie at the head. We began by singing 'There is a happy land'; and then they repeated the Lord's Prayer after Mr. Ritchie, clause by clause. The lesson was in the 10th chapter of John's Gospel, and this the children read verse about. They almost all used the Romanized colloquial; and in this way, thanks to Mrs. Ritchie's instructions, they were able to take their part as well, at least, as many a mission class at home. Then at the close we engaged in prayer, the children repeating a short prayer they had been taught - 'Blessed Jesus, grant me Thy salvation', concluding with the 121st Psalm. It was a pleasant meeting; the children attended well, and answered with a gratifying readiness and intelligence. I was glad to hear that similar classes had been set up at the various country station.)

[113] "Woman's Work in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6,1878*,pp.92. 譯文參閱費德廉 (Douglas L. Fix)，

整體觀之，李庥牧師獲得夫人的協助，在傳教上更能得心應手順利執行，唯於木柵時，學習中的婦女恐因程度不足而不願往下扎根，此則容易產生學習斷層。1878年3、4月期間，他們拜訪大社埔社與內社等地時，因首次有歐洲女性拜訪，造成族群間之轟動與刺激外，李庥夫人順勢觀察熟番穿著、髮飾及外型裝扮，同時調查當地婦女識字能力了解程度，發現該熟番地區沒有一個婦女對書本有任何知識，熟番的方言並沒有文字可書寫，對漢語的了解也僅限於口語用法。根據統計熟番婦女能閱讀者，烏牛欄34人；牛睏山 22人；大湳村 11人；大社 36人；內社 18人，有些年較稍大者能夠閱讀廈門方言的書籍，是以羅馬字母而非漢字，而熟識的書籍，則有新約聖經、舊約少數章節、宗教寓言的天路歷程、和幾本問答集，能有如此程度已令人相當興奮了，雖之前從未有歐洲女性至熟番區教學，但因部分山區教會婦女跟隨傳道員而來此教導熟番閱讀，故有此成效。[114]1878年4月25日李庥夫人另將其在熟番部落中，欣賞到熟番們的樂器，不同於歐洲早期彈奏的琴樂器，李庥夫人論及「當李庥先生離開到內社時，大社弟兄們拿出一些很奇怪的樂器，讓我欣賞。他們演奏狂野的山地曲調，婦女們則唱得很甜美; 他們的聲音比木柵人的聲音更和諧。 他們從來沒有膽識向任何一位牧師展示這些樂器，以免被牧師們責備他們使用偶像崇拜的物品。我讓他們從隱藏處再度取出給李庥先生聽聽。其中兩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用弓來拉的，還有一個狹長的樂器用手指彈弦，另一個用兩個小錘子敲奏; 另一個東西，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套上一個東西，再將一個看起像梳子較大端的尖齒置入其中。」[115]熟番們特別將他們的傳統樂器展現出來，即表示對李庥夫婦感到特別親切，在教學上彼此有些共感方能無戒心地提出其隱藏的物品供人欣賞，由此小動作觀察即能理解傳教士與信徒之間的情感表現。

因此，在臺灣基督宗教信仰者，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這些成員都有很好成績，在他們入教會之時，他們無法自己閱讀上帝的話語。如在其他非安息日時間他們不是有那麼時間閱讀，傳教士要幫助他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日學課程為那些無法自行閱讀者安排適合他們課程，有些學生會單獨詳細協助他們掌握羅馬文字的閱讀。在下午服務結束時，李庥夫人也會特別照看那些上午缺席的成員。固可理解的是，有些男性和女性在一周內的都沒有時間去參加傳道訓練課程。[116]但如採用一般教育方式則在神的引導下進行指導，則將會達到相當不錯之效果。

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220-221。

[114] "Work amongst the Sek-Hoan Women" *The Messenger V.26,1878*, pp.170. 譯文參閱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222-223。

[115] "Miscellanea" ,*The Messenger V.26,1878*, pp.192. 譯文如前註，頁224。

[116] "Mission note",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28.

三、推動女校

1870 年時，英國海外宣教團已注意到女性在傳教士神職生涯中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已婚者和未婚者之傳教士各有雙方沒有的優勢，他們強烈主張兩者都必須存在。為了傳教士本身目的、或為了自己妻子的緣故或為了教會及國外的工作，其理念要一致，而為傳教士者應該在某個程度上可以了解自己在該領域的能力，作為妻子者則也能提供一定比例的協助，若發現自己和妻子對於工作的磨練和考驗增加了，則應該退出。故他們認為，傳教士夫人，如李庥夫人，教導那些與我們教會有關的婦女，閱讀羅馬字母的口語方言，況且其中一些女性閱讀得很好，而且每個星期都與宣教團有聯繫的女士們都會在他們自己的房子裡輪流舉行禱告會。這些都是婦女們互相支援的精神，她們以熱情且溫暖的心協助傳教士們。故在海外的傳教士和他們的家人，其相互間之關係非常緊密。傳教士們則因同處於異國，相對地，他們非常特別地需要彼此的愛和祈禱。弟兄們住在一起的愉快景象，透過他們所有的交流都是最令人欽羨的。[117]

鑒於李庥夫人長期專職於婦女教育工作，且在各地籌辦婦女識字教學成果卓越。李庥希望能再為福爾摩沙婦女貢獻一己之力，為讓更多願意學習閱讀之婦女能夠不畏懼社會之批判，繼續勇敢走出來。故李庥建議英國海外宣教團應該增設女性傳教士一職。1879 年起針對這些增設女傳教士與建立女校之議題，傳教士們於臺南教士會議上提出多次討論：

表 5.6 ：臺南教士會議事錄之「女子學校籌建」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教士會議	會議內容	簡述內容
1	1879 年 6 月 11 日	第 47 次	Mr. Ritchie requested a site for a Girls' School, which he offered to erect without expense to the Mission; thanks returned for the liberal offer, but decision postponed till next meeting	李庥先生要求建立一所女子學校的場地，並提議在無須付費下為建立該校; 感謝慷慨提議，但決定推遲到下次會議。
2	1879 年 7 月 2 日	第 48 次	The Council cordially approves of Mr. Ritchie's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school for Girls, but delays the grant of a site till the Consul be consulted as to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the Compound ground is held	教士會誠摯地批准李庥先生關於建立女子學校的提議，但延遲至准予建立地點，直到向領事諮詢適合土地的條件。
3	1879 年	第 51 次	Mr. Ritchie pointed out the	李庥先生指出在福爾摩沙需要

[117] "Foreign Mission Facts and Incidents", *The Messenger V.20,1870*, pp.12-13.

	8 月 7 日		need for a lady missionary in Formosa, and was instructed to write home requesting that one be sent out.	一位女士傳教士，並被指示寫信回母會請求將其差遣。
4	1879 年 9 月 11 日	第 52 次	Mr. Ritchie reports that Mrs. Ritchie had written to the 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 about a lady missionary and he was himself instructed to write on the same subject to our own Committee.	李庥先生報告說，李庥夫人已經寫信給婦女傳教協會關於女傳教士的議題，並且李庥本人被指示就同一議題寫信給我們的委員會
5	1879 年 9 月 11 日	第 52 次	On receipt of a favourable reply from the Consul, Mr. Ritchie is here by authorized to proceed at one with the Girls' School on the proposed site.	在收到領事的有利答覆後，李庥先生被授權進行與擬議女子學校的位置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上述議題於李庥牧師 1879 年 9 月 29 日過世前即已決議，時至 1880 年 2 月 26 日第 63 次會議上宣布英國方面已接受李庥夫人為傳教士之確認書。[118]同時對於李庥夫人的主要工作，則重於女子學校的建設，一旦獲得確切地點後將立即繼續進行，同時身兼女傳教士身分，亦可協助指導女子學校，教導教會婦女，以及在醫院和其他地方傳福音，更可以訓練聖經班婦女，故李庥夫被邀請參與婦女工作之會議。[119]至於女子學校建立之議題，據李庥於 1879 年 6 月 11 日之會議上已提出願意慷慨捐出費用，但為慎重起見，教士會再次向李庥夫人確認此事，1880 年 6 月 24 日據安彼得醫生報告稱，李庥夫人向女子學校提供 300 英鎊，另外額外有 400 英鎊她可自由運用，在與她協商後，教士會要求李庥夫人寫信給倫敦婦女委員會尋求進一步的協助。[120]不過在確定李庥夫人可捐出 300 英鎊後，卻有此報告指出女子學校必須延遲建立：

> 關於女子學校，我們仍處於困境。當李庥先生去年提出他慷慨的提議時，我們非常感謝地接受了他的提議，只要找到合適的位置。現在東北方向有一個非常合適的位置。…因住宅用地不能建學校，現只能克服通過承諾地

[118]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台南教士會議事錄》，頁 140。((63:10)Letter reported from the Home Committee accepting Mrs. Ritchie as a Lady Missionary)

[119] 同前註，頁 141-142。(66:1-2)Mrs. Ritchie read letters from home about prospective Lady Missionary and requesting information as to qwhat would be her work, and about the Girls' School; agreed to reply that the building of the Girls' School would be gone on with so soon as the site could be obtained; and that, in conjunction with Mrs. Ritchie the Lady Missionary could assist in conducting the Girls' School, teaching the women of the Church, evangelizing in the Hospital and elsewhere, and alternately perhaps in training Bible-women. Resolved that Mrs. Ritchie be invited to attend the Council for discussion matters relating to women's work.)

[120]同前註，頁 148。((73:1) Dr. Anderson reported that Mrs. Ritchie offers £300 towards the Girls' School and £400 placed at her disposal in addition; after conferring with her, she was requested to write to the Ladies' Committee in London for further help.)

面僅用於建造住宅。現在我們建議建立一所學校，我們必須首先徵得當局的許可，同時他們拒絕批准。我們的前領事有雅芝(Hewlett, Archer Rotch)先生積極地敦促此事;自去年離開以來，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現在道臺在從臺灣島北部返回之前一切都無法完成。事情的荒謬之處在於，自從獲得鄰近的房產以來，我們可以在建議的地點，在另一邊圍欄建立一所女子學校，沒有人能反對它的話。然而，我們不願意事情不明朗下建立，因為變化會更加嚴重。所以，學校的建設必須延遲。[121]

其延遲原因，主要是臺灣仕紳反對傳教士以蓋「女塾」為名，而同意以「義塾」為名稱起蓋，中國外交總理總署與英國公使及與地方官員之查證與溝通工通，自光緒 6 年 8 月 12 日(1880 年 9 月 23 日) 至 12 月 4 日(1881 年 1 月 3 日)止，長達半年間其大致過程如：

十一月二十五日，福州將軍穆圖善等文稱，光緒六年九月初十日，呈准貴衙門咨開，光緒六年八月十二日，准英國威大臣照稱，據署臺灣領事官翟詳稱，…，本國教士於臺灣地方買就地基，擬建女學堂，該處地方官引約攔阻各等因，均請轉飭查明辦理前來。…。其英國施教師欲於臺郡起蓋女塾一案，因臺地紳民以起蓋女塾為和約所無，臺地罕有所見，將來必致多事等情，紛紛赴縣稟阻。旋經臺灣縣潘慶辰以女塾字樣固系和約所無，而洋人於中國地方蓋起義塾，原屬不禁，切實開導。該紳民等已允由該教師於永租華民方祥地內起蓋平屋義塾，不蓋女塾。並照會霍領事傳飭遵照在案。此臺民允由該教師起蓋義塾，不蓋女塾之現辦情形也。[122]

李庥牧師即便有未完成之遺願，仍交付其夫人為他完成福爾摩沙女子教育之終極目標。李庥牧師過世後，李庥夫人對於女子學校的成立更為積極，1880 年 2 月 26 日當李庥夫人被任命為首位駐台女子宣教師。1880 年 3 月 25 日她出席教士會，宣讀英國女子傳教士協會之信件：

李庥夫人宣讀到有關女子傳教士之信件，並要求提供關於她的工作以及女子學校的信息;(教士會)同意答覆說，女子學校的建設將在獲得該地點後立

[121] "The Girls' School"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153. (With regard to the girls' school, we are still in difficulties. When Mr. Ritchie made his liberal offer last year to put up the building, we thankfully accepted his offer, provided a site could be found suitable. There is a very suitable site on the N.E. corner of the old property, but unfortunately when that property was purchased by Mr. Campbell and Dr. Dickson there was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experienced, which was ultimately overcome only by a promise that the ground would be used only for the erection of dwelling-houses. When now we propose to put up a school we must first ask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ities, and this in the meantime they refuse to grant. The matter was warmly urged by our former Consul, Mr. Hewlett; since his departure last year no further steps have been taken, and now nothing can be done till the return of the To-tai from the north of the island. The absurdity of the thing is that since acquiring the neighbouring property we could build a girls' school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from the proposed site, and nobody could say a word against it. This, however, we are unwilling to dim as the change would be much for the worse. In the meantime the building of the school must be postponed.)

[1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務教案檔，第四輯 (一)（光緒五年－光緒十二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年 5 月。頁 1176-1177,1200-1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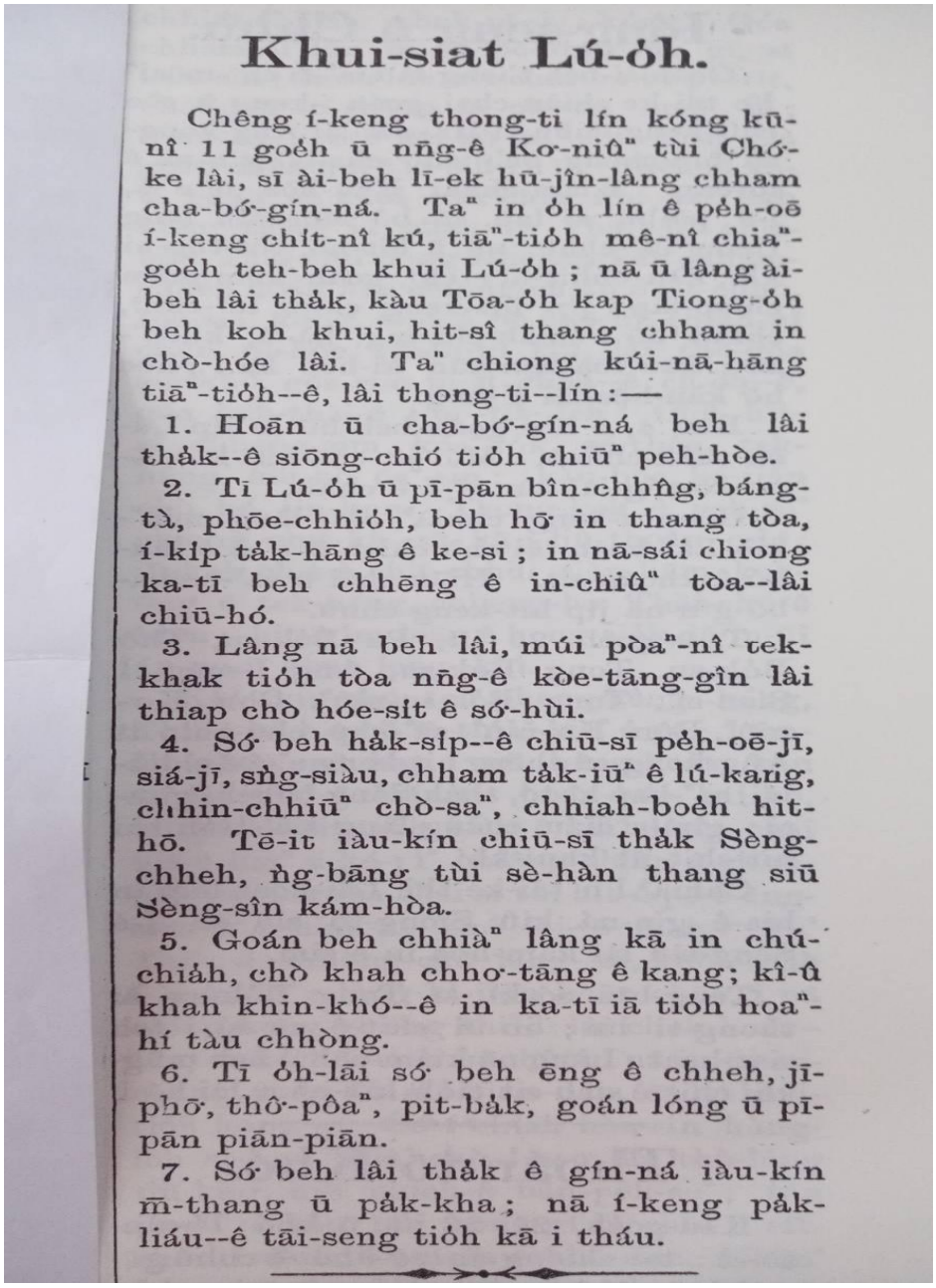
即繼續進行;而且，女傳教士李庥夫人可以協助指導女子學校，教導教會的婦女，也在醫院和其他地方傳福音，或者也許可以訓練聖經婦女。(教士會)決定邀請李庥夫人出席有關婦女工作的討論事宜。[123]

整個呈報至核准過程最後決議，臺南教士會以馬雅各建議，將女子學校及宿舍蓋在舊樓的東南方向。女子學校經過多年之籌建，終於在 1886 年 (清光緒 12 年 11 月份) 正式在〈臺灣府城教會報〉[124]以白話文刊登「開設女學」招生訊息及將其入學規定如下[125]：

[123]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台南教士會議事錄》(66:1-2)，頁 141。(1. Mrs. Ritchie read letters from home about prospective Lady Missionary and requesting information as to qwhat would be her work, and about the Girls' School; agreed to reply that the building of the Girls' School would be gone on with so soon as the site could be obtained; and that, in conjunction with Mrs. Ritchie the Lady Missionary could assist in conducting the Girls' School, teaching the women of the Church, evangelizing in the Hospital and elsewhere, and alternately perhaps in training Bible-women. 2. Resolved that Mrs. Ritchie be invited to attend the Council for discussion matters relating to women's work.)

[124]《臺灣府城教會報》是以台語羅馬字出版，1885 年 7 月 12 日開始在臺灣發行的一份報紙，同時也是臺灣歷史上發行最悠久的報紙。這份報紙最初的創辦人是英國長老教會巴克禮牧師，發行單位則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原稱「聚珍堂」)。報紙名稱後改名為《臺灣教會公報》。

[125] 教會公報：《台灣教會公報全覽 1885-1890》(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2004 年 10 月)，頁 123。〈臺灣府城教會報〉第 17 張，清光緒 12 年 11 月刊。



Khui-siat Lú-òh.

Chêng í-keng thong-ti lín kóng kū-nî 11 goèh ū nn̄g-ê Ko-niû" tùi Chó-ke lài, sī ài-beh lī-ek hū-jîn-lâng chham cha-bó-gín-ná. Ta" in òh lín ê pèh-oē í-keng chit-nî kú, tiā"-tiòh mê-nî chia"-goèh teh-beh khui Lú-òh ; nā ū lâng ài-beh lâi thàk, kàu Tōa-òh kap Tiong-òh beh koh khui, hit-sî thang chham in chò-hóe lâi. Ta" chiong kúi-nā-hāng tiā"-tiòh--ê, lâi thong-ti--lín :—

1. Hoān ū cha-bó-gín-ná beh lâi thàk--ê siōng-chió tiòh chiū" peh-hòe.

2. Tī Lú-òh ū pī-pān bîn-chhn̂g, báng-tà, phōe-chhiòh, beh hō͘ in thang tòa, í-kip tàk-hāng ê ke-si ; in nā-sái chiong ka-tī beh chhēng ê in-chiû" tòa--lâi chiū-hó.

3. Lâng nā beh lâi, múi pòa"-nî tek-khak tiòh tòa nn̄g-ê kòe-tāng-gîn lâi thiap chò hóe-sit ê só͘-hùi.

4. Só͘ beh hàk-síp--ê chiū-sī pèh-oē-jī, siá-jī, sn̄g-siàu, chham tàk-iū" ê lú-kang, chhin-chhiū" chò-sa", chhiah-boèh hit-hō. Tē-it iàu-kín chiū-sī thàk Sèng-chheh, n̄g-bāng tùi sè-hàn thang siū Sèng-sîn kám-hòa.

5. Goán beh chhià" lâng kā in chú-chiáh, chò khah chho-tāng ê kang; kî-û khah khin-khó--ê in ka-tī iā tiòh hoa"-hí tàu chhòng.

6. Tī òh-lāi só͘ beh ēng ê chheh, jī-phō͘, thô-pôa", pit-bák, goán lóng ū pī-pān piān-piān.

7. Só͘ beh lâi thàk ê gín-ná iàu-kín m̄-thang ū pák-kha ; nā í-keng pák-liáu--ê tāi-seng tiòh kā i tháu.

圖 5.1 女校招生公告文

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全覽 1885-1890》，頁 123。

〈臺灣府城教會報〉第 17 張，清光緒 12 年 11 月刊)

招生內容大致如下：

(1) 凡要來就讀的女子，至少 8 歲。

(2) 女學備有床鋪、蚊帳、被枕及各種設備，供學生住宿使用；學生只要帶來自己要用的衣服就好。

(3) 每人每半年須繳付伙食費 2 圓。

(4) 學科有白話字、寫字、算數、女紅(如做衣服、縫製襪)；但最要緊的是讀聖經，盼望學生從小就得聖靈感化。

（5）校方會僱人來煮飯及做較粗重工作，但學生要樂意動手做其他較輕的工作。

（6）在學校裡須用的書冊、簿紙、筆墨等，校方都有準備。

（7）要來就讀的女子就是不得纏足，凡已纏足者，必須先將它解開。

1887 年 2 月 14 日（清光緒 13 年 1 月 22 日）女學舉辦開學典禮，名為「臺南新樓女學校」，成為南部第一所西式女子學校，此為現今「臺南私立長榮女子學校」之前身。該校因是由李庥夫婦興起成立女子學校且捐獻其積蓄，故馬雅各提議應設置「李庥牧師紀念碑」於女子學校內，以資感謝，但安置紀念碑之事，卻一延再延，臺南教士會針對此事商討多次，最後終於在 1888 年 7 月 18 日定案，將此紀念碑妥善安置於女子學校內。該事項討論之會議紀錄如下：

表 5.7：臺南教士會議事錄: 關於「李庥紀念碑」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教士會議	會議內容	簡述說明
1	1884 年 3 月 19 日	第 160 次	Dr. Maxwell proposed and it was unanimously agreed that a tablet be placed in the Girls' School to commemorate Mr. Ritchie's services as having been the first active promoter of the Institution and its most liberal benefactor， details left over till next meeting.	馬雅各醫生提議，獲一致同意將「李庥紀念碑」放置在女子學校，以紀念李庥先生的服務，因為他是該學校第一個積極推動者及其最慷慨的恩人。 詳情留待下次會議。
2	1884 年 3 月 26 日	第 161 次	Messrs. Campbell and Barclay appointed to prepare a suitable inscription for the Ritchie table in the Girls' School, and report to next Meeting.	甘為霖和巴克禮生被任命為女子學校的李庥紀念碑準備合適的題詞，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3	1884 年 4 月 19 日	第 164 次	Report submitted from the Ritchie Memorial Tablet Committee, who were instructed to confer with Mrs. Ritchie and report again to a future Meeting of Council.	李庥紀念碑提交委員會報告，他們被指示與李庥夫人商量，未來並再次向教士會會議報告。
4	1884 年 7 月 15 日	第 176 次	Regarding the Ritchie Memorial Table to be placed in the Girls' School, it was decided to send home a copy the form submitted by the Committee here and to invite estimates of the probable cost.	關於將李庥紀念碑，放置在女子學校的決定，將委員會提交的表格寄回英國，並請求估計可能的費用。

5	1885 年 10 月 21 日	第 197 次	Mr. Barclay was instructed to write to Dr. Maxwell about the Ritchie Memorial Table for the Girls' School.	巴克禮先生被指示寫信給馬雅各醫生,詢問女子學校中李庥紀念碑之事。
6	1888 年 2 月 24 日	第 247 次	1. Dr. Anderson referred to the Ritchie Tablet, and it was agreed to have it fixed up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e work of the Girls' School.	安彼得醫生提到了李庥紀念碑,並同意盡快修復它,而不會干擾女子學校的工作。
7	1888 年 7 月 18 日	第 254 次	Reported that the Ritchie Memorial Tablet had been put in the Girls' School, necessary expenses having been borne by the Women's Missionary ssociation.	報告,李庥紀念碑已被放入女子學校,必要的費用由婦女傳教士協會承擔。

(本表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李庥紀念碑」之事因故延宕太久，於 1888 年 7 月 18 日會議報告，該紀念碑終於安置完成。但由於李庥夫人身體違和，熱病侵蝕關係，無法長期繼續留在福爾摩沙，因此，李庥夫人於 1880 年 10 月先至汕頭休養；後於 1880 年 11 月 24 日又因長期在艱困環境中工作，導致身體積累疾病必須回英國養病，於 1880 年 12 月 30 日安抵英國。[126]爾後身體稍復原，又於 1881 年 10 月 11 日再度航行出發回到福爾摩沙繼續為傳教工作努力。[127]卻因年歲已長，身體狀況不佳，不得已而於 1884 年 6 月 13 日離開福爾摩沙婦女傳教會回到英國休養了。[128]為此，臺南教士會成員為感念她，近 20 年無怨無悔與李庥牧師不畏辛勞堅守工作，為婦女兒童付出全部心血，使得老人小孩因她的努力教導而能有不錯之成效，且擔負女子學校之建築費用，戮力福爾摩沙婦女教育，臺南教士會傳教士們誠心致意表揚李庥夫婦之無私，特頒感謝狀予李庥夫人。[129]

[126]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台南教士會議事錄》，頁 155.(84:2,5) (Sympathy was expressed with Mrs. Ritchie in her long and trying illness and our regret that it has been found necessary for her to return home.)

[127] "Mission Notes", *The Messenger V.27,1881*,pp.181.(This year's outgoing party of missionaries will, God willing, sail for China on Tuesday, 11th October. It consists of the …， All these proceed to the mission field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will be accompanied by Mrs. Ritchie, on her way in reinvigorated health to rejoin the mission band in Formosa.)

[128] "Mission Notes", *The Messenger V.27,1881*,pp.29. (Mrs. Ritchie reached England on 30th December. Her health has improved considerably during the voyage home, but the effects of her recent serious illness are still too visible.)

[129]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台南教士會議事錄》，頁 257-258.(176:11)

第陸章　榮耀上主歸向天家

十九世紀英國長老教會憑藉國際強權的擴張而決議開拓海外教區，主張向異教世界宣講上帝福音，感化各地群眾轉向基督耶穌信念。1865 年至臺傳道的馬雅各醫生與 1867 年 12 月 13 日抵臺協助的李庥牧師，兩者共同努力開創擴展下，逐漸打開民眾思想與眼界，於 1868 年因埤頭事件而分區牧養，自此李庥不遺餘力，戮力而行，巡迴各地，族群共融，教化群眾，開設教會，照料教民，輔導教育，創立女教。最終因過度勞累不敵病魔鞠躬盡瘁，而於 1879 年 9 月 29 日永息福爾摩沙，歸向天家。

第一節　積勞成疾

十九世紀福爾摩沙地形環境風貌對於歐洲傳教士而言，是一新奇美奐之視覺饗宴，不過對於氣候與溫、濕度的適應或當地傳染病流行等因素，卻是極度挑戰的考驗。尤其傳教士被派任至福爾摩沙時，為執行任務完成使命的自我約制下，堅持己任，隱忍身體之不適強行參與各項宣教活動之工作與學習，若再加以對各地炎夏氣候難以適應，則易引發重大壓力產生水土不服現象，導致其自身常面臨健康問題，感染熱帶或亞熱帶盛行之致命疾病的潛在威脅。當處於此等不利條件下，傳教士可能因迫於身體衰弱不振無法執行任務，或因職責所在勉強抱病處置，未能有充分的休養時間，則可能因身體負荷過重調適不足而遺憾終身。如身為醫生的馬雅各及其夫人同樣因氣候影響問題亦不適應台灣府城的環境，而轉至另個空間休養方能獲得改善與恢復。[1]而李庥在台傳道十二年左右期間，經常壓抑自身之病況而從事宣教工作不遺餘力，其不懈怠之精神贏得福爾摩沙居民之激賞，卻也為自己積累不少勞苦之疾病。

李庥經常自我忽略病況為傳福音而戮力行，從文本記載發現李庥常有隱忍身體不適之記錄，如 1872 年 2-3 月李庥、德馬太與馬偕北上南下時，馬偕即已記錄李庥因熱氣侵襲，身體產生不適狀態，而無法行走必須依賴轎夫。[2]由於使命驅使，即使身體微恙，仍須達成目標。1879 年巴克禮曾描述李庥「他早期工作中，在各傳道站尚未提供適當的住宿之前，李庥先生經常遭受發燒的困擾。」[3]

---

[1] "Foreign Missions-China" ,*The Messenger V.19,1869,*pp.220 (Dr. and Mrs. Maxwell had also been suffering from the effects of the climate, the former, also, from his excessive labours in Tai-wan-foo, obliging the to seek rest and change of air at Ta-kao.　At one time his illness threatened to be serious, but by the latest accounts he was feeling much better, and expecting soon to resume work.)

[2]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一)：1871 - 1883》，頁: 34-35。

[3] "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1.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his works, before proper accommodation had been provided at the different stations, Mr. Ritchie, as you are aware, suffered often and severely from this form of fever. His two years away from the field of labour on furlough did not recruit him so much as we had hoped, and since his return he has been liable from time to time to feverish attacks more or less severe.　This year, during the month of May, he had a very severe attack, on the occasion of a visit

對初入福爾摩沙境內的歐洲傳教士而言，當面對惡劣髒亂環境之衝擊，的確是來自不同環境的歐洲人難以適應的景況，李庥進入福爾摩沙四年，因身體系統已被病毒侵蝕故經常發燒不退。1872 年 3 月 11 日李庥正被瘧疾感染著，他與德馬太和馬偕三人，途經中壢體驗了當地人聲稱「最好的客棧」，馬偕曾描述：

> 客棧房間很小，放三張床外就無剩餘的空間。沒有桌子椅子，床是用木條墊在磚塊上，沒有彈簧或墊被，只給我們每人一張骯髒的草蓆。這些草蓆乃是苦力們用過好幾年，在上面吸食鴉片的地方。房間裡連一個窗戶或通風口都沒有。從一盞花生油燈發出的微光，顯露了黑而濕的土地，牆壁骯髒又發霉。三代同堂的小動物們到處爬，但我們這些「蕃仔」並沒有因為這些小動物的陪伴而感覺更舒服。一股讓人昏迷的鴉片味道、門口餵豬的髒臭氣、整個環境的吵雜聲，實在令我這個尚未習慣的人受不了。…地面既然是土的，因此雞、鴨隨時可以走進房間，而豬也是在門口進進出出。[4]

或許每個人面對惡劣環境有各自的感受，1874 年 6 月李庥在加蚋鋪住宿時，同樣面對滿是雞、鴨、豬橫行之夜晚，傳教士以輕鬆角度慈悲地適應環境，且欣賞動物們活動棲息之狀態：

> 這個地方是他家禽的養殖場。由於是滿月，周圍的環境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大優雅的竹子，從二十到六十英尺高，繞過圍欄，果樹點綴其間;笨拙的牛車立於其旁是島上唯一的運輸工具;一群家禽，鵝和豬正在棲息或懶躺;好像是為了使這個安靜的場景更加生動，熱帶地區美麗的螢火蟲輕快地飛舞在離地面幾英尺高的空中。[5]

李庥能以正向思考面對惡劣環境，誠然是無可奈何之接受。不過，1879 年 5 月的傳道旅程對李庥而言，卻是個未完成之遺憾任務，因天氣酷熱難忍及身體發燒不適之故，必須將原計畫六星期的行程，僅完成四星期，餘程由隨扈傳道者執行。1879 年 5 月 25 日回程時仍至東港教堂探望，因它於 1878 年遭受洪水侵襲，教友在生活混亂下卻募集 10 英鎊建造一間可容納 80-100 人的竹製教堂，這些教徒有一半人口來自東港北邊的捕魚村莊「鹽埔仔」，且一傳道員之父亦為當地德高望重之信徒，故李庥在當地停留三天時間與其探討論述之，且在六、七十人出席的安息日中為鹽埔仔 5 人考問受洗，為此趟旅程作一完美句點，[6]彌補無法依照

---

to some of our south stations)

[4] 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晚生漢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 馬偕臺灣回憶錄 (*From Far Formosa*)》，頁 25-26。

[5] "Letter from the Rev. Hugh Ritchie, dated Takao, 6th July,1874", *The Messenger V.23, 1874*, pp.239. (The spot on this occasion was he poultry-yard of a farmhouse. As it was full moon, the surroundings vividly impressed the eye. The tall, graceful bamboo, from twenty to sixty feet high, skirted the enclosure; here and there fruit trees were interspersed; the clumsy bullock-cart, the only instrument of transit in the island, stood near; numbers of fowls, geese, and pigs were roosting or lying about; and as if to enliven the quiet scene, the beautiful fire-fly of the tropics flitted now and them across the atmosphere, a few feet from the ground.)

[6] "A Visit to Lambay Island and Tang-kang, Letter from the Late Rev. Hugh Ritchie. Taiwanfoo,

計畫全程環行之缺憾。隨行至小琉球的傳道員亦觀察到李庥身況已顯不佳，除不適應高溫天候外，居住環境更是無法提供他舒適的休養，以致在小琉球停留一星期後即先行離開，留下傳道員執行任務。

> 陪同他的經書銷售員說明，在他出訪的三個星期中大部分時間他似乎已經感覺很痛苦。這次旅行中，他在小琉球度過了一個星期的時間。那些人是很窮的漁民，李庥先生唯一住處是有個窗戶的外面小房間，它是用來存放乾魚等類的地方，即使被清理出來也是一個汙穢的睡眠場所。他不得不提前一個禮拜回家，比他想像的要早得多，這對他來說是很罕見的事情，在他最後一次患病期間，他說這次旅行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時期。[7]

綜觀李庥牧師來臺十二年期間，因著其背負聖職開拓重責，且肩負傳播福音之目的，除為實踐自我諾言奉獻自身外，不畏病痛堅守岡位，隱忍自身疾病勇往直前，達成其最初衷之遠大目標，將福音廣傳至異鄉異地。

第二節　最終歸途

引起熱病之因素甚多，如濕氣過重或環境溫度高而導致熱病，亦可能是病患自身體溫過高，或是長期暴曬的情況。熱病也有可能因天氣熱而致流汗多，並出現脫水而令身體無法反應所致。它通常都會發生於夏天。縱使李庥於 1876 至 1877 年回英國休假期間，卻也未能修復其身體免疫力，病毒依然存在於體內。1879 年 10 月巴克禮回憶李庥於病逝前幾天，忍受病痛繞行臺南府城圍牆行走五英里後的情況：

> 他離開工作領域兩年，沒有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恢復體力，而且自從他回來以後，他不時地承受著或多或少嚴重的熱病襲擊。今年 5 月份，他在南部訪問時遭遇到非常嚴重的侵蝕。…那時候他承受肝膽病痛之苦，無機會做戶外運動，… 我記得 16 日星期二(按:1879/9/16)，儘管正在下雨，他和我出去走走，而不是繼續關在屋裡。之後的星期四(按:1879/9/18)，李庥下定決心在城牆周圍散步，大約五英里距離。因宣教業務會議拖延了時間，之後他才出去散步回來時已天黑。然而，他非常努力地走路，成功地繞著黑夜回到家中。不過，他覺得這是最糟糕的努力，後來經常提到這樣作傷

Formosa, 29th May, 1879" ,*The Messenger V.26,1879*, pp.210.

[7] "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11. (From the account of the colporteur who accompanied him he seems to have been suffering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hree weeks he was absent from home. It was on this trip that he spent about a week on Lombay island. The people there are fishermen and very poor, and the only accommodation Mr. Ritchie could get was a little outhouse, within windows, used for storing dried fish, etc., which even when cleared out made a miserable sleeping-place. He was obliged to return home a week sooner than he had intended - a rare thing for him to do; and during his last illness he spoke of this trip as a time of great suffering.)

害了他。[8]

爾後之安息日，李庥狀況已漸感嚴重無法參與主日服務，時而降溫時而高燒，其體溫反覆狀態如同考驗個人之耐力，病塌中李庥偶或談論自己病情的悲狀，令照護者心驚膽跳，無時無刻祈禱上帝庇佑他度過難關。然而，病情狀態反覆輾轉數日後，巴克禮詳細記述 1879 年 9 月 28 日李庥臨終前一晚之狀態：

> 在安息日這天，輕微發燒，到目前為止我們認為沒有什麼危險。那天晚上，李庥先生和我們一起坐下來，但沒有做甚麼。因為我自己感覺不舒服，所以在與僕人們一起晚禱後，我早早休息了。大約晚上十一點鐘，李庥太太呼叫我名字叫醒了我，在離開我的房間之前，聽到李庥先生宏亮的呼喊說他快要死了。我發現他發高燒，他的脈搏每分鐘超過 140 下。他立刻認出了我，又說他要死了，他將與上帝同在。當我們試圖讓他平靜下來，告訴他多麼痛苦仍然需要在這裡，他完全理解我們對他說的話。當安彼得醫生來看他時，他成功地讓他安靜下來，當我再次退下休息時，大約半夜一點鐘，劇烈的熱燒似乎已經過去了。第二天早上，當我進去看他時，他以一種奇怪的方式說話，沒有多大意義，李庥似乎已語無倫次地無法運用適當的語詞來表達他的意識，並且無法找到他想要的確切詞。早上他吃了一點營養品，但是很虛弱，他不得不被抬到床上躺著。後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只是快速而痛苦地呼吸。他的力量如此明顯地失敗，他的身體溫度上升得如此之快，以至於讓我們非常焦慮，中午以後我們開始擔心最壞的情況。很長一段時間他能夠認出我們，並且在下午三點鐘他試圖接受且吞下我們提供給他的藥物。但即使這種意識的跡像也失敗了，他的手和腳都變得很冷，到三點四十五分時他停止呼吸了。[9]

---

[8] "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1. (Mr. Ritchie, as you are aware, suffered often and severely from this form of fever. His two years away from the field of labour on furlough did not recruit him so much as we had hoped, and since his return he has been liable from time to time to feverish attacks more or less severe. This year, during the month of May, he had a very severe attack, on the occasion of a visit to some of our south stations…At that time he was complaining of a bilious attack, and regretted very much the want of opportunity for out-door exercise.…I remember on Tuesday, the 16th, he and I went out walking though rain was falling, rather than remain continually shut up in the house. On the following Thursday Mr. Ritchie had made up his mind to take a walk round the city wall, a distance of about five miles. We had some mission business to discuss that afternoon which was unexpectedly protracted, so that by the time he was able to start it was much later than desirable. He however walked very hard and succeeded in getting round, arriving home by about dark. He felt, however, the worse of the exertion, and frequently afterwardsreferred to it as having injured him.)

[9] "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12. (On the Sabbath, however, the fever did not return violently through the day, and as yet we thought little of danger. Mr. Ritchie sat down to table with us that evening, without, however, taking anything. As I was not feeling quite well myself**,** I retired early, immediately after evening worship with the servants. About eleven o'clock I was awaked by Mrs. Ritchie calling my name, and before leaving my room heard Mr. Ritchie calling out in a loud voice that he was dying. I found him in a high fever, his pulse beating above 140 beats a minute. He recognized me at once, saying again that he was dying and that he wanted to go and be with Jesus. When we tried to calm him, telling how sorely he was still needed here, he quite understood what we said to him. When Dr. Anderson came across he succeeded in getting him quiet, and when I retired again, about one o'clock, the violence of the attack seemed to have passed over. Next morning when I went in to see him he was speaking in a strange way, without much meaning, evidently without much command over his thoughts, and at time unable to find the exact word he wanted. In the morning he took a little nourishment, but was so weak he had to be lifted up in bed. Later on he just lay still breathing rapidly and painfully as the day wore on. His strength was failing so manifestly and the temperature of his body rising so rapidly as to make us very anxious, and after noon we began to fear the worst. For a good while he was able to recognize us, and as late as thre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he tried to receive and swallow the stimulants we

巴克禮以沉重心境，紀錄李庥最後時刻與病魔爭鬥的情況，一位遠渡重洋為上帝服事之堅貞誠摯的蘇格蘭傳教士，臨終前仍不忘上帝賦予之使命，即便身心智已遭病魔蹂躪消耗，仍祈禱與上帝同在，其誠心意志已為後輩烙下不朽之楷模留下深刻印象。巴克禮曾記載李庥牧師於最後數日之病重狀態：

表 6.1： 李庥最終歸途之歷程

1879 年	星期	巴克禮記述內文	簡述說明
9 月 16 日	二	he and I went out walking though rain was falling	李庥和巴克禮於雨天戶外散步
9 月 18 日	四	Mr. Ritchie had made up his mind to take a walk round the city wall, a distance of about five miles	李庥努力地於台南府城牆外行走五英里。
9 月 20 日	六	On Saturday, after he had finished his studies, Mr. Ritchie came in and read to me on of Spurgeon's sermons. He had spent the forenoon with three of our students studying John xiv. 6.	星期六，在修習完後李庥先生與巴克禮共同閱讀司布真的講道。上午時李庥和三個學生一起研究約翰福音第 14 章第 6 節。
9 月 21 日	日	he felt so much worse as to be unable to go out. At that time he felt the fever coming on.	在安息日，他感到更加嚴重無法出去。那時他感到熱病侵襲。
9 月 23 日	二	On Tuesday at dinner he was sick and had to lie down.	星期二晚餐時，李庥因病須躺下休息。
9 月 24 日	三	On Wednesday he was relieved by a profuse perspiration. He told me then that he never remembered having passed to miserable a day. The nature of the fever from which he suffered was to recur every second day	星期三李庥因流汗而感覺舒緩些，他告訴我，他記憶中從未有如此痛苦的一天。這熱病每 2 天復發一次。
9 月 26 日	五	as the attack that day was very much slighter, we hoped he was getting better.	星期五發燒情況稍輕微了，希望狀況愈來愈好。
9 月 27 日	六	that during Saturday he did not recover his strength, or rally as one often does when really rid of fever; the other was the way he himself spoke of his illness as if it might prove fatal.	星期六李庥身體並未恢復體力，且述說他自己的病況似乎已無可挽救
9 月 28 日	日	On the Sabbath, however, the fever did not return violently through the day, …Mr. Ritchie sat down to table with us that evening, … About eleven	1879 年 9 月 28 日安息日，李庥發燒情況沒有太嚴重。 晚上，李庥先生和我們一起坐下來喝茶聊天及討論。

offered him. But even this sign of consciousness failed, his hands and feet got very cold, and at a quarter to four he ceased to breathe.)

		o'clock … heard Mr. Ritchie calling out in a loud voice that he was dying.… I found him in a high fever, his pulse beating above 140 beats a minute. saying again that he was dying and that he wanted to go and be with Jesus.…When Dr. Anderson came across he succeeded in getting him quiet.	大約晚上十一點鐘，聽到李庥先生大聲喊出他快要死去，想與上帝同在。 他發高燒，他的脈搏每分鐘超過 140 下。 安彼得醫生讓他安靜下來。
9 月 29 日	一	about one o'clock, the violence of the attack seemed to have passed over. Next morning when I went in to see him he was speaking in a strange way, without much meaning, evidently without much command over his thoughts, and at time unable to find the exact word he wanted**.** In the morning he took a little nourishment, but was so weak he had to be lifted up) in bed. Later on he just lay still breathing rapidly and painfully as the day wore on. His strength was failing so manifestly and the temperature of his body rising so rapidly as to make us very anxious, and after noon we began to fear the worst. For a good while he was able to recognize us, and as late as thre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he tried to receive and swallow the stimulants we offered him. But even this sign of consciousness failed, his hands and feet got very cold, and at a quarter to four he ceased to breathe.	1879 年 9 月 29 日清晨 1 點時高燒似已退。 當天上午巴克禮探望李庥時，李庥開始語無倫次地無法表達語詞。上午時刻李庥飲用些營養品。但仍顯虛弱而臥床休息。 之後仍有呼吸急促，體溫上升狀況。時而清醒認得人。下午三點時李庥試著服下藥物，但漸漸地他的手腳開始冰冷，至下午三點四十五分時李庥牧師停止呼吸了。

原文節錄自巴克禮文章：'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1-12. (由筆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感懷悼念

李庥牧師的離世震撼了英國長老教會，深覺受到莫大損失，更令與其共同奮鬥努力開拓經營之同工們深受沉重打擊，他們的不捨與傷感，使得受其福音披撒的福爾摩沙住民們亦深懷感念，齊聲哀悼。1879 年 10 月 3 日英國長老教會接獲發自廈門的緊急電報通知此噩耗訊息。英國長老教會除感傷於福爾摩沙傳道中心於此時頓失一位菁英先驅者，且為即將豐收的領域，應如何選擇適當的神職人員接任問題而傷神。[10]

一、馬雅各醫生之悼念

李庥早逝之訊息傳出，衝擊最大者莫過於最早與李庥共事的馬雅各醫生。1879 年馬雅各醫生接獲兩起哀傷之消息，一為 1865 年與馬雅各醫生自大陸同行來福爾摩沙開拓時最得力與依賴的助手 - 吳文水長老仙逝[11]；再者即為李庥牧師。馬雅各醫生同時失去至親的兩位好友，馬雅各悲傷地述說：

> 幾個月前，才紀錄我們在福爾摩沙宣教區最早的本土傳教士吳文水的悼念短文。現在，我們深感遺憾的是，在同一傳道區我們另一位敬重的高級傳教牧師李庥牧師生涯過早的結束訊息。吳文水先生已經走完他七十年的人生，但剛剛離開我們的親愛的兄弟正處於生命的高峰期，我們在 1877 年秋天他到中國時才與他分開，他似乎是一個在他面前可能有許多長期而成果豐收的工作者。[12]

馬雅各敘述，1867 年 12 月 14 日，當李庥夫婦抵達打狗與馬雅各共同為福爾摩沙宣教努力。初次見面剛踏入打狗教堂的屋宅時，李庥即刻跪下以感恩的心，感謝上帝，給予長途旅行平安之恩典，且對於被祂指派至福爾摩沙工作的喜悅而心懷感恩。馬雅各醫生對於李庥牧師時時刻刻祈禱及隨心感謝上帝恩典之真誠印象最深刻。馬雅各認為他與李庥之間最大的明顯差異，即在於李庥是個非常樂於禱告的牧師，與其共處者最津津樂道者即是李庥經常於中午時刻與同工們一起禱告，馬雅各認為這舉動影響他至深。因他生命的靈魂中充滿上帝的恩賜因而被異教團體所讚揚。據馬雅各觀察，李庥雖是個富有浪漫性格，卻能將他最具崇高的屬靈

---

[10] "Foreign Missions - China", *The Messenger V.26,1879*,pp.207.(The Rev. Hugh Ritchie, Senior Member of the Mission Staff in Formosa, died of fever at Taiwanfoo, on 29th September.)

[11] "Bun, The Formosan Evangelist.", *The Messenger V.26,1879*,pp.129-130.另參閱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原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 355-358.

[12] "The Late Rev. Hugh Ritchie, of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6,1879*,pp.207 (A few months ago there appeared in our records a brief tribute on the memory for Bun, the earliest native evangelist in the Formosa mission-field. It is with deep regret that we have now to note the premature closing of another honored career in the same field, that of our senior missionary pastor, the Rev. Hugh Ritchie. Bun had fulfilled his threescore years and ten, but the beloved brother who has just left us was in the very prime of life, and to us who parted with him in the autumn of 1877 on his return to China, he seemed a man who might yet have many long and fruitful years of earthly labour before him.)

工作熱情地奉獻給上帝所指定的領域，以其獨特的氣質與親切的態度對待各地的追隨者，更不因遇著某些阻礙而削減他的熱誠。馬雅各認為李庥先生是位成功的傳教士。自 1869 年馬雅各醫生與李庥牧師各自負責不同教區後，他以不屈不饒、自我奉獻的熱誠心境，至 1875 年成功地拓展數十個傳道站。李庥以打狗和埤頭為據點，開始朝向各方拓展傳道站所，如在南方分出了東港和竹仔腳，東南方的南岸和杜君英；東部的阿猴；東北部的阿里港、鹽埔、加蚋埔和北部的橋仔頭。在這些地方，他成功地組成了一個會眾網絡，其中像阿里港和南岸一樣，擁有強而有力的成員。李庥最大的成就，即是打破種族藩籬，成功開展客家地區的福音，最值得驕傲者則是李庥努力學習客語，為第一個能以客家語言為南岸教區信徒講道的傳教士。[13]

馬雅各再述，於 1872 年以前，因僅李庥一人為牧師職，他不僅要自我勉勵勇敢地單獨拓點開創新教區外，尚須負責台南傳道中心之監督或洗禮盛典等事，這些工作所涉及之生活環境往往是相當艱難困苦的。尤其早期某些處所，傳教士居住在陰暗、潮濕、充滿瘧疾毒素的環境中，但李庥牧師渴望盡速讓群眾獲得福音，不在乎病菌的侵襲，儘管多次感染發燒，仍積極地安排頻繁的行程。打狗總部的環境讓李庥能保持健康專注工作，其最大的支柱者即是在背後默默付出、心思縝密、深思熟慮為其提供實質上幫助的李庥太太。李庥牧師以熱情的能量，結合對傳教事業強大的成功信心，是其傳教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他從教徒與異教徒處得到最高審視，導正信徒行為舉止，也獲得教徒最大幫助，儘管偶遇信徒不忠的傷痛，他仍堅定從未顯現沮喪意志，因此，福音種子因著他的努力必然結成堅定的果實。李庥誠實與不懷疑任何人的本性，往往被中國人利用，以傳教士善良的同情心為其掩飾搏取不當利益，不過李庥牧師並沒有因此給這些有動機者進入教會，但仍以寬容之心對待這些以宗教作幌子尋求他的幫助的少數人。1876 年李庥於工作八年後首次休假回到故鄉，他仍馬不停蹄地不斷在英國或蘇格蘭等地教堂演講，努力為福爾摩沙尋找年輕有意願的神職人員。1877 年 10 月李庥留下長子在愛丁堡[14]，與李庥夫人同回福爾摩沙繼續為信徒服務。1877 年 1 月傳教士們決議將兩地的教區合而為一，不論在培訓本地學生安排教育學生或執行監督傳教業務來說，統一管理或許是較有效率，所以置棄打狗傳道所，李庥也轉移至臺南府城。雖距離加遠但仍應與原有南部教民保持最佳溝通模式，李庥樂於將知識傳遞給學生，他更熱心將精力貢獻給各個傳道站，尤其在他最近一次小琉球的巡迴傳道，他仍積極地推動該島之建教。雖因發燒過度被提前帶回，在打狗休養時期仍不忘各地的傳道事務，甚至鼓勵李庥夫人訪問本地及平埔族婦女，教育他們且期盼創立學校。馬雅各感嘆著生命消逝於瞬間，若李庥健康無礙，1879 年 9 月時刻，他應該還在為福音工作努力，且感謝賦予他生命活力的上帝。現在願李庥牧師安息在打狗教堂旁瀉湖邊，與他心愛的幼子共處。期望他經常誠摯地

[13] "The Late Rev. Hugh Ritchie, of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6,1879*,pp.208
[14] 李庥次子於 1873 年 6 月 23 日因病逝世，葬於打狗外國人公墓。

呼籲聲響「主啊，派遣更多的同工吧!」能夠實現以取代他在福爾摩沙的位置。[15]

1868 年馬雅各與李庥為平息埤頭迫害事件共同努力安撫信徒，同心協力為宣教團爭取權益，齊名向英國駐北京公使申告臺灣道臺之惡行；且為山區平埔族群教導與傳達福音而不惜艱困路途達成目標，雖然馬雅各先行於 1872 年回英國休養身體，但兩者之革命情感，並不因馬雅各回英國而斷訊，反為李庥牧師先行蒙召而為福爾摩沙痛失一位堅貞傳教士而傷痛。

二、甘為霖牧師之悼念

甘為霖牧師於 1871 年 12 月 11 日抵達福爾摩沙，時值李庥牧師正為東港、竹仔腳之事忙碌不已，1872 年 1 月 7 日東港教會慘遭祝融肆虐後，甘為霖與李庥特地走訪探望東港為劫後居民講道，且至竹仔腳與居民共度安息日，分發治療疾病之藥品，當地居民大都為文盲的小佃農，但智力尚佳，傳教士們非常享受居民的盛情款待。甘為霖認為李庥能適切的為群眾講道，讓他們很容易理解。這是甘為霖首次與李庥牧師同行為居民傳福音的時刻。[16]1879 年 9 月甘為霖牧師於英國休假，與馬雅各同樣地對此消息深感震驚，難以想像福爾摩沙在短短一年當中損失兩位重量級的傳道人員，為此，甘為霖非常感傷地說，福爾摩沙宣教團的損失是非常嚴重的。甘為霖曾回溯，他對李庥先生的認識早於 1871 年前在蘇格蘭時期。大約 1863 年左右，即在格拉斯哥的大學時代已相識。甘為霖了解李庥是個勤奮又心性合一目標宏遠的學生，執行事務盡心盡力，全權負責態度。他們同學非常清楚李庥目標在於為異教徒傳道，李庥因這遠大理想而努力學習之態度贏得同學之敬重。甘為霖認為李庥坦誠開放的純真誠懇心意讓人隨著他而心生喜悅，甘為霖描述與李庥共事後之感受：

> 在過去的七年裡，我有充分的機會認識他。他是一位很慷慨的朋友，是基督的熱心追隨者，是一位認真、克己、成功的傳教士。他很高興將禱告與他的工作合併在一起，當他感到必須給予感恩時，就像在困難和考驗時一樣，他也同樣注意到禱告。我記得有一個小事件可證明他的的性格。我們長時間在高山攀爬時，到達山頂，享受涼爽的微風，欣賞臺灣府城東邊壯麗景色。休息之後，李庥先生提議作禱告，然後我們退到岩石上，在那裡他真誠流露出他的心靈為我們通過這片土地禱告感恩，他個人在上帝的殊榮恩典下將其最佳的責任認知觀念留存在異教徒和傳教士之間。福爾摩沙的弟兄們必然對他的逝世深深感受到惋惜，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一個如此善

[15] "The Late Rev. Hugh Ritchie, of Formosa", *The Messenger V.26,1879*,pp.208.
[16]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原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 10-13.

> 良和具同情心的朋友。他總是為他們的利益而策劃，沒有什麼比看到信徒們在恩典和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的知識中成長更讓他高興的。他是否知道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度過幸福和有用的生活，他為自己堅定的信心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證據。多年來他在福爾摩沙所做的工作將為上帝的榮耀結出果實。願其他志同道合的勞動者迅速成長起來！[17]

甘為霖堅信李庥牧師是個具有高度基督教性格的人，他堅定從不動搖的目標、努力為自己未來理想邁進，充滿渴望地祈禱，希望能像基督的僕人一樣遠離家鄉為異教徒傳福音。他的氣度、誠摯、真誠地為自己的職責努力，讓人感覺欽佩滿意。他以虔誠的態度，充滿希望和勇敢的精神來到上帝指派的福爾摩沙工作。並且因為基督的愛受到教徒們之熱誠款待，獲得住民們的信任，因此和信徒間之情感交流比其他人成功得多。信眾們對於李庥在現實生活中，無私地為他們付出深感激賞，即使是可憐的罪人或僕人也能信服他所傳達的基督教義。[18]

甘為霖提到，李庥牧師的名聲與楷模將成為福爾摩沙教會珍貴的傳統資產，在未來幾年中其成員能夠積聚他認真而豐富的勞動成果。而他的同事們將會悼念這位在福音工作中慷慨的朋友和忠誠的同工。李庥獲得如此多之讚賞，卻讓宣教團因他的消逝而產生巨大損失，傳教士們將請求上帝子民誠懇地祈禱，以讓更多志同道合的傳教士樂意加入這人數稀少的行列。而李庥夫人已經明確表示要繼續留在福爾摩沙，為她長期從事的寶貴工作服務，為有理想目標的朋友提供一個讚美和感恩的主題。李庥夫人是宣教團所有傳道站所熟知和喜愛的，她在婦女團體中日益增長的工作，非常具有效率的幫助，憑藉上帝的恩典，她已能為福爾摩沙執行宣教任務。[19]

三、巴克禮牧師之悼念

巴克禮牧師是李庥先生走向生命終點最後陪伴者之一，其傷痛之感不亞於李庥家人。巴克禮感懷著提到他抵達打狗時，見到李庥先生親切熱情之印象「四年

---

[17] Rev.Wm.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London, Trubner & Co., 1889),pp.536-538. (I have had the fullest opportunity for getting to know him during the past seven years. He was a most generous friend, a warm-hearted follower of Christ, and an earnest, self-denying, and successful missionary. It was his delight to mingle much prayer with his work and he was just as mindful of this when thanksgiving had to be offered, as in times of difficulty and trial. I well remember one little incident which showed th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n. We had been long toiling up the side of a high mountain, and reached the summit to be rewarded with a cool breeze and a grand view of the country eastward from Taiwanfoo. After resting, Mr. Ritchie proposed to have a little prayer, and we retired to some rocks, where he poured out his soul for the land of our adoption in such a way, that one rose with a much better conception of the duty and the glorious privilege of being a missionary amongst the heathen. His death must be sorely felt by the native brethren in Formosa, for they never had a more kind and sympathising friend. He was always planning something for their benefit, and nothing gave him more delight than to see them growing in grace and in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Well did he know that there was no other way to a happy and useful life, and his own fine bracing example supplied the most convincing proof of this. The work he was enabled to do in Formosa will continue for many years to bear fruit to the glory of God. May other like-minded labourers be speedily raised up!)

[18] "Closing Labours",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4.

[19] ibid.

多前，我在那裏登陸受到一位完美的陌生人李庥先生熱烈歡迎和如兄弟般親切的招待。」[20]1875 年 6 月 5 日星期六中午，巴克禮先生抵達打狗港時李庥牧師登船迎接，隨即帶領巴克禮回到打狗住處，發現已有學生們和老師們等著歡迎他。[21]當晚李庥先生為他安排與二十五位信徒聚會。會議上，由李庥先生和打狗教會的傳道員帶領唱歌和祈禱後。他們感謝上帝為他們帶來一位新牧師，也祈禱上帝在這工作上幫助巴克禮。巴克禮首次參與兒童安息日，感受到李庥與其夫人對於信徒的教導不遺餘力，李庥不厭其煩地字字句句帶領孩子們唱詩歌或閱讀聖經。禮拜結束後進行禱告則由孩子們重複李庥曾經教過的詩篇祈禱文。巴克禮眼見李庥及夫人之教育成果，期望各個傳道站之教學均能達至如此標準，但巴克禮擔心隔年李庥回英國休假時，他無法確認能接任這些重大職責。巴克禮當時提到「我幾乎無法想像明年李庥先生回家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如果單獨留下我一人服務，對宣教團將會是可怕的不幸，福爾摩沙南部宣教使命全部責任落在一個如此年輕，缺乏經驗，對語言和習俗無知的人身上。」[22]

巴克禮初抵福爾摩沙時，與李庥牧師相處受其指導時間長，亦是最能體會李庥及其家人之溫馨情感。李庥先生的消逝，除了悲痛傷感外，巴克禮最為不捨者，乃是李庥夫人與其長子。但不論家人或宣教團，絕對是一件巨大無比的悲痛。其損失之重大不可言喻。[23]巴克禮認為，李庥牧師的一生是為了福爾摩沙而存在：

> 他一貫地爽朗快樂，善良本性和關心協助照顧他人，經常鞭策與激勵自己全心投入奉獻服務。他是為了福爾摩沙而活。他總是預先計劃某些事。他談到澎湖群島旅程，一次東海岸環島的旅程，他曾經跟一個生番男孩學習語言，希望能以他們的語言向他們傳教。他的幸福在於與住民在一起，向他們講道，教導他們，在他們的家中舉行會議，以各種方式照料他們的身體和精神需要。即使謹慎地承認，在健康考量的情況下，需要擁有適當的住房的必要性時，顯然他認為這對中國人而言，會造成孤立而感到遺憾，並渴望一種生活方式，使他能夠隨時更自由地與人交往生活。他喜歡他的工作以及與他從事過的人，現在因為他的死亡帶給整個島上的住民真正的悲痛，他們可以將他視為手段，或多或少是直接的，他們接受了生命之光，並且認為他不僅僅是尊重他的盡責和克己，而是真正的感情和愛。[24]

---

[20] "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2.(…of my first visit, when more than four years ago I landed there a perfect stranger to receive a warm welcome and kind brotherly treatment from Mr. Ritchie.)

[21] "From Rev. Thomas Barclay, Takao, Formosa, dated 7th June,1875",*The Messenger V.23,1875*, pp.220. (We arrived about noon last Saturday, and Mr. Ritchie come on board. When I reached the house I found the students, with their teacher, waiting to greet me.)

[22] ibid. (…otherwise I scarcely like to think what may happen next year, when Mr. Ritchie goes home. It will be a terrible misfortune to the mission if I shall be left alone, and the wh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ission of South Formosa fall upon one so young, so inexperienced, and so ignorant of the language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23] "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2.(Our first sympathies, of course, are due to Mrs. Ritchie and little Willie. But it is a great grief to us all).

[24] "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 *The Messenger*

巴克禮認為，李庥喜歡融入住民的生活，希望以一般住民生活方式拉近相互間之距離，他喜愛自己的工作，更珍惜與他相處的住民，他讓群眾看到的不僅是他克己復禮的態度，更讓人感受他對這片土地與人民的愛與情感，此刻，李庥牧師的死亡，將帶給福爾摩沙人真正的悲痛。雖然，巴克禮擔心李庥家人身心悲痛之感受外，對於婦女教育問題的持續更為擔心，因李庥夫人在這領域長期經營且經常與李庥先生同為信徒服務，她對教會和人民之理解相較清楚，此時沒有新的女性傳教士能像李庥夫人一樣了解當地語言，故當獲知李庥夫人將繼續留任福爾摩沙，為當地婦女教育努力時，令巴克禮及宣教團成員深感安慰。[25]

四、同工們之悼念

如英國長老教會刊登之訊息，沒有人預料李庥牧師會在二十小時內發生致命危機，況且在安息日的夜晚 1879 年 9 月 28 日星期日，他還能起身與其他同工一起喝茶，甚至和巴克禮就是否應該接受家庭崇拜之問題而討論。如此痛心之事令周遭所有人無法接受，更是措手不及之事。所有熟識與不相識之信徒，都為這位來自蘇格蘭的傳教士深感遺憾。

1879 年 1 月 14 日為接替馬雅各醫生職務而加入福爾摩沙醫療宣教，與李庥牧師相處不到一年時間的安彼得醫生(Dr. Peter Anderson)，更是李庥臨終前不眠不休地守候在李庥身旁，為其安寧照護者。就安彼得醫生所認識的李庥先生性格特質，他認為，李庥先生是那種不需要很長時間即能知道他的生活目標是什麼的人，在當地人和外國人中對於他努力奉獻在他的工作之事實是眾所周知，他酷愛他的工作至全神貫注的程度，只有在對此工作有益或可協助時，他才會注意與此相關的其他事情。安彼得醫生觀察到，中國人特別依賴他，醫生發現在葬禮上有些大男人傷心哭泣的模樣如小孩般，在整個福爾摩沙島上，李庥先生死訊之訊息令聽聞者深感遺憾與惋惜。[26]

V.27,1880,pp.12. (His unvarying cheerfulness, good nature, and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helped much to lighten care, whilst his whole-hearted devotion to his work served often as a rebuke and a stimulus. *He lived for Formosa.* He was always planning some advance. He spoke of a trip to the Pescadores, a tour round the east coast of the island, he had at one time engaged a boy from among the savages in the hope of learning their language so as to preach to them. His happiness was in being with the people, in preaching to them, in catechizing them, in holding meetings in their houses, in ministering in every way to their bodily and spiritual needs. Even when prudence made him acknowledge the necessity of our having proper dwelling-houses of our own in healthy situations, he obviously regretted the isolation caused thereby from the Chinese, and longed for a style of living that would enable him at all times more freely to mingle with the people. He loved his work and those among whom he wrought, and he has his reward now in the genuine grief which the news of his death would cause to very many throughout the island, who can look to him as the means, more or less direct, by which they received the light of life, and who regarded him not simply with respect for his conscientiousness and self-denial, but with real affection and love.)

[25] "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2.

[26] "Mission notes"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0. (Dr. Anderson adds: "Mr. Ritchie was one of those men whom it was not necessary to know long to see what the aim and object of his life was. Amongst both natives and foreigners his devotion to his work was proverbial. He loved it to the extent of being absorbed in it, and took up with other things only in so far as they were subsidiary and helpful to it. The Chinese were specially attached to him, and at the funeral I noticed big men amongst them weeping like little children. Throughout the island the news of Li Sian-si's (Mr. Ritchie's Chinese name) death will

站在長老會宣教團立場觀之，安彼得醫生亦是擔憂李庥夫人承擔婦女傳教教育工作之後續承接問題，婦女教育一直是李庥牧師耿耿於懷的憾事，福爾摩沙宣團成員中除了李庥夫人親身親為地深入服務外，已無多餘人力、物力、時間與精力可再進行分攤服務，為此，教會衷心地感謝李庥夫人決定留任之消息，並且在她努力教導下成效已顯現，若她離開則福爾摩沙婦女教育終將停滯損失。[27]

施大闢牧師 (Rev. David Smith) 於 1876 年 3 月抵達福爾摩沙，專責於臺南府城傳道中心轄區之傳道所。1879 年 10 月 16 日，施大闢於巡迴平埔番的大社教區時，當他告知平埔族人有關李庥已歸天家消息時，他發現原住民情感純真之表現較之中國人強烈，他們由衷表達傷感之意象，深烙施大闢腦海，施大闢描述:

> 另一個事實讓我感到值得記錄，那就是聽到李庥先生去世的人們所表現出內心深處的同情。第一天晚上，在讀了一些適當的經文之後，我告訴他們我所知道的李庥先生，他的最後一次傳教之旅，他的最後一次疾病，以及他的死亡和葬禮。如此敘說之時，我可以把握地說，所有會眾的眼睛都沒有乾過。這些臺灣原住民的感情比中國人更為熱烈；他們參與主的晚餐時都哭泣著。但是，由於上帝親自在拉撒路的墳墓中哭泣[28]，我認為在這個場合所有的眼淚都是自然流露的。至少表明了他們對李庥先生工作上的尊重程度，以及在他們的記憶深處裡，李庥影響他們的心靈有多麼深。整個場景強烈地讓我想起這些話，「他雖死猶生」。[29]

施大闢牧師此行除了作定期巡迴傳道外，亦將李庥牧師突然離世消息轉告信徒們知曉。不論埔社或大社這些地區的原住民之反應，讓施大闢牧師驚訝於李庥牧師之形象已深深印記在原住民心靈深處。原住民們雖然對李庥逝世深感悲傷與損失，但他們似乎有些明確的想法。許多人表示讚美上帝，因李庥牧師已經逃脫了今生的憂愁煩惱和辛苦勞累，並在榮耀中進入永恆的安息。施大闢認為這是基督教徒

---

be heard with unmingled feelings of regret.)

[27] *The Messenger V.27,1880*,pp.10. (The Church will receive with heartfelt satisfaction the tidings that Mrs. Ritchie has decided to remain at Taiwanfoo, and carry on those labours amongst the women of Formosa in which she has already had so much success. She is along in these labours, and her departure would have been a grievous loss to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ide of the mission work in the island.)

[28] 在新約《約翰福音》11 章中記載，拉撒路是耶穌的門徒與好友，經由耶穌，奇跡式的復活。他病死後埋葬在一個洞穴中，四天之後耶穌吩咐他從墳墓中出來，因而奇跡似的復活。拉撒路是耶穌的好朋友，也是瑪利亞和馬大的兄弟。

[29] "A mission visit to Toa-sia, Formosa,letter from Rev. David Smith, Taiwanfoo, Formosa, November 15, 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 pp.52. (Another fact struck me as worthy of record and that is the deep heart-felt sympathy manifested by the people on hearing of Mr. Ritchie's death. The first evening, after reading some appropriate Scriptures, I told them all I knew of Mr. Ritchie's last missionary tour, his last illness, and his death and burial. While doing so I am safe in saying that there was not one dry eye in all the congregation. These Formosan aborigines are far more gushing in their feelings than the Chinese; they generally weep while partaking of the Lord's Supper. But still, inasmuch as the Lord Himself wept at the grave of Lazarus, I think it would be too much to say that all their tears on this occasion were of the flesh. It showed at least how highly they esteemed Mr. Ritchie for his works' sake, and how powerful is the memory of him still to affect their hearts. The whole scene reminded me forcibly of these words, "He being dead yet speaketh.")

非常聰明和令人愉快的特徵。[30]

1879 年 10 月 31 日晚上馬偕博士至埔社與施大闢會合，為安撫原住民們心境，讓他們理解李庥牧師雖已過世，但後繼之傳教士仍會持續帶領他們步向基督國度，故馬偕博士於當晚時刻以「以弗所書第四章第 22 節」之經文解釋有關脫去舊人的事為其講道主題。[31]該章節主要是希望人們在生活行事與為人之品德上，應學習基督之精神。他讓我們看見，我們所受過的教導，就是脫去舊人，並且穿上新人。此意即，學習基督所顯出的情形，當一個人經過受洗之聖禮後，及應脫去舊有之一切，上帝讓祂子民重新面對新生命。過去的種種已和基督同釘於十字架。也就是信徒重生的靈，融合了神內住的靈。將融合後之靈，擴展到我們的心思，就成了我們心思的靈而得以更新，得以變化。進一步解釋，乃是相望告知住原住民們，雖然原已深受李庥牧師精神之影響，祈以過去所接受之影響與現今傳教士所教導之各項知識融合後，對生命未來有更新一層之認知。

李庥在台辛勤工作 8 年後，才得休假回到英國故鄉，卻於回到福爾摩沙後不到兩年時間，竟因身體免疫力未增強導致熱病發生，不幸於 1879 年 9 月 29 日逝世，如此短暫生命，讓仍在臺傳教士深感傷悲與不捨。為此，傳教士們於 1879 年 11 月 20 日台南教士會議第 54 次會議中，正式提出他們感念與感謝之聲明:

> 台南教士會議第 54 次會議紀要，1879 年 11 月 20 日。巴克禮、施大闢、安彼得醫生。
> 福爾摩沙的李庥先生於 1879 年 9 月 29 日在臺南府去世，對此我們深深感激他，現將此文告知於下:李庥先生於 1867 年底時抵達中國，此後在打狗度過了 8 年，從休假回來近兩年後，他真誠地致力於在福爾摩沙傳揚基督的工作。他的同事們藉此機會向他表達謝意，欽佩他在公領域和私生活中表現出許多高尚的品格，以及感激上帝讓他在福爾摩沙所完成的工作。[32]

---

[30] "The Po-sia and Ka-gi churches,Letter from the Rev. David Smith, Taiwanfoo, Formosa, December 24th,1879" ,*The Messenger V.27,1880*,pp.72.(I told them the particulars of Mr. Ritchie's departure so suddenly from our midst. They seemed to grieve over his removal from the mission-field quite as much as the Toa-sia people did. It is evident that his memory is deeply engraven on many a heart in Poa-sia. While grieving however, over this loss to themselves, they seemed to have on the other hand a very clear idea of the great gain to him. Many were the expressions of praise to God that he had escaped the cares and toils of this life, and entered his eternal rest in glory. I think that is quite an intelligent and pleasing feature of the people's Christianity.)

[31]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頁 393

[32]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台南教士會議事錄》，頁 131。(Tainan Council Minutes, November 20, 1879. Revs. Barclay and Smith; Dr. Anderson; 1. Death of Mr. Ritchie at Taiwanfu on 29th September reported and an appreciative notice of him was read as follows: Mr. Ritchie arrived in China about the close of 1867 and thereafter for 8 years at Takow and after his return from furlough for nearly two years at Taiwanfu laboured earnestly and devotedly in forwarding the work of Christ in Formosa. His colleagues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expressing their admiration of the many noble qualities he displayed both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and their gratitude to God for the work which He enabled him to accomplish in the Island.)

五、學生之悼念

卓道生，1858 年 1 月 17 日生于拔馬，乳名老生，學名大昌，號道生。是李庥牧師早期學生之一。1870 年進木柵教堂小學，讀羅馬字及四書孝經。1872 年起跟甘為霖牧師學習，1875 年府城長老教中學成立，也進讀。1876 年打狗及府城的傳道者養成班合併於府城授課，曾讀古文唐詩、幼學群芳、詩書易禮、新舊約書、古國鑑略、天文闡說、地理問答、筆算等。[33]早年與李庥至各處傳道，體會李庥傳道期間所承受之艱苦與勤奮。1925 年當卓道生 67 歲時，記述李庥牧師在他年輕時如同父親般愛護他的情境。卓道生以白話文寫下一篇祭悼文，現將此文稍加譯為華文，從字裡行間中可清楚理解李庥牧師傳道時之點滴生活。

表 6.2：「李庥之追悼文」白話字與華文對照表

卓道生:〈李庥追悼文〉白話字原文	卓道生:〈李庥追悼文〉華文翻譯
牧師姓李名庥，英國蘇格蘭人，1867 年奉差來台灣做頭一回 e5 牧師。伊做人老成、欣慕道理，救人 e5 心切；chhoa7 家眷離開伊 e5 本鄉，冒險萬里 e5 大海洋，直到廈門學台灣話；後來續招黃嘉智先生(參見《教會史話》 111 醫館管家黃嘉智)過來台灣 e5 打狗，就是現時 e5 高雄 e5 旗後街；暫 toa3 前馬醫生醫病 e5 宿舍，tiam3 兩座做福音堂禮拜所；請洋行 e5 萬醫生(即 Dr. Patrick Manson，參見《教會史話》229 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 kap 黃嘉智先生料理行醫 e5 事。買地起洋樓做企家，謀設南神學女學；請澎湖林兼金先生參見《教會史話》160 自澎湖來的讀書人)幫贊教學生做傳教 e5 人。	李庥牧師，英國蘇格蘭人，1867 年派至台灣為第一位牧師。他為人老實，欣慕聖經道理，救人心切；攜家帶眷離開家鄉，冒險萬里之大海洋，直到廈門學習台灣話。後來，找來黃嘉智到台灣的打狗[34]。就是現在高雄的旗後街，住在前馬雅各醫生的宿舍，在兩個地方福音堂禮拜所內；請洋行的萬巴德醫生[35]教黃嘉智先生協助醫療事務。買地蓋樓當作基礎，附設南神學校及女校；請澎湖林兼金先生幫忙教學生為傳教人。
論起頭就是黃深河、胡古、雷金、黃根源、	一開始是黃深河、胡古、雷金、黃根源、

[33] 賴永祥：《教會史話(四) 》，頁 139，179。

[34] 黃嘉智，漳州石尾人，1838 年 7 月 16 日出生。1859 年 5 月在廈門，由打馬字牧師（Rev. J. V. N. Talmage）領洗。馬雅各醫生抵台，選他作配藥生，一直跟隨，得馬醫生的信任。馬醫生回府城後，他協助萬巴德、萬大衛（David Manson）、連多馬（Thomas Rennie），一直至梅醫生（W. W. Myers），任配藥、管日常事務、學習醫療。賴永祥：《賴永祥文集》，頁 284-285。

[35] 萬巴德醫生，於 1844 年 10 月 3 日蘇格蘭阿伯丁什爾（Aberdeenshire, Scotland）出生， 1865 年馬雅各醫生來台，翌年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受聘為中國海關醫員（Medical officer）駐打狗（旗後）。其主要業務是診療外籍人士（來任當時有 16 人）及作氣象報告。他是馬醫生所推薦來的，他也協助馬醫生在旗後所設診所的醫務，而 1869 年馬醫生回往府城，其診所就託萬醫生來維持，直至 1871 年萬醫生轉往廈門為止。賴永祥：《教會史話(三) 》，頁 71-72。

劉沃，陳仰華；較後-來就是林中桂也名華，吳蒙楚(吳葛)，koh 有在學學生劉茂清、黃秀輝(黃信期)、徐春枝、陳新代、林添興、李福添、劉阿雞 7 人。常常去訪問 hiah e5 來醫病 e5 病人，續替 in 祈禱。出外佈傳福音，巡視會友，續 toa3 藥件；若有破病 e5 人就分 hou7-伊，回家入門教學生，罕 tit 停歇。	劉沃，陳仰華，之後為林中桂，(另名為華)，吳蒙楚(吳葛)，還有在學學生劉茂清、黃秀輝(黃信期)、徐春枝、陳新代、林添興、李福添、劉阿雞 7 人。常常去探訪至醫館看病的病人，為病人祈禱。出外傳佈福音，巡視會友，順便帶著藥品；若有生命的人即給予藥品，一回家即刻教導學生，很少休息。
記 tit 小生(我卓道生)11 歲拔馬 (就是現時 e5 左鎮)，初立禮拜所 ti7 敝家 e5 時，牧師 kap 牧師娘以及伊兩個細子，大 e5 名 But8 e3-,第二子軟骨病約 3 歲，無偌久死 ti7 旗後；in kap 雷金先生來探看，招小生 kap 伊去旗後讀冊，hit 時細漢 m7 肯；才 chhoa7 我 e5 胞兄卓基清去讀。	記得我(卓道生)11 歲在拔馬時(即為現在的左鎮)，在我家設立禮拜所時，牧師夫婦及他們兩個小孩，大兒子名叫 But8 e3[36]，小兒子有軟骨病約三歲，沒多久於旗後去世；李庥與雷金先生來探訪，要我(卓道生)去旗後讀書，當時年紀輕不肯去，才讓我胞兄卓基清去讀書。
後來聽著台東（就是古早號做後山），因為有左鎮，溝坪 e5 會友移徙去 hia toa3 kap, in e5 厝邊鄉里欣慕道理 e5 迫切，伊無嫌盤山 peh 嶺，冒險生番 e5 危險，chhoa7 胡古先生對枋寮 e5 三條稜，盤過去後山視察；續設立蟳廣澳、新開園(又名石牌) 石雨傘、里弄 chiah e5 教會所；合併高雄管內，直到琉球 20 外個教會攏是李牧家已建設，家己巡視照料；kek in 移轉變更古今名目 e5 不同。	後來聽聞台東(後山)，因為有左鎮、溝坪的教友遷居至台東，鄰居鄉里們因而對福音迫切渴望理解，故李庥牧師無懼翻山越嶺，冒險越過生番處之危險，帶胡古先生從枋寮三條稜至台東視察；[37]接著設立蟳廣澳、新開園 (又名石牌)、石雨傘、里弄的教會；合計高雄縣內，至小琉球 20 多個教會全是李庥牧師自己建立的，[38]自己巡視照護。將它移轉變更古今名目的不同。
到台南西教士買新樓地建築新大樓工明白；西教士共同議決合併。Ti7 1876 年 6 月，李牧師 chhoa7 家眷對旗後移徙來台南，tiam3 ti7 新大樓宿舍；續移轉伊 e5 學	直到台南外國傳教士買新樓土地建築講明白，外國傳教士共同決議台南高雄合併。1876 年 6 月[39]李庥牧師帶著家眷自旗後遷移至台南。住在新大樓的宿舍。順便將李

[36] 李庥大兒子名為 William Crawford; 小兒子為 Rober Hugh Ritchie. 故依卓道生書寫，可能將大小兒子名字混誤

[37]「三條稜」是今日所稱的「浸水營古道」，西起屏東枋寮鄉水底寮，途經屏東春日鄉、台東縣達仁鄉，東至台東縣大武鄉(巴郎衛)加羅坂部落，全長 47 公里。意即 189 縣道。據李庥自述，「他們於 1875 年 3 月 29 日經過 14 天的航行後在寶桑定錨…上岸…」意表此趟台東行應是搭船而不是經由三條稜的古道入台東。且經由潘稀祺牧師實地走訪考證，此處應是卓道生紀錄有誤。參閱 Ritchie,Hugh. "Notes of a journey in east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6 (1875)*, pp 206-211.

[38] 李庥於 1879 年 5 月至小琉球查訪當地慕道友，但小琉球教會並未在其任內設立。且其創立之教會約計 12 間並非 20 多間，此處可能是卓道生記憶有誤。

[39] 卓道生記憶可能有誤，李庥於 1876 年 1 月休假回英國；至 1877 年 10 月 9 日才自利物浦搭船回台。故時間點不可能於 1876 年 6 月。

生頂面所記 7 人，因為建築新學校 ti7 新樓 boe7 完工，暫 toa3 ti7 二老口舊醫館；kap 台南學生潘銘新、卓道生、盧三元(伊是廈門人)、林大然、許朝陽、潘永安、潘金台、潘明珠、雷大闢計 16 人合併共學；校長巴克禮，英教授李庥、甘為霖、施大闢。舍監盧榮康(盧良)、漢文師貢生王世傑，攏是廈門人，這就是台南部合併建立神學校 e5 起頭。	庥 7 名學生轉入台南。因為新學校的建築物未完工，暫時住在二老口就醫館；和台南學生潘銘新、卓道生、盧三元(伊是廈門人)、林大然、許朝陽、潘永安、潘金台、潘明珠、雷大闢共計 16 人合併學習。校長巴克禮，英國教授李庥、甘為霖、施大闢。舍監盧榮康(盧良)、漢文師貢生王世傑，都是廈門人。[40]這就是台南學校合併建立神學校的開始。
對 chia 協同做工、或是出外巡視鼓勵會友，入門分課程，輪流教學生，逐家真熱心 cheng2 phiau 技能促進 e5 氣象。李，教舊約各本 e5 要理，及地理天文，續用大望遠鏡 hou7 學生窺看土、木星、月 seh8 teh 行 e5 形狀。甘，分解新約每本各情形，及耶穌事蹟權能，譬如 loe7 li2-。詩，說明創世記 12 根源，20 相對反，併地質學、物理。巴，教授出埃及會慕，羅馬 1-8 章，算術，保羅傳、書記、寫真，各行星軌道 teh 行 e5 款，與諸雜錄論文。	對這些共同做事、或是出外巡視教會鼓勵會友。即將課程分門別類，輪流教學生，大家熱心教學，李庥教導舊約概論、地理、天文學，利用大望遠鏡讓學生觀看土星、木星，月球繞行的形狀。甘為霖牧師講解新約概論，及耶穌事蹟全能。譬如內理。施大闢牧師說明創世紀之十二根源，二十相對反，以及地質學、物理學。巴克禮教授出埃及記、羅馬 1-8 章，算術，保羅傳、書記、寫真，各行星軌道運行狀況款，與諸雜錄論文。
小生常 kap 業師李牧出外巡視教會，或有茶餅供食同伴，到所在入厝關門祈禱，聲出激動聽 e5 人 e5 感念，後--來才出來 kap 人交陪講話；這算是伊平常 e5 例。	我(卓道生)常與李庥牧師出外巡視教會，或是有食物與人共享，一到住處地方即關門祈禱，聽得出他祈禱的聲音激動與感念。祈禱完耗材出來與人交談，這算是李庥牧師的慣例。
看見有窮苦散 hiong e5 病人，就暗靜提出財物藥品送伊；禁戒伊 m7 thang hou7 人知。盤山 peh 嶺攏是步行；雖是甚然艱苦，boe7 bat 坐轎，聽見伊 e5 平時也攏是 an2 ni- e5 款，因為古早 e5 時無有自轉、自動、輕鐵、火車 chiah e5 koh; 道路狹細彎 khiau、崎嶇；常看見伊腳指頭膨濟濟 pha7, 也是忍耐、慷慨進行；若大厭 sian7 khian3 天倒 he7 草埔，boe7 bat 看見伊有貧憚憂苦 e5 面容；bat 看見穿破衫褲伊也無嫌，kap 作穡人食焦蕃藷簽飯，配菜頭 chang2 干、破籽；伊也掠做真甜，真正有快樂道	若見到貧困病人，就默默拿出財物及藥品送他們；警示他們不要讓人知道。李庥牧師攀山越嶺都是用步行，雖是非常艱苦，也不願搭轎子，聽說他拉平時也是這樣，因為古時候沒有自動車、火車可搭乘。道路狹窄曲折、崎嶇，將常看到李庥牧師的腳指頭腫大起水泡，他也是忍耐地繼續行走。如果天氣炎熱則躺在草地上，從未看過李庥牧師偷懶憂愁的臉色。即是衣褲破裂他也無所謂，與莊稼人吃地瓜籤飯，配菜頭醃乾、破布子，李庥也當作甘甜食物。

[40] 卓道生所提之學生及漢文老師之詳細資料，參閱賴永祥：《教會史話 (三)》，頁 19-20，23，181-186。

理救人無厭 sian7,m7 是簞瓢路項顏回 hit 輩所會 kap 伊比-tit ah！ 看伊 teh 款待學生，無各樣慈心 e5 老父 teh 款待子，有時 tu2 著 hit 號無理 e5 歹聲嗽 teh 應答，boe bat7 看伊有露出面容 e5 歹看；靜樣- thi5-su 勸誘，真正是所講博聞約禮 e5 好先生 ah！ 早小生 16 歲初登台，宣講 ti7 台南 e5 亭仔腳禮拜堂 e5 時，因為台座是枋做，siuN 懸 ko 隘細，家己坐 ti7 椅頂，抱企倚伊 e5 胸前，真正親像子有愛顧 e5 表象。 後來因為教會南北街廳廣闊，教會 e5 代誌紛繁，出外巡視走盡北、趕落南；對東到西，過頭著磨，致冒熱症；回家療治，雖是有安彼得醫生(Dr. Peter Anderson)藥品早暗照應治療，罔見缺效；無滿週間。上主煞伊著磨 e5 艱苦。奉召安然歸天，享壽 44 歲。過世 ti7 新大樓右邊 e5 宿舍。 害-ah！ Gau5 疼人 e5 先生、好 e5 牧師 -ah-！An choaN2- hiah 緊無去-leh? Be7 禁 tit 流目屎傷悲-ah！Hit 暝施牧師親做棺木，續收入身屍；隔日學生 24 人 kap hiah -e5 牧師，攏送棺到安平聽候小貨船，相 kap 載到打狗，入港 e5 時 7 點外鐘，埋葬 ti7 現時高雄驛頭 e5 西爿邊山腳，kap 伊 e5 子同穴。 小生筆記大略，hou7 列位看伊 e5 努力奉事教會， phoe 命擴張教會，盡忠到死，ai3 顧教會，真正做好牧者 e5 好模範，咱這輩著追 jip 伊 ka-chiah 後 e5 腳步 ah！所欽敬向望--e5。	真正是快樂道理救人無數,決不是簞瓢陋巷的顏回可與其相比擬的! 李庥對待學生如父待子般親切。有時遇到無可理喻者之學生，也不曾見他露出難看的臉色；循循善誘，真正是所謂的博學有禮的好老師。 我(卓道生)16 歲時第一次在台南亭仔腳教堂宣講。因為講台是木頭做的，太高又細，自己坐在椅子上，李庥將我抱在胸前，真正像個有愛護愛子的模樣。 後來因為教會擴展至南北地區。教會的事情繁多，北上南下地出外巡視；從東部到西部，忙到焦頭爛額，致身患熱病；回到台南醫治，雖然有安彼得醫生(Dr. Peter Anderson) 早晚給予藥品治療，仍未見療效；不到一周時間。上帝憐憫他的艱苦，蒙召他安然歸天。得年 44 歲。[41]他病逝於新大樓右邊的宿舍。 唉！如此疼愛世人的老師，好的牧師啊！為什麼會那麼早逝？讓人傷心欲絕啊！那晚，施大闊牧師親自製作棺木，親自將他放入棺木內。隔天學生 24 人和巴克禮牧師，一起送棺木至安平港等候貨船，合併載到打狗港，入港時間約 7 點多鐘，埋葬在現在高雄碼頭的西邊山腳，與他的次子同墓處。 我(卓道生)筆記大略，讓各位看他的努力服事教會。讓命運擴張教會，盡忠職守至死，愛護教會，真正做好牧者的好模範。此輩者應追隨其腳步，尊敬仰望他!!

依卓道生敘述，其於年少時期即已跟隨李庥牧師翻山越嶺、南北奔波地為傳道而努力。時過境遷，卓道生於年近 70 歲時，對於李庥之教導與如父般呵護之情境細節，歷歷在目，牢記於心，由此可知，李庥牧師待人之親切與真誠，確實值得為後輩者學習之楷模。

[41] 此處可能是卓道生誤算，實為 39 歲。李庥牧師 (1840-1879 年).

第四節　歸向天家

李庥牧師驟然離世直接衝擊到福爾摩沙宣教團成員及信徒們之心境。事實上在 1879 年 9 月 27 日時，李庥病況稍微好些時，李庥夫人即計畫將牧師帶回打狗休養，但時遇暴風雨颱風季節，船隻無法開航，故繼續留在臺南府城醫治。李庥夫人曾將李庥牧師之狀況，向英國長老會報告「我很遺憾地告訴你，李庥先生一周以來患了嚴重的疾病 - 發燒和膽汁問題，發燒狀況難以控制。我希望今天他能好些，但他仍然非常虛弱。在本周初，我們希望再次去高雄，以便讓他改變環境和休養。」[42]但結果卻超出預期，李庥牧師病況突然急遽變化而於 9 月 29 日歸回天家，讓所有在場者驚愕不已。

一、安息

1867 年李庥夫婦踏入福爾摩沙領土時，即長居打狗地區，對該地環境氣候較能適應，以致李庥夫人曾想將病中的牧師帶回打狗處休養，另一關鍵點則應是他們的次子已於 1873 年長眠於打狗外國人公墓處。巴克禮述說，李庥先生一直希望自己被埋葬在他孩子墓旁，這是他愛子心境表現。再者，李庥曾於 1878 年 6 月 8 日的教士會議第 32 次會議中被指定身兼「打狗墓園管理」之成員[43]。故綜合幾個重點思考，打狗外國人公墓應是李庥考慮長眠處最妥當之地點。

巴克禮敘述，李庥牧師於 1879 年 9 月 29 日過世後，他們緊急處理其後事相關程序，由於傳教士身分特殊，需要透過英國領事館代為申辦解決某些細項，因此從 9 月 30 日安排移靈到 10 月 1 日晚上葬禮結束之過程，如巴克禮的描述：

> 我們立即安排第二天(按:9/30)小輪船來此。晚上，我們的領事 Mr.Hewlett 先生和李庥先生的老朋友打電話來，非常友好地協助原本讓我們感到非常焦慮的事情，他們負責苦力和送回打狗所需的手續與程序等業務，並指示做出必要的準備。事實上，不僅是他而且團體所有成員都非常友善地協助此事，在任何時候都依據他們的機會幫助我們。第二天早上(按:10/1)，棺材被運往安平港並放在輪船上。我們大約在中午時與學生們和台灣府教會的一些成員隨後陪同。我們經過特殊禮遇通關。抵達後，由學生們依自己的意願抬棺，並放置在領事館的大廳內。原本我們打算在周三(按:10/1)早上舉行葬禮；但是這裡的早晨太陽太熱了，我們擔心那些參加會議的人可

---

[42] "Mission Notes",*The Messenger V.26,1879*,pp.227. (Mrs. Ritchie says that very stormy weather had delayed the sailing of the steamer, and adds, "I am sorry to tell you that Mr. Ritchie has had a severe week's illness - fever and bile, the former very obstinate to subdue. I hope today that he is better, but he is still very weak.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 we hope to go to Takao again, in order to give him a change and rest.")

[43]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台南教士會議事錄》,頁 111。(32.4.:Commissioner H.E. Hobson requests the Mission to appoint one of its number to act as a members of the Takow Cemetery Trust; Mr. Ritchie appointed.)

能會在往返墓地時受到高溫的影響。因此，決定利用月亮之光-那天晚上是滿月-並立即進行葬禮。我們九點鐘在領事館進行服務;我認為整個團替成員都出席。當地的教堂的信徒們，早已在我們的服務完成之前準備好加入我們。領事館提供一部砲車，由中國學生和傳教士將棺材放置並舉行葬禮儀式。這是一個美好的夜晚，明亮清澈涼爽宜人。抵達墓地後，我們用中文進行祈禱，然後李麻朋友，英國人和中國人員等共同將棺木放入墳墓內，祈禱儀式宣告結束後我們大家才分開，之後在星期五我們回到台灣府城。[44]

我們感念傳教士自文明的歐洲遠渡重洋，不懼艱辛與困難，來到荒漠無涯的福爾摩沙南部，奉獻其一生，將其生命中最精華之時間，無怨無悔地完全貢獻於此。其最終所選擇長眠於高雄之安息處，乃是位於高雄英國領事館附近，瀉湖邊之外國人墓園，與在小海灣頂部靜謐村莊的打狗傳道所，距離約半英里處，[45]其景觀如圖示:

[44] "The Last Illness of Rev. Hugh Ritchie，Taiwanfoo, Formosa, 9th October, 1879.",*The Messenger V.27,1880*,pp.12.(It was always Mr. Ritchie's wish to be buried in the Takow Cemetery, beside the grave of his child. Accordingly we had at once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going down next day in the little steamer. In the evening our consul Mr. Hewlett, and old friend of Mr. Ritchie, called and very kindly relieved us of much anxiety by taking on himself the duty of engaging coolies and of sending a messenger to Takow with instructions to have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 made. Indeed not only he bu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ere very kind on this occasion, helping us at every turn according to their opportunity. Next morning the coffin was carried to Anpeng and placed on board the steamer. We followed about noon, accompanied by the students and some members of the Taiwanfoo church. We had an exceptionally fine passage down. On arrival the coffin was carried by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esire, and placed in the hall of the Consulate. Originally we had intended to have the funeral on Wednesday morning; but the morning sun here is so hot that we feared those who attended might suffer from the heat in walking to and from the cemetery. Accordingly it was resolv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light of the moon - it was full moon that night - and proceed with the funeral at once. We met for service in the Consulate at nine o'clock; I think the whole community was present. The Chinese Christians had met earlier for service in the native chapel, and were ready to join us by the time our service was completed. An empty gun-carriage had been provided on which the coffin was placed and drawn by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preachers to the place of burial. It was a lovely evening, bright and clear, and pleasantly cool. On arriving we engaged in prayer in Chinese, then the coffin was lowered into the grave by the hands of friends, English and Chinese. After the pronouncing of the Benediction we separated. On the following Friday we returned to the city.)

[45] "The Takao Foreign Cemetery"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V.26,1879*,pp.210. (the Rev. Hugh Ritchie, have been laid to rest beside those of his younger son, who died in 1872. Selected and kept in order by the foreign residents of Takao, it li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agoon from the native village, about half a mile of water stretching between it and the mission house shown in the other engraving. It is a quiet spot at the head of a little b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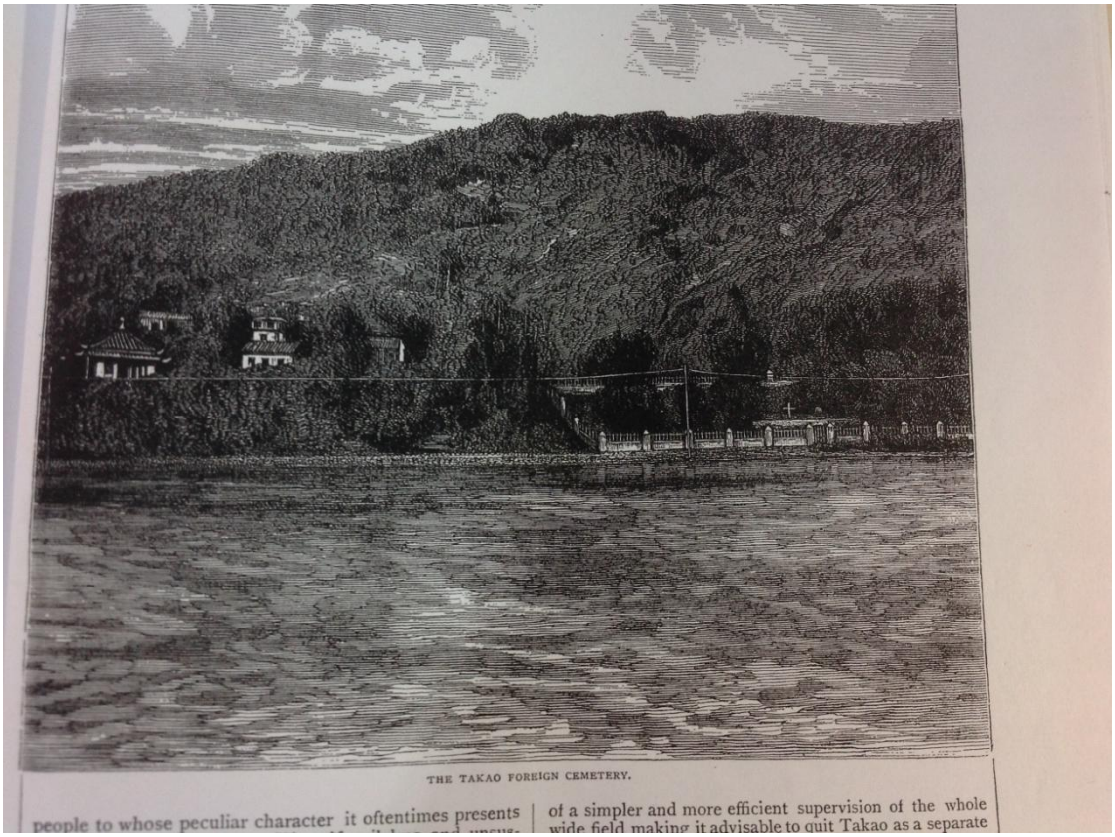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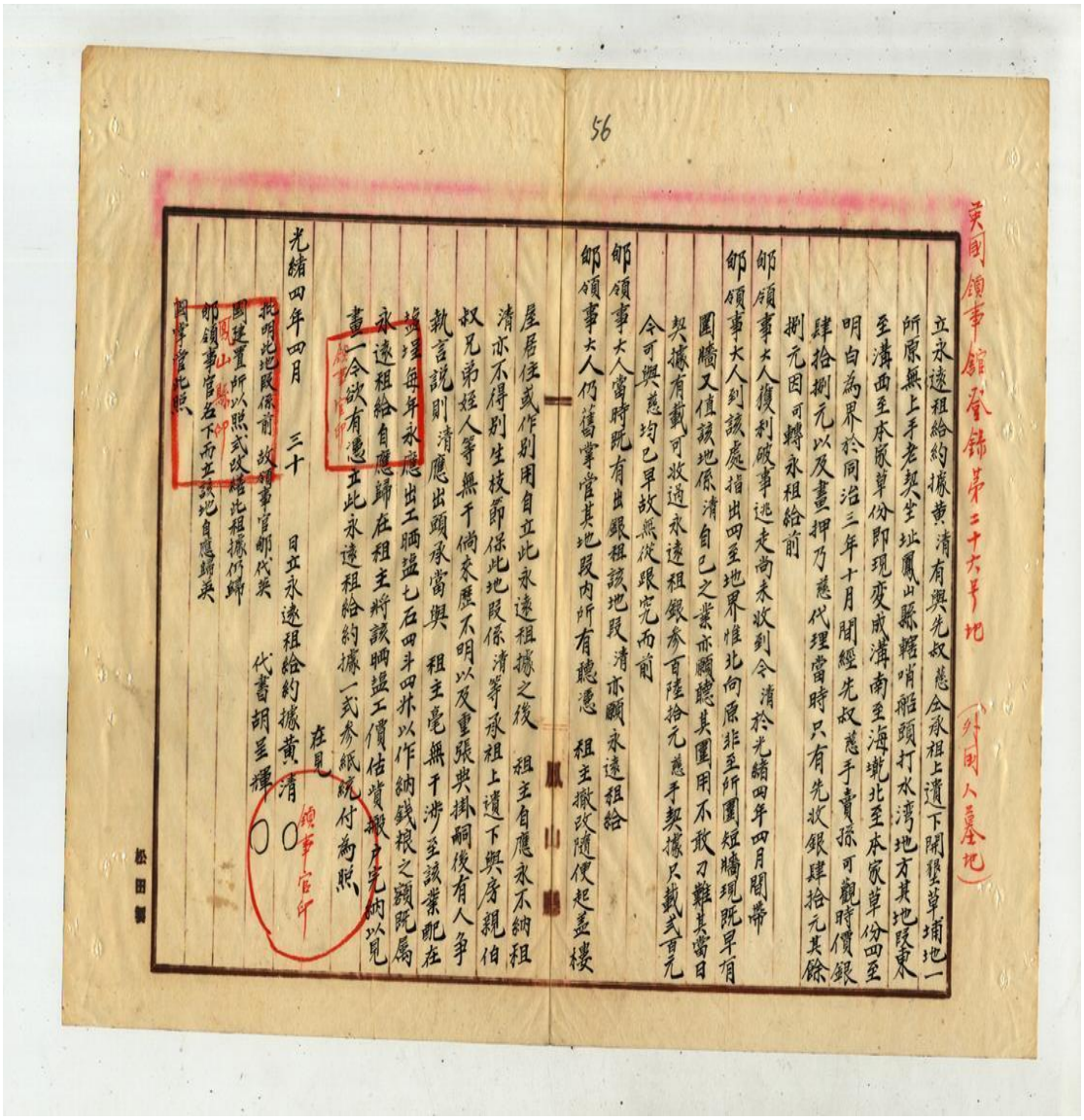


圖 6.1 ：打狗外國人墓園
(圖片來源: *The Messenger V.26,1879*, pp.209.
(The telegraph line connecting Taiwanfoo with Takao is seen in the foreground of the picture.)
(註: 墓園前之電纜線，即為連接台南府與打狗之電報線)

二、探尋墓園

李庥夫人根據李庥牧師遺願，將牧師葬於其次子墓旁的打狗外國人墓園內。依據現今高雄發展之地形觀之，該墓園位置約在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至登山路 60 巷處。依此，筆者查詢英國領事館登錄土地之原始文件 (外國人墓地)，該文件目前歸建於《臺灣總督府檔案》中〈鳳山廳興隆內里哨船頭街土地申告書〉[46]，歸納為「英國領事館登錄第二十六號地」，其內容顯示，光緒四年 (1878 年) 四月三十日，該土地之永久租給契約已重新簽訂改繕，由英國政府掌管土地使用權，其重繕租約內容，敘述英國郇和領事如何得到永久租約之過程，筆者除將原稿顯示，亦將此內容繕打出來，如下圖 ：

[46] 「鳳山廳哨舩頭街」(1901 年 01 月 01 日)，〈鳳山廳興隆內里哨船頭街土地申告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2689001。



資訊來源：「鳳山廳哨船頭街」，〈鳳山廳興隆內里哨船頭街土地申告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2689001。

立永遠租給約據黃清有與先叔慈仝承祖上遺下開墾草埔地一所。原無上手老契，坐址鳳山縣轄哨船頭打水灣地方，其地段東至溝，西至本家草份，即現變成溝，南至海墘，北至本家草份，四至明白為界，於同治三年十月間經先叔慈手賣孫可觀時價銀肆拾捌元以及畫押乃慈代理，當時只有先收銀肆拾元，其餘捌元因可轉永租給前
郇領事大人，獲利破事逃走尚未收到，另清於光緒四年四月間帶
郇領事大人到該處指出四至地界，惟北向原非至所圍短牆，現既早有圍牆，又值該的係清自己之業，亦聽其圍用，不敢刁難，其當日契據有載可收過永遠租銀參百陸拾元，慈手契據只載貳百元，今可與慈均已早故，無從跟究，而前
郇領事大人當時既有出銀租該地段，清亦願永遠租給
郇領事大人仍舊掌管其地段內所有聽憑， 租主撤改隨便起蓋樓屋居住或作別用，自立此永遠租據之後，租主自永不納租，清亦不得別生枝節，保此地段係清等承祖上遺下，與房親伯叔兄弟侄人等無干，倘來歷不明以及重張典掛，嗣後有人爭執言說，則清應出頭承當，與 租主毫無干涉，至該業，配在鹽埕，每年永應出工晒鹽七石四斗四升以作納錢糧之額，既屬永遠租給，自應歸在租主，將該晒鹽工價估貲搬戶完納，以見畫一令欲有憑，立此永遠租給約據一式三紙統付為照

在見

光緒 四 年 四 月 三十 日 立永遠租給約據 黃清

代書 胡星輝

批明 此地段係前 故領事官郇代英國建置
所以照式改繕 此租據仍歸郇領事官名下而立
該地自應歸英國掌管 此照

依據租約記載，該地原為草埔地，坐落在哨船頭打水灣地方。該地段東至溝，西至本家草份，南至海墘，北至本家草份，四至明白為界。該筆土地原為叔姪關係的「黃清」與「黃慈」承接祖先遺產，「黃慈」再以 48 銀元賣給其孫「黃可」，「黃可」僅付 40 銀元，由「黃慈」畫押代收，餘 8 銀元未付。所以該筆土地最後所有權歸於「黃清」與「黃可」。

1864 年英國副領事郇和 (Rober Swinhoe, 1836 -1877)，受命在打狗成立英國領事館。因此 1864 年 11 月「黃可」與「黃清」將哨船頭打水灣土地以 300 銀元，租給英國郇和領事永久使用，但收據卻只寫 200 銀元，以現今稅法而言，是「以多報少」之逃漏稅。目前此地因瀉湖淤塞及墾拓關係已遠離海邊，應為今日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路至登山路一帶。1865 年新上任的英國駐中國公使阿禮國公使

(Sir Rutherford Alcock) 向倫敦英國外交部形容打水灣這塊地「除了適合當作一處很好的墓地外，別無他用」。1867 年 7 月英國少校 (W. Crossman) 在他的報告中指出打水灣離打狗商務活動地方很遠。故英國官方遲遲未將打水灣興建領事館之核准函發下。[47]1871 年 5 月，英國代理領事有雅芝（Arthur Roch Hewlett），批准將打水灣的一部分土地，建造外國人墓園，讓打狗的外國人社團作為墓園之用。[48]由於郇和領事當初簽訂之永久租借權並未過戶給英國政府，1877 年當郇和過世後，英國領事有雅芝（Arthur Roch Hewlett）與清政府溝通協調後，故於 1878 年 4 月 30 日進行補簽定土地租約。租約並記載因「黃可與黃慈」均已逝，原租者既已收銀，且「黃清」也願意出租，故如他人有任何異議，則「黃清」需出面解釋。嵙此，1878 年 5 月才由英國政府收回永久租約權益。該土地面對打狗潟湖，取水無虞，墓園建造在潟湖北岸的一塊長 144 英呎、寬 81 英呎的土地上，四周為刷成白色的圍牆，上方架著鐵欄杆。墓園設計為三層，每一層皆有階梯及圍牆，墓葬分列在左右兩邊，整個墓地覆蓋草皮。[49]墓園從 1871 年啟用，至 1896 年最後一次葬禮，墓園內共有三十八人的墓碑。依龔李夢哲 (David Charles Oakley) 根據 1925 年日本青柳先生抄錄 (Mr. Aoyagi) 及英國海關關務局保存之紀錄，得知該墓園安息者之姓名資料如下，且筆者再根據現存墓碑及墓座所在位置，標示如下圖：

表 6.3 ：打狗外國人公墓園名冊

第三層 左邊		
1	John BELL	A Baltimore-born steward on board the American barque 'Charlotte Ann Littlefield', who died from tuberculosis at Takao on 19 September 1880.
2	William HOPKINS	An Irish seaman from the barque 'West Glen, who drowned while crossing tthe sandbar at Takow on 20 July 1880, aged 24. 墓碑位於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60 巷 30-2 號房屋後面圍牆內
第三層 右邊		
3	I. MILLISERSON	Died 1875
4	H. ANDERSON	
5	J. JOSEPHSON	
6	Charles NEWMAN	A British stoker from the British Royal Navy ship 'HMS Dwarf,who drowned while trying to cross the Takao lagoon

[47] 李夢哲原著 (David Oakley)，李維真譯，〈高雄英國領事館〉《臺灣文獻 第 55 卷》第 3 期 (2004 年 9 月)頁 236。按: 原作者將(黃慈之孫 黃可) 誤為 (捐客 孫可觀)。

[48] 廖德宗：〈清代至現代打狗打水灣水源之研究〉，《高雄文獻 第 8 卷》第 2 期 (2018 年 8 月)頁 075-101。

[49] 龔李夢哲(David Charles Oakley) 著 ：《異鄉・家塚 打狗外國墓園的故事》，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6 年 12 月，頁 25。廖德宗：〈清代至現代打狗打水灣水源之研究〉，頁 075-101。(本書作者於 2004 年發表文章於《臺灣文獻》期刊時，使用姓名為「李夢哲」。而於 2016 年新書出版時，則以「龔李夢哲」為著者，故，後續筆者依據所引用文獻之資料，忠實地標示作者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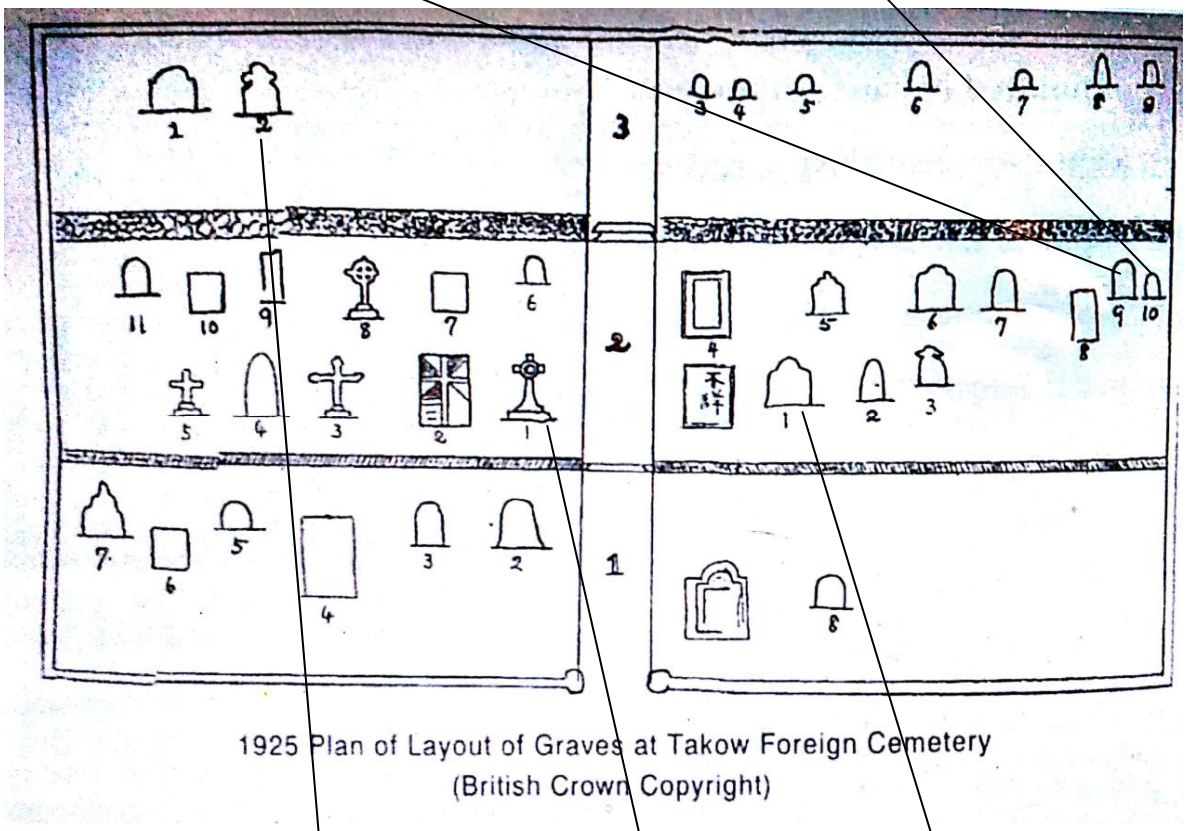
		on a catamaran on 3 Dec.1871.
7	J. ANDERSON	Died 1871
8	Catharina Maria KOORDERS	
9	Asmus Friedrich ASMUSSEN	Probably the grave of a Norwegian sailor who drowned a Takao in 1873.after jumping overboard from his ship.
第二層　　左邊		
1	Mary Donnithorne WARREN	The wife of the British Consul, (Sir)Pelham Laird WARREN, She died of 'drain poisoning' at the British Consular Residence at Takao on 14 January 1884, aged 33. 墓碑的底座位於 高市鼓山區登山街 60 巷 20 號 前方位置
2	John William HARWOOD	A British trader who died of Bright's Disease at Takao on 3 August 1880, aged 40 years.
3	Charles Henry VOSTEEN	The infant son of (Captain) Hermann and Emma VOSTEEN, who died on 30 June 1884, aged 16 months.
4	George Crter STENT	The British Assistant-in-Charge of the Takow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who died on 1 September 1884, aged 50 years
5	(indistinct)	
6	P C KRAAL	The British, Singapore-born, agent of Elles & Co at Anping who died onn 23 Aril 1883, aged 35 years.
7	Robert WILSON	A British trader in the employ of Bain & Co, who died at Takao on 11 June 1887, aged 32, after spending 13 years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8	Benjamin Rober WICKHAM	A British employee of Tait & Co, who died of tuberculosis at the age of 29 on 11 January 1880.
9	Friedrich Wilhelm HULSE	From Hamburg, He died on 19 April 1882, aged 40.
10	Johann EGGERT	From Boesch, Died 19 August 1882.
11	David BROWNE	His gravestone was simply marked 'Sacred to the Memory of David Browne, Tidewaiter, Customs Service'
第二層　　右邊		
1	Conway Knox FLETCHER	An Irish Assistant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from Dun Laoghaire,who died at Takao on 2 march 1893, aged 23. 墓碑位於 高市鼓山區登山街 60 巷 20 號的熱水器下 瓦斯桶旁
2	Alphonse Hermann ROGISTER	A native of Hamburg and Tidewaiter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who died at Takao on 17 March 1889, aged 38.
3	Dajibhai Dadabhai OLLOA	A Parsee commission agent for Ollia & Co. Killed in a riot over a camphor dispute at Chushan, Nantou County, at a time of booming comphor prices, on 28 January 1896, aged 61 years.
4	George GUE	A British Tide-Surveyor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who died in 1876, aged 39.
5	George J ELIOTT	A British Tidewaiter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who died at Takao 9 April 1878, aged 42.
6	August W BOLINCKE	A German Tidewaiter, from Lubck,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who died at Takao on 1 December 1879, aged 32.
7	Claus KROHN	The Klostersande-born Master of the small Anping steam-launch 'SS Sin Taiwan', who died from heart failure aboard his steamer on 20 June 1879.
8	H D J WILBRAND	A Hamburg-born captain, who died in the wreck of the British barque 'Caroline Hutchings', jus to the north of

		Takao, on 2 August 1874.
9	Hugh RITCHIE 李庥牧師	The second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to arrive at Takao. He died of fever at Tainan on 29 September 1879, and was buried next to his son in the Takao cemetery.
10	Robert Hugh RITCHIE[50] 李庥牧師次子	The son of Rev Hugh and Eliza Ritchie, He died of dysentery and fever, aged 3, on 23 June 1873.
第一層　　左邊		
2	Jacob MEWES	A Hamburg-born sailor aboard the Hamburg Schooner 'Chusan' who died in May 1864.
3	T W OHM	Died on 24 September 1886(?)
4	Hans RAWERT	The captain of the Hamburg schooner 'Magto' who was murdered, aged 43, by wreckers on 29 August 1859 after his ship was stranded half a mile north of Takao during a typhoon.
5	(indistinct)	
6	Fernandez de la CRUZ	A (presumably) Manilaman aboard the American barque 'Science' of Robinet & Co. He died at Takao on 13 July 1858.
7	John CLAREY	An Irish gunner aboard Jardine's opium receiving ship 'Pathfinder' who died on 12 August 1863, aged 52 years having served more than 20 years on the coast of China.
Note: The graves in the above section were probably reclocated from an earlier graveyard.		
第一層　　右邊		
<1>	Mortuary Chapel	The 1925 plan shows the remaining portion, a shrine, of the Mortuary Chapel erected in memory of Mary Warren who died in 1884.
8	Percy LORD	A British surgeon abord the Royal Nave ship 'HMS Tweed,' who died of fever at Takao on 8 June 1895, aged 29 yeard.

資料來源：節錄自李夢哲(David Oakley):〈The Foreign Cemetery At Kaohsiung (座落於高雄的外國墓園)〉，臺灣文獻，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2005 年 9 月)頁 275-276

[50] 李庥次子，於 1869 年 11 月 10 日生於打狗，1873 年 6 月 23 日病逝，據清帝國海關醫師連多馬(Dr. Thomas Rennie)針對勞勃李庥病情寫下：「這個孩子非常纖弱，因罹患急性痢疾且併發間歇熱，於發病 10 天之後死亡。」襲李夢哲 (David Charles Oakley)著：《異鄉・家塚 打狗外國墓園的故事》 (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6 年 12 月)，頁 87。

現存墓園之墓碑位置圖



第二層右 9:
李庥牧師墓碑

第二層右 10:
李庥牧師次子墓碑

第三層 左 2:
William HOPKINS
英國水手 24 歲
現存墓碑位於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60 巷 30-2 號屋後圍牆內。

第二層 左 1:
Mary Donnithorne WARRWN
領事官夫人
現存墓碑底座位於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60 巷 20 號房前。

第二層右 1:
Conway Knox FLETCHER
海關助理
現存墓碑位於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60 巷 20 號熱水器下瓦斯桶旁。

圖 6.2 現存墓碑墓座圖

資料來源：圖片節錄自 李夢哲(David Oakley)：〈*The Foreign Cemetery At Kaohsiung* (座落於高雄的外國墓園)〉，《臺灣文獻》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2005 年 9 月) 頁 274。

*筆者根據現存墓碑及底座標註目前之位置。

唯可惜李庥及其幼子之墓碑已遭破壞，實令人深覺惋惜，幸仍可自文獻上擷取李庥牧師之墓園全景及其墓碑形制及英文刻印部分：



圖 7-4：李庥牧師的墓園。（聯合改革教會歷史學會授權轉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mage 7-4：Photograph of Rev. Hugh Ritchie's Grave（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United Reformed Church History Society. All Rights Reserved）

圖 6.3： 李庥墓園圖
圖片來源 ：龔李孟哲 (David Charles Oakley)著 ：《異鄉・家塚 打狗外國墓園的故事》，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6 年 12 月，頁 161。

李庥牧師墓碑原型



MR. RITCHIE'S TOMBSTONE, TAKOW.

圖 6.4 李庥墓碑圖

資料來源:《*The Monthly Messenger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905*》p. 331.

IN MEMORY of THE REVEREND HUGH RITCHI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from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Born at Millport, Scotland 14th September, 1840 Arrived in China Nov. 1867 Died at Taiwanfoo 29th Sep. 1879 AGED 39 YEARS

由於墓碑上兩邊中文字體已顯模糊部分無法辨識。另自墓碑上方則有「李休」字樣，而非一般教友們稱之「李庥」兩中文字。那麼，何以後人以「李庥」書寫？是前人誤解？抑或是雕刻時未準確刻印？或有其他原因令教友們稱呼「李庥」？筆者對此有所不解，亦難自長老教會或其他教友處得知。

1895 年臺灣割讓日本，而該墓地最後歸屬又如何？據龔李夢哲學者查證結論認為「「打狗外國墓園」的實際所有權於 1925 年之後，仍歸屬於英國政府，這點是毫無疑問的。」[51]但據日本明治 36 年 (1903 年) 舊城派出所的福間先生，提供給「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中村先生之調查報告書顯示，似與上述調查結論，略有差異：



資訊來源：「鳳山廳哨船頭街」(1903 年)，〈鳳山廳興隆內里哨船頭街土地申告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2689001。

[51] 龔李孟哲 (David Charles Oakley)著 ：《異鄉・家塚 打狗外國墓園的故事》，頁 65。

調查報告書

鳳山廳興隆內里哨船頭街

委員見取圖番號一　　假二番

一墳墓地　　永代借地權者 英國領事

右記係於同治三年以來至光緒四年間，本島人 黃慈，黃清等
將業地永遠租借給英國領事，並英國領事將之作為共同墓地。
右記 黃慈等 當時是否擁有 土地權狀　今已對之無從探究。
又現今黃慈等子孫生死不明，庄長委員及其他附近人民對此事
亦無人知曉，因此經認定必須歸屬國庫。(添付。。。書)

舊城派出所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主幹補助屬　福間 市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長　中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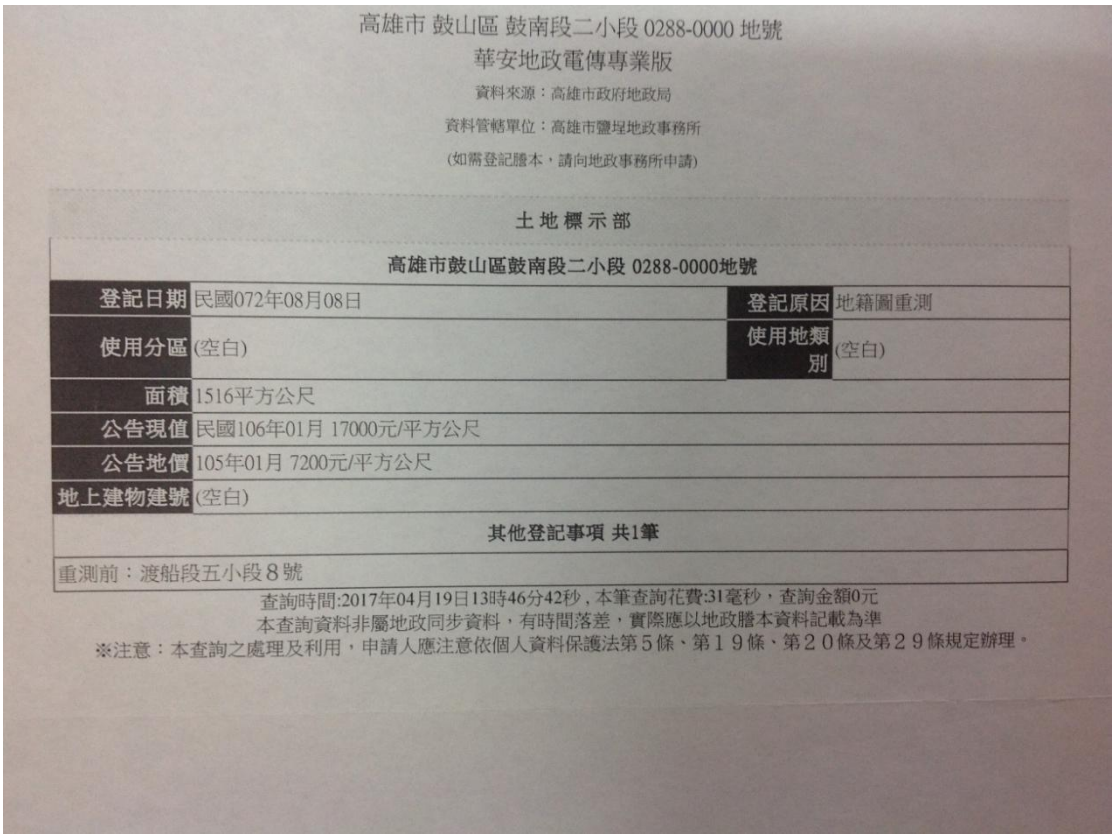
(內文由筆者兄長 翁上苑先生 翻譯)

日本政府土地調查局於 1903 年調查後，認為該墳墓地乃是英國領事向台灣島人黃慈、黃清等人，取得永遠租借地權，後經查證當地鄉長與附近居民，竟無人知道此事，且黃慈等後代子孫亦生死不明，故依規定該土地歸屬政府所有。意即，自 1903 年迄墓園土地所有權，因無從探究歸屬權，故報告書之語氣非常肯定地表達該土地「必須歸屬國庫」。此報告書結論與龔李孟哲學者所查證「仍歸屬於英國政府」有些出入。但僅因時代變遷，物換星移，如政局不變，或許現今歸屬權仍為英國政府。

其後，日本政政府於開發周邊地域時，為尊重死者，特建造一條從墓園大門通往今日登山街的道路，繼續維護該墓園之完善，1925 年墓園墓碑經由日本青柳先生 (Mr. Aoyagi) 仔細繪製與逐一登錄。[52]方能保留各個位置圖檔。無奈後續礙於時局變化，輾轉交由國民政府掌管，卻因無人維護該墓園，陸續遭人拆解破壞。目前打狗外國人墓園已遭完全毀損，但依據遺跡探詢，僅餘 2 座墓碑及 1 座墓碑底座依稀可見，分別依附在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路 60 巷弄處住屋旁。筆者根據文獻進行查證，以目前門牌地址「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60 巷」及土地地號「鼓

[52] 龔李孟哲 (David Charles Oakley)著 ：《異鄉・家塚 打狗外國墓園的故事》，頁 26,234。

山區鼓南段二小段 288 地號」作為基準，實地探索該墓地之遺址。研究者為查證資料相符性，乃透過與地政機關電腦連線之業者，代為查證地籍資料，以便連結兩者之相關性。



高雄市 鼓山區 鼓南段二小段 0288-0000 地號

華安地政電傳專業版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資料管轄單位：高雄市鹽埕地政事務所

(如需登記謄本，請向地政事務所申請)

土地標示部

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二小段 0288-0000地號

登記日期	民國072年08月08日	**登記原因**	地籍圖重測
使用分區	(空白)	**使用地類別**	(空白)
面積	1516平方公尺		
公告現值	民國106年01月 17000元/平方公尺		
公告地價	105年01月 72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	(空白)		

其他登記事項 共1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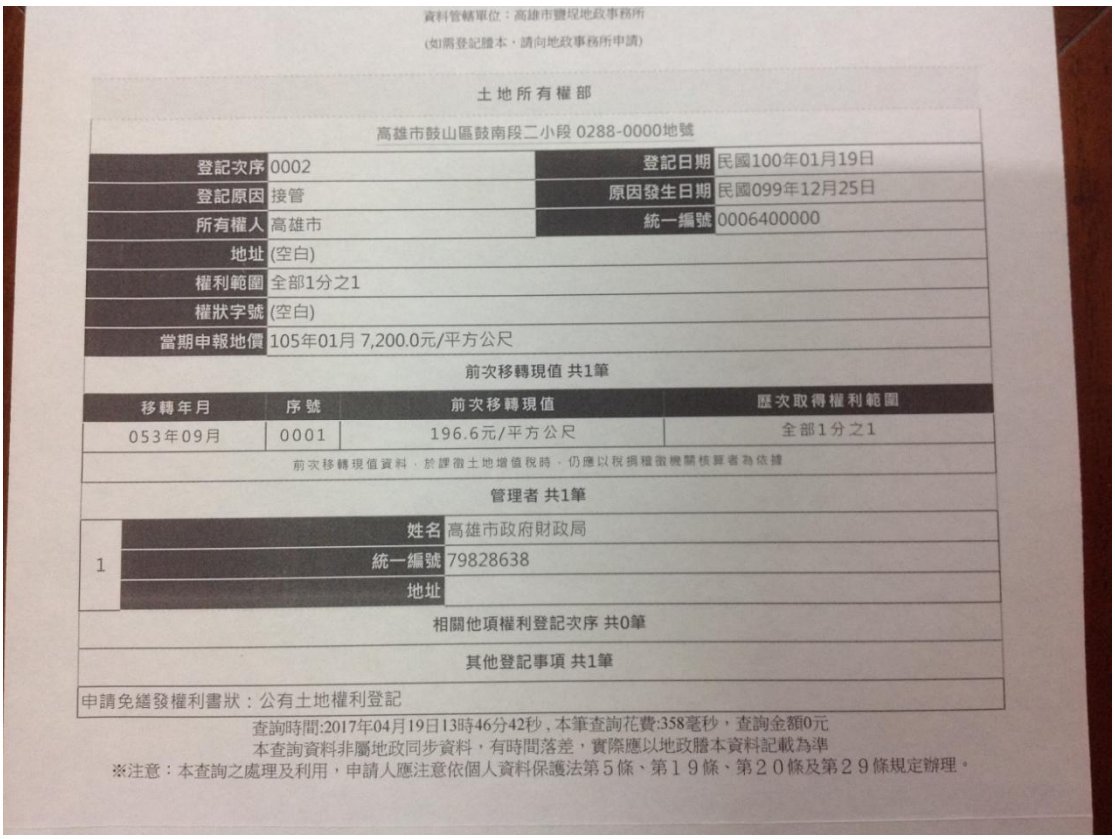
重測前：渡船段五小段８號

查詢時間:2017年04月19日13時46分42秒，本筆查詢花費:31毫秒，查詢金額0元

本查詢資料非屬地政同步資料，有時間落差，實際應以地政謄本資料記載為準

※注意：本查詢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 ： 屏東 ：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資料管轄單位：高雄市鳳埔地政事務所
(如需登記謄本，請向地政事務所申請)

土地所有權部

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二小段 0288-0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2	登記日期	民國100年01月19日
登記原因	接管	原因發生日期	民國099年12月25日
所有權人	高雄市	統一編號	0006400000
地址	(空白)		
權利範圍	全部1分之1		
權狀字號	(空白)		
當期申報地價	105年01月 7,20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 共1筆

移轉年月	序號	前次移轉現值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053年09月	0001	196.6元/平方公尺	全部1分之1

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管理者 共1筆

1	姓名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統一編號	79828638
	地址	

相關他項權利登記次序 共0筆

其他登記事項 共1筆

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查詢時間:2017年04月19日13時46分42秒，本筆查詢花費:358毫秒，查詢金額0元
本查詢資料非屬地政同步資料，有時間落差，實際應以地政謄本資料記載為準
※注意：本查詢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屏東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經連線查證及相互勾稽檔案內之「地址」與「地籍」資料，結果顯示：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60 巷」目前擁有之建物及門牌為：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60 巷 20 號，20-1 號…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60 巷 30 號，30-1 號…

唯並未查證到各地址與土地所有權相對應之資料，且無地籍編號，亦即有「現存地址」，但「無該址之地籍編號」之意，於地政單位之檔案顯示「空號」，應為「空地」。再以地號查詢發現，此地段為「公有土地權利」，於 1983 年 8 月地籍圖經過重測，故：

文獻資料　　：鼓山區鼓南段二小段 0288-0000 號
重測前之地號：高雄市鼓山區渡船段五小段 8 號
目前土地地號：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二小段 0288-0000 地號
土地面積：1516 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時間為：1964 年 9 月

此次登記日期為：2011 年 1 月
登記原因為：接管
所有權人為：高雄市
管理者為：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推斷該地號應屬空地，目前建物為違章建築。再經實地至「登山街 60 巷內」勘查現存的「一個墓碑底座」與「二個墓碑之碑文」，對照文獻所列墓園名冊發現，碑座圖樣及墓碑文字與名冊記載符合，故可肯定此地確為墓址所在。而此地之居民，則因戰後，1954 年國軍空軍為安置防砲部隊的家眷，在西側蓄水池與壽山山壁間，建了七間簡易軍眷宿舍，為第一批住戶。第二批住戶，為大陸撤退後的浙江省人，攜家帶眷，講的是浙江方言，住灰瓦及木板牆房子。第三批住戶，為大陸來臺的退伍軍人，大都是湖南及湖北省籍，以碼頭的船夫及勞工為主，也是灰瓦及木板牆房子。第四批住戶（澎湖人及臺南縣人）是頂替原來三批住戶的房子，以鼓山漁市場，或漁船工作為主。[53]現存殘缺的墓座和墓碑與住民共處，居民對依附於墓碑旁一事，已習以為常不以為意，他們認為相較於其他宗教之墓園，基督教墓園顯得親切，未有恐懼之感，只因家族們早期開墾聚集於此處深感無奈，認為是時勢所趨，致他們仍維持現有住宅空間，此乃天人共容之境。因該地之歷史痕跡不容忽略，自 2018 年起高雄市政府將「登山街 60 巷」該場域之資產交由國立中山大學維護與重建，再現歷史軌跡，重造當年之風華。[54]

[53] 廖德宗：〈清代至現代打狗打水灣水源之研究〉，頁 093-94。
[54] 參閱國立中山大學「登山街 60 巷的歷史記憶」網站: https://dengshan60lane.nsysu.edu.tw/p/412-1098-83.php

第七章　結論

十九世紀的福爾摩沙因強權侵入而被迫開放口岸，雖就政治經濟而言，是處於被剝削的不利環境條件，在地豐富資產任憑強取侵占或瓜分。相對地，基督宗教亦隨之而來，傳教士直接或間接地憑藉上帝之愛傳遞福音，改變或去除福爾摩沙居民轉變其舊有宗教思想，讓居民緩緩地隨時間空間逐步逐地的接受基督宗教成為上帝子民。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醫生首先於 1865 年進入打狗港，為居民帶來先進西方醫學，盡心盡力地以其專業醫療病患順傳福音，給予居民留下深刻印象。而後 1867 年，首位具執行聖職之李庥牧師偕其夫人，共同投入其精力，重視基礎教育，教導當地民眾識字認讀，培育人才為目的，期望教民們自行閱讀聖經，沉浸於上帝賦予之智慧，就其自我能力改變心性，成為忠貞誠信之教徒。

李庥牧師來台期間肩負神聖任務，默默地深耕教化在地居民，不遺餘力地開展傳教據點，使得福爾摩沙南部教徒接受西方先進教育，因福音而改變思想，藉由教育而開展智識，放大眼界，進而開啟世界宏觀視野。李庥牧師投入心思之程度，由其 1874 年 12 月 29 日之書信自述旅程數，更能感受之：

> 這一年，我共走了 28 趟旅程，旅行了 1,327 英哩 －1,047 英哩是用走的，280 英哩坐轎子或船，共花 167 天在村莊或宣道站。這些時間都是用來宣揚耶穌的道理，指導助手，訪問病患及自甘墮落的人，還有督導的工作。另一半的時間花在向醫管的病患及來訪問禮拜堂的海員傳道，同時教導幾個希望奉獻主的葡萄園的年輕人讀聖經。[1]

從李庥自我紀錄觀察，因宣揚、指導、探訪、督導、傳道至教導學生讀聖經等等事務，已佔據其大半時間，足以令其生活忙碌地如陀螺般打轉。李庥為福爾摩沙付出之功效著眼於無形資產之智慧教導，以其親力親為之精神融化教民固執之性情，期望教民隨其腳步進入神的國度。至
6 年在牧師們努力下成果斐然，福爾摩沙南部已有千位教徒，宣道站已設置 12 個地區之多，教民分布已自埔社至屏東，區域涵蓋半個台灣之大。故此，李庥牧師提議將此劃分區域，讓牧師們分別兼顧各地信徒之需求：

> 就宣道的發展看來，地理上可分為三區：打狗、台灣府及埔社。
> 南部打狗地區有 12 個宣道站，其中 10 個在中國人(Chinese)之間事工，涵蓋往南往東 30 英哩的區域。這各教區的中國信徒大多數來自島嶼的部分。

[1] 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Hugh and Elizaberth Ritchie)作：《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頁 293。

1869 年馬雅各醫師前往臺灣府，所以醫館的發展落在外國人雇用的醫師身上，在他的管理下有位住院藥局生服事很好，因而開啟傳福音的道途，在未開發的地區建立新禮拜堂。

第 2 區臺灣府涵蓋往東 30 英哩、網被 50 英哩的區域，大多數信徒是歸屬中國帝國管轄的原住民部落(aboriginal tribes)，9 個宣道站中舊有 7 個是在這個族群的人口中運作，另外還有一間醫館直接歸德馬太醫師管理，…。

宣教第 3 區—埔社—涵蓋島嶼中央部分領域，共有 5 個原住民宣道站(aboriginal stations)，散佈在離臺灣府 120 至 150 英哩的區域，從 1871 年起，外國宣教師每年只能探視兩次，有時只一次。[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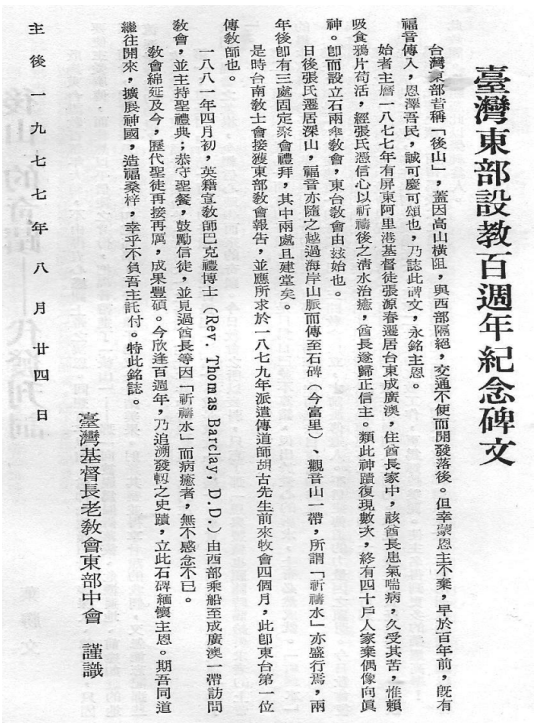
李庥牧師就其服務經驗發揮區域規劃智慧，將其構想提議英國委員會參考。李庥又認為，未來執行工作完全於臺灣府統籌財務、領導及訓練，多數宣教師助手於臺灣府，將臺灣府視為傳福音即訓練的中心機構，由 4 人直接執行城內及鄰近的宣道及牧養工作。而打狗與埔社需常設置一名宣教師，希望能兼顧兩端區域之教徒，不至於喪失功能。[3]

基督教長老教會神職人員如馬雅各、巴克禮、甘為霖等人則長時間深耕，為臺灣的政治轉變努力而有不少史料呈現，他們見證臺灣的歷史發展及保留其著作，為後輩者增進知識。但李庥牧師在臺服務 12 年期間，所留文獻不多，由書信中理解其言行，而知其行事作風的低調，如李庥於 1875 年 9 月 28 日寫給英國信件提及「您會注意到我沒有細心報告近來的事情，因為我認為新來的人的印象對《使信月刊》更有用。」[4]就此段內容判斷，李庥目的是要給予後到臺之新的傳教士有個發揮空間，他則默默守候協助教會運作。故自 1876 年後，其實質史料不多，且未留下任何足以令後人憑弔的有形資產，其事蹟亦不易深入人心。但依據前述解之，他以冷靜思考低調行事之作風，與其深思熟慮之智慧，運籌帷幄地為後者規畫整體區域的服事工程，達至全面兼顧教友教育制度，的確是其最功不可沒的精神。時至今日，依其所定之規則，各地教會秉其方針持續堅守經營下，幸能開枝闊葉地繁榮興盛，仍舊矗立於該地。唯遺憾者，乃是未能妥善保存他最後歸宿的墓園，即便原立於長榮女中之紀念碑，亦因故未能尋獲。後代教徒們除由各地長老教會紀錄之資料，獲知其祖先曾接受李庥牧師受洗外[5]，實無法得知詳實之紀錄。此外，後輩教友為感念傳教士們不辭辛勞，無畏艱辛，搭乘戎克船直抵台

[2]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Hugh and Elizaberth Ritchie)作：《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頁 330-331。
[3] 同上註，頁 331-332。
[4] 同上註，頁 320。
[5] 賴永祥：《教會史話 (四) 》，頁 62-63。

東傳教，造福當地住民，為紀念與感謝他們無私之付出，由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台東東部中會於 1977 年 8 月 24 日在台東縣成功鎮立下「東台灣設教百週年紀念碑」，以及現任里港教會吳志仁牧師為紀念李庥百年前的設教，於教會左側大門特別規畫一處綠地，且立下「紀念 李庥牧師夫婦 1867 年」之石碑，供後人憑弔外，未來尚期望能重新規畫建構其紀念園區，以感念李庥牧師將其短暫精采的人生，無怨無悔的全部奉獻給福爾摩沙這塊既遙遠又美麗的土地上。





臺灣東部設教百週年紀念碑文

台灣東部舊稱「後山」，蓋因高山橫阻，與西部隔絕，交通不便而開發落後。但幸蒙恩主不棄，早於百年前，既有福音傳入，恩澤普民，誠可慶可頌也，乃誌此碑文，永銘主恩。

始著主鞭一八七七年有屏東阿里港基督徒張源春遷居台東成廣澳，住宿長家中，該宿長患氣喘病，久受其苦，惟賴吸食鴉片苟活，經張氏還信心以祈禱後之清水治癒，宿長遂歸正信主。類此神蹟復現數次，終有四十戶人家棄偶像向眞神。即而設立石雨傘教會，東台教會由茲始也。

日後張氏遷居深山，福音亦隨之越過海岸山脈而傳至石碑（今富里）、觀音山一帶，所謂「祈禱水」亦盛行焉，兩年後即有三處固定聚會禮拜，其中兩處且建堂矣。

是時台南教士會接獲東部教會報告，並應所求於一八七九年派遣傳道師胡古先生前來牧會四個月，此即東台第一位傳教師也。

一八八一年四月初，英籍宣教師巴克禮博士（Rev. Thomas Barclay, D.D.）由西部乘船至成廣澳一帶訪問教會，並主持聖禮典；恭守聖餐，鼓勵信徒，並見過宿長等因「祈禱水」而病癒者，無不感念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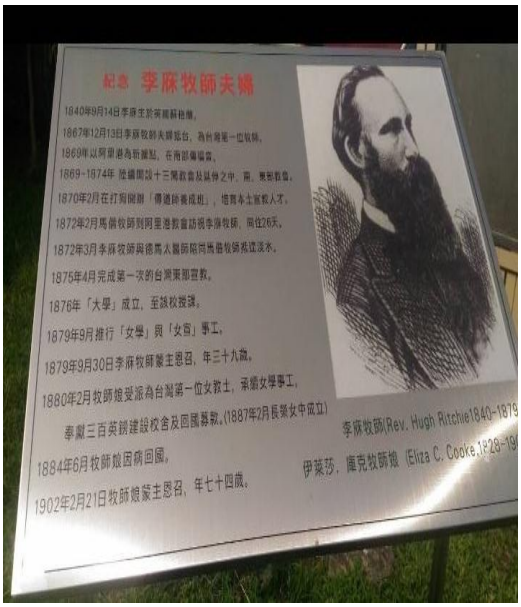
教會綿延及今，歷代聖徒再接再厲，成果豐碩。今欣逢百週年，乃追溯發軔之史蹟，立此石碑緬懷主恩。期吾同道繼往開來，擴展神國，造福桑梓，幸乎不負吾主託付。特此銘誌。

主後一九七七年八月廿四日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東部中會 謹識

圖片來源：2019 年 7 月 8 日筆者攝自台東縣成功鎮立碑處
石碑碑文節錄自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網站 《http://www.laijohn.com/PCT-T/T/0/memorial/100.htm》





圖片來源：2019 年 8 月 29 日筆者攝自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里港教會

參考文獻

一、英文專書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0,1859)》，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1,1860)》， 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2,1861)》， 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3,1862)》， 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4,1863)》， 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5,1864)》，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6,1865》，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7,1866》，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8,1867》，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19,1868-1869)》，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 20,1870 -1871)》，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21,1872)》，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22,1873)》，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23,1874 -1875)》，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24,1876)》，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25,1877)》，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26, 1878 -1879)》，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27, 1880 -1881)》，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28, 1882 -1883)》，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教會公報社：《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 - V.29, 1884 -1885)》，台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6 年。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1,May 1868-April 1869》，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2,June 1869 - May 1870》，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3,June 1870 - May 1871》，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4,June 1871-May 1872》，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5,1874》，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6,1875，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7,1876》，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8,1877》，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9,1878》，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10,1879》，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11,1880》，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12,1881》，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13,1882》，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14,1883》，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國立台灣大學:《*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Volume 15,1884》，台大出版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2011 年 6 月。

Rev. Jas. Johnston, *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ew York: 1897),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1972).

Rev.Wm.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London, Trubner & Co., 1889).

一、中文專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務教案檔，第二輯（同治六年－同治九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年 8 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務教案檔，第四輯（光緒五年－光緒十二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年 5 月。

王志宇，《台灣的恩主公信仰》，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

王見川，《臺灣齋教與鸞堂》，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

K・巴特 (Karl Barth 1866-1968) 著，何亞將，朱雁冰譯：《教會教義學》，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1996 年 10 月。

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原著，陳復國譯著，《台灣佈教之成功》，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7 年。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台南教士會議事錄》，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4 年。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原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台北，前衛出版社，2009 年。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英譯，李雄揮漢譯:翁佳音校訂：《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台北：前衛出版社，2017 年 9 月。

白若瑟(P.Jose Maria Alvarez)原著，黃建龍等譯註《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第二冊》，臺南市，台灣史博館，2017 年 9 月。

白尚德 (Chantal ZHENG) 著，鄭順德漢譯：《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台北：南天書局，1999 年。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台灣原住民族的接觸 1865-1940》台北: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04 年 3 月。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2013 年 3 月。

台灣教會公報週刊:《台灣古早教會巡禮》台南 新樓書房 1997 年 1 月。

朱熹：《四書集註》，台北：世界書局，1973 年

必麒麟(W.A. Pickering)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台北：前衛出版社，2010 年。

江日昇：《台灣外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 年 8 月。

好消息電視台著：《用生命惜臺灣》，台北：未來書城，2003 年。
李庥與伊莉莎白・李庥(Hugh and Elizabeth Ritchie)：《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 (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神學院，2019 年 8 月)。
李乾朗，《臺北市：古蹟簡介》，台北：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998 年。
李世偉：《日據時代台灣儒教結社與活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
宋龍生：《臺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沈有容，金雲銘著：《閩海贈言》，南投縣：台灣文獻委員會，1994 年。
林鴻信：《加爾文神學》，台北：校園書房，2004 年。
林鴻信：《系統神學》(上冊)(下冊)，台北：校園書房，2017 年 6 月。
林金水：《台灣基督教史》，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 年 7 月。
周鍾瑄：《諸羅縣誌》，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2 年。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台的西方傳教士》台北：日創設文化，2007 年 8 月。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臺南市：仁光出版社，2003 年 11 月。
來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著，關勝渝、徐文博譯《基督教倫理學詮釋》，(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 年 11 月)，頁 25-27。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作，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翻譯小組翻譯：《加爾文：基督教要義 (上冊)(下冊)》台北：加爾文出版，2011 年 8 月。
屏東縣政府：《重修屏東縣志》屏東：屏東縣政府，2016 年 1 月。
高俊明：〈美好的種子〉，《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新台北：望春風出版社 2001 年。
高樹鄉志編纂委員會：《高樹鄉志》，屏東：屏東縣高樹鄉公所，1981 年 12 月。
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晚生漢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台北：前衛出版社，2016 年。
段洪,史悌夫：《台南基督教信仰研究》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2016 年 5 月。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台北：遠流出版，2007 年。
施添福：〈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域為例〉，收於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 年，頁 39-73。
勁草:《傳教士到台灣》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13 年 8 月。
格蘭・奧斯邦(Grand R. Osborne)著：《基督教釋經學手冊》台北：校園書房，1999 年 9 月
翁佳音，《福爾摩沙名稱來源-並論 1582 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台北：翰林圖書，2004 年。
翁佳音・曹銘宗合著：《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16 年。
陳炎正：《后里鄉誌》臺中: 后里鄉公所，1989 年 6 月。
陳秋坤：《清代台灣土著地權》，臺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2009 年 11 月。

陳桂培，林豪著：《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 年 10 月。
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婉清台灣紀行》，台北，五南出版社，2015 年。
楊英：《從征實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5 年 8 月。
楊士養編：《台灣信仰名人略傳第一集》，臺南：台灣教會公報出版社，1966 年。
楊雅惠：〈天國與異邦：近代蘇格蘭傳教士在福爾摩沙的時空視域〉，收入王成勉編：《傳教士筆下的大陸與臺灣》，台北：遠流出版社，2014 年。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台北：玉山社，2012 年。
萬榮華(Edward Band)原著，楊雅婷翻譯：《福爾摩沙的巴克禮》台南市:臺灣史博館，臺南神學院，2015 年 12 月。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 11 月。
斯托德(John Scott)著，白陳毓華譯：《認識福音派信仰》台北: 校園書房出版社 2001 年 5 月，頁 5-8。
張素玢：《苗栗鯉魚潭巴宰族史暨古文書彙編》苗栗：苗栗文化局 2007 年 2 月。
項斯芬著：《無機化學叢書》.第四卷.〈鉍的化學性質〉，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
教會公報：《台灣教會公報全覽》(一) 1885 年-1890 年，台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5 年 1 月。
黃淑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9 月。
黃武東、徐謙信合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年譜：第一部 滿清時代編》，台南：臺灣基督長老總會歷史委員會刊行，1959 年。
黃茂卿：《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九十年史》，臺南：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歷史資料室，1988 年。
黃茂卿：〈為台灣而生的李庥牧師〉《新使者雜誌》第 40 期 (1997 年 6 月)，頁 31-35。
葉振輝：〈安平砲擊事件前的地方交涉〉，《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臺南市政府，1990 年。
愛麗絲・約瑟芬・包蘭亭・柯潔索夫、哈利・阿佛森・法蘭克著 (Alice Josephine Ballantine Kirjassoff, Harry Alverson Franck)黃楷君、蔡耀緯譯：《福爾摩沙・美麗之島：1910-20 年代西方人眼中的臺灣》(台北: 遠足文化，2018 年 12 月) 。
費德廉(Douglas L.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羅效德、費德廉譯：《李仙得：臺灣紀行》，台南，國立台灣史博館，2013 年 9 月。
費德廉(Douglas L. Fix)，羅效德(Charlotte Lo)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台北，如果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潘稀祺著：《台灣盲人教育之父：甘為霖博士傳》，台南：仁光出版社，2004 年。

潘稀祺著：《台灣醫療宣教之父：馬雅各醫生傳》，台南：新樓醫院，2004 年。
潘稀祺著：《李庥牧師福爾摩沙東遊記》，臺東：台東馬偕紀念醫院院牧部，2017 年 12 月。
賴永祥:《賴永祥文集 第一冊 教會篇》,台南市,臺灣教會公報設;臺灣史博館;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 ，2018 年 11 月。
賴永祥：《教會史話 第三輯》，人光出版社，1995 年 8 月。
賴永祥：《教會史話 第四輯》，人光出版社，1998 年 2 月。
賴永祥：《教會史話 第五輯》，人光出版社，1998 年 2 月。
鄭仰恩：《歷史與信仰：從基督教觀點看台灣和世界》，台南：人光，1999 年。
謝加恩：〈李庥牧師簡介〉《李庥牧師教會巡禮》，屏東：屏東中會大眾傳播部，2015 年，頁 5。
戴安邦等編著：《無機化學教程》（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2 年。
龔李孟哲(David Charles Oakley)著：《異鄉・家塚 打狗外國墓園的故事》，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6 年 12 月。

期刊論文:

Rev. Hugh Ritchie, "Formosa and the Gospel",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London, 1877, pp.329-349.
尹詩惠：《艋舺、大稻埕、城內機能的轉換》(台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
何雅文：《琉球問題之日中美的主張與責任：被複雜化的琉球真實情況》(台北: 天主教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04 年 6 月) 。
李夢哲原著(David Oakley)，李維真譯，〈高雄英國領事館〉《臺灣文獻 第 55 卷》第 3 期 (2004 年 9 月) 頁 231-261。
李庥(Hugh Ritchie)著，潘稀祺編譯：〈東福爾摩沙旅行札記〉，《教務雜誌》第 6 期 1875 年，頁 206-211。
張瑄文：《紀實與虛構:鴉片戰爭期間台灣殺俘事件研究》(台北：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張大偉：《馬雅各醫生在台的傳教工作（1865-187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
張妙娟:〈從廈門到臺灣：英國長老教會在華傳教事業之拓展〉《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報》第 31 期，2001 年 12 月，頁 479-510。
許一平：《同治七年鳳山教案考實》(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
陳芷凡：〈再現福爾摩沙：西人遊歷筆記中的臺灣原住民〉，《原住民族文獻》第 5 期(2012 年 5 月)。
廖德宗:〈清代至現代打狗打水灣水源之研究〉,《高雄文獻 第 8 卷》第 2 期 (2018

年 8 月)頁 075-101。
廖漢臣，〈樟腦糾紛事件的真相〉，《臺灣文獻》，第 17 卷第 3 期，1966 年 9 月。
蔡友蘭：《十九世紀末西方醫療體系傳入臺灣遭遇之抵抗與衝突：從馬雅各教案事件談起》(台北：台北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
蔡蔚群，〈1868 年臺灣南部涉外糾紛的經過與交涉〉，《高市文獻》，第 10 卷第 3 期，1998 年 3 月。
鄭仰恩：〈蘇格蘭啟蒙運動對早期台灣基督教的影響：從馬偕的現代化教育理念談起〉，《臺灣文獻》第 63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137-164。
鄭仰恩：〈漫談近年來的加爾文研究及其相關文獻〉，《台灣神學論刊》25(2003)：115-118。
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屏東縣政府，1993 年，頁 136-137。
臺灣教會公報社：《台灣教會公報》第 1975 期，1990 年 1 月 7 日。

三、網路資訊：

《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網址：
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m/ma-yage.php
檢索：2017 年 4 月 9 日。
魏源：〈天主教考下〉，《海國圖志》卷二十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27# 檢索：2017 年 4 月 9 日。
維基文庫: 《中英天津條約》全文 網址：〈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4%B8%AD%E8%8B%B1%E5%A4%A9%E6%B4%A5%E6%A2%9D%E7%B4%84〉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30 日。

附錄: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67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1]	內容簡述	備註
2/12	二	V.18 1867 p.85	1867/2/12 倫敦長老會議討論接替麥大闢人選	
3/5	二	V.18 1867 p.118	1867/3/5 晚上倫敦長老會舉行月會議，修訂大學法規並向大會提交，原提議由 Mr. John Prentice of Lewes 出任中國傳教士來臺，但因當地人反對而放棄，後改提李庥先生(Mr. Hugh Ritchie).	
4/15	一	V.18 1867 p. 155-156	1867/4/15 大宗教會議於曼徹斯特開會	
4/16	二	V.18 1867 p. 155-156	1867/4/16 大宗教會議中李庥被任命為牧師，主教會議親切同意批准該申請	
6/17	一	V.18 1867 p. 207	1867/6/17 李庥正式被任命為牧師預定 7 月初航行至福爾摩沙，航行前先結婚。	
7/14	日	V.18 1867 p.249	1867/7/14 晚上在 Trinity Presbyterian Church, Hampstead,為李庥舉行告別講道會。	
7/15	一	V.18 1867 p.239-240 , 249	1867/7/15 上午李庥夫婦登上 *Gresham* 船到 Gravesend 港(格雷夫森德)，待天氣穩定後即出航至香港，目的地臺灣	
7/24	三	V.19 1868 p.33-34	1867/7/24 船隻開航至香港。	由 11/18 到香港，反推 117 天計算。
11/18	一	V.19 1868 p.33	1867/11/18 抵達香港	
11/19 至 11/23	二 六	V.19 1868 p.33	11/19-11/23 在香港，且與老朋友(Mr. Crauford)會面，該朋友已在香港從事貿易約十年時間。	
11/24	日	V.19 1868 p.33	離開香港到廈門; 當天上午在船上作禮拜	

[1] 出處以《使信全覽 *The Messenger*》為主。餘此類推，後不再贅述。

11/25	一	V.19 1868 p.33	途經汕頭訪同工(Messrs. Smith and McKenzie, and Dr. and Mrs. Gauld,)教友、及同學。	
11/26	二	V.19 1868 p.33	11/26 到達廈門。與同工 Mr. Corrie 訪美國和倫敦的傳教士，倫敦的 Mr. Stromach 已在中國 30 年。	
11/27	三	V.19 1868 p.33	李庥在廈門傳道所寫信回英國海外宣道會報告已安抵廈門等事項	
12/13	五	V.19 1868 p.49	1867/12/13 李庥夫婦安全抵達福爾摩沙打狗，馬雅各醫生和教友們接待歡迎。	
12/15	日	V.19 1868 p.56	12/15 星期日李庥先為打狗區的外國人主持安息日禮拜。	
12/19	四	V.19 1868 p.56	12/19 李庥寫信回英國告知對打狗的第一印象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68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4/8	三	V.19 1868 p.167-168	1868/4/8 有當地流氓領導，在一個叫 Koe-Kau-a(過溝仔)的地方攻擊和燒毀羅馬天主教徒。埤頭教堂被燒毀，羅馬天主教徒被趕出了過溝仔這個地方。	1868 年埤頭事件起因 (馬雅各醫生至香港結婚
4/11	六	V.19 1868 p.147-148	4/11 因婦女被誣喝毒水而抗議故高長被攻擊 追打至衙門扣押	馬雅各醫生休假中
4/12	日	V.19 1868 p.147-148	4/12 下午時李庥被告知發生此事，當晚要求領事 4/13 同往地方官協調，但被縣府拒絕，改星期二再去衙門。	馬雅各醫生休假中
4/14	二	V.19 1868 p.147-148	與領事欲前往地方官溝通釋放高長，但未成。李庥寫信回英報告埤頭教堂遭擊事件。	馬雅各醫生休假中
5/16	六	pp. 86	李庥長子 William Crawford 出生	李夢哲《異鄉・家塚》
6/14	日	V.19 1868 P.217	李庥在打狗為四人洗禮，李庥已慢慢適應在打狗居住。	
7/29	二	V.19 1868 p.264	李庥在埤頭監看重建教堂進度，此日為受阻礙平安無事	
7/30	三	V.19 1868 p.264	1868/7/30 埤頭教堂再度遭破壞	1868/4/8 埤頭教堂曾被破壞
8/31	一	V.19 1868 p. 265	李庥在埤頭為 5 人洗禮	
9/27	日	V.19 1869 p.5	李庥第一次用中文講道時提到 1868/9/27 有劇烈地震	1869 年使信
10/30	五	V.19 1869 p.34	1868/10/30 打狗教區禮拜堂遭人縱火 (馬雅各損失其書籍和物品被馬雅各傭人高賢偷錢)	
12/25	五	V.19 1869 p.86	自此李庥和馬雅各分教區負責，馬雅各負責臺南府以北，李庥負責打狗和埤頭以南地區。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69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1/31	日	V.19 1869 p.122	李庥牧師告知英國總部埤頭教堂已於 1869/1/31 重新開啟	1868/7/30 遭破壞
2/14	日	V.19 1869 p.122	重開啟後的埤頭教堂 1869/2/14 約有 30-40 人出席安息日禮拜	
2/15	一	V.19 1869 p.122	1869/2/15 之後李庥拜訪了距離埤頭 10 英里的村莊與三位老人相談甚歡	
3/7	日	V.19 1869 p.170	1869/3/7 李庥在打狗為 2 名教友洗禮，後有 16 名信徒參與交流	
3/14	日	V.19 1869 p.170	1869/3/14 李庥在埤頭主持安息日禮拜有 35 人參與。	
5/6	日	V.19 1869 p.196-198	1869/5/16 李庥在埤頭為 7 男 2 女施行洗禮	
5/17	一	V.19 1869 p.196-198	1869/5/17 李庥寫信回英國，報告埤頭受洗者 9 人之情況，且告知於近日曾赴阿里港希望能開新教會。	
5/20	四	教務雜誌 1869/8 月份 p. 80	李庥於教務雜誌上寫:阿里港教會已於 5/20 開啟，阿里港距離埤頭東北邊 20 英里，為務農為主的村莊，它與原住民地區距離 10 英里。	
6/27	日	V.19 1869 p.245 247-248	1869/6/27 李庥特地自打狗到台灣府協助馬雅各醫生為 7 人舉行洗禮。	臺南府城第一次 7 人受洗及領餐聖禮
7/4	日	V.19 1869 p.245	1869/7/4 李庥在打狗區為 2 人舉行洗禮	
7/7	三	V.19 1869 P.245-246	李庥寫信告知英國教會有關福爾摩沙信徒燒毀神像及於阿里港附近某村莊傳道發現有 5 人有意願參與福音禮拜	
7/11	日	V.19 1869 p.270	1869/7/11 李庥為阿里港教會洗禮 5 人但其中一人因病而死。	阿里港第一次洗禮
8/8	日	V.19 1869 p.289	1869/8/8 在打狗的季聖餐會中為 77 歲婦人及 6 年輕人洗禮	
9/12	日	V.19 1869 p.290	李庥先生在臺南府城聖餐錄取五名新成員，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該女子來自山區木柵，為馬雅各僕人。	

9/20	一	V.20 1870 p.11-12	李庥敘述阿里港有 10 個家庭改信基督教。	1870 年使信
9/22 至 9/29	三 三	V.20 1870 p.11-12	8 天都在埤頭和阿里港活動，且已舉辦白天婦女查經班，打狗有 6 人參加，埤頭有 9 人參加，均由李庥夫人負責。 另 9/24 阿里港有 10 人受洗。	
10/17	日	V.20 1870 p.31-32	10/17 李庥提到有 2 女參與婦女查經班。另 2 男為小生意者，因入醫院聽到而改教決心歸主。	
11/7	日	V.20 1870 p.31-32	埤頭有 6 男受洗，三個是小農。一個是轎夫，一個是稻田灌溉工。	
11/10	三	李夢哲《異鄉・家塚》P.86	1869/11/10 李庥牧師次子(Rober Hugh)出生	但於 1873 年 6 月 23 日夭折葬於打狗
11/11	四	V.20 1870 p.31-32	李庥牧師 11/7 為埤頭 6 男洗禮，且第一次在埤頭為人舉行婚禮儀式，另廈門牧師 Mr. Cowie 和他的家人也在場	
11/28	日	V.20 1870 p.63-64	1869/11/28 李庥在阿里港度過了一個安息日，除了已經受過洗禮的人之外，還約有二十五到三十名詢問者，並與他們一起觀察當天的儀式	
12/6	一	V.20 1870 p.63-64 V.20 1870 p. 288	李庥寫信告知至內陸旅行(1)去阿里港北邊 30 哩遠的地方(2)埤頭出席率如常，聖經班也有人參加(3)11/28 在阿里港度過安息日	去木柵區
12/10	五	V.20 1871 p.63	李庥先生為打狗醫院籌集 300 美元，從而大大減輕了宣教團基金的費用。	
12/19	日	V.20 1871 p.84-85	李庥信寫在阿里港我們有 6 男 3 女洗禮 及 23 個人坐聖餐桌旁	
12/31	五	V.20 1871 p.84-85	李庥統計至 1869 年底止，受洗者共有阿里港 23 人+ 1 小孩;埤頭 22 人;打狗 8 人+ 1 小孩。總數 53 人+ 2 小孩；台灣府城有 19 人，所以共 72 人+ 2 小孩。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0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1/9	日	V.20 1871 p.133	主日 1/9 埤頭，有五男兩女被收入團契。	1871 年使信
1/24	日	V.20 1871 p.133	李庥於 1 月 24 日的安息日有三人在打狗受洗，下午 23 人坐在主桌旁。其中一個是船夫，另一個是畫家，第三個是距離村莊四英里的一個村莊的小農。	
1/30	日	V.20 1871 p.133	1 月 30 日安息日，李庥在阿里港，發現聽眾人數仍然在增加，而新入的弟兄們則相當溫暖。	
1/31	一	V.20 1871 p.133	1 月 31 日李庥與港局人員蘇先生一早離開阿里港去加蚋埔	
2/1	二	V.20 1871 p.133	上午李庥一行人 去六龜里平埔村莊距離阿里港北邊 25 哩	
2/2	三	V.20 1871 p.133	去比六龜里更遠的村，被 80-100 個野蠻人包圍，當晚回到六龜	
2/3 2/4 2/5	四 五 六	V.20 1871 p.133	李庥一行人於 2/3 上午越過山巔經過友善的平埔村莊，於星期六晚上回打狗	
2/7	一	V.20 1871 p.133	李庥於 1870 年 2 月 7 日在埤頭開第一次年度會議，埤頭成員決定支付其中一名助手的全部工資，並且還要保留一筆救濟病人的資金。	
2/13	日	V.20 1871 p.133	1870 年 2 月 13 日埤頭聖餐季節，五男兩女被收入團契。包括澎湖林兼金先生。	澎湖林兼金於 1880/3/4 因肺病逝世 (V.27 P.73)
3/27	日	V.20 1871 p.160	1870/3/27 阿里港有 6 男 3 女受洗	
3/28	一	V.20 1871 p.160	1870/3/28 在阿里港舉行年度會議	
5/8	日	V.20 1871 p.215	李庥於 5/8 在木柵為 18 男 1 女洗禮，且有 50 成年男女申請洗禮	
7/3	日	V.20 1871 p.238	7/3 李庥在阿里港主日接受 7 男 2 女受洗	

7/28 至 8/17	四至三	V.20 1871 p.288	7 月 28 日起三星期時間拜訪木柵，且接受當地教友 33 位男士 10 婦女受洗	
9/18	日	V.20 1871 P.12-13	9 月 18 日李庥在打狗教區有 4 男人,1 母, 1 子(14 歲)共 6 人受洗，且埤頭選出第一位長老。	1871 年使信甘為霖即將來臺
10/23	日	V.20 1871 p.37	10 月 23 日李庥為阿里港 5 男 2 女受洗	
11/27	日	V.20 1871 p. 83	李庥 11/27 打狗教區 1 男 1 女受洗。男的來自距打狗 16 公里遠的海邊村莊;女士是我們醫療助理的妻子	此男來自東港。
12/18	日	V.20 1871 p.84	12 月 18 日李庥為埤頭 3 男 3 女受洗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1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1/31	二	V.20 1871 p.105-106	1871 年 1 月份李庥信註明: 1. 幾星期前拜訪東港地區 2. 因阿猴教友需至阿里港做禮拜，若遇雨季則難以涉水，故需尋一處教堂設在阿猴。 3.李庥與助手去一平埔族的地方拜訪(應是竹仔腳)	1871/1/31 李庥信件未標示確切日期 1871/1 德馬太醫生將來台服務
2/19	日	V.20 1871 p.159-160	1871/2/19 李庥在阿里港為 6 男 3 女受洗，其中一名為 70 歲老醫生。	
2/20	一	V.20 1871 p.159-160	李庥主持阿里港第二年年度會議	
2/26	日	V.20 1871 p.159-160	2/26 李庥為打狗 5 男 1 女受洗	
3/13	一	V.20 1871 p.159-160	3/13 李庥從東港傳道站回到打狗	
5/28	日	V.20 1871 p.206	5/28 李庥受英艦侏儒號 (H.M.S. Dwarf)巴克船長之邀上船講道，下午一群海軍陸戰隊員前往禮拜堂，並加入主日禮拜會。	
6/1	四	V.20 1871 p.206	李庥離開打狗到阿猴和阿里港拜訪。	
6/24	六	V.20 1871 p.232-233	李庥離開打狗到阿猴和阿里港拜訪 10 天。	
6/25	日	V.20 1871 p.232-233	李庥出席阿猴安息日	
7/1	六	V.20 1871 p.232-233	因阿里港人多，故李庥要助手留下且再增加 30-40 人左右的座位	
7/2	日	V.20 1871 p.232-233	李庥出席阿里港安息日	
7/2	日	V.20 1871 p.232-233	李庥從阿里港傳道站越過山到台南府城為 4 人洗禮	
7/16	日	V.20 1871 p.277	1871/7/16 李庥在埤頭為 5 男人洗禮，另選出一個有吸食鴉片的老人當長老	老人雖懊悔仍當選長老

7/23	日	V.20 1871 p.277	李庥第一次在東港舉行聖禮 有 8 人受洗	
7/29	六	V.20 1871 p.278	教友向李庥報告 1871/7/29 阿里港山區有原住民出草的殘酷行為發生	
8/6	日	V.20 1871 p.277	8/6 安息日,有十個男人，十個女人和一個孩子加入基督教會。成年人的年齡從十五歲到五十七歲不等 李庥 8/6 自阿里港回到打狗	
8/10	四	V.20 1871 p.274	李庥和馬雅各醫生同行到山區木柵教會為教友考試	
8/16	三	V.20 1871 p.275,280	馬雅各醫生推薦木柵 16 人參加洗禮，但李庥實收 12 人。李庥繼續留在山區會，馬雅各醫生則到阿里港	
8/27	日	V.20 1871 p.279	8/27 有 49 名木柵教友加入教會受洗 一安息日在木柵 另一安息日在拔馬	
9/3	日	V.20 1871 p.279	9/3 在拔馬安息日	
9/11	一	V.20 1871 p.279	李庥和馬雅各醫生至大社	旅行 10 天
9/17	日	V.21 1872 p.13	1871/9/17 李庥在大社為 5 男 5 女洗禮	
9/25	一	V.21 p.13 V.23 1874 p.14-15	李庥與馬雅各於 9/11-9/25 至大社，但因山洪關係交通中斷，而無法進入埔里社	
10/11	三	V.21 1872 p.279	馬雅各醫生因身體不適回英國了	馬雅各醫生於 1883 年 12 月再度來台
10/18	三	V.21 1872 p. 43-44	10/18 發生 宮古島事件後東港仍有 50 人願以參加盛典	
11/1	三	V.21 1872 p.43-44	李庥以三星期走訪各據點了解成員情形及性格	新 據 點 : 竹子腳
11/5	日	V.21 1872 p.43-44	11/5 埤頭有 4 人受洗	
11/12	日	V.21 1872 p.43-44	11/12 阿里港 130 人出席禮拜， 有 8 男 5 女 1 小參與洗禮	
12/11	一	V.21 1872 p.134	甘為霖於 1871/12/11 到達臺灣，由德馬太醫生和教友的接待	甘為霖抵台

12/29	五	馬偕日記 (1) p.26	1871/12/29 馬偕下午 4 點抵達打狗，住德記洋行哈弟家	馬偕抵台
12/30.	六	馬偕日記 (1) p.26	馬偕在打狗	
12/31	日	馬偕日記 (1) p.26	馬偕去找李庥，夜宿李庥住處	李庥在阿里港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2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1/1	一	馬偕日記 (1) p.28	馬偕一早出外找李庥，路上遇到李庥在阿里港訪問，晚上住阿里港	李庥夫人也在阿里港
1/2	二	馬偕日記 (1) p.28	李庥夫婦、馬偕，在外佈道，晚上在小村莊有 40 人出席講道會	
1/3	三	馬偕日記 (1) p.28	馬偕李庥四處行走。馬偕認為李庥熱心但不機靈	
1/4	四	馬偕日記 (1) p.28	11 點到阿猴，天黑時到埤頭	
1/5	五	馬偕日記 (1) p.28	10 點到打狗 馬偕想至北部發展	
1/6	六	馬偕日記 (1) p.29	馬偕和李庥家人一起懇談默想	
1/7	日	馬偕日記 (1) p.29 V.21 1872 p.112	上午李庥與馬偕去埤頭，禱告，上下午聚會	1872/1/7 東港教會發生火災
1/8	一	馬偕日記 (1) p.29	馬偕在打狗李庥住處，其房子建在沙地上，前有瀉湖，除海灘外無其他道路，另一邊通向墓地。	
1/14	日	V.21 1872 p.112, 135	1872/1/14 開新據點:竹仔腳 1872/1/14 在阿猴時約有 50 人詢問洗禮之事且因人數太多，教堂太小，希望可擴大 7 倍之多	
1/21	日	V.21 1872 p.112, 135	1872/1/21 李庥在埤頭為東港火災募款。及為 5 男 1 女洗禮	
2/2	五	馬偕日記 (1) p.33	李庥、馬偕至東港及竹仔腳	
2/3	六	馬偕日記 (1) p.33	李庥考問竹仔腳進教者	
2/4	日	馬偕日記 (1) p.33	在竹仔腳有 100 個慕道者，李庥為 14 人洗禮	
2/5	一	馬偕日記 (1) p.33	李庥、馬偕至埤頭	

2/6	二	馬偕日記 (1) p.33	李庥上午在埤頭為新人證婚，下午和馬偕至打狗	
2/9	五	馬偕日記 (1) p.33	中國農曆新年	
2/10	六	馬偕日記 (1) p.34	李庥與馬偕至埤頭	
2/11	日	馬偕日記 (1) p.34	埤頭有 6 人受洗，120 個慕道者。 馬偕認為李庥是個忠實僕人。	
2/16	五	馬偕日記 (1) p.34	李庥馬偕前往埤頭過夜，少人聚會	
2/17	六	馬偕日記 (1) p.34	自埤頭出發至阿里港，熱天，馬偕說李庥受苦了	
2/18	日	馬偕日記 (1) p.34	阿里港講道後，前往鹽埔	
2/19	一	馬偕日記 (1) p.35	李庥和馬偕自鹽埔到阿猴走回埤頭 李庥發燒病倒，雇轎子回埤頭	
2/20	二	馬偕日記 (1) p.35	中午前至打狗	
2/22	四	馬偕日記 (1) p.35	上午 6 點前，李庥夫婦馬偕前去墓地附近搭船。	
3/7	四	馬偕日記 (1) p.35	李庥和馬偕搭上海龍號(Hai-Loong)，在臺灣府與德馬太醫生會合	
3/8	五	馬偕日記 (1) p.37	李庥、馬偕、德馬太三人同搭海龍號由海峽北上，遇上狂風暴雨。	
3/9	六	馬偕日記 (1) p.38	下午到淡水，一行人住陶德家。 馬偕決定在淡水傳道。	
3/10	日	馬偕日記 (1) p.38	淡水基督團拜	
3/11	一	馬偕日記 (1) p.38	李庥一行人清晨自淡水搭小船至八里，下午至中壢，夜宿有豬、跳蚤┬的土角厝旅館。	
3/12	二	馬偕日記 (1) p.38	清晨自中壢出發，中午到桌山晚上到竹塹過夜。	
3/13	三	馬偕日記 (1) p.39	上午 6 點出發，沿海邊步行至苗栗通霄白沙屯 peh-soa-tun 過夜。	
3/14	四	馬偕日記 (1) p.39	李庥發燒搭轎，馬偕和德馬太醫生走路至大甲	
3/15	五	馬偕日記	李庥發燒搭轎，馬偕和德馬太醫生走	

		(1) p.39 v.23 p.15	路至大社(豐原市)，有許多漢人住此，晚上約有 60 名參加晚禱會。	
3/16	六	馬偕日記 (1) p.39	李庥考問大社進教者且德馬太醫生和馬偕整天在大社為病患服務。	
3/17	日	馬偕日記 (1) p.39	李庥三人在大社整天講道聚會約有 100 人參加。	
3/18	一	馬偕日記 (1) p.40	白天李庥講道，考問。德馬太醫治病患。晚上馬偕講道，李庥翻譯。	
3/21	四	馬偕日記 (1) p.40	李庥等三人上午禮拜後，自大社(豐原)步行往內社(苗栗鯉魚潭)。	
3/24	日	馬偕日記 (1) p.40	內社 30 人受洗並舉行聖餐；再回大社有 15 人受洗。晚上聚會，漢人居多。	
3/25	一	馬偕日記 (1) p.40	步行出發至原住民區，過山、海、溪、岩石，夜宿河床邊。	
3/26	二	馬偕日記 (1) p.41	步行爬山過溪涉水至埔社，晚上共約 100-150 人聽李庥講道。	
3/27	三	馬偕日記 (1) p.42	李庥在埔社考問，德馬太醫診，馬偕協助。	
3/29	五	馬偕日記 (1) p.42	自埔社行走至水蕃(日月潭)	
3/30	六	馬偕日記 (1) p.42	在水蕃(日月潭) 病人很多	
3/31	日	馬偕日記 (1) p.42	上午水蕃 300 人聚會，下午埔社 350 人出席，22 人受洗享聖餐。	
4/1	一	馬偕日記 (1) p.43	上午 6 點離開埔社，沿原路回走，在岩石下過夜	
4/2	二	馬偕日記 (1) p.43	下午回到大社(豐原神岡)	
4/3	三	馬偕日記 (1) p.43	在大社禱告完後，李庥、德馬太轉回南部，馬偕北上。	
4/19	五	V.21 1872 p.232	1872/4/19 甘為霖離開臺南府城至打狗找李庥，由林兼金教語言。	
4/20	六	V.21 1872 p.232	1872/4/20 甘為霖在打狗用英語講道但僅 4 人來參加禮拜	
4/22	一	V.21 1872 p.184	1872/4/22 李庥開設杜君英教會	
5/3	五	V.21 1872 p.230	李庥、甘為霖、葉漢章三人同行至阿里港、木柵、柑仔林、崗子林、 拔馬、	

			巡迴傳教(1872/5/3-6/2)	
5/5	日	V.21 1872 p.230	5/5 李庥等人於阿里港教會收 1 男 1 女	
5/6	一	V.21 1872 p.230	5/6 李庥於阿里港舉行第 3 年年度會議	
5/7	二	V.21 1872 p.230	5/7-5/11 三人在木柵	
5/12	日	V.21 1872 p.230	5/12 到柑仔林，(廈門牧師收木柵 14 人，柑仔林 13 人及小孩 7 人)	
5/15	三	V.21 1872 p.230	5/15 三人到崗子林收 3 人	
5/18	日	V.21 1872 p.230	5/18 拔馬有 10 人受洗	
5/19	一	V.21 1872 p.230	1872/5/19 鹽埔教會開展；是因去年在阿里港受洗的一位跛子所牽線	李庥在山區教會
6/2	日	V.21 1872 p.230	李庥於 1872/6/2 在埤頭收 5 人。但另有 3 人遭停權，其中 2 人悔改。	
6/30	日	V.21 1872 p.235	李庥於 6/30 在竹仔腳有 8 男 3 女受洗 (其中 4 人為客家南岸人)	
7/4	四	V.21 1872 p.235	李庥到東港，7/4-7/7 在東港停留 4 天	
7/7	日	V.21 1872 p.235	1872/7/7 東港雖有 30 人候選名單，但只有 1 人可洗禮。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3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2/4	二	V.22 1873 p.158	李庥 1873/2/4 信件提到: *阿猴教堂於 1873/2/3 時有 80 男 20 女出席(阿猴教堂的建造，面對當地政府與群眾相當大的反彈，雖有教友願意提供其家產以擴充教堂場所 但李庥認為暫緩可在等待適當時機) * 阿猴杜君英有年度會議 * 橋仔頭舉行第一次年度會議	1873 年使信
2/28	五	V.22 1873 p.191	李庥 2/28 帶美國朋友至東北教區巡迴	
3/3	一	V.22 1873 p.191	1873/3/3 李庥與美國朋友到達加蚋埔	
3/4 3/6	二 四	V.22 1873 p.191	李庥和朋友於 3/4 - 3/6 拜訪很多地方每晚住在不同的村莊	
3/7	五	V.22 1873 p.191	李庥和朋友於 1873/3/7 抵達橋仔頭	
3/8	六	V.22 1873 p.191	李庥和朋友於橋仔頭	
3/9	日	V.22 1873 p.191	李庥於橋仔頭收 2 男	
3/16	日	V.22 1873 p.191	李庥於 1873/3/16 在打狗地區開半年會議且有 6 個人受洗，其中 1 人為平埔族男人 (他父親是地方官，因他信教受洗而不提供繼承權)	
5/4	日	V.22 1873 p.238	5/4 李庥於加蚋埔收有 1 男 2 女受洗	
6/23	一	龔李夢哲《異鄉・家塚》頁 87。	李庥次子 3 歲時因罹患急性痢疾且併發間歇熱死亡，埋在打狗外國人公墓。	
8/24	日	V.22 1873 p.313-314	李庥於 1873/8/24 為竹仔腳舉行聖餐禮且收 6 人	
11/7	五	V.23 1874 p.64-65	1873/11/7 下午 3 點李庥與朋友離開打狗房子，4 點到苓雅寮再走路到埤	1874 年使信

			頭，日落時到埤頭，晚上禱告會。	
11/8	六	V.23 1874 p.64-65	1873/11/8 清晨 6 點李庥和友人出發去阿里港，上午 9 點吃過早餐再行進經過沙洲、溪水、搭筏，下午 1:30 到阿里港，晚上禱告會。	
11/9	日	V.23 1874 p.64-65	1873/11/9 早上 6 點鐘起床，7 點鐘成員的禱告會，9 點鐘教堂開放 150 人參加，下午講解聖經，晚上禱告會。(阿里港)	
11/10	一	V.23 1874 p.64-65	1873/11/10 早上 6 點鐘起床，11 點李庥為女子聖經班測驗，另拜訪因病臥床的中國人，12:45 離開阿里港，下午 4:30 到阿猴，晚上禱告會，少人參加。	
11/11	二	V.23 1874 p.64-65	1873/11/11 破曉時刻起床，自阿猴 6:15 出發，往埤頭方向回去，過溪、搭筏到埤頭，埤頭女子聖經班結束後再走路回到打狗	
12/29	一	V.23 1874 p.88-89	德馬太對於李庥牧師用心程度與責任心過重可能影響身體而感到憂慮。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4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2/12	四	V.23 1874 p.117-118	德馬太 1874/2/12 信:提及李庥在阿猴遇到士兵的干擾	
2/24	二	V.23 1874 p.152	1874/2/24 李庥在阿里港，為助手買了一間房子，靠近教堂處。	
3/22	日	V.23 1874 p.152-153	1874/3/22 安息日半天在鹽埔 半天在加蚋埔，加蚋鋪教堂快完成，阿猴教堂 1-2 星期將開(1874/4/5 前會開)	
4/7	二	V.23 1874 p.152-153	李庥於 1874/3/24 信提阿猴教堂將於 1-2 星期將開。	估計阿猴是 4/7 開
6/2	二	馬偕日記 (1) p.169	馬偕日記提: 1874/6/2 李庥在淡水港的輪船上與馬偕博士見面。	李庥帶妻與長子回歐洲船到淡水港見馬偕博士
7/6	一	V.23 1874 p.239	李庥 1874/7/6 信提到他陪他太太和家人至香港搭船回歐洲後，他則自香港回來台灣，之後巡視各教區，整個行程:打狗→埤頭(1 晚)→阿里港(2 晚) →加蚋埔(3 晚)→木柵→阿猴→杜君英→阿猴)	因他次子於 1873/6/23 因病去世 故太太帶長子回歐洲
9/27	日	V.23 1875 p.14	李庥在臺南府城	1875 年使信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5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2/1	一	V.23 1875 p.120 素描福爾摩沙 p. 89	1875/1/29 甘為霖於白水溪遇難後自嘉義走了兩天，回到臺南府，但德馬太及其夫人不在台灣府。2/1 再至打狗找李庥商量	
3/15	一	V.23 1875 p.215-218	李庥於 1875/3/15 搭上戎克船出發往東海岸。	3/15-4/3
3/16 至 3/22	二 一	V.23 1875 p.215-218	因風向不佳而在東港停留幾天，之後因東北季風繞過海岬角,在西南處一小海灣停泊	
3/23	二	V.23 1875 p.215-218	晚上去燈塔建地散步，發現地面已經有了標記，此燈塔將成為船隻航行於南岬角的保障。	鵝鑾鼻燈塔即將動工
3/28	日	V.23 1875 p.215-218	戎客船原要在寶桑下錨，但海浪過大無法停泊	
3/29	一	V.23 1875 p.215-218	經過 14 天不太舒適的航行後定錨在寶桑，當晚因船艙氣味難聞，甲板上也無一處可舒適休憩或睡眠之處。	
3/30	二	V.23 1875 p.215-218	上岸後，酋長的妻子在其他女性的陪同下來見李庥，她告知酋長至鄰村協調事情。酋長夫人邀請李庥參訪他們的村落，該村落距離大海三英哩處	
4/3	六	V.23 1875 p.215-218	清早透過口譯為原住民佈道	
4/6 4/7 4/8	二 三 四	V.23 1875 p.215-218	三天時間越過原住民村落，前至蟳廣澳。	
4/9	五	V.23 1875 p.215-218	李庥一行人進入蟳廣澳之村莊	
4/10	六	V.23 1875 p.215-218	一整天時間與平埔族人談論耶穌，發現他們非常願意傾聽福音。	
4/11	日	V.23 1875 p.215-218	到彭仔存（城山），彭仔存距離寶桑約 12 英里的更北邊處。	
4/12 至	一	V.23 1875 p.215-218	4/12-4/16 在彭仔存講道等活動。	

4/16	五			
4/17	六	V.23 1875 p.215-218	4 月 17 日回到寶桑，等待戎客船回打狗	
4/21	三	V.23 1875 p.215-218	4/21 日因李庥的腳不適行走，故搭戎客船回航。	
4/23	五	V.23 1875 p.215-218	搭戎克船回航，航行三天後回到打狗	
6/5	六	V.23 1875 p.220	巴克禮抵達打狗	巴克禮抵達福爾摩沙
6/6	日	V.23 1875 p.220	6/6 清晨 5:30 雖未參與李庥一家人唱詩歌，巴克禮未參加，9 點英語禮拜，下午中文禮拜，之後，為孩子的主日學服務。整個活動均由李庥主導。	
8/4	三	V.23 1875 p.272-273	巴克禮透露，李庥將於 1876/1 月休假回國。	
8/26	四	V.23 1875 p.296-297	李庥休假前 將和巴克禮一起至各個教區巡視 1875/8/26 上午出發，因溪水暴漲先到埤頭，再到阿猴。	
8/29	日	V.23 1875 p.296-297	李庥和巴克禮在阿猴度過安息日	
9/2 至 9/5	四至日	V.23 1875 p.296-297	李庥和巴克禮在杜君英度過安息日	
9/12	日	V.23 1875 p.296-297	李庥和巴克禮在橋仔頭過安息日	
9/13	一	V.23 1875 p.296-297	至臺南府城開會	
9/15	三	V.23 1875 p.296-297	9/15 巴克禮在杜君英用中文執行聖禮	
9/19	日	V.23 1875 p.296-297	9/19 在東港度過安息日	
9/21	二	V.23 1875 p.296-297	1875/9/21 巴克禮描述:此行與李庥一起至各個教區巡視(阿猴→杜君英→臺南府城→橋仔頭→打狗→東港→竹仔腳)	
10/18	一	V.24 1876 p.40 馬偕日記	李庥於 1875/10/18 自打狗出發至淡水	

		(1) P.239		
10/24	日	V.24 1876 p.40	李庥至淡水途中到大社過安息日	
10/28	四	馬偕日記 (1)p.239	10/28 李庥先生抵達	
11/1	一	馬偕日記 (1)p.240	馬偕日記載: 與李庥和馬偕華雅各太太伯萊特搭船至基隆	
11/2	二	馬偕日記 (1)p.240	李庥與馬偕在基隆	
11/3	三	馬偕日記 (1)p.240	李庥與馬偕在大龍峒	
11/5	五	馬偕日記 (1)p.240	李庥與馬偕由新店回來	
11/6	六	馬偕日記 (1)p.240	李庥與馬偕在大龍峒	
11/7	日	馬偕日記 (1)p.240	李庥與馬偕在大龍峒；州里	
11/8	一	馬偕日記 (1)p.240	李庥與馬偕前往滬尾	
11/9	二	馬偕日記 (1)p.240	李庥與馬偕前往五股坑	
11/10	三	馬偕日記 (1)p.240	李庥與馬偕到中壢	
11/11	四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到竹塹	
11/12	五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在新港	
11/13	六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在內社	
11/14	日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在內社講道	
11/15	一	V.24 1876 p40-42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到達大社	
11/16	二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夜宿樹林中	
11/17	三	馬偕日記	李庥與馬偕到埔里社	

		(1)p.241		
11/18	四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在埔里社	
11/19	五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前往牛睏山	
11/20	六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在大湳	
11/21	日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在大湳講道 在鐵站山(在埔里)守聖餐	
11/22	一	馬偕日記 (1)p.241	李庥與馬偕在埔里社	
11/23	二	馬偕日記 (1)p.242	李庥與馬偕在水蕃	
11/24	三	馬偕日記 (1)p.242	李庥與馬偕在集集	
11/25	四	馬偕日記 (1)p.242	李庥與馬偕在斗六	
11/26	五	馬偕日記 (1)p.242	李庥與馬偕在嘉義	
11/27	六	馬偕日記 (1)p.242	李庥與馬偕在白水溪	
11/28	日	馬偕日記 (1)p.242	李庥與馬偕在白水溪講道	
11/29	一	馬偕日記 (1)p.242	李庥與馬偕在番仔田(台南隆田)	
11/30	二	馬偕日記 (1)p.242	李庥與馬偕在拔馬(台南左鎮)	
12/1	三	馬偕日記 (1)p.243	李庥與馬偕在崗仔林	
12/2	四	馬偕日記 (1)p.243	李庥與馬偕在木柵	
12/3	五	馬偕日記 (1)p.243	李庥與馬偕在柑仔林	
12/4	六	馬偕日記 (1)p.243	李庥與馬偕在阿里港	
12/5	日	馬偕日記 (1)p.243	李庥與馬偕在阿里港講道	
12/6	一	馬偕日記	李庥與馬偕到達阿猴	

		(1)p.243		
12/13	一	馬偕日記 (1)p.244	李庥與馬偕前往打狗	
12/19	日	馬偕日記 (1)p.244	李庥與馬偕在打狗 埤頭	
12/20	一	馬偕日記 (1)p.244	李庥與馬偕在臺灣府	
12/21	二	馬偕日記 (1)p.244	李庥與馬偕在臺灣府開會	
12/22	三	馬偕日記 (1)p.244	李庥與馬偕在臺灣府開會	
12/23	四	馬偕日記 (1)p.244	李庥與馬偕在臺灣府開會	
12/24	五	馬偕日記 (1)p.244	馬偕自臺灣府離開啟程回去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6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1/6	四	V.24 1876 p.92	廈門 Mr. Wm. Macgregor 1876/1/20 信表示 :從 1/6 那時起，我就帶著李庥先生，他現在和我們在一起的。	意指李庥約於 1 月初離開打狗
2/12	六	教務雜誌 1876/1 月 p.76	李庥於 1876/1 月離開，前往他的家鄉，並將他的妻子帶回家。 他搭*寧波號*於 2 月 12 日抵達上海港，並於 17 日搭平安號離開，前往日本轉往美國。	他妻子已在英國愛丁堡李庥將帶她回家鄉。
2/17	四	教務雜誌 1876/1 月 p.76	李庥於 2/17 自上海轉日本美國再回到英國	1876 年 1 月李庥回英國休假
12/4	一	V.24 1876 p.143-144	1876/12/4 李庥將東港和埤頭等三位年輕人(Lim-hoa, Bo-chheng, Go-kat) 寫的感謝信交給使信刊載	李庥回英國休假
12/5 12/7	二 四	V.25 1877 p.17	李庥 12/5 12/7 在愛丁堡開年度會議	李庥回英國休假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7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1/2	二	教務雜誌 1877/6 p.263-264	李庥休假回英 打狗與台南傳道所合併	李庥於英國休假中
1/10	三	V.25 1877 p.93-94	1877/1/10 第一次台南教士會議開會:台南與打狗合為一間傳道所，施大闢為財務長 巴克禮也搬到台南舊樓了	李庥於英國休假中
4/24	二	V.25 1877 p.103/112	1877/4/23 在倫敦的麗晶廣場教堂舉行宗教會議。李庥於會中提出福爾摩沙工作情況及發表文章於 1877 年之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刊物中登載 (p.329-349)	李庥於英國休假中
10/9	二	V.25 1877 p.299	1877/10/9 李庥夫婦自利物浦搭船啟航回台	1877 年後頁 p.60
12/14	五	教務雜誌 1877 p. 146	1877/12/14 李庥休假回到台南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8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1/11 至 2/1	五 至 五	V.26 1878 p.92	1878/1/11 李庥夫婦出發至柑仔林、木柵、岡仔林等山區教會	
2/2	六	V.26 1878 p.92	李庥夫婦自木柵至加蚋埔	《看見 19 世紀台灣》 p.220-221
2/9	六	V.26 1878 p.92	李庥夫婦自加蚋埔回到打狗	
2/10	日	V.26 1878 p.92	安息日上午，李庥夫人教導之前的婦女學生	1874 年教過的婦女
2/20	三	事錄 p.105	李庥參加第 25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2/27	三	事錄 p.106	李庥參加第 26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3/1	五	V.26 1878 p.149-151	李庥夫婦於 1878 年 3 月 至 4 月份訪熟番，埔社地區第一次有外國女人到訪，當地婦女相當驚訝尤其婦女們對李庥夫人之服裝深感興趣	
3/10	日	V.26 1878 p.149-151	李庥夫婦在埔社待三星期 分別到大滴 牛睏山烏牛欄教區過安息日	
3/24	日	V.26 1878 p.149-151	1878/3/24 在烏牛欄為埔社人洗禮 在烏牛欄時仍有來自大滴和牛睏山的教友來參加安息日	
3/26	二	V.26 1878 p.149-151	1878/3/26 李庥夫婦清晨離開埔社	
3/27	三	V.26 1878 p.149-151	1878/3/27 因很難找到住宿處，故在一位埔社異教徒願意提供李庥一行人住宿	
3/28	四	V.26 1878 p.149-151	1878/3/28 李庥一行人自北斗來一路宣講及銷售傳單等物品。到大社	
3/29 至 4/7	五	V.26 1878 p.149-151	李庥夫婦在大社待 10 天(3/29-4/7)	
4/7	日	V.26 1878 p.149-151	3/29-4/6 大社共有 10 人受洗，而 4/7 當天有 2 人受洗)	

4/8	一	馬偕日記 (1) p.333	李庥夫婦與馬偕在內社會面 晚上講道	
4/9	二	馬偕日記 (1) p.333	與馬偕在內社	
5/1	三	事錄 p.108 V.26 1878 p.16-169	第 29 次台南教士會議開會(廈門高登牧師 Rev. Gordon 也參加)	
5/7	二	事錄 p.109	李庥參加第 30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5/29	三	事錄 p.110	李庥參加第 31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6/8	六	事錄 p.110	李庥參加第 32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李庥先生被任命為「打狗墓園管理者」信託之成員。	
7/24	三	事錄 p.111	李庥參加第 33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8/7	三	事錄 p.111	李庥參加第 34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8/23	五	事錄 p.112	李庥參加第 35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10/2	三	事錄 p.113	李庥參加第 36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11/14	四	事錄 p.113	李庥參加第 37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11/18	一	事錄 p.114	李庥參加第 38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Rev. Hugh Ritchie) 1879 年度日誌表

日期	星期	出處	內容簡述	備註
1/2	四	事錄 p.116	李庥參加第 39 次教士會議開會	
1/5	日	V.26 1879 p.68	1879/1/5 李庥於年初第一個安息日上午與售貨員、藥劑師出台南西門外安平處廟宇講道，順賣福音傳單等物品 啞巴男孩來買傳單，另見男孩賭博被勸誡靜聽福音。中午後回府城服務。	
1/6	一	V.26 1879 p.68	根據福音派聯盟規定 每晚至醫院病房服務 (各由三位長老 三位傳教士主持)	
1/7	二	V.26 1879 p.68	病房服務	
1/8	三	事錄 p.117	李庥參加第 40 次台南教士會議開會	
1/9	四	V.26 1879 p.68	病房服務	
1/10	五	V.26 1879 p.68	病房服務	
1/11	六	V.26 1879 p.68	病房服務	
1/12	日	V.26 1879 p.68	李庥於臺南府城，安息日決議暫停(Khe-sui)參與團契活動。另 7 位候選人中通過 2 女 1 男，該男為廈門人，先前為岡仔林老師，現為府城傳道班老師。	
1/14	二	事錄 P.117 V.26 1879 p.68	李庥參加第 40 次會議事錄記錄 1879/ 1/14 進行一天學生期末考 上午 9-10 點:考史學; 10-11 點閱讀與翻譯 ; 11-12 點算術練習；下午進行馬太福音等聖經的口試。	學生過年 放假日自 1/14 - 2/8
1/15	三	事錄 P.118 V.26 1879	李庥參加第 41 次台南教士會議開會 李庥 1879 年 1 月 15 日信	

		p.68-69	只將出訪	
1/22	三	事錄 P.119	第 42 次台南教士會議開會	
1/24	五	V.26 1879 p. 91	李庥於 1879/1/24 起和聖經銷售員一起作 14 天至嘉義旅行講道	
1/25 1/26	六 日	V.26 1879 p. 91	1879 年 1 月 25 日第一個地方先到灣裡， 然後 1/25-1/26 兩天在吉貝耍，吉貝耍有一整潔的教堂和 50 人為中心的教友(吉貝耍有 20 個詢問者，李庥將他們減到 9 人，考問後收 7 人)	
1/27	一	V.26 1879 p. 91	1879/1/27-1/28 兩天在白水溪和岩前 (1879/1/27 晚上在白水溪開會;1/28 晚上在岩前開會)	
1/28	二	V.26 1879 p. 91	1/28 晚上在岩前開會	
1/29 至 2/1	三 至 六	V.26 1879 p. 91	1879/1/29-2/2 接下來 5 天都在嘉義。 考問 12 個詢問者及賣書等	
2/2	日	V.26 1879 p.92	李庥於 18/79/2/2 嘉義安息日 上午 6 人受洗，下午執行聖禮	
2/3	一	V.26 1879 p.92	李庥於 1879/2/3 到離嘉義 10 英哩的新港，下午 3 點到達，在嘉義新港奉天宮活動，當地人問了些可笑的問題。	
2/4	二	V.26 1879 p.92	李庥 1879 年 2 月 4 日上午 9 點到北港 朝天宮前銷售書冊及講道，李庥認為有些家庭買了傳單貼在牆上是因心生畏懼而敬畏各宗教。夜宿(樸仔腳/嘉義朴子)	外國人不了解台灣人將符咒貼在牆壁的意義
2/5 2/6 2/7	三 四 五	V.26 1879 p.92	1879 年 2 月 5 日至 2 月 7 日到鹽水港，觀眾多，且銷售不少傳單和書籍。(巴克禮 1878 年 2/2 訪問過鹽水教區。)	V.25 1878 p.108
2/8	六	V.26 1879 p.92	1879 年 2 月 8 日向東行走到頭社,	施大闢曾在頭社為 5 人洗禮
2/9	日	V.26 1879 p.92	李庥在頭社過安息日	
2/10	一	V.26 1879	李庥 1879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回	

		p.92	到台南府城	
2/12	三	事錄 P.120	李庥參加第 43 次台南教士會議開會	
2/14	五	事錄 P.122	李庥參加第 44 次台南教士會議開會	
2/19	三	事錄 P.123	李庥參加第 45 次台南教士會議開會	
4/30 5/1	三 四	V.26 1879 p.188	根據教士會第 42 次會議決議 1879/4/30-5/1 辦理學生定期考試 只有李庥和巴克禮在場	
5/2	五	V.26 1879 p.210	李庥計畫 6 星期巡迴，至橋仔頭，打狗，小琉球島和東港等地拜訪	但天氣酷熱 只有 4 星期
5/3	六	V.26 1879 p.210	李庥從台南到橋仔頭拜訪	
5/4	日	V.26 1879 p.210	李庥於 1879/5/4 在橋仔頭過安息日	
5/5 至 5/10	一 六	V.26 1879 p.210	李庥在橋仔頭 打狗拜訪	
5/11	日	V.26 1879 p.210	李庥 1879/5/11 (在打狗過安息日)	
5/12	一	V.26 1879 p.210	李庥自打狗到小琉球。	
5/13 至 5/17	二 六	V.26 1879 p.210 V.27 1880 p.11	李庥在小琉球拜訪; 一整星期都在小琉球住，但住房不舒服。	李庥身體不適已有 3 星期之久
5/18	日	V.26 1879 p.210	李庥 在小琉球過安息日	
5/19	一	V.26 1879 p.210	李庥於 1879/5/19 上午自小琉球到東港拜訪	
5/20	二	V.26 1879 p.210	李庥在東港地區 鹽埔仔 拜訪	
5/21 至 5/23	三 四 五	V.26 1879 p.210	李庥在鹽埔仔 (新園鄉)待 3 天拜訪	
5/24	六	V.26 1879	李庥在東港拜訪。	

		p.210		
5/25	日	V.26 1879 p.210	李庥於 1879/5/25 在東港過安息日。 原計畫至東港小琉球巡迴拜訪 6 周 但天氣酷熱，只有巡迴 4 周及回程。	
5/26	一	V.26 1879 p.210	李庥因天氣太酷熱而自東港先搭船回臺南府城 。	花費 2 天航程回臺南府城
5/27	二	V.26 1879 p.210	回臺南府城航行中。	
5/28	三	事錄 P.123 V.26 1879 p.210	李庥參加第 46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決議：無異議通過，待小琉球天氣乾燥些會送傳道師駐點。	
5/29	四	V.26 1879 p.210	李庥寫信向英國彙整報告有關此次東港與小琉球狀況。	
6/11	三	事錄 P.124	李庥參加第 47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7/2	四	事錄 P.125	李庥參加第 48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7/17	四	事錄 P.126	李庥參加第 49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7/24	四	事錄 P.127	李庥參加第 50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8/7	四	事錄 P.128	李庥參加第 51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8/8	五	V.27 1880 p.11	巴克禮述說:李庥因病 8 月份大部分在打狗休養。	
8/29	五	V.27 1880 p. 14	1879/8/29 李庥於劉厝庄寫信:希望自己未來能用客家話傳道。	
9/10	三	V.27 1880 p.11	李庥回到臺南府城。	
9/11	四	事錄 P.129	李庥參加第 52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	
9/16	二	V.27 1880 p.11	李庥病中仍與巴克禮在屋外雨中走路。	
9/18	四	事錄 P.131 V.27 1880 p.11	李庥參加第 53 次臺南教士會議開會。會後李庥與巴克禮在圍牆邊走 5 公里走路。	

9/21	日	V.27 1880 p.11	1879/9/21 李麻感覺身體狀況不佳無法至外。李麻且認為己的身體正在發熱。	
9/23	二	V.27 1880 p.11	星期二晚餐時，李麻因病須躺下休息。	
9/24	三	V.27 1880 p.11	星期三李麻因流汗而感覺舒緩些，他告訴我，他從來沒有記得一天過得痛苦。這熱病每 2 天復發一次。	
9/26	五	V.27 1880 p.11	星期五發燒情況稍輕微了，希望狀況愈來愈好。	
9/27	六	V.27 1880 p.11	星期六李麻身體並未恢復體力，且述說他自己的病況似乎已無可挽救。	
9/28	日	V.27 1880 p.11	1879 年 9 月 28 日安息日，李麻發燒情況沒有太嚴重。晚上，李麻先生和我們一起坐下來喝茶聊天及討論。大約晚上十一點鐘，聽到李麻先生大聲喊出他快要死去，想與上帝同在。他發高燒，他的脈搏超過 140 分鐘。安彼得醫生讓他安靜下來。	
9/29	一	V.27 1880 p.11	1879 年 9 月 29 日清晨 1 點時高燒似已退。 當天上午巴克禮探望李麻時，李麻開始語無倫次地無法表達語詞。上午時刻李麻飲用些營養品。但仍顯虛弱而臥床休息。 之後仍有呼吸急促，體溫上升狀況。時而清醒認得人。下午三點時李麻試著服下藥物，但漸漸地他的手腳開始冰冷，至下午三點四十五分時李麻牧師停止呼吸了。	
9/30	二	V.27 1880 p.12	巴克禮信: 因李麻希望安葬在打狗墓園他兒子旁邊所以透過英國領事的支援及聯繫，巴克禮他們立即安排汽船 將他遺體回打狗	
10/1	三	V.27 1880 p.12	1879/10/1 因擔心白天天氣太熱所以決定晚上 9 點後下葬在打狗公墓。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1867 年至 1870 年之書信紀錄

註：以《The Messenger 使信全覽》與《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相互對照

	《使信全覽》		信件日期	信件內容簡述	與書信集對照	
	書籍	頁碼			書信編號	書信集頁碼
1	V.19 1868	p.33-34	1867/11/27	李庥自廈門寄回英國告知抵達香港及廈門	1	p. 34-36
2	V.19 1868	p.56-57	1868/3/2	李庥牧師對打狗的第一印象	2	p. 37
			1869/3/1	李庥致《兒童雜誌》讀者信函	3	p.38
2	V.19 1868	p.147-148	1868/4/14	襲擊埤頭傳教場所	4	p.41-43
			1869/3/16	李庥述 1869/3/6 埤頭信徒葉清至阿里港途中遭襲致死	5	p.44
			1869/5/1	1. 殺害葉清信徒之盜匪已被捕 2.李庥報告他約 4/10 至阿里港 有 8-10 人參與阿里港之禮拜 3. 祈願阿里港為至山區的前哨站	6	p.48-49
3	V.19 1869	p.196-198	1869/5/17	1. 埤頭受洗教徒資料描述。 2. 阿里港訪問。	7	p.51-55
4	教務雜誌 1869 年 8 月	p.80	1869/5/31	1. 1869/5/16 埤頭洗禮 2. 1869/5/20 阿里港教會開	8	p.56-57
	V.19 1869	p.246-247	1869/7/7	1. 茄當中尉收受商人金錢已在吉必勳命令下歸還　但同意中尉收衙門的 10000 款項 2. 1869/6/27 臺灣府第一次聖餐禮 上午有 7	9	p.58-61

				位弟兄受洗 下午 12 位坐在主的宴席前領聖餐 3.1869/7/4 打狗祭聖餐禮 有 2 人受洗 4. 教徒燒毀神像。 5. 偶遇廟會活動 6. 打狗和埤頭的婦女讀經班已開始		
5	教務雜誌 1869 年 9 月	p.116	1869/7/27	1.1869/7/11 阿里港教會首次洗禮 5 人 2. 幾星期前一位受洗人為女兒生病之事而燒神像和石像 3. 5 位受洗中之一人為原住民 是一通事	10	p.62
	V.19 1869	P.270	1869/7/30	1. 阿里港受洗 5 人中之一位因其妻不願提供李庥所給之奎寧而死 2.1869/7/25 李庥在埤頭 為多位慕道友審查 3. 馬雅各和李庥同意切斷行為不當的陳子路關係	11	p. 63-64
7	V.19 1869	p.289-290	1869/8/10	老婦人改教過程	12	p.65-66
8	V.19 1859	p.290	1869/8/10	1. 保險費之繳納問題 2. 有關帳款問題 3. 台灣府第三次季聖禮	13	p.67-70
9	V.20 1870	p.11	1869/9/30	1. 阿里港婦女查經班 2. 受洗教徒描述	14	p.71-75
				李庥寫給英國長老教會兒童，提及埤頭青年受洗和阿里港父子轉信過程	15	P.76-78

10	V.20 1870 p. 31-32	p.31-32	1869/11/11	1. 埤頭受洗者 2. 阿里港洗禮 3. 首次在埤頭為信徒舉行婚禮	16	p.79-82
	教務雜誌 1869 年 12 月	p.207-208	1869/11/13	阿里港教區未來是為南臺灣重要據點	17	p.83
11	V.20 1870	p.63-64	1869/12/6	1. 阿里港巡視 2. 至木柵探勘	18	p.84-86
12	V.20 1870	p.84-85	1869/12/22	1. 阿里港受洗人描述 2. 1869 年受洗人統計	19	p.87-90
13	V.20 1870	p.132-134	1870/2/15	1. 打狗受洗者之資歷 2. 教會自養 3. 訪阿里港加蚋埔探六龜	20	p.91-95
14	V.20 1870	p.160-161	1870/3/31	1. 林兼金改信歷程 2. 阿里港受洗名單	21	p.96-100
15	教務雜誌 1870 年 9 月	p.112	1870/8/2	1. 木柵 43 人受洗 2. 阿里港人數增加	23	p.104
16	教務雜誌 1870 年 11 月	p.167	1870/9/14	1. 督促教會自立 2. 平埔族人特性-簡單，善良，好客	25	p.110
17	V.20 1870	p.238-239	1870/7/7	1. 信徒改教歷程 2. 信徒與偶像崇拜	22	p.101-103
18	V.20 1870	p.287-289	1870/8/18	1. 平埔族生活狀況 2. 木柵教會活耀情況	24	p.105-109
19	V.20 1871	p.12-13	1870/10/5	1. 埤頭受洗者 2. 埤頭教區選長老	26	p.113-114
20	V.20 1871	p.37-38	1870/10/29	1. 阿里港男女成員受洗 2. 信徒之死	27	p.115-118
21	V.20 1871	p.83-84	1870/12/20	1. 來自東港的信徒 2. 受洗成員統計	28	119-123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1871 年至 1872 年之書信紀錄

註：以《The Messenger 使信全覽》與《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相互對照

	《使信全覽》		信件日期	信件內容簡述	與書信集對照	
	書籍	頁碼			書信編號	書信集頁碼
1	V.20 1871	p.105-106	1871/1/31	1. 信徒之信仰試驗 2. 阿猴新教堂	30	p.125-127
2	V.20 1871	p.159-160	1871/3/14	1. 阿里港受洗者 2. 阿里港年會 3. 打狗舉行洗禮	31	p.128-130
3	V.20 1871	p.206	1871/5/31	1. 至英艦侏儒號講道 2. 李庥夫人教導婦女	34	p.136
4	V.20 1871	p.232-233	1871/7/5	1. 阿里港教堂擴充 2. 阿猴出席率不如東港 3. 打狗醫院由萬大衛醫生照護 4. 臺南府城 4 人受洗 5. 信徒之莊嚴葬禮	35	p.137-140
5	V.20 1871	p.277-279	1871/8/8	1. 埤頭任命新長老 2. 東港信仰見證 3. 阿猴新教堂 4. 打狗女性福音傳播者 5. 鹽埔跛者信徒 6. 阿里港附近生蕃出草 7. 教理問答書之印刷本	36	p.141-146
6	V.20 1871	p.279	1871/9/6	1. 工作量增加 2. 建議英美合作宣教	37	p.147-149
7	V.21 1872	p.43-44	1871/11/21	1. 竹仔腳新據點 2. 東港聖餐會	41	p.157-160
8	V.21 1872 p.112	p.112	1872/1/22	1. 1872/1/14 竹仔腳新開教堂 2. 1872/1/7 東港教堂火災 3 阿里港教堂募資 81 元	45	p.173
9	V.21 1872	p.135-136	1872/2-3 月	1.竹仔腳埤頭阿猴進展 2. 1872/2/18 鹽埔新開教		

				堂		
10	V.21 1872	p.184	1872/5/2	1872/4/22 杜君英新開教堂	49	p.184
11	V.21 1872	p.230	1872/6/4	1. 阿里港第三次年會 2. 山區教會巡禮 3. 1872/5/19 鹽埔新教堂 4. 埤頭洗禮	50	p.186-189
12	V.21 1872	p.235-236	1872/7/9	1. 竹仔腳進展 2. 中國傳道員之教育 3. 東港竹製建構教堂	51	p.190-194
13	V.22 1873	p.15-18	1872/8 月	1. 阿猴地區環境 2. 加蚋埔希望建教堂 3. 老教徒之堅持 4. 傳教士面對群眾問題 5. 從市集中觀察中國人的特性和文化差異 6. 基督精神與智慧 7. 杜君英教徒之信仰與恐懼	52	p.195-200
14	V.22 1873	p. 39-40	1872/8 月	1. 阿里港的基督婚禮儀式 2. 打狗醫館萬大衛醫生	54	p.203-205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1873 年至 1874 年之書信紀錄

註：以《The Messenger 使信全覽》與《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相互對照

	《使信全覽》		信件日期	信件內容簡述	與書信集對照	
	書籍	頁碼			書信編號	書信集頁碼
1	V.22 1873	p.158-160	1873/2/4	1. 阿猴事務 2. 杜君英位於低窪地區 3. 加蚋埔教徒自行籌禁建堂 4. 阿里港會議 5. 橋仔頭會議	60	p.223-225
2	V.22 1873	p.191-192	1873/3/24	1. 李庥與美國朋友探訪教會 2. 杜君英教會受洗 9 人 3. 1873/3/3 加蚋埔開新教會 4. 橋仔頭 2 人受洗	62 63	p.229 -- -- p.238
3	V.22 1873	p.238-239	1873/5/14	1. 加蚋埔洗禮 2. 福爾摩沙的天主教徒		
4	V.22 1873	p.313-314	1873/8/26	1. 竹仔腳之客家受洗人 2. 臺灣女性信仰轉換之影響	66	p.245-248
5	V.23 1874	p. 62-63	1873/11/18	1. 夫妻堅定的信仰 2. 教徒被逐出教會	68	p.254-259
6	V.23 1874	p.152-153	1874/3/24	1. 交換教區服務 2. 木柵教區天花疫苗注射 3. 探視老長老- 吳文水 4. 加蚋埔 鹽埔 新教堂情況 5. 期望更多新傳教士加入行列	71 72	p.268-272

7	V.23 1874	p.239-240	1874/7/6	巡迴傳道行程：打狗，埤頭，阿里港，加蚋埔，木柵，阿猴，杜君英，阿猴。	73 74 75	p.273-281
8	V.23 1875	p. 14	1874/9/30	1. 中國人惡意誣告阿里港信徒勾結日本人 2. 埤頭信徒堅定的信仰	77	p.285-288
9	V.23 1875	p. 44-45	1874/10/27	1. 在杜君英村庄得到祝福 2. 阿里港，阿猴，打狗等教徒情況	78	p.29-292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

李庥牧師 1875 年至 1879 年之書信紀錄

註：以《The Messenger 使信全覽》與《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相互對照

	《使信全覽》		信件日期	信件內容簡述	與書信集對照	
	書籍	頁碼			書信編號	書信集頁碼
1	V.23 1875	p.215-220	1875/3/24	台東行	82	p.305-313
2	V.23 1875 教務雜誌	p.206-211 教務雜誌	1875/5 -6 月	台東行	82	p.305-313
3	V.24 1876	p.40-42	1875/11/5	探訪馬偕博士及其教區 1. 基隆 2. 淡水	86	p.325-327
4	V.24 1876	p.143-144	1875/12/4	李庥提出三封福爾摩沙教徒的問候信。向英格蘭長老會的牧師，長老，執事，弟兄和姐妹致敬。		
5	V.24 1876 教務雜誌	p.113-114	1876/3-4 月	福爾摩沙的英國長老會宣教概略	87	p.328
6	1877 福音觀點 p.324-349	p.324-349	1877/5 月	由 Rev. Hugh Ritchie 撰寫的關於福爾摩沙及其基督教使命，刊登於 *British and Foreign Evangelical Review.* (英國和外國福音觀點)		
7	V.26 1878	p.92	1878/1/29	李庥夫婦至山區教會巡視及教導婦女學習 閱讀	90	p.334-335
8	V.26 1878	p.149-151	1878/2-3 月	李庥夫婦至埔社等地拜訪與教育	91 92	p.336-343

9	V.26 1878	p.170-171	1878/2-3 月	李庥夫人描述熟番婦女之工作及教育問題	93	p.344-347
10	V.26 1878	p.192	1878/4/25	李庥夫人談熟番樂器	94	p.348
11	V.26 1879	p.68-69	1879/1/15	1. 新年期間台南巡視 2. 學生考試	103	p.380-382
12	V.26 1879	p.91-92	1879/2/14	李庥嘉義台南行	107	p.389-392
13	V.26 1879	p.210	1879/5/29	李庥敘述小琉球 及 東港行	109	p.396-398
14	V.27 1880 p.14	p.14	1879/8/29	1. 劉厝庄學客語 2. 神學院建築費	110	p.399-401

(本表由筆者自行整理)